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七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七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8.87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三七八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吳興藝文補七十卷（三）

〔明〕董斯張等輯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吳興藝文補四十八卷》提要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四目次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四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四

憙廟初載吾鄉沈文定公淮暨公相繼秉鈞公與福清同朝福清旣去公位首揆哲嚳幾先名居錞後功成身退皭然不滓閉戶著書以　國朝史事自任所輯史概剞劂未半而公遽登箕尾嗚呼作史者有其才有其位有其志而天不慭遺抑獨何歟然讀公史概自序公之志可見矣讀湧幢小品而公之感慨流連寓言寄嘆莊語諧語並有悟世之思直風騷之流亞也湧幢一說蓋厭指攸存乎至其經國鴻文當以

嵩集鳴不朽哉列沈文定業有嵩集其家甚秘竟不得其片羽蓋　明興二百餘年吾鄉相國自文定始而缺然不載吾猶有遺憾焉刻朱相國文二首

韓千秋謹識

皇明史概自序

朱國禎

皇明之史有刊行者有容纂未行者余不自揣妄有所輯福清公知狀數以爲問京師亟別且談且舉筆凡數百言相付曰以序促書此語妙絕書可促乎促之而其人之才力果足以副乎漫爲之即草野鹵莽立一名叠幾卷亦足行世而史不可若是其苟也斑孟晁著不免雌黃才以代分文亦以代降禎何人斯敢爾措手稍從諸書中折衷去取庶幾附于整齊之義工未及半會有召用之命不無作輟意下茫然未幾即歸歸之兩年風鶴驚心不復置念又次年福清捐館前言若爲之兆心傷甚良友難負舊緒可尋復自塵中取出畧加簡點自念三長非任叟有三短昔之名家非父子代嬗即朋友取資先君子窮經賁志以歿余幸爲此官希成此事踽踽無徒孤鳴之掌不揚半井之窺甚局一也陳鄭雷

薛卓卓名家餘瀉爛然彼此互見良工分之各有獨至拙手合之未見天然二也兩漢而下唐之駁雜宋之陵夷尚不勝書天開我明　二祖之締造　列聖之範圍中間名世應運綢繆粉飾視唐宋何啻百倍家乘野記充棟面牆三也三短之中復有三厄一多病一善忘一習懶而所幸家居宂久閒日頗長姑取以遊焉息焉先後三十餘年不覺積已數百卷矣零掇之如聚沙然自粒而升而石而埕非不夥且多也終不可以築室有妄人于此將從事焉其九仞而高乎抑半版而廢乎兩戰

于中殊不自主庚午十一月痰蹶幾死時年已七十有四念歲不我與福清之訂忽見夢寐且稍稍在人口角莫若因而實之郎以臨別舊稿弁之不復他求袞袞自愧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付之梓人　國朝原無野史之禁忝備翰苑忝黃扉竊金匱石室之藏自是職掌特以未嘗奉　旨不敢進呈題曰史概以別于全上不能繪天次不能華國又次不能膾口半世精神一生事業可謂云爾也已矣

湧幢說　　朱國禎

猶之乎寓也而性好動動則東西南北無不之矣動而迂僻無所諧顧好寂寂則煙霞泉石無不守矣寂而寘心未透縣解實難計必有所寄寄則形影神情無不適矣撫孤松而結廬尋雲水而泛宅皆所寄焉以適其適是未易言也惟鳥有巢山居者亦曰巢巢斯足矣何言乎幢幢與巢不相蒙也而偶然象之因以為號此非佛氏之說而朱氏之說也蓋求其所謂結與泛者皆不可得則姑以意起焉折木為亭亭有角角之面六面之隐四銳之若削覆之若束埜之若益納涼則隨風映日則測景收勝則依山依水依竹樹各因其便可卷可舒可高可下擇便而張出沒隱見如地斯湧俄然無跡或曰幔亭或曰雲峯或曰海市樓臺惟所命之而有人焉匡坐其中不自量力整齊一切并非殘牘綴而補焉非經史非禪玄亦非諧稗用炙我口以爲異珍也而畢田所不食以爲殘瀋也而郇廚所未羅蓋亦古者遊戲之意焉而品斯下矣夫廢退者以逃虛爲上亡機次之晦迹又次之斯之未能爲恕尤爲誇誕太方所笑故寓之乎幢幢不可著也則曰湧湧不可幻也實之以品品有大

非吾事也又有奇非吾辨也合奇與大前人為之非吾敢也姑舍是蟬鳴於高秋菌發於積腐然乎自然成其爲湧而已矣

趙徵君傳　　朱國禎

潯名鎮也居民數萬家詩書甚盛與烏戍等烏戍有誌書李臨川先生重脩多名宦名賢讀之燦然我潯獨缺欲尋故老問之而湮已久矣且三百年來無一人祀于學宮甚耻之顧獨心[illegible]先生尚津津在人口也當

武廟末年詔徵天下詩畫士以楊循吉高簡未免呈身卒受辱歸不振以死先生獨超然卒完其節此真有足傳者作趙徵君傳

徵君姓趙氏名金字淮獻號心山湖陰老人詩云有時俗事不快意無數好山多上心先生盖取諸此系出天水自宋濟邸來湖其始祖稱六五宮使及三宮使皆奉祠官也數傳居濤又數傳而爲怡筠翁毋吳氏以弘治壬子四月二十日生先生自少穎敏端靖不妄言笑博學彊記工詩獨以小艇出入太湖間與

至陶然自酌劉坦翁顧箬翁張石川文衡山諸老咸器重之毋吳卒侍寢怡筠翁十一年翁卒復侍寢柩三年石川衡山赴峴山會過濤必停舟再宿風以入社不應

武廟詔徵所司敦促不應晚年郡太守及泉李公重其名行五辟鄉賓亦不應家故貧夷然不以屑意倭難作獨收先世遺像書畫藥囊以行泊舟湖港行蓬窓之異頗類桃源所居當闤闠中閉戶讀書入門者肅然宛如深壑行高潔非其義介然不可奪亦不爲矯亢之行接對欣然人未常厭既攻醫五十三卽居廬斷欲六十卽爲壽藏長洲陸師道志之自贊爲生祭文生輓詩既老不復出讀天台山志有詩作雁宕神游圖武夷九曲歌年八十九無疾端坐而逝是爲萬曆庚辰九月五日所著浮休集詩集杜靜臺徐曾庵兩先生爲之序又有醫學經略廣嗣全書等集行于世近世濚陵于前輩有異同得失之論獨徵君嚼然上自軒冕下自販夫走卒猶能稱述歸重如一口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正此之謂余生晚不及見先生且

悉其遺事竊謂先生如無瑕之玉不登廟廊合抱之松老于山谷流風餘韻閱百十載若新噫斯人可作吾爲之執鞭幸矣

朱史氏曰予兒童時先君子必稱心山以曷既長與其子藻僅一見其孫雋亦四五見皆恂恂篤實君子也其壻陸岳心山自擇授以醫行亦淳至雋之子棐屢阨郡縣試今歲有名字孤寒者吐氣包麥飯覓三百錢入會城不卽得傷哉貧也豈亦心山所遺耶乃其家爽鵲烟雲之氣充滿四壁余過從爲徘徊不忍

去久之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四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五目次

董斯張

吳興備志叙

廣博物志序

家譜序

湘烟録序

至游子序

沈汝修先生唐詩合選序

童子稿自叙

客閩稿自叙

未焚稿自序

留篋稿自序

寒竽草自序

壽錦續相公六袠叙代沈大司空

大司空巖公祠記代沈大司空

紀貞女傳

瘦居士自傳

與馬令君書

藝文之後遐周始其圖故以遐周終之遐周蓋有靜嘯集單行矣茲採其有與于吳興者載焉其詩文酬答都吾湖名喆也以遐周一人存吾湖名喆或遐周補藝文之志也至其善病自傷丁家步之艱難而慨憤為不平之鳴者誦其詩讀其書謂卽遐周之自傳自銘也可刻董遐周文一十六首詩八十四首

韓千秋謹識

吳興備志叙

董斯張

志吳興者韋昭而下若而人僅談氏見　明志曰九江勞氏曰婁浦氏而鄉先生唐氏書後見浦之以帝紀紀郡非古也其𨚫為表志粲矣大率病勞氏之蕪求以簡勝而刻削不中程使人咨嗟焉徃古之蹟寖以微此寓公徐長谷氏掌故之所繇作也志金石山墟因乎談氏勞氏餘則仍其半而傅耴他傳記附益之其匠之獨者則土風水利雜攷之屬在唐志出較浦氏如秦變周幾不可復識而間捃徐氏之什二漢流玠古遺孝也章華陳之又一泄冶也而不書堂邑令有諫顏駟書西亭有記錄循良也陸魯望賦蠶刺時也亦不書聞栗侯請志乎唐先生先生病矣無何竟不祿其門人茂才王某李某輒成書詭先生草以報或曰其序例先生手定草也或曰否侯屬先王父叙之王父遊先生之門懼失侯指不敢訟非唐氏書叙中弟微言病不與聞云而郡之士大夫求故實者俞籍籍長谷氏書歲甲寅余始讀掌故甚偉之迺稍稍耴史籍比勘其佚而未甄者不乏也已補之為一家言得六卷會病書竟罷今天啓甲子相去十年有問居士疾者語及此書借余不竟其業數責余

黽勉將事百許日再得七卷家苦少書間有儲久已佚去又病不能就人借借鮮應者閔子康侯氏聞而傷之遺予書曰夫神習乎近者其避古也若仇其及茲弢兄懷此舊矣足下不起而成此書足下起而成此書亦可與存古也卽須書某及子京弟入生生甫姪為役迺出其藏書幾五百種示余又居恒齋中所讀書有關郡事者立書赫蹏相寄或雪夕扣關余輒起篝火寫之凡數月得十有六卷嗣張子殷子所借書亦皆至最後得叢錄一書則康侯及其兄茲弢氏舊所輯也讐余書芟其

複復益三卷其白法志及藝文補別行復如干卷而余之補徐氏書始克成嗟乎世之盜稱賢達驕吝滿胸覗成人尺寸之美如騶虞殺竊脂穀者豈少哉康侯其幾於斯無我者也書成名曰備志爲徵者二十有六以臣籍譌終之凡某事出某書某人出某書目列其下人不敢軒輊事不敢論贊以須夫志乎志者之采焉而已矣後之君子得是書爲唐氏徐氏翼且復乎婁浦氏表志之故烺乎其足述哉然則志如是不已繁乎志也者外史氏上之太史者志而史備志而志玆弢名光德康侯

名元衢子京名元京人生生甫名自寅及申皆余[illegible]人

廣博物志序

董斯張

廣博物志者吳興董斯張廣乎晉張華者也其廣也奈何葢斯張生十有八年而病日三藥其未藥也日公車者言也廢則既藥廢之也者終之也於是乎百家然則其廣也奈何百家者王嘉之書僴然在乎中言詭而不夷乍而眡之矍矍然掩之皇皇然讀既則恨恨然裴裴然曰壯武之不得盡昭乎其述也嗟哉博物者猶有遺焉武帝沒之也平原生而崑崙死安瀾生而倒流死武帝生而羲農之佚者死夏殷周之不傳者死秦死漢死三國死嗟哉乎是拘拘者之罪也先張氏而書者吾甚焉迫其後焉者厥載孔多衍而無倫鉛之斬之晨乎宵首乎三墳尾乎隋其比也類以廣乎張氏始天道次時序次則地形則戎狄附焉次斧扆太子后妃附焉次神僊附鬼焉次職官次人倫次高逸次方伎盖幻術附焉次閨壺次形體次藝苑附圖書焉次武功次聲樂禖戲附焉次居處次珍寶幣帛附焉次服飾次器用次食飲

繼之以草木鳥獸維蟲魚殿之爲四十閱二十有六月而庀則賓有獻疑矣曰紹張氏者乎子何波乎晉以下噫弗廣爾廣則烏乎弗廣唐也五季也宋也非歟曰繇此以降遡繁矣繁則焉可極也勢也極可極否待諸請問張氏之録也録詭焉爾矣不逮乎史吾子曷史哉曰晉以下之史史也稗史乎史乎遷乎班漢乎職官人倫而下張氏多闕焉曰人倫也庶物也吾聽乎是夫鄉者子輿氏之言也物之爾矣然則郊祀封禪籍田巡狩刑賞之屬曰唐之佑閩之樵鄱陽之端臨三子者備焉矣

日菀苑之入經與史也何居有非經而稗有經而稗有非史而稗有史而稗羣若脉焉何弗録古琴疏嫏嬛記古乎曰前之為竹書為逋山吾〔故〕之忍汰也乎哉勿喙焉可也代楊朱曰三皇之事若存若亡嚋識之哉惡乎信嗚呼女未嘗以浣火割玉之說通之也則曰若之何子之脈有窮而以廣命也一日焉羅羅且無禽曰吾以須天下之嗜古者吾所不知人其舍諸雖然夫非吾好也亦以為賢乎博奕者而已矣客起曰既聞之矣河有所乎窮書之有類也孰之昉曰七畧哉萬曆丁未上巳

日書

家譜序

董斯張

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是謂繼別為宗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是謂繼禰者為小宗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為大夫者也嗚呼吾董氏自仁壽公以上無詳焉故梅林之董有小宗而無大宗吳管登之先生道德名教人也慨然傷宗法之不立今昔之鮮符從先維族而為之義大要以大宗難復而小宗易復大傳有別子為祖之文釋之者曰別子或出奔他國而別於本國者或身自起而為卿大夫者是也然則今之卿大夫起家者其身當為起廟之祖無疑矣身為祖嫡子當稱大宗統父所流出之孫支於百世但今宗法久湮而吳越之民風尤渙雖立大宗詎能聯族屬於五世之後〔故〕宋儒原謂大宗難立則莫如且立小宗其論最當盖士庶之家無廟既為卿大夫安可不立家廟以祀祖考祧盡則身當為祖叅古宗法卽是百世不遷之祖也張聞之鄉長老先生勝國時吾始祖仁壽公諱子復者由梅林徙潯上有隱德父子

相戒不仕元浙行中書省三辟之不肯應里中人號曰三老董公公生處士恬靜公諱鐸鐸生高祖贈吏部侍郎時習公諱庠盖高祖至吾父黃門公三世單傳云董氏自吾祖宗伯公以文章名天下始融顯 天子嘗召入西苑 勅為文文奏輒賞歎以為王佐才簡在 帝心屢欲相之會中忌者罷其主壬戌南省試所録士得宰相三人公孫六卿十餘人達牙開府者四十餘人二百年制科之盛未之有也海內無識不識尊曰潯陽先生董之大宗非吾宗伯公之宗曷宗哉雖然當張世而

於曾祖翠榆公有齊衰五月之服焉於高祖時習公有齊衰三月之服焉故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詳哉蘇明允先生之言曰情見乎親親見乎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宗法立而後之人自一世而逮於百世各宗其宗各親其親各情其情各服其服各後其後無敢亂亂吾宗者法當擯然五服之外族之人貧不能食者吾當助之食不能冠婚者吾當助之冠婚不能葬者吾當助之葬庶幾哉盡之中寓不

忍盡之情乎故梅林之董有小宗而無大宗爲嗣茂斯張廷勛之世設也有大宗而有小宗爲庭勛之子之世設也仁壽之小宗二曰竹閒支曰時習支竹閒之小宗三曰第一派第二派第三派時習之小宗一於是乎董有四宗是爲吳興董氏之譜

湘煙録序

董斯張

湘煙録者余友淩駿甫暨其舅閔子京所輯云始駿甫訪余病中一晤對便推今古獨津津唐欠山不置餘子意不甚許可已言子京懷多奇恒揵戸絫水沈昕夕讀異書有得輒呼酒相勞排攢之暇間與赤髭者游超搖作物外觀盖偕駿甫漁弋者數年而此録始成甫閔之沈憂若失犁然當余心哉今夫晴坰繡野夫人之所蹟留而覡靡者也有一境於此危巖桿景幽磵吹雪林翳蕭睒逕委石豕牛羊爲之蹂躪樵獵者過弗睨而煙霞之士遇之如飫大烹如耳大鏞如拾久遺如寤狂醉故曰非其睫者明去之非其聽者聰謝之非其居者神遁之是編爲卷僅十有六而冷豔畢臚瑰瑋離奇可以隻字靚千載可以單帙網四部按之有聲拂之有香奇藪

怪流此焉津之或亦稚川未覯叔庠罕覿者焉兩君生名閥皆綺年皆湛精治爲文不屑留常言識者以爲波斯木難之流其胸中無奇不經故所迹乃爾此書流行假令世有觧人焉遇之而嗜之而再四諷之夫將使雨苦之夜東出明月平陸朽壤清泉忽波以爲未然借問諸聱叟

至游子序

董斯張

玄律何弓梧何竹緜書務丘馭何返遯暑耳泉媛何唖若是安語游焉或曰夫游殆言乎適也有徑焉可以金

吾礫藥吾袪彌殖彌洗脉彊髓液衆盲逐聲醒不知惰
此神僊之矛哉余少結世氛亥冀以一第監中歲篤廢
券局十許年恨爾時斷鞅不早即玄盖離暴左右几案
間未嘗一快振衣之唱我之懷矣時不待人近閲若縣
書意齊州九點一氣耳蔆中復蔆州外猶州西仲居積
形之先亥極匪無隅之駕吾安能敝敝焉踔夸父而宿
勾陳爲試一澄照寸田縱神繫表則雲車風駟呼吸吹
冬冬九鳳唱于朝陽八龍浮于雲根踰空寫碧如鑑飲華
纍可以無冊丘衡可以無梁父東阿王可以無金樓玉

臺嘗欲取神僊家言盡讀之居稍僻郡諸祠觀復少藏
牘者近乃醉余以至游子一書至游子百二十二篇朱
紹興中温陵曾慥端伯氏嘗著集僊傳十有二卷又采
金冊大藥修練般運數十家約爲二十卷别諡之曰道
樞端伯以魯公裔孫守章貢帥荆門卿太府嘗選宋詩
爲卷者五十有七樂府雅詞卷十有四類説卷五十諧
聲廣異鬱爲書珍不謂吏隱中能幽探瓊笈若此椎端
伯爲吳开壻復能高自標舉不黜腥涎又若此而吾鄉
陳伯玉先生猶以無所發明少之嗟乎富貴人學道滌

不能遽割耳身非吾有癒即成癡未聞咽腐漁妖便可
侍爲鉛汞此書痛椎抹御縣解參同火齊必艮綿蕝無
設俾慧心人不搓精於賠鏔不陷坎於旁闕致虛襲常
泠然御之曾公建立文字爲勞生筏寧有量哉此秘向
所未覩裁得之閔叔子叔子門稱龍文家艷賜書健弱
冠文譽日踊與君家伯仲世有珠樹之目早莫分芸覯
半席貌奚皇皇是書而行之將非埃壒不足溷其神金
碧聊以深其寄乎昔人言天上無頑俗神僊陶八入碧
霞冊非瑯琊公不可餌太原之海山盧陵之神清洞慧

業靈標其安足駴尊御史大夫公勛德視宣靖將倍之
而神鋒茂儁若叔子又何翅拍肩端伯它日以康濟代
大還以制草成玄籙霄賓國輔冶爲一涂夫非壺丘氏
之賞音乎故曰至游者不知所適

沈汝修先生唐詩合選序　董斯張

余嘗怪通眉客從驢背上得句投囊中及暮歸必叠[illegible]
足成之此小兒強作解事狀也途謠巷咢暢爲眞聲境
如道魂如赴欲遲之而無待試追之而已後典會旣邁
足成何物奇不可得何有於平情不可得何有於聲氣

余苦務二十年許覺三百篇遞降而之唐離者十三不
離者十七皆是物也以唐人品唐詩篋中河嶽二集獨
尊神韻偲得之間氣極玄求聲問格玄士盡骨異詩變
起宋詩病大率有二一曰史一曰悟史則詁鶴林氏誌
其史甫不受悟則膚滄浪氏膚其悟青蓮王孟諸家不
受若著然洌泉活火之外了不可着詩之姜鹽也史也
詩之蔬筍也悟也詩話行而唐詩熸豈熸哉楊氏音之
高氏聲之于鱗氏删之郎神韻無論野狐一徑扼無使
入三先生爲唐諸家餒邑苦土型就馳驅範調之以火

齊運之以如絲劍精焉邑型自型馳自馳夫豈有借焉
明陽沈先生世授詩以十五鳴而闈仕不善媚左宦黔
楚間爲勞者詠幾於小雅善怨耶材於唐三家其功令
也其三家未覩之秘先生能就其間抵之輒命中余昔
年以門婿系末坐聞先生言詩大指若此故述之又嘉
叔夏魯詹兩君子能纂公志遍此書兩君子文業自超
稟其家諾夢錄三百年聲氣猶旦暮遇之也

童牙稿自叙　董斯張

往僕在雉城倚氏方治詩率其諸名士席蘭膠漆倡讀
下坐欣然動顔萬曆庚子僕十五應童子試從諸兄至
錢塘爲湖上遊客有稱詩者戲効之得二語云迴湍一
棹緩縱眺秋山空同坐皆歎息謬云僕具夙慧僕謝不
敏顧方急制科文都無復暇十六病肺恒卧一木榻履
不踰戸醫謂必散鬱病乃已適友生遺僕唐人詩披之
亟爲心賞小有撰著悶諸篋藉以自娛乃病竟不得去
癸卯秋病棘死而蘇者三小間益優游聲詩橫口成詠
體鮮程古時吾友趙鹿裳工此技教授里中無知者僕
徒步及門爲定交微言往反綜覈今昔趙亦諒士嘗互

有譏彈心獨折之輒删定舊製汰者什九稍稍覺有獲
然自是益拙應世濩落壯歲無所成詩能窮人如是邪
凡辛丑至癸卯詩若干篇名曰童牙稿

客閩稿自叙　董斯張

閩以東樹碧水册山之異僕夙艷之甲辰歲外舅官劍
州命僕偕往輿盡覽其概以室從比晉衙齋迅商戒寒
蕭然局影不復接一士亦無問山澤遊齋中有樓居高
切層雲下瞰延津水環郭如帶每憑檻四矚援筆孤詠
粗復快意明年老母當七袠有五爲誕辰僕馳歸獻觴

四月望紆道入武夷宂討靈蹟神色飛動御者促途裁一宿以別半月乃還記僕初入閩作書致諸故人有曰此行將粤中千山色歸半尺緗囊定大有可觀莫以董家兒猶向時傖父語境與願隅幡然以嘆吳粤道且千寧能載入斯土一終所懷邪游凡朞歲所存詩二十有六章爲謝故人僕之遊未耳勿嘲僕詩猶故也

未焚稿自叙　董斯張

余自閩還里意益不自聊日携諸酒人豪呼沉飲以爲常絕無問家人產潦倒之餘篇詠間作多哀怨孤憤之

音有一二情語聊復寄愁或以風非予好也舅氏茅水部自沛寄予書謂子握盛才當及時勤公車業無自淹且以弱於詩爲戒予初未然之及家禍嗣與多口如簧戈鋋中迫乞憐無所念沛上之言致爲雪涕獻歲掩關讀書剪滅諸緣即詩歌亦復閣筆意獲粗了此生以報吾舅顧舅氏往矣誰其知予者遂緝笥中諸篇爲未焚稿於以志感焉丁未嘉平月書

留篋稿自叙　董斯張

風之行草蕭然應之何情哉人境兩漠文詠[illegible]

遇霞軒石鳴非夫尸者自天疇若是神然則古來才人神人也文懸終古不腐浮榮喻爝文喻日命繇夙造苑枯千里生不得捧筆墨橐從聖人塗金石闡揚國美萬分一負其雄奇磥砢之氣吐章陳文枯死於野猶然東箭王者香要不以無人故不蘭我也吾少多奇抱羲皇而下非意所經恨精短未能蚤津大道降而爲文字之業於百家少不探其微中爲帖括所尼又苦病撰述故不甚慱其所存者力亦未半厥懷歆如然以語乎古作者之輿則集矣高年逵官鳴六騶出入邑里伏臘日壽

千金而酬萬年涕唾至鬚摩兒孫頂以爲笑樂俗物見此饞不可耐廼忽以士衡見苦間有作輒符癡詮吾窮則窮天則天耳死玄豹肯易一齕草者邪江肎海裔焉弔前淑繇屈左徒漢淮南王以還終鮮能令吾運鍾陽九酷倍先士尅知死期遂叙其文若此亦恨恨有送故之情也天與我精地與我靈亮亦造其曲憐冀人神之下采吾文未喪有恃無畏言雖無幾不與買菜翁相角

寒笋艸自叙　董斯張

自乙卯後余詩益一變云記乙巳自閩歸吳中初曆[illegible]

能始能始爲說詩之源委篤好之後能始宦南曹及還
閶數有書來以此道相㬎僕時亦以詩往正稍示眉公
兄兆諸君畫謂句中有眼吳門王亦房尤神賞之賡唱
者不下數十篇嘗欲合吾兩人詩爲續松陵集然有時
寘心苦搆心血欲嘔每喀喀不自休比年來盡謝帖括
百病交戰案頭不置一書與到便吟興盡輒罷或一夕
輒浮千言或經歲不盈數作殺活之機橫見側出好醜
之懷喀然都喪頗云得自受用三昧今年天啓壬戌吾
年三十七矣更能作幾時活輙命童子耴手槀別録數

卷命之曰寒竽借子瞻廢學語也往景陵吳公去吾郡
吾作書以五詩投公公東韓求仲云在郡兩年不識吳
中有董生吳與守眼可抉也近得渠見贈詩如飛天僊
人不著一煙火字吾至今愧之第數年來語句數往製
如出兩手知我者曰律師解縛罪我者曰貞姊嘗[illegible]嗟
予王五云逝吳公不來矜愼何爲自娛而已録三本一
置西禪一度之筍中別一本每月假好事者傳觀三日
吾所不靳正月二十四日瘦居士書

壽銘續相公六衮敘 代沈大司空　董斯張

萬曆庚申吾宗今少保相公以南小宗伯首膺　顯皇
帝簡在貞　皇帝奉治命馳大行趣召公公疏辭弗獲
　今上御天召益敦始北其馬時東事棘慨然以澄虜
氛爲已任江南士大夫宦北者咸遣其孥歸公獨携家
人俱　上鑒公忠甚嘉之公恥深郊壘義不以蠢尒遺
君父夙籌而宵惟神憔而顏黎不浹歲章婁上指畫戰
守機至悉其剖軍中躄習欲一朝以極重之勢返之竟
未媚者噂沓洊及公度　天聽可回而六府定局不難
贅旂縣官藉力爭無可如何即袖手觀事去何以酬在

公之素抗疏以疾請　上追晉之請俞力乃予告馳傳
還晉秩三孤錫蟒服鏹幣甚渥　勅有司月起居疾少
間撫按臣其上聞今甲子三月公弧辰六十矣凡公門
生故吏及諸薦紳姻婭慮無不人壽公亦無不人以其
言當公意者或曰司空作斯少保述斯棣也三珠公維
仲之居南渡彈尨相靡足論㬎明膴仕之纍纍而秉玉
鉉者維公開厥先公茲壽哉或曰往公嗣鄰粵請乎高
禖良弼求茲燕瑞偕臻曰維裳而瑋曰維震而亨儆聊
後蕃天衍公德馨且明公茲壽哉閔君者公內弟也謂

野哉客言孰爲醴源伐閱昜云公竭忠報　三帝雲霄
貴而蜺孫子辛壬癸甲之弗視云云者皆非其所以自
任先覺恧一夫之不獲謡詠孔皆我志不囬醫無閟之
未寧而寢食徨徨畢抒册誠可以格鬼神對宗祊傑維
其嫺敬爲公觴某不佞慺然而起曰君言嫺矣可壽公
未足以盡公盖某不佞睹方今始識　顯皇帝之知公
者甚爲而簡公以收國家蠶長之禍者甚大此何以稱
哉丙辰歲公攝春卿篆於南肅愼尚羈縻縻恬恬屬黠
夷利瑪竇者自言大西洋人率其徒數十從廣州而二

都能作浤洞律歷盜先聖緒論以傳邪說尊彼法曰天
主纓緌者多從之遊盤據綿歲部署漸衍公昌言此奸
虜不可容置京師急驅之部迂其言持不可公再疏始
遣還盖適二歲而遼左匪茹之禍作藉當時黠夷尚留
伏戎噂窺其爲虜諜害寧十百劉保尊哉故某謂公驅
夷兩疏直姬氏思兼之亞方之先士議從戎茂如也而
議者猶惜公易所袮納牘㩦謙者如有憾藉公在位將
匣干將之銛抵𥿄奏膚鮮不中耒袜者噫乎此又非府
變者言也遼肘腋宸衛勢無能旦夕緩公第壅容刻議

誰譙公而直肩焉不少辭寧第愽一任事名哉言兵無
老氏若其言曰果而勿伐夫言勿伐足矣然必先之以
果果則任之義也又曰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不得
已者任以不任而恬淡者不任之任也子淵氏以無伐
無施自許而爲邪一問不容不七十二子先鞠躬之指
晦百世羣然相誘以俗成虜猝起東鄙食和戎利者六
十年許郎言人人殊大要有議無任大臣少有請廷組
者公謂當前惟東事第一患司馬不與將習將不與士
習耳不與目習何救寧之足致傾所蓄募奇材劍客以

從郎宮府之局不一旦驟更肘掣未朞鮮臻大効而百
年來寒蟬處錞之習自公而廩焉振之識不識皆曰有
相焉若公忠者哉於是而介士始有其君且有相焉若
公任者哉於是而介士有其君復不敢有其身以秦越
其君公之以赤心感以浩然之氣倡迫令介胄稍自勵
若毛若王輩不敢以全軀保妻子之說埋雄人烈士之
膽効章章較著然則公以憂先天下寔公以氣作天下
士氣固灰國脉尚既公留之　神廟貽之天之所祐昭
昭哉公潔燕下士之槪闢天下不具著著公之有造於

斯世者如此公少不佞某十年醉且日王　天子舉觴
學鴻典考古聖王祖劄憲言馳召公入坐而問道以畀
厥勳則公之天壽平格壽其躬以壽　國家政未有艾
也某不佞厠公宗辱公誼深摯郎微閔君請寧無以壽
公者於是閔君謝曰不有先生言悠悠者疇知公勳可
以壽矣遂書而歸之

大司空嚴公祠記代沈大司空　董斯張

丙寅夏烏程嚴君某來請曰家故有祠祠先大司空圯
矣裔孫某今獲新之公之先太夫人先大司空闇孫也

將綜其事書諸石敢以謁余慶是役成旋過鳳林拜公
祠瞻慕久之已作而歎曰語云不知其臣視其君豈不
信哉　高皇帝席苞符鞏耿命以神武箠天下之奇桀
徵殊材鮮當任使意材殊矣其間文武大吏顯傳絕炎
搏羊角而上然鼂圭夂鉠以其躬置文罔非乏也如天
者寧鶩叕是劾抑要駕其有以徠之克厥終厥星在晨
哉終之者曰宋公訥唐公鐸鄭公濟十數公此十數公
或錄故或采章次亦以義門簡矣司空公起畝浛生不
識矛子與　上無平生故稱詩生旋謝去不爲章句學

尺階何藉釋屩佩衡其躋上卿也不浹年凡爲民部郎
者一爲御史使交阯者一復謫御史者一御史大夫者
一坐尚書省者再婁頫婁登天聰彌笁至　命將作爲
治第稍稱疾輒　命醫　命震亟厥田烏程者縣毋繇
時不名數稱老嚴老嚴云嗟盛哉荃宰相得相始終如
是邪當是時中書省巳罷省事分隷六曹　上再司空
乎公實再相乎公也公獨能始終之寧靡弋而言獲邪
議者稱公之遇之器之勳咸非常異節招荒雕題貢怉
遐略也而水地而置槷青陽總章規其度東膠虞庠緯

其觳鴻建也導湘漓渠與安陽侯告謐秔徐乎千里殊
澤也若是公之遇猶其常夫若是而公第一勞臣也與
哉勞臣以材術自勸疇難公難公迋　主聖耳人臣之
事雄主也以才術而事聖主也以誠上焉者爛焉星陳
攄光燭微迹已倨則虞其嬰也若巳僂是以昭爲訾也
漢稷嗣奉春兩君葺野全城片言致顯融矣廼一衣褐
一楚製迎鍔抵巇猶然押闔之故此其械可以動雄主
而非所以律公　帝握四時之元轂其閒扮象春其鯱
臨御象冬萬物所歸莫盛乎冬厥位在坎迹公愫淵乎

尊酒貳缶之誠焉　大要濤川微之娛寧失不經嫺靈盈
攻位宅新則儼周召御史御史大夫時平反數十百人
司空時獨工之補籍四萬人其更番耤弛擔者萬人浣
也骨之司空肉之率羣赤子出乎險中以爲衆毋毋
天子屬屬毳毳乎魚行貊堂乎陛乎坎德無射咸一德
而知三宅公爲　帝亭育大仁棣通昭蘇乎無窮　國
家亦倣漢簪裹公乘之屬復其宗垂二百七十載嗟盛
哉荃宰相得相始終如是耶兹祠載新而公之諸聞孫
瞻樣棆懷締搆之宏奉斯俎邅剸割之材挹粢醴景惠

露之澤寫畜于房覿明德之維馨炳瓊鄉而告利成眞
有見忼恂之上徹而重譯之遥洛于以緒先業于方來
報宗報　國兩不賈矣郡祀公復有專祠蒞吾土者春
秋事公弗敢數或猶惜公勳德不獲從殷周之大享大
烝蹻六王者後然鄉者微公辭　帝錫公茅社矣雲膚
寸雨四海維云亭焉當公振振之族實淑且蕃天故欲
大昌子姓以答公廼先大司馬稱公家館甥攸步[illegible]莊
懿閔公公之女之所自出余至[illegible]督今所歷亦[illegible]公官
余於公外族遠孫也余賦歸而兹祠落成適際之[illegible]

稱血胍不斷者歟公諱震直故以子敏名今名盖　高
帝所易云祠若干楹役若干工費若干緡其始葺在某
月日以某月日就

紀貞女傳　董斯張

董生曰吾里有紀長公葢稱端人云往先君子交長公
至久篤如蘭之好僕亦從其子汝占游則[illegible]習貞女事
貞女長公姪也弱而孤長公育之字金生來聘來聘應
試不得志憤死而紀毋適病訃至女輒脫簪珥衣縞素
請往哭毋大詫曰徐之必吾死乃可女竟不得往竊時

時飲泣或至失聲毋乘間呼曰而身豈渠家有耶吾病
且潰甚即汝堅汝志柰何乎而毋則對曰兒巳登金氏
籍胡可載也且毋有女使不竟其志爲吾宗羞其爲病
也大矣居頃之毋死女殯殮如禮卒哭不卜日遂行攬
涕登輿道路酸楚及門下車拜靈號慟幾絕命侍兒治
觴豆靈几前合卺如生人禮自堂下趣登樓闔門閉影
終歲不出事姑氏至孝晨夕奉事咸備儀卒無纖介忤
姑意姑忽或巫者言謂婦不利家大人適遘小疾便以
爲婦妖則大恚姑有甥[illegible]且女[illegible]也強婦使子之對曰

夆伯氏有子也在其外焉求執弗聽姑自是益恚日俍
痡詈至裁其服食時不免凍餒貞女茀忍之卒不為言
君子曰噫姑其甚也媍以身殉其子不能容以此明堅
貞之不可滅也夫人情初則易激久則多變令媍姑相
諧溫衣媮食以竟其年猶未必無悔心以姑之很螯若
彼汝占至今為余言每歔唈踰時見者皆為歎息而斯
女當其身乃口絕怨咨心絕悔恨千變萬折都無所撓
可不謂貞乎女既不得於姑臾㾏茹蔬者十餘年而病
病棘邦醫藥弗前屬纊之頃其舅命畫人圖之乃歛手

謝曰媍生平未嘗踰閾今且下見吾夫寧可使門以外
人目我噫若貞女者所謂終始以正者也古來烈媍如
務面截耳者流大率情深於床笫義矢乎同穴紀氏女
生未識金生半面就使曲遵慈人妙簡佳偶人誰得議
其後而毅然以身赴之違垂死之毋事不慈之姑而若
不恤含酸飲辛十年如一睹或者歸美長公諱其家醜
固然僕以為至性有獨植焉其剛如金其勁如璆[illegible]尋
常見女子並世而議哉女既歿鄉之人私諡曰貞[illegible][illegible]
成朱先生為作碑萬曆巳酉直指使者太原王公祭太

守毘陵陳公議條其行上言竊見故烏程女子紀儒家
子少失怙育於伯為約金氏昏會所約者殤女號泣赴
喪攻苦食淡事其姑十餘年尋病死年二十有七法節
婦三十孀者許有司以聞女節若未昏嫺然天挺良可
風俗又法孀者年六十以下死不得輒請雖厭年不登
聖代不以此懼善謹案諡法清白守節曰貞請旌其門
曰貞女坊　制曰可論曰語有之石赤不奪節士之必
當貞女一往時不恡以其身從金氏地下暇討百年事
哉男子稍讀書知義理卯意氣奮躍要有所挾以遺身

後以𧵍貞女何如邪又聞之趙生生亦篤行人其言曰
女故將一婢自隨婢事女甚謹寔㷀甘苦亡所辟遣之
嫁弗應願終身事大家迨其歿落髮從浮屠匪石之義
可以動物於寧性之相近有繇然矣

瘦居士自傳　董斯張

瘦居士氏董斯張其名也稍有知以文業高自許遂字
曰遐周寶慼揚雲天地之言十五為聲詩不師而精洞
然靈解居常以詩須比興雙洽然意可鬼索境繇天會
稽其兩義與且遠矣俛仰玄古步兵我師過此李內於

杜甫竹於白其餘硌硌多有幽契我詩如曾雲若浮若
罾縹緲烟際但入飛鳥志此廼隹耳其於生計最拙産
爲奴落無所問神遊八區類鏡淵藏醉鄉舞席或亦寄
蹤者焉厭市喧讀書龍涇邨墟則兄墓所在石燈夜然
竹葉風掃似不臨人境有野鵠十餘蔽霄而翔哀響清
激晨夜無失期居士出鵠竟不至墟中人相驚以爲神
也性不與俗近無人自語隨行孤嘯意小不快雖王公
衮如有錄其語者曰天下要使人盡裸袒才獲法器若
簪冠著衣入眼中作榮落想俱屬耔耳非神識誰辨入

山就一詩誕絕其辭曰東魯遯已遠西羌道不還江南
衣帶水而我生其間作語奇未了居身狂且閑方爲夜
半笑豺虎滿秋山同調者讀竟謂此詩洮之故瑟瑟居
士恒善病藥盌大率不去口一歲中佳者可五六十日
紛務未謝輟讀半之中復有干進意劾爲舉子言本非
素懷力奢穫微廢詩者七易皆 本既廢亦都不顧晚皈
命禪那叅雲栖大師庚以廣膺名還舟感金仙錫夢持
偈寫經但意有所須未究厭指讀宗門語亦苦不能竟
獨淫於百氏書伏床 喀喀嘔血書猶枕醫誡不復讀乎

錄者不下百帙錄皆瓌異俗所罕覯著輯有古賦一卷
童牙稿一卷客閩稿一卷未焚稿一卷罾篋稿三卷襍
文三卷靈奮一卷廣博物志四十卷增定唐詩品彙三
十卷文苑英華鈔四十卷居士又喜方伎嘗作卦采京
郭指以昇降傳直飛潛反伏奇耦射來事多驗至采煉
道引陰陽祿命風角皇極六壬青烏諸書鮮不漁者俱
未成先是豫章先生有水鏡之目奇其材趣北行舷停
漂毋祠下孤意忽盈歌泣相續渠流水青低徊日盡爲
賦五字詩既入燕長安諸名公指海內才彥無乙居士

者然竟落榜歸兒大墜生六年矣甚慧黠姿秀眹人鄉
爲聘東海婦居士歸二十日兒以痘死所聘者亦同日
訃到遂悲憤遘疾明年甲寅年二十有九疾轉亟家數
見妖畀自謂無復活理但以不多讀佛書奉毋老二事
爲恨其夢中讖曰鉅公前馬後者我散髮吳舩雨人坐
何以贈君橋盈把居士意是夙業籤前身得姤䷫之
遯䷠自爲繇曰龍潛西國化精營室帝乘其陽離朱
煌煌白牛而黃爲六子君與虵偕行升於天閶厥氏曰
張則居士始生之徵有神符焉枕上作絕命詞十五首吟

一或以爲死或以爲生或謂之狂或謂之醒竟不知何
人後有粗識居士者曰明萬曆間吳產也

與馬令君書　董斯張

伏想獻歲以還師臺起居綏祐善教日新其遥拂春風中慶慰無量客歲追除辱下問備志一書初撰於夏首竣役聞命棘夊晨夕搜綴今藁本粗似定矣若須謄本慮日月小楷有方來指藁二十二卷分五帙敬遣奴子代齋陳覽某自惟病廢後鼓篋久虛神識情亂舛戾卷不數行頭輙作岑岑態此書史稗畢綜亥豕不乏剸劃之能仰皈哲匠唯師臺精爲刪定之又此書補徐氏掌故素爲徐氏采者不入宦業鄉賢二途自漢洎元多所增訂悉本羣書未敢妄爲論著明興諸賢以待作者儒無當師臺意也或圜鏡垂光洩滓靡棄倘以敝帚下之記室則某病榻別無副本主者若已錄竟即賜擲還侈所塵於清聽耳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五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六目次

董斯張

呉興藝文補卷之六十六終

呉興藝文補卷之六十六

懷趙長文　董斯張

弱冠尚奇服里左競余忮瘖言誰可偕逢君締幽意時登黄公壚各下古人淚握腕無餘情緒懷託文字閩山滞行李茲別若遐棄窮年想勝遊空齋日悁悒强笑鮮故歡勞歌自戚醉形神不復接當午抱書睡策修理無睽孤聞懷乃至中庭樹秋橋柯並紛可異豈無衆艸榮竒此不遷志浩焉感素交東雲遡歸思

旌志詩并小序　董斯張

歳在丙午予第五兄紉函疾且殆吾嫂茅也刲股爲食蘄生之嗟夫嘉耦曰妃倫維首屬世風波逐大義誰闡夫其婉嫕妙年出自高族而慨然含荼茹楚矢報所天此其堅貞旌操奮志誓死豈第帷簾之情見女子常態邪天道茫眛云胡弗援人遽棄絶禍之巳甚爰綜其終始勉綴斯詞稍極哀怨之致焉

蒼林蔽陽景崇岡慘陰霾原野曠蕭條清蟬驚且嘶南國有靜女終朝閉深閨太息復[illegible]陳賤妾多苦懷昔年十四五自謂碩且頎姱容粲明眸秀頸若鮮卑左體襲

木難右體被明璣習彼傳姗訓競競行露詩十六猶未
笄十七爲君妻綏步入君門中庭樹桂枝綺疏延淸旭
高樓下臨谿錦衾間角枕華燈照層闈柔情婉以孌獲
奉君子儀君子素開美跖跐稱妙才焜燿丹霞裳皎潔
靑雲衣腰間墨陽劍前後流光輝女蘿亦有根高松亦
有柯蒲葦締綢繆盤石牢不移雝雝雙鳳凰兩兩鳴相
諧夫君且安坐聽妾前致詞懷安實敗名古人有良規
維子遘多難家聲日戚隤努力讀父書中饋妾當治良
人語我婦卿言信足師下里尠見聞吾將遠行嬉遙遙

入京國我行卿可隨堂上有老姑短髮亂於絲饘飽卿
勿慮娣姒羅中帷別時再拜言一歲還復來來爲老姑
壽祝姑日康熈賤妾乘魚軒驄馬觀郞騎和颸叶玉鑾
朱光曜金羈壯哉帝王闕崢嶸何崔嵬崇臺倚蒼冥上
樹九丈旗蘭宮逹芝房杏梁接文楹千門復萬戶列肆
陳環奇軒葢揚黃塵意氣逸路逵共君睇繁華貞靜恒
自惟生兒名阿麟吉夢維熊羆夫婦笑相向今者樂何
其輕舠泛故土澹澹隨風移萱艸鬱靑靑讙娛良不貲
賓客闐廣筵賀子早還歸爲客烹肥羜肴核紛難齊出

君荆南酒蕩漾白玉巵吹笙復鼓簧塤篪交參差晚晚
日云暮歡餘旋致悲洪濤激平陸禍至無端倪獻歲春
正月遘疾俄在斯纏緜忽逾旬骨立神亦疲豎子居膏
肓主人命將危卧蓐經晨夕痛了枯形骸筮短龜何長
皆言不可爲苞鼓勤靈覡藥餌煩羣醫此時心若然萬
術窮所施賤妾聞遺語人肉能療羸百身如贖君糜軀
奚足辭手携金剪刀悲極莫能持揮刃剜素膚或恐旁
人窺斷割豈不苦所嗟肝腸摧碧血染輕衫含辛持作
糜進君君不御妾身將安依良人易簀頃嗚咽語復遲

細君無我悲命也其何尤我有阿毋存溫凊幸弗虧弱
息方在抱藉子終提携孥涕爲君言寸心矢靡猜與子
同一體中路長乖睽請君勿顧妾君去妾且追躑躅呼
皇天泣盡血繼之日月黯其光川爲咽不波千秋一相
訣執手從此離禍兮誰所胎疑有鬼伯催魂魄散四野
招之茫無涯棄置室與家恍惚鄰妖魑九京宵冥冥安
得有曉時願攀迷穀樹使君重來茲阿麟隨婦行哌哌
索父啼撫棺一長號長號將自裁老姑前捉胸婦何不
再思子言猶在耳衰年迫崦嵫弱息才一遐顧復當賴

[illegible]長跽起相謝義訓寧敢違請今毀故飾升樓去其梯綳褫羅衣裳一一捐塵泥朱扉刷白堊玄帳易素幃理妾篋笥中七寶毒瑁釵感君舊相贈物在人已非惸惸歎獨影緘閉無復開夫君夢中見宛若平生姿丙夜起徬徨孤坐還成疑昔時鳴倉庚冬忽聞涉雞追尋歡笑端憀慄增余哀上者奉衰姑下者鞠嬰兒妾心皦如日慰子長夜臺奴齡失所援同穴以為期椅桐高百尺乃生南山歷修幹拂玄霄孤根託層崖斲成瑟與琴朱紘黃金徽發為清商曲淒惻孰者知清渭流春冬寧與涇

水偕長鴻西北來翔翔以徘徊行人不忍聽况余親宗支染翰作此歌未歌淚先垂

寄吳允兆白下二章　董斯張

弱齡理鉛槧聞子若古人締交乃忘齒薄德慚有鄰嬿婉不終日離居悵茲晨行年六十餘仗劍氣復振慷慨軒鬚眉飲馬楊子津故宮墟黃霧蒙茸荆與榛念子顏色臞行李多艱辛我心猶懸旌又若雙車輪攬衣起四顧忉怛懷所親素懷今如何寧化京洛塵願為黃鵠羽相從奮清旻

又　董斯張

白日麗東井陰崖光赫曦火雲蒸層軒炎氛灼人肌煩寃夕無寐况乃辭故知輕舟遡長川荒忽欲安之羈客怨行邁孰知居者悲大風吹江河龍蛇陸揚鬐葵堇豈救饑蓼蟲甘於飴錐刀悅馳逐親戚置若遺前庭步中夜哀哀嘯寒鴟寒鴟嘯且哀展轉傷肝脾積憂環無端深衷當告誰一彈離鴻曲涕泫難復持

贈丁中翰長孺　董斯張

放舟晝溪水值君復行邁江雁將君書片楮露肝肺不

作尋常言言述深誠僕也師古人私衷慨耿介俗尚紛不齊哀此衆芳穢蕭蕭壯心死動趾投機械修路馳鮮車羣鬼奪之載眉宇闘不攝窒人日交嘅感念同心者世途良已隘夫豈無絲麻而珍菅與蒯蘋洲纘良覿展轉傷余懷快語鬚髯張宛若歷秋寒自能具玄賞豈逐今人喙誰其矢弗諼澄波掬可愛別路慘無權城柝月初掛

送唐侍御美承入都　董斯張

惠風無濁雲直影無枉枝靈契換自然千古託在斯孰

知巖際石梧臺亦其時旅蘆滯微命秋草飄者誰謳詠
衆所乘獨見將成疑清揚接伊始邇以瓊琚貽義傾分
無塞言約懷既披神賞詎延晷蒼春乃言離方舟遵北
渚歌吹喧江湄茲行立玄策德譽如璋珪射隼高墉間
將支天下危君子務其大岐路愴何爲不孤亮有徵遐
踪精莫持寄情千里月曠哉燭心知

韓延年仲弓昆季招集峴首作 聖開舊字延年 董斯張

寫憂此巖際追奇當日驃迅飈清人脾遥樹爲玄雲墜
藥客蟲篆崇石荒苔文臨渚暢魚樂陟林安鳥羣玉樽

在危榭碧月來窺君蕙銷有餘悵栢悅方共欣近情自
盈感停虛亮無分携醉下山夜澄波蕩秋氛馳年莫予
駐靈皐恒氤氳勝事苟不朙逝者何足云

琵侯李公太夫人壽章 李公蜀人太夫人則瓊産也 董斯張

明月不在天下爲賢毋心夢中挈瓊海欲赴峨眉岑青
鳳爲其雛蔽日揚和音道泛西南來千里爲吳霖激湍
無濁源恩與雪水深斟水介君壽豈畏青驪駸

投贈郡侯吳白雪先生 董斯張

青松挺層厓豈識春露恩朝[illegible]娟群卉桃李還無言郭

東有賤士微尚躭丘樊焚香讀梵書宴坐窮晨昏不能
揖諸侯藥物當饔飧自公下車來浹歲豐田園雞犬罷
夜號府吏無叩門高枕若天賜焉敢逃其原猶恨便便
腹鬱壓千秋存未從子矜後掀眉精討論西樓貯山月
想見冰蘗魂 帝遣鎮匡廬若水咽不奔惜非洛陽生
何以留公轅

送周虞卿之閩謁葉太傅 董斯張

寶刀挿吳市賣却無人取欲辦身中裝桃花送君去男
子一腔血長年牛帆雨相公閒賭碁嘗盡茘枝譜當時

長安客意態政如許罵殺屠沽人貪不療兒女有鳥貪
榆枋郎知鴻鵠舉美人怨青香山腸不解語

梅溪路多種竹翳薈十餘里幾不可覩天里人命
曰竹餐爲作竹餐詩 養去聲 董斯張

一林綠初滿日在其隙中雖無臨淇媚時鼓瑶稠風所
遇鮮異色琮琤戛空濛鳥聲聊復暫聲匪他林同殘暑
徒爾爲已絶地天通衣潤境亦寒影息幽難窮焉知陰
森處不有虎豹宮竹盡山乃出西景挃斜紅

輓吳允兆 董斯張

憶君問我疾去年流火月縹緗互披賞詣詎散如雪示
我叔夜帖群鴻海浮沒一慟令人交欲與金坪骨別後
頻械書爲君一啓闢君痛芝蘭摧情至輙自刪燒香寫
半偈投老殊能閒相期江上犻塵上泥濘溪稍聞肺病
侵淡悶风所苦醫亦尨西湖萌莫孤山雨溘然棄我先
王塵咽黃土嗟乎隔歲語尋之便成古射溪波粼粼魂
徃焉可招一生寥落盡無乃風雅標太守飲君酒初以
上客邀昨事宛若新微鮮俗物嘲延州澹聲華簪綏誰
見驕停雲何所貯鄰笛驚秋宵

寄丁長孺禮部　董斯張

蚊蚋貯一器啾啾徒亂鳴我生多曠觀夷雎齊所營蚕
風射海覆群龍戢神靈遽爾魚族欺猶令鼓子驚與汝
遊流沙玉醴黃芝英天醉豈恒運終然揚其淸公超未
得意精廬授諸生季女不言饑素懷耿寒星秋霜下江
湄橘性寧受更可以洞巖石浮華亦何爭

張泰氏於報國倡放生社欣然有賦　董斯張

入界曠求我迎照譪不殊玄黃自相衄靡哲而弗愍君
士平等慈齋心澄物初風澤無二觀心胥爲江湖文波
停晝梵鱗者還其居觧斯蕩析愍至仁消呴濡中林懸
日規蓱藻相與舒飛沈在天地徃來於一如皓焉川上
機樂我了非魚

數得閔康侯所假書忻然有寄二十六韻

董斯張

秋暑苦灼人簟息不曾帽竹樹都欲然快雨適相勞遽
看市塵洗轉欣田黍膏倦呼冊丘芽詎羡尊綵毛好音
頃西來字字慰幽蹈蘭緘粲然啓珍于畀納郤卮言雜
徘諧莊語儼墳誥玄搜則抽繭迅步乃飛瀑我覗蕪不

治舊聞猶減竈俗諱三鱣諵家愁五特耗借書竟何門
賃作非所憚學海擬杭之滇涬歎誰導愍余藿食者忽
有弦商犒味如投醸均心無入宮娟朝謌獲柘槳一讀
起聾聩末光良不遺瓊華絶稱報吾兄宿讀流藝場建
雄纛神穎標綺年殖學壓耆耄小宋殊磊磊（謂子京）小阮
仍浩浩（謂生甫）架籤時互掣絃軫必齊操相賞松石間微
言輙窮奥蘭叢芳屢振玉積輝彌到析疑曠繇疾卜宅
銘余好富貴浮曲肱久識靜君躁山栖君昔詠木樂余
非傲深有靈嶽期汝領耻空告

送紀宜符入建安訪仲子侯明府遂有幔亭之游　　董斯張

窮村伴咿唔石燈點秋壁彈指廿年許奄甫越中適余廢君復艱文債逃無策君初未有子高禖禱晨夕多兒更為累中饋頗貽謫將尋武夷君延賚玄金液豈惟闘靈風先以脫饑籍臨邛况舊雨訪故試停軛褚公備四氣百里暫紆迹紅泉或方舟冊冊蕚且偕展覓余往游處題字想苔積結佩懷蘭丘熹微惋鸞翮

送韓延年之燕　　董斯張

君不聞耶俗人笑笑我支離寡同調不狂不慧垂十年又不種瓜不垂釣有時赤頭寫典書醉則枕書晨閉廬颓落無成乃至此偃仰一室何所如男兒不能出門走此身竟為妻子有生來羞與雞鶩爭作事當思古人口惟我與君有此情君獨翩然先我行年何其少志何壯衣裳奕奕朱霞生居恒在家多遠意一身遠行了無異豪心直欲凌蒼空遂疊須眉都有氣明朝便坐吳門馬先秋可到燕臺下其中磊磊多賢豪豈無有人識君者中夜鵰落寒溪雲垠前蕭索安足云大江雲盡我亦北

香山寺中來問君

送駱象先侍御　　董斯張

就君青松下為君命離尊不折九秋垂柳枝斫取百尺寒松根以此贈君誠有意霜中屹然出孤翠只今萬里空塵沙跳丸日月皆無氣野人對之驚絕魂雪涕向人誰敢言看君此行聳天下靈鳳噭徹蒼龍門

壽朱君采侍御六袠　　董斯張

憶君少年冠豸冠有威者鳳青雲翰上殿豈顧丞相指露章却使將軍寒使車東下吳人歡萬樹不畏春闌珊

一朝謖有長沙謫浪跡烟霞殊所安舌如懸河眼如電垂老意氣誰能殫吾能倒駈西日廻北斗伸眉語天為君壽願得峴首以為觜碧湖之濤以為酒逸老堂下春風新馬蹄歲歲穿楊柳下馬垂竿向湖口但恐明王念耆舊湖山未果君家有

登蘇公臺歌　　董斯張

古城斜控層峰碧臺中攬雲雲不出紫烟微茫來具區龍威丈人猶可呼昨日風華冷苔雨綺窓半入成邊土蘇公不死吳公來石臺依舊青崔嵬城頭統統鼓聲細

烏眠月沈太守酣采毫戲染墜千花吳兒袖得眉山字

沈孔璋欲以篆刻博酒索之以詩　董斯張

曾聞班生飲輙醉噴墨四射桃花浮乃知悠悠之徒未見耳蝌蚪百萬堆糟丘沈郎掐端出前古寸石奏刀如石鼓我謀我眼君謀唇紅友歸君適相買不然君誇為秦我其劊

送張伯暘北征歌　董斯張

長谿作惡風色顛白波兢起蛟龍涎有客衝寒遠為別短衣獨徃神蕭然問君此行安所求欲挈馬兎馳幽燕自言挾策今幾年會須簪筆冠貂蟬不然拔刀斫左賢忍饑誦經竟何事豎儒槁項豈足憐曼胡之纓珊瑚鞭雲中一騎飛還天三河年少羣控弦縣官有事東北邊揣摹歲月已垂就長揖王公徵酒錢聽君語為君舞酒呼歔行燭花吐黃鬚戟張淚將雨我其失計君得之丈夫何忍對兒女星闌客去烏夜鳴三更夢作漁陽行

蠲金行為外舅中丞沈公賦　董斯張

吾聞上天愛道地愛寶披沙揀金安得豐先朝雌蜺乍圍日採摧四出山為空梁州貢額倍其舊萬物未秋摧

烈風傾巖枯澤不遺力豪吏督責妄自功帝心或望櫟暘雨地脉幻想神丁通傍求隴蜀者不給嚮妻鬻子傷蜚鴻此金一銖血一滴駈獪乘之恣饕食作盌空埋帝子陵為蛇別媢將軍色遥遥日下虎豹關遠人悲號聽如塞朝廷浩蕩亦何有羣小阿不遑餉　璽書命公來撫滇威稜遠讋西南偏碧雞峰杳神不出黃茅瘴淨池無烟高牙建纛絶烽警夙夜念汝民危顛千言抗疏動天意精金歲入俄半蠲有如山谷苦焦涸一朝靈澍飛平川又如沉痾未能起神藥寸匕形氣全滇民此段公更生公不自有歸　聖明百年苛政去如剗萬里保障騰歡聲比來遼藩東委賊大吏袖手小吏驚微兵添饟勢無巳中原號澤愁難攖吁嗟九牧盡公若普天匝海皆長城

先王父手評漢史二書向在家仲所逸之數年遍求不可獲張三文通忽覓取見歸深喜為作歌　董斯張

高篇卓犖懷吾祖遭遇漢皇眞好文海虞之嚴維揚李崛起振厲為風雲並時冎列三史氏西宮賜馬天下聞

每奏一篇　上稱善裹蹄中使頒紛紜捘脊以來公衡
老昔者常爲賓客道一生幸得史遷力班椽遺書亦傾
倒少年讀書蘭若中夜挾之眠晨諷早初時柄鑿終耆
然如繭爲絲緒堪討亦猶神禹鑿枝河導歸滄溟波浩
浩古今神契竟何隔俗士浮心苦難了冊鉛捃遊五十
年三日不讀心如擣嗚呼祖德猶可述後來視之殊草
草酒巵羽化定非急廚畫朝飛使入懊變遷遂入張郎
手購以十千若琛寶張郎十九攻先秦霜蹄乍試今軼
塵舌鋒不掛田舍字彷彿欲見凌雲人有時白鳳入清

曉奇藻散作天花春獨憐先世喪其寶携書歸我澤若
新芸香燈燼悅可識怒蜺渴驥光爛斑衛公錦袍魏公
笏舊觀頓復疑有神發函長跽誦且泣感君素氣干清
旻先公不亡腐史活精采烏奕參星辰飲君濁醪夜語
快文業盛衰非可循眼前安用爾許物能門當世疇復
珍衣鮮馬怒競相笑低頭霧坐皆其倫漢書數行酒一
斗蘇子無乃君前身唾壺不減漸離筑別我東歸震澤
濱冷風拂衣醉眼闊霜華一屋雞號晨

即事書懷寄呈沈千秋使君　董斯張

使君幾歲卧溪霞金帶一腰懸酒家閑中未謝綺語業
遠山研墨題春花使君胸中無不有天公妬才亦非偶
余無一長病亦如霜葭微詠行次且未能共飽金盤鱠
終期揚搉玉杯書

秋田行贈范君輔　董斯張

方生以後林生前奕人競說湖州范當其隨手落子時
迅機猋發如絲斬敵手窮思欲相勝廼以一葉銜巨艦
新安大賈尤善之以奕師君君不辭篋中賭得奚家墨
徃徃貽我趣新詩閑來泥飲仍縱博燒燭向曙無言疲

勝殊不喜敗不愠家人歲晏猶葛絺今也買舟過吾里
呼之漠然笑而覩自言初春客桐汭山中病癱幾不起
病起特焉聾兩耳人生老病剎那間請君無爲戚戚爾
但使有園可瓜田可秋更何必鳴箏與調瑟畫梁雛燕
別作巢曲沼新荷漸成實秖將坐隱淹白日耳目之官
用其一獨不見終年聱聾瘦居士醉裏還能揮禿筆

溫長卿以宗伯兼領史局歌以送之　董斯張

二十無聞一狂者湖上逢君入秋社傾心相向兩不言
日氣青蒼霜灑灑對君岸幘復長嘯禮數寧爲我輩假

論詩啜茗初夜分談快千廻呼玉筆生公石上蘇家隄
何處聽歌飽游冶留連豈落兒女態感慨遥令古人寫
拏舟送余今幾時鷄聲宛在浮圖下余嗟已廢無可言
君亦暫爾娛丘樊争席尋常閧野老客來頻乞南宮草
帝方側席思賡歌寅清有命新嵯峨君行遲遲無不
可青海尚腥其柰何賤子不能與君北晴江祖帳君爲
客岸花幂歷搓紫烟觧袂青林易將夕謁罷承明拂几
塵侍兒然燭留餘春淋漓灝氣兩朝史暴兵字字垂琳
珉其間要立逸民傳寫寄吳山求藥人

閔子京湘烟録歌　董斯張

豎儒耳學矜榆枋槖駞馬腫皆其常褁守師說堅若嫞
不覩若士遊忽荒手捲蛤蜊雲中翱閔生憤此背欲張
青霧晨飲火棗糧緑圖紫書盈緹緗鉛摘漸素窮三霜
彼姝者孫抽七襄玉爲燕尾錦作囊册藥之屑金壺漿
藥淵龍燭騰九芒熊熊魂魂天柱旁神姦夜嘯寧敢藏
花源詰屈遊漁郎白鸚尾掃空煙蒼煩惱爾談層冰凉
誰云醫俗無有方山河作舞清琴揚

韓仲弓居山詩二首　董斯張

山不少緑郭考槃茲獨餘林黄村罷獵磵碧石辭漁桂
樹還招伴梅華亦映書預防來隺怨文字習離鋤

又

日日山在牕姤君雲作身一丘一壑處不惠不夷人城
月到崖異谷樵嫌鹿馴深知通隱字悮殺問花津

苕上喜晤錢美祖　董斯張

村墅闊轉久有懷無不知服奇仍取蕙饑療乃歌芝湖
出當年碧舟訛一日期營營竟何獲爾我儻非癡

秋日舊園書事　董斯張

先宗伯初搆別業命曰泌園不十年化而爲圃予傷
之作是詩

隔歲重相過秋心滿一園高樓經晝閉往事老人言逕
直柔桑合池平野鵲喧坐看白日影勿使淚空繁

過報國寺　董斯張

乘春幸多暇信步出溪南獨叩竹間寺來爲世外談苦
吟猶是幻倖弗亦成貪一片前朝碣禪機爲爾參

夏夜至毘山同吳孝蕪季植家季作　董斯張

避喧將柰何乘夜此中過嵐氣迎雙屐松風入浩歌月

當池上見凉受坐間多耿耿懷賢意浮生一逝波

夏日同虞卿集華濟之齋中　董斯張

公子善留客清尊開竹軒桑陰閒入牖水氣暗浮村散坐同知已無聊或放言持杯有深意落日滿高原

東范東生　董斯張

落魄余多感棲遲爾共悲大都儒服悞安事筆耕爲臨水時垂釣尋山或劚芝之氷霜歲將晚奚以慰凄其

暮秋同趙長文夜集忞公精舍得衣字　董斯張

竹菴立窮渚隣社往還稀偶伴野人至坐聽秋葉飛僧厨餘午鉢佛火近寒衣妙理從師悟猶憐帶月歸

卧病吳允兆過訪時允兆有皖城之役　董斯張

向晚叩蓬戶故人今在茲茲來余尚病猶勝日相思明發將千里言旋又幾時臨觴君不御別意轉堪悲

送趙長文之江右　董斯張

識君六七載日說香爐峰至此始能赴到時還及冬湖雲迎短棹山雪吹孤蓬淜矣遠遊意今人誰可從

華濟之宅看蘭　董斯張

一室靜於水楚蘭唯與君誰當炎畝月孤翠來寒雲千花散幽采叢葉搖異芬歸深四更夢猶是醉中聞

送丁長孺入都　董斯張

山中來鶴書十月上征車奇尚自昨日京華郎故廬離杯人慷慨遥旆馬躊躕江北江南路霜天衰草餘

有懷沈千秋使君病中却寄二首　董斯張

松關歲不啓彌覺遠心增漸忍酒杯歇還教花氣澄索逋時至客枯坐欲無僧何似悠悠者霜天日飲氷

又

昔者淮陽守余聞卧治之逃榮非作異入世詎同時檢藥神猶費觀魚樂未疲是中眞有得惟遣竹林知

送内兄伯隣沈比部北上　董斯張

凍樹郊全晦征軺不可停宦游裝太薄離席酒難醒署冷閑烹雪朝嚴曉候星青天如憶遠鴻雁有霜翎

三君詠　三君皆吳典守　董斯張

謝安石

洛生詠不停中歲頫枯槁欙鉉神彌閒巖栖村益老效

樂有旁寄烟嵐縱幽討喚鶴八公山方知非小草

顏太師

明遠來何遲鹿脯乞未止誰旌勁草節且飲桃花水山僧忝韻學逸士尋茶理短笠行山雲雲呼君可起

蘇端明

長公倜儻才雄文奪霞麗青霄靈鳳舞碧海驚鴻戲儒俠不可名仙佛咸其寄一官聊復然三蕉兀焉醉

重九後一日韓延年仲弓載酒碧湖偕孫孟樸得留字　董斯張

新蛾拂山翠名酒席湖流君認殘黄點家隨晚鷺浮幾何秋在眼倒欲客相留試一呼隣舫諸君昨到不

內弟沈君厚書來問余近狀報以三首　董斯張

不巢亦不由樂向曲肱求天地閑成客雲谿醉拜侯鳥能持佛號草亦療人愁尚有餘饞在君從乞雁頭芡一名雁頭

又

朝曦洒微雨宴坐得前軒婢惟分尼鉢妻儕繡佛旛灌蘭磁斗重研蒻石池渾汝是僧耶俗髯翁何所言

又

逃暑亦何樂科頭眠竹床鷄群呼祝祝魚子聽堂堂童戲掌初合客來袍半方架書今屢散不敢秘中郎

過沈孔璋別墅　董斯張

避囂愁不深隅渚媚新築方池墮醉影高閣領玄矚日斜鳥爭喚霜苦樹無禿予歸子亦歸松徑依然綠

溫長卿禮佛祇園寺詩以柬之　董斯張

誰爲親也壽歸命十方僧午鉢隨持呪宵龕自供燈寒

谿通坐碧飛雪到簾凝止酒遂旬日柴桑將未能

苕上晚眺　董斯張

水光浩淼泒棹橫蒹葭蒼蒼秋色清輕烟初起漸成晚白日徐落如有情社鼓忽驚沙鳥散漁燈倒入空江明挽舩之子點去路西南却抵下菰城

訪章司勲元禮作　董斯張

蚤歲澹泊辭塵纓高卧十年空筆耕能文不留世間語乘輿或作山中行流波射檻晝常靜香草當門春有情一棹溪東來問字纔憐名滯詹尚生

題閔康侯草堂用杜韻　董斯張

清溪悠然立草堂白石不用歌康浪輕陰欲散園烏寂
積雨偶晴池荇香但容我到日成醉未及子言心已凉
丈夫幽寄有如此高枕肆志非今狂

絶命詞 甲寅病中自志　董斯張

亦儒亦道亦枯禪千古奇情手一編蟲臂鼠肝鬭吏夢
心燈意蕋梵王天本來去住俱空相前識浮游總幻緣
何處溪聲通客枕樓頭夜夜月長圓

又

十年浪跡五湖涯歷落蓬門白帢斜巴蜀杜鵑新帝鳥
洛陽魏紫舊妃花無情出岫雲成我到處飄萍雪是家
客夢蕭然闗塞遠西園擲否緑沉瓜 武帝在西園中聞任彥升訃擲瓜悲不自勝

又

寒風颯栗怒天吳俠客精魂未便枯旱毋也知東海孝
鉅靈翻惜北山愚錢塘石上三生句仙掌臺中六甲符
前度劉郎貧似我無勞野鬼共揶揄

又

人間偶謫幾經春竹裹餐霞性未馴曾見白龍殘孔甲
何須黃雀歎莊辛菩提樹古知非樹空谷人寒喜似人
石冷雲枯千里色楚江一夜掃清蘋

又

風雨龍門一敝廬山心寂寂草玄餘誰人狐假連山易
有客螢爭汲冢書結夏僧招俱惠遠悲秋賦早似相如
鬖鬖髡上霜侵骨獨夜空樓氣不除

又

楚客高冠佩陸離青琴鼓瑟舞馮夷三焦軟飽時中聖

一刺通魂只大兒君輩且尋名教樂我曹強半有情癡
碧天似化萇弘血蟪倚孤松弔月眉 六朝語哀危蟪於寸陰

又

汝曹無笑欠公孫大塊分明傀儡場入手靈文常詰屈
到頭奇骨也郎當洛中撇蝶從ゝ栢稷下雕龍較我長
底事迷津都不識還持瓶鉢懺醫王

又

紙上曇花偶自拈烟青石葉夜爐添谷神語合猶成綺
谿到名留未是廉好客從來龍作畫獻功何意虎爲鹽

可憐觸目皆齊楚徙倚風前想蜀嚴 好客二語亦如夢意

寄韓求仲太史兼呈朱大復先生　董斯張

十載霞栖友鶡冠上林全樹夢闌珊居身豈以一官繫
作事教他千古看放棹半蒨溪草碧譬書中夜石燈寒
買鄰況有華陽老遲暮何為怨木蘭

病足甚劇寄千秋沈使君一首　董斯張

毎到秋闌腳疾增若除坐臥百難能困思粉署蕭蕭客
也做繩床兀兀僧擯影三年傷未死神遊千古慰無朋
誰嬾濟勝全非分盡觔西湖好共燈

又

潦倒支離閱幾春書能左腕却疑神三都肯讓一傖父
四海猶餘兩半人醫到兼須謀我病饑來何敢後君貧
傳聞酒戶殊勝昔虬漏將殘大白頻

次韻酬温長卿宮詹見寄作　董斯張

晴湖叫月醉秋深穆穆風期尚可尋洛浦有懷携翠羽
淮南無術變黃金高官一旦逢人疾空谷今朝快子音
知我若非劉尹在烟霞傲骨久銷沉

辱朱相國冒雨問疾小齋借虞卿長文留集　董斯張

木蘭花老誰相期車騎到門人不知病中垂訪蒼蘚滑
酒次賡歌黃鳥遲中根上根藥草雨三日四月幽風詩
東方儘可了公事儆許張玄來對碁

亡兄伯念儀部壬辰以爭國本被放三十二載矣
茲得尚寶少卿之贈感淚交集成長句二章　董斯張

久罷鳴琴泣逝波俄然鞶帶及烟蘿　先皇遺詔眞無
忝隔世精靈柰汝何臣死不隨春仗馬　君恩還比夜

舒荷試將遺疏齋心閱猶覺風霆亦護呵

又

先把當年逐客旌天心似見藿心傾金魚身後曾非望
玉麈埋餘凛若生浮白汝今誰與共剖冊人恐不如兄
懸知碧血乘箕去也伴前星醉月卿

春日得朱相國手書兼致大貺寄謝二首　董斯張

元臣領史天章重錫馬曾經晝接餘文武家風姬旦禮
古今人表孟堅書星垂上將懸中斗嶽到高山俯石閭

獨有孤生寒似竹也煩槐邑問何如

又

二月餘寒雨未晴尾鋗石火煮黃精雀從日下傳書慰
錦養大孫照眼驚不負萬卷酬夙志定如三揖費逢迎
儻然病起應西笑翠樹葱青賦擬成

壽朱少師七袠 公張辰 當元日　董斯張

諼諼風澄百尺松獨持經術補山龍北辰玄默尊魁柄
東序清嚴列大鏞天未能忘新事業　帝方延佇舊勳
庸謝家羣玉紛爲壽笑語王正恰首逢

又

何似靈光魯未傾巋然元老贊昇平致身如此心彌下
報國歸來力尚羸日借趙衰春倍暖霖求傅說早無驚
絳帷況復霑河潤試出新歌　早鶯

寄沈彥威駕部兼柬孔璋　董斯張

誰嫌落日卧雲餘不遠君家隔敝廬梅瘦尚杳何遜句
石奇仍滲米顛書纔知魏闕通高隱自檢秉函證太初
近得惠連頻晤否夜中縞雪已盈除

送温長卿太史還朝　董斯張

寒溪水落時短棹與君辭亦戀故園色還深明主思山
晴句曲道冰合濁河湄悵別寧因遠啣情遂及私艱危
生事薄潦倒俗人疑有識能違衆非才愧獨知遥遥江
嶼望脉脉暮鴻隨計到長安日開予閉戶期

得外舅司馬公書將舫南都志喜二十韻　董斯張

縣邈西南域危疆倚重臣百蠻消霧雨萬里正星辰救
楚包胥哭攘夷仲父仁帷幄儲石畫還旆杳車塵鄰塞
仍馳羽遥情劇轉輪書來俄獻歲嶺畔到征人巨浸乘

颿駛名城驅傳新勳還銘國史忠且護江神繫馬將吾
上啣觴尚及春諸亭偕幕吏村野或綸巾鼓吹新篇壯
投壺逸興頻不妨歌月榭恰好枕花茵憶昔途猶梗訛
言半失真昆明移節鉞建業衛鈎陳魚鳥鄉心懶湖山
勝事勻折衝期報主高宴適娛賓望望盈三稔悠悠嘆
一身林深依病骨海大活窮鱗別淚今茲謝清光只咫
親自忘霜露疾鷁首話羔辰

酬范東生見訪不遇之作　董斯張

偶然釣魚西雪川一出门川猶未還故人遠至若相避

惟有斜風嵒汝船

火蓮偈　董斯張

余友韓聖開年壯利根精心白業偕其細君沈綉佛持齋深得在家行道之樂沈二十有六歲而歿瞑目之頃指空中謂聖開曰若有覩于彼者乎大士坐圓石灑楊枝水而引余余行矣言訖而逝聖開感玆靈异乃稽首雲棲大師爲懺前罪果植後善因七七之期道場圓滿家除彝楮帛于爐火焰未燼忽有异華漏出初疑焰結既乃成形香色俱不從人間來一時

覩者踵相躡而肩相摩聖開之王母沈夫人異而出之火中見其根荄若生入火無具授聖開毋夫人唐仍植餘中三日乃現二莖焉余適以是日奉唁衆方罔知異質余指謂衆曰此華嚴所謂火蓮也閻浮檀金爲莖白銀爲葉金剛爲鬚甄叔迦寶以爲臺如優曇鉢花時一見耳嗟嗟人生五濁不免生老死病爲火宅所燒那由解脫便藥產芃童花生釋子乎應知此一莖中具有丈六金身沈孺人定結跏趺坐其上也因紀其事兼爲說五偈曰

從他豆綢與冬瓜月在天心不可遮夜半鐘聲君未信試來紙店買荷花

又

七尺分明不染身積灰高處沒纖塵從今撒手渾無事水裏蓮花未是眞

又

一盆熱火在清流隔岸柴門鬼點油个裏芙蓉長百丈倩君送上健人頭

又

靈峯會上眼巴巴越水吳山自一家十萬骷髏開口笑登時拈却世尊花

又

石虎噴紅霞于今未足誇纖纖出素手打鼓弄琵琶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六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七目錄

吳興藝文補卷六十七目終

烏程 閔元衢康侯補遺
韓昌箕仲弓較定

與陳給事京書

韓愈

愈再拜愈之獲見于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疎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于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

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
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于自解而謝不
能竢更寫閤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以孫策襲烏程侯詔　漢獻帝

董卓逆亂凶國害民先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未遂厥
美著聞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爲騎都尉襲爵烏
程侯領會稽太守

又詔勅

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僞欲因兵
亂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爲不然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
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術所造惑衆妖妄知術鴟梟之性
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爲

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爲國効節乞
加顯異夫懸賞俟功惟勤是與故便寵授承襲前邑重
以大郡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
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赴討

襲烏程侯謝表　孫策

臣以固陋孤持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
爵兼典名郡仰榮寵顧所不克堪興平二年十二月二
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
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悚悸臣年十七喪失

庸怯慴有不任堂構之鄙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駑懦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爲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罰罪庶必獻捷以報所授

上吳主書　駱統

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強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彊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彊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

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

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強國大敵非造化所滅蘊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辨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閒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

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

問泉途賦 并序

李德裕

問泉途思沈侯也沈侯傅師也余與沈侯同侍禁林俱守藩翰出入光寵垂二十年君性樂山水尤好絲竹良辰美景不廢賞心嘗歎人世險艱多言可畏固未得盡其所懷也昔尚子平稱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未知存亡何如耳陶靖節亦稱人生實難生如之何今作賦以問之

昔我與子同升玉堂回先帝之英盻被霄漢之輝光君發駕于長沙余建旆于朱方且欲極山水之臨泛盡人

生之樂康謝既好于絲竹陶亦間于壺觴雖爵服之巳貴何憂思之未忘寶瑟獨奏于門庭玉顏不畜於洞房今則逝矣前榮可傷于是託意冥夢久而乃寐問冥昧于故人求神道之髣髴或曰生特在于行樂死何用于虛譽或言惟令名之不泯非喆節而安致彼終古之茫茫竟斯言之誰是又曰君有瑤席尚可陳兮君有清香尚可焚兮昔之艷姬復得見兮昔之哀歌復得聞兮誰爲朋友展戲謔兮豈有樽酒接殷勤兮余聞神之清者上爲列星德之粹者復爲賢人萬化轉續如在鎔鈞或

聲或夭或鄙或仁亦受氣於蠻貊仍託形于介鱗獨逸
人沒于泉下不得同于物化懷君子之素風方俟命于
具穹無乃困武叔而見弘石追無極而値克躬有明龍
而害正有儀尚之蔽忠苟不罹於此患固無傷于道窮

封還臣寮論浙西賑濟事奏 元祐六年七月　范祖禹

臣謹按唐代宗大曆中霖雨損稼渭南縣令獨稱縣境不損遣御史按實損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何不仁如是乎貶渭南令爲南浦尉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賑恤帝曰聞所損殊少卽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上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常病於斯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乃遣使宣撫水災憲宗元和六年南

方饑遣使賑恤將行帝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計其數唯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當體此意七年又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果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蓋御史欲爲奸諛以悅上意耳願得見主名而致于法帝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其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耶朕適不思而言耳命速蠲其租賦古之人君聞有災害唯責人不言

其救災惟恐人情費又恐不及于事陸贄李絳賢相也
亦専信守臣奏報惡言者之小其事以緩君心之憂也
今國家建都于汴實就漕輓東南之利京師億萬之口
所食贍軍養民皆出於二浙此乃國之根本豈有不思
其所從來今陛下一方之赤子嗷嗷然有倒垂之急如
嬰兒之絶乳其死可立而待也方呼天赴訴開口待哺
以延朝夕之命爲之父母者恐惜力而不救乎臣竊詳
臣寮所言朝廷已賜米百萬錢二十餘萬州縣亦自依
條發倉廩作粥飯救濟人行將少蘇矣臣竊以作粥救

饑最出下策夫民已至相聚食粥則疾疫將起饑困愈
甚死者必衆此乃災傷之極正當憂慮豈得便爲少蘇
又言細民習爲驕虚以少爲多其弊已久臣竊謂常年
小有旱澇披訴災傷僥倖之民容或有此今浙西災害
甚大民已流散乞食迫於死亡方且疑其習爲驕虚而
不之信何其忍哉又言乞詔監司州縣詳具災傷分數
賑貸行遣次第各行申奏而懲責其尤甚者臣竊謂朝
廷以侍從之臣爲一路鈐轄又選差監司以往行未及
境未及設施朝廷既不憑信鈐轄監司之言又戒約監

司州縣如此臣恐官吏束手不能有所施爲上下觀望
各求苟免夫奏少傷分數過實以濟用物稍廣此乃過
之小者正當闊畧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懲責一人則
自今官司必以爲戒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又臣寮
言異同不可不察乞下鈐轄提轉及蘇湖等五州各令
開具逐州水災所及凡幾縣幾村或無漂蕩廬舍溺死
人口及高田無水與水退可耕之地各約若干並令指
實申奏不得相關稱涉謬妄乞立行降黜臣伏見近日
浙西申奏自今年正月大雨至六月太湖泛溢蘇湖秀

等州城市並遭水浸田不佈種廬舍漂蕩民棄田賣牛
散走乞食臣謂朝廷聞此當令官司如救焚拯溺猶恐
不及今若降此指揮逐縣逐村[illegible]遣抄劄廬舍人口田
土數月饑荒之際此等行遣必爲煩擾一事不實即憂
及罰闔境皆死未必獲罪如此則賑濟却爲闕慢百姓
愈無救矣又言近日別遣使者支撥斛斗百萬見錢度
牒約二十萬不爲不多若見今未種今秋無獲則向去
賑濟之期甚遠所差去官當相度事體措置有一失當
其害非輕今所差去官與時暫遣使不同若向去賑濟

期日長遠此乃本司職事在彼自當任責當且委以墾
置不須約束免有疑惑觀望臣竊以今水潦方降秋田
殊未有望審臣僚所言今秋無穫本路必更奏請朝廷
亦當接續應副則前日所賜未足爲多况斛㪷只令出
糶官不損直常平倉本無給散之法唯廣惠倉許賑濟
不足方許通支常平放稅及五分處仍不得過所限之
數兩倍浙西鈐轄司近方奏乞不限石㪷尚未降朝旨
又奏夏田元未放稅以此觀之官司守法止有賑救不
及之事必無過當之理臣僚又言乞令賑濟官司措置

稍大事件竝申取朝廷指揮其急切不可待報者雖許
一面施行亦須便具畫一奏知所貴朝廷察其中否緩
急未便可以救止臣伏見英宗時臣叔祖鎮出知陳州
辭日英宗宣諭以陳州累年災傷卿到彼悉心賑撫臣鎮
至州方值春種即發常平倉貸民種糧提刑司奏劾官
吏詔釋不問陳州至京不數日可以往返然猶不先奏
而行恐不及於事也神宗時西京大水遣郎官一人御
藥院内侍一人賑恤多方救濟北京亦然朝廷未嘗先
有條約以防之也今兩浙在二千里外事稍大者若須
申奏比及得報即已後時雖急切許一面施行若官司
畏避事無大小一皆奏請不敢專行則此法豈不爲害
臣伏覩浙西鈐轄轉運司前後節奏累年災傷今歲大
水以至結罪保明奏乞斛㪷度牒又云父老言四十年
無此水災近奏蘇州饑民死者日有五七百人饑疫更
甚於熙寧時又湖州奏貧人入城死者相繼遺棄男女
官爲收養據此則災傷輕重亦可知矣今詳臣寮所言
大意唯以朝廷所賜錢斛不少恐災傷不至如所奏故
欲考察虛實懲責謬妄然臣之愚慮竊謂朝廷已賜錢

斛百二十萬德澤深厚又選監司以往免更臨遣專使
今監司方出國門錢斛纔至本路即降此指揮約束百
姓必謂朝廷重惜錢斛輕棄人命百二十萬已厭其多
將來之食日遠復何所望所吝者財物所失者人心况
本路有鈐轄司轉運提刑司互相監臨而轉運司主財
不欲多費故祖宗以來賑濟委提刑司蓋恐轉運惜物
也監司州縣有凶年饑饉皆不得已而上聞亦豈肯于
無災之地賑不饑之民耗散倉廩坐失租稅以取不辨
之責哉今唯當戒飭官司多爲方畧存活人命寬其約

東責以成效庶幾餘民早獲安堵唯給散無法枉耗官
廩拯救不及貧弱出糶及利兼并措置乖方所宜約束
然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遥爲處畫也若監司
得人此弊自少誠使有之則人言相傳亦豈可掩臺諫
足以風聞彈奏朝廷足以考察按劾未爲晚也今先降
此指揮徒能牽制撓亂其所爲耳伏望聖慈以遠方生
靈性命爲念無以官司賑濟過甚爲憂其臣寮所言伏
乞更不施行所有録黄謹具封還

賜李彥穎求言詔　宋光宗

卿精忠粹德士林之冠冕嘉謨石畫今代之蓍蔡膺聖
父之圖任弼沖人之緝熙養浩家居心在王室軍國之
務至熟悉也朕不忘卿卿其肯忘朕乎其悉條上以副
眷想

賀章參政(良能)啓　　陳耆卿

渙發冊書晉陪國論基命於夙夜宥密之地乂資制勝之籌明政于國家閒暇之時令倚同寅之助精神胥契體貌益隆切以陳泰階之六符名獨崇於槐府拱北極者四輔實參扈於楓宸惟道全德備足以衡石萬幾惟實大聲宏足以笙鏞群動人方卌于天亦開顏篤生魁碩之英丕輔升平之治恭惟某官爽邦哲匠間世真儒挺繁霜大雪之嚴襟懷浩蕩挹霽月光風之勝氣節崢嶸壽視冰山砣存砥柱卒以安劉之畧助成誅霍之謀化瑟既更憲綱獨秉旌頎黃扆股肱之托進陪紫樞心腹之謀案邊瑣以科條孜孜于護風寒之處討軍實而申儆汲汲于未陰雨之時坐成道德之安强端出規模之宏遠肆疇膚於黼扆亟參秉於鈞衡稽武王之四人官不必備視漢庭之諸老多奚以爲便當架明堂之柱以時不拔之基詎容卷大厦之材而鬱未施之澤時幾天與事業雲興坐帐三五六經載籍之傳遠邁二十四考中書之懿某嘗于比日獲拜下風甫安縛竹之居忽聆拜麻之命摩娑巧鈍附麗休明天實助其飛騰人盡

爲之鼓舞鼠肝雖薄亦追隨坱圠之中蝎邑方崇巨裛
[illegible]之上

沈該左正議大夫守左僕射同平章事制

陳誠之

朕恢張庶政圖任舊人股肱惟人尤重腹心之寄左右厥辟允資輔弼之臣孰當熙載之求我得經邦之俊肆頒大號明告治朝具官沈該肅括而閎深端厚而果達學窮道與泝六藝之淵源識洞事幾中萬微之要會頃繇從橐出馳使軺從容而定謀謨尚翹絳通和之策始終而本仁義見鄭公納諫之忠惟爲國以奉公靡徇私而附勢進退之際本末不渝出表度於山南初非朕意

對賈生於宣室灼見乃心延登丞弼之聯參決鈞衡之務廣闢正道專任實才用能數月之間大革前日之弊言皆可績僉曰汝諧其擢冠於宰司俾丕釐於邦采文昌正位躐三等之崇階侯社疏封衍多田之真賦以定國論益峻巖瞻於戲伊尹仲虺之佐商邦命有九圍之式姬旦召公之輔周室德聞六服之承惟同心故議論若出於一人惟叶力故建立罔愆於百度共收來効用繼前修

該謝表有曰蕭曹同心安海内則共奮於事爲尹虺一德享天心誓永堅於忠藎

沈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制　周麟之

輔相彌綸庶務實關治忽之宜帝王體貌大臣當極始終之遇睠時魁望久服冢司俄釋秉鈞之勞趣胗上印之寵其敷予命以告在庭具官沈該早負通材浸膺劇寄謂天將降是大任嘗拂亂其所爲而古亦惟求舊人可共圖於有正屬予更化召自典藩首能副當饋思賢之心亟使居奮庸熙載之地宅我百揆迨今三年試之以股肱康庶事之能毋克勤於小物責之以夙夜事一

人之道正當惜於分陰何懿績之未疑致煩言之可嘖既游披於彈疏亦類覽於遜封内循補衮之疎力丐垂車之佚平津謝病位高自以爲無功石慶告歸年老不能於輿議姑遂便私之志特推鈞佚之恩錫祕殿之隆名賜眞祠之吉祿蓋循彝矩庸示眷懷於戲慮天下之安危本欲任賢而注意全大臣之進退敢忘加禮以勸忠往卽里居尚屢猷告

蔣芾同知樞密院事制　宋宰輔編年錄

朕建東西二府以議大政　兩柄以恢遠圖宜得老

成之儒賛吾夙夜之命爰疇碩望並公朝具官葛邲學洞古今文參造化議論通達究經術淵源之歸資稟粹和得東南溫厚之氣小心一德事朕歷年徧儀華近之班備罄論思之益父祖迭居於法從時乃世臣聲名充滿於朝廷亶為先覺擢自秋官之長進陪丰極之嚴

葛邲特進右丞相制　宋宰輔編年錄

朕纂紹皇圖宣昭聖治深惟輔弼之任當盡忠誠之謀爰簡藎臣要先心術之正俾司宰柄實賛政幾之繁肆擢自於元樞汔奮熙於百揆誕揚制綍顯告廷紳具官

葛邲博大忱恂靖恭純裕學該行備居循宣哲之規識遠用宏動幇經權之會粤緜實茂寖展謨明稔殫政路之勞陞總事機之祕副予隆委逮此累時嘉素蘊之既攄允具瞻之攸屬茲懋經於邦典適崇建於台司宥密而殫厥心事觀成績彌縫而藏諸用允藉宏猷是用釋本兵之權居次輔之任俾同寅於朝廟期納誨於夙宵仍文階秉邑之增示厚禮徽恩之備於戲觀左右惟人之誼固在於協心思旦夕承辟之勤勿忘於勵志無輕去就以共圖於治効庶幾休顯而克邁於前賢尚服訓言式對褒命

葛邲觀文殿大學士依前特進判建康府制　宋宰輔編年錄

咨股肱於揆路實司庶政之權付管鑰於陪都式藉重臣之望惟時近弼久位中朝茲祈解於繁機肆出膺於隆委誕敭制綍敷告廷紳具官葛邲遡行忱恂賦資溫粹早遇光華之洽浸預祕謀雅輸輔翼之勤尤嘉舊德逮遍更於二府爰顯陟於中台休休有容本務彌縫而藏用謙謙自牧乃希明哲以保身雖釁聞議者之言顧

敢替相臣之禮勉留備至懇退彌堅朕審其累奏之莫回念其在公之盡瘁用頒宸指俾釋宰司書殿隆名班特高於儒學帥藩要地終增重於居留體貌斯全眷懷惟厚於戲觀納誨之益置諸右以具宜思告猷之忠順於外而勿怠其承予命往集爾庸

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制　宋宰輔編年錄

朕登庸髦哲務致隆平疇甲兵之問不至廟堂敢忘遠略而儲副之友必得英俊詎糜良規爰擢貳於西樞仍作賓於東禁具官章良能直方而剛大肅括而宏深代

言之文有倚馬之立成應務之材無全牛之可見獲於上而有道施於下而必隨忠鯁所形攖逆鱗而弗忌法守是執倔彊小而不移周旋百爲孤立一意持衡銓部盡嘉水鏡之清執法憲臺共快鷹鸇之擊顧乃直而不訐嚴而不苛雖微獄市之容姦亦靡弦弧之虛發眷通材之有此豈柄任之可稽肅釆僉言晉陞近輔惟一賢足以制千里而元良所以正萬邦允資籌幄之謀更藉儲闈之贊旣已成非常之寵是宜膺不次之除仍進崇階肅昭異渥噫觀元結中興之頌朕寧忘祖武之繩誦

文王世子之書爾其惟吾兒之輔

章艮能叅知政事制　宋宰輔編年錄

朕圖任哲輔濟治登功西樞之柎本兵茂著五年之績中書之叅大政遂隆四近之聯亶穆師言肆敷渙號具官章艮能學博而守約才大而用周內苑摛詞典誥可追於三代中司糾慝紀綱肅正於一臺簡知久廸於予衷宥密聿先於汝命聲色不動安強成道德之威議論至公建用會中和之極汔成偃武修文之效久賴協恭同寅之賢維時駿假之崇實以弼諧之望求諸試可庶裨萬務之機徼於以進陞丕動四方之觀聽顧位之尊者責亦重而名之盛者實已孚猶吾股肱共磬九臣贊襄之美爲之羽翼益收元艮輔導之規時乃之休惟朕以懌

易小傳序

沈該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者何也六七八九是也七爲少陽九爲老陽陽盈也八爲少陰六爲老陰陰盈也物極則盈盈極則變理之常也故七八者陰陽之靜也九六者陰陽之動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唯動則有占不動則無兆故聖人作易筮者亦必以爻變定吉凶所謂動則觀其變以玩其占也如陳厲公生敬仲筮之遇觀之否周史以謂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利

用賓于王秦伯將納王筮之遇大有之睽卜偃以謂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戰克而王饗之吉孰甚焉如此之類左氏載之甚多皆用爻變以言吉凶嘗以經考之聖人設卦觀象列尊卑而辯貴賤所以明不可易之大法故有內外以明出處有承乘以辯逆順有遠近以察安危有初上以列始終三材就列六位時成此其大法也聖人因六爻之變繫辭焉以命之以辯吉凶所以通不可不易之至變故上下無常剛柔相易變動不居唯變所適其道屢遷不可爲典要爻也者言乎其變也此之謂也是故爻辭之所命雖不離乎大常而變卦之微寓焉自王輔嗣而下皆未嘗以變卦釋爻辭道其大常也若夫變動不居之妙則在學者精思默識而已輒以臆說妄窺淵奥既以正體發明爻象之指又以變體擬議變動之意亦庶幾萬有一焉耳夫觀變玩占易道之小者也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名之曰易小傳以別於大傳云爾若夫一卦之內義有可明爻變之外言有未盡者每卦別爲論亦庶幾變而不失其正小而不遺其大者也

沈晧遠改官制　張綱

昔鄭當時推轂士及官屬丞史有味其言見稱後世矧予樞輔脊簡𨓜僚謂爾有材形於論薦名見便殿言合朕心宜進厥官俾乃舊服往承休命益勉所聞

沈晧遠除戸部郎官制　張綱

以版籍考戸口之耗登以地征制財用之出入民部之職即實叅之惟爾叅勵材猷亟[illegible]器使效官樞府有剴密議宜升省戸益究厥能往修而官以副朕足國裕民之意

楊倓昭慶軍節度使依前提舉佑神觀制　崔敦詩

奉祠宮而均逸久叅儒職之華開將閫以展容益示恩章之異眷惟禁路昨有俊臣推予褒賞之能作爾功名之會誕敭丕冊孚告大廷具官楊倓渾厚而雄深方嚴而肅括忠義由于世濟通明稟於天資才略應繁办發硎而自裕智謀周變龜獻兆以無遺歷更事任之宜積著功勞之盛逮司國用具觀運理之長旋即里居深見靖共之譽茲被張旜之遣曾無引道之艱是用申錫溫綸優加茂典建齋壇而授節撫璽管以殿藩明庶以功實參圖於素効克紹乃辟尚追繼于前規仍從仙館之遊復啟侯封之寵陪敦乘邑增衍眞畬於戲治匪異塗材難具美文武維憲爰得亮邦之賢威儀則多是昭馭貴之體克祗厥訓益固乃猷

罷韓侂胄制　章良能

朕圖回機政委用柄臣遠至邇安所賴經邦之畧力小任重難逃誤國之辜揆以羣情畜由獨斷爰誕敷於顯策庸敷告於治朝具官韓侂胄早以勳門浸登顯路久周歷於軒陛適際會于風雲服勞王家意前人之是似與聞國政殆故事之所無位極王公任兼文武宜思靡躋之義用答非常之恩而乃植黨擅權邀功生事不擇人而輕信不量已而妄爲敗累世之懽盟致兩國之交惡三軍暴骨萬姓傷心列聖有好生之經爾則專於嗜

殺耶躬有悔過之實爾乃務爲飾非公肆誕謾曾靡顧忌遂致敵人之未戢專以首謀而爲言臨機果料敵明既無半策得君專行政久徒積衆怨儻令尚處于廟堂何以迄安于社稷欲存大體姑畀真祠庸少慰于多方以一新于庶政於戲威福惟辟朕方親總于大權明哲保身爾尚自圖於終吉往其祇若茲謂優容

罷陳自强制　章良能

朕久任一相倂司五兵以道事君所冀贊襄之益朋姦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殊咈巖瞻宜從策免茲眘由於獨斷眘揣告于群工具官陳自强起自諸生濫膺大任本謂衆之有沉厚之畧亟用自宜豈期胡廣無謇直之成優禮何補粵從言路進秉國鈞不思沃心之忠徒附炙手之勢以容容爲上策以唯唯爲善謀貨賂公行廉恥俱喪鐘鳴漏盡而行且弗止鼎折餗覆而任何以勝暨權臣輕啓乎釁端與鄰境頻乖于和好内郡疲于糧餉邊城厭于干戈誰無憂時之心獨爲保位之計擬而言擬而動悉付括囊危不持顛不扶殆成撓棟儻不亟從于退黜必將愈積於罪愆爰解鈞樞俾奉香火猶以殷

肱之舊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已昧滿盈之戒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省之誠仰服寬恩益祇明訓

示後　程大昌

程大昌世爲徽州人休寧縣治之南三十里而遥地名會里西北面有山名西山對西山而東南行其墻厨負畧可數百丈者大昌之祖居也鄉名會里共聲呼之遂變爲外東也大昌年二十一歲嘗紹興十三年中國學弟子選至三十九歲始得科第又積年五十七歲而長吏部若官若學多在浙右徽境又無第宅可歸遂以吳興窮屋爲家而遽孥累焉其地在州城東花鹿橋西一二十丈地耳身雖飄泊而首丘之念常拳拳也紹熙二

年念此身老矣子孫將爲浙人遂敘世系鄉里以貽之凡爾後人未能復歸先廬則其著敘邑里雖百世以外猶當繫綴徽州也爾之世世祖先塋壠皆在會里旁側何可他識邪淳熙二年大昌用郊恩當侯而本新安以明士著者爲此故也紹熙三年五月一日寶文閣直學士宣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大昌書

跋劉雜端奏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朱熹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至于諫不行言不聽而潔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爲苟去甚或眷戀徘徊三宿而後出境其于君臣大倫恩義之際篤矣固不以苟得一時之虛譽爲喜而輕去之也今觀熙寧雜端劉公之奏議知其致君澤民之願勤懇切至不啻其身之疾痛覸司馬文正公之遺帖見其忠君愛國而相勉以正之意又不勝其拳拳

也嗚呼盛哉然而道勝名立之言或者猶竊病之以熹而慮彼蓋有激而云爾不然夫豈不知旣有其實則名自隨之在我固有不得辭者而當時風俗之厚胥尚誠慤亦不以是爲嫌也又况忠賢去國一時之心固不能無慨然者同志之士憂之過甚恐其以是而不能鬱鬱以久也則姑爲是說以寬譬之是乃忠君愛國之尤者而猶深有望於他時也豈以沽名爲累而故爲回隱以避之哉劉公之事紹興大參晉陵張公記之已詳一時羣賢又從而推明之亦皆足以見其鄉慕之意矣公之

四世孫君房又出以示熹使得託姓名焉自惟晚出何敢復贊一詞於其間特因或者所云而妄論之以附于後云慶元丙辰八月戊申朔朱熹

回劉知縣君房書　朱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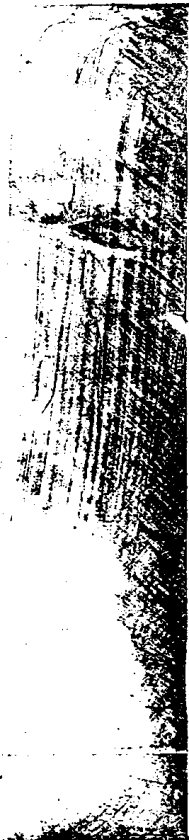
嘗念兒時侍立先君之側見其每得杼山侍郎公書未嘗不把玩歎息而善藏之是時雖幼無所識知然竊其詞意筆蹟之妙亦意其超然非當世之士也其後僅三四年先君即棄諸孤蓋已不及見更化之日矣是以一時去國諸賢次第收用侍郎公亦再登近班而某跧伏

窮山不得一拜牀下以修子弟之恭至今以爲恨也不意垂老得其賢孫而與之游幸亦甚矣三復來誨俯仰今昔甲子殆將一周又自歎其老而無聞也

芝亭記　孫覿

仁宗皇帝山陵議欲廣求吉地於永安四境之外時司馬温公在諫省公奏言葬者藏也古之葬者北方北首未嘗擇地擇地卜日蓋出於近世葬書淫巫瞽史不經之說士庶之家拘泥陰陽遂有累世不葬者臣常欲朝廷禁絶其書以弭害教亂俗之弊其後公誌夫人清河郡君張氏之塋曰君以元豐五年正月壬子晦終以二月辛巳晦塟涑水先墓蓋用士逾月之制也吳興陳公令舉都官嘉祐中舉制策第一名震天下王荊公當國

上疏論青苗之害得罪貶南康稅官不幸遇疾而没既塟而地學者以爲不利遂改建今車蓋山之上墓有亭歲久蠹敗子孫拘畏不敢薙葺歲時饋祀閒遇風雨無尺椽片瓦之覆則席地山下望祭而旋公之孫左朝請大夫湯孝力排羣議斷然不疑乃即故基琢石爲柱旁累塼甓以取固一亭屹然壯麗傑穩十倍於舊他日展墓躬掃除布几筵設牲醴薦獻拜跪至於竣事周視松楸徘徊瞻顧猶不能去是歲五月産靈芝三本一芝出新亭甃甓之間二芝對植於塚前九莖三秀創見一時

奇形異狀皆應圖諜父老縱觀太息以爲未曾見也大夫公讀古書學古道高風絕塵度越拘攣之議固已逸配温公於百世之下而山靈土伯復効殊祥於羣疑衆愠之時所以表異學士大夫尊祖之意公今八十五歲彊健精明如壯者諸郎皆著士籍墳墓之祥家庭之瑞有蘭有芝壽福固未艾也某與公爲同年進士公之子文璡尉晉陵出公所記芝亭示余三讀感歎遂書之卷末紹興歲次己卯六月日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序　　胡仔

余丁年罹於憂患投閒二十載杜門却掃於苕溪之上心無所事因網羅元祐以來羣賢詩話纂爲六十卷自謂已略盡矣比官閩中及歸苕溪又獲數書其閒多評詩句不忍去之遂再採摭因而攟拾羣書舊有遺者及續余聞見有繼得者各附益之離爲四十卷總前後集共一百卷亦可謂富矣余嘗謂開元之李杜元祐之蘇黃皆集詩之大成者故羣賢於此四公尤多品藻益欲發揮其指趣俾後來觀詩者雖未染指固已能知其味之美矣然詩道邇來幾息時所罕尚余獨拳拳於此者惜其將墜欲以扶持其萬一也嗟余老矣命益蹇身益閒故得以編次終日明窻淨几目披手抄誠心好之遂忘其勞益窮人事業止於如斯雖有覆瓿之譏亦何恤焉

吳興六街菴記　倪思

蓋吾湖城北隅皆佛地云諸梵宮羅列於此者臥佛飛英相接鱗次今歲嘉定元年三月六日有物浮水而來衆聚觀之乃一大士像也臥佛寺僧如賢呼衆請之重若千觔不可得盡呼其大小咸集而像愈重適有尼性虛自北門來跪而告曰得非大士別欲有剏乎信如是虛當一手舉焉果如尼祝衆乃大駭時有居士王松羅什旁觀之歎曰佛既從尼請其於此地有緣乎願捨地一方屬尼廬之不數月而廬成因菴當城市之衝問名

於余余敬名之曰六街夫學道之人惟其心不惟其地苟能心持正覺念主不二即日往來于三市六街人人皆佛也若以垢汚其本來以業障其面目即居崇山曠野之地茂林修竹之中亦應迹而非玄修外像而非真境故是大士也不於吳興諸山顯其形而必於城市不於長溪巨浸現其像而於茲地一杯水中露其金身幻體其浮也孰爲浮之其不可舉也孰爲不可之其舉而以尼也又孰爲因緣之皆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者吾知大士固以慈悲度世若示人以學道不必深山禪寂不必曠野而三市六街皆可入道名以六街衆議之謂何大衆咸大歡喜作禮曰惟命予因書之石以誌茲菴命名之自吳興淨因居士倪思正甫撰併書時年六十有七

道命録序

李心傳 公窩

嘉定十有七年月正元日皇帝御大慶殿朝百官詔尚書都省曰朕惟伊川先生紹明道學爲宋儒宗雖屢被褒榮而世祿弗及未稱崇奬儒先之意可訪求其後特與録用德音傳播天下誦之益自伊川之被薦而入經筵逮今百四十年矣愚不佞蓋嘗綱羅中天以來放失舊聞編年著録次第送官因得竊考道學之廢興乃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惇京檜侂之際也程子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

人之學不傳夫道即學學即道而程子異言之何也蓋行義以達其道者聖賢在上者之事也學以致其道者聖賢在下者之事也舍道則非學舍學則非道故學道愛人聖師以爲訓倡明道學先賢以自任未嘗岐爲二焉自數十年不幸憸邪議論之小人立爲道學之目以廢君子而號爲君子之徒者亦未嘗深知所謂道所謂學也則往往從而自諱之可不嘆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故今參取百四十年之間道學廢興之故萃爲一書謂之道命録蓋以爲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者天實爲之而非惇京檜侂之徒所能與也雖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學之興廢係乎司馬文正之存亡紹興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簡之用舍慶元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定之去留彼一時也聖賢之道學其爲厄已甚矣而義理之在人心者訖不可得而泯也孟子曰聖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故由孔子之言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以知所戒由孟子之言則修身守道者可以知所任至若近世諸公或先附後畔或始疑終信覗其所以則先附後畔

皆出于一時利害之私而始疑終信則由夫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致此也又有或出或入之士義利交戰于中而卒之依違俯仰以求媚于世蓋所謂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者必也見善明用心剛而卓然不惑于生死禍福之際於道學也其庶幾乎

跋烏鎮本　曹士冕

舊傳湖州烏鎮張氏以絳閣二帖鋟木家塾或遇良工摸拓亦有可觀後聞板歸新市人家每連紙一幅可打一段予在三山見一本于周氏後數卷板內將有直裂紋比到霅上獲一本于向氏叔堅之裔偶缺兩卷且以元祐間所拓戲魚帖足之此刻字畫差肥而極有筆意頗勝諸帖惜其間差誤數字爲可恨耳趙宰叔愚云丙戌歲在宗庠有以法帖板質於齋舍族人者偶不記爲何人疑是此板亦未可知

過湖州紀游　范成大

石湖居士以乾道壬辰十二月七日發吳郡帥廣西十六日宿震澤十七日至湖州泊碧瀾堂十八日湖守薛季宣士龍開宴方祈雪蔬食而旦張樂十九日將游北山石林薛守願同行乘輕舟十餘里登籃輿小憩牛氏歲寒堂自此入山松桂深幽絶無塵事過大嶺乃至石林則棟已傾頽西廊盡拆去今唯萊矣正堂無恙亦有舊牀榻在凝塵鼠壤中堂正面卞山之高峯層巒空翠照衣袂略似上天竺白雲堂所見而加雄尊自堂西過

二小亭佳石錯立道周至西巖石益奇且多有小堂曰承詔葉公自玉堂歸守先壠經始之初始有此堂後以天官召還受命于此因以爲志焉其旁登高有羅漢巖石狀怪詭皆嵌空裝綴巧鏤劖削自西巖回步至東巖石之高壯礧砢又過西巖小亭亦頹矣葉公好石盡力剔山骨森然發露若林而開徑于石間亦有自他所移徙至道旁以補闕空者方公著書樺經於堂上四方學士聞風仰之如璇璣景星語石林所在又如仙都道山欲至不可得蓋棺未幾而其家已不能有委而棄之灌

菲叢薄間遊子相與徘徊嘆息之不能去武康此地雖人太遠岑蔚荒虛非大官部曲衆多者難久處又云公没後山鬼搶攘暮夜與人錯行婦子不能安室故諸即去之云出石林飯旌善寺葉氏墳祠也雪川有兩玲瓏山石林爲大玲瓏又有小玲瓏在長興縣界路口聞其尤勝石林遂過之小玲瓏今屬沈氏沈氏之父死二子幼方檢校于官此山石色微黃而更奇古一丘悉中空洞穴千數皆旁相通貫故名玲瓏泉聲瀉壞磴中窈如深谷堂前小池石如牛馬㐌隤其中池後山屏上洗出

之石襞積嵌巖巧惟萬狀鈌𨦟清泉泓泓叢桂覆其上亭館既無人居亦漸荒廢雪川特無好事者能捐厚貲買之沈氏雖不得仙亦足以豪矣玲瓏山杜牧之所居即石林是小玲瓏晚出而加勝由沈家步登舟回至城下一鼓後矣二十日發湖州十八里宿横山横山雖小乃截然溪上蔽遮一川若前無[illegible]者相傳爲雪川風水向背之要二十一日發横山宿德清縣二十二日泊舟左顧亭亭縣中知識數家大抵倚山瞰溪易得卜築之勝前戶部侍郎李公子至之居甚輪奐其兄參政之子德甫者居郭外據一丘整襲歲嘗過之今其人亡室已虛矣聞運使沈度公雅方考室往視之甚潔而庫堂之簷手可接也公雅數傳過庭所教常有知止易足之說意其規摹出此左顧亭者孔愉放龜處亭前兩大枯木可千年德清古物餘不知他今孔侯墓廟在焉廟居墓前與其夫人像皆盤膝坐蓋是几席未廢時所作龜溪倚山而蕭森貴溪而不數得嘉魚以其密邇行都盡販以往風物已不逮曩年出郊三里遊城山頂歲赴太學試道病暑三宿晚對軒題詩壁間故在凡僧寺皆南向

此獨反北故夏無凉風聞自此過武康縂二十五里道間有梅花村以千萬計客行有程不得往午發德清宿

二十三日宿餘杭縣苕溪館

跋却掃編　陸游

此書之作敦立猶少年故大抵紀典以後事淳熙已酉十一月十四日書于儀曹直廬

徐度字敦立吏部侍郎從雎陽寓弁山

薛常州季宣墓誌節取治湖政蹟　呂祖謙

公既數摩切左右而湖多權貴人田宅與相加尤數公平心問理如何不爲變葢害公合力撼搖上記其忠獨保持之始至書獄多入死訊其由則棄市者民間或竊祠之名傷神惡少遂輕相讐殺不顧公亟屏絕死獄大

減條境內淫祠次第除撤會去郡而輟土俗小民悍強甚者數十人爲朋私爲約無得輸主戶租前爲政者或縱臾之公嘆曰郡國非無事而凡輩頡頏已爾緩急之際將何看取其首惡黥竄遠方民始知有奴主之分初陳亨伯制諸道留州錢輸大農號經制翁彥國復附以總制嘗進者競裒斂以應賞格已而遂定其多數爲歲額州用日削而共億稍饒校軍興前五六倍吏骫法擿抉無遺筆猶廩廩不能給至是戶部令提點刑獄司以曆付場務一錢已上皆分隸經總制如式諸郡被符搏手無策相顧莫敢先公獨言于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郡罄空以取盈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騁若復隸額外征援其強半郡調度頗安所求始復爲他謬巧重取之民民何以勝戶部銷讙愈急公爭之愈強臺諫亦交疏助公遂收前令不布凡可以紓民力者知無不言如論和糴買鍰請更平直徙汰軍寬州添差隸郡者止令見員後勿遣函封相繼多格于有司則以病謁祠朝廷惜之抑其請至八九知不可奪改知常州

常州薛公行狀節文　陳傅良

公除知湖州上謂書生姑息而辦事者以奇爲能煩卿輔郡與以中道理之公對曰臣學於師以事陛下唯中道爾上曰如此朕復何憂公至郡踰月戶部奏言諸州經總制錢皆出場務酒稅雜錢分隸以納令多隱餘分隸不盡得自便恣用請更爲令監司給曆州縣以凡收日錢摭實係曆分隸否則劾聞令下吏相顧莫敢建明者公獨首奮爲當路言之其略曰舊額凡雜納錢以十分爲率分隸四爲糴本六爲係省錢其後迺始增以二分分隸總制錢是時州縣未病之也然亦寖尋於奇羨矣

久之乃裒羨錢枚數歲之最爲額以十分分隸之七爲
總制增稅三爲在州錢愈非舊比也復積有上供月樁
大兵打船修船六分贍軍移用降本竹木等錢科色不
勝繁矣而隸額如故既不足以應計且歲費彌廣郡用
踰匱由此場務罄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以寬弛予
民而不得騁若復隸額外之征掇其強半官吏自救不
給民病甚矣且以湖之都務糴本條省初爲錢二十二
萬五千六百有奇自總制之起爲錢五萬八千九百有
奇與故合猶日課二十九萬四 餘錢而已重以七分

增稅爲錢三十五萬三千七百有奇又重以上供若大
兵之須凡四十萬八千錢有奇使今且但得八十萬錢
以充入經總制之額其餘爲上供諸雜須錢且患若不
足況不盈此耶所謂係省在州之數悉闕亡有約此推
見他凴庫盡然郡將安仰如不得已宜以日收錢先樁
上供諸雜須之餘廼係曆分隸庶幾可行不然不敢奉
詔[illegible]曾恚逮郡胥俾持條法詣曹自解公辨益力臺諫
官歲發相繼疏爭之上廼寢前奏湖無苗米饟軍歲糴
七萬一千五百餘石爲緡錢二千一餘萬自添差武臣

路下至進勇效士一百七十有一員軍員五百三十有
一人其廩稍爲緡錢距二十萬以他經費合往歲凡用
緡錢五十二餘萬舊制烏程歸安二縣折丁錢歲十三
萬緡七年有旨減折丁錢大半其巳全輸者聽以明年
除之是歲所失亡十有餘萬而大農和糴六萬石以銀
交子高估徒欲用錢二千省得米一石郡不忍裁市直
則當補錢萬六千緡儆截之費不與焉益以就糴八十
有三人啻爲緡錢二萬明年郊祀進獻賚予之幣齋亦
以二萬數凡增費十萬三千餘緡以亡加增大都缺緡

錢十有五萬公曰是雖劉晏將奈何亟請於朝乞以市
直償民糴乞以折帛紬絹錢撥除折丁錢乞汰軍改徒
寬郡乞節冗長差授在郡裁三四月抗論分隸後執拒
大事累數端日與權貴征利者爲敵雖或依或違郡民
少蘇而不能平者滋衆獨隸天子簡記所以見覆護甚
至始公嘗薦某人有材識他日某官缺員宰執擬數姓
名以進竟擢某人爲之郡丞趨時好干政引章避之爲
是他丞嘗遣中使有所廉察浙西諸郡獨不入境用是
故不敢輒動危之然公歸志決矣即稱病請奉祠三不

許會除代一月章五上巳又旬四上攺除知常州

按薛事表溉從周敦頤學故宦有經濟不肯徇時衢元

賀吉守蔡寺丞子平冬啓　楊萬里

野人雲臥焉知魯觀之書茅舍日長忽悟漢宮之線惟陽福類升之伊始非君子道長而何祥人皆願然[illegible]其[illegible]者恭惟某官源源伯喈之學繼繼端明之忠翠竹碧梧蔚有向來之文物雪山氷谷凜然清出於班行乘風來自於帝旁把麾出守於江上官梅之動詩興未妨揮毫玉春之度玉墀當不俟駕某承顏雖淺辱愛已深占

夫子七日之爻不遠而復上僖公千歲之頌俾壽而昌

賀蔡寺丞年啓　楊萬里

珠星璧月布清臺正朔之新栢酒椒盤詠太府風流之勝天地交泰池塘生春君子履之福祿萃只恭惟某官海流學問山立班行二千石之唯良遠出西京循吏之上[illegible]萬戶之受福皆在春風和氣之中載臨道長之辰敫錫囊征之吉梅邊覓句小吟山意之衝寒花底退朝行對天顏之有喜某窮居無似彷彿映焉依注玉傾銀既未得修壽觴之敬染雲剪水又不能琱頌語之工

賀袁參政說友啓　楊萬里

簡隆宸陛序陟政塗耀神武折遐衝既賛廟筭建太平興大政式藉猷諧綸綍婕傳紳綬胥慶恭惟某官直方剛大廣博精深道德所宗孰不知泰山北斗之仰文章之作蓋取法三代兩漢之餘早踐郎省之華旋被侯藩之寄辰猷入告方司雨露之邊夜席俄前遽躡星辰之上比[illegible][illegible]維之績丞疏漁汗之巴蓋自群鶴出蜀以來咸徯舟楫濟川之久肅聽尚書之履又懷會稽之章惟其持方以入圓是以難進而易退迨復青氈之舊薦膺

黃紙之除宥府同寅曾未乾于詔墨宰廷賛化果正拜於冊書仰涵養之素深諒規謨之先定中台厓席職已總於機衡顯面正朝位佇登於魁柄某甫介行李欽聆制麻屬嬰采薪之憂致稽削牘之敬尚憶拜公于鄭鄉之日頗辱稱譽其蕭寺之題暨再入於修門遂屢瞻於䫉稾乃至閤曹之常伯尤蒙刮目於旅人今兩賢皆升於宗工而一介陸沉於邑債下缺

回新知通州葛寺丞啓　楊萬里

布帆無恙尚記江頭楓葉之秋尺素相思忽得隴首梅花之信盍清風朗月必思於玄度而高山流水久隔於昌黎側聞千騎之除不越兩淮之近如欲占公論之存否胡不祗善人之屈伸恭惟某官所學深造於道原餘事通達於國體語妙天下親傳前輩之典刑虜在目中自任當世之勳業嘗在漢廷羣臣之右者晚乃取唐家一障而乘之袖間之手幾年塞上之馬再至未容[illegible]蠡之建節有璽書之追某臥病荒寒懷人悄跂誰其見太白於禹穴願言問信於何如安得逢杜甫於[illegible]山空想別來之太瘦抒謝不斂摛詞未殫

與江東萬漕元亨書　楊萬里

某頃在江左年丈東歸不得一見猶獲一再致書木几某謝病先歸遂與世絶姓名不入修門書問不致通貴有如平生至親至厚孰與年丈者亦復作跋其勢然耳丈以山藏海蘊之學瓊琚玉珮之詞光風霽月之望妙齡孤秀漢廷無右立石螭兼西垣天下尚竊遲之而論事剴切抵觸當權脫然冥鴻之高翔嚇以腐鼠而不顧公論勃鬱久而後伸東漕未足爲慶然直權臣之前譏論太史之留滯亦良快善類不平之氣矣青瑣復還不夙則莫

女紅餘志小引　常陽

余細君龍氏性夷淡令淑兼善屬文外父爲蘭陵守元度公後家多異書細君女紅中饋之暇輒細閱之擇其當意者編成四十卷時置几頭命曰女紅餘志今年屬余宦游京師細君精差其最佳者手録之僅四十之一附以詩選内余囊中昔徐淑能文秦嘉方軌文君擅詞相如比肩余乃自幼束于制科深有愧于古人玆當勉焉以副吾細君贈是編之微指耳武康常陽序于　太平官舍

自序二首　龍輔

鄙觀載籍頗多僻祕女紅之暇毎一沉酣推玄底妙庶有別于瞽者一日屬君讀何遜詩不解山枝詠新識意鄙聞之笑曰彼奈何忘越人歌耶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政何所謂詠新識也因于閒日稍有所識以便觀覽要多婦女家事

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易曰無攸遂在中饋則操管握牘非婦人之事明矣鄙也不才性多憂憤不有吟咏將成大病與君倡和時聊爲之以代藥石非敢言詩然有愧于古訓多矣昔楊子謂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然綜古文辭者往往不鮮聖賢不之非鄙敢借以自解

武康常氏當是郡守同之後元衛

題子昂書嵇康絕交書後　　胡儼

趙文敏公書法精妙在故元時爲第一此書筆勢翩翩猶碧梧翠竹鸞停鳳翥見者無不愛之至於風神蕭灑真如中散慕仙浩然有煙霞之想而光彩映發又若華星之出河漢卿雲之麗層霄彷彿不可名言也尚書夏公得此卷以示余展玩終日不能去手凡觀公之書者不可求之點畫之間當如觀馬具九方皐之目可也

題王逸老書　　錢惟善

王逸老宋南渡後號能書者其一時聲價猶唐之推稱張旭懷素也逸老又兼能畫不知旭素之在當日亦能畫否今不可考顧各有所長或在此或在彼弗可強擬倫也識者以余言爲何如

休寧縣贍儀堂記

于文傳

予得謝居吳中客有儒其衣冠自徽之休寧來者曰王誂伯詢以邑學教諭管璉子瑜書爲容先踵門求見肅入就坐歷道休寧大夫唐君之賢邦之人士德之無以報稱建生祠于學徵予文以記之予復之曰生祀非古也姑援近事證之昔吳俗貴重太守來者必圖而存之春秋則陳於公館而瞻禮焉後乃爲堂于廳事之東取已故矦之像列書其上釆韓文公孔廟碑名之瞻儀朱參政石湖范公記其事示不忘也今休寧諸生不忘唐

大夫之德即新學西序繪其像而奉之亦此意也堂以瞻儀名不亦可乎或疑郡守之於縣令勢分有嚴奈何是不然方今天下壯哉縣即古千男之邦而况守令者皆有承宣之責於身以瞻以儀豈有異哉且吾聞唐大夫之治休寧也始至以興學爲先務於是棟宇一新士之亨廣則有前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集書之于石未幾以民之困於賦役也設法均之不數月而事集復有國子助教危君素江西儒學提舉范君匯前後爲之記至于縣署之門樓歲久傾圮更鼓不明撤而新之民不知役則又見於今翰林黃公溍所撰之文是數公者嘗今能立言之士不妄許可而皆[illegible]口稱道其美吁唐君所以得與於諸公者亦必有道矣由是庶民得安于田里行旅歌謠於道塗爲士者鼓舞於序庠固其宜也休寧之民何其幸耶漢之朱邑桐鄉一嗇夫耳民懷其德及入爲列卿天子器之嘗曰吾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已而果祭唐君宰休寧三年有成六事具舉吾知其自此升矣則休寧者其唐君之桐鄉乎可尚哉唐君名棣字子華[illegible]興人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八目錄

吳興藝文補卷六十八目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八

烏程 閔元衢康侯補遺

韓昌箕仲弓較定

與介石 韓友直字伯清號介石又號静退老人 倪瓚

瓚奉别後從蘭陵東郭門外人家少憩三日待荆溪發行李來即歸田舍到家稍稍休歇而州縣科差迫促騷然因歎那能復以憒憒從彼之榛棘乎便命扁舟入吳寓村落中調氣静坐得以少抒其中磊磊者一日從一二林下人登靈岩山覽觀天池石壁之勝尋姑胥臺古跡若司馬子長蘇長公悲世憤俗有不勝其哀後百世而不及見古人則求古跡覩以自慰惜不肖非其人回望太湖之西諸山依約指點數螺若芥舟泛泛杯水中者當是銅官離墨因並吾寄止公政著白雲滅没處杜門著書降屈其心志不能以道表見於當世眞爲之泣下沾襟也

古今書繪寶鑑序

楊維禎

雲間義門夏氏士良集歷代能畫者姓名自史皇封膜而下迄於國朝凡若干人彙成編卷題曰古今書繪寶鑑介其友天台陶君九成持其編謁予曰鄧椿有言其爲人也多聞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爲人也無聞雖曉畫者寡矣先生名能文賜一言以標其端予曰書盛于晉畫盛于唐宋書與畫一爾士大夫畫者必工書其畫法即書法所在然則畫豈可庸妄人得之乎宣和中建五嶽觀集天下畫士如進士科下題掄選應詔者數至

多不稱上旨則凡畫之積習雖有譜格而神妙之品出於天質者殆不可以譜格而得也故畫品優劣關於人品之高下無論侯王貴戚軒冕山林道釋婦女苟有天質超凡入聖即可冠當代而法後世矣其不然者或事摹擬雖入譜格而自家所得於心傳意領者則蔑矣故論畫之高下者有傳形有傳神傳神者氣韻生動是也如畫猫者張壁而絕鼠畫大士者渡海而滅風翊聖真者　叩之而響應寫人真者即能得其精神若此者豈非氣韻生動機奪造化者乎吾頗未知寶鑑中事誤而得名士良亦能辨之否乎雖然梁武作歷代畫評昔米芾作續評非神識高者不能士良好古嗜學風情高簡自先公愛閒處士以來家藏諸書名畫爲最多朝披夕覽有得于中且精繪事是編之作足以知其品藻者矣覦蕭米第未足多讓也是爲序士良名文彥其先爲吳興人云

士良引不錄雲間有泗涇引云自卜居泗上人事稀闊則知徙自士良始

湖州府人物策(其疑誤處各條於下)　　戴璟

江表大郡吳興爲一顧況記也江外饒佳郡吳興天下稀司馬光詩也蓋其地乃楊州之疆域斗牛之分野夏謂之防風楚謂之菰城或曰吳興或曰雪川而湖州之名始于隋也以形勝言之蒼峯北峙羣山西迤山澤所通舟車所會雄于楚越誠南國之奧五湖之表也迹其土風淳厚習俗歸美士有遺韻之續張方平言之家有詩書之聲趙孟頫言之然則東南儒風之盛孰謂不自湖學始耶請具陳之三代以前人物未之聞也漢之時

則有丘騰(浦志列寓賢)以公廨居於鄉邑見幾之智以盡施延(浦國蘄人居烏程)以太尉譴于邪佞殺身之仁以成沈瑜居喪過禮度而有終成奇器之譽費沈治邑多善政而有蝗不入境之祥三國之時朱治隨孫堅征伐而封毗陵侯(徙故鄣侯)其子才嗣精敏善射可謂能襲其芳也朱然乃呂蒙薦舉而封永安侯(改當陽侯)其子績膽力過人可謂能述其事也吾粲有救軍士之恩王談有復父讐之志晉之時丘昂織畚自給家貧好學其弟曰夷曰矩孝友並著三丘之號不誣也潘綜迎賊叩頭請救父命其父純得免横禍純孝之號不過也沈勁守洛陽而爲慕容恪所害守死之善也施彬侯中謂而有子平爲尚書積善之報也南北朝之時則有沈田子據青泥之地破姚泓之衆沈懷遠沈懷文兄弟也而各有文集沈道虔沈慧鋒父子也而皆辭徵辟世爲將帥而折節好學沈演之也不事左右而坐清獲罪沈嶸之也沈憲爲令甚著政績太守褚淵稱之曰方員可施非虛譽也丘寂之爲西曹待旨開門刺史王彧稱之曰郢君復出非虛言也(彧嘗爲楊州刺史寂之爲州西曹卽楊州之西曹也掌故集以彧刺吳興誤)吳達燒磚爲業而

好讀書然以朞年塟十三棺其(尚)誼可以激頑也沈麟士織簾爲業而好讀書然撰要畧數十卷其博學可以範人也此皆劉宋之人物如此也丘靈鞠爲祭酒而不願數遷其子遲少能屬文漸染之者熟矣丘冠先使蠕蠕而不肯拜屈其子雄不受錢布哀痛之者深矣此又事于齊者然也以梁之人物言之著晉書及文集數百卷沈約也(約晉書已不傳宜及所傳宋書)著三(禮)義毛詩音等書沈重也吳均撰齊春秋及註東漢書時謂之吳均體(此指其詩耳)沈文阿撰儀禮八十條及春秋等義疏時謂之習父業

沈崇傃居喪過禮而梁武帝勉其釋服太史叔明兼通孝經而邵陵王聽其講說沈浚値侯景之亂責以大義而徑去不顧沈炯值侯景之召援以官軍而辭疾不赴沈瑀以性剛直於上有忤而在道被殺何不幸至此也沈績以父中傷累訟不白而布衣終身何至孝如此也以陳之人物言之胡頴沈恪皆有功于興兵之初陳仲舉沈不害皆進忠于建國之後陳書到仲舉彭城武原人長城令孝行著聞錢道戢也而以功封侯輕財尚氣章昭達也而以功封公沈洙以博學聞而官左丞沈君理以幹理聞而

官僕射以言乎隋姚察精於史學而有子思廉能繼其業吳嶠精於天文而有徒袁天綱能紹其傳至於有沈光者登衝梯之端短兵相接何其勇也乘江都之難戰死不悔何其忠也逮至于唐錢九隴有討黑闥之功沈伯儀有定郊丘之議陸龜蒙松陵人置茶園顧渚嗜茶而立江湖散人之號錢起善詩而與大曆十才子之列孟郊之才天才也而張籍爲之定貞曜之謚沈景筠之孝眞孝也而賀知章爲之撰孝德之傳徐聃有才名而三世登侍從包融有科名而兩世顯科目融潤州延陵人見新唐書融子佶傳我湖舊志誤載之沈傳師文藝第一而官吏部有公道沈韜文謀畧無雙而領鄉郡有清名若夫以宋之人物言之葉參葉清臣父子登進士而參之卓然自立尤爲可尚吳可幾吳知幾兄弟登進士而知幾之號爲孝子尤爲足誇盧革爲轉運而神宗稱之曰革廉退宜與嘉郡且有秉爲之子乞解官終養焉盧知原爲轉運而徽宗勉之曰卿在蜀功效甚休且有法原爲之弟爲宣撫有名焉劉燾著見南山集而黄庭堅稱之謂羊欣復生也黄亦稱其書法沈叜著四益齋集而眞德秀序之謂其得大臣體也王安

石欲薦俞汝尚而汝尚力辭之然與趙抃相得深也章惇欲薦朱服而服舉劾之然與蘇軾相交素也方秦檜之謀殺岳飛也史祺孫鞠之曰殺人以求榮吾不忍也遂焚其書可謂不畏強禦矣方蔡京之謀陷章綖也沈畸鞫之曰殺人以苟位吾不屑也遂反其獄可謂不附權姦矣長樂府者張先也而張三影之號播于天下通天文者沈括也而使契丹之圖傳于後世括四世祖自武康徙錢塘其集名長興者以封長興縣開國男賈安宅爲大魁狀元而屢司文柄得寶材之用莫濛兩魁法科而出使金國得行人之體論

新法者劉誼辨黨人者劉珏四百餘奏辭皆剴切沈與求之爲中丞也論疏切直三黜不變倪思之爲侍郎也葛邲在言路而論事皆中時弊謚之文定宜矣邲相業亦可觀李彥頴參政事而論事披露忠藎謚之忠文宜矣芮燁與弟煇力學而有二芮之號錢遜與馮應齊名而有三絶之號三絶者遜畫子昂字馮應科筆爲宰相而清約自持者施鉅也鉅僅爲參政而趙彥博以才能顯知臨安而所至成績周淙也而趙與旹以才猷著著易書春秋傳者葉夢得也至於魯伯能則文集三百卷以翰墨自娛焉撰易小傳六

卷者沈該也至於沈琯則著南歸錄以忠憤自攄焉游汶嫉賈似道而不與之會直固直矣且不仕乎元尤足以扶植綱常也徐俊惡賈似道而請肆之朝剛固剛矣且不仕乎元尤足以建立人極也劉一止劉寧止兄與弟也然皆有論列可傳談誌以寧止爲一止之弟劉述劉岑祖與孫也然皆有政績可紀爲葉義問所薦者沈樞也而有君子小人之辨與丘崈爲師者沈作賓也而有以寬濟嚴之節朱泰之脫于虎口孝之感也陳存之絶於醫粟忠之激也存龍泉人寓湖至於章鑄方宋之存而屢進讜言于上及宋之亡而不納誥勅於元此其節義尤彰彰可尚也牟應龍方宋之存而爵位讓之兄弟虞集志其墓云讓族父諸弟及宋之亡而經學講于父子此其文□尤落落不凡也以元言之趙孟頫雖不能守節而工詩善書畫至今人傳誦之沈夢麟雖不能守節而著花溪集至今人寶藏之夢麟似宜入國朝著易圖說者倪淵也著折桂集者宇文公諒也至於張復宜作復亨爲泰州同知之官與吳興入俊之列此又元之人物也若夫古之流寓於此者錢林自徐州而來以隱戚門不事王侯不干名利其高節超然不可亂

也裴子野自河東而來以著宋畧人成于手我成于心其爲文奭然不可刪也張志和本金華人也烟波釣叟之號取重於顏眞卿玄眞坊之名表章於觀察使太虛爲室明月爲燭此其爲人孤介如此也陸羽本復州人也筮易而知姓名有桑苧之號在唐而隱苕溪有茶經之撰獨行則歌怫意則哭此其爲人放達如此也陳舜俞來自嘉興論青苗而貶官舜俞烏程人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何彥猷來自高唐救岳飛而罷職蔡洸知寧國而橐無餘貲何廉如之牟子才爲御史而四壁蕭然何清如之至

於敖繼翁本福州人也遂通經術動遵禮法趙子昂事之如師高顕卿薦之于上儀禮集説雖巳脫藳而信州敎授未及莅官此又流寓之人物如此也若夫我　朝之人物又可言者張羽舉明經而授司訓詩文俊逸齊名高楊（羽潯陽人寓戴山）嚴震直以稅戸而授少叅器宇宏偉出使安南温祥卿潘長壽皆以人才而官于朝有好學之功（祥卿雲中人寓長興）聞良輔柴震皆以大理而審于獄有潔身之操上治安十疏者陳援也抄唐韻數過者楊復也凌晏如以楷書而授黄門所奏侃侃有理張翼以進士而授僉憲所至赫赫有聲天順以後人才間見不絶吾未可以悉數之也

寳善堂記　王華

珠玉怪奇珎異之物足以誇俗燿衆以爲難得然而取之或以罹禍而蓄之或以召殃將有力者可得而奪有知者可得而取也粟米布帛有生之所賴以養而不可闕之於一日然而取之無厭則爲貪積之無藝則爲吝將聚散盈虛之靡常而資取用度之有盡是二者之爲寳鑠於外而非吾之所固有也夫惟就其身之所在隨取具足而無待于外無假于人有力者不可得而奪有知者不可得而取求之益廣而不以爲貪守之益堅而不以爲吝安富尊榮無攸不利而吾可以常有之者惟善乎夫善之於人豈獨寳其身而已將衍其澤足以光前烈而裕後昆然而世之人往往棄此不恤而顧彼之是寳其亦不思之過歟今夫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世以爲跖之徒而鷄鳴而起孳孳爲善焉則可以爲舜也非其有而取之謂之盜而舜之取諸人以爲善乃所以爲聖也是二者之相去其不亦甚遠乎然且眩瞀於其間而取舍之不決則亦惑之甚者矣長興吳彭年氏世居邑之呂山爲望族至其曾祖諱孝行者益以累仁積

善宏大其家而又思以遺其子孫迺扁其所居之堂曰寶善吳氏世守而傳之用能永保其業而日益昌茂於此可以見為善之利博而彼珠玉之屬果不足為寶也已弘治辛酉堂毀于火彭年復新而大之因吾鄉黃君九逵而請予記余嘗識彭年之祖巢松翁及其叔父冬官時冕皆敦德好禮有善人長者之風而彭年自幼失父余見時尚在垂髫今巢松與冬官亦相繼謝世彭年甫弱冠迺能卓然有所成立不墜其先業如此易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也夫堂雖維新而先世所遺之

善固猶如舊而彭年之所以恢復其堂者雖限于法制不得有所過而其所以承述其先世之善以張大而擴充之者則固可以極意之所欲為而無不可遏者邊儲不給彭年即捐數百千斛以效助　朝廷賜之章服使為指揮于近地以崇勸之是亦可以見其擴充善行之一端而余之望于彭年則固有深于此也因其請記而為一言使為吳氏子孫者知其先世之既得所寶而彭年之守而弗失尤為足法也

林霏集序

王偵

冬官主事吳君汝貴之奉使江南也請予題其所謂林霏集者曰此珍先曾祖所作也曾祖字宗本國初隱居長興之呂蒙山謝絕世故日與騷人墨客觴詠為樂意有所得輒形於詩嘗扁所居之軒曰林霏因以名其集焉夫詩自漢魏以來代有作者然莫盛于唐繼唐而稱盛者曰宋曰元而尤盛于我　朝蓋三光五嶽之氣既完而大音斯振故當是時非獨廟堂之上公卿大夫之樂盛際者作為歌詩和平溫厚渢渢乎治世之音雖閭

里之間布衣韋帶之士亦各以其所得笑歌謳吟于山巔水涯者亦皆豐融宣暢而無抑塞感嘆亡聊之聲是固氣運使然亦未必不繫乎其人之賢有所感發而興起如公者是也公讀書樂道雅有風致雖生逢　盛世當家道之亨而能不艷榮利脫略紈綺以放情於丘壑寄興于篇什觀其措詞命意雄渾起軼直欲與一時達者爭工拙不復如古所稱窮人之言有拘留泥滓閒意也惜乎其平生所作多不存稿而猶幸有此集之存以收拾于散逸之餘謂非其有子孫之賢不可也傳曰先

祖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不明不仁君子所恥予既追慕公之高風而尤嘉公之有賢子孫故爲序以傳之

賜老堂記　楊士奇

皇上既嗣天位改元洪熙覃霈恩澤以福宇內　德音屢下徵賢舉能振拔淹滞優老停舊在邇文武之臣逮事　先朝均有敘進而吏科給事中吳興凌晏如陞都給事中先是晏如之父彥能甫以應天府治中坐累謫均州十餘年矣一日晏如奏事畢　上從容顧問其父晏如頓狀叩首言臣不孝罪萬萬無所容臣父去鄉四千里今年七十矣惟　聖恩矜憐之　上曰而父官京師朕知之遂　勑吏部驛召還會隆平侯張原實自荊還薦彥能甫可當大任　上異之既至入見　命進兵書文　命掌都察院事並謝疾辭　上嘉其志御書賜老堂三字褒之而　命以其子之官致仕還鄉于是凌氏父子拜　賜殿陛之下公卿大夫之在列者親見其遭逢之盛既退相與嗟咨歆羨而求彥能甫之爲人曰是何以得此哉士奇與晏如好嘗聞彥能甫之事於縉紳間則告之曰彥能甫儒者歷三十年兩爲敎諭吾江西其學者皆敬服之陞武岡知州調鄭州皆得民心朝廷用薦者言召進用之州父老群　奏乞還之後歷

秩滿入佐京尹民戴之如兩州　上在春宮時所知也益其持身愛民皆儒者也公卿大夫聞余言亦曰觀於其子可以知其父今之榮遇夫豈偶然哉明日晏如謁余言家君奉　宸翰歸扁其堂願爲書其所自以示來者夫堂之額以昭　恩也觀　上之所以施袤氏之所以受皆足以勸天下之爲臣子者而豈徒然者哉士奇史官也於　國家施恩于下宜書及彥能甫之能於官晏如之能于子皆可書也遂爲　書

贈朱烏程射陂先生考績序　劉麟

射陂朱君知烏程縣之三年僚佐賈子華與其士人謁予曰異哉我長仕不忘學政成部使者曁諸監臨者署其考皆上上政曰廉平學曰宏博心曰古心行曰古行卓冠旁邑獻最之行例宜有言徼言於予麟乃曰國家以科目官人學而仕皆然自夫叔世有得人爵而棄天爵者仕而學者鮮矣惟不學是以庸惡陋劣有不古之行僉壬險慝有不古之心射陂子其心其行與人同也好學不厭獨與人殊嘗路者[illegible]以云云悲泉甫之不然

耳君進士居京初奉烏程之檄民未見令驚相駭愕曰甲科之俊必屬英年遭時多事横調兩徵一職稱而萬姓悲及陷于碎得情之譽日起而哀矜之意日徹于今則近于古則遠黄臼洶洶予聞而慰之曰來者射陂子所知者不然不然昔我有凌谿先生守延平時有若南原王欽佩東橋顧華玉後渠崔子鍾吳䆁徐昌穀華泉邊廷實石亭陳魯南雙溪杭東卿某某某某凡有十八人耵班范所傳循吏亦十有八人各製韻語以爲之贈大書曰循良屬望先生入郡且仕且學故延平治行卓

冠群牧今先生没循良故譽傳天下群公所作韻語現
函寶帙爛然宜祿堂中麟入秦入滇與凌溪先生上下
相逐時射陂子童兒侍膝下即能讀父書大經小傳罔
不搜葺弱冠遂纘文緒麟實門之登於循良世業獨遺
志哉無何射陂子至居歲餘平其政不墮駭愕之疑又
歲餘民舉手加額曰真吾父母戴之依依也又歲餘麟
適其野詠其民有不忍欺者因及其隣垌隣垌亦然輔
行者曰是單父之民歟麟退而歌宓子以貽之是秋飲
於其社遭其士士有不至其室者因及其群士群士亦

然社中人曰是武城之士歟麟退而歌言子以貽之其
民其士固疇昔駭愕而疑議者一時風聲氣習大非烏
程之舊射陂子好古敏求卒能移易其民采蘩采蘋何
以加于宗廟亦惟忠信之積耳賈子曰吾長學優也是
心是行達於上下仕而優矣然又學焉進修其有窮乎
是行也近天子之光愷悌協德引翼維時極于寅亮弼
成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獨一令之冣哉吾黨以仕爲
學者徵子言幾喪吾往請書之驗其來仕以風來學麟
書之

跋李氏卷　劉麟

曩余過吳門觀山谷老人所書馬契因知李方叔之爲
人東坡學士至解君賜玉鼻騂贈之方叔布衣豆羨常
不飽蘇黃二先生不以名位自異此契傳播人間數百
年墨色尚新至以米二百斛争相請易而不可得士人
載酒往觀一時酒船增價益氣誼克于文雅故膾炙人
羣愈久愈重由是求之士大夫或以蝸角微名輒自尊
大井底蛙耳前黄門出知長興縣事齊子手書敦召耆
民李氏子生風味古雅筆力道勁厥後齊子政輯氏和

功成名遂皆屈己下賢之力郡伯姚子前尹陳子稛邑
之彥聯銜有作其風不在齊下一卷爛然煇映真李氏
世傳之寶耳臭雲仍其敬藏之永永即有好事者持米
二千斛愼勿與易感今懷古僭書以勵來者况牧伯之
貴即古小國之君顏般王順長息炳如也豈不甚可重
歟

身戒　劉麟

南坦子吊玉厓子歸而悲焉作戒戒爾有身之主若曰
愼爾出亦愼爾入何謂入不多飲不多取愼爾入也何

詞出毋縱慾毋遷怒愼爾出也三氏之學不外乎此夫
量入爲出者義也義正者儒入而不出者盜也盜而行
於造物者仙無入無出者佛若無入而悖出或入不以
道譬之灼以揚膏斧以利薪光飛理滅求死於生於此
而問夭年惑之甚也爾能遠去於仙近卽於儒守身事
親孝子之大者恒其志動罔或違出入惟畏爾不聞乎
故大德者必得其壽節爾飲去爾貪懲爾忿窒爾慾德
其崇歟崇斯安安斯和和斯生矣故爾戒曰愼爾出亦
愼爾入

漁父贊次張石川韻　　劉麟

桐樹蒼蒐兮南山載雲草亭亭峙分春水到門放舟乘興
兮垂綸風漱微動兮粼粼願豈在魚兮夷險弗聞一閒
可愛兮此心不羣吁嗟古之人兮誰與倫楚之詹何兮
雪之玄眞

謝午塘宗伯惠藥與香書　　劉麟

伏念題墓惠藥皆仁也但所趣不同耳春卿以生生爲
德有肉白骨之義古云造命是豈凡夫所敢知哉又百
方殊惠乃王皇案前物何由冷然至我鼻觀百度薰烝
可以換骨奚啻回生萬感萬感不腆之謝志在揮毫敢
云伐石盍石可磨而衮筆不磨惟早下以生前爲慰

劉清惠公集序

陸穩

先大父嵩與坦上翁同登弘治丙辰進士大父以禱雨殁於官而坦上翁宦譽籍籍致位通顯為大司空云余家雖與翁鄰邑而居而聲問不及若千里焉幸天不棄余甲辰釋褐授官比部歲辛亥會　天子審錄天下囚余幸從事於閩取道過湖因謁翁於坦上時翁閉關謝客久矣以余至出見余因問曰闗内何所事乎翁曰吾於老氏專氣致柔之旨頗致力焉余少未之學不能請翁乃畢言曰人生無百年如白駒過隙而委心塵垢博

天地清厚之名吾不信也余頓首曰敢不如教會余宦游於蜀翁出太宰李公所作坦上翁傳持以示余余請升菴先生書石於鶴山書院因以復翁翁大喜曰吾不宦蜀而此文在蜀與宦同矣嗣是以來翁以天年終於坦上余謂長邑有姚子畫溪徐子天目皆大夫賢者能傳翁文而今皆已矣嗚呼寧不於翁永念哉乃請其子龍山君搜其遺刻之嗟乎人知翁文之奇而不知奇有自也翁几上無他物惟圖書數卷翰墨數帙終日焚香閉目以坐暇則親書翰以自娛而世間塵事無一涉於胷中其神完其天全矣由是發之為文安往不奇哉余老且病日臥若雪之上不能深探專氣致柔之旨以和潤厥躬為懼幸得翁教持之終身不敢忘則雖屢空如翁願竊比也是舉也誼所先也不文何計哉

附李太宰默坦上翁傳

此傳即前文所謂楊升菴書之刻於蜀中者

坦上翁年八十餘常披褐扁舟往來太湖間湖中人不識也入城郡輒繫舟峴山隱處郡大吏造請不能得予自浙左轄被召過湖物色遘之則前司空劉公麟也司空晚居故郭之南坦不知者輒呼為坦上翁

云翁字元瑞本安仁人先世以武功起家累調南京廣洋衛副千戶世敦德誼至翁始以經術舉應天登弘治丙辰進士是時外戚張氏貴幸頗驕橫骫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翁與同年歸安陸崑抗章申救敬皇帝為之霽威事尋得解稍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以才選錄畿内因所疏雪寃痛無慮數百人老吏謝弗及轉郎中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十日郡聲大和會逆瑾銜翁出守不修謁猶摭郎中時瑣細廢為編氓郡人爭致醵金翁曰勤苦

諸君吾治不逮前劉致冢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翁像爲小劉祠語在大宗伯王公華記中時與湖名士吳琉施侃龍霓定交因徙居于湖山人孫太初亦以羈旅入社湖中風雅彌中興焉瑾誅起知西安遭內艱去郡其得秦人心與劫聘賜無異越時服闋遷陝西參政屬關內饑虜數深入朝遣貴臣督兵將厚賦軍興諸司莫敢持異翁曰靖邊以爲民也饑年加賦內難獨不可恤耶使者色沮會有赴闕陳訴者命與參政共圖其便議遂寢翁亦嚴戢侵漁括逋負邊儲

竟以不乏踰年擢雲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更化起爲太僕寺卿擢副都御史巡撫北畿復引疾章三四
上始得請時論方高翁才節再起爲大理寺卿改刑部右侍郎尋陞工部尚書水衡泉貨之府高潔士頗避之翁咨白吏部盡選才廉充曹任仍請築外帑刷四司之財貯之特銓主事一人與臺臣同典出納
上嘉翁意賜庫名曰節慎自是財無氾出吏有廉名實自翁始凡工部上供率關內府所見徵輒覈典式不受覆覈翁條上最甚者十二事得
旨裁之中貴人用此切齒會
上遣近璫督造龍袍於蘇松翁謂尚衣自有常供請停
便
上以爲忤勒令解職久之猶以
顯陵工薄遽奪官追前過也翁既欲德嘉遯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有鉅公其於文能以冲泊雅澹之詞發瑰瑋奇崛之氣幼眇之音濃纖之色皆冥與神會書法宗羲獻以還尺牘片簡人爭寶之至與人談詭徃徃出微辭臻妙趣雖蒙孺俚生咸樂自近云早參玄

理兼達天命嘗請浚川王公廷相預作墓銘今聰明色澤彌老不衰其天全也惟不貪生故能長生信矣心慕樓居無力築作友人文內翰徵明爲寫層樓圖遺之常懸置北壁下命之曰神樓賓至則陳法書名墨以爲娛叩以時事即不答公卿臺僚騰章交薦翁不知也雅性清約蔬布自喜獨事繼母良遇異母弟夙尤篤恩禮先人田廬悉以委之其不以豐約累志如此初翁僦居溧陽予嘗遣門人候之翁引至臥內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予於峴

山逸老堂了無宿具餘以孔平博市沽風雨蕭蕭欣
然逹夜帷其真也默所觀古今人好名檢者或鉠理
略富文藻者或寡風節兼之實難若翁者彬彬文質
君子也翁子二膈序克世其家所著詩文奏議凡若
干卷
賛曰坦上翁自爲郡守至大卿數棄官以去
朝廷慮不時起輙以右職徵之　國家獲尊賢之名士
大夫厲恬退之節天下莫不歌咏盛美葢見素林公
俊以來所希睹也晚節齟齬膏屯未施豈不惜哉默

以爲翁掞文似公幹治財似士安剛介不撓似器之
至于廉約省素家無貨積位列三事以功名始終此
與東牟劉祖榮何以異哉世稱二劉不其然乎

祭坦翁文　陳良謨

維翁稟兩間之粹氣鍾嶽降于初辰既性靈之穎異爰
望道而力臻揭英標于末俗駕逸軏于先民羔羊素絲
其節槩清霜紫電其精神曠逹夷猶如寘鴻之騰騫而
自恣耿介特立若俊鶻之不可以羈馰是故翺翔郎署
表儀縉紳典郡而配一錢之祀叅藩而回萬稿之春撫
臺風動乎列辟司空朗賛乎國鈞斯則天下稱翁之宦
業而以爲未盡乎經綸雄辭藻翰要眇清新金膏水碧
有目同球綜九流之奥旨漱六藝之芳津斯則天下稱

翁之文學而以爲卓冠乎群倫嗚呼吁嘻此特翁之緒
餘耳曾足以品隲其深純觀其屢辭官于簪用考棄軒
冕如敝屣峻却餽于當道考蘋金玉如浮塵不尢詘於
富貴不隕穫於貧賤酷類揮金之管逼真御衣之陳葢
矯矯乎蟬蛻塵埃之表而下視世故糠粃惟恐一浼乎
其身斯則翁之無慾已立乎其大者故隨所發而屹乎
其嶙峋忤權奸而勇退披坦上之荒榛案有奇書門無
雜賓葆靈光以内視探玄理于無垠主湖南之雅社寄
晚節于松筠聞其風者真足以廉貪而立懦飫其德者

若有以茹苷而飲醇愧小子之駑蹇企龍門而遂延荷方皋之弜受舍驟黃而曰甄許□虞心堂之履仍進內光亭之袖忘年齡而下交傾肺腑以相親既惠貺之捌犨尤誨詔之獨諄寔叨國士之遇而深忘其非類深懷知己之感而不能以語人竊喜逾大耋而彌固庶冀得沒齒以依仁胡天不慭遺乎一老遽使梁壞而岱埋鄉失典刑之叟國無耽見之臣鄰舂輟相過者輩呻矧如某也忽聞訃而驚惕頻撫膺而號旻痛幽明之永隔欲再晤而靡因嘗承有委竟莫知其所指心懸負託徒自盤結而輪菌宴其悠鶴邈矣遊鱗言斟明水采采澗蘋聊陳薄奠老淚盈巾嗚呼哀哉尚饗

祭常南若文

陳良謨

嗚呼南若君日延星術之士拳拳于修短之問乃今竟止于斯耶君少余八年余嘗謂君必送我之死乃今顧余送君耶正德庚午同舉于鄉計偕抵都下同舍而居同爨而食同榻而臥出而同出入而同入下第同舟以歸自是交好莫逆首尾蓋五十年于茲矣中間惟仕宦東西不相聚者僅十五年耳然書記往還未嘗不以功名相期許以德業相勸勉形骸雖隔而情悰意氣則千里如面也癸酉之冬余俟君于淮陽逆旅君久不至余

日沿河走訊足生胝如彈丸及相遇余扰君之股君摩余之足相對泣數行下丁丑之春余僥倖登第而君乃失之含淚徙去而余泫然以隨追余載病南還君亦左遷外邑迂道過從憂形於色諸如此類分甘苦共憂患均休戚所謂異姓兄弟不啻過矣罷官歸來二十年餘相與徜徉于郭山若水之間結社于城南峴首之上登臨觴詠更唱迭和歲以為常而今其已矣嗚呼夫今吾又何樂於生耶余性亦懦藉□之剛方相觀砥礪不至失墜今雖耄荒而交儆之志未療天乃奪我益友焉嗚

呼夫今吾復何所賴耶去歲春杪君來州中余出就君笑談信宿拏舟送至埭溪各作詩四首爲別詎意自此遂作生死分矣而四詩乃爲永訣之辭耶言念疇昔與君分別之際踟躕繾綣戀戀不能釋手既別輙作惡數日而今乃爲終天之別抑何如其爲情耶三酹三號聲氣俱盡人　疑我慟孰知我悲嗚呼哀哉

祭臧損齋文　陳良謨

嗚呼人孰無生存仁爲貴曹蜍李志奄奄地上與死何異人孰無死貴在取義龍逄比干千百世下凜凜生氣惟我損齋忠君孝親信言謹行仕不干名學必希聖庶幾存仁不爲罔幸大禮群譁　國是未定挺身叫閽甘心隕命義則是取孰云匪正嗚呼損齋生不虛生死非徒死甘泉有銘卿賢有祀奕奕青香有孫有子幽冥之中可以慰只言念吾郡丁丑同榜有四人焉三君卓犖壯健才賢其乃疎庸羸疾齒則居前今三君皆已早世

而某獨以樗散得延天豈無意於斯世顧予奪若是之偏益白前言之正不在死生之後先也嗟新窆于今日感舊誼于昔年臨風三酹老淚潸然君如有知庶其鑒旃

祭溪亭嚴丈文

陳良謨

嗚呼公之德行精金美玉公之文章布帛菽粟公之政事平川廣陸公之節操霜松雪竹公之受言投塊空谷公之徙義建瓴高屋其爲善也水之必寒火之必煥其不爲不善也騶虞之不殺犧脂之不穀蓋公之稟賦既得清純于天而用功尤恒謹毖於獨是以超然挺士林之高標而允矣爲鄉邦之蓍卜使得聖人爲之依歸真可以躋速肖之列而無惡者也中流方駛勇退初服衣猶食糲夷猶于斗室之間筭月吟風翱翔於雙林之澳

其視貴富賤貧吉凶榮辱悠然如野鶴閒雲殆無入而不自足某也無似受知惟夙忘年忘形肫肫乎肝膽之披豁一話一言壼壼乎道義之是尚妻我兄子親媲彌篤某叅貴藩簡書期促不別祇行公乃馳牘導我郵程迷彼止俗反覆敎詔情踰骨肉時値歲勳未由修復竊擬乞骸骨而來歸庶得操杖屨以追逐胡天不憖遺遽壞我梁木匍匐几筵稽顙以哭感舊懷恩涕淚盈掬英靈如在鑒我心曲

七賢過關圖跋

李東陽

論七賢過關圖者多矣會稽劉孟熙霏雪録所載差詳蓋黃山谷嘗題之曰眉山老書生作此圖人物各有意態又謂七子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壑意以爲趙子雲之苗裔摹擬漸密而放浪閑遠則不逮其言止此不指爲誰某也元曹文貞公伯啓集有詩曰清談飄逸事陵遲七子高風世所師公室傾危無砥柱服牛乘馬欲何之意指晉代清談之流不知何據今觀漢泉集乃無此詩不知有别本否也録又稱虞邵菴有題孟浩然像詩

曰風雪高堂破帽温七人圖裏一人存又稱　國初唐愚士有詩曰七騎從容出帝閽蹇驢驄馬穛山罇瀛州學士參差出十八人中一半人則是皆以爲唐人矣予觀雪樓程鉅夫集有詩曰長庚自是謫仙人子美逢時稷契臣風雪茫茫五君子醉吟猶得繼清塵又嘗聞吾友倪文毅公岳稱其父文僖公嘗見舊圖人各有標目有王維史白者而不能悉記也吾甥崔禮部傑世興近得錢舜舉白描卷自題曰七賢相顧度關時正是天寒雪又飛大抵功名俱有分跨鞍何事不知歸卷後西河

李進者題長句有曰開元天寶全盛時閭閻巷陌皆能詩又曰承平何事有行役況復衝寒欲何適無乃漁陽兵亂後飄泊天涯共爲客又曰宋公七言變風雅崔李王岑各相亞誰言行輩不同時雪裏芭蕉古曾畫又海鹽李孟璘題曰摩詰也知偏善畫謫仙應是是能詩又三山秦懋題曰輞川圖繪異輿畫太白文章攜李詩海鹽李季衡曰謫仙之問詩無敵輞川繪事尤難匹高岑崔史總奇才豈少作章紀行役大抵以爲唐人也今此圖猶爲徧天下而牛驢羸馬邐迤大幅關山風雪之狀

皆畧相似蓋必有所本者而鑒賞考索之家竟不能得其本末何哉崔拐間以質予予亦不能悉也姑輒舊聞以塗

重建宋故省元楊融齋書院疏　凌賢

政崇祀典風教攸關地郁人文溪山長價慨夫流風未遠實切仰止之私如彼廟貌有嚴庶篤思齊之念故自昔著鄉先生社祭之儀而于今有鄉鎮社學之制凡以表前哲而啓後賢淑人心而惇俗尚也禮可義起非曰泛常議本同心謂宜速舉於維故宋省元融齋楊公名萬[illegible]者秀鍾若水派衍連雲奮跡當時流聲異代值有宋之末造首貢士之高科方官檢閱以司國課即賦歸來而返田園蓋緣世方多難生不逢辰南駕未獲北

還腥風忽已四播史逸無傳家乘足證想其眷故都而盡黍離之傷睇神州而揮新亭之淚者亦屢矣江潮再歇國祚可知天命已違人力何濟甘心辭壤假農畝以謀生終焉首丘托蕨薇而爲命韜鋒斂鍔雖不同空坑之倡義而狥義潔身獨善亦何[illegible]孤竹之求仁而得仁迄今里有萬一堡之名地因人傑而致重村號楊家祠之後頻經兵燹以未湮況夫子姓繩繩儒風丕振絃歌啞啞木鐸遺音久矣鄉賢闕祀興嗟士類蔚乎文孫聯第思擬葛藟茲者陳給事洎予諸鄉彥同懷往躅之孤

高共嘆九京之不作諒於故祠之遺趾復葺書院之新規前後正屋三楹東西廊房二厦中肖先生遺像云

上本兵潘印川啓 代閻龍池　趙重道

天樞握曜台光燁牛女之墟地絡標靈人傑式鄉邦之重匪三吳文獻何以克誕達人惟五嶽精英而後篤生元哲允矣蕭修作則展也後進儀刑恭惟某官智府淵涵文江神浸德星開照玄穹毓挺生之英瑶斗騰祥景運藉翊賛之美表奇姿于弱冠□經授而人文開試祠服于涛江鯨波靖而祥刑允廼搢秩蘭省炎飈與霜簡爭輝肆校秇柏臺桃李共花磚生色因而敭歷中外漸以參畫衡璣遇彼洪流疏儲䑣于萬里拯茲赤庶循安

堵于兩淮玉璧沉而九道攸同金堤築而萬世永頼喚圭智而不事追禹績以無前三載告成百工咸讓師相攄詞而請錫　天子動容以丕嘉爰勒彛鼎之勲用申宫保之命仍假之節鉞首鎮留都載飭以綸音獨鳌戎政奠金湯而泰淮增浚肇玉版而鍾阜加崇詢六合所共瞻匪一鄉之私戴某本原水木誼切桑榆竊于筮仕之初幸在覆幬之下惧乎操刀之割秖貽傷錦之懲勉矣戴星而行難致烹鮮之理伏祈督敎曲賜甄陶則駑足不躓乎鹽車而弱帯可濟于溟渤毫髪皆其賜也肆

步何敢忘之悵紲官守于荒陬徒仰光儀于天漢敬遣

陪圉伏候指麾盍抱心兢不勝冰谷

與許敬菴書　沈一貫

賢者固不可測然海內知名之士俊所耳目者如門下卓然超詣不群哉顧賢者不汲汲求人知而世之柄用人才者必求人之親已者而用之故世與賢常不相遇

頼　國家資格在尚討資序進不遂淪落以有待於他日不然則山林松柏之中項領相次矣願門下無小一麾鄙夷吏乘田亦行道之官也無遠建昌建昌善則天下善矣何異補過拾遺之吏哉夫子自愛明月在天相望顏色元氣在宇宙間呼吸不隔豈謂邈不可卽哉而對之日淺不盡心素屬因來教輒復卮言

重刻道命錄序　丁元薦

周生錫圭寄予道命錄予且讀且歎喟然於世變人心之叵測也自古攻君子者攻其異已爾熙豐慶元之小人出而敢爲之辭曰貪黷恣肆人之眞情廉潔好修僞焉而已是驅天下而亡忌憚也驅天下而亡忌憚則人心之堤防潰而吾道絀嗟乎嗟乎惇京檜胄顯棄于道外者也猶可解也彼號爲吾徒行戈矛機阱出入變幻陰畔于道之內不可解也雖然青史卽在平旦水山[illegible]不終朝小人計亦絀矣而伊川紫陽至今故自如周生

曰固也君子寧與小人爭勝哉天若左袒小人以厚其毒于君子者何曰小人於類屬陰披猖之勢每乘天地之害氣國家之否運顚倒歟弄造物故縱爲驕子氣盈而狂逞焉以釀百世不改之罪案是天之豢小人者毒而愛君子者深也君子不歷憂患居恒高視闊步當境輒茅靡不者以憤激僨矣兩先生荷孔孟絕學砥立于沉陰積霾之候迅雷駭電之衝不懼而惕不避難而儉不易方而孫淵乎微哉困衡動忍適見本體精光內徹日月爲昭天固以惇京檜胄爲他山之石與嗟嗟不有小人安見君子唯君子可以言命命也者適然而不必然者也適然而不必然者物情世變之所從出也達變者可與語大常故知命之謂知道范忠宣坐黨南竄子弟多怨章惇者一日覆舟頭艙中正色語子弟曰此亦豈惇所爲耶孔明祁山之役投魏千餘家而歸官屬以爲賀公泣曰四海本一家王政陵夷中原離析使赤子肝腦塗地亮之罪也悲不自勝能爲忠宣則懶使乎能爲武侯則藩籬撤道脉千古止此機緘固聖門立命之學兩先生當日苦心哉宋季迄今三百有餘年矣世趣

滋下學禁已兆必有尹彥明蔡季通呂泰然者出而力肩之而程朱如綫之脉始振且令天下後世知吾道之終不可抹殺也予故重梓道命錄以告世之爲君子者

復門人商康侯書　朱國禎

不佞昨有山中之行歸家見尊作草堂賡詠超超玄致渢渢清音身有之衆和之湖曲仙遊一時攬去欣慕之極令人神思飛越有不知暑之爲酷而荒庄之爲寒爪也即欲奉和因舊恙復發心忡忡日亦如馳又憤憒有驗如失發轉盼間巳不覺秋風襲我懷抱夢入愆園堂序間矣占得一律續諸公之後此堂非一非近非近其遺倘得登臨老矣尚能爲公取醉賦之

和康侯一草堂之作用杜韻　朱國禎

窈窕清溪一草堂愛閒時自味滄浪蕭蕭竹樹凌秋色片片雲霞接篆香山鳥林端翻對語池荷鏡裏乍生凉知君獨擅驚人句始殺詩東舊楚狂

代張鴻臚鄉上河道疏　諱朝瑞府在萬曆廿七年　陸弘祚

爲黄河西徙運道可虞懇乞

聖明廣詢獨斷亟復徐邳河道以保萬世治安事臣聞古今稱大水曰江淮河漢稱四瀆曰江淮河濟南條爲江漢北條爲淮河濟漢水入江濟水伏流今惟江淮河三水最大而三水俱至今淮安揚州二府地方入海且寶應高郵邵伯諸湖環浸數百里又介在江淮之間呼吸吞吐相通兼而治之尤難嘗考禹貢諸書大禹岷山導江過九通東爲中江入於海岷山在

今四川茂州泗江在今湖廣巴陵縣中江在今揚州府沂州此江之故道也導淮自桐栢東會於東沂東入於海桐栢在今河南唐縣會泗北在今淮安府清河縣入海在淮安府安界縣此淮之故道也導河積石東過洛汭實入於海積石在今陝西河州西寧兩衛江中洛汭在今河南鞏縣入海在今直隸撫寧縣此河之故道也造魯哀公九年吳欲會晉黄池城邗溝爲糧道而江淮始通邗溝在揚州府城北一百二十里今山陽縣新莊閘北與淮通儀真縣羅泗橋閘

南與江通二千年來並未改其相通之舊河自宋神宗熙寧十年決澶州一派合北清河入於海一派合南清河入於淮而河始南徙至今因之此江淮河通流之始末也蓋天地初闢江自爲江淮自爲淮河自爲河各一其道者天地之所以分其流也人所不能違也天地既闢江與淮通淮與河合陵谷易位百川沸騰天地且不能違也而况於人乎是故善治水者遵古聖之法順山川之理本眞實之心集衆庶之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一身功名計實見得是實見

得非而不爲嘗試漫爲計可分則分可合則合而不爲膠柱鼓瑟計庶無媿於河臣矣今之分黃導淮者可異焉職請先舉其治水之失然後自陳一得惟我皇上察之夫黃與淮合自宋熙寧以來五百有餘歲矣泗州向無水患也至萬曆七年泗州之東築高家堰以遏淮而淮始爲泗陵患則淮爲泗患不在於黃之合而在於堰之築明甚故欲拯患宜導淮欲導淮宜議高家堰漕臣尚書褚鐵謂

泗陵水患病在高家堰而開周家橋建高良澗閘正其對證之藥其說爲是柰何好事者倡爲分黃導淮之議不知淮之患在泗州地方黃之流在清河地方相去二百里而遙黃爲患宜分黃宜導黃淮爲患宜分淮宜導淮各因水勢而利導之自得其理乃分清河之黃以導泗州相去二百里之淮是隔靴搔癢也且漢北流入於江黃南徙入於淮均以千百年計矣並未有議分之者今導江者不聞分漢而導淮者獨可分黃乎近日淮流稍安泗患稍減皆開橋建閘之功

分黃曷與焉其失一凡水合則力強力強則流急流急則沙闢分則力弱力弱則流緩流緩則沙淤河不兩行所從來矣至入海之處尤宜會同昔神禹導河既分一爲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爲一以迎合其奔放之衝禹貢曰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清河縣黃家壩去會淮入海處僅三十里當此境界合萬派爲一流猶懼其分乃開一新河分黃河而二之神禹合其流於入海之處河臣分其流於入海之處是反證行醫也今舊

河深闊如常新河淤淺日甚新河未開不見害新河既開不見利而帑金六十餘萬漕糧三十餘萬丁夫一十四萬徒付之東流已矣且舊河行新河必塞新河行舊河必塞舊行新塞猶可脫或新行舊塞如清河三十里運道何近有欲開腰舖河者幸得按臣之辯而止黃家壩去腰舖僅五百里許是止一腰舖河又開一腰舖河也何弗思耶其失二防河如防虜自古記之其巡視責勤其防備責預也黃堌口之決已非一日萬曆二十一年八月內職爲山東濟寧河道

副使曾移文黃河官云黃河今決而爲二舊河自河南山東過徐州之鎮口新河經單縣黃堌口達徐州北門之小浮橋河無兩行宜定於一此黃河廳之當謀者原文具在也十月職奉
命調任浙江顧五六年來視爲緩圖涓涓不塞流注成河而黃堌口遂大決谿西而南漫流宿州等處五百餘里至宿遷縣南始會舊河而徐呂邳宿三百餘里運道河流乾涸漕舟淺閣築堰剝淺艱苦萬狀遂遺公私無窮之患寧非漫藏誨盜引賊入室乎其失三具此三失爲功爲罪必有能辨之者乃河道諸臣居功不疑且倡爲黃堌口必不可塞徐邳河必不可復之說而舉朝無有非之者其亦未之深思矣然則如何而後可亦曰塞黃堌口以復徐邳故道而已夫
國家借河濟運經營二百餘年而始成故呂徐邳宿運道不可輕棄也今徐呂二洪地勢以久淤而高黃堌口地勢以新決而下水無不下其性固然邇歲春夏之交河繇黃堌口沛然就下徐呂運道幾絕矣賴
聖明改限河臣乘夏水驟發導引黃河之餘波以入小

浮橋漕艘始克過洪盖一時之幸而非長久之計儻日後黃堌口益深徐呂洪益高引河不來則江南四百萬漕糧何以處之故欲爲運道計宜急復徐邳河欲復徐邳河宜先塞黃堌口黃堌口不塞則徐呂水不流黃堌口不止則徐呂水不行此定勢也臣嘗聞諸父老塞全河難塞支河易今黃河分有三支一支流鎮口一支流小浮橋黃堌口特其支流之大者耳在夏秋雖濶在冬春則狹在夏秋雖深在冬春則淺塞之無難費亦不鉅爲今之計宜乘冬月水落併力

塞之俾河繇徐吕邳宿入海以復運道之舊甚爲便
計如故道淤淺或因水勢以刷之或用人力以濬之
夏秋水漲或縴遥堤以遏之或整滚水閘壩以宣之
隨時講求自有前人已試之法在焉昔元至正中河
央濟陰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
大興害不能已於是大發兵民以脩黄陵岡五閱月
而堤成今日亦當如是矣徐邳故道既復其餘黄家
壩新河即當廢夫新河既無益
泗陵其於

國計民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所當亟棄明矣往見
河臣毎毎申飭新河善後事宜蓋欲成就前謀耳竊
思開河既誤防河尤誤一日防河則一日勞民聞清
河安東等縣事繁民[illegible]怨入骨髓有限之財無辜之
民而用諸無益之工仁人之所甚隱也繼復將桃源
縣地方崔鎮徐昇季太三義減水石壩四座俱移用
新河夫遥堤千里而以減水四壩佐之乃河臣尚書
潘季馴遠識請
旨創建者一壩費銀二萬餘兩四壩費銀八萬餘兩一
旦毀壞識者惜之惜其以無益而害有益以小智而
妨大智也昔河臣都御史吳桂芳開艸灣河凌雲翼
開楊家廟河舒應龍開性義嶺河俱奉
欽依今皆廢棄何况茲河合無弛河之防寬民之力新
河聽其自通自塞庶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早棄
一日則民受一日之賜江北其少蘇乎至於高家堰
之議尚有未盡者近高家堰築壩建閘亦無遺策然
萬曆二十四年泗水未見全消而高寳之民胥稱魚
鼈何哉其泗水未全消者蓋閘泗州有浮水有積水

浮水害大而去速積水害小而去遲諸閘既開浮水
不足慮矣若夫存積之水謂宜令民有河渠者濬其
河渠有溝洫者浚其溝洫小者民治大者官治俾水
有所歸而不爲害或教以三吳水利之法相率治渠
灌田則積水漸消民田適治此亦泗民之末利也其
高寳湖水倏然盈溢者盖高堰以裏上流也高堰以
外下流也上流之閘壩盡闢勢若建瓴而下流之水
道未開田如井底淹沒田廬勢固然爾今高堰一帶
閘壩不可不闢也亦不可深闢也宜量其地里遠近

地勢高下於堰外有溝港行水之處狹者爲減水石閘濶者爲滚水石壩閘用石塊爲兩墻中口不施木板以免啓閉惟舖石甚固以爲石底比堰底高數尺水多聽自減去壩視堰卑可五尺濶可二十丈長可一百丈敷嵌石板令犬牙相入以爲跌水之路庶閘壩有定衡水流有定則每歲淮水小則聽其順閘壩之內以入海淮水大則聽其滚閘壩之外以入湖庶淮水湖水各得其平堰裏堰外各得其所泗州民人不起盜決之念

祖陵風水末無破壞之虞蓋一舉兼得之術也昔宋徽宗時發運副使栁廷俊言高郵運河堤岸舊有水門斗門七十九座限則水勢常得其平

國朝尚書宋禮築東平州戴村壩以遏汶水又留坎河口以洩之都御史萬恭給事中常居敬師宋禮之意將坎河口築爲滚水石壩壩其水於内者所以節之也爲濟運計也滚其水於外者所以宣之也爲病民計也一節一宣自昔皆然今高堰議築閘壩豈無稽之言哉若堰外有溝港之處則乘水涸既消以

漸而深令其流入湖渠或直入運河或馳入江海又決茅塘港深金家灣濶芒稻河開瓜州閘及子嬰溝等處以爲宣洩之計固非任其下流之衝決民田而莫爲之所也抑臣又有說焉語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故爲河臣者不輕議事不輕役民而庶務就理者正爲智者之無事日有建白日有修舉而無大關係者祇爲庸人之煩擾耳盍治水向無近功黃河來自天上鯀之罔績也以九載禹之成功也以八年儻

聖明不責效於期年三月之間而論功於三年必世之後斯善於任河臣矣近日河臣經理周悉糧船盡過不言而事濟似爲得體第恐其拘於前議未即毅然出一遠猷且分黃導淮之論有誤後世臣生長黃淮之濱曾爲河官聞見頗真不敢上負

國恩故不得已而有言也伏望

皇上軫念漕儲至重運道至急

勑下工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謬覆請

明旨咨行漕河都察院會同巡撫都察院并巡按巡鹽

赴漕察院并衙門從公會議以時舉行仍乞
天語叮嚀河臣毋執一己之成心致誤
國家之大計或任事之時誤聽人言今日不妨虛心
講究萬世治安將在於此臣樸忠自許不避嫌忌無
任恐懼待
命之至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九目錄

朱熹
題沈公雅卜居圖 公雅名度德清人
又題李彥中所藏俞侯墨戲 俞侯名侯歸安人
王安石
送沈輿宗察院出使湖南
韓元吉
雨中問伯恭至湖上
楊萬里
上巳日予與沈虞卿尤延之莫仲謙招陸務觀

沈子壽小集張氏北園賞海棠務觀持酒酹
花予走筆賦長句
再和
跋袁起巖所藏後河帖并遺像一軸詩中語皆
隱括帖中語也
程泰之尚書龍學挽詞
寄袁起巖樞密賀新除仍謝送四緣并詩集兼
懇求陳垍薦書
和袁起巖郎中投贈七字二首

走筆和袁起巖元夕前一夜雷作
再和袁起巖韻
陸脊望
題王亞夫檢正峴湖堂
春雨呈袁起巖
再和
寄題萬元亨舍人園亭七景
跋陳簡齋奏艸
龍輔

戲示女伴
晚景
夏閨
春日
曬起
答外
偶成
蘭梅詩
山中寄外 并序

贈筆生沈君實
揭學士過武康山中十日薛外史江東未至孤
生予因戲筆破悶二首
海粟松雪酸齋雜書一卷戲題于左
牟應龍
舟中遣懷
聞友人休官
程郇
折楊柳

蕭和
送紙被與中峯和尚
春日懷舊
張翥
憶泛吳興
林德芳
討籌山
葉森
和張貞居

吳師道
寄黃晉卿
又
寄葉審言并簡晉卿
和黃晉卿客杭見寄三首
至大庚戌黃君晉卿來杭與鄧善之翰林黃松
瀑尊師儒魯山上人會集賦詩今至正辛巳
晉卿提舉儒學與張伯雨尊師高麗式上人
會再和前詩上人至京以卷示因寫往年所

和重賦一章
題晉卿應奉上京紀行詩後
陳潤祖
水雲深處
黃玠
壬申元日
弁山隱輿迴文
與賀九成知事
春日迴紋爲沈維良作

四時詩四首
梅花
柳花
陳旅
送左衛教授馬伯忱還湖州
次韓伯清訪句曲外史韻
馬彥恂
次潘仲敏韻
王子中

餘英道中
早春雪後
梅杖
韓友直
招隱舊遊
魯琪琳
沈原昭求詩悉因詩示之
錢驥
鐵笛歌寄楊維禎

薛漢
睡起
和馬伯庸無題三首
沈夢麟
大部同年鄉會
紙帳
贈趙待制
趙待制席上
林靜

題黃一峯吳山玄隱圖
沈貞
恠梅詩并序
莘野
春日登城有感
陳敬宗
題吳興趙公畫馬

吳興藝文補卷六十九目終

閔元衢康侯補遺
烏程 韓昌箕仲弓較定

紫參歌 并序 錢起

紫參幽芳也五葩連萼狀如禽羽舉俗名之五鳥花起故山道人蘭若尢豐此藥校書劉公詠歌之俾予繼和

遠公林下滿青苔春藥偏宜間石開往往幽人尋水見時時仙蝶隔雲來陰陽雕刻花如鳥對鳳連雞一何小

春風宛轉虎溪傍紫翼紅翹翻霧光貝葉經前無住色蓮花會裏暫留香蓬山才子憐幽性白雪陽春動新詠應知仙卉老烟霞莫賞夭桃滿蹊徑

自到郡齋僅經旬日方專公務未及宴遊偷閒走筆題二十四韻兼寄常州賈舍人湖州崔郎中仍呈吳中諸客 白居易

渭北離鄉客江南守土臣涉途初改月入境已經旬甲郡標天下環封極海濱版圖十萬戶兵籍五千人自顧才能少何堪寵命頻冐榮慚印綬虛奬負經綸候病須通脉防流要塞津救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削使科條簡攤令賦役均以茲爲報效安敢不躬親襦袴提於手

韋弦佩在紳敢辭稱俗吏且願活疲民常未徵黃霸湖猶借寇恂愧無鐺腳政徒忝犬牙隣制誥誇黃絹詩篇占白蘋銅符抛不得瓊樹見無因警寐鐘傳夜催衙鼓報晨唯知對胥吏未暇接親賓色變雲迎夏聲殘鳥過春麥風非逐扇梅雨異隨輪武寺山如故王樓月自新池塘閒長草絲竹廢生塵暑遣燒神酎晴教曬舞茵待還公事了亦擬樂吾身

仲夏齋居偶題八韻寄微之及崔湖州

白居易

腥血與葷蔬停來一月餘肌膚雖瘦損方寸任清虛[illegible]
適通宵坐頭慵隔日梳眼前無俗物身外即僧居水榭
風來遠松廊雨過初褰簾放巢燕投食施池魚久別閑
遊伴頻勞問疾書不知湖與越吏隱興何如

夜泛陽塢入明月灣即事寄崔湖州　白居易

湖山處處好淹留最愛東灣北塢頭掩映橘林千點火
泓澄潭水一盆油龍頭畫舸銜明月鵲脚紅旗蘸碧流
爲報茶山崔太守與君各是一家遊曾羨吳興每春茶山之遊泊入太湖羨意減矣故云

和楊六尚書喜兩弟漢公轉吳興魯士賜章服命
賓開宴用慶恩榮賦長句見示　白居易

華筵賀客日紛紛劒外歡娛洛下聞朱紱寵光新照地
彤襜喜氣遠凌雲榮聯花萼詩難和樂助塤篪酒易醺
感謝料應知我意今生此事不如君

晚春寄微之并崔湖州　白居易

洛陽陌上少交親履道城邊欲暮春崔在吳興元在越
出門騎馬覓何人

送郭秀才遊天台并序　許渾

余嘗與郭秀才同玩朱審畫天台山圖秀才因遊是
山題詩贈別

雲埋陰壑雪凝峯半壁天台已萬重人度碧溪疑輟棹
僧歸蒼嶺似聞鐘暖眠鸂鶒晴灘草高臥獼猴暮澗松
曾約共遊今獨去赤城西面水溶溶

我明侍御張楷和云

名莊煙鎖帶雲峯東崦西岡
徑路重溪淺碧灘遺晚棹寺深蒼壁隱昏鐘暖風不
到岩阿草春雪常留磵底松好玩當時畫中景丹霞
映日水溶溶

送林處士自閩中道越由霅抵兩川　許渾

青劒少青眼煙波初白頭鄉關背梨嶺客路轉蘋洲處
困道難固秉時恩易酬鏡中非訪戴劒外欲依劉高枕
海天暝落帆江雨秋鼉鼙應遠鼓蜃氣學危樓稍士一作者
役千慮達人經一作輕百憂唯聞陶靖節多在醉鄉遊

九日寄錢可復　姚合

數盃黃菊酒千里白雲天一作仙上國一方振戎州病未
痊一作綺陌人消得鄰州客設顛靜愁惟憶醉閑走一作悶不勝眠惆悵
一作憶念東門別相逢知一作更幾年

題沈公雅十居圖　朱熹

往者仲長子高情世無儔一朝謝塵躅十築娛清幽茆屋八九間下有良田疇從圃果垂實前庭樹相樛勝日賓友來琴觴共舒憂言論覈幽妙理亂窮端由至今一卷書凜然昭千秋沈侯經濟業夙尚本林丘談笑出幻境寤言躡斯遊仰聯白石崗俯濯青瑤流曠然宇宙外遐矣將焉求

奉題李彥中所藏俞侯墨戲　朱熹

不是胸中飽丘壑誰能筆下吐雲烟故應祇有王摩詰解寫離騷極目天

送沈興宗察院出使湖南　王安石

諫書平日皂囊中朝路爭看一馬驄漢節飽曾衝海霧楚帆聊復借湖風皇華命使今爲重直道酬君遠亦同投老永明無補助得爲湘守即隨公

雨中聞伯恭至湖上　韓元吉

莫嫌鞭馬踏春泥茶鼎詩囊偶共攜山色雨深看更好湖光煙接望還迷連天花絮飛將盡夾道蒲荷長欲齊官事得閒須洗眼蓬壺只在帝城西

上巳日予與沈虞卿尤延之莫仲謙招陸務觀沈子壽小集張氏北園賞海棠務觀持酒酹花予走筆賦長句　楊萬里

東風吹我入錦幄海棠黠注燕支薄不論宜雨更宜晴莫愁傾國與傾城半濃半淡晚明滅欲開未開最奇絕只消一線日脚紅頃刻千株開絳雪偉哉詩人桑苧翁持盃酌酒澆艷叢坐看玉頰添醉暈爲渠一醉何須問

再和　楊萬里

大空無壁不可幄顛風無動花無薄一春纔有一日晴帝里遊人爭出城青天如水綠煙滅晴與海棠成兩絕

坐中賓主詩中仙開口揮毫俱玉雪清泉白石翁
若爲插脚鵷鷺叢老眼作花花作[illegible]多愁俊鶴頻相問

跋袁起巖所藏後湖帖并遺像一軸詩中語皆檃
括帖中語也　楊萬里

先生向來落異縣故人十載不相聞歸來不但荒三徑
點檢松菊無一存果輪加璧豈不好朝廷禮數優遺老
紅旗黃紙久罷休青山白雲苦死留咫尺西園歸未得
只待桃花水生半篙碧便拏短艇歸結茅共尋赤松與
黃石風煙之表非人間別有天地寬且閑周山賣却不

要錢袁家送酒一破顏猶嫌孤斟大落莫更覓高人共
杯杓銀鈎四紙墨尚鮮妙處難與俗人言忽逢先生自
天降手扶太乙青藜杖仙客可望不可親飄然飛去青
霞上白頭滿棹何時歸秋着蘆花知不知

程泰之尚書能學挽詞　楊萬里

廟器圭璋骨儒林虎豹章草編雙嗣[illegible]禹跡再平當月
冷談經幄塵昏弄筆床西州何處路溪水咽梅鄉
公弭江西節儂横南浦舟相逢便金石一別幾春秋問
訊頻黃耳歸休各白頭豐碑那忍讀未讀涕先流

寄袁起巖樞密賀新除仍謝送四絲并詩集兼懇
求陳將薦書　楊萬里

樞相身通貴恩書意轉親四端香[illegible]穀一卷錦江春公
即尊堂印儂方理釣緡五公今果六詩讖也如神僕舊有詩寄樞密云四世行看五六
知巳熙鴻化陽和被九臯自憐今老病無分惱鈞陶獨
念東床客猶沉在選曹春風半張紙立地作宜教朝士謂宜教作宜教

和袁起巖郎中投贈七字二首　楊萬里

故人一別兩相思不但平生痛飲師胸次五三真事業
筆端四六更歌詩閉門覓句今無巳刻意傷春古牧之
臥雪高人家譜在春風政着紫蘭枝

道場山下弄山泉飡菊紉蘭萬物先送眼飛鴻高四海
補天繼筆震三川池塘碧草回春夢衣鉢黃梅肯夜傳
雨不饒人有新句愁渠未許見全篇

走筆和袁起巖元夕前一夜雷作　楊萬里

天公極意辦元宵頃刻挼雲作雪飄茂苑長洲花剪玉
蘇臺香徑砌成瑤午燈剩喜開紅葉兩鬢還驚插素標

容子孤舟寒折骨無端詩伯苦相撩

再和袁起巖韻　楊萬里

一歲驪聲沸此宵游人麗旅正嘲、諷病夫未暇礴引玉
惡語翻成李報瑶天遣素娥提雪月江湖公子更丰標
君家道是關門臥却有新詩來見撩

陸魯望　楊萬里

讀盡詩書不要官饑■欲死豈無田生憎俗子慵開眼
逢着詩人便絶絃笠澤弁山三益友筆床茶灶一魚船
羨渠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光底天

題王亞夫檢正峴湖堂　楊萬里

西峴山光照舊廬北湖水色漾新居翠鬟夜欲凌波去
玉鏡晨當掃黛初萬壑千巖雙不借輕風細浪一夫須
來書便當催詩雨雪後燈前卷復舒書來催詩甚急故云

春雨呈袁起巖　楊萬里

昨日晴暄盡十分無端寒濕復今晨蒼顏華髮差排老
急雨顛風屏當春只有觀書堪遣日從來病眼不如人
詩名滿世眞何用更睡先生頰上鱗

再和　楊萬里

三春陰晴頃刻分晚來非午午非晨閉門細草新滑雨
過眼飛花落絮春顧我江湖釣竿客識君臺閣步雲人
柯山不患無人作音佐便合留中作近隣

寄題萬元亨舍人園亭七景　楊萬里

不識弁山面相逢笠澤詩祇應晚雲散玉立對門時意山
蒲牙長幾何已足庇玉尺只恐如土人潛逃逃不得蒲魚港
閣前三面山閣下一溪水雲出戲作霖却歸宿簷裏溪雲
要尋闊世界不在世界外明月與清風何朝不相對闊世界

架亭元用木一夕化爲竹醉眼碧成朱若個是蒼玉也賢
何處苕溪好請君來倚樓西山也驩喜奔走入簾鈎倚苕
試問縣隱上何如謝東山出處兩無意世間出世間縣隱堂

跋陳簡齋奏草　楊萬里

詩宗已上少陵壇筆法仍抽逸少闌眞蹟總歸天上去
獨留奏草在人間

戲示女伴　龍輔

却道孤眠苦孤眠却自強請看隔宿髻常是不勞妝

曉景　龍輔

春日映朝霞新妝出絳紗開簾驚宿鳥倚樹落危花

夏閨　龍輔

日斜未理妝晝長人易倦廻撲硯上蠅墨花濺團扇

春日　龍輔

春服初裁綺寒衣始卸絨花宿全慵蝶林搖半暖風使揩草逾碧明窗日漸遲攜針聽語鳥牽斷繡牀絲

睡起　龍輔

下幃慫午睡怪殺鳥相呼起來慵刺繡窗下理菖蒲

答外　龍輔

君信問平安閨中差可歡竹佳連露倚雲好下堦看

偶成　龍輔

情弱抽思長腕嬌運筆拙口誦恐易忘牋書還自裂

蘭梅詩　龍輔

蘭梅逐候舒種此欲何如蘭葉甚崇佩梅花好寄書

山中寄外　并序　龍輔

昔李爽有山家閨怨鄙效顰爲絕句若干以寄君觀覽焉

湖色開明鏡巒光列翠屏雙眉不忍畫羞對遠山青

一到空山下回看遠俗塵松枝堪作麈無計贈情人

若得共此棲松菊長攜手岸上數株松何須減五柳

脚下繡宮鞋殷懃爲郎做今日貪看山鳳頭半已破

躋攀不辭遠微汗濕紅粉萬一有桃源當期郎共隱

妾在山中來郎在溪頭住郎若泛舟尋莫誤桃花路

聞郎今日來日斜何不至應知高櫓遲羨殺雲中翅

茅屋擁紅爐聊在山中宿枉却几上燈無書供夜讀

嬌兒漸聰慧出語解人意促奴須早歸恐爺書又至

春日　龍輔

風吹花香薰洞房白日照鏡光射梁後圃草暖雙蝶醉堂前塵落對燕翔

暮閨　龍輔

暮閨翹首覺愁添鑿壁書生隔翠烟獨向嫦娥再三拜慇懃爲我到郎邊

寫懷　龍輔

初聽鶯聲又燕聲年華不待使人驚桂花開遍門還掩

風自清時月自明

答外　　龍　輔

郎書來問近如何性癖如郎只似初忍冷臨風因愛雪
抱痾黙燭爲看書

寄外讀書處　　龍　輔

玉人之室隔清洲日日華牋空自酬書似峴碑看即淚
人非萱草過還愁

漁父詞　　管仲姬

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弄

月吟風歸去休

和　　趙孟頫

渺渺烟波一葉舟西風木落五湖秋盟鷗鷺傲王侯管
甚鱸魚不上鈎
儂住東吳震澤洲煙波日日釣魚舟山似翠酒如油醉
眼看山百自由

山中春盡　　牟　巘

鳥雀風高簾影低牡丹開後綠陰齊十年漂泊心如醉
萬里蒼茫意欲迷雨濕草香沙鴨亂春深花落竹鷄啼
只緣中歲渾無賴搔首沈吟過水西

題水竹居　　牟　巘

繞屋清波隔翠梢魚鱗發發鳥翛翛画闌影漾清漣動
書几陰來綠雨揺文采巧當鮫有薄秋聲微度玉笙嬌
豈惟釣艇終堪繫況是佳人不待招

天台雜書　　錢　選

靈境無人桃自花東風吹散赤城霞山容對我橫天末
柳色將春到水涯王粲憶秦空有恨杜陵入蜀更無家
干戈滿眼何年定回雁悠悠白日斜

雜書　　錢　選

地僻秋深戎馬閒一尊隨處且開顏誰思銅雀埋黃土
但憶金人出漢關六合茫茫天共遠五湖杳杳雁飛還
中年陶寫無絲竹王謝風流莫強攀
青春躍馬兩山間溪柳岸花動客顏日落孤城金鐸振
草深荒塚石人閒庾郎賦就元無味阮籍途窮且未還
江左風流半摧謝白頭猶自繞鄉關

中秋月　　錢　選

皎皎天邊白玉盤年年此夕帶愁看松枝積翠欺人老

桂影浮香入鬓寒常記醉來多謬誤又逢秋至輒悲酸
跡桐清露中庭下淚灑西風爲一彈

友人判太平歸來詩卷　錢　選

官錦翩翩五色鱗如君端合侍楓宸山中老去陶弘景
湖曲歸來賀季真上界神仙足官府此身城郭舊人民
還鄉我結同盟社只看桃花莫問春

春日卽事　錢　選

十日東風脆且妍溪頭花柳競相鮮美人遥隔山川外
社雨忽來尊俎前白髮青春猶故我夕陽幽草自新阡

五陵公子莫輕笑曾散黃金樂少年

夜宿南山僧寺　錢　選

高樓一日賞新晴白羽停揮倚綉楹塵世可憐人易老
海門還見月長生蓬瀛縹緲南山小殿閣森羅北斗横
今古登臨盡如此不須遊子獨含情

次姚子敬淸塘卽事韻　張復亨

淸溪宛轉日東流遠樹參差淡欲浮鷺下影連沙水白
馬嘶聲入暮天愁悠悠鼓角悲荒戍漠漠風塵滿客舟
便欲携壺尋舊約與君爛醉菊花秋

三月望日陪黃靜巫小宴鮑家山分韻得之字　張復亨

春烟漠漠草離離短策輕衫信所之泛水落花渾不見
因風飛絮澹相宜一尊且醉青山酒四座誰賡白雪辭
愛煞主人情爛熳倦投荒店更題詩

題蘇潭別業　唐　棣

地遠市塵渾不到信知此地是郊垌門前木浸籬根綠
郭外山垂屋角青家宴朝朝呼至友春盤日日課園丁
從教春色歸桃李只種長松采茯苓

無題　唐　棣

晚涼池館雨纖纖熟盡枇杷樹樹甜誰向尊前歌白苧
紅粧人在水晶簾

秋懷　姚　式

弁山山頂素雲浮溪上丹楓滿樹秋落日平原多古意
孤城畫角動新愁風霜催老千年鶴江海漂殘一葉舟
有酒便須連夜飲生存華屋死山丘
搖落溪城草樹空蒼天不斷夕陽紅吳中古殿埋荒草
江左諸人憶謝公河隴新軍駐城市川原故鬼哭秋風

愁多不忍聽鼙鼓日暮驚飛何處鴻

聞道行宮事已非滿堦苔耳蒼耳承芙蓉開在棚盤宿

清宴堂空鳥雀稀草荒露冷銅駝泣風急秋高鐵馬肥

海嶺燕山雙涕淚千門萬戶靜朝暉

秋清江冷魚龍靜天闊風多草木衰白日團團只西沒

黃河滚滚向南來秦樓月照邯鄲女漢苑春歸銅雀臺

古往今來盡如此莫將人事自相催

山木蒼蒼生暮烟夕陽原上草迷川城荒獨鶴歸何處

日暖孤鴻落遠天中原誰復如王猛東海何因問魯連

愁極滄江吟不盡人生那得酒如泉

送趙修撰　姚式

那知却向關門別把手相看故意濃滿屋圖書歸舴艋

高秋旌旆擁芙蓉翰林風月三千首上國烟花一萬重

長是南來有鴻雁莫推禁直嬾題封

晚春　姚式

白眼看春春已殘雨餘庭戶綠陰寒碧桃花落荼蘼謝

商略芳情到牡丹

碧筒　陳康祖

曲柄誰擎翠羽旍輕篁自奏碧桃笙直容瀟洒似陶令

何用製衣如屈平露下秋高清徹骨江空月冷寫無聲

藕絲一斷蓮心苦取次鷗眠夢不成

詠草　陳康祖

萋萋萋萋綠似雲不分要路與閒門宮袍若比應無色

野火曾燒尚有痕春滿湘南悲帝子雨餘江上憶王孫

薰蕕混跡誰能辯總是東風造化恩

偶題效人體　章得一

咫尺堦前隔九霄白櫻桃下若爲嬌綉成時樣鴛鴦帶

郤却春裝翡翠翹曉受玉棊隨輦出夜粘銀甲抱箏調

有金不買相如賦日日承恩入內朝

楊柳詞　章得一

細剪春雲一萬層愁風愁雨更愁氷宮人若解離人苦

不使君王過廣陵

竹鶴圖　章得一

霽月梳翎露乍收竹枝蕭灑墨花稠丹書早寄三天去

容易風生琪樹秋

折蓮花寄韓伯清　張雨

丈八河溝鎗作堆一花初照夜明苔濯纓歌向滄浪去
執蓋郎從碧落來眞見誥天水染雲如淨練露盤涂玉似
空杯韓家公子多才思乞與香奩相對開

水竹居爲湖州沈自誠賦　張　雨

我愛苕溪溪上居琅玕千個繞五廬早知竹葉仙舟夢
合誤榴皮醉墨書屋底煖雲蒸汗簡月中清露滴方諸
鄰家已許浮家約乞我長竿學釣魚

贈筆生沈君實　張　雨

玉堂弄翰靑錢選聞道吳興屢出奇何事君家苔蘚壁

醉仙留句只榴皮

揭學士過武康山中十日薛外史江東未至孤坐
予因戲筆破悶二首　張　雨

南鎮行香揭夫子欹馬走入討籌山杜尊師去白石在
翻動琳琅翰墨間
一杯愛渠蒸蕨香一槃勸我苦筍涼飽食翻疑得詩瘦
不如頓頓地椒羊

海粟松雪酸齋雜書一卷戲題于左　張　雨

長沙老筆混狂瀾一作戲波瀾刮耳鷗波點素紈一作松雪憑誰染素紈
翰墨風流作三笑最憐白紵一生酸一作寒

舟中遣懷　牟應龍

蓬底無眠夜氣存起來危坐候朝暾灘聲轉石雷霆鬪
山氣成雲日夜昏草樹依稀如送客蓬萊清淺獨開尊
歸途只藉詩消遣可惜無人共討論

閩友人休官　牟應龍

卸却魚符換鶡冠不將事事入愁端滿梳髮爲馳驅短
對酒身宜禮數寬鵷鷺曉班無舊夢雞豚秋社有餘歡
尚慚辟穀終辭去只作尋常父老看

折楊柳　程　郇

行盡長亭更短亭琵琶猶在隔船聽柳條道是無情物
也向江南一夜靑

送紙被與中峯和尚　蕭　和

溪翁夜斫蒼梧藤麻姑山前砧杵鳴千金買得不龜手
霜刀雪剪裁寒冰世間不數兜羅軟蜀錦吳綾何足算
一池明月白雲澄四壁東風晴雪煖道人得此眞受用
送君亦作清淨供梅花帳底春濛濛莫遣淡粧美人來
入夢

春日懷舊　　蕭　和

黃鶴山前二月初山家紅杏百千株兩三人在空回首
十五年前已白鬢城郭古今花共老江湖風雨雁相呼
此身不解生雙翼去與青春倒酒壺

憶泛吳興　　張　翥

憶泛苕花溪上船故人爲我重留連半山塔寺藏雲樹
繞郭樓臺住水天白榜栽歌明月上青帘沽酒畫橋邊
計籌山下先塋在欲往澆松定幾年

計籌山　　林德芳

吳會東南控二州憑高懷遠思悠悠雲迷大澤魚龍夜
風散平原草木秋三尺空悲文種劒五湖歸去子皮舟
凄涼舊事成陳跡惟有青山枕碧流

和張貞居韻　　葉　森

素頂飄飄綠髮生臥雲猶憶佩鑾聲釀多白酒傳東老
寫就玉書題伯英雪跡留松孤鶴冷波光入戶狎鷗清
碧瀾湖上春寒夜慚愧先生倒屣迎

寄黃晉卿　　吳師道

繡湖有客今奇才豫章千丈翻風雷讀書羞坐廣文館
騎馬欲上黃金臺石頭城邊訪遺跡長吟不換公卿檄
故山藜桂喚君歸十年被褐無人識我遊東城誦佳句
風雨深春綠陰暮孤舟落日竟空回去燕來鴻不相遇
文章落落俗子嗔賈生謫去楊雄貧一時蹔作失意士
千載同是非常人相逢車蓋不用傾與君異縣情已親
卜隣未遂三輪去日夜悵望東南雲

寄黃晉卿　　吳師道

故人別我今何適書來尚作吳興客天目雲愁百里陰
太湖浪激三州白孤城渺莽雲浪底高秋悵望川途隔

周南太史終歲滯洛陽年少何人惜似聞幕府招延君
法律應須早致身腐儒白首遭笑罵游戲聊復驚庸人
客中得士佳有餘新詩滿幅來起予人生可樂在知己
素心不爲食有魚青楓葉赤照野水飛帆翠蓋何時倚
念我孤吟五斷腸閉門寂寞秋風裏

寄葉審言并簡晉卿　　吳師道

燕塵越水舊衿裾何事今年賦遂初肉食纔還虎頭相
身謀可復兎園書閉門深巷楊花滿送目停雲暮雨踈
不見黃生今數月因君聊與問何如

和黃晉卿客杭見寄三首　吳師道

一從君客江城去詩思淒涼酒盞空天末倚樓孤岫雨
春深閉戶落花風半生正坐才[illegible]悞萬里誰憐意氣同
坐憶王孫咏招隱萋萋草色向人濃

書問蕭條已半年知君近買過湖船江花日暮吹紅雪
店樹春晴起綠烟客裏光陰遽如許人間岐路正茫茫
離羣得似游從樂紙貴錢塘日萬篇

翰林學士巴西彥天祿儒臣漢世雄一笑吟邊遺故老
並游方外亦清風吳天有象星應聚冀北成群眼已空

千載神交未相識臥淹幽谷恨羈窮

至大庚戌黃君晉卿客杭與鄧善之翰林黃松瀑尊師儒會山上人會集賦詩今至正辛巳晉卿提舉儒學與張伯雨尊師高麗式上人會再和前詩上人至京以卷示因寫往年所和重賦一章　吳師道

後先人物一時雄心迹寧須較異同來此清談散花雨
依然舊夢聽松風畫圖長共湖山在烟火頻驚殿閣空
萬里忽逢東海客前詩重寫思何窮

題晉卿應奉上京紀行詩後　吳師道

居庸北上一千里供奉南歸十二詩紀實全依太史法
懷親仍寫使臣悲牛羊野闊低風草龍虎臺高樹羽旗
奇絕茲遊陪禁從不才能勿愧栖遲

水雲深處　陳潤祖

魚鱗屋外水如天桑柘青青雨後田舴艋時從風葉過
鵁鶄秖逐浪花眠采珠遊女遺瑶珮問字何人載酒船
不隔南湖三十里錯教魚父覓神仙

壬申元日　黃玠

曙色初開樹影間屠蘇已薦五辛盤黃人守日時當泰

青女飛霜夜不寒千里家山新覽鏡百年塵土一彈冠
小栽春帖金花紙吟遍東風十二闌

弁山隱興迴文　黃玠

萋萋草帶書窗碧瘦竹輕藤引客看栖鶴伴雲歸岫晚
斷雲拖雨過江寒畦分暗水池亭小石戴閒花野館殘
西崦松林通徑窈共君邀月對琴彈

與賀九成知事　黃玠

風流江左人何似猶有清狂賀季真早乞鑑湖爲道士

肯呼李白作仙人珠簾遠對鶗遮雨玉座高吟馬上春
最想若耶溪水綠幾時同載入烏巾

春日廻紋爲沈維良作　黃玠

肥綠晴閑林遺懷幽興寫飛花颭急風遠水吞平野歸
雁待簾閒没魚驚釣下依依恨晚春蝶夢迷遊冶

四時詩　黃玠

酒醒簾外日三竿陌上晴泥苦未乾人在花深聞笑語
黃金小碾鬪龍團
水碧湘筠浪織成粉藍輕縠小帷屏侍兒生怕風吹夢

故傍牀頭落翦聲
急杵清砧送月明佳人玉臂嫩涼生征衣未寄心情懶
却怨隣姬調錦箏
隔閤風玉語珊珊香冷才溫酒又寒已有瑤花飛六出
翠瓏沾得向人看

梅花　黃玠

飲散羅浮清夜長銀絲桂燭雪生香人間那得量珠斛
合與東風聘海棠

柳花　黃玠

十二闌干倚徧時柳花無數弄晴暉東風日暮羅衣薄
惟得悠揚白雪飛

送左衛教授馬伯恢還湖州　陳旅

羽林亦有通經士論說皆從漢殿儒喜有馬融開絳帳
何須王式賦驪駒冊移江上星沈樹路入吳中雨滿湖
我亦南遊當解后苕溪酒熟鱠長鱸

次韓伯清訪句曲外史韻　陳旅

茗雪歸來俗事稀偶然爲客款柴扉渚霞落碗松花熟
溪雨登盤石菌肥薄宦不閒慚折簡高人相見定披衣

平生願窺中黃祕安得茅君指化機

次潘仲敘韻　馬彥愉

亂篠如雲入徑昏一溪風雨塞柴門楚天漠漠没孤鳥
春水悠悠生遠村抜宅仙還留杵臼種桃人亦長兒孫
歸舟側近清明日暖撲山花過柳根

餘英道中　王子中

疋馬蕭蕭步落暉山城景色易霏霏殘雲北寺暮鐘遠
新雨前溪春水肥一路野梅都化盡萬株官柳已青歸
旗亭無酒竹籬閉又策歸鞭入翠微

早春雪後　　王子中

凍殺寒梅喚未醒東風特地到石橋清溪一夜流不盡
明日南山依舊青

梅杖　　王子中

帶蘚南枝削瘦龍吟翁隨手策西東山橋幾度挑詩擔
香在奚奴古錦中

招隱舊遊　　韓友直

我昔曾遊山水日蒲芽雪白柳芽黃竹間乳犬吠人影
樹下肩輿移夕陽泉出珠璣千眼沸花開玉蕊一庭香

陰陰石洞誰招隱小草凄迷空斷腸

沈原昭求詩法因詩示之　　曾琪琳

三百五篇風雅頌世人能讀少人觀吟哦須得自情性
胴塚返愁天肺肝春草池塘中造化梅花香影外波瀾
熟參熟究功夫到始信仙凡共一冊

鐵笛歌寄楊維禎　　錢　驥

鐵崖道人冠鐵冠錦袍不着衣裼寬棄官流蕩山水窟
胸中直氣蛟龍蟠手持鐵笛竅有九錚錚三尺青琅玕
吹出奇聲絕人世抑揚悲壯淩雲端鐵崖山高高百丈
片片吹落梅花寒太湖老漁狎唱清江歌仙人劍閣吹
回波七十二峰翠鸞舞大雷小雷走深渦君山弄最奇
絕一聲草木摧二聲山石裂三聲蜿蜒躍波起四聲卷
海作飛雪五聲山岳盡動搖六聲百鳥皆噤舌七聲吐
氣爽虹霓[illegible]桑枝上金烏啼八聲銀光射斗牛冊桂身
邊玉兔[illegible]九聲十聲逆銀河鬼神盡立天嵯峨河鼓輟
其邦天孫停玉梭九重震疊開蕩蕩帝閽驚走忘麾呵
鈞天丈人側耳聽口叱健吏傍搜羅分甘吹笛樂吾樂
芒屩懶上金鑾坡仙人仙人鐵石腸引喉噴鐵金琅璫

中通外竅直以鋼鏌鋣善鳴鳳凰抵須截竹崑崙岡顛
將鐵崖壽鐵笛后天不老凋三光

睡起　　薛　漢

卷簾春色上苔衣新水相看近竹扉風動樹枝鳴宿鳥
雲收山嶂放晴暉舉杯竹葉掃愁去欹枕楊花約夢飛
腸斷碧苕溪上路煖風晴日釣魚磯

和馬伯庸無題　　薛　漢

羽林垂彩動天江幕府先懸白玉幢吏法有章皆畫一
將壇得士故無雙臺中長夏霜凝簡掖內通宵霧鎖囱

若使九門容徑入肯思岩隱抱流淙

艮人執戟侍明光誰與金爐共夕香粧鏡曉寒凝蝶粉
舞衣春暖妬鶯黄渡江桃葉應憐我照水荷花似見郎
歎息蹇修無復理愁思摻手爲縱衆

乘槎淮擬逐秋潮却訪成都萬里橋滄海有山皆縹緲
青雲無路不迢遥閒居潘岳驚斑鬓歸去陶潜懶折腰
後夜相期明月上露臺高處坐吹簫

大都同年鄉會　沈夢麟

郭外行厨樂且湛栁條春水緑相涵九重策士綸音近

三月看花酒氣酣天下驊騮多冀北榜中人物半江南
明年重應金門詔未必狂生不與驂

紙帳　沈夢麟

新製谿藤斗様寛白光玉潔照衣冠可容公子園春色
只爲儒生壯歳寒五夜白雲頭上起一天香雪夢中看
覺來門外霜風冽却憶蒼生臥不安

贈趙待制　沈夢麟

蓮花莊北長橋東客來卜居水晶宫參差樓閣烟塵外
窈窕山川圖画中細雨新晥來舞袖故家喬木鎖春風
請看杜牧題詩處千古風流一笑同

趙待制席上　沈夢麟

春城飛絮日顛狂簾幙風微燕子忙醉後不知羅袖溼
牡丹花上月如霜

題黄一峰吳山玄隱圖　林靜

鳳凰城中山色青仙翁看山不出庭并刀落手三尺翠
剪得壺中小梳屏白雲滿谷秋冥冥黄石化作天上星
手携明月浴海水玉珮風微吹鳳翎

恠梅詩　并序　沈貞

山人有以恠梅爲蒋園夫獻音穹枝夭矯鎖鈕連絡
殆非凡物幻成必造化有以成就之者呼酒招我吟
長句以逞其奇

波神活採蒼龍角血點角尖珠歷落江妃水仙恠驚愕
一夜狂風鬼神作擲向江南寄寥廓野隈水邉山岸脚
山神廵山導孤鶴鶴行見角仰復琢銜依老㭊得潛托
凍作寒梢綴蘩萼姑射仙人嬌綽約氷肌玉骨瘦如削
夜深竊食嫦娥藥飛菴又向寒梢着江南詩人好奇客
好花好德不好色年年臘盡便尋春尋到春深尋不得

老樵入山日欲晡斷崖忽逢七尺枯香爐濃熏古篤禱
如意擊折青珊瑚持歸詩人一笑粲公初安在見何晚
急呼置之白玉堂滿堂氷雪堆寒香

春日登城有感　　莘野

凭虛高立午風輕望入平湖眼更明白鳥影邊陽羡樹
青山堆外闔閭城樓臺霽色千家日楊柳春聲幾處鶯
滿眼故人零落盡落花芳草不勝情

題吳興趙公畫馬　　陳敬宗

古來畫馬說韓幹神駿今數吳興公天機巧妙奪真造

筆意所到精靈通曹君曾圖照夜白少陵昔詠玉花驄
可憐人馬久不見忽復覩此天閑中毛爲銀絲雪爲質
逸氣稜稜橫八極騰空駿足雪影飜夾鏡方瞳電光赤
房精夜燭渥水湄矯然育此真龍媒同誇絕代得駿骨
顧視萬乘皆凡才奚官牽來玉墀側虬髯碧眼朱袍窄
絨鞦碧鞚珊瑚鞭錦韉絲轡黃金勒吳興自是宗室親
騕褭驊騮嘗見真飛騰驁踈合變化故爾觀素皆麒麟
祇今披圖畫堂裡便覺長鳴朔風起安得真持獻紫宸
參駕龍斬奉冊宸　　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七十目錄

詩餘

吳興藝文補卷七十目終

閔元衢康侯補遺

烏程 韓昌箕仲弓較定

沈令時升有造舟之役將伐慶安寺在慈溪古松遺詩止之　馮覲

寒松一幹老蒼蒼古寺門前歲月長匠伯偶圖舟楫利
禪翁方患斧斤傷得全此日同齊口勿翦他年比召棠
可但與君期久遠相將俱列大夫行

題王逸老書飲中八仙歌　唐珙

前朝書法孰爲盛蘇黃米蔡得其正法度難以晉魏論
氣象可與歐虞並宣和金書類臣稷筋骨通神工瘦硬
大江南來萬幾暇翰墨留神縱天性驅馳羲獻走顏柳
神遊八法輕萬乘昭回雲漢飛龍章斡旋天機揮斗柄
長槍大劍竟何用恢復有志還未定太平遺老羔羊翁
草書時時發清興天資自可凌汗漫筆力猶能造遒勁
年來神品不可得醉素張顛誇草聖殘編斷簡付覆缶
玉軸牙籤同棄甑摩挲故紙歎凋落老眼昏花猶可認
案頭我正理蠹魚晴日好風窗几淨

賦五峯岬上人松室　吳　中

城西山水鄉五峯爲勝處著蒼萬松合鬼神恒守護玘
師修何行得此縛茆住法相共高寒僧臘同永固晨興
旣掃葉晚憇或倚樹碧水潤袈裟清陰生坐具定回明
月上詠罷幽雲聚庭虛子時落窓靜香微度神龜床下
伏老鶴欄間哺茯苓禪悅味氷雪斷已屢吾生素寡澹
方外多緬慕終當宿招提悉遣心境悟試噄趙州茶還
分懶殘芋

清遠軒爲吳興薛希賢賦　吳　中

吳興有佳士姓名聞已舊云是少保孫皎皎風姿秀平
生向幽雅不爲聲華誘今茲成小隱美矣眞良構高牕
瞰澄淵危檻挹遥岫時邀天外雲更看樹邊溜搏桑曉
色微華嶽秋容瘦霜鐘度寒宵風遂天晴晝獸鶴適何
來孤雲偶相逗翛然此中興佳處浩難究因之作圖畫
落筆萬峯就烟嵐生研席翠氣染衣袖乃知賢俊者才
德有兼懋我欲蕩舟尋君當擁琴候

題吳興沈氏士偁巽齋　吳　中

武陵郡守當承平相對江山成巽亭東坡仙翁曾此飲
尚餘篇詠含芳聲𢸍來喜見吳興士雅志平生在山水
小齋新扁偶相同也知欲擅東南美東南勝境如畫圖
王壺空清天下無道場樓臺跨霄漢浮圖屹立高標孤
鳳凰金蓋尤姸麗雨過峯巒如積翠萬家烟樹綠連城
飛鷺落鳬斜照裏夫君何緣得此居花竹滿庭牕戶虛
已聞丹青入神妙快意更讀床頭書

遊弁山避洞時庚辰四月七日王壺老人同往　吳　中

我生曠蕩無定期漫愛山水相娛嬉只今行年過六十

秋霜已覺侵須眉便合時時開笑口不待凋零等蒲柳
况遇風流鄭廣文美酒一壺詩百首放舟廼遲來東莊
弁山佳處同相羊青鞵布韈梵步遠爲具餚饌充行裝
天晴澗道松風小一派清泉自流遶繽紛空翠襲人衣
倚杖顧瞻匡谷窈層巒疊嶂互迭迎白石如羊還可烹
中有名僧住蘭若啓關出迓言談清忻然領客造岩洞
洞口陰陰寒溜凍已知幽闃莫窮探聊伴仙翁駐遊鞚
塵埃滿抱今已傾虛堂坐聽黄鸝鳴松花蜜餅設清供
啗之令人忘俗情興來更欲扳蘿去白日西飛何急遽

翩翩歸袖出烟霞恍如鴻鵠空中舉汝世由來憂患多難逢歡會飲微酡癡兒無事不爲樂柰此綠陰清晝何

題吳希冉所藏錢舜舉溪山卷　　吳　中

客字希冉其姓吳好古習淡非常徒清晨叩門出迎趨手持苕溪新畫圖丹青此筆誰所摹把玩不啻探明珠長安道寧俗且麤東吳顧陸可並驅當時盤礴意趣殊衆史鵠立應長吁鷗波亭前艇子孤青衣搖搖載酒壺中有丈人蒼眉須高興似欲遊南湖南湖人家一事無丹楓碧樹秋數株筆床茶竈琴棊俱往來賓客皆仙儒

羲皇之風足自娛落落肯受塵埃汙我生亦當保微軀殘山剩屋從此租永作白叟漁樵夫

題許生卷　　吳　中

吾聞駃騠墮地走七日即能超其母今之許生無乃是總角俊逸誇人口懸知異時更秀拔丹青美筆手已滑下箬溪頭舊草堂興來滿筆烟雲發

讀翰林吉士楊宗彝寄吳興故舊詩漫成一首以美之　宗彝名勉寄貫南畿登第　吳　中

年少瀛洲客題詩咳唾間春明瑣闥静晝永玉堂閑已遍王摩詰寧愁庾子山何時苕水上見爾錦衣還

范文機金斗別業　丘　吉

山頭捧出黃金斗朝暮晴雲舞蒼狗下有夏屋幽人莊春麥秋禾五千畝蔬畦藥圃垣西東紫芽紅甲迷春風飛泉落地走珠玉古藤泊樹蟠蛇龍幽人開徑接輪鞅結社論詩呼酒黨紅膏秋凍紫蟹筐玉脂夜泣青熊掌烟雲卿裹青春長紫芝覆地芒生香德裕平泉山水合王維輞川圖畫張幽人别墅農家伍牧笛農歌雜村鼓我有長鑱能耦耕亦欲租田向溪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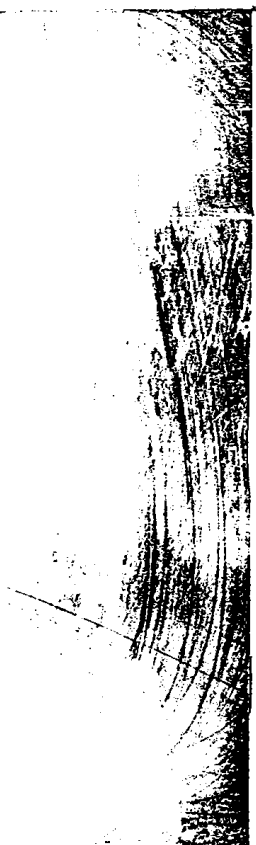
韓介玉文仁長江萬里圖　丘　吉

昌黎孫子文敏甥椽筆到手驅風霆墨花落紙忽變化頃刻萬里長江橫天丁下天運天斧鑿破青山闢坤戶岷峨之水不可闗放出三巴向南楚巫山十二青螺髻瑶姬夢落烟蘿間虎鬚龍脊屈曲渚白鹽赤甲參差山地接江陵一流水嵐光不斷三千里神蛟舞波雲作髻怒鯢齧石風爲齒三湘烟水逶迤開回看五老雲中來彭郎撫手小姑笑鐵船不動青牛推釆石春波潑晴渌鍾山王氣扶金屋鐵甕門開滄海咽金焦尾揷蓬萊足爽光一幅蠶蠒柔咫尺包括乾坤秋不用余皇鼓長枻與君坐作烟波游

登皷樓　丘　吉

百丈高樓霄漢間登臨詩思落塵寰吳淞東去背連海天目西來總是山霜露五更催鼓角關河千里控荆蠻憑闌手可扶紅日惟待剛風送珮環

林子山漁翁濯足圖　丘　吉

半黃汀樹飽秋霜相約移舟載夕陽濯足不知天地老西風吹得鬢蒼浪

贈筆者陸繼翁　　曾棨

吳興筆工陸文寶製作不與常人同自然入手造神妙所以舉世稱良工有時盤礡坐軒中石盤水清如鏡空山中老兎蛻毛骨簡拔精鋭披蒙茸平原霜氣在毫末水面猶覺吹秋風製成進入蓬萊宮紫花瓊管飛晴虹九重清宴管宸翰五綵絢爛皆成龍國初以來稱絕藝光價自此垂無窮惜哉文寶久已死尚有家法傳繼翁我時得之一揮灑落紙欲刲詞場鋒裹心蘭蕙動光彩棗尾雞距爭奇雄揭來得此扈仙蹕欲補造化難爲功

夢中無人授五色安得錦繡蟠心胸閉來書空不成字縱有篆刻慚雕蟲幸今太平重文學玉堂金馬多奇逢莫言盛世少知巳爲我寄謝管城公

題松雪十駿圖　　曾棨

最前二馬浮波裏首如渴烏身在水就中一疋連錢驄軒然却立何其雄傍有一疋色殊絶粲如桃花點白雪風騣霧鬣獨超騰鳳臆龍髻驚半没後有四疋飲且行毛骨總是房之精霜蹄踏波碧玉滑駿尾蕭梢如有聲奚官騙騎白鼻騧黒雲滿身飛墨花最後驊騮不肯渡似恐蘭筋趂流去老髯回盼控青絲至今却立沙堤路迺知松雪筆入神點染此圖深逼真忽然見馬不知畫五花照耀波粼粼君不見穆王八駿遊天下唐家十駿何爲者曾記西遊駿不行空對妖環淚如瀉

題子昂新篁戴勝圖　　胡儼

新篁雨洗淨涓涓戴勝飛來毛羽鮮臨罷蘭亭修禊帖又將餘思寫黄筌

題趙仲穆畫　　胡儼

馬上雕弓弛不開西風樹底少塵埃草深狐兎無蹤跡

按轡驕鷹歸去來

[illegible]爲許真人題黃一峰吳山玄隱圖　莫昌

黃公畫絕癡尤絕絕似當年顧[illegible]頭樓閣參差開海嶠
烟霞縹緲護丹丘清溪夜雨桃花水古渡春風竹葉舟
便欲學仙從許掾洞天真境共遨遊

吳郎歌送翁晉北遊京師　于慎行

舊知吳郎名不識吳郎面長帆忽卷大江雲炎風五月
來相見披衣倒屣開我關舉杯熟視成潺湲身如海鶴
目巖電恍然再對吾師顏謂我垂髫稱國士于今垂白
棲空山生死悽涼知已報南望其如路阻艱吾師當日

詩名起後駕方稱王與李庭前秀出瓊樹枝復向騷壇
執牛耳源泉萬斛瀉胸中風雨千重飛筆底能以遺形
貌古人還將學步嗤餘子白眼情知禮法疎神心不受
風塵滓北遊一泊汶陽船小穀城東寄數椽幾回瞑色
來新漲幾夜秋聲聽早蟬仰天擊劒舍我去又向長安
大道邊昭王臺畔金精拄郯衍宮前海氣懸弔古應歌
明月塞憂時欲賦帝京篇江南才人滿人口目中如君
不數有有衣莫染洛陽塵有錢莫買新豐酒漢庭公卿
多世交燕市屠沽非素友君王正起通天臺子虛上林
出君手男兒七尺遇有時安得奇才長不偶歸來爲我
一掃岱峯雲夜看海中赤丸跳如斗

東園延吳翁晉病不能陪　于慎行

郊園常不到客席欲凝塵正喜軒車過翻將藥裹親竹
陰堪受暑花氣尚疑春座上南山色聊憑代主人

病起從吳翁晉郭汝承遊南溪亭上　于慎行

甚小幽棲地能令二妙從文中吳季重名下郭林宗解
髮臨高澗浮杯望遠峯本因行樂至燕笑及聞鐘

吳興吳夢暘　陸君弼

之子美結撰卓犖名下士雄才無不包上軼楊馬軌旁
獵六代還咀玄吐其滓俛仰宇宙間含情俟知已斯道
如江河汨汨將靡止市門張咸池何能諧里耳飄風激
飛藿天寒衆芳已惠思平生言落日照江水

寄兄　沈瓊蓮

踈明星十夜闌珊玉貌花容列女官風遞鳳凰天樂近雪殘鴉鵲曉樓寒昭儀引　駕臨　丹扆尚寢薰爐熱紫檀肅肅六宮懸象魏春風前殿想鳴鸞

宮詞　沈瓊蓮

香霧濛濛罩碧窗青燈的的燦銀釭內人何處教吹管驚起庭前鶴一雙

倦把青絨繡紫紗閣針時復卜燈花明朝　太后長生誕可有恩波遍及麼

荳蔻花封小字緘寄聲千里落雲帆一春從不尋芳去高疊香羅舊賜衫

天子龍樓曾見粧芙蓉團殿試羅裳水風涼好朝西坐專把書經教小王

曉臨鸞鏡整梳粧高髻新興一尺長花影瑣窗人下直開籠自放雪衣娘

明窗棐几淨爐薰閒閱仙書小篆文晝永簾垂庭寂寂碧桃花映石榴裙

海東青放渡遼烟天上羣鷹得自專　勑諭鷹坊高索價　聖王廿載絕遊畋

絲柳青青燕子愁萬條齊水美春柔東風不與閒人贈誰去江南水上洲

甲戌嘉平得陳庚老手抄　國朝湖人詩復輯此瓊蓮字瑩中弘治間官女學士寄兄几二碧里雜存載其一作送弟溥且以沈爲周誤耳譚以爲　永陵沈太妃亦誤

登道場山　黄裳

木杪晉虹石徑橫葱靑隱約見飛甍蒼烟近帶羅山秀紫氣遥含震澤晴何代高禪聞伏虎有時淸梵接啼鶯歸來不爲乘幽興道是春畬蚤已耕

宴浮碧亭　黄裳

亭前古柳斷烟疎亭後長松委逕餘花近瑚楹春掩映月臨珠浦夜淸虛東山舊望題詩在南郭幽期放吏初却見高城分井邑幾家燈火遂攸居

答孫太初夜訪二首　黄裳

太華山人夜泛湖西風吹過藕花居扣門已值梵鐘定呼酒不來村店疎自振初衣聞杜若偶尋奇跡問樵漁廻船倒壓星河影絶勝浮槎上碧虛

吳越高人道姓名何年飲露得身輕暫從雷硐留詩品未到苕溪聞遂聲轉樹猶吟秋興早橫江鶴夢月華淸懸知世故浮雲外正擬辭家問廣成

送何繼善出守湖州　黄裳

何君湖海豪風格素簡貴時名動京國萬乘親賞味閎世嗟瑕瑜虛心動涇渭初持大行節再典司農餘竹符作諸侯花封趨縣尉出都日次鶉至郡斗建未三勸民勸勞五教俗移氣爽溪揀芽人上屋浴蠶婦行見弛鞭蒲坐使謌蔽芾偉哉財賦邦得君　天子慰

經孫太初墓　　錢琦

蕭蕭松柏下斜陽千古中藏大布衣應有遺篇埋不住
年年猶作野花飛

題坦翁神樓圖　　閔如霖

夙有危樓好玆將短障裁丹青聊結搆山水颯縈廻樹
杪牕中見嵐光鳥外來白雲依枕席銀漢切尊罍清晝
鹿常過四時花互開端居臨震澤移與自中臺形勝逾
三島高明瞰九垓非關候仙侶直取軼尼埃列子憑虛
意王生作賦才如逢駕鶴者歡對定徘徊

觀碧巖泉　　閔如霖

翠壁峭千仞清泉與衆殊懸流紛若線噴沫散爲珠久
坐寒侵面徐看濕滿襦山僧說靈異旱暵未全無

神樓一何峻 有序　　　　朱曰藩

神樓一何峻古清調曲秋胡行也歲戊申大司空安仁劉公初度之辰通家小子廣陵朱曰藩感事矢懷用此調歌厥樓壽焉公欣然舉觴領之凡七解

神樓一何峻神樓峻而安神樓一何峻神樓峻而安胡不京洛遊畏彼狹路間狹路能摧輈險於太行山僊人王子喬招我戲雲端笑取雲門瑟洋洋為我彈歌以言志神樓峻而安

紫氣從東來樓中有真人紫氣從東來樓中有真人大

道無我一氣孔神手擘華芝舌吸龍津高視九州外汗漫來相親憶我少年時北海稱主臣歌以言志樓中有真人

真人向我言天下方太平真人向我言天下方太平閶闔九重無為自寧紫壇肅肅珮玉鏘鳴節我嘉穀異穗連莖四方露積如京河湟休用兵歌以言志天下方太平

云何高明家鬼必瞰其室云何高明家鬼必瞰其室周公大聖人尚不信君奭東征避權首成王執書泣未聞几几外跬步縱赤舄欲犁北庭寬先歎東門窄歌以言志鬼必瞰其室

我願樓中人長享黃髮期我願樓中人長享黃髮期遊遨九天上高明誠有之爵藥把飛泉肯為腊毒悲後天而不老蜉蝣爾焉知窈窈道之極廣成不吾欺歌以言志長享黃髮期

大江浩湯湯歲莫心獨苦大江浩湯湯歲莫心獨苦前有毒蛇後有猛虎朔風吹鬢系短褐裂如縷行宦三年歸尊食欲濁毋江步豈無舟誰人為把觴歌以言志歲

莫心獨苦

勿歌行路難百年會有役勿歌行路難百年會有役回首華陽樓莪莪幾千尺帝鄉眇何許俯視一氣白學人初入道敕坐面石壁三年始與言長跪授老易歌以言志百年會有役

哭徐子輿　孫蕡

憶我章江蕭寺居幾煩熊軾問有如一樽未醉黃花酒幾日翻成廣柳車固識才華常在世獨憐詩草不通余故鄉小阮三千里計去鱗鴻不寄書

滕王高閣及清秋南浦西山併是愁握管正須遺墨在轉蓬先並古人遊依歸漫說千年事邂逅差為十日留把酒憑闌為君酹怒濤飛上木蘭舟

殘年孤櫬客鄉遥送爾臨池魂暗銷廬嶽山頭悵歸路武陽河上淚通潮可知無復青牛氣肯信終成白馬謠靈爽若存寬自渺漫題飛旐為君招

古意　王思先

萬里客遊心懷劒復負琴劒欲厲壯節琴欲遇知音世途久傾仄迴軫阻暮林劒光函陸離琴絃守寂岑

畫龍　王思先

葉公此後無人好誰向庭中畫此形角勢衝開三級浪甲光摇落四周星天陰時見排雲氣夜靜如聞嘯雨靈試爾將縣雙眼點雷轟破壁便飛騰

寄贈銅壁黃山人　陳曼年

銅壁山人天下竒生來骯髒不受羈舉觴每獨舒白眼
向人豈肯低雙眉公卿岳伯倒屣接遇以國士傾心咨
天人洞徹三才備制作精工百代師壽能討脈直餘事
劚苓采芝隨所宜輕身放遊不計歲自詫江海今鴟夷
嗟哉世路何騷屑蒹之人事多戚施我湖山水號清遠
避喧來僦東溪湄與君相去不隔水悠悠空繫長相思
安得分我一瓢飲對君共話羲皇時夜深明月在天上
矯首懷君君不知

元日　陳曼年

辛盤初試野人酣歲事方興兆卦占掃葉小童頻擁篲
到門貴客每停驂四千抽稿今餘幾八十高年又歷三
足跡不離茗水上聲名已布大江南

王繼志所居曰無夢洞天題贈四首　陳曼年

千年存古窟此日着狂夫我欲從君借山靈肯許無
雲月長吐吞松風自吟諷清景果忘言紅塵不關夢
仙人跨鶴來帝女將花送自起掃雲開雲深復迷洞
煑石以爲食棲霞不計年誰知巖竇裏有此一壺天

小憩歸雲菴次陳石舟韻　陳曼年

乍入雲林便覺閒坐依禪榻竟忘還忽看一片雲歸近
正補窓前缺處山

游黃龍洞　陳曼年

石壁巉巖逈莫攀陰寒古洞窈冥間腥風忽捲湿雲散
知是老龍行雨還

送心丁上人攜經入峩眉并柬石機師　蔡善繼

無住禪心到處安一挑經卷一蒲團三春茗雪花初放五月峩眉雪正寒途路似從天上去山河應傍掌中看不嫌塵海重攜錫慧遠東林席未殘

春日園居　蔡善繼

幽棲未擬絕塵寰楚帝橋西水一灣樹裏晴浮鄰寺塔樓頭青入傍城山不緣好客寧沽酒秪為高僧遂出關春鳥自鳴花自舞禪心竟日與雲閒

吊孫太初墓　山人有掛瓢堂　蔡善繼

采菊攜觴薦一卮掛瓢堂近隱君祠寒雲長護青山骨老衲猶藏破壁詩人為紫芝仍娶婦天教伯道竟無兒還丹不死終難信絕代風流是我師

訪韓求仲於庚村山居　蔡善繼

偶隨巢許入林巒謾道生平未識韓樓榭半藏雲霧裏人家都作洞天看調成舞鶴能迎客種得寒梅已映湍容易一丘剛結伴相逢何必話長安

莊上逢陳庚老二首　賀燦然

雪上論詩已十年重逢猶是舊青氈天人未射公孫策日月空消楊子玄練水淨分天目雨孤城晴散洞庭烟不禁相對傷淪落且喜囊多白雪篇

秋聲蕭瑟起巖阿最愛幽人客裏過白髮羨君還矍鑠朱顏愧我漸婆娑溪風細細吹蘋蓼山月娟娟上薜蘿把酒悲歌追往事那堪歲月易蹉跎

對酒行贈吳子野　賀燦然

延陵貌寢意氣奇平生對酒若有思低回脉脉杯行遲

酒杯落手支兩頤鼾聲微微向人吹須臾興發不自持一吸百斗醉莫辭狂歌醉舞脫接䍦仰天清嘯星河移百年富貴能幾時刀錢山高令人嗤鳴珂佩玉何所為爭如彩筆光陸離片語得意揚雙眉況復篇翰時淋漓伏為雄兮飛為雌繇來此意人不知君有磊砢還向誰與君且盡手中卮

程六水過草堂寫余小像　盧舜治

寫照翩翩筆有神草堂磅礴繪予真元非錦繡叢中客可是丹青畫裏人我亦夢遊還入夢君何身外更求身紫芝眉宇愀然色慚愧衣冠此逐臣

陸中山桑苧園　盧舜治

竟陵高士曠人寰結得遽廬桑苧間共惜病容居下澤獨將狂態醉中山茶香蟹眼鐺看綠花老鶯啄管甥斑我更識君千古意蘇公渾在文城灣

浣溪沙　沈與求

花信催春入帝關玉霙爭牖去留間不禁風力又吹殘

客舍不眠清夜冷繁愁一綫裏旛檀空庭月落十闌干

浣溪沙 題草窓詩詞卷後　　李商隱

玉色庭心夜色空移春小檻鬬春紅輕衫短帽醉歌鍾

綠扇舊題烟雨外玉簫新譜燕鶯中闌干到處是春風

詩餘補遺

雨中花令 吳興道中頗厭行役作此曲寄武林交舊　　周紫芝

山雨細泉生幽谷水滿平田雪繭紅蠶熟後黃雲隴麥秋間武陵烟暖數聲雞犬別是山川　嗟老去倦遊蹤跡長恨華顛行盡吳頭楚尾空慚萬壑千岩不如休也一庵歸去依舊雲山

瑞鶴仙 餞交代沈公雅臺山寺作　　趙彥端

攬垂楊細折有別情遺愛與君都說文茵帶珮乾走行春來處去年阡陌柔桑半葉轉光風輕颺秀麥正人間共約耕相借牛社相留客　清絕溪山猶記脫帽吟風高樓招月東君何事將春至放春歸道從今江上一花一柳皆想油幢瑞節縱離愁瘦減腰圍帶金正曄

念奴嬌 建安餞交代沈公雅　　趙彥端

棠陰綠遍正金菊芙蓉爭放時節滿路歌謡民五袴底事途車催發綠[illegible]門攀轅臥轍何計留連得故園花柳[illegible]成憔悴難說　今夜祖席紅亭主人來日已是朝天客旌旆匆匆從此去[illegible]賞[illegible]湖風月眷戀無因笑啼不敢那忍傷輕別情[illegible]難駐一杯聊送行色

木蘭花慢 己未十月十七日青溪月眞人　張雨

試瑶臺借雪春意早滿林巒笑東老殷勤能傾家釀與盡清歡曾因求賢把詔便朗吟溢浦又廬山自愛西湖煙雨玉鞭分付青鸞　神仙宮府肯容閒樞要在玄關有溪上金鼇月中金粟長駐嬰顏願似洪厓橘术儘千年遊戲向人間早晚鳳池書到迴明殿上催班

又 龜溪寄張小山　張雨

問出山小草誰與伴五湖遊便一昔風光桃花流水杜若芳洲來時洞門無鎖倩鶴羣長繞待仙樓邂逅小山

招隱依然我輩清流　春愁打總任餘不寒擁敝貂裘柰雨梛煙花雲帆溪鳥都在簾鈎眼前自無俗物動山心嫌聽鹿呦呦猛把石闌干拍買胡知爲誰留

梧葉兒 贈龜溪醫隱唐茂之二首　張雨

參苓籠山水間好處在西關放取詩瓢去携將酒榼還[illegible]倩歌鬟休舉似江南小山

移家去市隱間幽事頗相關劉商觀棊罷韓康賣藥還點檢綠雲鬟斂不盡龜溪好山

天仙子 題趙仲穆蘭二首　李應禎

憶昔維舟湘水曲露浥芳猗飄逸薇褰裳徐步踏晴沙東一簇西一簇盡日徘徊看不足　嘆惜光陰如轉轂老去觀圖指病目 闕七字一句 花絕俗葉絕俗想象王孫清似玉

公子才華偏醞藉九畹春光生筆下幻成花葉恰如真他看罷咱看罷不信根苗原是畫　醉眼摩挲驚復訝端的人能移造化 闕一句上 風不謝雨不謝一任卷將堂上掛

高陽臺 題趙仲穆作野雲居士山水便面　張翥

染黛浮空凝妝佇遠數峯底事含顰十樣新眉從他雨抹煙匀能綃便面宜歌舞有亭亭玉骨冰神幾銷寬翠被餘香錦瑟清塵　如今歸去湖山畔對一川平野一片閒雲兩兩漁舟相過桂渚蘭津誰將玉斧修明月柰琦樓高處無人憶王孫芳草江南啼鴂殘春

滿江紅 錢舜舉桃花折枝　張翥

前度劉郎重來訪玄都燕麥回首地暗香銷盡暮雲低碧啼鳥猶知人悵望東風不管花狼籍又淒淒紅雨夕陽中空相憶　繁華夢渾無迹丹青筆還留得恍一枝

長見故園春色塵世事多吾欲避武陵路遠誰能覔但有山可隱便須歸栽桃客

孤鸞 題錢舜舉仙女梅下吹笛圖　張翥

江皋空闊更半霎輕風些兒微雪倚樹仙姬翠袖暮寒應怯閑拈玉龍自品愛氷姿與花爭潔一闋霓裳乍了落梅花初疊　怕曲終人去彩雲[illegible]絕便夢斷瑤臺春思愁結那堪綠毛幺鳳向苔枝數聲啼咽留得餘香滿袂已西山斜月

感皇恩 題趙仲穆畫凌波水仙圖　張翥

湖水冷涵秋行雲平貼時見驚鴻度蘋末霧鬟烟佩微步一川涼月軟波擎不定龍綃襪　楚楚緗蓮愔愔瑤瑟照影明璫雨清絕記人何處起舞為誰輕別數峯江上晚秋愁疊

憶秦娥并序　倪瓚

昨日嘗賦憶秦娥一首以介石齋前木犀盛開俾具一巵酒無使花神笑人寂寞葢以風雨傷懷耳茲重改呈又作一首共寫呈二君却不可黙然也

扶踈玉蟾宮樹影闌干曲一襟香露幾枝金粟　姮娥鏡掩秋雲綠無端風雨聲相續不須澄霽為酤醽醁參差玉笙聲莫起瑤臺曲輕風音浸夜涼肌粟　黃雲巧綴飛霞綠淸吟未斷秋霖續恐孤花意倒尊中醁

沁園春 爲丁壯擄軍所挾經長興和平酒庫題于壁 關峯劉氏
我生不辰逢此百罹況乎亂離奈惡因緣到不夫不妻
被擒捉去爲妾爲妻父母公姑弟兄姊妹流落不知東
與西心中事把家書寫下分付伊誰 越人北向燕支
回首望鴈峯天一涯奈翠鬟雲軟笠兒怎帶柳腰春細
馬性難騎缺月疎桐淡烟衰草對此如何不淚垂君知
否我生于何處死亦魂歸

踏莎行 香奩八詠 王國器

寶鏡凝膏溫泉流膩瓊纖一把青絲墜冰膚淸淺麝煤

春花香石髓和雲洗 玉女峯前咸池月底臨風輕把
犀梳理陽臺行雨作歸來羅巾猶帶瀟湘水 右詠金盆沐髮
氷鑑懸秋瓊腮凝素鉛華夜搗長生兎玉容自分比嫦
娥粧成但恐嫦娥妬 花影涵空蟾光籠霧芙蓉一朶
薄秋露年年只在廣寒宮今宵鸞影驚相遇 右詠月奩勻面
粉結紅氷香消獺髓鏡鸞影裏人憔悴梨花帶雨不禁
愁玉纖彈盡眞珠淚 恨鎖春山嬌橫秋水臉桃零落
臙脂碎故將羅帕揾啼痕寄情欲比相思字 右詠玉頰啼痕
淡掃春痕輕籠芳靨捧心不效吳宮怨楚梅酸感翠尖
纖湘烟碧聚愁萋蒨 紺羽寒凝月鉤金灧鶯吭咽處
微偷歛新翻嫵態太嬌嬈鏡中娥綠和香點 右詠黛眉顰色
金谷遊情消磨不盡軟紅香裏雙鴛印蘭膏步滑翠生
痕金蓮脫落凌波影 蝶徑遺蹤雁沙凝潤爲誰留下
東風恨玉兒飛化夢中雲靑蘋流水空仙詠 右詠芳塵春跡
烟冷瑤檽神遊貝闕芙蓉城裏花如雪仙郎同躡鳳皇
翎千門萬戶皆明月 海碧山靑天荒地老滿身風露
飄環玦高樓畫角苦無情一聲吹散雙飛蝶 右詠雲窗秋夢
翠藻文鴛交枝連理金鍼綉處渾如醉楊花一點是春

心鵑聲啼到人千里 喚醒遊魂猶疑夢裏此情恰似
東流水雲窗霧閣沒人知綃痕挹透紅鉛淚 右詠繡牀凝思
蹐擲龍文尋盟鸞鏡龜兒不似靑蚨準花房羞化彩蛾
飛銀橋客遞仙娥信 錦屋璚樓薄情飄性望雲望斷
紅輪瞑珠簾立盡海棠陰怎當遙夜鴛衾冷 右詠金錢卜歡

、點絳唇 山行　　陳敬則

翠嶺盤回洞門都是雲封鎖孤村烟火一望情無那緩步看山只有雲隨我尋誰可黃鸝飛過颭落櫻桃顆

南柯子 山居野集　　陳敬則

竹徑沿溪入柴門嵌柳開小橋流水白雲堆不是幽人誰向此中來　掃石攤詩卷攀花記酒盃小童休報夕陽催自有一川明月送人回

浣溪紗　　陳曼年

半扇門兒手自推夜深風急峭寒催打窗落葉萬千迴人影相依燈影坐庭聲又帶雨聲來倩誰將箇好懷開

朝中措　　陳曼年

城隅斜轍小橋橫住久不知名那管催詩客至何嫌看竹人行　而今懶也梳頭長是午飯雞聲却有鄰翁作證道余懶是生成

踈簾淡月 山居爲韓仲弓作　　董斯張

貪奇捏怪記薄倖名傳醉侯曾拜香老春蕪償盡迷樓花債回頭月落流鶯外辛負殺遠山橫黛一篙浪碧籃輿十里明朝難待　儂自有鹿車同載檢點家風江梅死在玉硐多情蕙草也成叉帶罥荷香㙮鳥綠界奇絕處夏雲初賽枕中驚覺松風夢好拄瓢人再

桃源憶故人 采桑　　董斯張

一庭麥雨薔薇亞穠綠描成新夏蠶市今番來也剛値開園罷　碧雲叢裏紅衫卜錯認海棠花謝剪得半筐

歸舍叙挂桑枝下

好事近 竹溪寒泛　　董斯張

一棹夕陽天招取水雲同宿歷遍短橋衰柳雪顛花成六　斫將溼蒂着紅鑪杯寫三蕉綠搖碎斷氷回去有漁簑相逐

沁園春 報國寺倡放生社　　董斯張

歷刼無明食前方丈饑火燒喉歎口似血盆刀砧滋味牙如劍樹究業風流三寸絕過便成何物性命償他沒齒頭君知否一般疼痛兩箇骷髏　勸伊及早薰修向

原缺

吳興藝文補四十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董斯張閔元衢韓千秋同編而韓昌箕爲校錄刊刻斯張有吳興備志元衢有歐餘漫筆皆已著錄千秋字聖開昌箕字仲弓並烏程人是書採錄自漢至明藝文之有關湖州者彙爲一編以補舊志所未備其自唐以前爲斯張手輯宋元以後則元衢千秋諸人共成之所採錄前代頗詳而明代則漸濫亦志乘之通病也

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三十二卷

〔明〕何偉然　丁允和選　陸雲龍評

浙江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陸雲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十六名家小品三十二卷》提要

十六名家小品序

歲癸酉日在柳日輪如炬余方歌五憶而思濯清冷之淵也雨侯氏手一編寄余曰此余竭數年心力乃今始得据十六先生之珍奇靈雋而聚之

簡編抉剔爬搔別具
手眼爾必有以許我
且余貧庋未能行其
鴻章大篇于世姑以
其小品行余因得對
十六先生之文蹲蹲
拜舞而問之曰諸先
生鍾川岳之靈灝冠

冕人文全集行有篋
而藏之者有力不能
致者有茫昧不能識
其義者今有人焉丹
黃而黼黻之句櫛而
字嚼之心飛色動懸
之天壤與日星同炳
顧不樂乎今人媚古

而虐今爲文必希屈馬班楊而蘇王歐曾以下置勿談也特破俗耳庸目取其傑然

特異者當吾世而閩列漢唐使博如茂先逸如莊周奧如長吉富如相如明如賈誼

壯如楊雄不必備之異代而遠騁高厲雲變霞燿是孰爲之揚詡哉抑孤遠與和易

不同趣纓緌與衿掖不同時荆襄與吳越不同地俊逸與研刻不同調歡欣與鬱噫

不同懷爲之訂交于尺幅之間若壎篪其吹而蘭馨可接去其簡軸繁重之累而吸

華聚神各以其精者相告何必把臂一堂之爲快哉更有進于是者附會時論黜落

瑰異昭明猶不免小兒之譏直任吾中之喜可而釣鱗出淵曾翼墜雲坐使雅義翻

新高唱重揭詠其一言而徬徨竊想不能已已提呼半幅而不覺嘻笑躑躅之何生

此又匪直標奇豆馬揚文斑豹集長金碎鈎玄玉唾之爲兢兢矣此一役也學富于

收功深于作穿貫十六先生之神而波及後世使能文之士以十六先生作司南不

復知世間尚有屈馬班楊蘇王歐曾也者雨侯之報成勞也是猶傾蘭山之積而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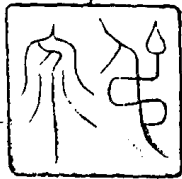
流濺沫皆珍玉也可曰點點寸寸非產于崑圃孕于黃流者乎集成聞有請益者諸

先生雄文飈起名章雷動進而求之方書不任載奈何其僅此余有以識雨侯之微意矣雨侯器沉識穆胸囊萬古而棲心在朔蓬之末不欲正告天下曰吾馳驅藝文

之圃網取十六先生之精粹盡在于斯吾爲貧使無暇及其他焉耳嗟乎貧也使人有蒐求之識采擷之材不得吐氣于人以明吾意之所在將必坐玉堂讀瓊笈日縻

大官之金錢然後出
其餘力以與五車萬
軸爭富哉若是吾知
不能貧爾侯矣

丁序十二

僊里社弟丁允和
拜書

皇明十六家小品序

天以文星為人間文章海。代畜其
人。于
我明若有私焉。惟畜之。則寶者衆
世。恒有。則弗寶。即語之曰食其字
可仙。鍊字盡黄金。手讓之。夫文星
在天。咸思乞靈。蓋我慧既已。借星
為。文人豈惟睥睨熙明。蓋亦期與
天下乞靈人。厥帶恣之。把取柰何
反忽焉不知寶。噫。亦知把取文星
者有幾。星非。星弗遇也。惟余社伯
陸雨侯固星精也。靈文慧目。與氣

毋相呼吸執樞以運文天之私兩侯于星籍乎然不即星兩侯于緣綸閣而先星之纂述林誠以文章一道貴其人道未必尊尊其道人當自貴寄之纂述政與天下气運人眣帶道將日尊于天之星我者無貧然知星爲天寶握寶者當益貴不輕以示人是以閱盡當世之星文乃約取十六家又約之文之小品精覈研賞揭之有如列宿蓋知人負一星各各光昭于無際大固光大小亦含弘隨于其中取一

焉星秉畢蘊也兩侯真能把取天之文文天下乎集成問序于余余見兩侯每定一家言必有三寸夜光綴之首余焉用弁之間嘗取月旦諸家者妄意相參或別有肯于兩侯者屠緯真以多爲寶珠可彈雀辟可柢門甚之翡翠指環可擬刺繡筆不須蜻蜓帽贖之使數眉者日乞螺子黛三升靡不給若風流禪其可語趙州薝蔔乎天池爲他人作五色嫁衣絶憐工媚及英雄失手絶無笑啼痕至激切雄壯

楚莊之怒昆陽城之戰也霹靂只獲雋惟靈光逶迤揮霍縱橫目無今古每設意豢如龍蛇雲翠柔自帝先狀以崩興蹁躚與五泄爭奇殊宜乎漢晉風流歸之虞長孺如鄭艾縋兵入蜀絕險為功第思變

四

必有所擬管夷吾之變齊趙武靈王之變綺服皆非無所擬者無所擬將牛蛇奪舜放宮即獲吳鼎玉僅寸珠白玉壺亦陰氣也寫膚天假開人詢文之司命出經神學海獻酬舉心酌自不渴羣華于顏色

安期生灑墨石上成桃花別有仙艷大泌山人交以友盡宇宙為量文以周盡古今為量懷抱日月吐喻芳華誠足起衛玠之清羸康孟昶之浮曼人文宗止感有固然石公思以漢幟易趙幟人未盡脈眉

五

公評之確矣然旌旗一變固當尋其陳壘為猿鶴為蟲沙各從所化囂囂唐拾晉複魏倚漢規非石公人人沿門持鉢矣然孤鳴必寡和即小修不能塤篪應況能一引吳令絲工吹師皆執器奏和耶予細

聆之石公希聲瑤天笙鶴小脩時作珠蕪鷓鴣矣伯敬法不用公安衆識扶力一以貞亮澄霽為手眼藻玄瑩素如被蘭畹風過氣蹤客曰鍾派固未知揚雄步長卿之蹤宋玉衍靈均之製者闕文修藻火

六

終日七襄能始出書倉為家珍人修李都尉之鴛鴦君工班婕妤之霜雪且王謝子弟楚々衣冠不作妝羅蛾眉低聲問婚之態文之流于溪也此實砥之文太清力扶玄秘才識宏超思輪蔦軸則圜公之

獨脩也字茹羣象則摩尼珠中金偶也余導其氣見白練上衛乎如此奧區險造未可與學步邯鄲者道也湯若士無觸不靈如舞帥之按歌聲鳴鷄之隨鼓節無不應響至一片清徵明澈令人蕩吝滌垢

七

目妍而神躍乎若玄宰倜初明卿三太史或以沖渟或以娟好或以淵涔皆玉局妙才自稱仙手陳之如瑚璉之在宗廟謹之如肅度珂玉而前味則玉饋之酒羨如肉色則碧瀾丹巘寸々秋容真所謂巖

巘高而雲霞氣鮮，林藪深而蕭瑟
音清者矣。且明御道開目廣攝無
盡之藏，磨人鈍眼，懸書滿壺天宇
為闢功，猶非溯眉道人弘遊興墳
寤歌林間，名世達如鶩道人，泊如
也。故文濟鼓自銀漢，不剪松江片

八

水，秋澄春碧，令影裡細腰，鏡中好
面，為之洗盡。山林鍾彤先生以之
諸君子者，析之各成一家言，合之
共成一代言。且一代萬古，先百代
之言，非天以文星移乎？然雲漢之
昭，文星之繫，祇三吳得其六，越得

其三，楚得其四，若秦若閩若江以
西各得其一。豈天尚畜之，抑把取
者未奢也。夫文人均欲乞靈文星
者，何兩戾有獨契？吾知古今文人
同此心血，未有不能結一無寸士
之心，而能訂千秋之勝者也。亦未

九

有不能結獨知之契，而能作競賞
之緣者也。亦未有不能懸當代之
鑑，而能超前哲之觀者也。昔班固
欲漢家文章與三代同風，古君子
加惠本國，良有以也。若夫小言之
詎囊五嶽，不知有崑崙，借潤錦江

偫水遂忘溟渤乎非也從来神通変化藏大于小彼藏藕孔藏蔺絲壺公縮千里咫尺孫夫人方帛之上畫列國山岳河海城邑行軍之勢天地象數尺幅而河洛具呈雨灰殆絲水氣測較遇洛神而識巫

十

山香雨所見亦綦大也設曰其小而小之何異小兒吹蘆笙一二声便欲隸太常品亦胥失之矣余久作選諸家小品想迨奇賞文娛文微泊兩侯行笈行輒羅選不知十亦家猶可拈出更見文星有獨曜也適余病暑披集池閣快讀恍入栖神之藪露懸脂滄不必擬辟暑犀藉招涼草矣兩侯其起我手曷辰可捨其在余手

社弟何偉然書于金陵客園之閒而閣

十一

選十六名家小品序

九州殊域九山殊骨九水殊潤九土殊俗人以境殊文以人殊所以貫

十五國之風者以比耳頌以比東之以功令文有氣運焉之齊類不能別開生面且三年省出

一人以霸宇內合出一人以王霸王之才其是多致而一人者文未必霸王貫人也豪傑有真

意於古文字之中求之欲然亦不多見固有百十年間省僅數人間一二人甚聞其無人此則

真霸王才也鍾河岳山
海之秀學勝而才雄識
高而氣灝不相襲而豐
神自現歷選近代于茲

序三

者中囊括今曩蓀楮矣
奕似楓則吾浙四明屠
赤水鬼才疑賀銛鏈利
斧大匠蜀道之巖則吾

浙山陰之徐文長今吾
季重徐似若寒王多豪
快則遇為之也更吾武
林還浙境園貞父明聖

序四

清山或嵬怪神運或秀
巖天成不堪並時敵乃
吳楚多才江遠南舊之
之王右軍陶隱居攬縹

鄉之菁英蕩以震澤歙
瀫吾翊董里白陳眉公
而莊雅俊逸雅志經世
吾又安能不翊張侗初
卷五
姑蘊人文藪宅文章節
義西谿蔡洲文起豈陽
益長九疇仲昭諡先生
搜其隻字如獲拱璧心

銘與型莫不能窺其全
至捧金集而玩索凌賈
董傲朱程躡歐韓明卿
何俟予翊而名言允出
卷六
予自翊明卿矣維楚之倉
材讀大泌山房輒翊李
本寧之富而才智與膽
為第解原泉至瞻眉山

而王氣欲消則璐聯璧
綴星季而脩天倫之樂
秉聞世之才不朋中郎
小脩鄴典朋伯敦孟則
序七
回眼日臏乾雲才虹氣
秦鏡扶古人肝萬并刀
飛錦綺心思百鍊精金
不必以多五善耳若夫

匡廬秀出危峰險瀑之
粹乃有若士鈞南奇博
雲林霧嶽之異乃誕太
清閩海汪洋流天倒日
序八
之精是出能始世朋若
士孟朋若士世朋太清
孟朋太清世朋能始孟
朋能始南比英華蓋其

具已獨恨家儉而目亦
因之不能大振燕趙鄒
魯淮蜀滇粵諸奇又限
目窮而家又窮之不能

序九

大椿諸先生之雄文僅
剖其一二此居平不無
悵結者係文長云雲隱
悅龍得其一鱗一甲正

是可思不必現其大身
倘亦可借以解嘲哉王
霸有真丞謂嘗鼎一臠
之矣俟遍走十五國而

序十

求湯武桓文而目

癸酉仲夏錢塘翠娛
閣主人陸雲龍雨侯
甫題

十六名家小品序

句章友弟馮元仲次牧題

文章之有小品猶蒼靈之有月有星有雲有霞有雪菲霓之有山有水有莊墅有園林山之有竇有谷有巖有洞有石水之有渚有溪有淵而山水中之有隱士高僧羽客游俠也故必貞觀天地人之文之理更參之孫何崔遵噴薄盤渦而文章之觀畢達　本朝取士爲科舉章程之紫雖試之表論策判爲中權後勁而上以虛名求下以虛文應其

所謂一言命中次二立者不過八股制義作前茅耳士自稱節垂白首頫首攢肴與黃口兒曹分更分漏止此一途而又有得失亂其耳目婚嫁嬲其心志饑寒僕其手足屈伸食其肺腑應酬勞其骨節禮法束其筋骸十室之邑有士嗜古發一語衆口莫賞持一議世眼皆嚇其門有問字車來即三尺童子起而醜詆誹笑之出則擯諸黨塾入則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一睞如貴介子呼盧俠邪醉紅裙等嗟乎以士居今而欲如古人之成名後世難矣非古人之獨賢且智也古之取士似廣而實約今之取士似密而實畧也古取士昉自周官歷漢魏五代唐宋如賓興獻賢能計偕勸駕舉賢良貢士秀士明經策士代不一途大都詩賦古文辭爲重爾時士攢肴頫首亦唯是工詩賦古文辭足矣令所重在前茅東功令即有兼三長施之中權後勁上不取也不得不攢肴頫首此道及一旦起家通顯高者道學聚其羣其次棋酒溺其神其次金錢劬其慮其次淫慾蕩其心其次傲骨媚骨填其

頭顱居今之世而又有此種種結習而欲學士大夫如古人成名後世抑又難矣乃余觀今世拔文人才子幟次二立者又大都出於學士大夫而布衣處士伏其才於冷穴窮巖守場懷窟之下百不得二三非學士大夫獨賢且智而布衣處士皆白癡能薄不敢望其項背貧故也有天者敎之其遇與勢使之然也學士大夫則不然家有藏書可讀有閒燕可永有志意可展布有軀膽可披放有氣焰可噉名有交游食客可標榜長聲價席寵潰權

交相引重而身仲家溫又可共剞劂而傳之其人通邑大都此皆貧士所不得也夫貧士之難如此而學士大夫之勢之遇又如此則夫貧士即不敢望古人垂名到於今即欲望今世學士大夫之項背抑又難矣至求學士大夫之能詩賦古文辭者如星爬晨指不可多屈則又何哉余觀學士大夫嘐嘐自命名湮沒者何限其詩若賦若古文辭傳世世不必盡傳貧士業有可傳而卒不傳術幸嗜古之士博識通敏起而三索如文選之收酒德中

郎之題甆曰而其文與姓名至今在亦貧士不幸中之至甚幸也余友陸雨庚亦貧士也布衣蕭然而好書日坐屋子下手不停披如穆希恩未嘗箕股以貧故不能盡羅鄴庾架茂先乘乃取慶厤來十六名家管綜小品儺較研閱才多於君家士衡而又能割所愛爾乃天絫之夜光以內其耀絫之日精以布其華絫之電光妙髮以起其澤絫之天公玉戲以鑠其靈而乃地絫之維南岣嶁以琢其文敦物巨靈以高其臺旁絫之平泉以致其帷轆

角以任其之輞川以經其索上宛以大其畜葦杜二曲以澤其色銷其根爾乃庚絫之圭蓽無底以迂其徑王官貿管以飽其饞少室蝌蚪以纍其古小有猗珂以著其虛宛委雲根以從其滂爾乃終絫之牽牛梅根以泛其爽浣花竹公以供其賞幻其孩考槃結廬以絕其足吁乎盛哉即使張膺隱居苦竹孫登逌笑山半支遁惠遠據獅子坐拈鍵椎鈕父芝童若務荆蒯聶政披圖挾匕不是過也吁乎盛哉此其家不貧矣余遯隱天益山摧謝落

魄幸此心了不動爲時羈紲名墮少年齒牙間貧人厭笑僞君子疑之如虎真小人疾之如仇獨是海內文人才子一辯香不能滅却尤記少時先方伯與屠緯真先生賦詩飲酒如見黃面瞿曇逆長侍貞父師從帷帳間望見虞公德園最後稽公本穿季重三先生或証訟講世或書疏當面此十六公僅得六七而此六七公者復後先凋謝止泐止山陰僅稱碩果今讀雨庚品下籤如與十六公晤對一堂揚扢風雅天益不能終奪貧士權哉自此

品出而貧士身名俱泰且使天下之諸爲名士者不貧而凡爲學士大夫者不俗雨侯權至此歟闘雨侯尚有大家太史諸刻黄公石齋故尚秘帳中夫弇州不據木天石齋乃棄玉署兩人俱不以太史重大小品厥集紛若雨侯故以文論品不以人然則此二公者胡可不亟收之也進求之余鄉如余僧杲之農丈人徐見可之鳩茲錢仲舉之麗矚顏茂齋之雪後余師秦虞卿先生之林衣如岳而五不更途狀邪余於制舉義廢棄久名心銷盡頃

爲知已牽入功名鼎鑊中老大嫁作商人婦借人殘筆墨了之放[illegible]西子湖得與雨侯下上千古出此七品爲貧士設甂瓶供養雨侯其笑余馮婦哉余誠未免佛頭拋糞以雨侯五色眼持汝南管鑰當不知置余何品也

敘屠赤水先生小品

四瀆爲羣瀾之帝東帝則標鶯山狼山爲南北關內江淮河濟四伯之劍舄焉其諸附庸漚飛沫注懼于後至誅故其苞納遂爲四隩尊蓄富斯洩奇山濤嶽浪中有木華窮楮不得盡者牛渚尺瀾那更足道赤水屠先生東海肇靈曙目

廓腹囊千秋而羅一世珠璣逐唾雲霞入思富而怪與海不殊是以發爲文章無論大者如方壺圓嶠壓鰲首而突兀聚五城十二樓之輝煌長鯨巨虬鼓層濤而奮騰逞吞舟排嶽之狂橫珊瑚林立夜光沙積絹杼重淵貝生石壁即出之爲卷石片嶼有不係逸

人之思滯騷人之迹耶常鱗凡介皆可背成麓而鬐成峯小璣寸珀直堪悖波斯而魋寒晙一勺知大海味不必始皇小兒鞭石浮梁得竟其量也試取江瑤柱而啜之應出虬脯侯鯖之上不致麻富人之口焦張果之齒矣

壬申長至日錢塘陸

雲龍雨侯甫題于翠

娛閣中

[seal] [seal]

居欽四

翠娛閣評選居赤水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記

○○○海覽

賦

○○○五色雲賦

○○○閔貞賦

傳

○○○程烈女傳

翠娛閣評選屠赤水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書

○○○與田叔

○○○與王元美先生

○○○答王元馭先生

○○○與張肖甫司馬

○○○與陸君策

○○○與君典

○○○與顧益卿

○○○答李惟寅

○○○在京與友人

○○○歸田與友人

論

○○○人臣體國

○○○圖事

○○○核實

○○○誠僞

○○○愛憎毀譽
○○○尊生達生
○○○適志
銘
○○○擇交銘
○○○江南春信箋銘
○○○縣樓
贊
○○○程思玄小像贊

○○○沈純甫像贊
○○○自贊
跋
○○○跋荊堂銘卷
○○○跋程節婦卷
文
○○○祭比部朱先生文
○○○祭二陸先生文
○○○祭杜夫人
○○○祭王博士
○○○戲爲生祭周叔南文
○○○戲爲酒徒祭文
誄
○○○先君丹溪公誄
哀辭
○○○陸太史夫人哀辭

翠娛閣評選屠赤水先生小品卷一

西湖何偉然仙郎選

錢塘陸雲龍雨侯評

東海屠　隆長卿著

○○唐詩品彙選釋斷序

夫詩由性情生者也，詩自三百篇而降，作者多矣，乃世人往往好稱唐人，何也。則其所託興者深也。非獨其所託興者深也，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非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則其生乎性情[illegible]哉。有悲有喜，要之乎可喜矣。五音有哀有樂，和聲能使人歡然而忘愁，哀聲能使人悽愴惻惻而不寧，然人不獨好和聲，亦好哀聲，哀聲至于今不廢也。其所不廢者，可喜也。唐人之言，繁華綺麗，優遊清曠，盛矣。其言邊塞征戍，離別窮愁，率感慨沉抑，頓挫深長，足動人者，即悲壯可喜也。讀宋而下詩，則悶矣。其調俗，其味短，無論哀思，即其言愉快，讀之則不快，何也。三百篇博大，博大則詩；漢魏詩雄渾，雄渾則詩；唐人詩婉壯，婉壯則詩；彼宋而下，何爲詩道其亡乎。延禮高氏選唐詩品彙，其所取博則博矣，精未也。乃黄觀察公選之加精焉，而又爲之釋斷，然後唐人河嶽之精靈，歷百千載如在乎，則觀察公之勳，奈何可聊小也。

哀而不[illegible]　見性情　之正

詩本性情，尊唐而詘宋。宋無性情哉。只是宋人于性情大認真，認得死煞，反短流動之趣，此所以不及唐也。尚論處的是不磨。

南京鄉試齒錄序 代作

王者網羅英俊以賢不以齒故華顛非老童牙非少才諝鵠起鴻烈硎隱晦以其人何如安問年為鄉試有錄錄以齒者何也則謙之道勝也唐虞遜規帝道郅隆百僚師師俊乂世為楷垂讓受斯益讓朱虎熊羆伯夷讓夔龍那上材神智不以先人合德沖和宅心柔濟故其所標樹者亦光明俊偉懸諸日月而榮華列今是謙之道勝也先王之教人宗廟賜序貴老尚齒進飲食則拜奉几杖則拜温恭遜讓之禮童而習之以折其驕蹇之心而養其從容溫粹之度當其時士大夫之器局閎深德業無玷犁然多玉瓚黃流之選詩書所稱後世黜焉帝王以還代不乏俊邁之士或好通脫而惡繩檢習矜露而恥弢藏拳拳曲跽鄙為俗儒倨傲鮮腆日為快士輕俊子弟薄有才藝至傲其父兄童子何知稍解伊吾輒輕其先輩謙之道蔑如也藉令他日出而立朝服笏五車言如春華能如轉環智如倒囊其量不足稱也嘗試以後世之士大夫

之與朱虎夔龍諸公潔長較短或材智不甚遠而氣象自別其所標樹奚啻星淵士奈何不遵德讓哉不佞寡昧謬司文柄於南國我我南國維七之數蓋自六朝以來山川盤回靈氣日開文風日暢家藏夜光人握靈蛇雕龍之業不可謂不盛矣然竊聞之俗沿浮華士好揚詡少負雋氣操筆斐然輒思但[illegible]之彥貴都下之紙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則謙之道無乃缺乎是不佞之隱憂也南國之文盛矣奈何復以文進之是以水濟水也故余於多士不憂其不文而憂其不讓子雖神聖不加于父弟雖上喆不先于兄溫然平和沖然挹損濟濟多士雖與唐虞方駕可也故士立朝則以賢居鄉則以齒以賢則得真才以齒則崇讓德得真才則國臻於理崇讓德則俗還其醇聖王之立教作人意亦弘遠矣哉爾多士勗之余將藉以報聖天子矣

立朝無師濟之風由始進多佻達之氣教讓于始進培植實多

世豈少有魔者

擬古妙在不離所間

少室山房稿序

夫詩難言哉摽抜藝苑掩㝵人羣盡絜管者率多雄心然定精而索之必有所不探畢力而趨之必有所不至覽觀古今學士大夫之作事勝則傷致情勝則傷裁理勝則傷韻氣勝則傷格浮豔則傷骨緊迫則傷神是詩家之魔事也世有小才獵得一體輙自斐然驟之鼓吹而徐之音死擘之春華而味之嚼蠟豈不力天則刑之夫夜郎王惡知漢大哉余友胡元瑞束髮治詩駸駸高步凋視比于

蒲稍躡浮雲而上其氣盛其才豐也十九首如洞庭雲門千秋寥寥用其語則襲不用其語則遠作者爲短氣罷爾元瑞獨奮而嗣響不襲不遠庶幾古人典刑曹氏父子以下取法而裁匠心而運詣妙境矣而尤長于五七言近體無音不亮無思不沉無體不厚無骨不勁無韻不飄無法不比其雄大而峭峨眉劍閣之秀其縱橫而整昆陽鉅鹿之師人曰于鱗不死固誠知言然其離合變化則不盡出于于鱗也弇州兄弟汎㲹兼容爲世溟渤一至此道便持不下而獨盛推元瑞海魚龍鮓非司空疇賞哉余與元瑞同舉于鄉兄弟之義甚好知元瑞詩自兩王公外宜無如余者雖令元瑞自言之大都若此矣蓋自余爲吏與元瑞不相聞者六年癸未握手都門數從海內諸名士游余兩人遂益驩元瑞謂余曰子修辭海上士爭執牛耳而盟子家藏靈虵人厭梟鸞獨胡生恥不聞謦欬之聲久矣子且懸書以說海內海內冠帶同盟之士載書登稱纍纍如雲而獨寂然于金華牧羊兒余則

不遑亦子他日千秋之恨也家有山房敝帚徵享千金子盍圖之余曰子詩業乞言兩瑯邪其爲千金大矣余柰何復爲衛風之末乎乃元瑞請不已而余之車馬復有行色于是勉爾抽毫面目沙土口吻煙霞余則愧之顧余兩人之好與余之知元瑞詩若此其深也非是言則天下不得聞余惡能已哉

擬古人便似古人元瑞未便能脱不入魔道或亦有之談詩之病蓋云詳矣

○○○觀燈百詠序

昔人謂陸士衡人患才少子患才多山川蘊靈風雅道盡千八百歲而後乃有王先生先生天才藻逸發爲詩文落筆吐語如決黃河之峽抽春蠶之絲其深無底其出不止無論雄文大篇富積瓊瑰即觀燈之詠多至百首布意錦密寄興婉麗辭極雄放旨歸則暢移宮變徵盡妙極玄語語作青霞之色昆吾玉之聲吾以爲盡不知復自何來胡其多

也夫物有一不爲少百不爲多多而不工不如其已夫衆草易繁而瓊芝不盈衆魚目至夥而明珠不列肆吾且爲瓊芝吾且爲明珠第亦恨其不多耳又進之而爲玄霜紺雪水碧空青世人苦不得見而靈境以爲常玩交梨火棗麟脯鳳髓世人直聞其名而至眞以爲常味他人自少而拙與王先生之多而工則天之賦材之分也詩到詠物雖唐人猶難之大家哲匠篇章寥寥豈非以寫情境者易妙體物理者難工也今王先生之詠觀燈則富五百絕而奇思疊出妙句天來即先生不自知其所詣而人又烏睹其化境哉余少好吟詠才不勝情往往尚興趣而乏風骨飄爽之氣多而深沉之思少及求先生詩于華實深淺之間幾悟矣卓哉此道吾師乎吾師乎

一夔足矣簡爲貴也多多益善多之謂乎譬之明珠恨其不多何嫌百也

〇〇〇馮咸甫詩草序

夫聲詩之道其思欲沈其調欲響其骨欲蒼其味欲雋而總之歸于高華秀朗其丰神之增減大都視其材矣材多則情贍而思溢光景無窮材少則境迫而氣窘精芒易竭則其大較也宣父道豨神聖文兼國華故采詩斐觴語語神來以今讀之如叩哀玉而撞巨鐘也即令宣尼降而爲近體必不作儉父之譚楚氣雄標則屈宋擅其菁英淡道照明則陽馬吐其鉅麗魏騁鶻爽則曹劉之步絕工

晉尚風標則潘陸之聲特俊六朝綺靡詩道隨之江鮑徐庾則其雄傑雕繪滿眼論者或置瑕瑜然聲華爛然而神骨自具譬如蕣英芍藥何嘗無骨驪姬南威何嘗無情固與剪綵貌影者異矣夫山海氣厚蒸爲雲霞乾坤化廣鍾爲靈苗則文章道勝也如木然闇鈍冲然純白真一而已安用文之如業已搦管摛辭敷華流采奈何貴死聲而薄俊響也華亭馮君咸甫弱齡稱詩速悟漸詣前三歲君方爲諸生以詩見投出語雖工而神力尚之猶然猶大本色逮得雋南國歸出白下草見視如吸青霞乎聲響頓殊肝腸似易北遊燕許作復加以雄峭近者復之秣陵泊金閶浮錢塘而西而詩之神力更倍合風霜之氣盡宮徵之變收山川之靈則入于妙境矣而所謂思沈調響骨蒼味雋者咸甫實有焉故其材足稱也余少好此道元神爲傷材性不充風味殆盡而馮君方以盛年全力奮于大雅夫騏驥之行一日千里馮君當之强弩之末不穿魯縞則僕是也請燒君苗之硯以成孫子之

名

以材字作主性情境地眼界皆材也所云詩有別材而非關于書

董揚明制義序

今學士之爲制義匪小物也要以寸管代素王玄聖口吻襞裂元氣蒐剔三才而總歸于人倫日用自非學綜識淹引物連類淵浴丹府森餘靈光握環中而吐之妙臻其妙故莊嚴爾雅者必傳孝弟之性閎儁奇偉者宜抱卓絕之姿險則氣諧佻則心輕華士浮豔淺夫庸鄙水鏡在縣若別胡漢我明先輩之爲制義率尚渾樸其流也微傷於僻頊海内二三深中之士則古取物師心運椎厥氣欲

矯厥理欲玄稍駕飛黃之騎而後輕俊慕效競相勦模法不稟先民理不詣玄竊童牙柎腹徒豪其氣執狂豎之心而代賢聖之口語高而格卑辭詭而味索作俑濫觴伊誰之責哉吾友董君揚明少稟異姿沈雄博古六經子史而外雖禹都二酉金簡玉笈秘典靈書齊諧神異靡所不窺而爲人通微朗鑒宅心道眞嘗撰嘯廬四賦余業序之魁磊沈洋變幻滅沒方軌二京鞭笞六代其他古文辭語種種合作而至所爲博士家言則又埏埴大化所摹聖哲畜氣存神久之而透入靈竅達於化境無論淺俗瞠乎後塵即好奇負氣不深維昔人所以立言之意而空取飛揚跋扈爲者遇之當膽落神悚嗟嗟夫物貴眞也眞色不假粉澤眞材不藉丹堊夫儒亦有眞耶則董君揚明是已以彼其才上可金華蘭省下亦不失牧伯諸司而猶然婆娑逢掖環堵蕭條不穀竊竊焉仰屋太息矣君社友爲鋟制義凡如干首而以序見屬方今懸書以求海内者如雲蒸蔚並御碔玉雜陳辨兩實之世

應不乏身毒大秦之目哉

平不可僞奇可僞奇之誤人多矣然以平令而以奇收又胡以禁世之不奇

其指文之眞處正今文之準其拈文之疵處盡今文之藥

李山人詩集序

夫水之觸石也，松之遇風也，泠泠蕭蕭，嘹烈而清遠，出而土嚢吹而為吷，胡其負乎，則其所託者然也。騷人墨卿，無代無之，後人乃往往好讀仲長統、梁鴻、鄭子真、尚平、韓伯休、陶靖節、王無功、孟襄陽諸家言，豈非以其抱幽貞之操，達粲滌之趣，寥廓散朗，以氣韻勝哉。孫公和獨處石室，嗒然而足，嗣宗對之長嘯，意謚而退，至半嶺，聞嘯聲振崖谷，若數部鼓吹，顧視乃向人嘯也。而嗣宗輒用自失，高韻勝氣，一嘯而足，即安所事磬欬之言。故詩不論才而論性情，亦存乎養已。世有心溺珪組，口胃煙霞，其言雖佳，其味必短，何者？為其非真也。余友李山人賓甫，少而辭業，中歲石隱，家幸不乏負郭，葹于負擴所居有林阜泉石之勝，灌園垂釣，與禽魚親，發為詩歌，力去雕飾，天然冲夷，語必與情冥，意必與境會，音必與格調，文必與質比，非獨其材過人，蓋根之性情者深哉。則其所得於丘壑之助不小也。少室終南，詎不脩然，一往時榮，體氣遂別，雖

復津津雲林，如嚼蠟何。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山人之所以幽絕足貴也。余少家貧，嚚之齋，性甚狷，蓋庶幾有山人之心，不幸為世網所羅，幽人之致減矣。而猶復與山人津津不已，是天台子微之所以笑盧公也。盧藏用隱終南不終，後司馬子微隱天台，召見不屈，賜還山，藏用送之，指終南曰：此中有佳處。子微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也。雖然，神遊八極，青[illegible]其在供奉之班者邪。以性情為根，以泉石為養，甚得詩訣。

青溪集敘

青溪者何青浦也青浦古由拳地居雲間西鄙爲澤國空波四周多鷗鳧菱芡景小楚楚每乘月蕩槳如鏡中遊九峯三泖落几席湖上益又有二陸先生墓云余雅抱微尚緬懷哲人而余鄉沈嘉則先生就李馮開之吉士適以七夕至至即相與操方舟出郭行蒹葭野水間是夜雲物大佳天星垂麗余三人叩舷和歌仰視青漢因風而送曼聲樂甚已復相携泝泖渡登湖上浮居尊余立踞天

馬弔二陸祠慷慨興懷焉益流連三日而開之別去嘉則留齋頭旬日余退食即相與揚扢風雅諷咏先王不及於政嘉則得詩若干首余詩與之略相等先生髮短矣而心甚長諸所誤結更雄麗神王哉余與對壘逡巡畏之于是謀刻先生詩余與開之附焉而用青溪命集

冷致蘋花搖夜月清音蘆葉泣秋風

程此二者亦無以爲名相之府 可以其時何必關係

贈楊大夫應召北上序

夫吏道尚循良古今譚之則天子所使牧寧區寓牧養元元俾無敗群斯其職也釋此不務務樹其精神猴華弔詭爲赫赫絕之行以鬪奇買名驟而施之可以得志然于安黔首之道蔑如也又或矜阿謝茸猾猾圓通巧以游于世而規取大利亦時人所賢無乃非非士之操哉乃若爲吏而寬然仁慈悶然淳樸行安而志和神安而氣定閑詳整暇兀若丘山專思致意黔首上不立奇節

激新 幾于片言折獄 總用一貫令可爲世

以驚時下不習統指以媚俗而吏道醇白絕無瑕類則吾鄞大夫楊侯是也鄞于越絕爲最鉅西控吳楚東接溟渤俗華民貧楞若大獠然飛蓋結駟者出輒成群風之靡也務曰以煩侯之胸中殊不煩若冠帶雲集案牘山叢厥嘵嘵者其下如沸侯悉徐而聽之蓋人人靡弗得信其口既而徐出一言剖之亦人人靡弗厭其心其神氣因常凝寂也事上官共而無諂禮鄉士大夫敬而無隨治事勤而不苛出令詳而不細而精神計畫壹以爲天子

牧養元元爲急故陽春之意常多于秋霜士庶亦以生我之恩附焉連袂而歌交口而頌無問黄雅婦孺葢自古以寛和得黔首心未嘗有若我侯者畀窪無論卽高自嶄絶炎炎隆隆闞而攫取一時聲譽者久之且索然銷沉彼不茂其根而茂其華效悶若此侯惟温温愷悌不爲名高而聲實隱起遂爲東諸侯冠語有之鼓鍾于宮聲聞于外然是豈侯之心哉侯知奉職循理而已今夫水性好平長風下擊渦如連山水不能爲下而川歸之至于

稀夫侯之政平而善下世之務嶄絶奇詭者卒莫先焉故上善若水侯今行矣朝謁　至尊　列臺省則侯昔之風稜隱[illegible]蘢嵸而鷙擊者廝獨非侯罪罪乎余東南羈旅[illegible]因侯所耳而目之當　人主前席侯其訪問民間所疾苦余願侯首以海壖之氓爲對余與邑父老子弟世世徼侯大惠雖在闕下猶東也是役也侯部下士方君陳君等數十輩何寶乞贈言于余侯之居東惠愛在氓黎而章縫之徒佩德尤切焉余觀多上此未及河之漘而一區

皆慘色其在父老子弟可知矣績非威不奏譽非賄不彰骨非媚不容果習揚侯非今之拙宦乎雖然知催科而不知撫字牧之謂何與秋霜寧陽春

送董伯念客部請告南還序

吳興董伯念童牙稱奇稍長高視遐聽豎意千秋之業讀書自黃虞頊典而下卽齊諧稗官無所不窺下筆自古文韻語周漢隋唐而下卽近體新聲無所不詣覽其譔結往往神來衍衍恣肆驅白浪乎丰容擢秀吸青霞乎當其意得蛟龍上馳雷霆下擊鬬浮震岳須彌崑崙時吐胸臆而日月五星嶽瀆風雨悉趨毫端繚而逼之神叢靜而對之氣爽其才如此爲人通脫暢朗飄飄欲僊與之遊輒

生人外之想少負奇穎賢而抱虛長于朱扉華而能素秉心尚適縱而知檢雄文早達貴不及汰白屋寒畯之士雲歸之古有東阿蕭統以藻揚伯倫無功以快稱平原大梁以俠著伯念庶幾兼焉而尤好不佞不佞薄收東海聲伯念耳之甚習比南宮一接目擊道存歸語客曰屠生果然快士向也吾聞其聲今望見其氣矣自是引爲臭味雖吳國雙鉤延津二物不是過也居無何伯念頗厭居含香之署請告還吳興吳興東連越絕西接姑胥山

水秀潤甲天下苕霅谿上青沙白石紅葉紫荇歷亂而參差嘉魴素鯉鴛鴦屬玉飛鳴而上下瓊樓玉宇畫橋遊舫祓逕而周遭天清地朗卅霞映空松栝怒號風雨忽至則天日諸山之變幻也梅花萬樹桃柳綺錯煙爗雲鳥雞犬秦人則青芝諸山之幽絕也伯念曠士乃一朝歸而盡有之蠟屐把臂梅橫波風吹巖阿月出浦口山采芝苓冰擷英朝餐沆瀣暮領殘陽意與所之累月忘返覽六博于花間弄簧瑟于石上尋高僧于古刹逢異

人于深林則可以離垢絕塵凌虛遐度又何戀一背郎之榮乎不佞故海上披裘帶索之夫也偶邀時幸竊祿下僚生不有煙霞之癖日夜不忘丘壑間而苦貧無負郭二頃飽其妻孥不得已就五斗中外風塵馬蹄未嘗不結思東南之佳山水于伯念行尤極惘惘不自知其神與俱馳矣雖然世亦有有之而無無之而有者夫仰黙丹霞傾濮淥水身在雲壤心嬰好爵是有之而無者也外涸世法內宅清虛足蹈九州腹隱五嶽是無之而有者也

伯念歸而有君家之天目而不復留而有吾胸中之四明其為消搖一也君即安得以其所謂變幻者所謂幽絕者詫我哉

山澤之臞言津津而可味。

壽李翁六十序

夫哫哫貧賤固不若孫孫富貴古之賢豪大人苟非顏回原憲而徒跼蹐席門窮巷之下即何足以稱揚哉蓋昔者太史公皆崇勢利而羞貧賤夫勢利何足榮謂其孫落富貴者也貧賤何足羞謂其哫哫貧賤者也范蠡窮越成退而浮五湖即三致千金夫三致千金人以為賢竪小節耳不知此亦英雄長算之餘也世有操奇贏市肆終身而倘然女人子者非厭數向亦或其智計淺矣余姻李翁

束髮遊京師從大俠酒人放蕩樗蒲蹴踘之場蓋其少年時豪甚巳而乘巨艦出五湖依鴟夷子故事即策賈成敗無不奇中者會亦有天幸不十年而手致數千金顧布衣飯脫粟質任自然不以貲雄里中兒而時與故人賓客箕踞豪飲酒後耳熱投壺射獲慷慨獻咤四座生風居然五陵豪又傑易善施而謬為纖嗇嘗出千金潤故人賓客而浮怒嫚罵之人不見德又善以智自全不以財府怨平生不作兒女子仁媚人而人亦無有甘心于翁

者此其智計豈淺小哉令得當長頸烏喙之主庶幾佐會稽下風而乃徙以英雄長算用之刀錐米鹽間則所遇異也李翁三丈夫子中子之文彬彬雅儒上而孟季則豪舉有父風三子者其氣局不同皆賢子也人言李翁有後哉萬曆戊寅中秋日適翁六十生辰屬不佞居淮泗不得與賓客奉觴之列乃遙申此章爲壽翁顧不佞無能游揚翁夫人猶榮名豈有既乎

賜之貨殖錄之三致原亦非庸流事此殊爲富者吐氣

叔爲仲知己不妨兩祀

直是其功況祀

○○○管仲鮑叔廟碑記

潁上祠管仲鮑叔禮也舊志管子潁上人蹤本之史記今邑有管仲墩相傳爲管仲故里而不言鮑叔潁上人近考之張處度注列子謂管仲鮑叔並潁上人也處度在晉去春秋七雄時不甚遠舊志必有據矣又考齊人物志無鮑叔則鮑叔爲潁上人信乎由管仲至於今數千年邑無祠邑人之不好事也如此哉潁故無山川陂池林麓亭榭昔人所[illegible]而資遊覽又若古今人物寥寥甚也鴻荒而後秀異之氣無地無之而潁獨若爾寥寥也覽物好古之士至此蕭條悲焉堇堇有管鮑二子成名列國標勝於茲圖前史之豔美而豪傑曠士之所奔也而且罔爲之建祠血食豈維典禮有關即烏覩雅致哉土風誠朴民習惷鄙士鮮德讓則典禮闕也又俗不興於雅道也不敏承乏茲邑德多涼焉日斤斤不遑抵官之明年始得修學宮制祭器稍葺南北壇壝示士民以禮既築東門河堤刱未碑刱綠波亭邑稍增勝於是捐俸裒金不給則附

士民所榮助爲兩公祠吁嗟乎夫學士無輕議管子也盖當是時冠帶之國棼布焉莫不以其驍雄桀驁之氣爭長不下管子夾輔齊侯約束列國列國雷動而赴之計其所展布鴻鬯犖烈哉世人往往以器小訾焉夫令管子當仲尼則器小令與後世人物挈長較短何如耶後世襪線之才動輒張目依之乎孔孟管晏畢畢無奇此平居拉掌可得令身爲之何論匡合即羣百夫尾蓋之下亂矣吁嗟乎管子者余何可輕議也抑不佞於鮑叔又

感焉夫綿綿之葛在於中野良工得之則絺綌不得則槁死士不得相知則沒世而文采不見管子信才賢微鮑叔則齊國一槩因爾故仲之所爲鴻鬯鬱烈者皆叔有矣是以君子貴叔也世稱相知敝日要盟青松指心不斷須而捽臂去之則市道也叔之家大寧食其餘乎是不佞之所重感也則祠鮑叔抑又可以風矣

管仲是箇經濟大臣鮑叔是箇能容賢大臣俱是後世不易得執器小議之觀場矮人

秦氏新阡記

夫人生逝四海欻入冥寥即貴如侯王賢如神聖咸化白骨予觀古人無一在者高陵大喪或犁爲土田矣即古所稱長生久視亦不能白日行遊國都謂蛻形而入清虛藉令清虛實有之未免去人間世與化白骨者何異形則同盡神則同返于冥生之不足恃如此達人不肯以一世過影之身多營過勞而務宜其後心何況冥寥無知又何戀焉而憂及身後之白骨也故蒙莊楊王孫之事達者

往往喜道之雖然此賢智之士所自爲高而非仁人孝子之心矣夫仁人孝子之愛其親豈有窮哉天命苟在生則欲其無涯大運苟終欻則不能延其晷刻于是乎哀傷慘戚無所於寄之則美而擴廓豐而丘墓以爲死者有知乎庶慰彼泉下死者無知乎吾以盡吾區區而已是仁人孝子之用心也是聖賢之所不非也若聖賢自處以達而爲之人子者又以達事之則何仁于烏鳶螻蟻而不仁兒親者哉夫仲尼不云乎古者不修墓旨古者

墓必封嘉而無所事修也秦氏新阡者在太湖軍將山之巔兀立五湖中雄秀甲東吳稱善地蓋吾師勾吳秦方伯先生與其尊人通參公之阡也秦氏之先隴故在九龍山至通參公而方伯先生改卜于軍將山及方伯先生下世先生諸子顥等遂以先生葬山之陽焉先生文行朗徹為我朝名德醇儒不佞某以薄移受知為先生門下士不佞自潁陽渡江而先生甫下世躬束生芻哭先生靈幃下至是先生諸孤以新阡記見屬其惟山川之

秀寶生偉人鬱葱之氣結為嘉祥仁人孝子之所為必擇善地而葬者固以栖神妥靈亦以錫胤昌後然靳秀發祥之地惟有德福者為能居之淺薄之夫雖求之不能遇雖遇之不能有也秦氏世多君子以敦實長厚聞于吳中累傳至先生而德業昌明益以碩大有嘉祥者非秦氏而何聞始有事兹丘掘地得古銅章徑寸鏤東方曼倩像贊其文古質類神仙家語往牒謂曼倩歲星精世傳其遊紫海遇崑崙巨靈事甚怪至人秀世不可端倪若是則先生將證六道與東方生諸君逍遙清虛不可知雖然余稱達人即無論其仙乎不仙要之委命待盡去留無心則槃槃一丘不過寄仁人孝子之用心達者固不有夫不有其一丘即身後名又何有矣而狀而銘而記無乃徒煩其辭乎昔仲尼之表吳季札不過曰延陵季子之墓夫延陵先生之鄉人也

達人胸次孝子肝腸俱現于楮中

敘身世累襟對亦不氣爲虛套

國泰光祿壽藏記

余諸子大來字國泰。襄惠太宰孫簡肅司寇後。襄惠寬仁。簡肅嚴重。咸有古大臣風。國泰少侍簡肅京師時。世廟在服。袁州父子恣雎百僚。望塵頫指。獨簡肅正色無所阿。袁州睚眦所嘗。立中奇禍。簡肅以清忠受知世廟。莫能誰何。而簡肅亦益厚自燮慎。戢下甚嚴。國泰兢兢遵繩尺。靡逾跬步。有佳公子聲。簡肅由大廷尉歷司寇。總內臺久。春秋既高。累乞骸骨。以世廟特眷不得請。卒于官。國泰扶

頓挫

喪南經營襄事。務殫心力以孝稱。簡肅友愛諸昆季。推蔭敘兄之子。而國泰由太學官光祿丞。名家子。用才能受知主者。浸浸嚮用。屬有乾之者。出貳通州。非其好也。擘畫幹理。嘗機立辦。得稍以暇日羊尚很山。風采掩映。臨司器之居通二年。慨然歎曰。世味行盡。羈栖何爲。吾寧以折腰吏故久寒白沙翠竹盟。一朝投劾去。當路惜其才。留之。通父老亦挽轍遮道。竟不爲留。歸而就簡肅墓旁壘石穿池。栽花種竹。爲怡老計。簡肅清約如寒士。身歿之

達觀

悟至此而忘生死

後。遺產枵然。國泰好客多情。不廢觴咏。性復慈愛。病施醫藥。死捐棺殮。久而不倦。于簡肅墓右豫爲壽藏。曰。生之有死。如晝之必夜。潮之必汐。古昔以來。紛紛擾擾。今誰在者。同掩土坯。夫土坯何情之有。衮衣垂紳也。而掩韋布藍縷也。而掩英雄節士也。而掩憨騃臃腫也。而掩桐棺裸形也。而掩珠襦玉柙也。而掩。吾生而爲穴。歿則歸之。無爲子孫憂。不亦善乎。嗟嗟若國泰。幾達矣。不俟黑髮挂冠。洸[illegible]自放。城中半畝之宮。栽卉木。臥榻前。㳂起科頭

敘此詩才人品亦一頌語也

芋。抱甕灌園。外客不至。呼妻孥話松桂。話桑麻。了不關人間世。斯亦有國泰之心者。國泰亦雅好余。時治一尊邀余醉簡肅墓下。不俟居恒有詩云。雲深鷄犬稀。日落狐兔走。因從泉下人。勉進杯中酒。相與浮白歌呼。起而觀瀑。游月升升生平。巖岫天風。颯颯吹衣裾。即以了生死。齊修短。夫蒙莊禦寇。吾與若師乎。

國泰不。殊司空圖。居先生大異。不入擴之客

先生于生死能一。得喪能齊。故多達人胸次。

○○○海覽

放舟桃花津。順流東下。登候濤山。踞鰲柱峯。捫潮音洞。乘流送目。陡覺東南天地大荒。廖廓開則杳然灝漾。金雞虎蹲。兩山對峙。介騎峽口。蛟門峽東谽谺。鼓怒巨濤摧磧。六合撼頓。夜宿佛閣上。通宵聞大風雷聲。或如萬面戰鼓訇訇而來。疑遂捲此山去。令我耿焉。四大擲於何所。其上桂扶桑蟠木東陽鳥。親乎其下。擁蛟宮水府。與龍子友乎。聽其沙之所沸。愉快心魂。悅蕩數驚數喜。焚賤不寐。交

五鼓起觀朝旭。初黑氣昇冪。窅窅莽莽。有若混沌未闢。莫辨四方上下。忽風起波湧。赤光迸出。橫射萬道。須臾大火輪吐海底。海峯如赭。雲霞紫翠。倏忽變幻。使人神悸精眩。倏髮狂叫。壯哉咄咄。天地亦復奇怪乃爾。頃之閉戶跏趺。半瞑冥寂。默觀觀音大士。則目不復有日輪。耳不復有海濤聲。出乎形。觀入乎禪定。無所不空。無所不衰已。遂乘孤航。浮渺滄絕。東行島迅。人疾瞬息千里。鮹蜃鱣鯨。銜波而跋浪。鵜鶘海鳧。翔風而鳴雨。蟶蛤螺蜯。依沙

而走穴。吳川后按節。而揚於舟。在大波中。蓬萊天上。無處可著。須洞研湃。邈隔神州。遠近諸島。歷歷來獻。大者如斧。小者如粟。竹木三韓琉球只尺矣。遥瞰梅岑。想梅子眞煉藥石室。悠稀哉。再眺馬秦桃花諸山。問安期生脫上邃棲隱處。飄然欲往。黑熊既過。赤楊來迎。秦皇帝使神人鞭石。石爲流血。非太荒所留蹤。無道亦一時共主。故海岳之神靈所宗。各在之矣。再望東霍山。徐市樓船。去而不返。童男女丁安在。昔人所傳蓬萊三山。非

近非遠。近則凡庸。遠則萬里。必有仙骨。呼吸可至。金堂玉室。靈藥瑤草。斑麟紫鸞。實有非幻。所以天風吹之而去。爲夫凡胎穢器耳。舟抵洛伽。又名普陀。又名小白華山。觀音大士道場在焉。山西折有觀音洞。洞深黑窈窱。中空肇開。怒濤日夜縱擊。龍嘯虎吼。又西有善財洞。石鋒峭齒。足似斷而懸。北折有盤陀石。欹空刻露。軒翥。坐其上。可望島夷諸國。梵刹高棟。兀立波中。撞鐘者鼓。與湧濤响答。棲眞學道者。面壁其間。永與人世隔絕哉。余讀莊子

東海若篇。洸洋可駭。每謂寓言耳。乃今信之。謝靈運云溟漲無端倪。韓退之云有海無天地。非身涉其處。誰知其言之有味哉。乃跡山則有三山。跡佛則有洛伽。此尤爲眞倭好道者所醉心。余幸生而並海爲安期大士之鄉人。而又得蚤脫世網。側身從之。燕昭漢武啻翹首羨我

汪洋浩汗。蕩之令眼界心胸俱擴

○○○五色雲賦

五月既望。遊湖而西。驅車高原。飲馬空陂。娟娟者湖。秀絕而孤。綿亘十里。映帶城闕。沙長水明。沉鴻浴鳧。青澌照人。綠波平鋪。乃稅駕于湖滸。弔昔賢之遺跡。余欽斯人兮高曠。俯大湖而歎息。嘆息自天俛仰今古。何彼卿雲爛焉以巨。迥合煩嘆。皦日徵吐。蔽天者半。厥色維五。厥狀瑰麗。玄黃紛紅。或如玄圭。或如白珂。或如靈芝。或如玉禾。或如絳綃。或如紫紈。或如文杏之葉。或如含桃之瓣。或如稚

原之草。或如春湖之波。濟修肴之連蜷。呈冶態而娟娜。又如萬花既開。百鳥齊飛。奇姿巍窕。秀色離披。威鳳之彩蕤蕤。錦雞之翼差池。屑屑霏霏。縱縱繼繼。紛乎若織。蕊乎若縋。又如倦人製錦。借色雲君。濯彼天河。五彩成文。丹霞失麗。明星載昏。長天紺碧。遙光深靚。羣山並朗。回浦獨映。芙蕖相鮮。下爍紫荇。大物矜炫。變幻靡窮。乍散乍合。若淡若濃。廓兮若啟。宵兮若蠓。嗟此璀粲。雕彼大素。神乎巧哉。天孫所嬌。何文章之綺靡。恐上帝之是怒。

眞宰泄秘抽玄東壁獻圖丹甲命篇挾河漢以布
彩走五星於毫端振藻耀日鴻思寫天斬妖虹而
直上捫列缺而倒懸洵天章之巨麗何人工之能
爲相如么麽子雲無奇錦心莫吐彩筆藏輝雕龍
刻鳳之技黼黻藻火之形莫不銷其文采逝其精
靈金闕洞開高敞玉樓丹青錯落棟宇雕鏤閣道
玲瓏列僊出遊引以珮輿夾以華軿霞綬成削環
珮相糾紛朱幢與紫蓋嵌七寶而雜琳球朋焉翕
艷六合晶熒綸山川絢日星掩閶門之紫氣奪霞

標於赤城有類其光燁燁其英王母之所不能謠
羣臣之所不能賡是誠乾坤之上瑞兆　國家之
文明者焉神爽悅矣骨驚余安得躡層雲而上馳
下觀大地之與蓬瀛聊申意于斯文悵獨立而屏
營

盡態極形更盡妍極麗

○○○閔貞賦有序

翟節婦之死余既爲之贊乃心高節婦若
已既讀楊司空閔貞賦感焉可謂與世同
慨遂有此作顧宿林勁力既乏漢聲亮節
繁音復懸六代聊以寫予心之忡忡矣

皇皇燕京端居至尊倚拔堪輿包絡川原居庸虎
視太行龍奔金臺崔嵬高枕帝閽玉河湯湯流于
薊門王氣[illegible][illegible]秀結雄屯覽方輿之勝慨吊往古
之遺蹤昭王發憤昌國景從太子召乎馬角荊卿

感于白虹田光忼慨而折首漸離擊筑而悲恫精
光變天獻謌生風燕丘荒而俠骨銷易水寒而壯
士去靈氣不收山川奔互鬱結蜿蜒是生貞婦維
此貞婦婉孌靜柔叶鳳占于太卜迎雁幣于蹇脩
奉君子之清塵惟下女之士羞薦蘋宗廟采綠道
周調琴瑟之和聲結錦襦之綢繆指白日以爲盟
誓黃河以長流娛清風于曲房眺明月于高樓銀
缸照夜紈扇度秋期千齡而萬歲不挂人間之離
憂何夫君之不延倏淹化而訣絕恆嶽摧遼海

波竭棨平霜娥光景電滅朱絃絛其無聲玉簫短而吹折爾其為景也高天泬寥平野蕭條朔雲下垂層冰折膠大陸不流薊馬失驕河盡㮨柳原枯閫老日落沙昏烟起風嘐鬼火微陰房青華燭滅玄堂荷冷月慘乎繐帷飄颻風動乎銘旌佳入慘怛黯乎傷情爾其為容也咿咿喑喑漆漆沉沉霜棲素面淚落空襟朱粉不御雜䕷塵侵脫去玉珥棄擲華簪神亡形槁若喑若痴瞋息塊苦之上枯坐靈幃之下鬼伯相呼司命不假悵夫君之不來白日匿而長夜屏縗食以彷徨願靈脩之迹化從夫君于夜臺永與世而相謝我思古人怊戀怦怦睇心令女矢志陶嬰凝凄斷臂梁寡殘形遊目蒼梧之野想鼓瑟之湘靈殷啼痕于脩竹銷綠黛于黃陵爾乃絕粒而逝扔服而槁影閟寒垌墳荒古道孤月照而流黃空雙燕飛而重門併繡被委于香塵玉骨化為瑤草悼夫婦之精魂託蔦蘿而憑幽鳥效伉儷于黃壚從弍地而不老

纖聲婣韻弱態柔情若有人兮含睇飲怨寥落

天然築地蒲目英何倚竹曖而對新

而不欲生

前敘燕趙俠烈之士僅及戰國下不紀焉想有迺北壯氣不鍾于男子鍾于婦人之旣

卒創讀之使人傷悲

可敬之志

○○○程烈女傳

烈女姓程氏名菊英開化人幼淑慧知書容貌端而髮長委地光采可鑑雅修閫內之德里人張氏子委禽焉青陽富人兒徐生者心慕程氏色求昏其父拒之曰吾女業已許張氏徐生即富義不可易也徐氏百計圖之不能得則賂卿大夫有權力者言於督府督府檄下邵縣發卒圍程氏劫程氏父死矣父死之日歎曰吾女不幸爲勢家所逼矣而吾又無祿即世脫不諱吾兒以死持之不然者

吾不與九京至是卒繫程氏母若兄而劫程氏將昏於官母且行且泣而回顧曰兒幸亡忘而父垂死之言程氏曰大人勿憂兒兒不難一死以報大人白璧可碎不受瑕矣五百懸卒於門促程氏就道暴甚程氏盥櫛罷更衣盡縫其衵衣而外束以帶甚固懷短刀焉呼其嫂曰妾不幸不能卒事嫂命也詩不云乎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妾不忍渝一朝之生而貽萬世羞家有老親幸善事之嫂涕泣不能仰視遂行程氏兄赴縣官縣官鞫之曰爾業許昏徐氏父死而背之者何其兄曰許張氏非徐也縣官曰有徐生尒安得張氏徐生富而爲人雅有文彼且以督府命求昏其誰敢不聽昏則女生而家完不則女死而家滅尒第嬉之曰大運苟終死爾毀行以從人滅大節而偷生仁者不爲也爲人上者將綱紀是修而棄之何以令也以督府之威加於一婺女子乎縣官怒命行刑慘毒備至不爲變程氏行至半途謂侍者曰去入城幾何侍者對曰十里程氏乃就輿中以帶自縊而死少選天

地晝晦風沙障人如傷烈女冤者五百大驚啓視輿中死矣輒白縣官官大怖曰吾以勢家故而殺一烈女乎命禮歸而葬之君子曰人死則穢蘭死則芳若程氏人耶蘭耶烈女不幸死強暴而又生太末西鄙無鉅儒名賢爲之表者幾於汶汶嗟乎蘭彼豈爲人而芳哉

有烈女又有賢父母與兄高誼萃于一門有徐生又有督府縣令強暴萃一時各以類應豈草野多奇行而肉食盡死心哉

傳芬譜襪。大有關于世風。與楊升菴唐貨梅傳。
俱能生幽貞之色。伐貪暴之奸。烈而且孝。兩女
亦不可軒輊。

卷之二

○○○與田叔

鬧中之靜焉是真靜

古人云境殺心則凡。心殺境則仙。又曰靜處煉氣。鬧處煉神。靜處做好不如鬧處做更好。心要養得虛靜。直是死灰。任他翻天覆地。打動不得。至塵涸喧擾。事物匆忙中。尤須回光內照。還認得箇真我莫逐逐了這事物。去事物衝過一翻。則心地平穩一翻。平居安閒無事。陶養心性。正在境上校勘。果然如何來諭云一遇不順無明頓生。如此。是足下

工夫淺也。又向在靜中修習事物上校勘少也。一夫橫語便分出是非。生出煩惱。假令萬境紛沓橫衝直撞。如何試得過去。卽此心地何由得到虛靜益靜中之靜。不是靜處動而不失安閒乃爲真靜禪家修止觀。覺妄心才動便宜止住。止而不住。則用吾之見解照破之。止觀雖非二事。實有此二義

處橫逆平怒要止

卽如橫語入耳。惱怒心生。便急止住。一時止他不住。須理會楚漢曹劉。不過一場閙氣。此悠悠之徒所關係有何大事。而以區區動我心地。怒之亂性

勝之不武者甚要緊一過清涼矣不肖鈍根淺器苦心此道。人間世毀譽利害震撼擊撞。寵辱是非風波起伏。猥細煩勞殆已嘗盡。每在劻勷之中時時照管。時時磨鍊。常調此心。近頗覺得力。物在不亂物去即清是僕之得力在鬧處不在靜處也。非敢謂遂已近道。頗悅與足下屛在同心。不敢不以愚見質之高明。且願有請也。司馬公不以學道聞。然自今追考其平生。實類有道。故僕作私謚議多及此語。不審足下以爲何如。儆美自泰中還。著閑

洛記遊。屬不肖爲之敘。奉去一冊。近以履畝之役。久出郊外。稍得覽憩境內山水招提。以此爲適。每見江鷗野麕與發林樾。想終是此中人。念田叔林居。如望空際。

以靜居動。則動不擾。視靜如動。則靜不馳。總之境有動靜兩種。心無動靜之殊。凡障破矣。書中

○○○與元美先生

長安人事。如豈奕然。風雲變幻。自起自滅。是非人我山高矣。南華先生云。與其是堯而非桀。孰若是非之兩忘。諸君子下地撲棰子。僕洗耳不聞也。乃先生之耳。無所用洗矣。趙汝師落落然雞群野鶴哉。然不離是非。此行謀石隱矣。僕又以爲且不必爾。汝師在國家若獅豸。即喑喑無聲。能令百獸震恐。以此爲三千八百他日名書上淸。何急而息影遁跡也。聞先生近日神大王甚歡。包雲霧長往在

先生固其所。海內君子。頭顱種種。脫就一官。輒喪其平生。老至而耄及。利令智昏。邪先生福德完矣。陽滌山中之約。斷有近耗不

微言可以醒世。

○○○荅王元馭先生

往來糾紛文責塡委誠有如先上所諭然雕蟲之辭其鄙性實好爲之每成一首不勝其愉快思浮氣揚不能降伏今尚未覺疲耗久之未有不受傷者每念及性命大事恨恨於此決意勑斷取筆研焚之示不復爲未幾技癢宿病旋發譬之甘酒嗜肉之徒雖受五戒嗜好不除不自覺其易犯也其今在此中貧蓬刺骨矣生平罕程鄭交無從告貸前觭頗有柏氏賢行無繇班可脫其腰下止有錦

帶一條亦毀以佐朝夕將鬻其雕蟲之辭乎百首詩篇不易斗粟爲郎俸薄如東方生苦饑而不敢之肩頭未嘗一日不揚也來書云先生多病此當不損先生靈光即病亦魔事爾瑯邪先生辟九列之命是矣第先生恐終不免何以蚤策之

不爲諛詞以諂人不作誑語以欺世抒寫性靈

點染光景亦何不可若其強制亦云多事

○○○與張肖甫司馬

連朝凍雲垂垂都城雪花如手含香之署凄然僕冰矣日與二三同心擁榾柮煨蹲鴟而啖之有少黃米酒佐名理差遣寂寥一出門騎馬銜泥手皲膚折馬毛蝟縮僕夫凍且欲僵朔風有權淵酒無力此時念明公正在邊徼人煙蕭疏積雪丈許寒氣當十倍于都城胡馬一鳴鐵衣不解纈旗夜捲笳吹亂發按壘行營想見凄絕帳中取琥珀大椀侍兒進羊羔酒而聽歌者歌出塞入塞之曲朝提

猛士夜按詞人雖凄其亦大雄豪有致哉不知慕下頗有差足當明公鼓吹如昔陳琳孟嘉其人者不此時恨小子不得奉么麽六尺而侍明公牀頭捉刀之旁　國家倚明公如長城驅明公如勞薪亦以雄略不世出故此莊生所以有櫟社之嗟也雖然春明門中終當借明公盈尺之地列侯東第計亦非遙但不知何時西謁青城先生

邊塞之樂自豪閒曹之樂自韻能領者隨地得之

○○與陸君策

昔與足下醉西泠橋上。醉我家東湖。醉虎丘。醉峯泖。爲日亦久。爲歡亦暢。乃別來終抱耿耿何耶。再別吳王試劍石下。與大將陵口之別。微覺不同。陵口之別。握手踟躕。數視日影。河梁之義。足爲千秋妥。京姑蘇之別。追隨竟日。攜手即行。差近草草。然僕以爲草草之別。深于踟躕何也。畏別也。所畏者別小遲則生情。生悵益不可任。故忍而斷之。一塵緣往。然而別後之恨。又何可言。文通多情人。黯然銷魂四字。猶寫與若畫。君家元量嘗已行。八行計已達久。所幸有借討之期。抱握非遠。不知此時僕尚在泰明門否。臨書惘然不盡。

善言別趣。有文通賦中所未及。

○○與君典

條風駘蕩。景物明麗。郊園春事當盛。花下玉缸。有良友。固善。獨酌亦自成趣。海內豪傑咸得所處。即朗寂異操。出處殊致。尚都不失逍遙。獨不佞淪於糞壤。即今青陽之月。蓬垢而對囚徒。夭桃刺眼。鳴鳩聒人。坐惜春光。擲於簿領。所幸故人憑關之從[illegible]唐見存。留齋頭數日。去之貴東。謁二王先生。復淹留數日。借彼緣力。暫解我天弢。相對嘯歌。一破拘悶。去矣。開之出門。旋坐囂溷。雙眉放數日。遂復攢。先生寧有意乎。曹生遣使候起居。彭徐二生亦以長牋來投。便致此語。不盡不盡。

甚有被仕途而樂友朋之況。

○○○與顧益卿

李牧今在邊矣。漁陽涿鹿之間。如增築一長城足下才名雄略。爲時人物。色南北奔走何時。稅駕乃不知足下滌除玄覽閉道有年。詎止英雄伎倆哉。乘云英雄亦屬皮相僕文弱六尺兩幸不爲世服所窺。而身多雕蟲一技未免以筆札爲人役溺情耗神時時有之乃知甘川血木之喻有足痛心者足下治劍[illegible]有[illegible]當君在中僕醉客之具。且取給馬[illegible]州[illegible]伐貢[illegible]之國矣僕居長安貧門乞[illegible]

市米而庫客不減無步兵之厨而有北海之累奈何然僕固不[illegible]此小損其消搖之致常動常照土人翁尚無恙也足下日講兵事以新近火得無然其胸中須璃不要上兩王匿跡雲霧時時爲人塞取豈鴻飛尚不高邪而僕與足下又若未能遠舉寥寥此道終無人哉從紛挐中潜煉露緯僕與足下願各努力。

筆端時露睥睨之致

○○○答李惟寅

合香之署如僧舍。沉水一鑪丹經一卷日生塵外之想蘭省簿牘有當長主之了不關白居然雲水閒人獨畏騎款段出門捉鞭懷刺回飈濺人吹沙滿面則又客想江南之青谿碧石以自愉快吾面有回飈吹沙而吾胸中有青谿碧石其如我何每當馬上千騎塌沓煙塵紛輪僕自消搖仰視雲空寄興寥廓跏趺少選而詩成矣五鼓入朝濟露在衣月映宮樹下馬行輦道經御溝意與所到神遊

花山托詠芝术身穿朝衣心在煙壑旁人徒得其貌不得其心以爲猶夫宰官也江南神皋秀壤多自左掖門下題成足下住秦淮渡口煙銷月出水綠霞紅距風沙之地萬里而書來怏憢殊不自得何也大都士貴取心冥境不貴取境冥心此中簫然則塵壒自寓清虛內境煩囂則幽居亦有龐雜足下以爲然不鄙爾䜣以言事忤明主又有秣陵之行此君清身直道有國之寶也足下當與朝夕嘉晨芳甸條風駘宕南聯美人何如結矣

仙仙有致。如挐身玉山上行。動中實自有靜。動時不能攖靜。此事非先生不克知。非先生不能有。

○○○在京與友人

燕市帶面衣。騎黃馬。風起飛塵滿衢陌。歸來下馬。兩鼻孔黑如煙突。人馬屎和沙土。雨過淖濘沒鞍膝。百姓競策蹇驢。與官人肩相摩。大官傳呼來。則疾竄避委巷。不及狂奔盡氣。流汗至踵。此中況味如此。遙想江村夕陽。漁舟投浦。返照入林。沙明如雪。花下曬網。若酒家白板青帘。掩映垂柳。老翁挐魚提甕出柴門。此時偕三五良朋散步沙上。絕勝長安騎馬衝泥也。

一幅[illegible][illegible]圖不知此

猶是獨善語。然可以冷雋夫熱腸。不然人盡野處。國事付之阿誰。

○○○歸田與友人

一出大明門與長安隔世夜臥絕不作華清馬蹄夢家有采芝堂堂後有樓三間雜植小竹樹臥房厨竈都在竹間枕上常聽啼鳥聲宅西古桂二章百數十年物秋來花發香滿庭中隙地鑿小池栽紅白蓮傍池桃樹數株三月紅綠映水如阿房迷樓爲美人盡臨妝鏡又有芙蓉蓼花令秋意瑟更恰合世道炎涼態清冷都無異越間士大夫家舉

翠色娟娟烟滌竹妖香奕奕露凝花

○○○人臣體國

古之言人臣體國蓋以國家爲身體也人之于身體勞逸欲均饑飽欲時起居欲慎寒暑欲調養其血脉惜其精神何所不至人臣以調護身體者調護國家則莫如注念黔首是故節其勞逸問其饑寒教以義理厚其風俗去其惰淫卹其疾苦法令必簡身範必端祭祀必誠祭零必敬以吾心合天心以吾氣召和氣有利於民者與之如口腹之得飲食也有害於民者去之如面目之去瘡疵也

以此體國斯人臣之道也今之人臣借官爵以枯榮假操柄以射利耳好淫聲目好美色口好美味身好華衣宅好其弘厰田好其膏腴僮僕好其奔走賓客好其獻諛山園好其佳麗珍玩好其充盈此其念在民乎念在身家乎縱勉作一二善事亦未必本其愛民之誠心不過緣此以博聲名償大官大官未得尚稍爾檢持一登要津遂不勝盈汰無復有矜名惜行之心而貪婪很籍以爲吾即止于此可矣吾之身與吾之子孫足受享矣有臣若

膚肝如見

心至于此

此國家將焉賴之天下事毎被若曹壞不有陽禍
必有陰譴戒之哉
體之一字無窮註疏總之能體民正是體國奈
何今之不以手足待民而以犬馬土芥遇之乎
不惹者正其不忠
提出令人心事慮有羞而汗下者

○○○圖事
古今人圖事不成者大都由幾露于不密事敗于
輕舉禍成于少斷變激于太苛智緩于先著患生
于所忽幾事不密未成先露人得爲之備我計未
行彼謀先發一也天下之事必量彼我審才力相
事機然後謀不輕發發而必中若力不敵時未可
輕于一逞取敗之道二也乘機遺會反掌禍福呼
吸存亡當如迅雷激矢使人不及隄防一飛事濟
乃狐疑猶豫當斷不斷我未及逞彼反制我三也

誅討罪人法止加于有罪刑宜正于渠魁戍行鉏
奸恩覃解網斯事體爰而人心安若株連蔓引草
薙禽獮必盡滅而後朝食計無復之獸窮則鬬天
下之變往往以此激成四也或權有可借或人有
可使我不能先據其處反爲敵人得而用之而我
乃束手待斃五也功成事定之日尚當慮後防患
永作良圖乃云大事已定無能爲也而高枕肆志
氣盈意得不復設備或意外之變猝起肘腋盡喪
前功一跌不救六也歷觀古今人圖事不成或成

而旋敗者未有不由此數端者也當事者其愼之哉

總之先事欲密勢欲審謀欲斷後事網欲寬慮欲周自可以無患矣人奈何以人國戲哉

爲沉重者何處辨問

謂之令人髮指

英雄辨

〇〇〇核實

人之才性有深沉厚重者有英敏捷速深沉厚重者其德宏遠其器鎮定退然常不欲爲天下先而當機應變不動聲色夫是之謂上善而中行之徒亦往往進焉淺中輕慮之夫遇事風生漫無成算至浮佻矣而英雄快士抗慨立斷世之椎魯者亦必以輕俊詆之是烏可不辨哉夫所謂深沉厚重者當其無事時凝然不動機來變起駛于風雨捷于激矢矣若內存怯而外託沉重已則無能而自

號省事不爲善亦不爲惡事關國家之成敗者退不敢任而曰吾不好名係一身之利害者尺寸而計之而曰吾不爲禍首脂韋滑涊而文以溫恭厚貌深情而日爲沉靜徼天之幸終身福澤當時盛德之稱歸焉此亦可謂之深沉厚重乎英雄快士明爽洞達則類于淺露英毅神敏則近于輕揚祗志好修有似近名勇于赴義有似喜事不知育人淺露而心迹之皦如天日者亦謂之淺露乎薄夫輕揚而機事之貴于立斷者亦謂之輕揚乎好修

則以爲近名。名苟不好。何不可爲。然君子之爲善。豈必皆爲名。爲名者宵人也。勇于赴義。則以爲喜事。赴義不勇。則天下之事。誰當俀任之乎。大都善人吉士。好善樂義。自其天性。有大利害。不計而。茍計。區區之小名。遇事風生。當機立斷。而其先必有沉思。其中必有遠識。固非一無所主而孟浪爲者也。自好名之說與。人不敢嶄然爲善者。而敢陰爲惡。自喜事之說與。而國家任事之人少矣。奸人往往得志。而英雄坐困。是烏可不辨哉。蓋其所關于國家者不小也。此說盛行。乃奸人之利。非國家之福也。

品之眞僞。條晰甚明。人無過疑于英雄。反令不肯售其僞。

誡僞

詐於爲善。不如誠於爲惡也。爲惡而無機心。不肯之行。有耳共聞。有目共見。身被醜聲。爲世大詬。或致窮。蹙。懼而悔改。猶爲厚幸。私利之念。存于胸中。閒室悁淫。無所不至。而掩飾於大庭廣衆之間。盜蹠之行。駕道學之名。口談清虛。而身染垢穢。眞情敗露。人且竊笑之。若城府既深。形迹復密。卒以欺世盜賢者。聲方岸然。得意居之不疑。是姦人之尤也。其爲過惡。不更甚乎。君子浴德澡心。力行善道。而表裏洞達。人皆了然。其有善。一日月之明也。其有過。亦日月之食也。必如是而後漸合至眞矣。

宣尼惡鄉愿。只是以僞亂眞。一售其僞。其人品再不可收藥也。

○○○愛憎毀譽

愛憎毀譽自古無定論誠憎其人而毀之也坦蕩則爲疎誕厚重則爲騃滯英發則爲很躁謙退則爲巽耎仁愛則爲柔媚高介則爲乖戾和光則爲械溷簡靜則爲惰弛勤敏則爲好事守己則爲爲我拯物則爲沽名誠愛其人而譽之也疎淺則爲則暢深險則爲沉毅躁妄則爲剛果萎薾則爲沖抑依阿則爲仁厚崖異則爲獨行汙流則爲埋照違衆則爲恬退妄作則爲立功自爲則爲養高趨時則爲利物若乎學道修身惟自信于此心此理而已不自信于此心此理而傑傑焉奔走於愛憎之口不亦勞乎卽吾之操持安所適從也

世路無憑真才難白原止有平心法無迎世法

自信方是狂濤中之砥然而亦苦矣

○○○尊生達生

陶潛詩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可謂達生矣未及乎尊生也委運造化任其生死生亦不貪死亦不怖是達生者也寡慾淸心存神養氣出離生死延年度世是尊生者也尊生而不達生則生死之念纏繞生死之關不破功雖切于修持心乃住于貪著不名爲尊生達生而不尊生則不知命有可延之理徒爲是曠達之詞知其無可奈何而姑云聽其來去不名爲達生古人云塵勞中隨處下手是尊生者也生死上不須用心是達生者也兼此二者乃謂之道裴晉公曰雞豬魚蒜逢着便喫生老病死時到卽行常有此心則無有不喫無有不死譬如身在風波曰我無恐賊見鬼魅曰我不怖安知其非無可奈何而強顏作達哉余常見士大夫平居掀髯抵掌聽達自命一旦臨小利害便動其心此豈真達也乎哉故曰能尊生者能達生

闡發曰無剩義若誤認達生卻不枉死多許人

泌與日似不殊

吳不係

○○○適志

何以適志青山白雲何以娛目朝霞夕照上有長林下有廻谿黃鳥晝出玄猿夜啼耳聽松風以當管弦匡坐大石手汲清泉樂哉山居可以徘徊應洞陡絶谿焉中開竹房內幽石壇外朗有客清言無客獨往人世隔絶神寘大虛一事關心焚香展書。

翛然孤雲野鶴樂志論猶覺于世多求。

○○○擇交銘

青松指心皎日誓盟鄭呂（鄭寄呂產呂祿）相賣耳餘（張耳陳餘）交傾欸欸附陶莫可倩數管鮑而下此道如土公叔（朱穆字公叔有絕交論）所以背論孝標（劉峻字孝標作廣絕交論）爲之太息白衣蒼狗毋以爲金石。

末句嗣嚴而厲。

○○○江南春信箋銘

陽和浹。萬物蘇此華芒暗爲遣使東皇太乙。

末四字俱奇

○○○蜃樓

欲明欲滅似近似遠燗然忽開璚簾乍捲。日。照。轉麗風吹或。斷海神登兮捋紅鬚龍女憑兮橘翠裾。何精靈之不可究詰洵一氣之縹緲而虛無

風吹何猶可移之烟雲先以日照一語確矣。

○○○程思玄小像贊

思玄恂恂。其人如玉。佩蘭與椒。郁其芳馥。文不含毫。書第過目。閑散多姿。清虛寡慾。掃地焚香。坐恒盥沐。芸窗棐几。左右緗軸。它我高潔。蜺彼纖濁。交必名士。動必遠俗。摯勝湘漢。采真何曲。司馬主盟。仇蔽雲霓。余覲函中。松飈謖謖。長嘯未騁。胡遽奄逝。奇璞如棄。奇寶不宿。人之神俊。上帝所促。嗣轄沆馬。是以無祿。覽君遺照。我淚簌簌。

應是一流雅少年。語語生人憐惜。

妝兒快人

○○○沈純甫像贊

萬乘在前。臨以白刃。仰首信眉。龍比未俊。遂風如刀。雪如花。黃沙茫茫。莽不見家。荼邪蒜邪。子卿同車。石上賓瑟。松間綸巾。玉妃倚門戶。桃花照通津。一石不醉。長歌送春。神情散朗。風華映人。香山端明。兩後身。丹鑪金竈。秘記玉牒。填胸五車。補亡三篋。嶽瀆來趨。千秋一瞑。該中壘之淹通。掩司空之博洽。夫其形覞然。其神獨矐。乘六氣而沆洋。揮八極而不掉。夫其形可貌也。其神不可貌也。

絕妙古風。兼杜之雄。李之雋。

○○○自贊

[illegible]貌瘠臞而神內腴。其文則藻而樸。台如流浪四十年。行類滑稽而心踐。維志機划僞。世共指以為愚。愚未必然。乃名之曰珠。霜降水涸。華脫木枯。萬綠傷盡。五嶽可虛。人稱為我。我不知其為吾。守有春秋。然而非誇。

自非至人，難不爲動

○○○跋荆堂銘卷

荆堂者，何樹荆於堂也。田氏三荆，古稱兄弟之好也。新都程時啓先生生三子，伯問仁，元方；仲問學，思玄；季問策，獻甫。並挺珪璋之彥，馳縹帙之聲。孝友篤行，契叶塤箎，樹荆於堂，所以識也。嗟乎，人僞世兄弟，舞象嬉戲，微逐靡不，嘵然長而授室，析箸哲婦，內蠹燕朋，外間。特若敵國，日尋干戈，同氣之謂何？慾利蔽於靈府，物誘牿其真良。于鄢之儆，鄭伯克段于鄢。闕塌之詩，至不忍讀。程氏三子不忘樹荆

文藝行實

之意，敦薄俗，維衰風，其爲河源砥柱大矣。行義若此，文乃足貴，不然，曹子桓即麗藻絕代，君子覧其處東阿，王鄴下，黃鬚兒事，子桓曾不守東阿王曹植黃鬚任城王曹彰皆不弟也，不毒殺彰，復欲害植，其母卞太后數救之，曰既殺我任城，不得更殺我東阿。令人臨文欲嘔。

田氏一枝，流芬奕世，世多尺布之謠，何哉也應

靚跋知譬。

○○○跋程節婦卷

嗚呼，程母之貞，縣諸日月，嶺南宣城之言，亦縣諸日月，大嶽，拳邪，海，衣帶邪，嗟，程不死矣。余獨惜宣城昨日，爾而此，晟儵爲陳迹，曹娥之碑，山陽之遂，兩足泫然。

卷中應有君典詠歌，撫卷不勝今昔之感。

不同

○○祭比部朱先生文

吁嗟乎傷哉先生之無祿即世也事有不可詰者世人往往舉而歸之天謂茫昧窅冥回薄推蕩倘與之遭誠不得其說耳竊謂人事無論矣即天道何爲者先生文收四海之聲而位不登台司才抱皇王之畧而官不過郎署心營六合之觀而壽不滿五十其連蹇而不得志也孰扼之其榮名一躍而輒告逝也孰促之方其激昂青雲也孰亨其運曾未幾而畢命黃壚也孰爲之災謂景星鳳皇世

不恆見見且不得而久先生固所謂不得而久者也則世亦有久者矣謂奇寶於人取不越宿先生者固造物所亟取也則世亦有不亟取者矣是又惡可知耶余觀先生儻蕩家廓睥睨大塊之間將垢氛萬物而之乎玄冥即垢氛萬物而之乎玄冥曷不身處人羣神遊八極以市朝爲隱以官爲寄以天地爲蘧廬以光陰爲過客若東方生避世金馬焉不可而顧造焉長終也朝露晞於白日叢蘭敗於秋風霜蹄蹶於中路婚嫁未畢何遽爲五嶽之遊功業未竟何輒謝人間之事吁嗟乎傷哉天胡界之才胡靳之年胡發之遲而奪之速是又惡可知耶某等不佞辱次公太史先生幸收鄭之門下則事先生固通家丈人也今若爾潸得不潸然出涕以悲吁嗟乎傷哉先生會稽人卒於京師會稽去京師數千里而遙經黃河大陸固逝人所嘗行遊也某等願先生魂氣無北而東且返桑梓依丘墓即不幸遂世其所千百祀不澌滅者固有在焉某等又願先生無戚於此然先生非有戚者

也薄陳絮酒俶乎先生傾瞻英爽若惝怳至矣若涉平野間風悲白楊動哀草接天長哀哀淚珠湧

祭二陸先生文

遵太湖而傾轡兮。覽鉅野於脩岡。弔先賢之墟墓兮。膝離騷而彷徨。時孟冬之玄月兮。風凄緊而彫傷。禾黍萎而臨水兮。白露下而爲霜。感華亭之唳鶴兮。送吾目於雙鴻。孤雲森其起天末兮。懷二俊于江東。標朗秀之飆沓兮。決焉賞鉅麗于司空。哀夫子之才大兮。適逢時而多凶。洵嘉名之鵲沓兮。夫何叢蘭之敗于秋風。不旋折而鼓音死兮。掩雙龍于重泉。風沙起而晝晦兮。亮精寃之所宜。身佩大將之印兮。口吐鴻儒之鉅言。閔四大之缺陷兮。吾獨嗟美好之難堅。排狄綸之與鑿齒兮。又張羅而彌天。固犯道家之所忌兮。亦太子之尤也。委去留而無心兮。孫獨遺此丘也。栩叢祠而薦藻兮。揚靈爽於千秋也。紛木落而艸枯兮。睇玄雲之若結。蒼山空而夜寒兮。河濺濺而聲咽。撫長劍而大息兮。緬想夫子之遺烈。尚饗。

不云無才難以言智先生所不能諱也。

○○祭杜夫人

嗚呼夫人。明德刪徽。蓮華金掌。冷風廻雲。執御君子。蘋藻是潔。萬里長征。一病乃訣。疎簾夜空。短簫秋咽。芙蕖香死。履綦影滅。遊魂何歸。三秦陡絕。神女騎龍。姮娥奔月。嗟嗟使君。心斷淚垂。千古流痛。集于雙眉。空池冷波。高木商飈。入門抱影。朗月鑒之。尚饗。

語簡情脩。醞藉無限。

三語相當說盡可涕矣

祭王博士

嗚呼。先生德表鄉閭行高于古人日之暮矣蕭然一寒官志操彌厲。解衣鄉金貧士慕義清身端範。賢者所式。生乎擇地而蹈。寡欲保身非自伐其生者乃爲役隷故北方苦寒風雪所侵嬰玆疾眚而東猶以尊生有素外枯內腴神氣充然庶幾不死。竟厄大數罔以延年余雅高其爲人爲之哭臨盡哀。嗟乎善人官不逾歲祿不俛孥殁不首丘殮不備禮謂之何哉爲善自天性然厚植薄享知先生

不恨生而願頓死當逍遙世俗之所謂福澤君子之所不貪天之予善人或不在是又何詰焉嗚呼。槃槃一丘誰爲大官滔滔古今誰爲長年茫茫九州誰爲故山回也夭憲也布衣舜也蒼梧之野。聖賢豈乏于德哉形朿一陶神亡不之詰歸近延陵之墓而葬焉尚饗。

痛快窮蒐歛恨旅魄緘悲。

戲語可思

戲爲生祭周叔南文

嗚呼叔南鬼先鬼逝蹴馬氣灰擊劍心灰維匣有刀。維房有矢滄滄下泉。一蹶不起曲房尸辯玄堂永閉風雲滲淡日月飄忽。衣弗御而已虛肉未寒而先骨。號樹間兮聽鴣悲狀頭兮戀蚌生時多管歌跨突兀追風飛兎摩空爽鶻手推勁虜足蹈溟渤雕龍搏虎爲世英物壯圖不成飲恨而殁於戲叔南對酒不能飲有客不能歡纖月空堂燭花空寒哀角已盡微鐘復殘使我仰天而淚廢箸而歎。

嗚呼爾形頎頎爾氣稜稜固將望爾以千秋合遝萬里驍騰昨日之日駛騁于天步今日之日掩抓兎于寒扃而使俠士有恨英雄無年白璧中斷紅粉早捐三河氣咽六郡心憐華堂寶炬散爲荒煙茫茫獵場犁爲墓田天青射鵰之野地冷飲馬之泉又何由逐輕車而出塞隨都護而臨邊嗚呼運遷必遷物窮乃終何川弗西何水弗東秋草罷綠春花披紅嗟夫君之盛年何暫焉而就木形未離于人釋名已登于鬼錄若有人兮山之阿羌俠

子兮水之曲風之生兮蕭蕭靈之來兮肅肅又安知龍女之晝游彷彿湘靈之夜哭嗚呼世固以形存爲存形亡爲亡萬物擾擾亦又何常千秋神王馬骨魚腸一朝氣盡西陵北邙君之言笑如故而熊焉羆藏以慟哭而代管弦又何必青楓之與白楊。

韓娥之謳。雍門之琴。可令之悲。亦令之憤。

戲爲酒徒祭文

名挂醉鄉寃遊鬼市舩內拍浮儘極持螯之樂道旁枕籍終酬荷鍤之心送浮生于麴蘖天地何知付世事於酩酊古今稱達三萬六千塲未盡生前之醉一百五十日節詎澆身後之墳

一味麯蘖。不知生樂。不知死悲。拈出不令之闖劉伶王勣之席。

○○○先君丹溪公誄

大淛之濵。厥土膏沃。風氣博厚。先公是毓。於穆先公。高華舊族。弗習佻巧。天性純朴。棄瓢箕水。抱甕漢陰。高揖羲皇。實忘機心。淵爽愷悌。大爾雅昐。于義則厚。于財則疎。見害弗避。見利弗趨。大猾同載。舟人告覺。公竟逝之。弗孔其橐。長公逝負。溺弟以債。雖曰無家。孔懷弗傷。舟有恭士。七十偃僂。公實蹈之。亦莫敢侮。蠲捐世務。不挂胷臆。逍遙夷猶。蘷寐彭澤。彤神弗勞。高風遐邈。澤乎其德。淵乎其容。

龎眉皓首。衍衍窈窿。嗟公之年。胡不耄耋。一朝無疾。神光電滅。陰霾障翳。白日匿影。冥途何長。夜臺何靜。煢煢弱子。千里奔還。送死弗及。罪惡彌天。呼號流血。摧我肺肝。靈輀在室。繐帳在堂。再絕再蘇。明燈煌煌。時維孟冬。鳴乎繁霜。悲風蕭條。木落草黃。高旻寥穴。四顧莽蒼。於戲哀哉。亦孔之傷。

眞如廣風音亮且洪

○○○陸太史夫人哀辭

陸太史敬承喪其夫人。痛悼而賦神傷。太史逵士賦神傷。神可傷乎。余爲作哀輓。而以曠語終焉。

有美玄娥。窈窕連娟。來偶喆士。相將盛年。士也早貴。交戟之裊。玉版金鑁。蓺蘭與茝。夫人相之。蹈道秉禮。兒雁宵征。雞鳴戒起。婉不及嬫。敬不廢歡。以蘋以蘩。如蕙如蘭。洗濯必親。拮据無難。儁炊未倦。擘絮未寒。士也安客。畜酺治餐。士也遠行。秣馬裝

鞍。但見其給。莫知其端。厥德方竝。厥情乃深。人憐以色。我憐以心。珊瑚爲珥。玳瑁爲簪。芙蓉羽帳。葡萄錦衾。百齡無恙。玉瑟雕琴。一朝遷變。榮華哀颯。花落辭條。珠亡去匣。月冷虹梁。雲棲畫閣。香奩書空。金鎖夜合。鸞鏡在臺。蛛絲盈篋。雕牀繡被。儼然空陳。御巾裛粉。更有何人。衣焚爲灰。釵碎爲塵。慘不忍見。動魄傷神。素帷望影。望不可親。有時入夢。惝怳非眞。嗚呼。夫君亦孔之哀。仰天而哭。浮雲爲摧。入室而歎。悲風忽來。哀能傷人。一夕夜臺。萬物

紛輪往來賭部偶然而合名為夫婦偶然而散如電如露大運行盡去不能顧美則琉璃華則彩雲魂消香滅空遺羅裙生游曲房死委荒墳千秋萬歲同盡何云死也孰化生也孰造惛而成合督而凋耗執而號之為造物笑恩亦飄風愛亦飄風逐俏道影以翔太空

悲欲涕而作矣

鼓盆之歌讓麗

敘董太史小品

才兼之難也以文人而遊藝逸少不能兼繪摩詰不能兼書兼之者為蘇長公又以文掩藝其他才藝或可稱而短于行則又不堪指數矣蓋造化嫉全鬼神妬盈類然也明興多才唯雲間董太史其名則自宮掖衿紳下及販夫游子無

不珍之重之爲今之長公
而才蕤又不相掩讀其文
類不作釵脚漏痕麻皮劈
皴寓奇于平化拙爲巧融
板爲逸飄然如雲中鶴澹

然如林着烟艷冶美人容
與林間蕭騷逸士婆娑泉
石誰謂短幅殘縑不與拱
璧爭價哉壓右軍之遺墨
殘縑剩幅一字一金薄右
丞之點染小積寒沙一景
一絕即與長公小品共讀
之爲一爲兩當亦無從辨
者

壬申冬翠娛閣主人陸雲
龍題

翠娛閣評選董思白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記

題詞

翠娛閣評選董思白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論

議

傳

引

疏

銘

贊

文

墓表

○○○名宇陳公墓碣

○○○程柳汀隱君墓誌銘

華亭董其昌思白著

仁和丁允和叔介選
錢塘陸雲龍雨侯評

○○○樾館詩選序

（枚馬疑色）

漢武帝房中樂府。取唐山夫人所進十五章。當時枚馬在廷。豈無儁響。曾不以被管絃而擬金石。抑何鑒裁之超也。文君以白頭吟少許勝長門賦多多許。故相如心死倦遊。不復走茂陵道。良以遠山之黛。妍與時徂。而才情麗藻。千載不化。彼宋玉陳王之賦。摹艷質而遺佚能。未爲具眼矣。當今閨秀作者不得不推草衣道人。觀其新集。如貽桐汭五言古四篇。綽有韋司直（唐韋應物）之古淡。而代陶琴。代莊蝶等命篇。亦復獨創。大都閨秀之詩。雖饒于才致。而儉于取境。未有若道人之鑒空者。豈直緣情綺靡。爲宛轉之歌十離。（薛濤與高駢相失作十離歌）之什已耶。

（一轉極其浩蕩）

吾又聞道人璧精進幢。被忍辱鎧。師月上而友南岳。不欲僅以詩人傳。何論唐山文君。吾過矣吾過矣。

論識横生。既抗才婦乎才人之上。而更能抗草衣于才婦之上。具文人口腕。

得哀思一句方見情文幾微

不可無此解

此解更確

潤然

○○○何士抑居廬集序

吾友何士抑。居父喪甚謹。嘗曰漢原涉有云。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乃大治冢舍于鳳凰山之麓。賓客會葬如雲。馬蹄踣地。悲鳴不得前。松、栢、梧儼然林立。蓋士抑之產坐挫。而哀思終無窮。每當凄霜寒月。呼號墓頭不忍去。間爲詩歌文詞以紓寫之。而賡和應酬之章亦復不廢。則居廬草是也。自古喪言無文。故東坡居喪謝賓客絕詩文。晦翁亦以爲知禮。而實有不必爾者。昔在軍諸帖半出于問

病吊唁。從哀戚中結法。所謂泪漬老筆者。其書獨垂至今。古孝子白華之什。三百篇不載。束晳晉人有補詩。補之讀者終以未見逸詩爲恨。則又何怪乎士抑之有居廬草也。余有傷弓之痛。每置不忍讀。卽讀之亦不忍竟。然而文詞辛酸。聲氣悲婉。如哀蛩勞雁。使人聞而泣下。將無淸歎之言難擬。而愁苦之語易工耶。雖然士抑發乎情。止乎禮義。蓋古孝子之遺志也。況其言爾雅都麗。卓然可傳。余職史。請授之樂官。以次于白華逸篇之後。

委曲出脫筆巧而艷

哀生于情詩亦發其情情不可遏可以續禮亦何不可成詩

石居士詩選序

石居士詩選者今大中丞楚陽石公作也古稱有開府詩乎局稱居士蓋海內之知石居士久矣公始爲二千石守長以强亢失當途驩中丞臺以乘墉而攻無弗勝者竟奪於淸議咋舌自免去當是時公一似拔裘翁此一居士也公既自吳郡移守會稽銓宰念淮鹾爲天下膏脂處不有修士誰酌貪泉於是公以憲職領鹾使會有臨司以苛禮裁公不爲屈遽解印歸當是時一似柴桑翁又一居

士也公歸而草衣木食大忘人世臺察寺相干旌踵門罕所容接惟以古道素風爲鄉閭表當是時一似遼東皂帽又一居士也公沉寘踰一紀潔修閉一世以有此居士譬之喬木焉封植護持自拱把以至於參天大不易矣而奚以崇膴者重公之詩乎公結髮稱詩以唐爲範其論本朝詩以高楊張徐爲正始雖與七子同世未嘗有所附麗今讀其古風近體五七言諸什氣骨蒼勁格律沉雄者往規摹少陵即溢爲變體亦在昌黎樊川間乃其

可祭於社者。非公其誰哉。余受交於公最蚤晚而結山中之莽。公既殁又習於震開嘗歎公爲古之遺直其世美不墜有以也。聊敘論如此。

跼蹐者博士耳乃日以狂哉然當其以言詩直對監司處似忝民悅則固古之狂也噫一博士亦不容直乃如是

○○○ 劉向說苑序

西漢之著書者自陸賈以下凡六家而[illegible]子居其二淮南王安則有鴻烈解中壘校尉向則有說苑新書云淮南之書似詭超忽世所稱挾風霜欱流瀣者蓋文士多沈酣焉而向之說苑二十篇綱羅舊聞感規入矩似非好奇者所急也茲顧刻說苑何也曰向之此書其合於立言之指者有三而文詞之爾雅不與焉裨用一也述聖一也獻[illegible]一也有一於此皆可傳也矧兼至焉者乎夫語稱公輸子巧於爲舟車而拙於爲木鳶以非所常御也顧長康易於貌神鬼而難於貌狗馬以衆所習見也向之說苑自君道臣術迄於修文返質其標章持論鑿鑿民經皆有益天下國家而非雕塵鏤空縱談六合之外以動視聽者是爲裨用可傳也漢承秦後師異道人異學自仲舒始有大一統之說然世猶未知宗趣向之此書雖未盡洗戰國餘習大都王齊魯論家語而稍附雜以諸子不至逐流而忘委是以獨列於儒家是爲述聖可傳也元成

間中官外戚株連用事向引宗臣大義身捉讒呦
顧所謂三獨夫者共憂社稷懷忠不效又進說苑
以見志吾讀其正諫一篇蓋論昌陵論外戚封事
之餘音者稷焉是爲獻讜可傳也此三者鴻烈有
之乎豈惟鴻烈陸大夫有向之麗而無其實賈太
傅有向之辨而無其識董江都有向之醇而無其
逸楊子雲有向之詣而無其節知言者必能折衷
矣或曰史載子政自言得淮南王枕中祕書以裝
金不成獲罪則好鴻烈者宜莫加向故曾子固撥

其言不深純是不然夫子政固少好淮南書者及
其義甘不調齟齬憂患之徧嘗而學術意見已一
變矣昝柳河東文師國語而非國語曾南豐大師
子政而詆子政文人反攻固耳可盡信哉
說苑平而無奇得此三可傳良足不朽

重刻王文莊公集序

王文莊公仕於弘正之朝是時海內談道者東越
未出談藝者北地未若自楊文貞而下皆以歐曾
爲範所謂治世之文正始之音也文莊公崛起天
地之中循習先民之矩其詩文以自得爲宗自然
爲趣其才無所不騁而馭之以法不爲戰國之縱
橫其學無所不闚而束之以裁不爲六朝之靡給
於境無所不收而以情附境不爲莊列之虛恢於
情無所不摹而以禮定情不爲屈宋之怨誹蓋率

爾泛應不離典型叙寥短篇各標閎鉅若入清廟
所見無非法物若躡廣陌所踐無非坦途奚以句
比字櫛用非聖之書氣盡語竭逞無窮之辨爲哉
試取其合作置諸盧陵南豐兩先生集中曾可區
別否公有言古來文人持論但以自快其臆不必
合於當日之事情諍臣之獻納苟出於植黨沽名
則有滋國是而不恤者蓋百年之前已洞見其端
而今始驗也非淵識不至此嗟乎當德靖以來作
者如林以師心擬古上說下教正始之文幾於息

之表各老慕鮮有過而問者功成不居公亦何能自異及夫模擬之攻已窮千秋之論未定而後人人知循其本則公之文始懸衍天下神明再還日月重朗是集也蓋詞場之赤幟非王氏一家之天球已也公之孫王大夫較讐授梓張皇貽厥紹聞衣言公侯之後必復其始世家之寶祖硯者吾必以大夫爲冠冕矣

王鴻儒南陽人歷官大司徒謚文莊所著有凝齋集意其是乎序中論文既不落馳騁又不落浮靡不淪虛誕誠可不辱此序矣

著作亦已窮之矣

○○○沈公路文集序

余往與陶周望論文人之病惟迂爲甚周望曰慨公詠懷何鬱鬱奇也余曰豈未見蘇門嘯什乎晉人每謂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斯語也用之功名之途則大善不可爲著作之林道也彼潘陸沈謝者流得一佳語如下一敵國爭一隱字如選一導師尋似癖奔似癡多取似貪不讓似爭然士別名與夸士死權等不如是何以傳不朽乎周望怵於進力於古以余爲爲辭惜其無年而

茲又有慨於沈公路也公路家承世美才複夙清既游竹素之樊亦涉園林之趣性復悄介深居簡出不爲大人游不懸高門簿其於稱詩直酬風好何悖身生而廣心浩大不遺餘力纏綿險韻層累連篇牘發百而篋盈九土課謂爲實慮目擊者之當吾前而辱稱者之議吾後也中歲善病身名孰親然藥裹與詩簡雜然並進吐出肝肺燃斷髭鬚不惟若癖若癡若貪若怒且兼爲四愁爲八苦而著作之典迄不衰止誰實迫之堅乎恒度乃爾耶

藉令公路策足王塗盱衡詞壘將其道益廣其氣益揚送別懷人不止眼前儔侶登高弔古不止封內山川騁妍抽秘著書滿家當必有寄於茲集者矣斯文人之習氣志士之深心乎嗣子𣪶似博雅紹聞結集授梨傳之海內俎豆於孫太白王履吉之間嗟乎公將往矣

寫出其攢眉入甕之苦心更寫無年之嘆

壽汪母八十初度序

夫室有交謫則偕隱者著家有小慈則勵學者稱王君公所以能遂其高者用婦言也歐陽子所以能顯其名者稟母敎也若汪母太孺人之事更有異焉太孺人始為汪氏婦孝廉公故食貧落落窮巷糊其口於都養數不得志於名場倦游矣太孺人慰之曰以君之才豈長貧賤者幸勉事皆城之戰則請枹鼓以助益廢簪珥資斧其行孝廉公氣乃壯趣治裝應召使者月旦竟以遺珠售片玉家

聲繇此而大當是時太孺人豈不能作逸妻語哉顧孝廉公飛鳴有具頭角未呈假令以運命之說懷安自墮則南金竹箭終為無脛之寶而蓽門圭竇皆為伯通之廡矣太孺人成汪之功豈在舉案下哉太孺人晚而賦栢舟有丈夫子四人嗣嗣名士佩服義方唯謹思日孜孜及親而仕無如數奇何大懼無以樂母心者太孺人則寬之曰榮進有時豈能越春而為夏哉汝家里號鳴珂居題通德豈盛矣寧必人人朱丹其轂若等寧謂奉母氏荅

至而臥遊爲乎孺人今年六十矣計其于歸以來四十年中合符古賢媛而過之者有三其始當仲醇才名方譟俛拾青紫之年顧不難爲孟光之勤隱然而勸身家兼先儉無恙不至寄居皐伯通之廡此其賢一也仲醇中歲所謂同學少年爾汝交而金蘭好者相繼登華貫有乘車戴笠之異而孺人曾不艷稱焉有似於王仲孺婦然諸郎君皆浩然充然無憔悴可憐之色不至如仲孺子蓬頭歷齒動父子情其賢一也晚歲則爲龐公之偕隱矣

然龐公不入城以全家往鹿門故而仲醇之不入城也并不入室孺人即屏居肅穆而有林下之風又其賢一也孺人第少翟茀耳往者臺察以有道薦仲醇於　朝將修吳與弼陳寔章故事此何必非翟茀仲醇同學有若方衆甫學憲唐元徵宗伯楊彥履宮諭范長倩學僉其夫人則既翟茀矣而頑冊之外皆成逝波有如孺人之琴瑟並奏集下百祥者詎哉又況乎仲醇述作大業不朽則孺人之芳音懿範與之同不朽西池之紫霞上元之雲璈不足爲孺人頌也結悅之辰諸君子試理余詞而前奏之當陶陶然盡康爵矣

轉筆夷猶塡詞的爍至其比拗益云確矣

○○○壽陳徵君元配衛孺人六十敘

余友陳徵君仲醇避俗逃虛志在五岳晚而買山東佘之麓貯書萬卷游詠其中經其門閒若無人入其室其人斯在幾與世相忘矣非直忘世也殆亦忘家雖與其元配衛孺人相莊若賓而自其山居之後鄉城相距十八里一歲不過再三歸孺人時以春秋上冢爲留憇山莊者數日此外罕睹其面與城市之人罕覩仲醇者等仲醇又不治生郎乃束帛加璧干謁輻輳筆潤有餘遝遝與九族

賓朋仝其饑寒隨手散去橐空而止鮮有歸遺細君者以閨閣之恒情論不幾似太常之妻北門之室乎而孺人以端莊靜一之德拮据內政嗃嗃如也雍雍如也安其荊布有六珈之華饜其脫粟有八珍之旨于姊皆式其儉素佐以力作大者蘋蘩小者機杼無不贍舉仲醇是以無內顧而偃息于一丘一壑之間仲醇即不一丘一壑乎瞽屈子遠遊之冠策盧敖鄧林之杖凌華嵩而躡衡岱也男婚女嫁中壺足倚肅距加尚平畢世次且老疾俱

彷勞者必五鬯食六珈衣乎則更有進於此者勉之足矣余不盡識諸公子而交於穆濱穆濱仁心爲質蘊義生風季布之喏信於鄉邦第五之名不減驃騎郎太孺人之所爲剉薦留賓隔閣辨友者槩可知矣太孺人年登大耋神明益王嘗質明攬衣剌斷家事衣布食淡抑絕甘濃戶樞不朽衛生之經也飲尊不盡重積之旨也皆壽道也古之女貞有夫與子而度世者惟魏華存元君今之元君不在南衡在黃山石岳間矣乞余言以祝觴者汪

太學元霖於穆濱爲族弟素受太孺人卵翼恩者也

文有度有色尋常中拈出相夫教子二事亦儘是可儀

光岳樓記

維揚之有書院也，鹺使者掭也。中廢四十年，侍御彭公以鹺政之暇，復其舊觀，加閎敞焉，布之條敎。秩如也。已稍采形家言，因吳比部之緒，於是有光岳樓之役。公之言曰：聖王之制，勿使四民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夫管大夫爲東海者也，其於士也，必使羣居而萃處，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忠，至于商，亦曰使就市井而已。吾非與學使者分士也，寧使鹽筴盛而詩書衰也乎？無

何樓落成，諸生既走吉水請鄒先生記矣。公復授簡其門曰：講堂所尸祝者，非而家江都生乎？願紬繹家學，思此多士。不佞昌三復光岳之義，而知其有合于正誼不謀利之指也。古今名世之士，必鍾美於三光五岳，其生尹日也，卿月也，列星也，嶽神也，贊屈原以日月爭光，贊韓愈以泰山北斗也，皆善喻也。於川瀆無當焉，九府以爲泉流，貪夫以爲谿壑，非是族矣。豈不以屬於義者爲高明，而利則否？屬於高明者爲士大夫，而下流則否哉？平津與

說者予立言
漢族孤林齊識

江都同事武帝，曲學之敝，流爲桑孔，雖復布被，不得論於拔葵之節焉。遷之傳貨殖，抑何寡識也。揚之士所以不辱斯樓也。舍江都言無師矣。古之學者明且養士，卽易業者不廣其藝，言而孰知夫多取之爲貪賢也，而孰知夫養交之爲趨時也，而孰知夫好進之爲誘陷也，而孰知夫身嗣之爲籌筴也。五都之士以計然白圭爲聖人，何知仁義士誦法孔子，而或挾之爲市，此言利之精者也。於光岳何居？侍御公之錫斯樓以嘉名也，棹楔爲師保

矣。諸士日攀而道存，庶幾出入不悖所見耶？在昔江都論漢事，謂鹽鐵之利二十倍古，民日稱病。始元間詔丞相御史與文學問民疾苦，當時豪傑輻奏，茂陵唐生、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與御史大夫議鹽鐵，欲開仁義，抑末利，其說亦本於江都。今天下之利網密矣，諸士羣居而萃處，服侍御公之敎，豈免蒿目憂世，出而修百姓之急，如唐生、萬生之倫者乎？此之裨於鹺政者大矣。公何謂與學使者分士也，請以刻之碑陰。

光岳氣分士無全節所獨不聞人傑之顯地乎
打破利字便是節之所由顯也正誼不謀利豈
不屹如山岳哉無令淮揚僅以財利高天下更
是揚士所急記殆善言之矣

○○兎柴記

宋人有云士大夫必有退步然後出處之際綽如
此涉世語亦淵識語也讀白香山池上篇其所謂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書有
酒有歌有絃者實為衣冠巢許之助温公之獨樂
卒成謝傅之同憂有以哉今觀濟美張黄門公兎
柴記其疏泉斸石經始戊戌去解褐纔七年耳已
抗枕漱之思及在掖垣領衆正稱耆宿雖業在匡
時而尋盟之猿鶴手植之松桂未嘗一日釋於懷

及是以請急歸而喜可知也嗟乎輦下貴人嬰情
好爵騾驛馬通之外別無活計即廻首家山不乏
平泉金谷亦僅付園丁莞鑰作者游者賓主誰分

林下亦自不少但不以斥卽以老耳

求其如白傅之飲一杯吟一篇於池上者少矣況
能左伊川右康節著書談道煥山川之色而隱起
華夷之望如温國者哉是在兎柴主人矣余林居
二紀不能買山乞湖幸有草堂輞川諸粉本着置
几案日夕游於枕烟廷滌煩磯竹里館茱萸沜中
蓋公之園可畫而余家之畫可園大忘人世之家

具畧相埒矣獨世方急公而余能使世兼忘我是爲異耳

盡處耶誰肩國事但岩宁有烟波心則不至競跡耳況買山羅玩誰無園林圖畫究竟所受用不在是宜乎 先生拈兩人之得以傲世

湖州福山仁壽院長生田記

世無常住之物而謂有長生之田可乎余曰惟僧當有之蓋娑婆外有香積土飯籮遊多餓死人此田非情田非識田乃威音王之所井授佛祖之所燈傳菩提爲種子精進爲擾鉏露地白牛爲耕使廣百踩旬而不分疆畔歷未來際而不易主人仰山之刈苗越州之洗鉢皆是物也昔有石屋老人於仁壽院卓錫此吉石機嗣之所居之處即爲寶坊匡徒領衆數百爲羣食輪常轉法道下衰慳貪

天女飛花已香粗具

難破天人之供既絕銜花之鳥不來有宜中止人名寂鑒者戒行精嚴願力堅固募田若干勒石記事垂之永遠夫九土之田湖所得幾何湖之田仁壽所得幾何陵谷且在蓬萊江山亦悲禾黍而上人豈闇於成住壞空之義哉倘有大善知識如石屋老人者延致住山弘闡法席說無生忍爲長生田即展袈裟一角是無邊阡陌矣上人作禮而去因記之

于桑下宿之旨何如然疏自奇幻

○○清江主政韻揆顧公去思碑記

今
皇帝綜核吏治六官之屬分司海內典錢穀關市
將作之事者有 詔臺察得非時列狀以聞自余
在 陪京見所在封章幾無完謍而淮南水部韻
菽顧公官評袁然爲天下最茲進秩望即還朝行
矣彼都人士懷公德政乞余爲記昭示後來與淸
淮供未亦猶金石錄所傳漢將使君碑遺意也其
言曰淮南歲輸粟四百萬石以供天府艘衛巨艦

魚鱗雜遝自淮入河軌轍如織而繕治之役領諸
水部是漕輓爲 國家之咽喉而舳艫又爲漕輓
之命脉水部得其人爲濟川之舟楫非其人爲江
海之漏巵厥寄重矣公始事當黔巫用兵川途爲
梗楚蜀巨材株辦不易公先期命官朱提四出於
是木商響應楩楠杞梓蔽江而下以副所須鮮有
操其急而糜水衡如往事者公之利用豫也署當
孔道城有狐社有鼠恐藉爲姦良民善士疾首結
舌公廉得渠魁或寘之重典或捐之通衢彰癉既
明人知敗步淮之民靡弗安于衽席者公之利用
斷也工作之弊日引月長厰役侵牟工師束手百
人之欺非一官所稽百年之寳非一朝所破運艘
之易敗運卒之途窮莫不繇之公乃親爲簡察詳
立科條工無賸材罔鮮刻肉竟公在事波臣不警
者公之利用勤也公嘗自言桑大夫之心計析千
秋毫用之貧商則誠苛而用之蠲姦良有補于國
劉士安之出納專任士人吾無徵辭之權而率作
勸相使胥史之流有士人之行或庶幾焉若木屑

竹頭其細已甚吾師其意木牛流馬其奇已甚吾
寓諸庸職思其居在考工記一篇耳語既余進而
謂之曰若等既知公矣亦知公建功集事所繇乎
蓋國有六職而工居其一吏有六計而廉爲之冠
吾覩公冲然穆然居心若水深行如雪其覩處脂
膏餘饘直日用細故而不自以爲奇節者故廉
以生威而釐弊剔姦無施不效即進而持九流之
衡所謂淸通簡要舉漕政而措之裕如也奚止虞
典之稱若工乎公嘗以劫惰多暇典學談經都人

士燕燕服其德敎故稱述特詳云。
爲拓實耶爲披詞耶俱不可知若其議論俱足
不朽。
豫則事易集斷則奬易贊勤則功無不成若其
不廉又奬之府事之蠹記中極善闡繹歸重。

○○○太傅許文穆公　祠記
神宗朝歲在己丑。吾師許文穆公典南宮試事所
舉會稽陶望齡華亭其昌南昌劉日寧三人。皆以
天下士相許復以生死交相託。比公還政則陶子
以兒能大手。修祝哽之儀。劉子以白馬素車赴執
紼之會至於先師兆域諸子堂構二子皆未及見
其大全也其昌年頗半百義激在三念曲阜之材
必分楹於羣力延陵之劍當詩諾於九原相此牙
山定惟龍頭川原繚繞嶺嶠周遮行塋之高敞可
容萬家佳城之鬱葱能礙白日信龍蜒虎俯瞻合
青囊天作地藏無論石窌者矣公之諸子季履中
合謀以爲是役也
天子給秘器以寵之命皇華以光之雖蒐裘之卜
經始於達生而連岡之崇桃權于繁錫豈以墓祭
非古忍令野處無祠將柜鬯二卣委君貺予草莽
生芻一束問賓至於水濱必於樂哉丘也別起福
庭則蒐今歸來儼依華屋肅家師儉何取鳥斯革
而翬斯飛宋玉招蒐可無臨爲橑而桂爲宇若堂

[illegible]

瀾自不可少

飛動[illegible]

封若釜封出自森森之栢迎神曲送神曲鑄於巽
巽之瓶豈惟孝子慈孫進觴稱平有所且使門生
故吏觴藻芷而知歸矣或曰此地西望軒皇鑄鼎
之區東連許祖煉丹之窟公與宜平同姓將因應
願再來否則殷室璽梅何以騎箕乘尾商山猕龔
終然訪石尋松斯墓為蛻骨之仙都斯祠即妥靈
之真宅清明火冷陋西家之殺牛華表月明下遼
陽之化鶴吾師乎吾師乎可久為賢人之大業不
朽太上之大年兼之矣

璞璇璐琭蓮檻藻梲結構既整采飾更鮮

酒顛題詞

淵明恕醉與漁父獨醒正言若反即使餔糟啜醨
所謂寄大夢於梧棬而德義之矩自在也顛何容
易知此則知文成之辟穀圖南之愛睡皆真能顛
者茂卿其酒人之雄乎若夫醉鄉之天地騰騰兀
兀近於天全微細披剝乃是無記所攝深凡夫醉
於無明二乘醉於涅槃惟大聖人能飲酒不及亂
茂卿深於法喜故為下此轉語中下之根欲讀酒
顛請從酒詰入

不顛不狂其名不彰以酒自逃其顛[illegible]

於乎回蓮茹編蘭亦林根

〇〇〇吳長卿飽菜軒題詞

吾友吳長卿，天下士也。胸中有數萬卷典記，亦有數百萬甲兵。當事者非其請纓，俾之剖竹，已脫穎矣。而薦士者為當門之蘭，所為者亦有批根之剪。斯五岳方寸之不平，六月狀猶之嘆息也。今者作倅漢東，獨標廉善，顏其廨宇曰飽菜軒。以彼才情，雖叔夜餐霞不足為其秀，子卿嚙雪不足為其貞，菜則安取焉。將藿食之憂，殊與肉食之鄙，而淡然無味，乃為天人之樞耶。其義則具陳徵君之記矣。

因為題牓而漫弁數言。

葵藿之忠不伸，有飽菜而已。〇淡然中却有新色

〇〇〇王竹塢詩冊題詞

感恩殉知，捐軀明報，動於俠腸者也。懷賢好德，觸事激昂，動於正氣者也。今以竹塢生為郭宗伯之死友，其義誠高，要亦荆卿、貫高輩所辦。余所為竹塢多者，謂宗伯之賢，等相不能知，而生能知之。宗伯之冤，同朝不能訟，而生能訟之。不可怵以死，不可唁以官，是為天地正氣，與段太尉（段太尉名秀實）安金藏（唐太常工人，剖心明中宗不反者）足比，有鼎足立耳。嗟乎，平津（公孫弘封平津矦，為漢相）之容悅勢排賢，一轉眼間，富貴安在。

惟有青史唾罵，千載不磨。視竹塢生被三木，身瀕九死，丈夫英槩，可歌可咏，相去何啻霄壤哉。余侯尋世難，而有感於交態之變者，聞竹塢生之事，益用壯之。因讀諸君子贈言，題於簡端。

語云君子落得為君子，小人落得為小人。如揚僂漆之白李南陽，王竹塢之明郭宗伯，不謂正氣偏在人士。怪哉。

莫怪同朝，只是竹塢利害不明，身家之念太輕耳

崛起

衛青天幸李廣數奇失很何言

卷之二

○○○讀衛霍李廣傳

司馬子長孤憤士也。又好任俠。故其爲傳善寫畸世不平之感。至衛霍李廣傳。其排上進下反覆見之。大旨謂青去病遭時成功。其貴在日月之際。而李廣才氣天下無雙。乃終身坎軻。大小經七十戰。曾不得懷通侯之印。豈非數哉。此子長所爲歎慨而抑揚其詞也。微文刺譏。要在武帝矣。雖然愚以此益見武帝之知人能任將。何則人之受器各有

攸適。然未有不可以試而知者。惟將帥之材則安從試乎。必試之于見敵。一試而不效。是以國與敵也。不可不愼也。彼衛青牧豎也。去病嬖近也。青之名天下無稱者。而去病至不能識古兵法。其非飛將軍比易知也。帝顧以鞭撻四夷之權。輕畀衛霍。而李廣者不使一當單于。抑何謬哉。及其究也。廣竟無尺寸功。而青去病追奔逐北。執訊獲醜。至於空庭幕封狼胥。又何識之卓也。此則帝之善將將也。若曰廣數奇耳。去病天幸耳。其成敗非繇將略

歎副廣術惟所似昂文人之舌如是知是

將毋然

則吾以爲將略猶可知。而數奇之與天幸。其尤不可知者也。曾張魏公名高一世。宋孝宗倚以興復。而符離一敗。宋事隨之。爲宋計者。寧用衛霍之天幸耶。抑用張浚之數奇耶。原夫西漢承戰國餘習。士大夫皆以招賢養客者爲賢。衛霍獨否。以故子長少之。彼其進游俠而退處士。亦近此意。蓋有激云爾。

初生之犢凌虎。氣以未試王也。强弩之末怯縞。力以屢挫餒也。以貴成而重以權。以疎遜而束

之功令。功之成否。寧待辨哉。君相造命。或者君所重。天亦祐之耳。

推拗處頗沉入而暢達。

蘇快

〇〇〇救荒弭盜議

天下有救災之計又有轉災爲福之計水旱頻仍盜賊竊發國之災也能設策運籌以止之是亦足矣而曰轉災爲福無乃迂乎曰不然凡天下所以患荒者積蓄少也積蓄少者地有遺利民有遺力也凡天下所以患盜者武備衰也武備衰者國多冗軍兵多冗食也今有一舉而可備荒又可以弭盜乎夫惟民饑盜起之時可因其勢而用之則何[illegible]乎曰[illegible]流民而已夫流民國民也進可以戰退[illegible]以荒饑災所聯惟食是仰當是時使姦雄用之則借兵之[illegible]也使國家用之則富強之資也顧處之得其術耳[illegible]今有[illegible]天不降康肥饒爲虐吳越江右[illegible][illegible]旱際此荒涼野無青草人有走心而江淮之間流離滿道或攜老幼累族共行或棄妻挐孤蹤獨逝鄭俠之圖所繇以作誠得綱紀之臣忠實之吏擇公私廬舍及宮觀屋宇沿途圍結給以粥糜能勞苦者傭其力有伎藝者食其業俟至來春給賜牛具種食以贍土荒田計口分授使之

治人兩難

耕種彼其父母妻子皆仰賴耕耘之人既感戴朝廷撫養之恩又深思一家溫飽之計必能深耕易耨以盡地力待其三數年後幹止漸寧人有固志徐於農隙之暇教以戰陣之法與其勢市井之游手爲若依待哺之壯丁即古井田府衛之遺意如是而已非兩利之策哉昔西晉之亂起於李雄特招流遠之民而唐之末路張全義設屯將集流落教以種藝三年之內河東戶口歸復桑麻蔚然勝兵每邑七千餘人河東賴爲長城夫一刺史行之猶足以效而況倚辦於天下之力何所弗得故曰轉災爲福者此也若夫義社倉議保甲則固有精言之者愚故可得而畧云

水旱頻仍而徵求如故病在疾視漏貸偶下而阻隔如故病在中飽況民流而課復責之里甲有胥逃胥荒而已安知所爲轉災爲福哉

村古井然

○○○星海潘公傳

語曰曲如鈎爲公侯直如弦死道邊以余觀於星海潘公可慨焉公自在射官以博雅籍籍稱名士中歲舉賢科官博士者再同時儕偶齊名者都致身日月之際公才不後人官不先人而落落青瑣竟不自保以侘傺死此海內憐才者所爲五嶽方寸也跡其生平坦乘負氣無柔腸媚骨與人交洞見底裡酒後耳熱掀髯抵掌或衝往觸來突兀自成百人亦見千人亦見彼脂韋窺瞷察見者睫[illegible]端進語者反謂公爲狂公乃逢人輒作莊語非狂也婁水王文肅嘗一見公而奇其人東阿于公則固公之師以畏友目公矣公爲博士時視學監司杜公以所爲詩屬公評公曰落韻詩不足金石請更之監司大以爲恨公之解官縣此余友黃明宇令慈水中考功法語侵公公既歿數年黃訪余蔵廬中黃曰公不負我公不負我此足以志之矣若乃市義好修之槩具公子震開狀中前令楚黃金公者以尊賓饗公邑人士皆稱服所謂鄉先生歿

主盟風雅惟是有絕俗之識試舉其槩如林泉之作歌衝泌而適考槃故其恒也自公爲之則目營四海心洞九流非名人貞士不以懷非存教維風不以紀一字陽秋亦詩亦史斯已超矣塞垣之作宣邑威靈舖張功實故其恒也自公爲之則箸籌廟算米聚山川憫征戍之苦羌憤郅庭之汗漫蓋其原出於采薇杕杜而前後出塞之作成於主帥之手柳文尚矣要以詩品如此自可無與而飛孤[illegible]一丘一壑且方駕襄陽況清德蓋世勛

猷炳焉若爲之磬嘅乎此之謂不朽已公名位逾進文覺逾强取於世者甚寡而斟酌於古人者甚博是編而後未見其止錫以嘉名必曰居士後集公之故吾在是知其無以易之矣

中丞而以居士名知中丞不足重彼山人動借一顯者爲標題謂何

比擬處亦合

○○○八林引

參軍英星卿之纂八林也予史十七俳調十三安絃操縵頗存志恠之言提要鉤玄亦嚴非聖之誡可謂斲輪妙手秘梳深心且秋同貝挐字比驪頭散爲精騎之三千擷入魚腸之一七雖金題玉躞特爲書蠹之遊而鉛槧牙籤無取汗牛之重背鄴侯之架已富鮮克隨身衛公之珠誠希何分餘照苟若須彌芥納函谷丸封十年讀而弗如三篋亡而無亡者斯編者哉君爲吾師方伯中江公老從

子憶當舜象之職已有亡羊之癖海游已後風好彌敦今且膏腹笥以川藏卷書廚於竹橐綠水芙蓉之標將依儉府山色秋光之句見賞乖崖豈不稱俊逸之參軍嗣風流於方伯也哉

是王駱短行尚覺王駱布其艷而遜其思丞其骨。

山陰道上

○○○畸墅問水詩引

陸子之有畸墅也開三益徑搆百尺樓芰蓋經過荃橈來往豈惟背山臨水憺遊子之忘歸抑且挾藻摛辭挾眾卿而標勝若乃芝房蘭閣撫雲口以蔽虧奇石珍花叨烟霞之絢麗斯素封之偏饒非畸人之匹敵也雖然使淵明之秋用無秋仲長之場圃鮮穫將牢醴不設乾餱以愆漫謂泌可樂饑士能泥飲是使主人孤豚於一丘而勝侶共遂於十日矣逍者人不降康而乃狂若河與大上而勤

太史之嘗螺蠏宜禾不厭野人之祝陸子雖食乎清而游乎清安能以荒之玉而爲豐之玉吾聞何尹之訪袁安益因臥雪子輿之勞桑戶亦爲愁霖茲張太史諸君子問水之詩所爲作乎陸子曰士貧非病詩窮乃工幸研圃之未荒豈瓊瑤之不報應臻空谷響遏行雲積成篇章動盈卷帙於戲扣角而歌碩鼠何寧戚之難尋鼓琴以試游魚知鍾期之匪遠讀此集者可以論畸墅賓主之際矣

筆底之花不必夢生故熳爛刺目。

錢象先荆南集引

余往與平原程黄門同行江南道上停驂散步陂陁紆複洞壑忽開下瞰平湖澄碧蕩項瀰之外江光吞天征帆點點與烏俱沒黄門曰此何山也余曰其齊山乎黄門曰子何以知之余曰吾何以知之吾知樊川之所謂江涵秋影若耳大都詩以山川爲境山川亦以詩爲境名山遇賦客何異士遇知己一入品題情貌都盡後之遊者不待按諸圖經詢諸樵牧望而可舉其名矣嗟嗟澄江靜如練

齊魯青未了寥落片言遂關千古登臨之口豈獨勿作尋常語哉以其取境盡也友人錢象先豪於才湛於思嘗令作者未見其比比曾游楚篇什爛然括之曰荆南集荆南不盡楚之觀故也荆南集亦不盡象先才情之變而余與馮元敏灼然謂其必傳蓋元敏嘗宦荆南余亦持節至長沙自洞庭而下漢陽而上與象先共之故其取境之盡余兩人特有賞會云抑余不能游然好詩象先能詩然好游是安得象先爲東西南北之人窮夫所謂烟有九岳有五者旁而之於大荒遐逖之鄉謝靈運李太白諸公所未登涉未題咏之處而皆被以奇音儁響如荆南集之詩使余得隱几而讀之以吾拙而收象先之巧以吾目而用象先之足不大愉快哉象先深於禪若夫溪非聲山非色丈室而函大千剎那而再撫維瀛海之外者余方習游焉而不知象先能從余以詩否也

九疑山川倏之色三湘弄風裒之紋何必波撼岳陽氣蒸雲夢

花光鳥韻幽切可人

○○毛司理詩冊引

郡司理毛公。政成五載。舉徵九重。謁帝有期。登仙匪晁。郡伯張公驅熊軾於谷陽。歌驪駒於祖道。嚶其鳴矣。共懷出谷之聲。偏其反而。已戀蒹葭之陰雖寵叶弓旌。不灑丈夫之泪。而誼敦縞紵。難分益友之襟。爰率同官。共裁贈什。青雲竝上。臨岐路以彈冠。皓首爲期。願前途之努力。所謂文生於情。詩可以怨者也。於戲。纓緌論交。揭日月以肝膽。嚶于相叫吐錦綉之心腸。故可上叶國風。亦可遠踵邪乘者矣。題曰青雲首路以弁之。

用成語絕有化工。

此意亦不可少

○○○汪然明綺集引

汪然明爲西湖寓公。主盟風雅。鄭莊之驛不虛。太丘之道甚廣。勝流韻士之外。間有魚玄機薛洪度一二輩。亦入游籍。故稱詩以綺名。客有評者曰。陶元亮閑情一賦。昭明惜之。王介甫斬輕李杜。謂李詩強半酒色。然明非有童心。本無惑溺。而若自見其戒者。何也。余曰此西湖故事也。不聞蘇子瞻之□於乎。大其深入禪悅。得無礙慧。忠義直節。鐵心□而用韶能靚手。錄其詩。時多艷曲。公豈不能爲莊語耶。海納細流。量也。磁石吸鐵。類也。淤泥之中能取蓮花。鑒也。當門之蘭。護如頭目。激也。且夫冕而椎。孰與髻而慧。我爲匿瑕而使人匿彩。恐人也憐才者之所不放出也。知此者可與言然明之綺矣。吾懼詩詩者以綺知然明。而以香奩比紅之綺同類而竝稱之也。故爲之解嘲如此。若其詩之色澤高華。音趣雋永。余友陳仲醇黃貞甫論之詳矣。

淡婉有致入反不似一大中多文緣

高千里晚節何似。在蜀託薛濤以傳。則正恐詩

之不以綺名也我匪瑕二句益見豪士胸襟。

林裘齋五十詩册引

裘齋先生家承金馬才擅雕龍瑤林玉樹衛叔寶之神情干將莫邪李太和之骨幹弓裘克紹襲頡見奇結髮登　朝靡施弗效筮官率府華貫近於鳳池展采秋卿妙譽籍於鵷署判如山而不動門若水以俱清賦登高則楚風大夫文無害乃漢庭老吏馳其熊軾邈矣龍城公就路益閑叱馭甚壯法律與詩書並用風霜將雨露兼施朞月之間頌聲大作九萬里扶搖直上二千石守長最良嶺嶽休矣惟是黃次公報政之年正平津相遇主之歲從授初度隔天一方長公長明殷念壽祺有懷明發至孝領雲恨無仙家縮地之術托羅浮鳳且附詩人如川之篇燕諸長者澗糊綵筆可代綵衣而家嚴君唫咏瓊章如親瓊樹一聽足音於空谷即鮮偶思於殊鄉何須句漏覓靈砂便是華亭鳴鶴不辭下里用祝大椿云

子午臺銖兩必潔天孫錦絲縷皆奇絲思雲興駢句霞炳。

○○○重修新橋募緣疏

范龍圖詩云一榫危於葉旁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莫忘險中人余頃度婁水之新橋頗念斯語觀其杜欹材朽無風自搖承足之處支離不屬垂垂然刹那失足便入魚腸吁嗟險巇乎危哉彭祖懸絙而觀井王陽望棧而迴車尊生之人不過此橋過橋者復不念險中人當誰望耶余故稍為揭貲且以諭於同心者

此疏便是慈航

○○○重修積慶寺募緣疏

江以南列刹相望未有稱坐化菴者惟吾郡積慶寺元壽堂祖師之肉身在焉是以得名自元至今三百餘年矣夫以地水火風之幻軀靈光歸若而宴坐經行之淨域風雨漂搖豈壽師護法弘誓之願乎宿來非至人所戀而支樹亦後代遐思瞻祖容者所作希有想敬想則此寺之栴檀瑞像即師之七寶臺此寺之苔蘚間房即祖之方丈室恐視其日就傾圮而使詩人有禪宮亦銷歇之篇與

世尊亦塵埃之歎耶且其求易供其出易核無王珣捨武丘之千間麗藴擲湘流之百萬證明功德有壽堂祖師良足起信非若他方興作始則建鼓而招後乃空華不實敢以諗於檀施者

莊嚴明淨巍然七寶臺

○○○建石殿疏

近時法師有造銅殿者有造法華鐘者皆已成就爲震旦希有功德至爲石殿而四壁刻法華經者其事尤勝何則銅殿可欲石殿無可欲無可欲則其傳永也壁經易讀鐘經不易讀易讀則其教普也是爲萬緣和尚之發心余爲手寫序品第一又以詑於諸同心者昔且刻之此經此石此因此願此開示此悟入盡未來際無有窮盡是舉也雖謂靈山一會可矣

傳永施普二語正無上諦可破貪痴

○○○原心亭銘

三才未分渾淪一氣氣本靈虛闔鼓天地天地有心惟人攸寄圓顱方趾含陰抱陽中有主者巍巍堂堂經緯萬行綱紀五常人各有心心無形相焦火凝冰膈膜蔽障非心本初如鏡現相像本不有鑑常自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虛非罔覺應不失宗以靜爲心心不屬靜喜怒哀樂發于眞性檻馬[illegible]猿增躁競以動爲心動即屬情欲也無涯縱横隨波逐浪醉死夢生是以學人識心爲要

既識眞心觸機是道糟粕非粗神化非妙何以識之心有靜時靜而忽應不及思維未發氣象于此可知既已知之存養省察活潑潑地常惺惺法習而安焉先登捨筏亭揭原心至教是存銘以志警丹書並尊

尋心于血肉之內直指其持守之要益精于心學者

○○○ 緱山王太史像贊

冰壺方潔。玉尺鎮浮。介不崖異。和不比周。盎兮如春。肅兮似秋。畫地而蹈。虛已以游。履盈若墜。疾惡如仇。振衣千古。撿鏡九流。胸蟠錦繡。腹貯墳丘。單辭月旦。尺牘天球。氣劘鹿角。聲動鵝頭。鶴鳴子和。克紹箕裘。曾前周後。國論家謀。無子牟戀。懷杞人憂。不朽著述。秀甲九州。平視元美。齊肩用修。若相門之有相。則贊皇忠宣之儔。吁嗟乎。修名既立。大命不猶。將託豪翰。寫神照終。愧於道子與僧繇。

太史長才未伸。世具悼惜。讀起數語。更惻惻于人之云亡。

○○○ 馮少墟像贊

亭亭鶴骨。歲歲鳳鳴。德符春藹。正氣秋澄。萬物同體。一介必矜。白玉絕類。朱絲為繩。茂叔之胸中灑落。子輿之壁立崚嶒。聖脉獨契。關學大興。自南自北。如車指路。橫說豎說。如水建瓴。其隱也太華增而重。其出也黃河忽而清。豈待形求。於巖野因將金鑄於

皮裏春秋那四時之氣備也

帝廷者耶。

一箇老道學。邦恐真契聖脉。帝廷不得鑄也。

○○○ 宇溪陸隱君像贊

是廣額而豐頤。為有道之腴。是白袷而方袍。則隱德之儒。于思皤張。若抵掌當世。而便便之腹。又可容數輩而貯羣書。人以為受計倪而耦陶朱。我則欲進君於松陵笠澤之間而與俱。

是為髯奴。是為大腹賈。一筆現出。

○○○ 諸德祖像贊

皐門安隱。燕市藏名。騷人劍客。畫史墨卿。五雲彩筆。五岳豪情。太丘之道自廣。季布之諾不輕。躬昂藏而玉舉。神瑩徹以霜清。雖能摹其形照。而安能寫其心神。

此中固是難測地。

○○○ 盧原甫像贊

原甫自號珠江漁父。既書升卷首。復為題之。

元氣為舟。才情為柁。泛學海之泓泓。遵驪淵而得

路綠簑青笠與荷芰以相參空鉤意釣棄陽縮而不顧賦心故楚澤之騷狂態乃桐江之故

知非磻溪之倫應是玄真之伍

○○○周公美像賛

斯人也吾見之彥輔之室矣此其避人而耐老者耶吾見之季長之堂矣此其彈經而顧曲者耶吾見之金馬之門矣此其歲星而甘否者耶吾訪之苕溪之濱矣此其釣徒而華屋者耶豪於酒癖於書隱而文俠而儒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藹史

能寫其外之羅而不能寫其中之腴

前四段隱躍以深其想後則齎麈以著其品之奇

喬方伯像賛

卓爾道骨冲兮素心濯濯冰壺皎皎玉繩有千仞翱翔之氣而守之以盈有百練百折之才而御之以誠文武是憲夙夜惟寅其謀國也先機于蓄艾其居官也後困于積薪未老懸車惜哉干城廉鑑一書作我儀刑

讀之知是一廉靜人

陳九餘像賛

何然而不肥以不入五侯之鯖也胡然而不癯以不齊千里之犍也以爲任俠豪而常守其括囊以爲禮法士而嘗遊于醉之鄉蓋君家有孟公有仲舉而立乎其中央

描其勁骨亦寫其遠神

○○○祭吳敵如年丈文

嗚呼陽羨延陵之間有子瞻之舊踪。將買田宅以僑處亦依其尾而告終豈宿盟之未昧而身後之有公不惟文章氣節磊砢坎壈之相似而生死歌笑之地亦與世而相同蓋其剛腸疾惡任天下之清議而誠心質行足以挽末俗之澆風尸祝不忘者有居官之遺愛而汗青相照者有彈事之孤忠完若無瑕之玉剛爲百鍊之鋼蓋能爲蹇諤者不必有公之經濟能爲正直者不必有公之冲融官

屢蹶而氣益壯用未究而望益隆邇者息北山之勞倦依南岳之龍從朱萼白華方周旋於子舍而素車丹旐已即於谷堂之封人物眇然天不憖遺一个人琴俱喪余難贖以百躬憶在壯歲同舉南宮宏詞之試角力爭雄余以自比於不材之木而公獨抗論謂不當以山苗而壓澗松既爲金而爲石亦願雲而願龍公所擊者權門之鷹犬即余所譽者當路之射工烟水五湖歲發王猷之興圖書千載時尋米芾之踪豈意夏間之良覿遂爲終古之長恫。嗟乎富貴壽考轉盼成空惟竹帛之可託垂令聞以無窮公所壽者先民之不朽而余所慟者良友之私悰感逝波於川上懷絕調於郢中對霜天而歌些或神理之可通

樹懸徐君之劍也嚴嚴紫電地洒玉兒之泣也的的紅冰。

〇〇〇祭陸君策孝廉文

嗚呼。咸齋兄竟止於斯耶。念余與兄。望衡數武。敦契三益。林居以來。匪朝伊夕。無奇不賞。有疑必析。酒鑪詩社。花茵月席。飲食衎衎。笑言啞啞。大忘爾汝。遁爲主客。相訪。徒步相迎。岸幘謂我。無腸托以肝膈。自甘而苦。時有彈射。余之不佞。兄亦莫逆。或傳巷語。或覓室謫。塡膺抒憤。彈冠忘懌。骯髒悲歌。牢騷慰藉。乾交而市。孰卜而宅。兄有逸才。厥名允赫。筆花匪夢。腹笥爲瓣。凸韻瀾汎。千篇膾炙。遇方爲珪。著員成璧。談天之口。佐以嗢噱。北海尊開。太丘道闢。輕舸浮家。名園置驛。立見鋒穎。坐消柴柵。蜚譽墨卿。寄情歡伯。任達風流。人豪氣魄。守相諸侯。過廬必式。隱可烟霞。生可竹帛。世路悠悠。徒珍鼠腊。畢沒連城。摧殘六翮。厭緗化素。號玄守白。不以五斗易此百尺。樂志方始。大期忽迫。謝樹先彫。陸崑隨圻。斬之血毓。奪以泉石。邑喪國華。神乖善積。追惟疇曩。形影相借。三月爲暌。千秋永隔。交友又嬪。身雖百。談容可想。勝事塵迹。送往事居。余

祐孜什。酹酒霜天。灑淚如霰。聽此哀些。來享而格。

山陽之笛悲以傷。

汝殺鳳之 咄

○○○祭潘文學六潤文

世衰道喪友于詘鈌一體之中自分楚越蕣戎有伏於床笫而禍多生於饕餮牝雞晨而鴞原愁鉞刀角而荆花折小者至於鬩墻而大者可以喋血矧我江南世家蓋百年而不聞一田薛惟六潤之二難與古人而爭将觀其躬無常衣財無專鏘跡蛩虛以相附聲塤箎而不絕死病瘵之乃身而奇羸之弗屑雖父母之分均且自愧以爲小慈而況細人之賤予至於怡色慈觴舞綵北堂依依鳥哺

翩翩鴈行疾已沉而猶諱血有嘖而必藏其諱也欲以寬母氏之愁苦而其藏也恐以甚母氏之驚惶則道路爲之心瘁而史傳可以垂光若夫蘊氣生風懷仁爲質神鋒遒上藻思絨郁脫紈綺之紛紛抱遺經而屹屹故嘗元氣摶而選舉豈惟拚高陽而孤歎然而名不掛選舉壽不過四十此又泉源所飲根而親知所於邑也其昌詡切蔑乎情敦淡水感至行之可儀痛哲人之蚤痿敬抒哀辭以薦沼芷。

田薛無人能無諸君存而斯人亡之恨

原缺第二十九葉

程柳汀隱君墓誌銘

太史公曰陰陽家言使人拘忌而多畏自宋時頼文俊黄德璋以青烏之術著於歙而歙之慈親孝子惕於禍福之説行營高敞數十年不能成一兆域者而素封之家爲尤甚信乎以全注者悖也程隱君柳汀八十時其子繼志走幣四方求酌者之化再易歲而以世父參知公之狀乞余墓中之石且以壟期告是所謀在地下不在地上者其孝可念也程之在歙者皆著姓而汊川之程則衒僑中

巫溪始宋時則少師珌有洛水集行於世數傳而爲文和文和之子九峯鄉里稱善士有丈夫子七人長爲隱君名灼字見甫自號柳汀習見家世修計然策牙籌之與親馹儈之與使非其好也乃從尊敬家游繙經閱史幾於遷業九峯聽之柰家督非君不可而君自度不能竟學麵修息吳越間鮮有遺策自謂用其所短反以見長蓋出納在手高下在心者垂四十年而子母錢與六弟共之一羸一縮截然分授歸於至平雖童奴厮養無有腹誹

居稽者友于睹矣視黄門石林作令時行鄉約法察舉君以爲約正里中有疑事毋以相質君不任受德不受任怨而至於緩急之際寄有幹旋或捐橐解紛終無知者故有長者之譽其理家也衣不重帛食不兼珍禽蟲之屬不忍恣刀俎以供口腹儉德如此而作宗祠建書院不惜鉅費以成壯觀至書院名九峯令昭示子孫知嚮之輕學非九峯志也君之八十也余友陳眉公徵君爲課仁壽堂此君讀之曰仁則吾何敢知里巷小善適者觸疾

者藥亡者櫝力猶可勉我子孫無以老耄而失我時以壽我可也嗚呼假令司命者多假之以年君之爲德於鄉者寧不與遐齡並暢耶生卒婚媾之詳具狀中不復贅銘曰

染與淨何常淤泥有蓮花雅與俗何常貨殖有儒家政以孝友成人見其老而彌劭富爲仁義附猶惜其生之有涯

殊致悼惜之意一銘尤甚

文太青先生制品短跋

子書之藏蓋發于子丑然
望紫氣而出于將庚戌諸
策太青先生早巳開之先
矣故其文多奇崛艱奧一

字須作些時解人詫爲揚
董復生太華嵚嶔突兀之
靈龍門淵湃橫溢之氣至
是一洩哉或者病其嶅軏
不易讀則殷盤周誥不列
于書漢字秦鐫不應珍于
世矣理勝者或不琢于詞
才奇者或不束于格西北
沉厚之氣機自不與東南
同世有桓譚寧令草玄之

亭竹迷三徑乎況先生問
奇之履日滿又不託此選
名天下也然一方風氣一
代人文要可于此得之

旹

崇禎壬申臘日武林陸雲

龍題于翠娛閣

翠娛閣評選文太青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遊記

寄娛閣評選文太青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翠娛閣評選文太青先生小品卷一

錢塘陸雲龍雨侯選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仁和陳燮明著評

〇〇〇陶比部野絃閣初集序

繫赤堇山封若耶谿涸羣禽禨鷄而不下歐冶鼎復鍛五金之英而萬國競玉之介稱都收精於藏書之穴鄉人子長一陟而闚之探其靈奧削而爲編太青子匡几讀龍門之書恰不逮渭北與江東紛森雲以春樹對之溪猗山之陰猗棹我遊神展

斯驥步虎谿子秀東南而翹上國一試而冠孔氏春秋天下嘉尚其人無足異者顧虎谿下交以碩爍之大攬局幽之器茲所謂異也匪其有雅意虎谿有特鑒也至其交劉曲無介紹之先有肝膽之密茲所謂增異匪其良於契劉曲妙於挾也虎谿子與太青子兄弟也太青子嚴與劉曲子之嚴亦兄弟虎谿又劉曲弟劉曲子發藻右氏儕翊其能屢試屢折揹其藝而仕爲比部瑕然以詩鳴曠蝸遐矧走鶩於丹霞蒼靄之上博該衆體咸肖昔人音奏爾乃葛山若何之詩越人學楚之歌彼寥寥雅騷之裔此颯颯馳籟之度昔會昌三鄉一題猶能發千古至槃耶溪雲隱亦自佳逸矧伊人手大雅之業具壢璧之姿含和而吐其音若簫茲上客爲之卷舌下士所以銷魂年作壯牘巴尺積逮其道就勒世當使山闓閬溪回流萃神文禮穴藏抉闕卽今有子長益欣然趾恐後矣不知者謂太青子交劉曲以其季知者謂重虎谿以而兄耶詩曰有美一人婉如清揚謂劉曲子兄及弟矣式相好矣謂虎谿子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謂之二人於太青子右蓋題陶氏野絃閣集若干首

付推字琢披讀之令人作坐臥三日想眞得西極山川間氣怪而遂微而橫

韓求仲餘稿序

求仲餘稿行。謂我曰。序。夫求仲耗。惡取我序。序求仲。太青子盱衡嘆曰。唐三百年。氣節文章。風流高逸。李翰林為之冠。宋三百年。氣節文章。風流高逸。蘇端明為之冠。二子者。一畲山林。動色人主。七寶牀間。金蓮燭裏。望之朝霞。嘆則奇才。而氣覆一時。韵貴令茲。無兩盜造化。貌人格有高卑。品或佳麗。命曰才子。厥遇亦叶。才弗虓琮奚耀清廟之文。遇匪特達。豪傑之雅。肆乃覩有一律也。解大紳華而不實。康德涵氣而不道。肆介以前。亞子縶求仲。其尚維何。人知其他。青蓮名甲杜陵。獨低回黃鶴。忍客走數千。乃敢擬鳳臺。非以其心虛而性化與。阮悒奇於風雲。亦馳騖於王霸。而晚乃嘆大雅不作。思文王而懷頌聲。希聖如立。絕筆獲麟之詠。可與適道。眉山經術。似優李氏。嘗上躋於孟子。程正叔闢孟子何至。恨不扑破其敬字。不黨不已。爰蜀爰洛。又嘗多荀子之排異家也。乃溺西域氏。以老莊之拯也。吁異也。道之屏塞。斯亦才子不聞道

之過。我尚求仲。蓋出耗而進於道。求仲固才者乎。少不無借筏於彼岸。而一闖家夫子尊天之學。舍然大喜。不為強項慷慨發憤。翼我孔宗。若將不上其堯。而不止。即我一技。好之亦若已乎出也。洵然頗座唉曰。我欲與太青于遊於繩之內。余為極駁異說之附會而誕者。惟若其以彼者多中國人。標孔字而擾和之也。心虛而性化。余何敢終求。若於氣節文章風流高逸之間。嗟求仲若自與余藝游而道志。惟余亦汗不能阿。太微曰人或疑斯言。或覽斯別去。嘗勿為寬語。祐閩澄之五內。相與淒一掬也。二月二夜裂帛湖上。顧軒中。辛在亥

大紳對山。皆以譏口淪落。比擬想有意乎。若以相京誠大小巫。非阿私也。

邵而不迂

有眼如月有肉如海

五經臆說序

邵子以易書詩春秋爲聖人之四府比於昊天之春夏秋冬非四時惡得有物類非四經惡得有人倫二千年來之生民非吾與若宗祖耶吾宗祖所以得相安於人倫而衣且食於名教之中者誰氏賜非四府力耶繼自今千萬世後之生民非吾與若子孫耶吾子孫所以得相安於人倫而衣且食於名教之中者誰氏賜非四府力耶吾與若既世食德孔氏矣而逃之異教以無聖無天爲大宗造物得不以爲不祥之人余服膺孔氏必不敢爲方外之詖以獲罪於造物孔氏天之適子其說則天之律令何至以不祥之說叛之孔氏雖稱六經然非天子不議禮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是以僅論詩先王之餘無成書樂寓於詩禮寓於春秋故四經即具六非禮樂經亡而尚待補並戴氏舊說而稱五亦不失爲孔之素臣即揚子雲亦稱五經以逮今茲若爲令西夏邵舍章氏曾抗節于壬辰之變與聞献城之謀弗言賞毋病質

陵懲試期爲學使君所汰非鄙也其忠孝大節可稱推又卓教不爲異說所傍而紬思於五經有臆說若干卷章稽句探尋繹在門廡之間矣遊金陵質於其師李本寧先生既可之并質於余余取其能經學雖賢於世之市掖而持貝函者布衣而代長人者之憂其擠何良武因爲道所學信於孔氏之指參質以事天爲其非六經之樞紐也

其行大身有尚觀一世之態不欲世人識彼一字之想

同門行卷序

文章之變如四時之不相能。家夫子嘗別之以五體而以清當春。以暢當夏。以徤當秋。以古當冬。以雅撮中氣。而兼四時故弗雅弗收。然必使各遂其春夏秋冬之氣。士或至學一先生術者無專主。一家言。余益自十五師徃歷郡大夫之三物。當十七。八時於此道已陟其堂。端而流滯弗遇。遂至二十載八試而獲再遇。自課其道差増於往耳。十年而遇一先生校塲亦中斡之菅哉。私心安得決洞庭

之波洗肉眼翁。俾之青。耶。頃于中原風雅之役。反覆其牘。必四三過夜。或午。弗罷。客謂余泰苦。余不敢主一家言。諸體咸材之。朔於叶雅。良久夢余山圃有厥五龍。㩦蜒於左。厥虎五。馴踞於右者。曰余之家物。訝之。詰日五士星聚於案頭矣。故榜之前。猶尚勤勤乎。其乙者。弗忍置。去亦竟弗。得全收也。客謂余今多材。材亦惡取。集于一。先生其以遇余為不幸哉。然五士體各專一。不相兼。若非余獨眼所收者。又五郡人。郡又方置如五。豈居然五氣之胥與。而吳生年十九。齒獨殷其榜。蓋徘春氣良多予猶幾不獲薦引。況秋冬之各哉

金銀氣燭天。竿牘密如雨。貴少賤老成。登恠乙雅者安得細心虛衷如先生哉。自宜㩦龍馴虎入劍者才也。

送朱童子琮

事嘗可愕而可喜朱童子之挾策游不售就其大人燕謁予去即一事也予才童子甚其用筆如零月金花園林玉露婚嬌來宜頡竪其囊收五十六矜而汰童子人爭嗟若其行卷文昌之一雙瞳人何故自解之曰孺子良之雖泰皇帝氣不靡六合乎而圯之人履之者三竟師王者其初止可傚子家耳童子銳將一息千萬里而咫步挫則氣實於中矣射者右手若抱子則矢躍而棘不詘不前子

客自喜琮也志之帶鉤間以爲別

黃石公實大有造于留侯小仲不足欣小挫何足戚

石梁橋祠錄序

廣陵之西一鄉曰天長其又二舍有橋曰石梁縱二十七丈廣什之一[illegible]崎樹之曰雷進夫氏開厥背日以金錢六[illegible]貢曰弗煩縣官弗假檀越而千索予[illegible]以迄成曰自戊戌而丁未以十年所開雷氏之[illegible]門闢而之涇陽三千里而遙明洽北之鄰開所發肇基曰世陽翟之業策騎一蹶而物有繫乎其懷遂力任鳩材者也開所爲表濟美其杜端者门太史朱蘭嵎氏問

所自表曰厥子文學鵬霄輩定蹤若考成之問道右祠曰雷公之績與橋俱宜有食於茲土邪大夫天父老之輿誦而爲之宗伯氏嗣之曰禮也余既雷公鄉人逆益從金陵識鵬霄而與開於若考之俠義而魁岸世之蚩當前赴者至等寸金於割膚其材頗汗赫於西人之慷慨而差我里之尚可共圖天下尊爲救世道之良工可緩急需者哉而特嘩嘩者焉謂豐鎬之間無閒士惡乎其可置一詞也噫嘻八漬有鳥鵲之塡固周浪而闕天津百

花爲蛟螭之耕亦莽莫而測海若然天官書稱南斗爲天梁南河北河間曰關梁牛一曰關梁茲象示靡誑而天根爲成梁之候傘襲蓋以占政雷氏固逆旅之一蹄一策也其歲豢豢之幾何而愀然爲遐計空金鰲而斧老特以通此壁蹄波詭之津勤勤然如移太行王屋之北山公且爲其子孫使世之有國事之捲者咸以其身世殉之則天步不艱難而涉川之利無礙姻馬奈何察大官之祿肉食帝世而即其身世濡足也頃之患尚弗圖又惡

知夫暨汝與其濟者之爲大門事也其過雷洞而若顙不溜溜泚耶世稱蔡君說通靈陽侯余嘗讀其所爲萬安橋碑之銘未嘗不壯而武之彼固太守能舉一郡力者而雷公直布示然聞其遠致石於寢釜山中也若其邅廻而夢神語之云去橋之若干武有伏石可任也者如指發之石皆微跟水涔涔牛沒之有間而洞而得石至數百艘也橋之材具矣巽哉天長為吳越通中原之喉所利視萬安之海一隅者如何其假靈於鬼神不妄也余讀

至誠者自有神助

其錄而序之且告友生之爲國家呼許大木者無震虩于此與之賴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身涉歷幾何乃至輕數千里數千金爲津梁謀況身所受者皆君寵榮乃不為共濟思直不堪涉此深也

○○遊莫愁湖

秦淮盎吳市當膈之通川。鷁首競賽歈歌互答豔而不堪撇波也。玄武湖則幾于島嶼縈洄海瀛錯組。又禁不得蕩槳惟莫愁一湖閒曠㴱瀰䓁㮇泛入。如。踐。明。鏡。之。皓。澄。坐。青。天。之。碧。霧。周圍數里。不通波于外津而棹轉客酣颯然有上。假。虛。無。之。想。飛危樓于鳧鷖之岸布列竪于莽荇之濱。眺并山青月。將。露。白北瞰則石城卓壁西暢則鍾阜冠霞。翠微天矯于空際。幽與淋漓于雲。遥客因稱南國

佳人盧家少婦。若將掃鬱金之堂壓。數玳瑁之梁頤酒人浮之帷是暫謝輪鞅之役直破琉璃燕之堆代流潔于椒漿和嚶鳴于風笛浣心花之空湛。抗舌電之光流其樂只凡何事請佩江妃索珠漢女。握石向成都之市。逐雲入高丘之阻。好色傷大雅。青蓮盎微賤于楚人。若乃華清爲玉環之湯泉石涼實金輪之瑤几并以文君村以明妃濤擅浣花。施專若耶。必綠珠與紫玉。始虎丘而金谷未厭吟、頻、殊、惭、遠、況且所謂天地有情色界在牢籠之

地耶人耶人耶地耶不人神妙

內江山匪勝豔姬爲寶貴之精與

歷舉江皐以神女名支機石以織女名濯泉以太眞名井以文君村以昭君薛濤增浣花溪之重西施增若耶溪之艷金谷托綠珠不朽虎丘以紫玉留碑方見莫愁可以重湖與而核

向有俠山川風月花竹精妙者消人

遊城南雜記

地之精妙在山川，天之精妙在風月，物之精妙在花竹，即就其所値兼之，無佳名鑒賞，其所與麋鹿禽鳥之出入林卉何與？人之精妙在詩酒，以當於六者，非三才之雅弄。良朋與金陵佳麗在十里外者，即不暇撰綮訊訪，惟聚寶長干陌上近城易就，待屢挾桃葉以往。二月積雨兼旬，三月朔忽化爲晴昊，陽日向人，如新妝之綉，清曉爲清明桐華之候。予既分祭黃侍中祠於桃葉渡，遂分祭先賢祠

於普德寺之後岡，凡曾至金陵之名人咸與，如吳太伯、諸葛武侯、王逸少、李太白，自沙陽明之流，祠當報恩丹碧之塔，而遠揖鍾山，亦千氣象之綠翠。禮竟而會祀方正學於梅岡之上，與諸君子借飲木末亭，至日昳。是時趙生并兩郎巳自高座寺登雨花臺，反坐於永寧菴之東亭，挾醪榼而藉草。雨花者，如蟻垤附篳漸登也，容稱佛頭青良肖，而梅岡所入，陰坂曲道，并方壠後岡，亦徧集靡隕地乎。既別諸君子，遂就兒輩於永寧東亭，行數觴，即再攜入高座，坐其花積堂之後亭，俯瞰千巢降兆，以佐銙卮，紅灼奪睛，覗夾道垂階之夭桃，巳放遍豔。巳又觴看竹軒琅玕之杪。予所去，即有挾觴具而占勝者。踰日將爲靈谷之遊，諸君子之遨游除使臣來人張比部飲者，欲我偕則偕，祓飲於黃祠之青溪閣，既由蘭亭之雅雖之[illegible]市內竹之樊，其跡不踰郊市，而[illegible]矣，征呼[illegible]視往昔之束帶者，燕聚謁上官於鬧市之塵間者，果孰爲負洛陽春也。

天地物之勝必藉于人，所云蟻附者非人乎？自昔[illegible]矣。

○○○列臺莊丘合遊記

太青子之自洛入吳無他吟嘯。於中州之境獨過鄭之圃則禮列子於居之祠於道左。有三絕句。蓋有臺者八如卦形而其東南隅更有臺曰御風云。其至宋之蒙丘則禮莊子之丘墓於道南有一律。體墓無祠而據丘諸之勝。循者以其嘗試孔子是以吏其土者或置弗敢祠也亦固矣從者曰夫子想中州之陸千餘里其食于鄭之亭者兼旬于他氏之跡未嘗有棨焉於蕭墟之餘。獨取於二子之

遺而恍然欲追其人於雲霞之上夫子固方內之遊而方外之炎哉太青子曰程叔子不愁莊列氏蕭然邵子之詩則云觀風禦寇心方醉。對景顏淵坐正忘又云若無楊子天人學安有非生內外篇而又以其雄辯為千載一人則二子殆不可謂之不聞。道其遠舉之識蓋類曾皙氏風浴而學或缺其前倘得遊聖門而裁之。亦顏曾之徒與而世徒以門戶黜之則炭冰矣二子之不肯自裁於聖人之矩。而遊方之外至割仁義道德目之二。茫茫然如捉風上壁之不可憑使其徒之達者如白海瓊馬宜甫之流皆離而去之獨之外。而果以為隱道者必不在父子君臣之中不逃不休亦二子之過與二子學老氏者也孔氏嘗長老事老氏即邵子亦不重非老子老子之挺提仁義即二子之先輒然其徒獨推黃帝老子。未嘗明推二子於老氏之雁行無論儒氏之壓閉門而不納而道家者流述仙靈位次至次二子於洞陵姓陽之後皆以其三千八百之功德不加於飛符持呪之輩而其書

又未嘗明指龍虎之指是以或左其詣宗茲又其徒之過也然二子之必深於導引之與而非苟為放達之空談以玩世可想見又廓然有治天下之說此其所以近於聖人之道尚可裁之為聖門之高第者與

學之者過。直是走詐請問今之學宜尼者有一似宜尼否。奈何妄詆二子

〇〇〇徐州登雲龍山記

夜入徐州詰日朱戸部來顧予問放鶴亭則曰我其移鶴子於亭又問戯馬臺則曰我其先鶴子於臺於是朱君待我於臺蓋有丘於城南之畔而項氏登之以觀戯馬者其前有一阜當之則亞夫之所函骨也宋公劉裕九日登之以送孔令而諸謝詩稱聖心以擁哉之者益北臺又南數里則雲龍矗出而特豎山足之石如羣羊是爲黄茅岡有亭於山際曰放鶴益西登當環山之缺爲臺足則大

湖白湯鶴坡老雲龍絶句新郎君爲狀元歸蓋坡老於彭城送人春試遂爲壯遊賞意之什登山俯仰則徐四際函山焉所謂九里山者南黄河北來直射城東不肯流北則望望寇城際者黄樓也燕子樓則州治是也使臣曰余登彭城之山所稱金陵北門不誣也徐西衔大梁東衔淮陰北則濟兖道路維均是南北之樞紐而用武之都與又聞山而枕河可以守可以戰國家奚不以一大臣督兵其地意者其重地不可以假人與有事則濟寧之河臣淮上之漕臣即可游而處耳南都之埜曰長江夫江滸不可以分處黄司馬城浦口信善然必以江北之地爲衛余謂駐大兵於徐以當中原之衝而其次沿淮張三支以應之中則泗州漕臣是駐東則淮上漕臣在焉西則鳳陽爰爲重郡淮泗之水陸並會於揚而鳳陽以陸入滁此二支也又應之夫如是後浦城可恃長江可據也南都之昂首而瞰中原者以有徐耶余登彭城之山熟睇得兩都之際焉

臨水登山嘲風弄月隨遇勝場若仕宦當隨處有思患預防之事蓮妖之變使州守非才淮揚得安枕耶樞中通呼吸正補牢之計也

○○○遊青泥澗吉祥寺雜記

予既去冬至城西數里之文殊寺。寺閡一嶺。而嘗其坳折處。客云寺更有幽而勝者。有吉祥於青泥之澗。二月某日。欲并往二寺。而從者先導至文殊寺。日俄晡。四月某日又校射於郊堂。無訟事。日脚尚未至地。予命轡不至二里而晡。遂馳還寺。蓋西邑七里耳。桂根菌類。倜者屢矣。五月七日。熊篝鏡請詣。劉史循從。出城西。即西北。有小徑夾以平蒼之楚烏頡松濤。迂紆。如隨人。未既有橋。俯小磐。文

折而微陟則為坂。而平如一臂之撮雲者。前百武陊起如車蓋。結文殊之腦。而後直鳳凰山之右腋。可以遠眺。望有長楸嘯風於欲蔓之域者。為一流觀。西又為長磴。度之而大陟。則又為坂。所眺望有加。遙見直西蔡林坪之天息山。有白氣翠空者。如練拖如川決。而弓曲竟天。東北垂於香爐峰之上。長可七八十里。兩山則氣點如點。如或曰諸雲。或曰宜為嵐氣。或謂其亦然。一氣而雙垂。如飲澗之虹。疑為白虹。予又疑兩山本雄雌之相偶。和一氣而雙垂。決知不如朝那善湫之相搏也。然終不得解。又良久而車碾吉祥寺之背。青衣或墜馬。予嘆日。幸不至飛身直下八千尺耳。寺所踞益壺形。左右咸斷壑。而其腰頸皆數尺。腹為寺。首為寺之眺臺。寺益圓通寺下院。圓通又西三里而遙者。入寺微雨輒止。坐而銜杯。則見列巘之東寺壺而直前者。左如龍伏。右如虎踞。再三折而迤於汝。峴山其九疊之屏。瑞雲則案橫。而中有丘如懸珠。若待龍口之銜者。此寺之大體也。臨臺則見泉在澗可數

百武。遂下行澗中。屢折而得泉。泉可得水二斗。而不流不涸。副寺汲。命菑其旁。剛雲垂垂。彌雨。命僧弄笙於澗折之外。三弄已。歌者繼之。予命青衣拮草於前澗。將較以行觴。簿史謝不敢。予曰毋是為觴政。予之兩青衣點諸命草木。或符或撥。或連茹或枝且肆。以報。予笑曰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而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者。文殊拈一枝示衆云。是藥能殺人活人。較草之於飲。賞罰亦具。善財之採賢於黑氏梵志之供養。兩手花空。

更放下甚者遠矣。令點青衣較之。二客遂負數十
觴。而予亦以扳請至酣。盎較者以本以枝。以花以
實。有單英複瓣。小蒂連葯之異。如良工之安置卉
石於繪事。如清人之布棊筆枕研床維旅。如靜姬
之鉛朱赤白。悅人罔厭。亦一微解。須到綠稱紅黃
白間之。或本枝錯。或花實以序。大約得佳花爲首。
良卉次之。若雜然命之。曾三行而朱榮不獻妍。不
索莫。欲倦爲措大酸乎。既闌而起。予因嘆曰。一澗
而草百名不既。禹禽之舌本詘矣。方志所收。百不

一二爰。華系大譜耳。西家施不辱于負薪乎。予青衣
有手草如蘭叢一本者。長五六寸。中有草巢如盂。
以結如組雲。諸從者皆北走。蓋小鳥之既卵既子。
而遺之射干者也。命以盆植之。而擎置之案。比於
見安鵲梁者。志祥焉。將以所較勝諸卉遺兒輩。已
又觴於所謂眺臺者。飯僕夫而歸。踐所謂鳳凰山
之右腋者。晡矣。徘徊佇立。二客感千載不審者爲
一噓也。嘉其雅地。因命觴。又下藉卉於小橋之畔。
行數觴。又道城闉數百武。得大胡桃垂陰於月燈
之前。坐之行觴。歸則鼓人在國門之關矣。是游也。
有天感焉以望氣。有地感焉以察形。有物感焉以
命卉。有人感焉以觀化。遂記之。荅蘭亭一作實後
我心矣。

興致不下狂點。却恨狂生無此手筆。令舞雩沂
水寂寂。

註說未及

反勸之解

此解得未有

卷之二

○○○籧篨戚施解

新臺之詩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注曰籧篨不能俯疾之醜者以竹席編爲囷狀如人之臃腫而不能俯者因以名此疾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云齊女本求伋爲燕婉之好而反得此醜惡人也衞人不援大義而以父子畋形狀之美惡宜公仰好容儀遂可與燕婉耶既不能仰其人必肩高於項而善爲俯既不能俯其人必

很跂強項而善爲仰一人而兼二疾此何等疾也不殄可通不鮮難解何言乎醜疾之不鮮曰否以醜疾論惡行耳醜惡云若非其形狀之謂也曰以醜疾論惡行是也然俯仰之義亦舛忤費解納詩人蓋非以目宣公而歎宣姜耳宜姜子其初字之夫而以其爲母其以妙道臨伋之際能俯乎不能俯乎有醜而目何其難爲情者其爲籧篨也不鮮矣籧篨不殄言其終身無可施而只處所謂視人罔極得此戚施嘆其張目以配君父而跼蹐無所措躬難爲仰而看也得此謂陷於無可奈何之處俯仰不得猶云進退維谷云爾然後知詩人之嫉於刺也

古人喜看書之脫誤處就中解之更自有得況實有可解者似此解極奇且核

稍異解矣

○○醉翁解

老杜曰。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王摩詰曰。年紀蹉跎四十强。自憐頭白始爲郎。而歐陽公之四十在滁也。記瑯琊之山亭曰。蒼顔白髮。頽乎其間者。太守醉也。飲少輒醉。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三公皆四十而一稱暮景。一稱白頭。一稱蒼顔白髮。年最高。何其稱槩之太促。蓋有激於感遇之際哉。予四十當萬曆之丙辰。誦之而爲之一嘅也。許昌道上偶讀歐陽贈沈遵二詩。一曰我將四十猶强

力。自號醉翁聊戲客。爾來憂患十年間。鬢髮未老嗟先白。滁人思我雖未忘。見我今應不能識。又曰我昔被謫居滁山。名雖爲翁實少年。又曰顔摧鬢改真一翁。心以憂醉安知樂。云飲少輒醉。是公未可以醉而稱醉。未可以翁而稱翁者也。予不敢自以爲少。亦不敢輒自投安。禮曰四十强而仕。予雖困場屋二十年。猶恨其學未就。而宦游者七年矣。因書以自解。

有激于感遇之際。正似翁非翁之解。

原缺第四葉

○○○江西提學按察副使李空同先生諡議

浩然之氣。直而行。夾川之五龍。夭矯王佐之才。名於世。承天之八柱。崢嶸黃河。澎汗漫之胸。華嶽挺項珥之骨。哲匠共推。天授雄風。獨擅文衡。闢草昧於騷壇。一代詞人之冠。茲休明於經苑。千秋大雅之宗。包何李徐。復見先秦法物。出風入雅。豈徒天下文章。兆兩朝婁俞之槪。振千古絲綸之命。古道既閼於國運。忠貞尤表於人綱。疏壽寧之橫於泰陵。光濟之年。則憤悲如賈太傅。排逆瑾之奸於武

廟。盤遊之日。則慷慨如陸宣公。疏稾雖焚。不掩白虹之氣。龍泉既瘞。終騰紫極之光。振木鐸於豫章。坐虎皮於鹿洞。譽考亭之師游。教立布於百城。偏子靜之懸河。化不成於三舥。放三閭而知舶正則之嗣。鼎蕙畹。匪專于賦之豪。總八代而仰韓昌黎之北斗泰山。定是六經之派。空同之學。正樹幟於鴻紳。弘治之風。尚流聲於故老。山河氣作。贊玉振於雲門。日月名懸。錫天章於漢倬

空同少年斥詩學攻劉瑾。幾似供奉。薄玉兒力。

士之態其晚節亦幾與陷永王璘同然畧其可
疑之迹取其可據之初亦可謚也議中推謝可
令死灰飛焰

洛陽縣城隍廟告文

翔用心腑

如人非面

河南河南府洛陽縣知縣文翔鳳以乙卯十一月之十一日宿城隍廟詰旦將受事敬告於威靈公之神曰翔鳳獲長天邑兢兢恐玷彌程之里為懼有如以權教為智以擊斷為能則其所長短惟矢忠信廉介庶非詞怨於鬼神洛下大賢之藪翔鳳其敢以不律取咎於西京孔道倘不閑於大体其且其何顏行假道以煩父老前迹皆乃智謝能海仰鬼神倘不肯求於下士謹祇宿神之宇下布肝膈以相質也

冀時直抒肝膈

有中郎之風

張岐東方伯祭文

嗟公之產。其收地脊而化星精。故品魁梧如巨鎮氣灝汗如洪濱。誇其青竹之著撰。如拔浪而起長鯨。奉其玉表之對晤。如開雲而覩藥庭初持節於閩門之上。即馳翰家君子。以布交情。推其道以屬堯舜周孔。今再繼賞其文。以為先秦兩漢不足營逆其面質而話乎杞之襟。尚則以為黃河又一度而澄清。余小子徒禮謁於憲臺。歸而幾空其腸胃之塵垢。不復生古之人與古之人與宜其飢垂八

桂之森蕃。等當楚南之寶靈而胡其斬焉不綿後匪琴架書與之承。勉當一燕子樓之閒盼。庶幾乎抗素節於皎月。証丹心於翠泓。余小子絜一匏於汝海。即欲少罄其渚肝。則焉能有繼此而問公之學行。余謹對以砭巳問公之詞華。余副賜之餘清脫一劍於瓏樹。斷一般以祖征。巫陽誥曰至止應陟降而來聽

縱金戛玉琳瑯其祭。

隱客小像贊

蒼蒼者非長天之正色。嚴嚴者豈泰山之真形。誰能因望羊而測精。授奈何即鳴爪而見神。庭夫子之山隱而天遊。耶心花開落而升沉之皆應。圖而求駿馬。吾弗敢。見鶴而道龍章。將無同。嗟嗟。秋水之天然。倣可掬。春雲之對兮。若為容。月不以斧修。盆白川不以淼浴。擲紅雨六逸于竹溪。訪十友于仙宗。西極生麑之北。於樹猶翠玉之絕峯

辯艷供作。

聖賢贊十四首

○○周公贊

制禮作樂曰聖經天緯地曰文周作孔述傳之以是周左召右陝姑與分耶

○○○孔子贊

首四句也甚宜尼之概

賢於堯舜生民一人聖不可知至誠如神後作弗及故曰配天叶

○○○顔子贊

五星之木四時之春淵淵其淵肫肫其仁

○○曾皙贊

孟氏之功夫既至曾點之見趣始傳舞雩三三兩兩意思正在勿忘勿助之間

○○曾子贊

其命維新其德克明修身爲本天下則平

○○子貢贊

踰日升天疇匹予知築場六年疇匹予思愛禮端木與榆俱乖七十子之誠服子其如參而罔克也

○○○子思子贊

上天之載爲物不貳與天地參中庸其至

○○孟子贊

天以地持日以月代孔父素王孟輿玄宰

○○邵子贊

十二萬年爲一乾五萬萬元爲八坤三十六宮來往者春建其皇極兆造先天叶

○○周子贊

太極圖於道州而本於太易君子修之吉主靜立人極也

○○程伯子贊

不遷不貳庶幾顔子萬物得所在春風裏

○○程叔子贊

坐講在殿立雪在庭尊嚴師道啓佑後生

○○張子贊

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太和所謂道是以君子有絜矩也

○○朱子贊

我夫子曰賢之有亢晦如聖之有仲尼也孔删而

未得之六經其可誦持也。

就各言與事撮合俱令之鬚眉如生。

報姜養沖老師書

門生潛拙南都雖一年所而懷抱甚惡與江山若與世若益郎自處於虛舟而苦游原在宦遊且淹留久未歸庭闈之瞻閼至情不可耐安得有佳情況也命裝而北聊以自遣遣竟太皇馳一函往訊吾師而頁使渡江追送於廣陵珍彌逮之且賜之藥石嗟嗟當今所稱師弟子者滿眼孔矣我師於門生則父子何當今咫尺江干欲一至金焦問償夙願然不得輒造里何日一償此二十五年之離

況也況政雖不堪任真然亦不得作套應者以食祿而寸心不可泯也門生嘗攝儀政十閱月矣繼而又攝祠政三閱月矣祠政之不可為以所職紛沓而時與他署為掣肘且緇玄之冗雜而士子大半以剎觀為棲止則請託不能一一應也此謗怨之藪而儀政亦不可為者以所職有婚姻詞訟亦非禮官所宜也膳部職小小錢穀亦不雅惟客部終年封印為遊人駐足處耳南都清議之地是非本分僥幸而山人以為冷而不留可省構識然多

多師何殊
所根是非
問道與問
學

一眷執贄稱弟子者其來而問道者爲誰問字者
爲誰太牢以索利來者也無以應之則鼓唇而道
時事執朝政責生舍筆硯之業非爲而至於與聞
縉紳之短長天下之不得不趨於亂者此亦一病
也以一弟子而師至數十輩欲何爲而南都之不
妙葢生此門生從來其心不二無騁舌於交遊即
妻子與朝端無一語與同者葢惟有此一片堅貞
之心花可以不滅而往來於元會之際正恐隨俗
點綴則而漸漸換而一常生死關頭倆柄并脫手

是以沈發精光澀清江而集秋日蓋四五十年之
外惟有皈依之心係常住一切世局直作電泡耳
吾師了人間事出世間法一以貫之造化之机樞
到手者如門生等吾師若也
以贄見爲利門殊是可羞讀至一人而至數十
師更是可笑然門墻不峻荊棘與桃李雜植我
又爲師羞爲師笑矣

雅多奇致

報蕭少府啓

伏以澄江一疋練清飛大雅之胸匡嶽五老翁秀
挺高賢之骨戴若華於曙日奉鳥跡於遥空恭惟
執事蘭雪披風松霞布月裁大擀爲筆管五花振
天際之長虹驅滄海於墨池一幅寫襟前之流翠
袖塍閣之滸雲而至晴壓送瀝水之濱捲彭湖之
雪浪而來作色浮嵩高之上於是伊闕莘莘汝海
效靈杖祭若極周道之覩負發者快神君之蔵而
敝邑從木塵於三令下官仰餘照於二天瑣瑣叅

金土之捐衮衮掛雲夜之氣既還㧒於司馬却枉
餘於彈丸芳訊飛鶱披誦鈞天立奏隆將筐實跽
發鼎采斯蓀雖長者之賜不敢辭而君子之儀亦
已過茹授箋使者頓首於臨風俟報刺閽人摳衣
以就日
驪海袖雲如其雄歷

○○○徐司理中秋宴啓

伏以皐陶淑問。獻泮水以樂思。召伯廵行。化汝旁而先被。適仰見月行九道。秋深佃爾玉之宵。況平分天運四時。金壯應明刑之暑。恭惟執事。入洛價增。卜瀍功濟。金掌光昇卿士。謫仙之行已圓。玉京劍拄南宮。朝會之程將滿。觀濤江曲。共携八月諸侯。迎水伊人。不阻一方宛在。勝地即天中之輿。佇聆見廣寒八萬三千戶。向織淡流映圓輝。居然持斧先剛。作期臨聖祝之期。共艤望天子八十一萬

文木青集　卷二　十六

年。並嵩嶽偕呼多壽。終是愛君燕軾。正借霓裳之新譜。滄留請醉嫦娥。繫鵲鏡於神州。禍畫初收杵上瀛洲。襟帶宜垂白兎之宮。桂窟香風。許獻玄霜之粒。

宮麗。雲霞萬疊。掩映太空。

騷篇雅編
采而行

○○○鹽臺葛公迓啓

伏以堯舜禹建都之域。惟皐陶乃風動四方。文武成作邑之鄉。非召伯誰廵行諸國。仰一法星之入部。總三行省而采詩。恭惟先生。天言口代。王綵手携。彩鳳五章。琢襟標以美玉。華霞九約。鑄風格於良金。唾雨咳雷。長淮本嗚咽之水。顧風盼電。芒碭真骨相之山。鳴即驚人。翩振春梧之羽。怒而運海。翼抑礙日之雲。屈軼何心。四凶之膽自落。堯年有豸。登九佐之班。偏清封事日勝。既正衡之北指。朝廷

文木青集　卷二　十七

無事。特聊憲而西征。大開潤作之池。如課形飴於笠海。地獻雲脉之蜚。終調鉉耳於傅美。表華嶽而為寇。霜臺闢則蚩尤旗墜。控黄河而如帶。驄馬嘶則狼跋卷胡。恭諗稱伯於九州。敬拂掃陜方之館。又叨先於四岳。欲前驅代狩之旌。待翠皇華佇騑征於原隰。遣伻洛邑。闕望眼於嵩高。

善于使事不獨以散錢勝者。

〇〇〇簡少宗伯沈公

叨命于役餞墟踰格至誨諭之勤談道則本六經而括天人之奧談藝則超八代而抉著作之庭談政則總九司而持中和之中剖所未開心花與眼界齊開矣出都風雨冰雪渡江濤波射日黽勉就途僕抵燕再報近從猿友遊霞頂燕磯之間有俚句一帙以為獻

談道數語恐未易當果爾心花眼界宜開矣

〇〇〇簡黃定所先生

伏處山中旁遊五柳二梧間手藥語讀之脩然且欲五嶽吞瀛洲貫霞之手摘星抱月之胷斯亦河汾之格言伊洛之粹語也其於神農嘗七十二毒之苦心亦聊有解耳

語殊新異

〇〇〇報伊川鄉紳

白門信佳麗之都一丘一壑非不容與寫意視伊汝尺寸山川為兩載所區區者真夢想所追赴也況高賢有香山之風對面如風掃玉樹奈何能恝然乎別懷乎

說可懷煞可懷

○○○報來星海戶部

吾輩所快爲交遊之寄者唯鷹福塔陰颯遐廿載而相見各華髮也蘭亭今昔之感有搆於衷世人所珍我陽伯者以多藝而弟獨嘉尚其不伐所謂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者也爾時弟嘗以粱璧甲乙伯仲而近自江干交馭仲共德器不後伯氏也若乃筆花剪春雲而精秋月者何容弟代他氏曰耶淹陽斗夜盤殊可當一度華胥調自此以往燕吳異地南北分席世人書大江而論英雄者無

乃以我爲六朝人乎恐我陽伯不啻如是觀耳漱六佳士肝物色之澤潞間兆值此來當是良緣。熟皇極篇一部亦不能罷守詞人誠謹以贊臚

落落高岸直是關西夫子不是江左詞流。

○○○簡徐念賜祠部

向者從遊左右披良月於松剎之陰送快艇於鏡湖之畔清襟雅晤此生難再。而條帥分手遂作往事石城之上何處問足音乎。而肩虞兄又以假還身佳朋拓我隻影晴依明公久未見部推想當酬以不次弟卜以九月生魄後直造燕雲。當於前途別毋擎蒂西選擇祠象六句惟明公之芳躅是蹈肩老當過吳門便郵以詢并上皇極篇之已脫木者其他亦何日殺青或可附聞也伏疏抗首雲末。

筆欲攖空詎可薄淺。

虞德園先生

德園先生紫庭丹洞人也徃築龍月玉文之館于西湖草玄梚秘逈然不可一世有冠蓋者過其門欲見

其花香流舞鶴影旋飛不可得一世望之亦如月眉雪岱清峙特立顧博學宏材儻與朝嵐夕烟相晤對以故發爲文辭幽奇奥渺

定爾石破天驚了不可讀不知先生呼吸混元吞吐萬象非第取近人句字媚俗眸也人間世界豈得用先生先生又豈爲世用者

乎余幸卜司馬之鄰未問子雲之字執鞭之慕嚮徃久焉大赤仲皜宏博繼武庶伯起之益有象賢非復似世南業隨身晝也塤篪

原缺

翠娛閣評選虞德園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引

記

翠娛閣評選虞德園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傳

書

啓

尺牘

說

疏

判

贊

雜著

塔銘

祭文

書跋

翠娛閣評選虞德園先生小品卷一

錢塘虞淳熙長孺著　仁和丁允和叔介選　錢塘陸雲龍雨侯訂

留香草序

睹子淨居瑤華啓碧瑤之函得緯真瑕書焉其書曰女湘靈年二十許短世臨歿遺言身既不壽欲藉一編詩有聞于世不忍弃之篋笥顧念附青雲而不朽惟先生在耳副以七襄之章是沉女郎所裁女郎緯真媳君與女也開編香光雙起紈扇為紫睹子敖稚稱曰安所得易遷宮中語而聞之夫上清之道不邪九華右英紫薇朱陵有靈文洞經焉鳳笙之歌熾于天鈞龜臺之扈奕于玄庭此夫流鈴之小和也至於木鳥樹聲微妙而雅漁唄花閒廣賁以明西方美人悒其大和矣二檀雖別聲香不分語聲則芳溪牙後語香則光浮仙音人間如帑欲溺匪易爰有三茅五許二劉四麗旌陽游帷之媛轅漢孕經之女或離庭坎實或李死萇生並斷綺言都無華想乃若同鼎千穗一軫五絲惟

居門獨也緯真往宿綠淳近標奎彩爇牛頭之樹十極烟迴分蘭芷之明九族齊照慰情弱女來白含真無雲和如琳和事玄覽同仁覽飲瑠珉而虹繞叶塤篪以風道携手七襄錦爛鮑爪之野連袂二女珮交湘竹之陰曾何羨丁櫓年死並生于蓮蕚人之將死其言也悲能仁之痛轉念封羊聚族之歎旋知蔓鹿撫掌金仙之隤懸影寶樹之端涉入天宮與天孫而涉入戲游地府偕地藏以戲游至之莊嚴頓成香嚴之圓通可頌其成當決其頌維何錦字隨文笑針神之非巧墨香初結托名父以流芳若乃麝悔焚臍乳慚療柳雞骨馬蹄之賤龜甲龍腦之奢蘭忌當門榆羞躐位都夷形滿兆斐氣畢千步百濯之婿人白茅紫朮之姤虔燎之响厲灼之聲焦成玉壟之積埃宜金閨之弗貯豈若爵蔔騰郁傻兕氤氳御輪三周鵠尾之爐不捨援毫七步虎齒之嘯成謎馥馥紛紛明德惟馨者也易遷留之命曰洞章清泰留之命曰短行人間留之命曰留香將無所詠雪梅月梅雨梅玉蘭

芙蓉者乎從離垢出火不能燒方便生[illegible][illegible]爲藝折其不朽者矣華褻機質詎堪爲之青雲[illegible][illegible]進界霄玄府以延飈駕願和鸞精褭靈以返生魂天人玉女散几和于筵前玄覽兩界只薦蕊于花呼則睹子之物諸緯真之乞留而留者也蘭雖佳折香豈能留特有生香管以寫之但續蒨猗香藹笳頓調此際不堪情耳

堅而命字

可惜爲孔子良

至英雄之氣

亦屢燕可奈何

知命篇序

屠緯真之未中謡詠也睹子先語王季夏太史已而果然藉令季夏無晉貝錫且不成織于是衆交尤焉睹子謂否否知之命也緯真之不知亦命也已而緯真述知命篇繫言命夫命難言矣樂天知命故不憂而旁流文暢道之將廢行命而孔子于七十二君受命於輕貨殖而貧命立市膠鬲在魚鹽之中予於親臣於君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啻父母命之憂則憂命之勞則勞命之悲

依爵陶竭蹶姚佚贅發兇脫何敢不從方于谷聲圭景激矢催輪雖有神智不可跂匿雖有逸材不可禦止柰之何哉命當知命則家有緯真之篇命不當知命則客阸睹子之書命當知命則一事一言足徵足信命不當知命則雖千古人禹緯真秉鐸而詔之無益也雖然緯真奚自而輯之元素奚自而行之睹子奚自而序之命矣乎歲在甲午當辛未世二千二百八十八爲大畜之上九蹉日何天之衢亨道大行命大明天以緯真爲鐸錫之以

善鳴命矣乎是宜前言往行之多識也
想奇探沉淵九重㬿峭疑斷岩千尺意泗中周
鼎躍水而出新青詭綠鮮異有鋒

○○○徐文長文集序

元美于鱗文死之南面王也文無二王則元美獨
矣余衣青衿捬王李于潘李長鬓而修下王短鬓
而豐下體貌無奇異而裒括無遺士所不能包者
兩人頎偉之徐文長小銳之湯若士也徐自詭紅
淹遺湯藻筆意欲包湯湯不應徵余讀余亦不應
褁空無士而脫乃包瓠肥之袁中郎所謂桓譚者
矣往余閒龍月玉文之館中郎與陶周望偕來吹
以餌食有楊家果中郎採楊梁餌其童亦因問

袁世文章誰爲第一陶睨袁瞪笑曰將無語長孺
徐文長第一耶袁曰如君言豈第二人耶且讓元
美家鈍賊第一耶偶諸生耳屬壁衣各駭詫聲稍
稍出衣外袁起大索此有賊黨可急逐之令僵死
中原白雪中余始知文長裴有此士奉文長猶然
南面王矣當是時文死東坡臨御東坡者采西奎
宿也自天墮地分身者四一爲元美身得其斗背
一爲若士身得其粲觜一爲文振身得其韵之風
流命之磨蝎袁郎晚降得其滑稽之口而巳借光

千古兩賞

髯蘇猶匿尾矣

璧府散煒布寶四子之文章元美得燔豕用膠之法若士得供石作字之法文長得模書雙雕並槫之法而中郎得醞釀眞乙酒之法取以調劑諸子獨推文長文長遂爲第一追評選儁眞爲第一矣無間而駭詫者矣第燒豬了元和槃湝銜不甘偃死藉令展天屏遮天洞接文長之末光亦十六星之分身也與日頡出于濮有利無鈍人各嫡其王耳不乃有南北朝乎是余之調劑諸子也奎形似稷隻稷不艮于行文行遠者也

長公獨帝祠壇文長幾簒而有之承拘冗之後能打翻鸚鵡踢倒黃鶴誠未易才也

五岳勝覽序　代

管夷吾書載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藉靡不宗五岳云自無懷氏以下登封者七十餘君意迺不在遊獨平子向平所思所期語涉遊覽眞遴勝而娛焉然未覩圖紀也近世有代出史代存記五岳記遊名山記而王恒叔太僕有遊岳圖文辦以與瑣瑣之輿乘桑鄖諸家言一日臥遊未能周五岳矣況復騁玄步非遲以勝遊婚嫁之後哉乃今從揚生備得受施存縮地方寸聚五遊一何幸也予與

氏有言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孫斯以譚吳棲所覩吐符降神如昆崙廣乘長離麗農廣野諸岳俯瞰之五拳石耳內而九烟微而疋練距足當河目之四嘗乎而黃州孔子之山鳥跡在焉又將之楚收太和納于岱巃不乃最勝之遺事耶蹴一岳羣岳盡赴聖人覽勝之要如此顧吾目力不逮顏淵庶幾見之細帙則楊生之授是矣夫小天下當亦有方豈必離家霤師吾往讀稗書山陽女子樂山而殷瘵久波斯尉求心玉瑩作美媛倚欄觀山狀

樂而彬徹遂同嵩丘達摩之壁有情無情交涉入
固然也惟茲五岳五星五帝之精其神中日壽逸
北日登僊南日丹靈峙東日閶常龍西日浩鬱狩
而將軍之主勝右並著姓名龍魚河圖可徵矣瞑
焉瞻焉神與神游景光內映靈扃遐寸岳芥縮呈
斯芥納須彌之喻勝不待遊而集乎小天下之方
非耶受斯方也者即倒絳囊投真形圖安問楮素
弟混混野馬間京塵市塵醉鄉温柔之鄉移塞虛
白皆不若披圖採勝間程楊生之足跡黃坎滌綱

氛矣余亦混混者耳生遂生心即圖中五岳不
覓北仲舒之園侍胸中向無五岳中甫百靈寧遐
遺我倏入此帙類陳季卿之入寰瀛圖將楊生爲
終南叟葉丹導我耳解襏下計少我輩人作遊侶
不寂寂也
禪遊盤運誰識涵月觸雲攀巖俯谷之意始知
縮靈奇於尺幅胥須巢壺兩公綜其恠幻

世界不死[illegible]其一死

〇〇〇忠節錄序

友人徐子出先巨翁錄使序之余讀焉爲蘇蘇隕
涕焉嗚呼炎運告殂颶風南襲胡鵝突于廣宮璽
綬塵于毳幕胥濤猶壯岳井未湮何渠無一二慷
涉自沉之士以英潔表中原哉而擲狐尾入犬羊
之羣嗥嗥北去若紐繫然人心因盡死耶巨翁獨
一文學帥其子女委身于火不死于水死之身死
心乃故不死以能固翰內華構建天宇洗羶腥穢
開張人綱令吾綱及逆之矣夫忠孝何心不死之

心也賊臣賊子載其行尸幾一息不絕以游于世
其爲鬼魅魍魎豈待誅夷之日而後稱不死所不
死者溘然長逝與滅于姦逆之水火而莫之知避
不亦岐伯氏所謂大惑疾者耶巨翁矢焚溺其身
拯萬世姦逆之夫于水于火無論不死庶幾上藥
靈劑帝以爲司命者而世謬謂輕死若夷齊固輕
死也耶嗚呼食人之食者死人之難吾有月餽子
若女食焉皆果然以飽烈烈寒泉濆吾腹視之吾
何慚哉身之弗惜而髮膚所寄今各殲盡無留血

恒若能死斯以不死

正氣歟

亂終元之世有徐氏子孫非巨翁志矣如是乃真
能不死以生天下之死人故天槩騰賛巨翁之神
儀在也良史列傳巨翁之行履在也我 聖祖驅
胡蕩兇而一時諸公題疏捫文關其延道扇其芳
風是巨翁不死之資不死之地在也而後乃今其
遺子孫恐死元天延殘枝以供采蘋之役者莫不
皎皎巖巖象琦崧之節則天之所以食巨翁而巨
翁寧顧問哉嗚呼宋鹿窮奔妖猲前過翠華凋零
于絕島金紫汨沒于洪溟浮尸十萬天地無色諸

臣有靈相與痛抱旒之先識慨赴梵之叅鑒素車
方來對泣井床之畔華津聚景尚有人乎徐鬼食
而趙鬼餒會我曾孫黯然消魂矣徐子修是錄也
者能為宋史一出石渠天祿間固以報巨翁也
悲憤之氣與方峪而俱聳淒咽之聲與西湖而
並長

巨翁名應鑣浙衢州人為太學生宋亡與子琦
崧女元娘自焚于大學尊經閣會救不死已得
尸于井四人皆面目如生同舍葬之杭方家峪
明立祠曰忠節春秋致祭
噫此亦一太學生也乃近僅得陸萬鍾一流遺
士之謂何無亦納粟集其餓也

○○○李不器秋草詩序

草春生也生長信御園龍池曲江有詠矣故人允兆之悲秋偏詠秋草見宿草焉悲之李不器名在省試賦得金埒玉堦紫花拾翠其正聲也乃亦奇典八詠將無八詠之隱侯哉所懸芳卉靈茆霜銷風奪帶圍小減袍色黯淡秋之爲氣豈其時乎徃元美書予箋有借得宛陵離後帖吟將康樂夢回詩之句迺公用事詎如不器用虛吾里逋仙復有餘花落處滿地和烟雨之句以方不器何日花飛

肯見憐語政爾情條興憂吾取以茜吾百首又是一部瑣麗也此變聲者催美人草舞葉應拍便自堪和人歌即無知彫實萎腐化爲流螢更熠熠案頭照人讀書省試近矣春風吹又生居豈不易當正聲習來吾耳睦吾耳也

秋草無言怨殺王孫春草

○○○解脫集序

大地一棃園也曰生曰旦曰外曰末曰丑曰淨古今六詞客也塡父面下不施粉墨舉如末陳王作淨丑面然與六朝初唐八俱是貼旦浣花叟要似外李青蓮共生乎任華盧仝諸家半丑半淨而樂天東坡教化廣大色色皆演王維張籍韓子蒼所謂按樂多試氣淬歌工也袁中郎自詭插身淨丑場演作天魔戲每出新奇輒作主客圖首席人人唱渭城聽之那得不駭至抵掌學寒山佛長吉鬼

無功醉士並謂爲眞乃中郎且哂好者不好曲矣頭脫烏紗足脫鳧舄口脫廻波詞身脫倀子之隊魔女魔民惟其所扮直不喜扮法聽若活法聽則唱落花人是顧閻老無如予何中郎畏閻老哉波波吒吒聳幾首解脫中郎定不入畏

直開闢未有之論快絕一世

○○○潘庚生詩集序

大郭庚生，即閒人潘景升更其字。傳其詩，詩吾從田叔受之。若英玄之留有紫玉輔紫戟於鬆則落月疑見焉。吾橫目而諦從眛與色目成成以從文五正五間不可亂也。如絢如雲，如狐如蟒，如脂如瓷，如蕣華如渥丹，色授請予，會風人之感于矣。而庚生之感尤爲倩兮盼兮，便絹嫣冶。揚則漢燕，抑則唐環，流則石咪。止則洛佩，此吾英玄君所留爲內景者，猶庚生之內美也。乃庚生猶其禮防，自以

柴桑閒情，補國風之亡，美者自美，成於不知。倉庚囀矣，猶感園客，如絕世何。舉世以爲宮而以一蛾眉入危哉。庚生之內美也，吾不耐使庚生如籧篨，如飛蓬，其間今闕約兮。而點點有於戶綦衹稀他。以宴琳蠹宴華，予其金瑠中林遊之泠浪。六庚而生靈均，挾宓妃以遠遊，長庚而生青蓮，覰太真爲嵬之土矣，故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夫惟不淫，無所儕妬。廣霞神風之音，蕭蕭然日聞哉。

亦如塔池之會，虎齒舒□。鷹爪彈箏。奇音異□

不從人間來，燕之飛。環之舞，箭屑下里

妙境　奇亮　頌人之

浮梅檻詩序

湖舟具有複名而實無樓春水登之宛如天上坐也巳筒師被筒蓬頂足聲出動忽驚頓落天外太豪嫌焉又惡由童㧞于是實爲樓閉戶開蓬却宛如閨中半矣啓牖而榜人窺我閉人牖因不時啓不知有西湖也山溪處處浮竹筏古今賢達如許都不解浮筏于湖遂令千秋開物名獨歸貞父貞父謂師柳湖北何足師孤山梅莫沾筏筏與俱浮政倒由貞父始遊人之有西湖亦無不由貞父始

也貞父知身必爲古人爲古詩紀焉而櫂者歛不能歌嚮子因其聲爲竹枝水調十二首使四時歌之從來歌竹枝水調非由嚮子始也

以二七小女郎隽浮梅檻而歌竹枝鼓櫂應是天壤韻事也

更是今人　逼肖

贈青浦令屠長卿上續序

往君房物色虞生萬家之市不知虞生迺困在萬山中東飲若華色也巳見爲言屠長卿先生天下奇士出由拳集讀之竟更由泗上海上兩續書讀之雄風蕩霄霓千星灑然人立而㵞虞生曰世人封巳爲我謂我在議不少資人至爲文章乃不識有我緣左而史緣莊而子緣相如而賦緣陸謝李杜而詩蛻所緣則赤立無一字或綴奇字纍纍引之炎燎而下爲所緣得百千字魚貫漫曰我文如

是及蛻字去又復不成我嗟乎何游待我耶泰嶸玄蒼以爲質垣野經緯之飛霞幻而色剛風幻而聲幪之內物物自文章巳我本自色我本自聲夫安取彼彼固我也我何我也作由拳集昔長卿先生去穎路遲湊競而粟者長卿先生爲諱曰來汝衣令臆中影湊競而粟我亦湊競而粟彼非我奚入我臆中避寒耶狐貉幸自臆褫其莘而妄論以褎此褐短衾弢首忘若尉者我乃不忍于是入青浦矣語其徒且寄屠長卿青浦 萬寓之褎萬寓之

以[illegible]長[illegible]我氏當然討也

表皆屠長卿水剌胜傷稼則下檄為我召屠氏之人植栽救屠氏之稼天不雨則詭屠長卿奚不雨暴之日中雨洽民歡曰屠長卿歡矣當是時河溢粤蜀薊北舉烽火屠長卿先生往往在淮徐粤蜀薊北寄形青浦也居青浦青浦之民卽不知身為屠長卿先生且懼一夕去屠長卿先生直指使者不知屠令君侍　主上側不心去後一年或免其上績　主上長卿先生名父母久久寇殺其父母身而是時主上或以青浦令有父母在令寇殺其

父皈其伇夫以萬寓為我者無不我者也無我者也君房而胡奇長卿先生君房曰長卿一行之士為葸而已矣鍥德大嚴不稍縱出入于言大無當幾誕虞生曰君房以吾大言耶何者為小急走入山不顧長卿慕條周子以虞生言長卿先生二年事驗又長卿先生不右諛言取虞生言往青浦也屠長卿先生曰固我之言也

世人封我為我故我乃異我而為很為虎不知吮人之血者我血也食人之肉者我肉也使邑宰書此置座隅卓魯與黃庶幾役兒

○○○賀黃貞父轉膳部郞序

貞父予小時爾汝交也方其丱角入學宮試就案上舉一紫色棋之瑩膩者戲曰取青紫如拾芥蓋音似之而後功名竟似之爲文章驚瑯琊先生亦竟似瑯琊先生世比之蔡邕兒撫家山兩天日孫兩峯矣初挽墨綬稱神明於進賢予謔之曰進賢受上賞而貞父漫應曰進賢如不得已低而所進之賢輒冠南宮召入行納之青瑣意所謂上賞者而居久之無如啼缺何抑典鹺江淮間淡然應之

豈其不得已耶乃貞父則曰已而已而吾天目之懸流溢兩乳瀉雙溪入明聖之湖以截吾檻春桃秋蓉迎檻而送艸吾檻之名梅者闇然孤嶼之色耳合而天遊採丹華于軒而收玄扈于禹飛蹈所登赤縣爲鑑何復知世有青紫耶逆遊記出歷柳河東而復羈一官同杜工部矣貞父意輕焉間歸濟映月之潭留蟾光兒宿於金牛湖中倘曰天可問乎孰爲聖孰爲明孰是而當卿士惟月者吾把酒與成三人然而寥寥耆耆之蒹葭而已會　天子日奮燊闕照臨百官貞父亦稍受光再登春曹主王之膳非復往日典鹺當比謂羨之前豆無論衡文醞釀南宮士使揩大楷勁已也不知何人進賢乃進貞父綠綬丹衮於是乎取焉青紫豈足道哉同社諸君之占蒙氣者見奎壁間爾芒艷如此競來語我我方如訓狐繆名心月翹尾擘光照微言而喜日吉祝曰天子既明且聖貞父行作卿月造常儀散玄杵藥藥我盡天子所統尾子揄人一切拂瘧洗痏生焉斯不負進賢者乎貸以台司非

過也假令不厭舊遊三十年後飾德檻繫孤嶼下吾能近遨太乙答艮藥之賜仰顏再蓮丱忘爾忘汝融形骸於銷金金鍋內併是一九大丹軒皇神禹或來爭取君等毋若杜子春而可笑而捋去貞父得之將相與與堂大嘯水麗爲蒜不且分熱及我耶

靈思慧緒曲折不窮長公拂拂徒　能令酒氣出耳

紀此結構
可當三德
但足破濃
厭也

○○○贈近野吳公七十壽序

黃山黃帝之宮黔天之氣所宛會也以盲人與七聖沃軨而馳下者比隸於籌紘中之資百化極焉至于今而吳翁擅其具也帝之臣接髻霄行周玄宙之曆而不仆豈非人貌哉受方于帝師收攖而常寧核而常淸以得斯年矣吳翁年七十視其宇未也有稚符五童皎見齒力勝闇色勝丹氣勝蘭五符應焉未也將無受方于帝所乎抑耳盈具茨之聲乎其方匪雲芨之扈也其為聲正雅也曰有

三德孔章周竹之文舞勺而攻之不以易珪綬而垂諸紳令炎炎詹詹者無敢臆對我以自代可謂之儒儒德一也友端木遊方國不鶩于利而警于身之穀雄風至則巳氏承剛風至則巳氏服綬頰居間觽解兆瑩而廓觸黃金如塵白金如沙左揮右委貧者以為家可謂之俠俠德一也月叶金精歲中七逆守玉樞緘其寶逐諸彭而治浮濫之蠹斯黃帝之所皆矣彌我乾貞以用金也夷我艮庭以用七也含我坤章以用實也占我節若用以祛蠹也厥氣行焉厥液沛焉厥支不蹶而劌劌焉帝之臣哉隸首不能紀其生矣可謂之真真全而德全真德一也儒以文壽世俠以武壽世真以神壽身三德而敦五符于始于符繼見億億之符安所窮乎則吳翁擅其具也善為方而恭厥帶也唐君謂余翁之于如翁翁之孫如翁翁之曾孫如翁丹穴多鸚玉樹多枝丹非丹穴也象黃山之支也非玉樹也象黃山之林也黃者中色儒者中德翁子孫有光而合傳於七聖以御令之析者矣引其

年禰玄宙也唐君曰然吾以倘步轅也

躬三德敦五符乃丹元直指非泛稱通套詞理更窈深譎異

○○○雲門游記引

貞父牽絲楚何自釋而越遊尋望衆壑收爲洞賓勝具寸組安能繫傲吏耶其言曰入林道自負此獨柯山片石差可語耳尚不中雲門萬枝況復王謝龍幾許侏儒耶貞父業稱林中尊貴當聲序古今侏儒之頂許紀出停辣死委藏書一頂地乎吾且留予聊扶此噂。

然道情盡華固不可語勝遊。

○○○慧日峰記

慧日峰所以名九曜借光也陝思恭採一石覆宗鏡之光者被慧日名自此石千疊而上神瑛青奕多屬貧狼廉貞當是湖擁玻璃懸流不瀉作空王衆恩矣聞建塔起土而見磚磚中矩砥列龕堂云升頂則日輪旭升浮江映湖江舟如葉湖舟如鳧錦塘蘇堤遊人如蟻簫鼓隱隱聲如蜩螗而尨如鱗山如髻則城中浙外之景也回視木末蒼翳翠屏之外鳳山虎洞杳靄無際矣其支爲蓮花洞紺

石西引碧甃細藕千房萬竅恍夏雲之奇米顛琴臺孫放鶴楔在其下

慧日領諸峯之秀上爲永明師藏蛻處也天鑄神鏤烟遮雲繞望而知爲法窟焉

○○○藏陰符演靈鷲巖記

武林山向無石石鷲遥飛集焉諸隱仙爲有力者負而趨不知也蓋慧理履嘆之以質武城兩石自起慶元兩山自徙將無地發殺機不神之神所由飛形者耶鷲翔許由謝客亦來翔丁飛附焉庶見羽人浮踏月路即不得游鴻末桀之扃扶雲弄足庆於高根倘青烏氏所志玄符哉惟是刑書玉律殺風景者無罪元墀苾蒭操胡兵攻鷲左右翼毛毬未鍛通苾蒭鍛之更折其翠嗚呼悲夫石鷲而

不能恩朱人幾又不能作晉人言魯麟鼠鏡其道窮歟藉令一年不禁當有死鷲飛雞卵于雲外青衿人人落羽則二苾蒭之爲也嗚呼悲夫石鷲賠子爲君司其禁禁者制也禽之制在氣吾受陰符以符陽火陰陽相推一氣孔神有能運楓涿鹿絳草其尤旣躁於何不禁女媧之野爾鷲曜焉此其制矣循爾首乎懸書樣臺首可保也窺爾足乎緇經龍泓足可衛也翠之上嵘之下能幾全乎投符新寶殺可伏翮可養也將玄扈之司歟抑西池之便歟庚除酉陽其配林歟媧皇因是以煬鼎海神因是以棄鞭燉煌因是以投筆魏帝因是以委鑑偃騏舞颺榆光拂天巨馬蹋空桂子凌烟豈與夫剖玉泣楚銷文滅秦雲毋告勞潛英流毒洛中之赤心貽笑浙西之瑕休棠族季龍完璧而毀樓道君神運而狩北者耶天竺之石一採于醉吟再採于奇章今定何在機發密移逃石及藏舟共遠惟兹隱仙化鷲爲毋彀城公巍然獨存殺鷲猶之殺人女青有律夫禁烏可犯哉烏可犯哉符故藏虎

口巖今藏鷲頭巖者三簽賠子爲之演僧如勝置函守藏歲七月七日祠焉

瑯嬛石室外極欽嶔磊塊之致中富玄文秘笈之奇旣驚其高古更服其奥博

卷之二

錢塘陸敏樹生生父參閱

○○○愚公傳

愚公似昔人非昔人也家於西湖分金牛之祥疑受姓而又不欲冑文選文選視世同胞乎同姓瘠然忘已忘名而已聽歌如秦鏡叢照胞閒中物湝夙慧者藉以生而顧自稱愚公家迎薊子駐堯夫日笑巾車無影可履差似子羔耳乃清影頻落夕湖與月映禪也讀書舫經讀昔林聽之多淨名經

異蔬齋數更漏時所讀而舫在梓舟梅艦間隔書簷絕遠間移近春堤燒燭照之花不眠亦不睡以為常每把露跨蒼雪登吳山看鳌公塵動童秋清侍人以為洪崖木葛而巾襄陽巾更以為孟襄陽然其詩識陋笥賓出入襄陽云學逋仙植百樹梅杏不聞鶴鳴則子和應古而先世竹光接西谿之萬竹謔稱犄角無枯折者處武林人當之獨公兒耶昆時云萊翁百八歲為開胸性矣雲棲師授投百八珠名以廣碩導以戒懺火傳燈續非拙度者

公之言曰醉鄉禪死于焉憩止彼之會心百杯忘懷一勺安之非醍醐天漿乎不愚愚猶昔人非昔人共問之兩師睹子熙曰予濟愚公六君子之倫信非古愚矣顧偕予社人就放生池填魚鱉期不滿不止此與平大行王屋有何異武林自有愚公子而孫者不絕終為水仙受觀其用以懸弧解網無改于父之道將渤澥於物況明理一溫耶猶金之酬三族之需順時養少贄孽煦濡讀書而學愚公不愚

道韵仙風此公不似從人間來

硬扳險氣

○○○ 泰山人傳

泰冰玉名舜友，故宣城人。而徙錢塘，飲南山之淥。自名冰玉山人，非山外山人也。向居𨱏稱孔氏弟子，已而佛陀、老莊並容爲弟子，故其弟子多佛陀弟子。玄津夢也高僧也，樂爲抱琴洗石，因取六如名之，而䁥淨慈如寄矣。孝右軍書右丞詩繪錢塘人，無出其右者。高僧袓右肩禮焉，得其傳文寶，精良墳座右不去手也。業寄淨慈，卜築近淨慈，而凭几人，湖光樊令致虛顏門曰伊人水滸。名士迴洄

亦有韵

從語徃徃邀入社，放生山人貧，不能贖片羽片鱗。謂對之可忘殺機。云嘗登黃山，醉𨓏猻酒，酒釀山穴，探靈草仙花所成。又入海島，遇水府官來孫引

别致

參眞坐異人，爲一開目，授方耆年玄髮，且不死。無何而素標見尋，示疾化去。年七十八矣。囑玄津表方墳，卜築處環種梅花，似惜不早種梅花，如其鄰和靖也。諸名士相與種梅供之，其蛻在暗香疎影中，而瞻子種雙樹痊傳梅根。

冰玉故自超得先生之傳而益傳。

人有仙丰，傳亦飄飄仙舉。

康德園集　卷二

○○○謝尤縣令啓

伏惟某官上慈儔物瞻智周民風覽表花折一方之雀角麟遊吳苑蔡三里之雉平海若沸東田并骨使之變味齊蟋炊彥鼓莽身代其暴巫三年之艾且蓄且投四野之棠恐剪恐伐嗟更生而飲德殍不死以食新啓存與存我其苗也心肅容肅民同胞焉呱呱初勉于懷兢兢爰述斯職而不佞以隣之赤子爲世之漫郎必有方而職方遊難就養罔矣報而靡報亨壬之多儀辱再撫及於甾丘忽積

貽出于文帑惭以踞踏受言踟躕依不可解之情眷不敢辭之誠仰祈怙恃俯鑒悃悰願移青瑣爲寢門時于豎禁幸接哀衣而舞彩數效童心

語必破套矯勁異常

原缺第六葉

謝兆何伯　文缺

待何年不亦心君秉尉監之審印何古弗叶神予山人幸然不臣天子獨奈何佩作正則銜官哉已而已而哉絨其口

文章之哀也或求過于先型或取妍于描目若若發禎毉離衆絕致誠有如斯篇之自介

答朱大復

南屏遇舜徵，授輿貧使弟尋醫，得同醫錢潘用子和三法，嘔失音，猶未失心也。又得醫胥生進參苓益矣，濁液塡膺，遂閉閉若失心，始以爲二醫乃不知其卽二豎也。神哉二豎，使我無得無失之心。晝忽失，夜旋得，道兄書午至，子見書丑寅之交，語兒曰：剜膚分痛，骨肉間誰結此人？補身補心，方術家誰發斯秘？六斛米誰爲監河？三部文誰爲黃石？吾頫顖千枕，若稽角于地，不足謝斯德也。蓋弟得心時語如此，更有何心超三聖垂千秋，以長留人間？如道兄抉玄脺鑰，種種論著，者者乎愧負愧負。

韵致疎冷。

林下功課殊不可少

答陳建宇

十丈足下：僕便賦行路難，無幾何且唱宦海沉深矣。于僕堪否抹額帶沙帽，大似將頭刺膠盆，計相見時猶然角巾耳，甚一稍稍展翅，小五郎是我張君房哉，何用蠋累即家中有缺卽補，有過卽逐，寧添一口不添一斗，政使十丈淸粥中數莖鬚歷歷耳，想開之噴飯也。四三弱弟日治火攻之具，直日鞴橐勿絕，而十丈以爲能操筆伸紙，當是神化。不然乃是靈鬼憑之，莫作此語慰我。幸振奮神威，若羅酆治鬼主者可也。每日十字兩首詩一箇故事定不可少，朔望習禮容，習稱呼，亦不可少。果然黃楊寸長必有所以。祠東皇太乙者矣。十丈家君之陳琳，毋妄治牘干請，吾輩爲童生時見軒車集邑門，髮上指欲手格之，今何遽乃爾？且我固春官之童生也，能檻中人議，遐舉遠引，事冗如蜩焦如蛾，不及一一稱說，在十丈悉其素而諒之。

寒温中倚多欵曲。

○○○答金象瀛

不一歲遊兩都。柴桑先生所謂饑驅者也。日御馬遺風十里。息而月絮塵炕上。聽儈父語。視覺院慈光孰得哉。我四三兄弟之交。天為之盟。今天復渝盟而燕吳之也。安知其不坎書破石。奉昭王之千金而尋盟也耶。則旦暮遇之矣。不假吾黨下駟僕僕勿躁。而受勒于此。乃足下能池夾鏡替入櫪以為家。誰歟。九方皐也者。安所不弭而櫪也。遂令乘黃(?)歸我。股大足與事。夙戌(?)夜起。啓閒忽無伯樂。

將吳中有伯樂乎。而足下之馬來矣。願注願注。不佞須次尚書且久。蓋久相待。豈敢先足下而官足下。弟徐徐及我耳。公車之牘入政府。不得出。無所訟其嫌。足下嘗謂我佞王。今定是夜郎王與漢爭大。雕題珍髮。猶矜妖好。何慮拙哉。一笑。

屬望藹然。啓口自然韶令。

○○○復胡敬所

弟病深。入山更深。以入山之深也。城中之為譏詠者。耳目不相屬。而任其口。故流言易起。足下久不見我矣。安能信我。即我亦疑我。無怪足下也。公家先生九十。尚駐百年而待足下之升。足下需弟言。弟直言其必升。必能待耳。度不以示城中人。信不信任之。然弟病深矣。文敝滋淺。如往日之深。則模商焚煅。周鼎亂。三代之製解有焉。今在老死。益注壽酒而淆。足下奚取而奏之。家先生乎。昔竟思偃以

將隨(?)中空。如足下之四壁也。輒用特進此語。足下宜深(?)能信我。我自信而已。頓慳(?)桃生。未盡離索之哀。

瀟洒尤直。何減子瞻答李端叔書。

○○與無盡脩法華三昧書

嘔血是口業報。何以千易古之語。正口業也。血中無珠璣嘔出糠粃爲師前導。因藉以通懺耳。師志縱橫奔瀉如不絮懸瀑。飛流千丈西京咸陽乃有此體。不慧不敢步趨其間。直作徐陵以後人語。脩宮女子剪青綵作帝王花不堪天人散佛頂上也。罪似難懺矣。主臣主臣

青藺而茝政似徐孝穆。

○○○隱侯說贈楊令汝和

靖安君以其皎皎蒙污而去。謂忽銜黃綬。爾何如佩蘭被月矣。夫清濁之迹日暮勿著也。使吾而收其簋簋安能掩夫人之壺漿吾歸而參橫吾室。風伯襲吾衾也。獨兩君知我乎。庶幾傲吏隱焉。於是煙客虞生。上私謚於其生。謚曰隱侯。傲隱也。周家發乎首侯得百里而君之。於法得稱君。二者天下之莫尊也。而君侯隱矣。支頎之吏栽寶腰玉。綬其身而市其賄以求昇於權衡乎。無過侯者也。勝爲雖有爲與有折而俯於庭。卒未聞美謚也。而君隱侯矣。魯人謚尼父曰諂。漢人謚少游曰貪。朱人謚正叔曰誕。三者明人或以是謚君子。我獨曰隱侯。隱侯云晉陶靖節寬綽冲和之氣。偕於晨翕而頡不能用種秫事鄉里小兒。必有所托以傲其傲。傲者隱之高德也。君歸去且寄傲東城一巾。其滕計從此不負於人。天子不得侯。禮官不得謚。惟寒暖幽人隔籬而呼之聲曰起也。靖節靖安千秋二士哉。不佞有蓮社在靈鷲之西。行且招君。君亦攢眉

而傲我也耶

骨不傲不奇。氣不傲不韵。耶睨殿中。滑稽若渊。

固夙蕴此隱德。

自說

空洞鴻逖。孰之自而郤謂自者名自也非因自也。蜣蜩蝟蟜。族八埒而官人之官。藏人之藏。府人之府。人之自。彼之自。彼之自。人之自。然而和佗傳羽。則鍼石醴液壽之下而納諸淵。伊何仇乎自范蜒之。卵蜣蝸而收皆之急。曰以渾膚。以益肪。范蜒自哉。神爲自非。末庸恥憤。忌庸悔逸。滑庸懲踴。而摑而創焉。而艾以訣焉。六者隸于神。不自自也。百靈孕乎天。百祇孕乎地。百智孕乎材。於是有

招有祈有禳。有萃有弓旌。有幣帛。不啻若其身之耳。身之也。則自者歟。吳注儇之郤者。學紅鈕織組。蒲享彭蟥於黃輿。庖人進啄木。勿食也。蟥享巳大饑。出入九竅。盡骨血而去。儇死。儇之神。創勿神也者。陳於司命。乞天聽焉。司命予以于人之智。退而自郤。孔吳傳剌。閼吏左辭。周俊升贊。閽吏右辭。兆姓秉靈而攻之。儇後死於郤。

靈文秘藏。玄古道書。

○○○ 焚埜邨孝童疏

邑志所傳焦尾琴詮者予紀以懲煎炙其父身者也孝童欲出毋于是中而反煎炙忍投其骨若炭上煎肉哉況無餘燼可琴若爨下之桐耶杭俗殤者每用浮屠法焚謂易托生果爾則孝童幸生天生淨土矣應有骨塔傾其中傷者不道儒旌死孝葬孝爲術介塚而令孝童化野土食其產乎故乞者斧若流之封標之名山且乞劬婦之祠夫女特化之乎與孝娥碑並峙吳越不然食孝孫而長與

狗骨將大豕不食其餘以待孝童卓哉燦哉必受燃臍燎塚之報

使孝童凜然有生氣可無殤。

○○○ 毀鹿椅判

破戒無異木頭雖標梵網殺生尚憐草繫宜乎茲芻猿心亡而禍延鹿椅非內名得惟茲族種係出女仙爰彼樹神由來佛化既可觀成穢器詎難想作蓮臺人懸詻具而不容盡誅尸列雕床而安能並燬況交柯連理人不生嗔刻葦尾烏巢史猶詳紀卽使合歡若履鼓何勞赫怒動斧戕且曲木直木之交易與者何殤而遠邇近邇之急徵取之爲虐訐人私以奪人好借佛法以蔑佛身非君非親

碎寶解囊成武斷忽取忽捨朽扈欹器在鑄銘在仰松術而狎偃松如覺海激而蕩性海鑽燧生其赤德禍熾背於青陽失御牛車之牛同逐鹿園之鹿加青黃於始誰湼文樽施刀鋸於終自屠肝腦笑此竹葦乞士俱是桁楊下人或比伐九里之艮材更似殺千秋之風景不爭獅子座擬割席以何爲搖落烏窠祇嘆巢居之未穩當失四金業有定價於時二人已不同心伴若連枝猶窺液漏一聞戲車之語忽動伐柯之情否則初聽詻聲胡不卽

碎隋煬之駕，豈得翻雕錦字。獄須唐姥之床。斬曲几，斬惡竹。隱君正令誠嚴。焚竺座，焚花趺。務予貪心彌熱，想椽栝而難瞋恩援。亦以他求指貲大痴晝上之柯，尋根誣盜，引乎西泉像前之帶，仗杷跗殃玉女幻地獄之乘，死尸變天冠之葉。此座極險，斯木多陰，勝則朽而蘙生，覺亦空而蛇伏。法應連坐，律合同條。一付刀林，一投劍樹。

本持此判，當令慾海清凉，尊城冰冷。

○○文昌贊

泰階六符，爰蹬七元。紫雉殷殷，昴次張翼。肖[illegible]地。乘雲御天。彼西川之白螺，歷七十二化，而[illegible]泰王比肩。

古峭

[illegible]伴峯像贊

仕於蓮，泉隱於松嶺。散帙蕪齋，提綱薇省，[illegible]海之崇明，弄巵西湖之樂境。成作兒文武之名[illegible]尚文儀容之整。此夫自爲丁歟，而千秋留影者[illegible]

節該而有韻

可斲無如石

○○代石言

靈竺名勝惟九里松飛來石天下奇觀向年松厄道民曾作誹以泣轉移大老之意既已易容今此石災道民欲存開闢之峰比救唐將之松尤爲急切故向既垂涕而道今可無疑冲冠而談不欲默一也況貴人向頗有一日之雅因我卜鄰因鄰禍石勢不容默二也朋友之道小過責善大過痛言過而不改是爲獨夫若苟懷小惠之私是坐視大惡之就誼不容默三也良醫對治有觸人之大怒

言在天下今人猶有

而疾瘳世之忌醫有痛割其贅疣而病愈益不比桀紂非至諫不牽猛索不回頭勸百諷一改悔庶幾情不容默四也山靈夜夜相泣欲言而無其聲寺僧隊隊石頑能言而詞不達天不容默五也作代石言

石告貴人曰我石無口口在世間我石不言言在天下我石自盤古皇帝迄今　萬歲聖人峙立此土名曰飛來蔭蔽郡城阜安人物富貴由我鍾毓而致科名由我秀麗而崇許由愛我棲隱其間患

姝甚

理知乎加之美號今蒙貴人見愛爲寵實異諸君以爲石乃公物疊靈山之假何妨取靈山之真不知石是雲根若剪一片之雲實奪一峰之秀豈不聞玉在山而川媚乃恐琢盡從而龍亡可憐去歲以至今朝始猶扛擡浮石今則空掘心胸始言盆景列排今則勢併艮嶽今雖掘土幾尋後必開坑百丈始雖勢在一門今則效尤接踵賊聲震地鎚鑿轟山鳩衆如虎而加雲扛抬似戈而似雨金聲累歲敲碎道民之心撇遲百千活剝寺僧之肉然

深入心脈石也亦當須有

且嫁言已實不遺而膽利士八之盜來又復笑言我自美觀寧惜賤人之唾罵故士人有天坍長子頂之言山匠有地主大人歎之謊是猶警盜而無論窩家詳刑而不甚主使雄心惡發巧語誰欺雖宋世開花石之綱因不若是元亂繫佛身之血惡不如斯一寺之流散不足論獨不念會城之秀鍾乎一城之秀氣不掛意獨不念已身富貴之由來乎已身富貴欲享盡獨不顧朝廷之香火當存乎流石迷樓窮奢極慾陳明土地含怨而未肯顯靈

靈鷲山王。睨視而共須時至。我今冷泉終日湯湯。相告而貴人若不聞。我等衆累終日點頭如求而貴人若不見。必至崩我身。絕我脈而後已。哀哉。痛哉。賴有道民。如刀之口。尤恐吉凶而累以禍隨。幸而道民似鐵之心。誓願頭存而與塋俱碎。一言夕發。萬里且聞。伏願靈隱寺歲歲朔望祝願萬歲聖天子聞之。伏願守土觀風名山大川之脩大諸侯聞之。伏願郡城內外開鍾[illegible]萃諸大夫士庶開之。伏願會城遠近有姓軍民共有富貴科名之望墳墓祖孫之念者聞之。定發公言。將無清議。倘然脩剃。如救頭然。泣血謹告

鷲山靈秀甲天下。郡城實邀靈焉。道民慈心苦口。為山靈補瘠息刖。豈惟德護名山。簪紱蟬聯百世賴其呵護矣。

○○○慧理大師塔銘

理公本靈山羅漢。垂跡晉咸和間。鷲飛猿騰。先來震旦。公錫後落。飯而問之。誰摘陶輪。若猶磨瞪。會物不遷。乃歸院焉。求之靈隱寺也。俄窺神足。圍相望周。開寶三載。崇為方墳。市清繞橋。在式公新開澗上。青烏氏曲鈐回龍。則几骨佛入塔矣。萬曆丁亥夏雨夜圮。庚寅春。釋如通祓穢新之。檀者程理於時扇石洞公。所周身可撫也。當期稅史下生。乘鷲呼猿而回龍華。乃稍回嶷哉。梵網戒衆。虞淳熙甫作銘辭。銘曰

有無拂雲。領鷲入吳。公錫于飛。猿心可呼。安安而遷。月運雲駛。生滅毀成。亦復如是。謂公蕃殊。雖足與夾。謂輪蓋傾。麓足與支。幡搖鳥驚。拱積星凝。骨妖斯濯。聖衆虛佩。如梵天宮。乘往當來。南虹洒彩。不騫不摧。

靈昇古蜥不數六朝。

彷彿天閒而有龍過之

○○○祭童晉父文

童晉父歸而埒秋。一夕卒。卒之後幾日。友人胡文思。許光祚。湯以禮。虞人則。皆以輶音不遙素光猶燭。祖而酒之。而招之。胡生湯生之命觴曰。噫。修容虞步。初覗爾形。猛殁倏臭。漸叶爾心。引吭且聲。委羽叱靈。見而不見。不如不見之無傷我神也。嗚呼哀哉晉父。巳許生命觴曰。甫幼清忌。甫汰張忌。飲諧謔忌。予艸而我總兮。鄰芳香忌。花有風。舞有龍。啣龍譏風。我乃不聽。胡然而蛻。胡然而廃。晨之飲

夕之痒。嗚呼哀哉晉父。巳虞生命觴曰。嗟晉甫。爾食榮陽大焉。都史陰房之塵第。安稍安止。唐氏何厲。何憑何使。鎮玉審理焉。虛彧而㠋。三百焉宅。三千焉幾里。語方言。何誌永之口。彈倚斜。何雌黃之念而髮之灑。沾其雨之濛濛。沮洳扶曳晨泣試宮。知我者謂我相成。不知我者謂我相讐。嗚呼哀哉晉甫。丁是三子相與起設。設焉投杯揮泗。招之以辭曰。蒐兮歸來。四游不可以宕些。楂影搖搖。志九嚶些。有苗寒梨。泣滴露些。魂兮歸來。夜壑不可以委些。阜路厖雄。旗常勒些。花發蒴暨。臚東隣些。湘君山鬼爲來飲泣。

書大界寺香飯記後

翁子先待羅玄甫㨿來香飯記示同社。余讀之至飛走鱗動需足何限。兩湖三潭而嘆門何當使吾輩所放之生需足如金陵也。何當使園廚引儔進類食之不盡。既需足如生物。亦需足如生人也。遂寤日增吳篦未墮。何當使柴師以一把柴炊燕寺釜底。宰官長者定感無量香飯需足王師。山七日而七千救民即戊破虜易易耳。忍令羽毛骨角都變刊口燔炮烹炙。空勞饑卒。禍延雀爪。脊及雞豚。

至窮林蜎澤而𢧵。倘不已哀哉。坐中有師讀記不解。問淮南王御治豆何法。曰即今所啖豆腐也。起於淮南王。淮南王有言食救者愚。藉此一愚以通爲覺。亦藉此一奇以愧萬庸。且俚語安足喻詞人。詞人必罷臑盈望。恣所嗜。恣所擇。而後樂。故擬大招起信公第吹肉邊菜聽僞緣語。莫來攔我毬門當時緇序敘衆香國飯語。元美訶鬼聊于文想座下無師兄在。因題記後。屬社友行之。

干戈殺氣也。殺業形於人。而殺氣應。非止作救

生功德

必勸乞士女以需足衆生。宰官倒士。以[illegible]延

一家共一再讀此否。

〇〇〇書直指堂化緣疏後

靈隱寺方丈向揭張郎之書直指堂字作九里折松枝形一使者從松下將逆入見之日此吾堂也安得拆俗且字槎枒中書者不中書願命侍史書指心堂換額去時通法師重建殿正書殿額笑曰幸不仍覺皇殿舊名當令此公拜舞其下或疑能潛處更書皇覺寺額換去矣孫某某作亦照笑曰堂欲圯此公知換額不知換堂他日吾換堂使宏煽如使者掌眼亂俗眼一時移換不得直下承當

是吾祖淯徐禪師一指禪何處分真分俗耶法師化後某某乘願入堂屆指正統及今逾百年應圯而修萬曆乙巳千支蟠曲如虵借為吾指按而發光十笏宛然以百握金工千食指累十方長者袖手其傍汰工之血指者藏吾指毋令徐師砍斷及諸長者疑染指也假饒指出心字無論使者認作自己肉團一切有心人爭鑿我方寸靈堂換之而去我將為白雲宗此堂倒卻矣勝子聞之大笑錄其言告諸長者願各出一手無徒累此師作無心

道人又使歌女此君相與換去也

無限婉轉洵屬交絲遙華

張云天上樂纂

○○○書座右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聞空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所欲士答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遥山間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汝何從得之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蓋天之靳惜清樂百倍于功名爵祿也右深黔沒志所紀此樂予近已得之無用蒸許都梁禱祠而求矣乃故求神仙不置一何貪耶神者地祇之巾仙者山人耳上界大多官府即洞宮佐吏正爾莊語肅儀倍人間莊生作太極闡編郎得道逍遥曳尾否今日龍山鳳泉有食禾衣苧逍遥神仙猶故不自足帝且罰守天圓勑之沒溜塵慾火中大可怖畏書一通座右自警貪志

梁伯鸞臥會稽之墅高伯達坐華陰之山彼正收得猿心勉脫蝸角白假青蓮之爲樂耳

鍾伯敬先生小品序

間嘗讀先生所評史記史懷詩歸諸書就人不經意處偶一拈夷便予古人以心予後學以眼賢奸之面目倏易草野之謠頌皆靈作者所爲千鍾百鍊剔腎劌心句推字敲求解人乎當時而不得者皆有以鑒其苦僧繇之龍一點睛乃

得飛動耳至其爲文類曰
寧選而後作無作而後選
則其鍾錬剞劂推敲皆備
良工之苦心者故其苦于
鍛局若九嶷三湘之瀠洄

曲折妙有天造地設之奇
若于運筆若湘水巫雲之
飄忽飛流極有輕揚靈活
之致若于脩詞若烏林夢
澤之烟縈風織曲具菁葱

紋縠之觀寧簡無繁寧新
無襲寧厚無佻寧靈無痴
工若之後還于自然故出
爲品題則眞品題出爲經
濟則眞經濟巧與法并無

如先生蓋巧于評人寧拙
于自課哉嘗合全集與逸
稿精選之是皆選作之餘
所汰無幾茀首出其小品
附衆名家之中鳳毛麟角

殊堪刮目也

錢塘陸雲龍雨侯甫題

于翠娛閣中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賦

序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銘

贊

疏

祭文

題跋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小品卷一

錢塘陸雲龍雨侯評釋
竟陵鍾　惺伯敬著　　西湖何偉然仙郰參定

○○○燈花賦有引

與茂之夜坐累夕。燈盛華異而賦之。刻花燼為限。時庚戌九月廿日

大何連卷離奇之絳蘤兮。乃從寒焰而攢附。惟青蓮之寄生于火中兮。故錫以佳名曰夜舒。託銀缸以為蓓兮。寫蘭膏而作漿。斡寸蘂之柔心兮。斂碧

筒之梃。夫紅芙于是初苞。苕以熒熒。稍吐瓣之簇簇。巨輪囷以象華。華細紛累。其若金粟。微暈匪風而蕩。曳輕光如雨而新洛。雖藻珠之流耀兮。或結繁而驕乎太清。乃恐微霜以養照兮。抱晨星其猶未明。戒佳人之謨挑兮。恐警條而落英。背檠擦之商飈兮。慮乍定而忽驚。俄脫甦而哉生兮。終燃華爆爍以數榮。恐彼寒蛾之貪明而攀芳兮。敬遊蜂之營營。乃有餘映殘氛。匪紫匪綠。中邊縈帶上下交扃。乍斂乍舒。若離若續。疑靄雲之承夫桂輪兮。類明霞之濯夫若枝。散幽藹而結孤秀兮。宛翠朊與金支。綴春花于火樹兮。豈若蘅茝之秋持。燃青藜于杖頭兮。焉見夫夕秀之垂垂。豈解語以獻笑兮。怪夫燭胡悲而淚滋。重曰微輝吐欲臺以稷兮。寸宵榮謝。春而秋兮。油花可卜。告我餘兮。曰有遠期。聽言道兮。

搖搖炎焰飛奇采。的的舒紅吐異光。

寫物着則痴。離則遠。似此可云奇肖。

秦淮燈船賦有序

小舫可四五十隻，周以雕檻，覆以翠帷，舞舫載二十許人，人習鼓吹，皆少年場中人也。懸羊角燈于兩傍，略如舫中人數，流蘇綴之，用緪聯舟，令其啣尾，有若一舫。火舉伎作，如燭龍焉，巳散之，又如鳧雁槃跚波間，望之皆出于火，直得一賦耳。

數語已盡秦淮之勝

集衆舫而爲水兮，乃秦淮之所觀，借萬炬以爲舟兮，縱水嬉之更端，波內外之化爲火兮，水欲熱而火欲寒，聯則虬龍之蟲動兮，首尾腹之無故而交攢，散則鵝鴉之作陳兮，羌左右上下于其間，觀其蜿蜒與咻唼兮，載萬光而往還，俄簫鼓怒生于鱗羽之內兮，樸臺沸而蟲魚歡，彼舟中人之惘悅而不知兮，乃居高者之悉其迴環，嗟景光之流而不居兮，羣動去而一水自安，重曰火水沓兮生星月兮，聲光雜兮晴淵壁兮，照幽洑兮濳怪怛兮，晦明達兮，作津筏兮，彼楚鬼兮，究滯辭兮

語奇

說得恐怖

遠觀

燈船金陵一奇也，此賦摹索亦無語不奇，觀者領之，觀者不能言之，讀此覺笙歌燈燭交呈于耳目

○○○鵲巢賦有引

繫舟西京山下。有垂楊數樹童然。而其一下鵲巢其上者。柔條獨起。春發其色。土人云以鵲巢之故。得免剪伐。感鳥能庇木。而詆之蚩蚩。並育之意。惻然著于動植。充類識端。可以見天心焉。爰作斯賦。

不遇大致

維鳥與木之偶然。初何心而相附。雖靈鵲之擇木。乃枯楊兮其焉慕。方夫牖戶綢繆。飛鳴拮据。倦形聲之相喧。恐桑土之我汙。爾其冬餘春初。燒荒刋

路。衆林童然。偏何獨茂。蓋已烟日之向新。胡止條枚之如故。彼樵者之蚩蚩兮。何秉心之獨恕。曰覩巢卵之相爲命兮。羌更意而懷顧。曰子曰室。匪木曷據。曰葉曰枝。匪鵲焉護。此風雨蛇鼠之無虞。彼斧斤樵薪之不慮。辟彼伯鸞之借枝于廡下兮。暴容過而反步。匪伊門庭之有光兮。亦外侮之克禦。夫既或惠我以美陰兮。胡不報之以雨露。乃人心之動于物類兮。獨並存而同豫。重曰有柳依依。有鵲棲棲。疇導善氣。疇遏殺機。生殺感應。唯危唯微。

奇想天生

說情有致

充類術木靈悉同歸。人天沙界佛土王畿。永無戕和摧毀折枝

向有燕巢賦。已極形容。後來難踞其巔。此却另出一意。爭伯一方

〇〇〇二十一史撮奇序

二十一史皆正史也正之爲言貴信也奇則傳疑故無取焉聽其散見于方史稗官之屬而已然而有關于妖祥之數爲國家典亡之徵君臣勸警之資者千百中亦或錄其一二非好奇也勢也惟其藏一二于千百之中非心目之靈而細筆舌之警而裁時日之閒而覓者常過而失焉余同年李心石左官無事天與人俱若私之以讀書之日而出其心目佐以筆舌縱觀二十一史節取其事辭之可喜可愕者選言簡章命其書曰撮奇人見以爲二十一史中之事與辭而不知一經心石棄取則李氏之書而非諸史氏之書也夫采緝之難于自運也久矣永可爲俗學讀書作文者道也自運者局勢機格吾得自主之若夫采緝古人之辭事勒成一書要使覽者忘其事辭之出于古若我所自著之書而原文又無所刪潤尋常口耳忽成異觀此合述作爲一心聯古今爲一人者也余所謂采緝者飣餖而已烏能成書乎士大夫居世運之江

閒書可以無徵

采緝難于作

河當人情之風雨無論身不必居要津任偉之一而操之時義未易言也

傑鯖冏作味不出易牙亦借崔羹而已人可易言采緝哉作述之苦言之最快

詩文重快

與師生

○○○先師雷何思太史集序

先生有先生之人。不得以詩人文人待之。選其詩文。不得不以詩人文人待之也。先生沒。惺于先生詩文。逸于集外者。心識其之。不遺餘力。乃集中所存。反有毅然去之不顧于人者。蓋猶以詩人文人待先生也。至其全集一意氣之中。而散處于筆墨之間者。則先生所嘗自云不泥古學不蹈前良。自然之性。一往奔詣。其識力卓而突。能超世。其才力大而沉鷙。能絕世。其膽力堅忍而神。能持世。其骨

力重而不歎媚。能振世。其氣宇開而其肝腸熱。其心在骨髓而其舌在肺腑。居然有一聖賢豪傑之神。悠悠忽忽。疎疎落落。然流于詩文者。一集有之。一篇有之。一句有之。雖已之筆與腕不能留之使不往而隔之使不相通者。是何物也。非詩文也。而其人也。

敘致不唯可傳何思詩文于不朽。并傳其人于不朽。

選不可不慎

○○○詩歸序

選古人詩而命曰詩歸。非謂古人之詩。以吾所選為歸。庶幾見吾所選者。以古人為歸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昭明選古詩人遂以其所選者為古詩。因而名古詩曰選體。唐人之古詩曰唐選。嗚呼。非惟古詩亡。幾併古詩之名而亡之矣。何者。人歸之也。選者之權力能使人歸。又能使古詩之名與實俱徇之。吾其敢易言選哉。嘗試論之。詩文氣運不能

不代趨而下。而作詩者之意與慮。無不代求其高。高者取異于途徑耳。夫途徑者不能不異者也。然其變有窮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變無窮也。操其有窮者。以求變而欲以其異與氣運爭。吾以為能為異而終不能為高。其究途徑窮而異者與之俱窮。不亦愈勞而愈遠乎。此不求古人真詩之過也。今非無學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于口手者。以為古人在是。使捷者矯之。必于古人外自為一人之詩以為異。要其異又皆同

險僻猶可俚且奈何

乎古人之險且僻者不則其俚者也則何以服學古者之心無以服其心而又堅其說以告人曰千變萬化不出古人問其所爲古人則又向之極膚極狹極熟者也世眞不知有古人矣惺與同邑譚

何必世學

子元春憂之內省諸心不敢先有所謂學古不學古者而第求古人眞詩所在眞詩者精神所爲也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于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獨往冥遊於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悟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謂

去其所不當其所止得所歸

吾之說非卽向者千變萬化不出古人之說而特不敢以膚者狹者熟者塞之也書成自古逸至隋凡十五卷曰古詩歸初唐五卷盛唐十九卷中唐八卷晚唐四卷凡三十六卷曰唐詩歸取而覆之見古人詩久傳者反若今人新作詩見己所評古人語如看他人語倉卒中古今人我心目爲之一易而茫無所止者其故何也正吾與古人之精神遠近前後于此中而若使人不得不有所止者也

去膚以眞矯狹去遠易熟就生當是詩訣

章晦叔詩序

晦叔詩予凡三選之得數十首焉刻矣晦叔不以予爲刻予亦忘其爲刻也晦叔長予十年先予十

刻正所以爲晦叔

年言詩所居僻又隱於市不甚睹近時所爲詩及交近時所名爲能詩之人未嘗不引以爲恨不知晦叔所以得爲晦叔者以不睹近時詩及交近時所名爲能詩之人也段善本琵琶三年不使忘其本領乃可更彈晦叔無本領可忘何省也曉得三年時力於以匠心而裁於古吾見其進未見其止

大作品

晦叔年未五十以視高達夫工詩之年未爲過之晦叔曰予學道人也四十五年而無聞焉自今以往者其奚暇卒業於詩予曰候道華有言天上無愚直神仙夫天上尚有騷雅神仙也詩何負於道也

超然脫塵流

簡遠堂近詩敘

簡遠堂近詩者，譚友夏近詩也。簡遠二字，則予近日所規友夏語，而友夏取以自命其堂者也。友夏居心託意，本自孤迥，予為刻詩南都，而戒予勿乞名人一字為敘，此其意何如哉。近乃頗從事汎愛容衆之旨，欲以居厚而免于忌，浮沉周旋，即其心未嘗不遂，予乃欲其心跡併耳。詩，清物也。其體好逸，勞則否；其地喜淨，穢則否；其境宜幽，雜則否；其味宜澹，濃則否；其遊止貴曠，拘則否。之數者，獨其心乎哉。市至囂也，而或云如水；朱門至禮俗也，而或云如蓬戶。乃簡棲遙集之夫，必不于市于朱門，而古稱名士風流，必曰門庭蕭寂，坐鮮雜賓，至以青蠅為弔客，豈非貴心跡之併哉。夫日取不欲聞之語，不欲見之事，不欲與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強應酬，使吾耳目形骸為之用，而欲其性情淵夷，神明恬寂，作比興風雅之言，其趣不已遠乎。且夫性才而習呢則遺，心意僻而貌就則謾，世稱倩而中疎則變，素恒親而時乖則示隙。夫詩，清物也，才

士為之，或近薄而取忌。違心謾世，薄道也；變素示隙，忌媒也。欲以明厚而反薄，欲免于忌而媒之，非計之得者也。索居自全，挫名用晦，虛心直躬，可以適己，可以行世，可以垂文，何必浮沉周旋，而後無失哉。古今詩人最矜局者，無如杜審言，同時沈宋，本其勍敵，而故相輕侮，不肯下。想其平日論詩，必有與其痛痒不相中者。友夏少年，才高意廣，勇于自信，人所指摘，苟不能相中，雖其言出畏友名師，不能強友夏以必聽，而片語去留，待予裁決，友夏亦何私于予。夫錦繡千尺，善作者不必善裁，善裁者不必善作，世固有不能詩而知詩者，予所裁決，或亦有以相中乎。

才名招忌，避就皆難，而其皆難也，不如避。

物情世故，揣度畢至，將人何處生活，想亦寫其不平之鳴。

是何手眼一語轉移人

只此于鱗亦何必惡亦何必不惡

欲語溢肯何

○○○問山亭詩序

今稱詩不排擊李于鱗則人爭異之猶之嘉隆間不步趨于鱗者人爭異之也或以爲著論駁之者自袁石公始與李氏首難者楚人也夫于鱗前無爲于鱗者則人宜步趨之後于鱗者人人于鱗也世豈復有于鱗哉勢有窮而必變物有孤而爲奇石公惡世之羣爲于鱗者使于鱗之精神光燄不復見于世李氏功臣孰有如石公者今稱詩者遍滿世界化而爲石公矣是豈石公意哉吾友王季

木奇情孤詣所爲詩有蹈險經奇似溫李一派者乃讀其全集飛翥縕藉頓挫沈着出沒幻化非復一致要以自成其爲季木而已初不肯如近世效石公一語使季木舍其爲季木者而以爲石公斯皎然所以初不見許于韋蘇州者也亦烏在其爲季木哉季木居石公時不肯爲石公則居于鱗時亦必不肯爲于鱗季木後于鱗起濟南予與石公皆楚人石公敢于鱗而予推重季木其義一也假令後于鱗爲詩者人人如季木石公可以無攻于鱗以解夫楚人之爲濟南首難者

窮則必變自是看詩定法無故不新安知今日不自于鱗集中出固知步趨排擊俱忘却一箇自在

嶄然怪石出泥稜稜觸目

叅乎　恐雅不在是　詩亦是緣情　一路騰奇夭矯　相貧正在此　語守識拙

○○善權和尚詩序

金陵吳越間衲子多稱詩者今遂以為風大要謂僧不詩則其為僧不清士大夫不與詩僧遊則其為士大夫不雅士大夫利與僧遊以成其為雅而僧之為詩者得操其權以要取士大夫纔一操觚便時時有詩僧二字在其鼻端眉宇間拂拂撩人而僧之鼻端眉宇反索然無一有矣夫僧不必為詩亦不必不為詩僧而詩焉可也詩而遂失其為僧則僧亦烏用詩為而詩又可無論也余遊金陵

所接僧而詩焉者與之詩而遂失其為僧者吾不願見也已酉季春望友人㮣子庾林子丘茂之要余遊天界寺會雨宿僧善權庵中二日無所事事拈韻賦詩善權與其徒摘蔬炊黍煮茗焚香洗硯伸紙二日中無加禮亦無倦容無論其鼻端眉宇無處著詩僧二字察其情貌似不識字者授之韻不受問其所作詩曰無有竟兩日雨霽飯畢且辭去予丘忽于承塵上索紙信手探得鈔詩一帙清便有致許為之序未就是歲六月舟泊京口暑雨

無緒偶憶此走筆成文兼以遣愁若善權者所謂僧而詩詩而不失其僧者也序之可也

爽爽有清氣竹聲梅韵拂拂撩人

原缺第二十葉

○○○隱秀軒時義自序

時義非小道也。能至之者不能言。有神存焉。能言之者不能至。有候存焉。不佞平生於斯。目境之所及有之。而足跡實未至也。以此自尋自考。今日之偶收於南宮。而謬辱國士之許。視昔之困頓諸生而不得一衆人遇者。其業未敢尺寸有所輕貶。而實未能尺寸有所更進。則昔日十二年諸生世所目笑疑棄過而不肯問者。或不佞之微有所窺。而有以自信。或不可知。而今日之見以爲有可驚可喜者。正不佞所歉然。足跡之未至。而不能滿志於斯者也

胸中有主宰者

神候兩字在我者也。升沉之候。予奪之神。在天與人。豈可釋其自信。從遇爲欣戚哉。非解人不能爲此語。

○○○喜鄒彥吉先生至自門惺以八月十五夜同諸詞人集俞園序

以此清秋。於焉嘉客。白露蒼葭。新染芰荷衣。上歌童舞。豈半攜書畫船中。愧時一相思。惟小子之永行。太晚。雖禮無作。教在先生之乘興。何妨。以賓主而易師生。憐斯盡矣。由合離而成悲老。感亦因之睠焉。與念勉爾爲歡。里家新聲入耳。就絳紗名部部之音。地無勝迹。娛心發金谷故園之想。積數十年之結。以永今宵。合幾千里之人。而同明月。如茲三五。豈作尋常。倏篩維遲。高人自領。孤情絲肉。喧闐靜者。能通妙理。各稱詩以言志。用體物而書時

風流蕭散何減太白詩序

題茂之所書劉眘虛詩册序

每見古人終身於詩究其所存不過一帙或至數章則心甚畏之貴裁也精于裁必審于作自于示人乃其高于自處此予所謂選而後作勿作而聽人選者也甲寅早春舟中閱唐人全詩見[illegible]言之少而眘虛止十四首其澹泠之意尤掛[illegible]祀筐中有高麗妙繭八紙將宗茂之小楷[illegible]此選以授之其紙不浮於字意似皆有所契紀之以詩

讀此令人不敢云多多益善。

仲弟婦王氏五十序

夫國威損而貞臣著國之恤也哲夫殀而貞婦顯家之替也凡爲人臣爲人婦者不得已而後以貞名者也豈忍以國與家替之哉其一身之貞哉雖然心有所不得已而事有所必不可無何以明之威已損矣夫已殀矣無可奈何矣而托於貞臣貞婦以留兩間之元氣而撐千古之大常是亦最後所依賴之着然而不可必得也處無可奈何之時而冀望於不可必得之數幸而得之是其輕重又

豈止關於一身而已哉予家世地寒獨讀書樂善不倦祖父兄弟事在家傳中予兄弟五人長卽惺次慓次恮次悌次快中間三人皆早夭慓尤甚年僅二十歲婦卽王氏孀居二十八年矣悌二十八歲婦歐陽氏孀居亦十六年恮三十九歲婦王氏亦董氏相繼沒仲弟婦王今年五十矣婦京山名族爲予姑夫王中丞姪中丞爱弟慧以其兄之子妻之早譽驟貴猶掇之耳卽不然而椎布白首舉案裙莊作尋常百姓夫婦婦豈獨遠於人情而忍

有今日以貞婦之名顯哉然可論於弟在之時也弟負剛腸奇骨卓然爲世男子齋志以歿爲弟之親者曰兒已矣有婦在奈何爲兄若弟者曰弟已矣有婦在奈何爲親若友者曰吾友已矣有婦在奈何是雖未發諸口而言外意中深念隱痛泪泪然有不可言者矣婦時年二十三歲擁四月孤即擬散髮至老形影相弔食貧茹戚二十八年如一日而又不忍爲奇哀顯痛使有淵於親友以傷父母兄弟之心然爲親者乃曰兒有婦矣兄弟曰弟

有婦矣親與友曰吾友有婦矣夫女衆善皆自從夫一端而生貞名一立而解親之憂釋兄弟之念豁親友之惋惜於是乎在孝友媚睢一行而衆善備焉此之謂也婦雖不顧有今日其在於今此一事亦何可少哉今年天啓甲子冬十一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歲昔舜年百歲終身慕父母然大孝之論至五十已定但雖不忍沒婦之貞然至今日而始有言者益其愼也今四月孤昭夏已二十八歲能養其母娶婦有孫息亦六歲鼓篋就學繞膝含飴以爲貞婦之名鄉有典頌國有旌典婦雖不欲有貞之名亦不可得不知婦原不見有冰蘖荼蓼之苦亦不見有梨栗蘭玉之樂不見有燈窓帷帳之戚故亦不見有絲綸坊表之榮且梨栗蘭玉絲綸坊表之日又安有一息非冰蘖荼蓼燈窓帷帳之日哉予曰記婦之族兄王幼秀茂才談其世父光祿公時育爲侍御時首犯權相分宜之鋒以死曰吾家有日蟬聯然在鍾門一女子可與侍御對知言哉請以是言爲五十之祝婦婦後十三年而

有悌婦歐陽氏之事今亦年四十歲

陡起高論下曲寫其不得已之心亦其無所勉強之心末以王侍御比勘覺貞臣貞婦並立千古

○○○放言小引

放言之說。吾未之前聞也。自孔子目虞仲夷逸始。放之義何居。胸中眞有欲而能言其所欲言。即所謂中倫之言。了然於心。又了然於口與手者是也。苟爲無本而以無忌憚之心出之。則處士橫議而已。詖淫邪遁。皆橫之屬也。遁矣。又烏乎放哉。袁子著放言若干首。讀之心目無主。而皆覺有故。始吾見袁子幼時文。以爲有破檢之氣。一再交其人。空靜澹朴。似有道者也。惟袁子平心以讀書。虛懷以

鍾伯敬集　卷一

觀理。細意定力以應世。然後發而爲言。有物有致。雍乎其不可奪。沛乎其不窮。斯之謂放。夫言亦豈易放哉。放言。即孟子之所好辨也。辨生於不得已。不得已生於懼。懼者放之本也。不然與橫議何異焉。

是放言絕妙註脚。汪洋自恣。亦非放之眞義。

○○○重修華嚴閣碑

市有白龍寺。殿頗壯。有地藏華嚴二閣者。左右翼之。則已圮。華嚴之處其右也。甚或欲修之。莫先焉。曰。恐斯地之不必爲寺。存是委衆力於壑也。夫圮而弗之修則將廢。廢則其象疑不爲寺。疑不爲寺則將與居民共之。將與居民共之。則將反爲欲之者資。曷可弗之修也。圮而亟修。修而復其舊物。或益焉。其使有目者確然見斯地之必爲寺。而知其非分。則無生其心。是使之終爲寺有者之道也。修

鍾伯敬集　卷一

之奚先。先其甚者。役成。請銘。鍾子銘曰。有寺巋然。而兩其翼。如左右手。或廢其一。人將入壞。攫其所有。若或新之。引其臂焉。將衛其首。陛楯森如。過其堂下。莫之敢狃。予宣斯義。告退轉者。俾堅其守。僉曰善哉。單有衆力。光復其舊。工之後先。相厥圮者。孰甚孰否。否特未甚。終亦及之。請視其右。苟終斯願。將復銘焉。銘則不朽。受事者誰。列名其陰。里人某某

以一閣而存一寺。如是功德。能不動心。

以人重

○○○浣花谿記

出成都南門。左爲萬里橋。西折纖秀長曲。所見如連環。如玦。如帶。如規。如鉤。如鑑。如琅玕。如綠沈瓜。窈然深碧。瀠廻城下者。皆浣花谿委也。然必至草堂。而後浣花有專名。則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行三四里爲青羊宮。谿時遠時近。竹柏蒼然。隔岸陰森者。盡谿。平望如薺。水木清華。神膚洞達。自宮以西。流匯而橋者三。相距各不半里。舁夫云。通灌縣。或所云江從灌口來是也。人家住谿左。則谿蔽

景象可想

不時見。稍斷。則復見谿。如是者數處。緣柴編竹。頗有次第。橋盡一亭樹道左。署曰緣江路。過此。則武侯祠。祠前跨谿爲板橋一。覆以水檻。乃覩浣花谿題牓。過橋一小洲橫斜插水間。如梭。谿周之。非橋不通。置亭其上。題曰百花潭水。由此亭還度橋。過梵安寺。始爲杜工部祠。像頗清古。不必求肖。想當爾爾。石刻像一。附以本傳。何仁仲別駕署華陽時所爲也。碑皆不堪讀。鍾子曰。杜老二居。浣花清遠。東屯險奥。各不相襲。嚴公不死。浣谿可老。患難之於友朋大矣哉。然天遣此翁增夔門一段奇耳。窮愁奔走。猶能擇勝。胸中暇整。可以應世。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貞子時也。時萬曆辛亥十月十七日。出城欲雨。頃之霽。使客遊者多由監司郡邑招飲。冠蓋稠濁。磬折喧溢。迫暮趣歸。是日清晨獨往。[illegible]

楚人鍾惺記。

谿色清冷幽悄。似與浣花谿争勝

○○○脩覺山記

辛亥十月十有九日早發新津叔弟恬不知腨江
者爲何許山也與童騎疾驅過之寻與艾子後坐
舟中指江千削壁千仞竹樹椋柄出沒晴嵐雲浪
外者與爲問之則脩覺山子美遊脩覺寺詩曰野
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
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禪枝宿衆鳥飄泊暮歸
愁後遊詩曰寺憶昔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
待花柳更無私野潤烟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

爲減含此欲何之及唐明皇幸蜀大書脩覺山三
大字嵌石壁今猶存者卽其處也決策登焉所從
徑衰山石之複者爲磴亂整枉直各肖其理登者
屢憩憩處每平平處每當竹樹隙隙處必從其下
左方見江江錯磧渚或圓或半或逝或返去留心
目間上人縛竹爲亂若童子置葉盎中以度蟻設
身處地頗危之從上視下輕且駛甚適也度磴出
頂可四五之一行住坐立更端者數矣其傍乃有
石級齒齒蜿蜒壁間者徃脩覺寺道也曰姑舍是
尋中徑數折上有亭翼然祠杜工部李供奉蘇端
明方正學方有石刻詩可讀亭後數武爲寶華寺
禮佛畢反自亭出山門左行竹樹純駁夾砌數折
卽脩覺寺寺前雙井一井並一塔唐物也明皇書
嵌佛殿左側巖壁上字方廣二三尺一字各專一
石飛翥沉着且甚完好寻入蜀所見唐碑獨此耳
出寺無所見欲返寺僧指石隙一小徑才容足出
此徑乃有平田大陸復緣磴數折上矗然瞰江者
曰雪峯兩寺乃在其下始悟所云磴去頂四五之

一者第可指脩覺耳非此峯也左眺稠稉山如旅
行而稍居其傍下悉欄視江則已正無所不見不
若初所見江之從其下左方也然從下上脩覺去
江遡遠從脩覺上雪峯視江乃反近舟中所指江
于削壁者卽今着脚處也降自雪峯復遶井塔下
屈曲一二里許不復見所由寶華寺徑矣乃忽得
所謂石級齒齒壁間往脩覺寺道者則今還道也
與初所從徑合徑窮登輿是日抵彭山宿記授弟
恬

是一幅徵仲山水楷畫極細而雅

○○○白雲先生傳

白雲先生陳昂者字雲仲福建莆田黃石街人也所居所至人皆不知其何許人自隱于詩性命以之獨與馬公子用昭善先生詩所謂自天下我友者即其人也其後莆田中倭城且破先生領妻子奔豫章織草屨為日不給繼之以卜汎彭蠡憩匡廬山觀陶令之迹皆有詩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舟傭爨以往至亦輒傭于僧遂遍歷三峽劍門之勝登峨嵋焉所傭僧輒死反自蜀寓江陵松滋

公安巴陵諸處至金陵姚太守稍客之給居食久之姚太守亦死無所依仍賣卜秦淮或自榜片紙于扉為人傭作詩文其巷中人有小小慶弔持百錢斗米與之輒隨所求以應無則又賣卜或雜以織屨而林古度與其兄楙者寓居金陵一日兄弟過其門見所榜片紙于扉者色有異突入其室問知為莆田人頗述其平生一扉之內席牀甑竈敝紙退筆錯處其中檢文詩誦之是時古度雖年少頗曉其大意稱之每稱其一詩輒反面向壁流涕

悲咽至于失聲其後每過門輒袖餅餌食之轍磬
復出其詩泣如前居數年竟窮以死其子倉皇出
見棺衣舁之中野古庋兄弟急走索其集無所得
得先生手書五言今體一帙五言今體者五言律
排律也其詩乎莫能名其自序畧云昂壯夫時尤
嗜五言弟家貧無多古書得王右丞郎誦讀右丞
得杜工部郎誦讀工部周取其所中規中矩者時
或二周旋之又時或一折旋之令筆腐毫研精殫
思今觀其五言律七百首則先生所學所得實録

實際盡此數言矣其云末一卷爲排律亦不存益
謝生兆申云先生有集十六卷在江浦族人家或
亦有據今刻其存者以次賸之論曰明自有詩而
二三君子者自有其明詩何隘也畫地爲限不得
入自縉紳士夫詩的的有本末者非其所交遊品
目不使得見于世者多矣況老賤晦辱之尤如陳
昂者乎近有徐渭宋登春皆以窮而顯晦于詩詩
皆遜昂然未有如昂之窮者也予嘗默思公織屨
賣卜傭舂傭書時胸中皆作何想其視世人紛紛

藉藉過乎其前者眼中皆以爲何物求其[illegible]所
在而不得吾友張愼言曰自今入市門見[illegible]
皆宜物色之恐有如白雲先生其人者甚矣有激
乎其言之也

流離之杜甫力隱之[illegible]不有表章不與六朝
烟草俱湮乎吁亦何益矣

○○○張母小傳

張母某孺人者，海虞張太學商甫祖母也。爲少參某公女，生而溫惠，自其在室時，已具丈夫之識。少參宦遊四方，于吏事疑難有所內不得于心，而外不能決之友者，偶以試孺人，孺人應對卬盡其初終。嘗否慨不喜。少參爲□□亡，開府中無留物，恨其不男子也。無何少參與其配相繼沒。故事守官者其家人憧憧一室中，往來惟饑寒管鑰是問。孺人以一女兒靜踊之餘，親其周身周衣事，誠信無恤。

自此至于歸，皆寄兄嫂息中矣。既適淳齋公，值贅彼累葉後，子姓家衆稍習于爹，孺人入門，思有以易之。謂古仕宦家工于善後者，使其家意願者欲與凡人齊，乃爲可久。令其志已沐習而成性，不可爭也，請以身先之。乃去其故飾，椎布而前，數見不鮮。家人見新婦貴家女簡易如是，爹者悉服改悉從。爲事翁姑備恩媚之誼，處先後宛若間，任必取重，受必取輕，門內門外，魚菽祭養，淳齋公不知𡢃。此得一意于學，既析箸，得專家政，勤約如故。操切會計出入，目之所過，捷于指籍；心之所識，精于握算。臧獲受成事而已，無能有所上下爲奸利，然亦不純用綞法，日用其力，不盡其情。敎其子，卽甫甫之父也，威慈相御而行，學有聲實，凡七試不第，以毀隕。孺人晩暮哀樂情事卒卒，不免憂生之感，從事淨業，蓋其喜爲焚脩好施予，自其天性，至此彌篤。然驟失壯子，以孫爲命，外訌內怵，能願息服，則燈鉢鏇依而已。性沉靜，然一啓口，足爲家誡。嘗語諸孫婦：吾處先後宛若間三十年，如

一日者，無他，惟是交見其常情，而不入溢言，處世之道不出此。其語不煩而確，率此類。今年七十，神明不衰，它無所須，惟不能忘情于立言者，曰：匪以爲名，庶幾言之有文，使後世子孫識其大者，聿脩克念，以保世而已。斯其意可念也。傳而畀藏其家。

鍾子曰：予讀李令伯事，悲之，爲其爲祖母也。今伯母九十矣，更二十年，張子濯鱗奮翼，于以代其父乞身于君，而張子乞言于友，志畧同耳。然令伯祖爲尊養者，豈有旣乎？張子者，商甫也，名國爨，今爲

吳中佳士云

每敘一事來輒作數句以結聚之極色[illegible]

卷之二

○○○城濮之戰

（眉批：真公斷之辭）善制勝者審機執權中有主而外不測操縱在我而于天下無所不用無所不用而後敵失其所以勝此制勝之道也晉文公城濮之戰其謀舅犯始之先軫中之又終之總以善用曹衛爲主曹衛楚之與國楚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也楚伐宋晉不救宋而執曹伯分曹衛之田畀宋以累楚人之心（眉批：較先於近）而宋之圍自解及楚人請復衛侯而封曹乃私許

（眉批：人之所先乱更奇）復曹衛以攜之曹衛告絕于楚曹衛告絕于楚而晉又有曹衛曹衛之形反化爲宋曹衛之形化爲宋而楚孤楚孤而晉之勝楚不待戰而决矣其顛倒不測之妙能使我之伐曹衛者收曹衛而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國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還以困敵國其繩索收放皆在我而不在人譎則譎矣然而不可謂不妙也吁此制勝之道也（眉批：收竪有力）

用人不用于人即此是爲勝籌

○○○董安于

國家戰守之具，有事用之，而無事備焉。然備之一字，自不易言，厚其資費，重其事權，寬其文法，三者皆無事之時所不可必得者也，而怨勞不與焉。然則備遂可已乎？晉陽之圍，無矢，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至丈餘，發而試之，箘簵之堅不能過也。矢足矣。銅少，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

寓矢于廧，寓兵于柱，深心在無心之中，實用在不用之內，既無勞怨可避，而又不藉資費，不假事權，不畏文法，如此脩備，居無事之時，引伸觸類，人人可為，處處可為，而一切委之不可為，可歎也。

官舍如郵，即欲儲備，安從得之？益有見為言矣。

○○○燕太子丹

燕太子丹欲報秦讐。秦亦日出兵山東，禍且及燕。丹患之，問其太傅鞠武，其意固不獨自快其私讐，亦以存燕也。武告以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于單于，自是合從舊局。而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武已默會其意在得一士入秦，以行其刦與刺矣。故進田光，光轉進荊軻，其血脉針線，固皆歸刦與刺之一路矣。光謂太子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語荊卿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

看光此語，其少年為一刺客無疑，而太子之所求于光者可知矣。光自知力不能為，而進荊卿自代，復以一死明己之所以辭太子者，非惜其死，而慮事之不成也。及太子之告荊卿，則曰諸侯服秦，莫敢合從，誠得勇士刦秦王，得反侵地，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于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是太子遣荊卿之意，不專重在刦與刺，而仍歸于合從，不過借刦

與刺以爲合從地耳其節次布置皆以合從始終中間更添遣荊軻刺秦王一段過脉較之鞠武之計曲折反多而謂武計曠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非其質矣此一片苦心密計卽對鞠武時有難言者特其所遭燕秦時勢非復信陵輩之世而才亦術遜之然其一念存燕之心未可沒也

大得燕太子心太子爲不死

就他無意中語言作我印證便死語皆活痴心亦蠢

○○○漢高帝

小勝不足稱小敗不足恨

取天下者在得其大勢不在戰守之勝敗得失也如奕者然妙處不過數着全局在我而小小利鈍不計焉項羽殺義帝漢擊之雖使楚破漢于睢水可也項王怨黥布漢得使隨何說降之雖使楚擊破布可也此楚謀漢妙着也漢王不得王關中封于蜀燒所過棧道以齊王田榮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雖使楚奪漢關中可也彭越及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雖使楚擊破越可也

置所必爭勿廢其力

此漢自得妙着也楚方自貿戰勝而不知漢有天下之局已定于此數着矣妙着有數端焉我與敵之所共敵失之而我得之者曰先着我發之于此而敵不得備之于彼者曰警着敵備之于此而我引之于彼使不得至此者曰鬆着我與敵俱不得與傍出而中起之敵所不利卽爲我所利者曰應着我不求勝而不可敗而卒以此取勝者曰穩着取天下之勢不越此數端而已

漢武征誅一局棋

分獨當時勝負瞭然黑白子之分明

論古者須設身處其地如其人高帝良平何嘗尚得其一職哉則合揣之全任之得其情勢如此處天下事何難哉

○○○留侯

留侯一生作用著著在事外步步在人先其學問操放全在用人立韓後[illegible][illegible]項梁謝羽鴻門則用項伯用樊噲欲楚之勿西憂漢則用齊梁反書捐關東以破楚則用黥布彭越用韓信定太子則用四皓而其大者在全用沛公故子房用漢非為漢用者也為韓報仇是其用漢主意博浪之椎非輕于一試也以為如是而可以報韓仇則亦不必用漢用漢非得已也不得已而用漢又肯使漢得

以功臣待之乎故為韓報仇子房自道出非漢君臣能知之也何為欲使漢知其為韓報仇也恐漢得以功臣待之也漢不得以功臣待之而後可免于何之囚參之醉平之汙信越之族子房于此不無戒心矣故曰非得已也使為韓報仇一語子房不自道出豈惟漢君臣不知即司馬遷亦不得而知之也

（[illegible]）（恒人知得）（識然）（果勝[illegible]一籌）

有胸如日纖微畢照

○○○卜式

卜式以奇取人者也奇之爲用在乘其急而捷得之一不得則與盡而意改故其道難于持久今式輸家之半助邊不願官職不願報究奇矣數歲不報而田牧如故也持錢二千萬給徙民如故也外繇四百人盡復于縣官如故也爲郎而牧羊如故也御史大夫之爵使人主自予之而已若無所取焉故古今善出錢買官者未有如式者也不難于奇難于其奇而能持久公孫弘鐵人也駁之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然卒不能出式發中式之澀忍出弘上遠矣至已得御史大夫而持論駁鹽鐵船算欲烹弘羊置身于諸利臣之外而出其上一生役徂以持正終何其工也觀其操放進退蓋得老氏之術而用之者也

以役于牟利者轉而役取于祿與名其奇亦其役也

○○與林少嚴座主

去歲聞三兄邑試前列遊泮可必矣及胡先生之來始知偶落孫山外心甚念之惺觀少年英物亦不必以早得一青衿爲福養成羽翼飛鳴一朝愈於久淹鄉校頓令與往之氣也如云借此爲門戶光仕宦門戶豈必待一青衿而光邪惺栖泊金陵樂其山水近家君亦乞得毘陵廣文父子相聚全家在此頗以文爲生非惟作官念頭灰冷即生子亦作第二義矣人生富貴子孫原以奉我者求之

未必得而又以苦我神豈不添一累邪此言似老師慰惺者而惺能自得之又可省老師一憂也讀書作詩文一事老師無一書不以爲戒此父母之心又以戒元傾先生此朋友之誼也宿業前債除之不易有甚於富貴子孫之念者且舍此亦無娛生之路老師近不能得之於元履而遠能得之於惺乎此其故可知也三年中將正史自左國起至宋元流覽泛觀勒成一書名曰史懷取謝康樂懷抱觀古今之意於古人經世之旨頗有所窺極知

可見消大志

勞思有負教養但年來精力十倍往時日月又週薄福之人坐而消之不免生災有操相人術者云慳官祿未發第骨法帶勞慳所畏者勞也願以官祿易之不可曰讀書作文可以當之是傷老所欣然樂從者也不識老師以爲何如試與元發質之

轉展伸出自已主意負獨行其道者

得失自知說無回護

○○○與高孩之觀察

向捧讀回示辱諭以慳所評詩歸反復於厚之一字而下筆多有未厚者此洞見深中之言然而有說夫所謂反穀於厚之一字者心知詩中實有此境也其下筆未能如此者則所謂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見也何以言之詩至於厚而無餘事矣然從古未有無靈心而能爲詩者厚出於靈而靈者不即能厚弟嘗謂古人詩有兩派難入手處有如元氣大化聲臭已絕此以平而厚者也古詩十九首蘇李是也有如高巖浚壑岸壁無階此以險而厚者也漢郊祀鐃歌魏武帝樂府是也非不靈也厚之極靈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靈心方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若夫以頑冥不靈爲厚又豈吾孩之所謂厚哉曹能始謂弟與譚友夏詩清新而未免於痕又言詩歸一書和盤託出未免有好盡之累夫所謂有痕與好盡正不厚之說也弟心服其言然和盤託出亦一片婆心婆舌爲此頑冥不靈之人設至於痕則未可強融須由清新

原缺第十四葉

人厚以救之豈有舍其清新而即自謂無瘕者哉何時得相聚一細論之

靈以資勝厚以學勝靈厚則資學兼而無瘕融其痕則資學渾于無迹矣作詩至此不可思議

○○○與譚素臣兄弟

本求素臣先作太易狀為志文地讀素臣狀反使我誰手不得小巫行遜如此然又不敢不作太易才鬼寧不畏其屍視也太易平生坎壈惟有作詩一快最不當諱言詩舍此無可志矣又不必諱其罷諸生他人諸生不可罷太易諸生可不必不罷生太易諸生不可罷死太易諸生何不可罷且太易罷諸生自是世界不平事不平便是奇奇事當傳平事不必傳也又不當諱其罷諸生作六等吟

人間最不得意之事太易取為最得意之題最得意之詩此一段尤緊要不當諱凡一切口語罪過弟當任之太易開此亦當鼓掌地下足下兄弟在太易死友中為密戚故不惜刺刺不已記曰必誠必信勿之有悔恐不獨為周身周衣計也

憤激中具奇幻想

深心文字者

妙原在不盡

憐救人心兄與才士

○○與譚友夏

奇俊辨博自是文之一種以施之書牘題跋語林說部當是本色至於鴻裁大篇深重典雅又當別論正恐口頭筆端機鋒圓熟漸有千篇一律之意如子瞻所稱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患最不易療又文字一篇中佳事佳語必欲一一使盡亦是文之一病不爲大家國朝工詩者自多而文不過數家且不無遺憾以此知文之難於詩也兄兼才大力故不覺備責而厚望之

讀此識所以爲友即識伯敬之文

○○○又

贈詩四章恐莭中山川所不經見以此悲世人心不小不能下一友夏心又不大不能容一友夏也

汎瀾百折

○○○又

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細看古人詩便不暇詆今人也思之

靈巧○可杜妄語兒古端

大與山人望衣

宛轉諷州婉服其其

○○○與徐惟得憲長

朱翁貧老足跡半朱門口不及事亦有守人也比見其冬月無絮哀之其貧士不能爲之地而卹其家中窮苦狀有十百倍如衣無絮者此一端猶非其所急特口不肯言耳尤以宿庇宇下飲啄恩多不忍以饑寒言辭頻發諸口以愁仁人之耳其通家年少訟翁欲聞此言此狀故代言之口惠無實借手任德洪甚罪甚

尺幅中多少轉折熱挑冷撥極是動人

○○○與井陘道朱無易兵備

記明公五月書中有云不肖以詩歸招尤初謂事理不甚關切疑風聞之誤久乃知其有之夫不肖性疎才劣可以見斥之道甚多至詩歸一書進退古人怡悅情性鼓吹風雅於時局官守似不相涉徐思之乃當事者不忍過求於某斷其進移之路姑擇此微罪罪某而又不甘處已於俗分此美名於其目中亦曾看過此書者此則自處處人之妙其中真似俱不必深論者也若真以詩歸見處則

此一書將藉此一語口實以傳某以一官殉此三書且有餘榮彼其之子何愛於某而肯為此乎一笑一笑

亦抑亦揚其排調何啻髯蘓

○○○與陳眉公

相見甚有奇緣似恨其晚然使前十年相見恐識力各有未堅透處心目不能如是之相發也朋友相見極是難事鄙意又以為不患不相見患相見之無益耳有益矣豈猶恨其晚哉

可為貌交徒慕者針砭。

作詩律衣

與好安樂窩

○○與弟悋

詩。合一篇讀之。句句妙矣。總須有一段說不出病痛。須細看古人之作。詩歸一非。便是師友也。慧處勿纖。刻處勿癡。清處勿薄。皆此種才情骨韻。當鍊之成家。功名富貴。皆有[illegible]此物。終是路遠味長。晚年骨肉。便用此爲安樂窩也。近來非惟嗜欲淡薄。即生了一念。亦付之天命矣。今生報國。固其不念。幸而得[illegible]歸爲樂生之計。所謂樂生者。此物是也。可存此紙。以見我志。併與譚友夏看之。近

有五弟草書不減古人。謂亦必傳之業。書牘朴而有法。此皆天賜。非人力也。頂戴頂戴。惟念及骨肉逝者五內俱裂。

淡遠可想。超然胸次。

妙語

見安命訣

○○○與郭篤卿

往時入蜀者。道荆州則過潛江。可圖一晤。而此番欲取道夷陵謁座師。又往承天謁陵。故遂不能由此道。歸途或可耳。弟平生不喜星相。尤不喜星相之極驗者。凡以人生禍福妙在不使人前知。若一一前知。便覺索然。且多事矣。弟所知陳生。則星家之極驗者也。以弟不喜其術。欲去而之他邑。想兄與弟同好惡。亦應不喜此術。而世上如我兩人趣尚者。百無一二。則陳生之遇者百而不遇者亦一二也。幸隨分推薦。但莫爲之鍾伯敬一流人耳。一笑笑。

舒蘭　先生文。有一波未竟。一波又興。一峯方轉。一峯又出。令人不暇應接。而尺牘猶甚。

絕妙詩評詩評中未易得此

○○斷香銘

斷香銘者銘吾友蜀人劉晉仲之婦尹氏之墓也君諱紉蘭敘州府宜賓縣人大叅尹子求先生之女也記己酉予以莊子狂走白門先生爲南職方郎嘗爲余言其壻劉郎七歲能詩劉郎者給諫劉所公仲子郎今所稱劉晉仲者是也安知其有女慧如是然其時猶然女兒習玩不知書既歸晉仲見晉仲妹文玉詞翰妙敏心悅而好之相與爲友始讀書稍稍爲詩精神起落常出人外佳處不必

由思思者反是無關繫處久之從晉仲官尊公於燕由蜀江出峽由峽入江由江達運河峰樹迷迎烟日爭讓舟行遲緩可以爲家得意爲詩其篇時全時缺缺則聽之缺於此或全於彼有絃摧柱折援他琴以續之之意予讀其詩骨散神寒音節淒幾如病葉偶然從風而墜或中冒之附枝翅鳴不能自致於地如晴泉之阨於石而不能自竟其響此斷香之旨也至燕亦有詩全缺如之久之意忽忽無主有秋冬氣晉仲憂之曰我亦不知至是亦不甚作詩作亦不以示人晉仲檢其枕中所藏如其全與缺而存之頃之卒年甫十九鍾子曰世所不常有者才人所不可無者友才而爲我友友而爲我婦婦而才相當哉晉仲以爲能永乎不能永乎

情深語一折如九疑在望劇山悲

銘曰丈夫才而思敏之例其在女子之躬也好友在四方而造物或收之劉其在閨閤之中也劉子者情才乎求友乎情乎才能尋香於落葉晴泉之閒而跡其所終也乎哉

敘處處處悲銘言言言悲絕

班姬讀此可以無恨

○○○扇箑銘

藏汝逝汝。汝曰棄捐。吾烏見夫僕僕懷袖者之能終其天年哉。

是扇銘。

○○○王永啟像贊

永啟小像作秉燭夜遊圖葢六七年前所爲。丁巳正月鍾子客金陵出而索贊於是與永啟別八年矣感而題之曰。

[illegible]

始吾見其太美幾不以爲王子矣。王子曰子試思八年前之爲王子者與此似不似也乃瞿然後以爲王子念其所以致此者雖吾與汝秉燭之遊又烏可已。

○○○沈全吾大參像贊

文亦具煙雲之潤者[illegible]之[illegible]

神蒼蒼如木在霜煙日潤之不槁其芳畱磊磊如石在水苔藻繡之其章有斐嗚呼君子哉文質彬彬詢仰之矣不敢求之於今日也曰古之人古之人。

○○○鄭公履像贊

公履索予贊而義不受諛贊曰。

[illegible]

彼姝者子使人不敢以爲美則世所稱美矣夫者支離僬僥而已嗚呼彼是因彼

○○○自題小像

萬曆丁巳。余年四十有四。始畫一小像野服杖

松下。松又友人胡彭舉所補題曰。

顏胡以不少余不以此始也服胡以不宜余欲以

此止也胡子曰置我於長松之下知我者胡子也

○○○又

以若人而野服杖松下。其誰曰不宜舍而求所以

簪紱之故余亦不自知。亦既簪且紱矣如是而有

溢思天與人終不益汝一絲又將汝瑕疵戒之哉。

視此野服杖松下者念玆在玆。

○○崔徵仲像贊

予處閩天萬里子來燕。既見止共長安數見難披

子像意亦歡吾是以遲遲其題而不子還。

○○畫靈璧石贊

吾聞靈璧以音見賞畫則肖形。厥音安往聽於無

聲天際之想

○○○蘇弘家中丞像贊

於戲是其儼然者爾耶。溫耶日擊之斯須而已存

口道之累月而不得一言益惺之去公近者目也。

去公遠者口也。悠悠忽忽在前在後於戲其人之

天又安能爲吾筆舌有耶。

○○李宗文像贊

世之未見予者妄意其爲偉丈夫就其貌則瀏閒

宗文之風者以爲洮洮清便覩其人則癯。人之精

神偶寄于一軀觀者烏可爲是拘拘

轉不脫見說此數語　寫意已妙絕　有典且大雅　[illegible]　言外有餘地

○○○圓通菴募緣疏

夫多藏致埒病坐堅癡廣勸博祈道惟堅苦然有善知識無愛髮膚何待沿門持鉢乃大比丘詎辭心力務求遍地成金離之俱傷合則雙美機難兩遇事必相須圓通菴者去鎮二里許村而近市僧多雜俗宗僧性慧始事荊披遽勤拮据感龍象之並冀信者之哀荀能開大歡喜之途終嘗獲不退轉之效在募者小或丈室大至須彌何分簷依在施者多而太倉少雖粒米豈有缺圓以茲堅苦之忱破彼慳癡之性念惟各盡功則同歸謹疏

姸雅中巧于誘掖

○○○題三明和尚募積經疏

僧誦經未必解有經未必誦有經不誦誦而不解故其經曰積積之爲言近於無用猶積錢不必使而或有使之積書者不必讀而或有讀之或有使之或有讀之則雖不必使不必讀而不可不積也明矣今檀施者雖有志心信向見其積而無用則施之念不期怠而自怠不知寺有經使人望而知其爲寺有經而僧能誦使人望而知其爲僧如金銀土石膠漆作佛形像瞻禮者以爲佛而忘其爲金銀土石膠漆則其用亦大矣故積經者象教之意也誦經不解賢於不誦有經不誦賢於無經則雖知其積而無用亦可以慨然施之而不疑矣況僧如三明者信斂人也非誦經而不解及有經而不誦者乎

繫鈴脫鈴妙有禪解

代薊遼東陣亡將士疏

士志死綏。本不暇於致悔。人欽畏葸。何煩代彼興哀。要使廟謨無失。律臧而協。師貞兼之。邊計得全。嚴翼以供武服。貔貅熊羆虎豹之徒。以赴矢石鼓鉦之役。勝則為功。固有尊周攘夷狄之效。敗亦無愧。要非全軀保妻子之流。敵王所愾。為國之殤。如此而已。又復何怨。乃若建虜鴟張。全遼魚爛。養成在數十載之前。而欲折於今茲之一旦。決裂豈二三臣之故。而專望于最後之數人。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兵食信之難言。知者不必行。行者不必知。戰守和之無據。甚且致之必敗之場。阨其可成之會。時當致命。何異一毛。將不成功。徒枯萬骨。雖免偷生。同爛額焦頭之衆。亦多強死。非甘心瞑目之人。以茲忠勇之魂。反作幽冤之氣。或上動乎人天。恐逆招夫水旱。則死生之在諸將士者。固為匪輕。而災祥之關我國家者。尤為不細。其等敢聞國恤。舍杼軸而他求。仰仗佛恩。冀津梁之普度。

一片忠憤之氣。盡于言中。亦不盡于言中。

祭同年彭用九文

萬曆丁未春正月。同年九疑彭君以計偕入都。客死。于是楚同年生集都下者。為之含斂。周身周衣。必信必誠。其邑子同年生鍾某。獨以廬居不與。越數月。而平頭持其喪南歸。浮淮達于漢。始返首丘。鍾子乃以束芻絮酒。哭君之靈曰。嗚呼痛哉。天乎。子今長已矣。余弱冠與子同時受知于溫陵林明府。而同綰于都試。兩人故自如。越十年。而余與子同舉于鄉。乃有追頌明府知人能得士。而兩人亦故自如。子剛腸悁性。高視濶步。知子負絕人之志。經世之才。而疾惡如仇。處儕太峻。齒敝舌存之戒。余恆私為子雋憂之。而公為子巽言之。癸卯冬。與余計偕北上。共眠食者四踰月。察子有清羸之疾。而性善怒。恆慮子非攝生之道。余恆劑以疏緩。子亦稱我。數月不見喜愠之色。自以為不余及。譏讓僮僕。恆為余一霽。怒知子以我為子西門之韋。而余性疏。子能密。余性闇。子能察。余性惰。子能督。使吾治生居職。終身與子俱。可以無敗。余未嘗不以

子為吾安于之弦也子甲辰下第疾而歸歸而又疾且有非意相干者吾以瑱為規戒子忍以居辱怨以御下畜以養生晦以銷妬無已而移書友人轉屬子智者舉事勿為親厚者所悲而為怨妬者所快垂涕之道其言絕痛今子果有今日余不幸言而中予生不有命在天乎何親何妬何悲何快乃使子客死連戶痛哉痛哉丈夫不死牖下使婦人行哭固當子所未能了手者有二尊人在堂可奈何可奈何子遺孤六人嘗有成子志者余輩今

日假蹇青衫身自寒士姑不能授人以手請無以口惠誑子以子之竊後死者異日稍能自振見子諸孤所不下羊舌之泣心力所可盡使有如彥昇兒冬月葛帔遭父友于道者生何面立天壤死當何以見子地下乎子之英爽當不遂隨肝膂朽腐化為異物焉其聽而記余言

字字肺腸言言肝膈泉下也應心慰

○○○白門告先靈文

嗚呼惺容白門五年矣歲時伏臘非敢忘先靈也亦非以弟姪在家足供蒸嘗而無救之祭客中遂不必設主也惺之在白門也客也年年欲歸歸而率弟姪拜於家祠旦暮事耳作旦暮之想而不敢為歲月之計則亦何忍請先靈於數千里外勞其往來於旦暮之頃哉不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其為年者五矣今且守官於此矣官則不同於客去住不能自主雖不敢為歲月之計而豈能復作

旦暮之想哉用是於今歲小除之夕暫為位於惺官舍請降臨坐如在家者然嗚呼禮以義起情由禮申居官有祿生則迎養沒則迎祀神氣無不之也惺在此惺在此幸勿怨恫於靈之不能來來而無所依哉

不情者讀之一片鬼話多情者讀之一片深心

○○堂祭本生父奉政二府君文

惟府君身心言行非惟家有乘鄉有評即神鬼亦欽之矣惟是今夕之奠以骨肉之情處哀慘之會今夕之言亦惟以告哀而已遑及其他哉痛念府君遠勝兒孫別日多而聚日少照顧歡樂壽勝短而成時長隱痛難言衆情莫代且可無出而竟出徒爲掩地之呼欲先歸而不歸自取終天之恨生惟五子没止二人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者果否侍泉臺之側事死事生有慚祭養者徒然居人世之

甲無幾有堂何繇升屋嗚呼哀哉尚饗

嗷嗷喊猿之聲。

○○堂祭二弟叔靜文

嗚呼弟没三年餘矣今乃與其婦同穴惟爽亦從焉弟悲乎樂乎人爲弟悲乎樂乎嗚呼何可言哉弟之兒女分寄于弟兄有似嫁娶之已畢弟與爽妻近依于父母庶幾伏臘以同來無子孫而有朋友無官爵而有文章叨生有祿之家而奇窮如故頗賦無營之性而隱痛自知所有者世所不甚切之事而人或分之不能所無者俗所共相爭之圖而爾且爽然不屑總之予奪之時天亦不能定爾

之善惡榮衰之際子必不肯隨物以悲歡家譜之作亦嘗勸我早成兒錄之名夫豈自知先列同生者之所共觀而不及觀後死者之所不得而反先得外而執友謂遠勝于世壽之頑癡內而周親謂終不如天倫之姚孺嗚呼何可言哉兄弟五人去其三地下多于地上怙恃二親撫其一事死愈于事存惟弟居家之期已短而短莫短于今宵住世之算非長而長莫長于來日挽郎莫致高歌懼見笑于才鬼記于偶煩妙筆聊一揖于羣仙嗚呼何

可言哉。尚饗。

蜉蝣世路。亦哭亦慰。

○○○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志冊子

富者餘貲財，文人饒篇籍。取有餘之貲財，以求篇籍之妙者而刻傳之，此事甚快。非惟文人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然而甚不相值者，何也？非人也，天也。奚以明之？貲財者，造化之膏脂；篇籍者，造化之精神。後膏脂以洩其精神，此其於事理兩虧之數也。人不能廿，而造化肯聽之乎？故曰天也。嗚呼，此貲財之所以益羨，而篇籍之所以益晦也。友人潘景升者，書甚多。所緝三吳越中雜志，事辭深雅，心力精博，益地史之董狐也。嘗刻於好事者，而多不能給。予謂此雅事也。昔揚子雲作太玄，蜀富人賫錢十萬，求載一名，不許。今開口向人，已出下策矣，況言之而不應乎？錢受之曰：今天下俚詩惡集，闒咽國門，此其剞劂之費，豈非貲財所爲乎？予曰：此非造化精神所存也。無損於精神，而徒用其膏脂，虧其一焉，或亦天之所不甚忌也。

詠宕靈蟀。一珠九曲。

題魯文恪詩選後二則

如此方是選手

覩古人全詩或不過數十首少或至數首每喜其精而疑其全者或不止此其中散沒不傳者不無或亦有人爭選之不則自選存其所必可傳者而已故精於選者作者之功臣也向使全者盡傳於今安知讀者不反致推信明之譏乎予喜誦鄉先達魯文恪詩文庚戌官燕曾從其孫雎寧令乞一部欲選之爲湯嘉賓太史索去遂不果壬子譚友夏選刻之金陵至九十首精矣該矣予讀之喜焉

敬焉有弘正名家所未能入其室者使予讀文恪全集固未必其喜且敬之至此也刪選之力能使作者與讀者之精神心目爲之滑移而不知然則友夏雖欲不爲文恪功臣固不可得也或曰作者如文恪而後之選者不必如友夏若之何予嘗與友夏言矣莫若少作作其所必可傳者選而後作勿作而待選吁談何容易哉

楓落吳江冷隻句則珍全集則棄集固不貴多也是刪削之法

自題詩後

我用我法

李長叔曰汝曹勝流惜胸中書太多詩文太好若能不讀書不作詩文便是全副名士余憮然曰快哉快哉非予不能爲此語非我不能領予此語惜忌者不解使忌者解此語其欲殺予嘗甚於殺我然余能善予語決不能用予語予恃予語歸爲予用吾與日且用予語數日後舉此示友夏友夏報我曰長叔語快子稱長叔語尤快僕稱長叔與子語快者語亦復快夫以兩人書淫詩癖而能嘆賞

不讀書不作詩文之語則彼能爲不讀書不作詩文語者決不以讀書作詩文爲非也袁石公有言我輩非詩文不能度日此語與余頗同昔人有問長生訣者曰只是斷欲其人搖頭曰如此雖壽千歲何益余輩今日不作詩文有何生趣然則余雖善長叔言而不能用長叔決不以我爲非正使以我爲非余且聽之矣

惜書太多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文太多善易不言易也兩人自具玄賞

鷟翔鳳翥迴旋多姿

初而進之驚風無勞

太史公亦魔心成

經下邳圯上受書處題

未託素交先呼孺子以傑役而加國士若子弟之應父兄亦倨亦親非真詐戲篩語盡於役書之後者淺意藏於受履之先者深行徑頗殊機鋒相退業已道存於目擊豈惟氣折而心開乃云强忍相從初尚愕然欲毆夫乃以市中作少之腹而窺圯上英雄之心千淺哉太史之言未免文人之見經途感事懷人賦詩用抒斯衷兼訂背獻云爾

千古知心

王季重先生小品敘

湯若士敘先生小題謂天若異之者三夫制舉小技寧足盡先生哉先生更有不朽之業可金石鐫之梨

棗壽之者其膽魄如心髮如筆舌轆轤如奴風僕雅何嘗盡廢老生常談而類能破腐爲新粧點處頓漸塵色而其借靈山川者又非山川開其性靈先生直以片字鏤其神闢其奥抉其幽鑿其險秀色瑰奇蹋其巔矣若夫弱冠策名人每易爲驕心浮氣所乘而

先生又何如異哉吾則謂人巧自可以天工奪又寧受天異也執鞭之心雖切識荆之願未酬不獲盡羅其箴銘贊跋菲誦之聊以

此飽飲河之腹云爾

壬申臘月錢塘陸雲龍

雨侯父題

翠娛閣評選王季重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翠娛閣評選王季重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序

記

說

紀遊

翠娛閣評選王季重先生小品卷之一

山陰 王思任季重著
句章馮元仲次牧甫選
錢塘陸雲龍雨侯甫評

○○○齊草玉去越吟序

謂齊使君曰君之去越也君知之乎君赤子也更復長者風流文采疎腸白意欲以清淨宜民耳遂條戚施之間君不善也天下忌才忌異久矣古來文士定無烹官之理豈盡屬蚓官哉人久處君於刀砧猶發其尊俎而不自知此君之所以爲長者而又赤子也長者赤子人以此少君而臣獨謂君多六月之息三宿而行越既重去君君又復重去越亦必皆以赤子長者諒君之無他也夫砥石可以攻玉浮雲黯藏一洗而天根乃見臣願君之無懟也君不聞吳中之魚政乎近日吳中鶴政亦不用理亦既溫溫守度矣監錄事大統一至便當然盡稍故屑又一能佐史至矣然則君之此行正默飲之日也願以所吟毋出示人也

如泣如訴有剝那不平之鳴齊守不堪讀也

世說新語序

讀史記之後。或難爲漢書。讀漢書之後。且不可看他史。令古風流。惟有晉代。至讀其正史。板質冗木。如工作瀛洲學士圖。面面肥皙。雖略具老少。而神情意態。十八人不甚分別。前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嵩羅晉事而映帶漢魏間十數人。門戶自開。科條另定。其中頗置不安。微傳未的。吾不能爲之諱。然而小摘短拈。冷提忪點。每奏一語。幾欲起王謝桓劉諸人之骨。一一呵活眼前。而毫無追憾者。又

說中本一俗語。經之即文。本一淺語。經之即蓄。本一嫩語。經之即辣。蓋其牙室利靈。筆顛老秀。得晉人之意于言前。而因得晉人之言於舌外。此小史中之徐夫人也。嗣後孝標助註。時或以經配左。而博贍有功。須溪貢評。亦或以郭解莊。而雅韻獨妙。義慶之事。于此乎畢矣。自弇州伯仲補批以來。欲極玄暢而續尾漸長。效顰漸失。新諧遂不能自主。海陽張遠文氏。得善本于江陵陳元植家。悉發展翁之隱。黜陟諸公。揀拔各語。詮但取其疏。評則貫其傳神。義慶幾絕而復壽者。遠文之力也。遠文精嗣何氏之補。別具一帙。使其堂廡具在。而新語之事。又于此乎畢矣。嗟乎。蘭苕翡翠。雖不似碧海之鯤鯨。然而明脂大肉。食三日定當厭。夫若見珍錯小品。則啖之惟恐其不繼也。此書泥沙既盡。清味自悠。日以之佐史漢。久可也。

世說一書。幾令死物復活。亦令悶胸欲開。化卜爲文。轉淺爲蓄。文嫩爲辣。劉郎苦心妙手。功烈可銘千古。

〇〇〇苧蘿山藁序

叚孝立名噪越中㝷不得其面門人沈逸少數爲予言是文長之後一人㚅幾晤言在泄雲飛水之際也不意孝立被白玉樓奪去今年其長公亢倓出遺藁見示敘之以仲醇復申之以道之而孝立之鬚眉具有生色天寒耍其煨芋酌䤈竟讀其所爲藁者則何其縱橫佚宕奥衍沖邃之多也世無仙才不得不逃之于鬼世多庸才不得不託之于聖孝立骨有九還之丞服如五色之絲詠古題今

攷文徵事悉根于氣識之玄正益飄飄乎其欲仙而渢渢乎其將聖也試以向偷父劣生果能凌駕一篇而縮歸一語否使孝立再得俛首十年老其雄䫲于綜雜伏雌之後則臣奔奴歷媵嫁詹山俱未可知而惜乎天欲祕之徒使黃泉繡碧已矣是藁也以苧蘿山得名苧蘿山豈獨出佳人哉

冷然韻短令人思長

〇〇〇茵花館詩序

惟明者信惟淸者貴此相因之理也月之易催也秋之易感也皆其心之淸明而無以飾之爲也飾惟者不愉飾感者不慘無論疑信即笑哭之中貴賤遠矣淵明一葛巾其所爲詩衝口而出不須修斧裁幅而坡老以爲極腴極綺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盡出其下坡老作詩一生未嘗有所摹擬獨至淵明詩一字一句皆可以手摺得而擬之和之不啻如雲璈帝鼓然仰卯君亦謂乃兄詠陶之後

詩學大進是不惟好其詩也泃好其人也哉信之則貴之矣里中祝金陽先生岸潔矜奮古正不阿通頴儁閒日鐫心入杯酒之間偶及一事則顛末興同姓名鄉里具無謬誤淼應奉陸績之流也曾令名邑典大州稍不當意掀髯而歸淸風兩袖丞日一卷借竹於鄰席花於樹奕嘯自適絕不口家人生業聊則短詠長吟不拘體不泥法不蹈古不逐今以自發其性情之蘊而成其爲金陽先生之詩然而格韻稜嶒神機疎灑自然有建安大曆之

致其才本高而學識又足以濟之三長不獨兼史也然余之所以心䶩先生者更謂其識在人外淵明令潯陽一擲五斗米終身隱暨東坡在潁州讀元載傳以八百斛胡椒竪軀抵鵲益嘆栗里之高而作詩以美之先生前令潯陽繼知潁州何所符之巧也然淵明之詩涪翁猶謂其帶性負氣而杜老亦諱其千村懷抱先生出處和平邀遊都雅雖之俗生後輩之伍絕無凌厲矜亢之心每酒乃公數鮮出酒陸賈兄弟太丘父子不言而孝弟仁讓

王季重集　卷一　七

之風穆然銷人鄙吝是先生之胸襟塵情客氣毫無沾染更有高於柴桑者宜其聲之亮以清也先生詩出自有能貴先生而信先生恭至於和之擬之僕之沉湎正若望而血懸而豈其和之擬之之人也耶

綺思儁舌每一披讀輒神欽意遠

天台已入寸楮

筆本俱分予之妙

靈巧新幻

師威郁烈法

○○雪香菴詩集序

芳谷使君袖天台歸鈴閣紀游詩並出幾十語耳遂覺赤城之霞蒸爲五色石梁之瀑瀉於長江瓊臺雙闕之錦天鐘鼓鳴而羣仙往來笑咳在雲氣一時字丹紙貴願傾使君之儲使君不能祕也于是雪香菴之詩集出菴貯千椰中而顏則以唐人三月飄絮語不負此菴矣讀菴中詩想菴中事大都天地山川人物典故之幻互衆之則來偏執之則阻其來也來于鮮墨不來于枯管詩三百賦者

王季重集　卷一　八

少而興者多興者少而比者多蓋詩本于易須擬之議之而成其變化安得以七子調掩于鱗之論詩乎自謝家女形絮爲雪使君譜一香字遂擴之爲巳有柳本地綴也忽作天想雪偶月喻也又作奔觀文章家割補取氣亦何所不至然使君與才自與靈洞其胸臆其目曾吐彌成之石更夢運令之花故所衝口發書滔滔霍霍音即舉柳事形至其詩麗山雅谷施澤撲河不足以盡其該博王恭春月張緒常年不足以儗其韻姿翠蓋雲圖玉

千風楷不足以標其麗雋折簡束蒲依依嘩嘩不足以出其感歎目翳溺蹕肘生觀化不足以當其游戲彭澤署衙激水聽鍛不足以肖其孤上朱衣祇露漢苑眠人不足以示其譎奇殆有異眼別腸亭亭自命者較之西堂春草吳江楓落未知賞識誰屬後先也使君守我大礮即託寄秩掌而雲梢鳥背之意時時躍然一訪咫闈爲我題驅來山而去似袍笏巾車間具多韻灑其性情玄逸趣在言外故能詩也昔人讀空翠濕衣月明花淸之句輒

云得天趣問何以識其天趣曰能知萬何所以奇韓信則天趣可解如此可以味雪香菴之詩矣

合惹雲草讀覺花竹扶蘇橫胸刺眼文與可之成竹非奇謝道蘊之咏雪非麗

沐字剏新色　竹之翁拍　三種筆意

○○○惹雲小草

草木中有竹人之仙也鳥之鶴也自胎亂以至于禿其情瀟影晩無有不妙者梳風則冷飾月則幽棋雪則韻纏雨則閒此天文之妙也綠光蔣塡湘浦輞川朱畫老秋禊亭酒谷此地理之妙也宜吾廬宜禪室宜翠袖倚暮宜紋杯落子之暹宜丁丁出塢宜青眼人箕踞或不通姓名來諷嘯此人事之妙也而所不樂者書南山之判寨狐子之口作介蒲之醉規閑僧之漆又如近日主肉鼓吹伴

僞負笄刎心瀝汁記由塗油甚者刎茹行藥刻粉留題又有明正先生一所謂煩便來借資曰淸曰山曰虛曰節等事而竹無可訴矣汜人吳爾常瀟疎逸濟訪我釣碣以所爲惹雲草相教赤稻正攻峨水忽數情瀟影嵬之間人與言俱妙仙耶鶴耶而爾常愛竹竹亦愛爾爾竹中人二箇一顧幼陶一支小竹皆高士東籬之箭也夫物我皆好必無二觀一日之內不作雲想則塵肉肥重坐對此君自有飄騷欲上之意爾常題之爲惹雲者也若

曰層霄龍化止聽驚雷此語頌借資之又下者也
兩常不欲與之把臂矣
是竹之雅俗苦樂語瓶花諸語輸其簡

嚼墨閣近藝序

銳頭通臂趫捷精猛之將提生人市戰其勝氣飛
呼足以撼眾萬馬然是等猘子代或數出其戰也
得失相半而失每不償得至于沉雄耄宿虎目耽
耽進有懼而退有規一矢一鏃都無妄費古今惟
王翦趙充國法老而用揣稱名將第一蓋其神藏
高厚不在機力間爭鍔驍也襄見可嬀茲集出屏
東之海血翻碧掣食其皮者咸縮栗而勝之予獨
以爲繩墨以爲影削愈飽之而愈古文章之道歟

則可塗飾則可洗伺則可裁直則可盡勝則可怨
自北地以來名人轟起執此繩之吾俱不能無福
心焉文章公事也亦我事也我有寸心安能承奉
眾口哉見可芭採玄黃象窮科斗天下國家之故
山川萬物之情稱玄儒墨之貫盡宜𢯱汗弱毫而
點崖布置正大確然不肯徇人亦不樂爲異徙徙
于峯回境轉時飲石沒羽栢耗藤稗令人不知所
以攀援而但曉其一良蒼勁之景譬之秋悲春醉
人自中之而一時未喻也吾與見可同師門少見

可年歲。不啻嚴事。不宜戲見可。無論其腹笥便便
千古自貯。即其鼻卷𩑈戟如蝟揷。亦時時有老
驥伏櫪之意。見可翱翔中外。節鉞之望。赫然。勇敢
尊風收拾。稍一長閣。哀眺六溟。周侁池事。顏之曰
毀墨。日吟嘯其中。續有著作。仍以此名篇。將無謂
舌眼玄行。黑雌善下。我且為丹穴聖蛛。自茹之而
自衒之耶。若曰當今之世。為烏鯽者什九。為鞠逼
者什一。欲作吐魚。蒲從蘇姉。吾不難效斑氏之嚮
噴。而願矢翟子之放蹝云爾。此見可之明癖。見可

亦以敎冲也。吾秋盡欲臥見可閣上。啖海錯百種。
談兵說藝。餠餘十日為期。黎火烟寒。見可饒能自
辨。若金壺汁盡。其刳心瀝血者。必王郎也夫。

談文處。直是熟知斯文痛痒人。

○○○游喚序

不刊之論

奇談驚座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事𡖊矣。而又必生人以充塞
往來其間。則人也者。大天大地大山大水之所托
以恒不朽者也。人有兩目。不第謂其晝視日夜視
月也。又賦之兩足。亦不第欲其走街衢田陌上長
安道已也。尾一歷而人之識低。城規而人之魄狹。
天之下三山六水土處一焉。上之中蠕蠕揆動
以盡其疆陽。是惡能破蜂之房而出蟻之穴耶。台
蕩諸山。乃吾鄉几案間物。今年始得看盡。歸以語

人皴信相半。彼其眼足在胸中。自立一隔扇耳。司
馬子長聰明絕世。循曰無崑崙。劉夢得初見天華
以為奇。盡後識九子而悔其言之失。賢者如此。是
安可以責蠕蠕揆動之百姓乎。夫天地之精華。未
生賢者。先生山水。故其造名山大川也。英思巧韻
不知費幾鑪冶。而但為野仙山鬼蛟龍虎豹之所
嘯據。或不下而爭之非樵牧則緇黃耳。而所謂賢
者。方如兒女子守閨閫。不敢窓牖一步。是蜂蟻也。
尚不若魚鳥。不幾於負天地之生而羞山川之好

耶病老將至秉燭遊遲鄒[illegible]言山行一度[illegible]五
年塵土腸胃吾欲七千由旬中賢者共識其土無
被塵土竟埋其眼足也作游喚
山以人名山因山廓游固不可少勇無子長[illegible]
亦不能效之靈耳若　先生諸記大有造於山
矣

○○○徐伯鷹天目遊詩紀序

嘗欲使吾目每歲見一絕代麗人每月見一種異
書每日見幾處山水逢阿堵塵邦遇紗帽則逃入
深竹如此則目著吾面不辱也徐伯鷹鐵脊萬丈
突中時魔大蘇出鎮短後削歸絕無矜拂之意每
至我草亭談諧索酒去對命指千萬峯輒半晌凝
去無何伯鷹出走兩月不聽忽從天目言旋以記
繪其像以詩紬其神吾讀之若瀑落冰壺若霞飛
鶴背若半夜招提妙香清梵耍魂猶冷若坐我于

老巖古壁之下嚼梅萁臭雪蘭時有山鳥贈舌又
若松風溪月譏譏溶溶也伯鷹曰色易衰書易倦
無斁無斨世間惟山水吾偶思天目即抽脛詣之
以雨濛故僅放隻眼嗟呼造物何常人心不足使
常日坐人之初增設四眼盡如蒼頡猶以為未供
其觀也使人人而皆隻眼與玉蟲分面稱孤則亦
相安無趣思矣伯鷹曰然吾第欲還我雙眼所願
一眼如天一眼如海問曰何須慭底照大曰不但
看山水亦看伊也

其不但看山水已有[illegible]

讀盡異書看盡好山水原昔賢深願然誰是司馬子長眞所云千古隻眼矣

○○倪翼元宦游詩序

會心之時目不能出舌不能苞偶舉其神似者作韻自咏此以爲詩矣詩以言已者也而今之詩則以言人也自歷下登壇欲擬議以成其變化於是開叔敖抵掌之門莫苦於今之爲詩者曰如何而漢魏如何而六朝如何唐宋古也今也盛也晚也皆擬也人之詩也與巳何與李太白一步崔顥語即不甚爲七言杜子美竟不作四言詩亦各任性情之所近無樂乎爲今詩而已同年倪翼元紫星

頎偉但疎光洞於貴賤生死之変俱以古道自處而又積學湛思經緯扶輿綜覈名物無不得其要領宦游閩粵經吳楚燕齊秦蜀之郊探奇弔古感懷即事與至而吟得律爲五言七言者若干首予竟讀之眞如天竽萬響帝樂酢懸又如匡瀑飛空武夷沓曲錢劉岑孟之間而又不以錢劉岑孟著皆翼元所自爲詩也翼元胸次常喜絶不因一宦起伏是以其詩和平正大開奧精覈陳無巳反詩能窮人之說曰詩能達人然則以詩相翼元不但

天衢亭淵而名在後世者亦宏遠甚矣
法須用我熟不因人方是作詩手即所云偷意
偷格不又爲達者所笑乎以言人也一語喇盡
世摺管者

居田叔笑詞序

古之笑出於一後之笑出於二二生三三生四自此以後齒不勝冷也王子曰笑亦多術矣然真於孩樂於壯而苦於老海上憨先生者老矣歷盡寒暑勘破玄黃舉人間世一切蝦蟆傀儡馬牛魑魅搶攘忙迫之態用醉眼一縫盡行囊括日居月諸堆堆積積不覺胸中五嶽磊塊是欲歌則氣短欲罵則惡聲有限欲哭則爲其近於婦人於是破涕爲笑極笑之變各賦一詞而以之囊天下之苦事上窮碧落下索黃泉旁通八極由佛聖至優施從屑[illegible]至腸胃三雅四俗兩真一假回回演戲絲絲打[illegible]涙公喫酒夾糟帶清頓令蝦蟆肚癟傀儡線斷[illegible]牛筋解魑魅影逃而憨老胸次亦復雲去天空但有歡喜種子不更知有苦矣此之謂可以怨可以羣此之謂真詩若曰打起黃鶯兒捽開皺眉事憨老笑了一生近又得龍耳長進笑矣哭其詞也

題與文爭奇

頌節錄序

可以死可以無死英雄豪傑自知之也英雄豪傑一死不足了其事則可以無死其事已了而死至則可以死孰爲英雄豪傑孝子也忠臣也節婦也一也使必以一死爲貴則死而死矣何濟人世事股可常刲乎何以腎病之親肝可多納乎何以感不痛之主一爲未亡人而遽投繯拒飲不顧餒人之鬼斬人之胤者兒女子一時情至之事也遠遠負重恥世茹荼彼不耐也英雄豪傑知之而不

爲也歷陽馬太母以楊繼楊歸月塘文學年方倚而夕學死太母抱楊之二子哭于廟抱巳之一子二女哭于堂是時大官之後忽焉中落瞰室恒于斯生我恒于斯也太母曰憊矣吾死則一子二女子亦死即不爾無人視盧奭前二子亦死即天不盡禍馬氏留數人視息不繼祖武不讀父書即不死而亦死吾一身爲馬氏之妣爲馬氏之父爲馬氏之師爲馬氏中興之主爲馬氏稽毀之督爲馬氏禦侮之臣爲馬氏奔走之僕不獨馬氏妻也不獨爲馬氏也妻者而後可以不死而後五十年之中庠其前子鎌其子又衍而蕃大其子之子于是騰仲乙卯來鄉校弊太母悅然一快默自語曰祖武父書將在此輩不獨是見姣慧也臣心已完臣力已竭可以報月塘地下兩楊相見矣而後乃潛然送之也而後可以死至于析舟之閭王言炳赫黃鵠之吊名公琰琬騰仲躍然於而繩繩未艾而蒨蒨爾爾也太母以爲極不足後事吾家世貞節何藉于此億萬子孫但願爲福將不願爲勇將但

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也而後知太母眞英雄也而後知眞英雄死方不死也

高奇雋烈文具英雄之氣

就柳中並以一淵明

無石淵明淚

〇〇〇江深父五一草序

栗里先生解綬還，振其孤棘之性，松菊正好，何以貰五柳而宅之也，意謂吾實有腰，寧使之披風拂水，鳴蟬聽銀且日停午，得三眠耳。深父刺武岡日食濟水一盃，李官求玉不可。心不樂與同污，亟謝病去，大吏強尼之不得，歸築圃一畝，池一方，而植一柳其上，以倣栗里先生之五，栗里後遊城郭，猶爾一羨華軒，而深父約而禁趾，絕不牓一，俗子亦不知東隣西苑為誰氏，覤門外六橋不齊章臺壓

陌之聚，此深父先生之柳，雖分根于栗里，而其寒清飄灑之致，更濯濯可喜也。栗里作詩至澹至綺，而深父獨謝其綺而拳其澹，以為天下之和平簡易無如詩，更無如柳者，又因柳以通詩，則誰謂之深父。先生之柳，別開一枝眼，亦何不足以抗栗里之腰也，哉而猶命之曰五一者，景栗里而少取之謙詞也。其人不云，則其詩存，其詩存，則其柳不墜。工部有云老樹空庭得，又云獨樹老夫家，子戴而下，知此語可與言詩，可與測深父之詩也矣。

以柳映帶者凡三，便娟婀娜，春日三眠

原缺第二十五葉

一詩定尋堂語。吾且面目灰垢。手足拯寒。孔聚米塞。滋味澹拙。窮年作僕。歷世表臣而已矣。吾且豈焚筆埰硯。破所灾木。以事宗遠。宗遠得毋循舉成我哉。

以宗遠言作叙。然果能作是言也。亦無須人叙矣。

王季重集　卷一

倩園近艸序

學道之人。參雲宿水。苦行萬千。求師化度。何益乎事。有一寸仙骨。易得處耳。詩之有胎也。猶仙之有骨也。聰明學問。詩之所必借也。然聰明一點。學問一句。則詩亟嘔之。譬之三尸。役亂腦血。漏滔強作。大還之藥。即其丹倖成。且爲霹霆所碎。又其下者。比擬聲口。揣附時代。此又梨園畫回道人者。頻肥好叩之不應也。詩之胎在國風。唐人如長卿、太白、岑嘉州等。俱生而有之。此後皆符籙祝螺者矣。

吾髹閔戴工部詩。以爲三人之後一人。既而溥游豫章。莪子初士又以其詩若文見示。則又所謂戴工部之後一人也。英風火氣。咄咄蓬蓬。豈謂遠高作者。然而神吻意象。澹蕩靈逸。無一首無詩。酒間戲語。吾家大令與右軍匹楷。認爲兄弟。其行艸書則真父子也。初士之時義與工部兄弟也。而詩則父子也。初士猶不謂然。詩從胎出。奕棋瓜葛。且讓工部一先。初士大笑。從此家雖得鳳凰也矣。

直是天人色想。俱超人世。

王季重集　卷一

閒是快人

閒居百詠序

對閒美之人天下無苦詩讀閒美之詩天下無苦人詩從思起思以品上古今能樂其苦者惟淵明與觀復兩先生俱有淸名其行住坐臥之會莫非陶情怡性之眞故其詩淡而實腴近而實遠每奏一篇恍然見羲皇而嚼冰雪品高者韻自勝也閒美筆耕自給常不逢年蕭然環堵殘書數卷一妾執爨一子力勤稊無儲粟而意若萬鍾其神氣之所嘯傲大約在雲輿霞蔚圖畫鏡波之內盆蒿淵

明之翁無其園庭植觀復之梅無其阜閒居有百詠無字不笑無笑不懽中多以酒爲適則閒美淨自學飾者閒美酒不能一鐘而亦無所得酒酒何可許閒美也然閒美一日無酒則老饕涎出間之友人所乞酒一沾便醉戟手歌烏烏則雖以酒還閒美也而亦可乎爲閒美題像在方柳司馬之際今爲閒美題詩在淵明觀復之間閒美必愛之海內或知吾兩人不喪取與也

冷然有孤致

名園詠序

忽然而有我忽然而呼我於億萬千字之中執認一二夢乘不詠所謂名也隨其心之所及買天縫地擬水邀山相之以動潛旺之以館榭主人以爲已有而任七瞿瞿于柳樊之外則所謂園也蓋嘗試言之善園者以名善名者以意其意在則董仲舒之蔬圃也袁廣漢之北山也王摩詰之輞川甘景杜少陵之空庭獨樹也皆園也無以異也不得者且爲蕩丘爲聚血爲闤市爲棘園爲斜陽荒草

狐嘷蛇嘯之區焉乎園余足走四天下不甚偹而所窺略得其大意大約埃壒中之園淵其獨擅者在花磯砌中之園能其借秀者在木菰蘆中之園乎其取倩者在竹與水而禽石珍瑶脠飛寶裹爲力之所共者不與焉越故海鏡浮山天光下采人稱游冶家盡樓臺乃自然不營之圃向吾釋褐歸僑居人閩偹有二城以鉏給諫郊以張司馬二十年來園乃相望各賦一名自相雄長盡山川雲物之美兼南北產育之致如十八路諸侯鬪賓潼關

原缺第三十二葉

○○顏茂齊集序

珠玉有價卿相有品級至文字之尊無級可尋無價可問有一篇之貴有一句之貴有一字之貴當其貴之時馨香可以達天高峻可以踹獄傀異可以破鴻濛縱肆亡狀可以折賢聖之腰而下英雄之淚然亦前胎宿世貴者自貴耳嘗有人詩文見餉且令標之賞之揀金礫也摘翠毛也嚼其中邊之蜜蠟也字畫形象猥冗可憎而于於此道分別太甚一不相得如得血刃之讐急求老杜洗詩眼

急求大蘇洗文眼窮驚几几持此兩訣而已慈水顏茂齊貴人也生平不相識突遺我讀書佳山水歌秀婉哀清金絲響動已而閱其雪展酬已而閱其閩粵諸紀詠已而盡閱其文賦啓牘等諸體具閎裁也蘭波其口晶彫其肺斗肥其膽銳通其識尺幅之中高華麗采英傑魁峙富不濃惡貧不儉酸居然一襬衣貴公子耳茂齊不得志于場屋喜爲山水游凡卄石之雋一壑之靈脊以筆底收之所至倒屣而欲自熱童子之竈逢人驚座而每不

失其邑之所更可師若文人輕詆茂齊性喜譽人介人易忤茂齊性喜合人才人矜滿茂齊性喜受人時而杞憂危溺時而諸怪傾絕意其自處在蘇杜之間來如靜雲吾愛之去如遲波吾思之始終謂其氣骨之貴也唐有僕射御出天街卑田院乞兒覘之曰吾耳目不損彼口鼻不加也姑布子卿歎其啓曰位置少異耳嗟呼貴賤之在文字豈特位置已哉

如朝霞倏忽異色如幽澗瞬息異聲正令人變

眩碌碌或幻或新而已

此詩偏得之何大思矣

萍吟草序

聲出乎心乎心之司屬火則其味苦怨女勞夫有一聲之逸忽不知其何以動遂可傳宮刻羽而文人學士畢世舉之不肯追之不前也故三百篇只風爲詩其雅與頌大抵愉悅之辭耳即愉悅之辭而有悠然之味者亦必符苦于廿者多也詩莫名于李杜而李常遜杜者李廿而杜苦也便以兩人論李之神在夜郎而始原杜之法出夔州而益高此有目者所共睹也醉李許仲子賡賴于思博古試劍意不可一世舉業不成遊俠不就既苦貧又苦病又苦無知已敫從馬博士肖蒨齋頭飲輙醉輙吟父之成帙吾每口其佳句曰病留詩骨瘦老入客情狂則何必減孟襄陽曰三徑菊松承露釀一簑烟雨武陵舟則何必減岑嘉州曰寄與王孫休嘶馬游蜂狗過碧窗紗則何必減王江寧曰牛馬交時論榮枯付局棋則何必減高仲武此不但其鶯文豹氣吐織一時而所歷之境蕭老而辛桂深則蘊有餘思也博士登著作之壇提湖內牛耳

既爲仲子蘇鮑其然吾言乎哉

超超者韵自遠

卷之二

錢塘陸烈樹生生父校

○○○丱辰合轍叙

客謂王生曰壬子合轍出而子之身危爲怖的王生曰何謂也曰凡人之爲文皆其自選於心而出者也人自選而不子選則怖又皆選於名人要人而收者也人選之而子不選則怖選矣而子不贊則怖贊矣而不甚贊則又怖王生曰何怖之多也我陳人也客爲我忠且辯謹謝教雖然客亦聞廣

陵來之賅人乎吞刀浴火造果生花無所不有見之者莫不怖甚然而疑之者十五悅之者十九也客以爲校王生之選者以王生重乎以之輕乎重者知之矣不宜怖輕則大笑之不必怖且夫一日之長短在手千古之是非在心孔子者天下人大家之孔子也以大家之孔子質之大家之言孔子者則怖者自怖吾不知其怖也客曰子言可破怖然吾終謂其怖也

拈一怖字播弄亦如吞刀吐火之可悅

○○○甬東越社叙

人生我明時文一道亦終身之大恩大讐也十四篇得價小而卓曾大而伊周碑銘鐘鼎於是乎出郎价言之一生喫著不盡未爲不誠詎不恩也歟哉不得價則窮年厮守寒暑晝夜不離如夫婦又若金蠶蠱人亟瘵一受其毒而痺滞淫牢不可解其讐也更甚於恩統料天下人三年之內承恩者千餘不得而讐者幾千萬不得而讐以終身者則萬萬計大究小業盲天怨人宇宙間鬱氣塞如霧

黄何其憾也雖然霧黄而不毒毒在喉齒刺肱放榜後數日耳間居徵逐冶麗招摇燒燭會盟棋酒諧謔率奏一篇敷剛演頌朱碧互宣易名標可其視傳心翊運之旨不啻擲戲然玩之云乎而豈讐之也善讐者惟敵是求務克之而後已吾鄉先輩長頸烏喙古今第一讐手也蕭越絕諸書握冰抱火勸臍忍糞此猶其可假之氣淫於奴我臣臣無硯血厭我酡酡無遑言兵憯於衷貌甘於表酣臥吳兒衣帶水上長夜不寤此深於讐者也若夫盗

城吞炭。授首獻圖。欲噓悔泣。肅豎子耳。無益。廼公。事。徒自苦。今日閉戶自封者。皆此類矣。而況其侁侁泄泄者乎。甬上君子廿四人。皆天海之靈。儲為鰲柱者。其為文也。斥謏汰浮。抑兢遣躁。刻必僕姑。淬必干將。要以討玄攻髓。徑取中堅。大纛為是其約法之。命曰偉哉。東海霸氣未銷。聊以是嘔心栝鬅者。為峕臥。欹題越社廿四人者。可當六千君子也。其所言者霸也。而吾特以讐疏之。是猶說春秋者公羲以下人百共咪而胡氏欲槩之以大復讐

一語謂於時事更切云爾。李姬伯簡仲。故聽余請以茲言發之羅雲堂上。知必有詬誰庵能發人覆者矣。

必報讐有死無二。持必死之心。何事不可作。直是玩耳。敘中言言鏤人肝膽。為烏喙寢門之呼。

○○○童蟲恥四糊齋藁敘

友人徐耳猶過我。偶兒子作虎跳。耳猶撫其頂曰。他日文士。予曰何言之不豫也。吾兒正不欲其文。即文亦不令其時矣。耳猶啞啞。余曰子試看幾年內。必有一日盡斥舉子業不用。負吳陶湯許之才者定嘗餓殺。耳猶以為誕。壬子北還到兒二名卷初亦眩其光怪。細檢之。宦絲珠迸。龍宮綃人淚也。未幾以苗軋被劾。曹聯借行。斛頭一刀斷。訖爾。於是壘恥。賦巫咸不應。殺袁盎不能。南走越北走胡。

酸風赤汗。往來孤寄。糊其口不暇。給時時拈天筆屐以為富家子弟贅。嗟乎。壘恥此不用文之時也。瑟能強王乎。射必封侯乎。刺繡不如倚市門。犯姦作科常罰食。取大元亦不甚呵問。壘恥腹中遁形兵事洞火畫圖。何不投筆起舞。作一番長鋏大歈。伎倆而猶然穨墮。毹也與哉。人糊其心矣。壘恥遂不能糊其口。即與時青天眼放川烹。一大牢以雩之。而髮種種。而齒已豁矣。且奈何

凄凄乎悲風自天。

有才不得遇遇而復不遇如此離奇無定

此讀之更甚琵琶行也

○○○朱宗遠時義敘

（新鉄二不可）

文眼不高則境界淺熟文膽不孤則落筆蕤縮文記不强則証佐驅使不來聽令今文古文一也而今文更難今文至今日又更大難許釋褐時止為孔孟代口而近且以孔孟借面豈惟借面甚至蒙眉而呼之風會使然然高才霸氣伏義執言終有尊王之青吾不敢盡非焉雲間朱宗遠與人也能認之無仰有臣師畔墊跋扈陸梁之意既而焚舌吐鳥刳心灑汁禹碑石鼓漆簡竹書俱詮識百回

（借口傳極代面假似）（膽只字來）（短予記）

（可予取）

紗有通悟獨行海上喜日月跳丸恢其豪覡嗣沙岸崩攜蓋作篆籀之筆歸而著作窮變奇工用牛鬼蛇神以遐其鱗毛鳳采從銑溪蚪戶以至于汲冢皇墳大力獄起嘑嘑自快即使楊雄李賀遇之願退三舍不則秦武王與孟悅試鼎一舉而脉絕矣其時義若干首論文數則皆極天地萬物之故而經史箋註所不逮者宗遠遂以一言補出千古吾不能窺其奧渺但覺雙瞳碌碌或幻或新而已海內解人將出姑請質之以發否塞

先生文眼文膽文紀已具於湯若士序中此亦自道其萬一。

世運有往復道可一非祕

奇未有不根理者

○○○金谷生家藏稿序

堪輿祿命醫道相法人百其口。自有一定之理。然至今日而理竟遁。閃怪者必發沖煞者可决也能用烏頭附子者效。而虎吻猿睛窮奇偏側者乃大貴人也。理亦有屈伸互帝之日。不盡氣運為爾。始予射人牘十中其九至丙辰以後二三矣。昨子丑之年遂不射半人予自笑刻舟求劍猶凝心講理講法。誤天下蒼生不小亟謝絕此道以俟解人。乃姻友金谷生寄示南宮魁卷。及笥中所祕稿如干首。則又推案嘆愧。自謂讀書未深。看理未到。如此文翻玄別癖汰盡世腸獨根灝氣天之一源從空河漢俯視地流山柱。猶然倚傍而行也似吾等倖獲之年。皮毛齒角。聊供材用膽愧態意使爾數塗。若于神髓抽鑄之中。毫無氣力。設老驕不少步。豈復有驟首目耶。而猶得言今文之非理耶。雖然谷生耶而理也非所謂非理而理也千里馬凡馬並走千里馬步凡馬馳庬者百里。踹絕步。千里不汗落。分數自不同耳。然則用奇取殺。七險封怪。要其

理亦自正而谷生之光施今日亦甚功矣

任你千蹊百徑既不一理越理則怪爾安得云奇

○○○鍾百樓先生隱稿序

嘉隆間古虞有鍾百樓先生以言語妙天下時婁家拜其化照咸謂得日精火魄之丹既而難尋豕甕遁和爲帝而先生之文遂封之名求之人間世幾漫漶散逸而不可得先生有文孫曰常夫出其枕中所遺大小題稿爲之剞劂一新而微言於不佞夫時文至今日盛矣然實不如古人古人典今人杜古人厚今人偷古人工今人鴐古人畵人物犬馬今人畵山水鬼魅古人如李龍眠白描毛髮不枸今人如米元章潑雲杏樹徒取墨氣又如張平山寫野仙判子非不生動而無可對攷先生之文一再行亦救痼之藥也常夫曰念不及此豈不知趙武王爲胡服意氣正銳式以伏羲之木葉繩以黃帝之冠裳迂濶疏緩徒取厭悶惟是手澤猶存心血所寄晉特煥而存之詔我鍾氏子孫世勿替也先生其錫類之以永不匱乎曰天下事亦何常庚戌歲予聰讁入都一堂之中進賢冠俱寸矮作居幘而予獨仍尺許湯嘉賓趙哲臣戲語之

作今文者當亦如報

無對便可逃其偷與拙

曰那得辨此古器乎應之曰高之微下下之微高
吾冠最先可謂特極兩兄輙笑曰辨由是觀之百
樓先生之文正斯文大雅之始也
昔日之古亦今日之新無端之環唯世所待
先生早已卜之矣

周司理去思碑記

越郡李大夫自玉山夏公徵入徵省後無聞者而至是周侯召入明光署上考爲天官郎越人思之謀永諸石或曰周侯正烜奕少需之而有議之父老曰不然吾思周侯非思天官郎也且以天官郎綏周侯之思是周侯以天官郎掩也夫有心商度其爲市儈吏甚而不知吾思吾越之李官又非第思周侯也請昌言之郡之有李官如郡之有西臺法署也天地之氣惟秋能曲成其春父母育子弟

驕稺嘻笑不可馴擾有西席之嚴師則手不敢而拱守與令父母也而李大夫嚴師也大越之樞紐中原者不淺文章禮樂於此乎出詐愚巧僞亦於此乎叢是故郡邑有跋爭之顛而刑署乃淵林之藿果其人得可臥而理也顧其人不易材有精精而昧有介介而濡有始銳而繼弛有外安而中亢即無論其一身之功業名位何如而三年之內郡不勝憾矣以予觀于周侯則何其從容中節之如斯也無所謂昻首仔肩經濟宰割之雄也無所

妙在無奇奇才者正其奇於奇點者也

精場

還天還君正不爲苦而行所無事

謂碧雞灸轂文繡雕鏤之采也無所謂探鉤射覆問年得馬之巧而亦無所謂甑塵屋漏縣磬辭無之苦也然而清也慎也勤也文章之飾吏治也無以加也善射者乎善奕者乎侯之人與政惟平惟實而已矣侯初理四明海波恬而衙鼓靜士民稱說侯無不醉心滿志者而至問其何奇則以爲侯實無奇然無往而不奇卒無有以事得侯之大指者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亦不甚知有侯其僚長愛之其屬親之其子弟憚之其吏敬而化之侯

以身爲布而不欲著其錦也以身爲粟而不欲享其珍也此其道在詩曰烝乎素絲退食委蛇吾以此得侯之履聲此其道在書曰平康正直敷言訓行以近　天子之光吾以此得侯之福用此其道在易曰白賁無咎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吾以此得侯之本體則善乎龍門氏之論良吏也曰奉法循理以理還之天以法還之君猶莫大焉故何武所居無赫赫聲而人常有去後思此亦精於言吏治者矣以此視周侯將毋同或曰昔夏侯剛克侯柔克予又曰不然侯官于秋而以春行之者矣春禁于未然之前其爲秋更遠四時之氣侯身備之異時斟酌元化執斗魁而調大衆使天下還于蕩蕩平平之休則侯之明德伊始也父老曰吾不暇爲侯他日頌吾弟知吾懿之李大夫如周侯者行所無事而郡治矣是當思不佞曰善父老誠有識予不文以父老平實之語請載筆而記之周侯名家椿字世慕闕之同安人爲曆庚戌科進士

李精明之任不可無渾厚之心一有見奇便非

民福以秋成春便是李官之箴行所無事便是作李官之要

○○○通明亭再記

通明亭成而愛憎毀譽至愛我者曰木甘穀苦石活金死不歆肥孫子而作無益至此其憎者曰何哉不䏻何端不歆日月頗駛予與禍之丈睨之而毀者則曰三敗來歸浚膏作堆刺人突兀猶不知四十九年之非擧者曰鰲峯筆起呼龍截水代有靈文事出玉儀王子聞之曰噫噫此皆不通不明之故也憎亦何究毀亦何讐君能求我君亦自求愛我以利與我禍者禍今利今人乎天也今夫愛

憎毀譽意雖分而情則合不過為亭而起也使吾不有此亭則愛憎毀譽何自而至昔者傖父居此豕其宮而菑之以溷愛譽不至矣而憎毀亦不至豈傖父遨獨覓之典哉人相忘之也人能忘傖父而不能忘謔菴是愛憎毀譽又不為亭起而為亭主人起也雖然亭為山水而設人遊其下者不言山水而言亭又不言亭而止言亭之主人亭主人不知也亭不知也山水亦不知也勞懷較計誰受誰想誰行誰識是愛憎毀譽不起于亭亦不起于

原缺第十七葉

○○○二還亭記

見此茲茲百端交集予每畏渡西陵輒恍然于至治之世也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老死不相往來豈不美而信哉悲夫夫使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洵無所乘矣然而不能也老子推本之論不曰小國寡民乎民稠則欲不足欲不足則爭爭之不得則鶩鶩之思必起于賢智者越固賢智之鄉而稱喜鶩又善鶩者也鶩必極于四方而京師尤甚得其意者什

三失者什七予每歸西陵見驛亭即喜又見去者什七而還者什三也什三之中旅覩紛分其一予爽然傷之以為此皆知鶩而不知還者也極名號烜赫金珠犢載然無語而還還亦何樂又況結纓級束委之長年如躑敗豚赭截令失富貴生死之說不出於聖賢豪傑之口謂懸弧以後皆行志之日也至課其底裡果不為富貴果不欲生否聖賢豪傑非人情乎祖宗墓廬菁莽望之而色喜者乎以此思之不必倦知還窮返本也孔子之歸歟陶

令之來兮亦不過常人之情也託之乎吾黨之任
簡親戚之情話也善乎陶周望之記勝氏義庄也
以為採山漁水力耕而約食越雖小郡猶足以老
意以為從甘美起念則何厭之與有第衣之食之
而已猶可以生居于越也鎮海樓之外沙埂空濶
予欲置二還亭其上一曰錦還一曰生還凡稍得
富貴隨其力之所及以不負虛往者曰錦還亭以
勞之即不得富貴而猶能奉身以還見其祖宗之
墓廬者則生還亭猶可慰也慰歸人因以勉去人

顧名思義或一哉與無涯之欲使其少得焉而止
亦猶夫太史之志也予力不能亭而姑為記以待
夫能亭者將毋有勤言者乎
越之好驚不能為諱也記此志警豈直為越人
哉奈何鐘鳴漏盡行者之不息也

媢樵亭記

始余之構通明亭也有樵至止悅焉數相過自許
也吾亦耳其一二高話從千仞岡來悅其有蓬髮
而無蓬心悅其敧手交股坐我于栗陸栢皇之上
亭成矣而樵不來俳徊不出此樵亦奇怪矣哉意
者天遇而人求之日鑿混沌之竅朝肴麋鹿之羣
樵不能我忘而遂忘我耶我知之矣始余之構通
明亭也木石與居巳耳而且追琢之丹雘之標榜
有加焉樵以為飾且陋宜其挪我而不來也樵乎

而且來此亦何與爾我事夫所謂追琢丹雘者吾
以之祀白榆者也白榆亦而家之所欲種者也今
吾簡楣柚刋槎枒誅茅編蒯以亭爾而來仍敧手
交股也吾詢爾山無虎乎桂無蠹乎松無有辱封
號者乎溪雲白乎泉月清乎換魚沽酒醉幾參矣
夕陽半銜聽幾闋矣樵乎毋以蘇秦縱橫也謗有
之知性者可與同居祭宜藻鷗宜笑爰居宜違鐘
鼓還予亭之朴而相遲相望今而後柴也其來乎
然而稽山雜落地儀圖之絕無知者又不欲留姓

字樵子何人哉或曰此古石戸雲隱之流椰大夢人也偶來遊戲覺子睇睨間有猜則入山惟恐不深矣焚索之而不可得矣有是哉王子瞪目吊數官然若有喪焉久之曰吾失矣吾失之矣夫樵仙人也

輕揚妍麗晚風沓來紅紫冉冉而縮綺

○○○紀遊說

予嘗謂宦遊不韻士遊不服富遊不都窮遊不澤老遊不前稚遊不解閒遊不思孤遊不語託遊不榮便遊不敬忙遊不慊貪遊不懷拙遊不樂勢遊不甘買遊不遠除遊不償燥遊不別趣遊不我帮遊不自苦遊不纖膚遊不賞限遊不逍浪遊不律而予之所謂遊則酌衆于數者之間遊亦忌而趨所吉釋其冏而增其美遊道如海庶幾乎蠡測之矣至于鳥性之悅山光人心之空潭影此仰彼我

共在不相告語者今之爲此告語亦不過山川之形似發洩之大第云耳嗟乎遊何容易也而亦何容易告語人也

遊是遊事人皆俗之因宜有此指示○遊境俗人得之自俗雅人得之自雅至遊之告語亦然蛙之雅筆舌自堪動宗生五岳想也

穿援爲遊若失得趣者自不知

○○○遊嶧山記

予遊嶧山而知天下事不可以道傍忽也。盎予遊嶧山而幻軀凡數化。太山之石方。而嶧山之石圓。山如累卵。大小億萬。以堆砌爲奇功。以穴洞爲玲瓏。以穿援爲遊覽。畧一沙彌作導師。至渡空册。則無隻馬兩人之路。假[illegible][illegible]而予化爲隸。伏熱正毒。探深視泉頂。無冠有[illegible]纓。而予化爲野人。入盤龍洞。觀石鐘。豐下銳上。寶鐨滑試。數怖數免。無足日正大人之事。而予化爲偷。上大通巖。脊引杖接。

化愈奇於此[illegible]不能興此十古後化乃

而予化爲猿。撲仙人洞外。伏内昂中。俱白尿。而予化爲蝠。引至拘龍洞。則以胷席石。覆臥而申之。上下受半尺。四方二尺。三折約十丈餘。其發者肩也。縱者腹也。頭憂怖而手足廢。趾略效焉。若不窒氣一視。便堪悶絶。而予於此爲守宮。將至玉華頂。與仙人對博矣。而壁陗二丈。下臨萬仞。望岱秀天齊。四基葱鬱。賢聖之窟宅。神洸洸也。粘滯壁間。終不敢上。而予化爲蝸。私念幽奇至絶。愈化愈下。何不騎大鵬。俯瞰齊州九點烟。卽吾家子晉鶴背上儘足鞋引躬視。而託言蝶無所不栩。蠅無所不慕。肝臂無所不託。英雄自欺矣。遂不克頂。遥知古來文士。必無問頂者。至拘龍洞而投策歎返也。不親歷人且欺我也。是山也。其古蹟之最著者。曰嶧陽桐。尚檻其半。曰李斯碑。相傳有之。曰紀子墓。曰聖賢遺像。曰顏子石。其古刹曰興國寺。萬壽宮。玉帝殿。其泉曰源頭活水。曰蓮花池。曰甘泉洞。其名石曰象牙。曰石鼓。曰龜石。不可枚舉。人人得以意呼之。其大觀曰南天門。此皆望而可得者也。

微爲不遺

胼之不嶷。筆之亦不眞。有此歷化之胆力。山靈自不能逃其筆底。

一片好雲霞作之奇筆寫出何能爾爾

遊小洋紀

由惡谿登括蒼。舟行一尺。水皆汙也。天為山欺。水求石放。至小洋。而眼門一闢。吳閎仲送我。挈廚儒出船口。席坐引白。黃頭郎以楫歌贈之。低頭呼盧。俄而驚視。各大叫。始知顏色不在人間也。又不知天上某某名何色。姑以人間所有者彷彿圖之。落日含半規。如胭脂初從火出。溪西一帶山俱似鸚綠鴉背青。上有猩紅雲五千尺。開一大寶迹。出縹天映水如綉鋪赤瑪瑙。日益昏。沙漸。色如柔藍懈白。對岸沙則蘆花月影。忽忽不可辨識。山俱老瓜皮色。又有七八片碎翦鵞毛霞。俱金黃錦荔。堆出兩朵雲。居然晶透葡萄紫也。又有夜嵐數層斲起如魚肚白。穿入出鑪銀紅中。金光熌熌不定。蓋是際。天地山川雲霞日采。烘蒸鬱襯。不知開此大染局作何製意者。妒海蜃凌阿閃一漏卿麗之華耶。將亦諂舟中之子。既有蕩胸決眥之解。嘗試假爾以文章。使觀其時變乎。何所遘之奇也。夫人間之色。僅得其五。五色互相用。衍至數十而止焉。有不可思議。如此其錯綜幻變者。幾吾稱名取類亦窮人間之物而色之耳。心未曾通。目未曾覩。不得不以所覩所通者。達之于口。而告之于人。然所謂彷彿圖之。又安能彷彿以圖其萬一也。嗟乎。不覩天地之富。豈知人間之貧哉。

開染局與蜃閃麗。天工也。遲枯管與天寫色。人巧也。人巧足配天工。

遊敬亭山記

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不道宣城，不知言者之賞心也。姑孰據江之上遊，山飂而水怒，從青山討宛，則曲曲鏡瀠吐雲蒸媚山水，秀而清矣。曾過響潭，鳥語入流，兩壁互答，望敬亭絳霧浮嵲，令我杳然生翼，而吏卒守之不得動，既束帶趨謁事，乃以青鞋走眺之，一徑千繞，綠霞翳染，不知幾千萬竹樹，黨結寒陰，使人骨面之血皆爲醬碧，而向之所謂鳥啼鶯囀者，但有茁然，竟不知聲在何處。廚人

尾我以一艒，勞之留雲閣上，至此而又知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往還，造句之精也。眺乎，白乎，歸來乎，吾與爾凌丹梯以接天語也。日暮景收，峯濤沸亂，饑猿出啼，予慄然不能止。歸臥舟中，夢登一大亭，有古柏一本，可五六人圍，高百餘丈，世眼未覩，世想不及，峭崿斗突，逼嵌其中，榜曰敬亭，又與予所遊者異。嗟乎，晝夜相半，牛山短而蕉鹿長，回視靄空，間夢何在乎，遊亦何在乎。又焉知予向者游之非夢，而夢之非遊也。止可以壬寅四月記之爾。

○○○遊華蓋紀

海雨在四五月間如婦人之怒易搆而難解又如少年無行子盟在耳門須臾翻覆予旅居鹿城外去華蓋鳥聲相荅而遂無如此涔涔者何矣出門敗格凡十餘舉不謂容成大玉之天反忌匀漏令窺識予友莊使君實長之洞言乘漏景必觴予是間杯入掌而滂沱建瓴下山不滯相月久之得乍霽遂牽輿取道蒙泉上飯亭存山海雲物忙甚似六國微調百萬軍騎分路戰相龍者大江乃抽匣之劍光采陸離然時時閃暗推磨蕩頂不定正欲呼吸天底而觸肩薄射元氣團人都無所見僅有積穀山惚恍中聊相慰藉耳而所謂容成洞春草池謝岩郭祠俱從屐齒下失過然華蓋能妒予不能禁予不看風雨之華蓋也乳柑若火齊時稻蟹膏流琥珀吾當來任夢草堂拄九節短筇日日踏華蓋頂門歌呼笑罵醉則遺溲而去吾之憤憤於茲山者庶有象乎

想若幽巖接之殊驚靈快。

○○○遊東山記

出東關得筈舟霧初醒旭上塗庄山一帶坦迤舒徊絮綿中埋數角黒幕是米顛濃墨山頭時也然不可使顛見恐遂廢其畫亭午過蒿壩江魚入饌兩岸山各以淺深色媚行儛榔一眠小醉而夢舟子突吽看東山山麓壘石欲蹲守江如拒從謝公棹楔上磴路每數十武長松緋天濤聲百沸又望中時有哀玉淙淙草多遠志看洗屐池一泓不濁可當萬里流也池上數級得薔薇洞文靖携妓常憩此李供奉憶東山詞花開月落幾度誰家何物少年輕薄然致語大是曉語可以喚起文靖不必多憾窈窕曲折入國慶寺寺僧指點謂馬路英風爽然上西眺西眺名韻甚白天布曳直入大海浩然不疑獨琵琶一洲宛作當年掩袂態古今人豈其相殊那得不為情感東山辨見宋王銍記甚詳吾以為山之所在偶然四隅耳何以喜東不喜南也夫東山之借用久矣尼忌之而戶辭之人遂視東山為南山絜令家有從未面識而輒謂其知

將者乎。吾安能倒決曹江之水，一爲洗滌兩字冤
也。山可。矣。去。其。東。而。可。矣。
議論橫生。亂山萬疊。

語意奇崛

○○○仙巖　瑞安

泉石之奇，皆泉石之聰明強有力所自致者。泉不
安于泉，躍而爲瀑布；石滌曰：吾以之爲驚河，吾以
之爲鄉雷，而我其雄哉。大龍湫曰：夫匡氏之乎九
華之生，將起而角之，焉用此壁立爲。夫不有室行

代石言

而天吊者耶。仙巖曰：是誣其祖矣，然尚盛以席垂
成，胡不起家自奮發也。于是乎有仙巖之瀑。瀑不
他藉，賴從巳腹中出，如千本火樹，逆吐銀花，突如

瀑氣可想

其來，烟呼雪贓，鼓鐵亂鈌，人相對止兒口張口翁

必欲相鬧，則更謔之，或帖而附耳，對瀑爲澤淵亭。
予友王季中輙浮大白，呼佩如提予背，嚙飲以敵
之。而山人王頎卿，年家子吳聚伯、吳閩仲，俱侈其

山水皆作滑稽

喉作笑語，而瀑以爲侮予，遂盛氣相加，腥風惡雨，
樸人旋舞，且呼且逼，似不欲寓人。二聯者予曰：予
毋然，我劑觸杯酒，三伏月，邈當著故綿衣，向君從
容食白粥也。季中語之曰：山陰道上人，其言咻咻，
吾輩一日東道主，于是雨漸撤，而瀑怒稍戢。入仙
巖洞，觀所謂梅雨潭者。飛沫濺流，此地必無晴日

一洞射風只將腹脹予吻衵而下偶爲苔滑一涣
其袖而氣吸不得呼幾爲禁絕老人病人斷不可
作此觀矣傍洞壁出噴玉磯忍眺之則洄瀾沓眩
萬斛明珠拔山搗下也急走上而蕩彩服服栗寒
鬚髮是根俱爲霧雲泚盡于是仍登亭愕想之巖
名仙謂曾此有仙飛去雪寒月冷力量在八素之
上方廣以羅漢此以仙仙佛了不與人意矣亭前
一樹蒨甚而不免爲窗戶之蔽季中力劝僧卽克
之青眼不妨頓白季中言振玉亭上有三皇井黃

帝池雷潭龍潭更奇遂淸遠而足不能詳且雨又
甚願以異日相攜擇石齒窺通玄洞洞可達梅雨
潭望之窈窕而爲水所壯據轉翠微逕酌流觴亭
奔泉驛酒如浪不可少待不能勝遂走憩蓮亭託
遠公以避難亭下池可方畝玉蕋胎含萬朶簇碧
放復時纔作瀑花之布滿山荷擷不知是泉香花
香也臥象與獅子二峯翩翻翠之勝彷彿瓊島石
磴曲屈泉從屋上經過屋下俱是雲碑亂綠濃粟
竹松都無語處及有惟榕千丈寄巖而崖遂拜嘉
樹之封此下爲虎溪寺有慧光塔陳止齊祠有虎
溪橋虎溪不在此而宋安禪師曾騎虎此出入故
得名有溪山第一坊是聊翁字寺覓廢而復起永
嘉王聊谷先生之力居多先生卽季中之父也
外史氏曰大羅山之南有二十六福地其仙巖耶
王謝能發明山水先後永嘉不少槩見何哉吾聞
之劉涇仙鬼惡開洩唾聲則力能秘吞之不則滄
桑未換海若之所宮耳夫山水靈物也其生長吞
泰各有時襃姒之外有夷施夷施之外復有飛燕

吾又惡知千載之下仙巖之外不以悵王謝者而
悵予也

記如寫生直似山情水態人之舉動畢具于吾
前

爲山水作語奇甚

序格便簡清淵

句字有筆心

身份諸狀盡爲才矣

○○○魯孺人傳

爲王茂弘也妻者是爲德之兄弟也毋母姓魯氏前比部晝堂先生之女也毋始歸少年相莊如賓友茂弘以高才古傳自命由泮入璧水得肆力墳典交四方之士無內顧憂則賴有魯孺人在琴瑟既和矣翟翬象揄旦夕以之酬袴布昊天不弔黃鵠遺之音孺人計不知所出絕去踰日而飯貌諸孤雄雌皆四也雪溯曰咄駛婦人是不爲遺體一慟而死鄰于情矣于是視含斂木辭帽卜藏抱諸

兒而哭諸堂抱諸女而哭諸寢與之約曰哭竟男受書女受紅毋嬉豫也自茲以往我不而母乃而師矣食而以毋扶而則以師所不如約者請先君子之靈挈戮汝于是經長史仲小學口授叔且季女領繡文亦稱是當是時孺人爲毋爲師未已也執爨掃除桔槔絣縩統則時而爲媵爲僕田畝公私錢不出入則時而爲主記爲賤更防惰警偷愼酒食游與屏身竊聽則時而遷者爲觀察使於是乎男有室女有家於是乎室得其賢而家歸于女凡大典大禮應酬小節奇零委瑣搶攘煩鬨之事皆於丁年一髮婦取辦人絕不知茂弘已死又聞孺人機斂鷙靜事已辦而口常不言人亦絕不知堂以內惟魯孺人一也今四子彬彬鳳起主文壇更迭稱霸而諸倩復蔚然扶疎玉樹孺人食報方新而心已瘁矣始稱壽乃死死之日知與不知皆嘖嘖歎羡之有悼孺人至淚下者外史氏曰魯孺人倩徐生徵予言爲媼壽未及言而典刑已去然予聞之徐生孺人行甚集非凝中人也抑奇男子

之錚錚者乎夫死而復生之又復成之將鼎食矣謚不忍獨饗乃歸命於夫子彼雖經一哭者視孺人之終始節力何如也所謂死而不死死而不死乃壽之大者豈必幻泡之軀上一觴哉

　艱危之節婦勝板蕩之忠臣歷叙其績覺柏舟

　埒其節而猶遜其才

○○王廣文不娶

傳曰今天下何仲尼之多也行而飾矣尊官貴人以勢飾販夫賈子以賕飾或操嗛嗛而郎可以獲奕奕乃有獨行君子皓首宮墻其辭香明水日薦聖靈而泯滅無聞焉如山陰王學博者甚矣儒官之慎人也學博名林浙右孝豐人幼失父大母憐之謂其母邵曰吾猶子虎也傷爾夫矣毋再傷子邵跪請曰吾家祚薄何敢望貴顯教兒于蔴杖杜不爲人揶揄婦夫曾嚙指遺訓乎大父庭松公曰

是兒碧眼秀眉將大吾戶何僅章句教之必非塾師所辦于是學博文成五采頭角起矣而聘得婦施者望族也久之告以無聽語邵大駴語學博學博曰此母所賜結褵無解重聽何傷不言亦德也竟歸之邵心猶不安而施執婦道甚順學博相莊以鴻案而又相悅以鹿門也邵始安于是乎舉二子一女適嚴婿先後餼于庠學博有弟懋者負責訟繫不得償邵泣之學博函斥產爲贖母子兄弟終其身虀鹽相聚爲樂邵既以壽殁而施亦以瘁傷學博竟不娶迄今孤處于宥齋更無變季之交

外史氏曰荀氏言娶婦以色爲主此亂游之言之雲擾之禍者也廿隴納宦古人有之曰者鄗朐太史亦食其報矣然或成事斯千回互別實岐於日良天理人欲之間未易許也若王先生安母而盟締倫有節矣棄產救弟先生等爲尋常事不足舌也雖然用韜强覩而得尚書王先生髮種種尚與陳儒爭粟不均之歎天亦淑然嗟乎此亦王先生之天矣而不聞鈞黨樞梗之史酬綏者厚發稽者

出乎則序儒諸生以下皆先生務中智字人也

劉庭式豈可無偶則王學博洵可風也

○○○范太夫人雙節傳

斷骨斷髮可匹千古

予曾爲慈水潘氏傳雙節。今范孝廉以其兩尊人狀來，事益奇而志合符節。何天海之間，闘氣流行，獨盛也。或曰：南龍從崐杜趨海，其混灑浩大之所融注，有一徃而不廻者，陰陽取精，爲忠爲節，豈其然乎。傳曰：定海縣儒士范時馴妻朱氏，二十一而寡。弟范時行妻汪氏，十九而寡。貝姑先去，家亦貧。朱之父母憐朱，諷之不答，給其歸寧，爲之所。朱皇急赴溺，賴有天幸，兄弟援起。詰朝以衣刀剔目斃，而復蘇。詩髡髮作婢顏自廢，而汪之哭夫目眥血裂，鄰嫗之語不祥，卽持斧自劈，又賴朱以免。逾年惡少或蠱之，遂緝衣自經，破壁搥椗得解懸。自後二寡起居食息若形影也。朱舉一子名我躬，汪共之。寒餓教讀，事皆二寡廿指中遞給。我躬舉于鄉，尚未成進士，以二老老勉領暨陽之鐸。予以天啓丁卯秋游五洩，飯其苜蓿之齋。朱安人七十有二矣。暨陽弟子稱觴爲壽，我躬悅而復咍也。曰：小人有母已試一日之養，而汪母年六十有七，不可與耐也。行者居者，猶二其望。我躬不力以勞母心，而暨陽諸弟子言：范先生津津持大體，不受一寒錢，介如也。

太夫人雙節 [illegible]此此

嗟呼，古今輩上豈顯人，是少喪節辱生，卽三公九錫，一笑耳。我躬呼洌姱修，一玆仕而不苟，其他日奉二老福，稱太夫人以大官之食報，罔極其有既乎。我躬復有子，靈通犀表，天之所以報苦節者如此，其厚也。

王思任曰：同心斷金，古亦有之，激爲左杜，泠爲寒拾，濟爲曰婴然，此皆繇繇世，或出世漢也。豈料粉黛之閒有一德哉。無巴財閱望之術，無刑書南史之懲，無破琴息斷之要，無丹雞白犬之誓，見謂一鞍一馬，馬死鞍殉耳。所見同，故可以同死，又可以同生，又可以忘生死而同老。天之沴氣偶逆于范，而兄弟早殲，天之元氣又大聚于范，而妯若娌貞且壽而昌而穀矣。天以逆成其順，而又以順轉沴爲祥。天乎然，朱其人汪其人，不可無一，不能有二，而兼得之者，范也。范旣腆奕矣哉，嗣後鼎貴表章，俱末節矣。

有范汪之見而沴氣潛消

燕市之熱血可洒海上之斗膽可焚不得以回心延宋祚乃執鞭二嫠得忍死以爲朱家一塊肉成奇事也得一已奇得兩更異矣

○○○屠節婦傳

屠節婦汪者山陰青湖先生之女孫而會稽故儒士屠守政妻也少靜頴通經史大義髮軋時曾割股療父十四歲乃歸屠清白家奩既不腆屠又地寒甚節婦以十指佐讀屠之毛羽將豐滿矣而忽摧落是時節婦年十九腹方瑞再三欲殉之舅姑曰不可無論我兩人惟爾終子脫若生男即爾夫復起也爾言殉殺爾子又絕爾夫我兩人亦遂死黃泉之下徒悔一家相對泣無詞也節婦曰然未

悽惋欲淚

幾果生男幸矣天不厭禍逾三歲遺腹子又夭節婦絕而復甦曰天乎未亡人今可以死矣舅姑則又曰不可我兩人日益老近且病翁媼互醫藥手足不便艮苦人生無子復無媳不如死若欲死我兩人請前之不忍而見也于是節婦喟然曰天乎未亡人欲死而不得且不敢也于是乎有繼嗣之命節婦攻苦厲勤樽束教養朝上堂夕下帷雞猪米鹽之事無弗親也師友臧獲之任無弗攝也而舅姑病繼殁粥餌禱延之舉無弗竭也終舅姑之

一段詞旨甚令

火大之功

沒寃穸松櫝之役無弗備也事既襄而嗣子思蔭亦漸有成立為諸生向使微節婦兩老人且不知死所而屠儒士之手澤亦終斬已爾節婦其節而才者耶先是節婦年芳甚他尊長或憐之語微及節婦急以手閉兩耳葬舅姑後即室斗室奉一龕以通食懸大士像壯侍誦者五十年今已七十矣仍室室中未出也

外史氏曰忠臣節婦死不足以難之然不在一時之死而在終身之堅其死也以余觀屠節婦欲死

少夫不死欲死遺腹子不死終兩尊人之日遂以土室自封五十年所謂不死其身者以為屠用而久死其心者乃可以用屠也耶設其家世不青湖先生嗣子不芹采節婦將毋與腐草同坳乎是不然　新天子有詔闡潛德之光必有觀世外之風者以麟節婦而節婦則已德矣則亦已潛矣

以如髮之微思運如錐之利管刻老人之酸語鑄節婦之苦心可泣可傷可欣可慕

冗無甚託何以塞公

○○天台評

予游天台蓋㮚一日之文衡矣賴仙佛之靈風雨無恙得以搜閱竣事畧用放榜例品題甲乙與諸山靈約矣諸天日不敢有偏心焉文章胎骨清高氣象華貴萬玉剖而璧啣萬繡開而錦奪崑崙嫡血奴僕羣山仙或許之人不能到所謂瓊臺雙闕也第一磅礴渾淪從天而下不由父師立參兩聖雄奇之極反歸正正堂堂吾畏之終愛之石梁瀑布第二天緒巧妙鬼斧彫鎪腹字多奇令人解頤

端步能品加入神品明巖第三孤月洞庭正爾寂照忽作天山萬里雪一夜飛來此驥世逸才國清第四惝恍幽玄不記何代片時坐對人化為碧桃源第五繞腸雄氣滿腹古文鬱鬱蒼蒼扶餘窮北萬年寺也第六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不險不奇奇絕乃險斷橋落澗第七醉筆横披英英玉立不與絳灌為伍名士也但才氣太露烟火未除屈置稍後赤城第八孤芳獨嘯不求賞識然奇矯無前人人目攝寒巖第九清新俊逸居然道骨

仙風。是淥水嶺下數家也。未有知名當亟拔之。第
十傀張力大。有如天風海濤。風領台山之舉。替頂
第十一因宜適變。曲有微情。藏若景滅。行必留迹。
高明寺幽溪第十二登之甚奇。即之甚平。別造一
格。高下倒置。桐柏宮第十三。停勻沖粹。淡日和風。
輕入長春之圃。實稱其名。天封寺第十四。句句晳
語。字字鬼才。別有[illegible]以文體而點之。神仙
在石第十五。徐如[illegible]無相佛髓。稱聖諸山
水。及惕山灌溪顧堂祭嶺等。尚有百十勝未錄。或

前事之工。易掩。或一日之長未盡。或星屑而可遺。
或雷同而易厭。或目未接于或足上。如兩廊義獲
附于拔十得五之義。而幸免于掛一漏萬之譏也。
予之所以次第台山者如此矣。

非十年坐臥其中。未能悉其醜態。豈君有風因。
一見全憶耶

似有山靈挺立于前。聽其品騭。啞然不敢爭也。

湯若士先生小品弁首

垂髫讀制舉義知先生已奪瞿唐之席已讀四夢則又扼高王關鄭之吭而結其舌蕩乎才誠海若哉然

使先生不以其才與盧陵臨川永豐維列而四知先生未已也因取先生集丹黃之其思玄其學富其才宏似欲翻高深峻潔之窠

曰另以博大瑰麗名彭蠡
之濤風雷奮而天地浮匡
廬之瀑珠璣噴而瑤玫落
句僥蕖豔字帶蘭芬不又
舍歐陽曾王別樹一幟哉

予謂歐陽轉卑弱之氣開
雅醇之先爲春曾王掣斂
氣多爲秋爲冬而先生則
爲夏當遁王而爲君不與
學士騷人爭旦夕聲也抑

能夏則大而獨取其小將
無不盡其才歟予曰芥子
須彌予正欲小中見大
旹
崇禎壬申冬日雨侯陸雲

龍題

翠娛閣評選湯若士先生小品目次

翠娛閣評選湯若士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題詞

記

文

說

頌

尺牘

翠娛閣評選湯若士先生小品卷一

仁和江之淮道行選
錢塘陸雲龍雨侯評
臨川湯顯祖若士著

銅馬湖賦爲友人金壇鄧伯羔作

若有人兮鄧林懷悠悠兮予矜臥仙壇於谷口封天湖之水心谷口兮流眺水心兮殘照山中人兮何之去滄波兮獨釣若乃春風不寒春流正寬紅蓮試于綠草迷芊提芳洲兮村若倚垂楊之釣竿文萍既合珠荷未卷麥雨飛來蘭風溜轉苔

磯之迹全蕪竹嶼之絲半展至如白露霞明綠溆風清肥魚正美石鴈裁鳴靡芳桂以爲餌泝蒹葭之盈盈泝復素雪紛飄玄池寂寥皓明湖其未凍詎幽山兮見招漱寒流而豚觚聊卒歲以逍遙坐飛閣之曲碕步澄灣之板橋眺魚臺於月夕移翠篠于霞朝玩流精乎在藻寧紛波乎市朝厥土王生長爲釣侶比目雙拙文竿對舉鮐彼嘉魚陳其芳酳厭玄洲之共學憩長楊而並語側徽棹于歸風濯煩纓于逝渚其釣維何載遊載歌歌曰水國波臣漁父賢人蒼梧兮淅水黃河兮衡漳並垂廣於巨獲亦見巧于纖綸玩芳湖之銅馬異昆明之石鱗不羨來提之玉雉澆去王之塵湖水迴天府間釣船豫章之魚頃刻陵陽之鯉三年既就淺兮就深亦載浮兮載沉餌何爲兮魴青鈎何爲兮香金鏡水中而容與莞澤畔之沉吟苟濠魚兮可樂計相忘乎直針

新翠兮濯文若于寒流輕楊兮蕩纖綸于惠風

我能自全亦異也

○○○庭中有異竹賦 有序

大學東廂向南君子亭兩偏皆竹面闌干外小方池池外砌植紫牡丹白芍藥數株中有一竹亭然砌上旁無附枝闌干之內側生一竹蕭生疑此竹且穿簷而出嘗刬去大宗師戴公不許此竹竟從橫闌稍曲而上不礙也 公漢曰雄謂予無知矣授筆湯生立賦此兩竹

大學之英君子之亭度靈臺而選勝繞聖林而啓扃麗閟橋之[illegible]蕩方沼之文若被素風以悠衍承翠氣之葱蒨魚相忘於在沚鳥載肅於高冥非游塵之所選實君子之攸寧朱絃在御玉磬懸庭緒休間於鼓篋肆靜謐以橫經釆齊而步其視呻畢靡亂其聽色載笑而熹貽張一弛以道形釋穢綸乎几席縱流瀣于軒欞懸垂雲之曼葉帶積若之遙町練粉飄而莫莫玄池韻以泠泠何修叢之茸霮倣雙篠之伶俜在篠籠而矯焦信定虛之有靈顧湯生而命進授淇園之筆精對橫嶺翻漣漪立函丈以經營池上方臺雜卉羣栽丹華砌素

悉詞可惜 句

巧于寫意

藥翻階執亭亭而異觀照淵淵之榴欒挺碧鮮而上峙擢岩嶢之翠竿複有宇下盤桓庭中偃蹇泉疑萃于孤高謂妨檐而欲剪竟自出以委蛇挹清池而迴展翫此幹之生成象至人之舒卷爾其爲狀也虛中忌實疎節間容臨流似淵依巖類逸貞儷乎淑美之操直比乎君子之筆影防露以釋娟響應律而蕭瑟茲質嘗之一態未若夏標而巧出乃其芳根獨遠一態玄通絕左右之蔽純貫青熒而在中匪臨深而表勁聚濟子以明神豈太山之

可作不學 [illegible]

孫苗似高岡之梧桐若其迸石而立磬折傴僂下不礙于憑軒上不虧乎承宇羌有心乎雲步乍低迴而矯舉貴托根以自全異當門之鋤去故孤生者常直近人者常曲直有取于明心曲亦時而衛足明心靡遐衛足匪他一鸞一鳳一龍一蛇自敬自彝或屈或伸君子儀之素體圓神左右貞風舉士如林敬吟菉竹湜嗣青衿

思微而理可嗣風雅

瘵鶴賦有序

大司徒王公北海樂亭人也聖亦如愚貴能存
賤類聞浮磬先務長者之車仰謝光塵即倒王
公之屣見其公子本藍田之玉豔示以耆逃兼
冊府之㸚綴披讀其中有瘵鶴一記司徒公從
御史遷大理時也途遇被創之鶴哀鳴馬首軒
而瘵之長頸孤肌終不復去表君子之流慈偉
仙禽之善托抽筆敬賦
夫何一皓颮之仙禽兮孕海隅之奇氣鼓壺喬之

清爽表頫玄而間漾逞丹素以明姿趾象虬而振
步形昏鳳以揚儀叶奇聲而嘐徹駕雲蹤其委虵
薄幽林而不處颺平圃以高睨豈垂吭於貴粒將
能毿於昆池祟紅閒之雛繳礚玉態以披離至乃
華表摧雲蘭巖墜雪膺散紫胎之毛臆染苑戎之
血月羽仝虧霜翎乍折落萬仞以逢驚迥弄翻而
橫絕欻桂籍之來遊會蒲且之見掇遂乃延頸佚
地長鳴振天向流風而若訴庶歸仁兮自全歎有
碣石真仙孤竹名賢儷寶慈于柱史邁種德之庭

飛儁

堅霽霜莪于繖斧吹暖律于盧弥在雲屯而叩拯
追震解以流躅公府之驄且止神臯之禽可憐遂
乃駐此游龍收其病鶴類秦樹之鶩烏似雕陵之
感鵲縱置文囿留蓓金閣擬儁格以雛攄進詛寘
而眷托謝冲天之騏驥就牧人之燕雀問其半死
半生借以一丘一壑飲以流丹之泉傅以良金之
藥俛仰顧神行遊顧樂弱骨重堅毀痕再合嬉同
神王之鶱怖異禪林之鴿戲蕨貘之瑣𦒇對氀毦
之華樧爾乃素月嬉流清風蠻亂繡箔催蛩閼河

吹万

別鴈滴塗露以涼年耿微霜而夜半单隻誰儔逍
遙無患聽遠唳于層霄聳素心于逢漢至若西北
十五東南二八霞肆㚇翔雲天永戛或取仙人之
箭或寄西王之札動清叫于閶方昝奔想乎坱圠
豈疏肉之難飛詎凌毿其如鍛低昂欲翥徘徊至
曙憶虞人于藻田奉君子于蘭署非戀目以余爵
寔秉心之維怨念酬環其莫展欲銜珠而未去寧
希淇上之軒未羨緱山之御願終惠于階屏永畢
生兮容豫

初出茶後

玄綠丹頂之華。吸風咽月之鄉。

○○○匡山館賦爲友人豫章胡孟弢作 有序

孟弢本豫章之才子。慕匡仙之舊廬。結架山顛。透迤雲貌。每聚遠公之笑。自號栗里之人。白雪恒操。玄風再鳴。余嘉其志包宇宙。爲賦所居。

美澤國之洪州。眞江陽之名嶽。柱北斗以崔嵬。鎭南條之廣邈。爾其日月影射。烟波沃漾。積霧流峯。横雲蟠嶂。碎瀑珠寒。香罏翠颺。竹影之金書自然。樹杪之鐵船無恙。物死强梁。人生弱喪。空迷閱水之中。不住靈山之上。如何孟弢。先我遨遊。眉顔如

畫。意氣眞豪。河山不礙。風雲自高。書盈唐述。賦満邊棟。鵝峯比峭。鵠岸雙遥。發匡后之寶牒。覔吳嶝之金膏。見白龍之時起。聽玄豹之潛號。搏空屏而曉艷。寫石鏡於寒皐。升降神仟。吐納靈川。林寘寘兮欲雨。人飄飄兮似仙。仙家兮遊衍。層陰兮疊巘覽神丘而彿居。孰人寰其更選。借禪林之一丘。搆丹房于九轉。迢騄鸞于石梁。尋飛鶩與敝艑天門之松。側生葬嶠之蓮。半卷。況復岩流自清。藥樹恒榮。留半空之霜雪。隔浮世之陰晴。長風夜作。則萬

流俱響曉聽晨嘯則百嶺齊應朝飢則平湖上果
嗔晴則彌山佛燈允可以頓真人之響策餵神區
之赤城乃有澍才大士玄德先生翹襟靈之滌覽
泛磬香而解縈妙吉對揚之地高真玄憩之楹振
林木以長嘯億遊花之舊盟出淺見而遊戲捫重
玄而迅征方遺蹤乎生品又何流騖于塵情
　連山透迤繼以松竹淡遠時具色相

懷人賦 有序

懷樂安令沈公兼也兼美須顏有烟霞之致移
令樂安彷彿王喬之在鄴寶子明之化陵陽也
入朝左遷于楚余亦下第過余咄曰義無不釋
乎以子之姿太清太寧之氣也後匡廬山遠有
匡俗近有顛張遠有徐孺子近有吳聘君高者
鸞鶩天庭低者鵠起人世紛紛借計射策銜其
年力珠犀玉拱君何取焉余時雖臥未答眷其
知已絕人矣歸南都中伏夜不能寐起坐月露
之中披懷作賦

悲夫天大地小飄其淳光日往月來流其迅景運
密從以晴覺物昭徂而遞警歲升淪于半氣覽衰
除于餓頃孰無懷而不傷在有情而必整雖美人
兮滿堂竟勸余之修騁慚御世之無奇藥深流而
綰綆趾鄧林而必枯詎冥山而見郛內熱愁焦長
途畏影儻踦驚于青黔復遲徊于素鬢俟河清而
海塵幾寬銷兮骨冷故知死之徒而欲生操有甚
而用靜想盡者窮年觀冲者忘境羨往去之松喬

識向來之箕頴，務尊養以斷金，疾銷聲而自屏跡。哉沈生，海內廉貞，德有曾鮪之實，政留蒲密之聲。余方栩迹於公府，沈亦垂翅於黔荊，既同窮而同歎，亦有胸而有情，謂余姿之淑遠，似扶輿之灝清。既在人而靡類，亦何慕而不成。曷不都捐赤舄之路，了涉清芬之程，有豫章之丹釜，有盧阜之金英，譯恬愉於性智，一昭昧於覓營，諮無生以為友，拂矧軀而頓輕，止則風停，動則雲征，㜸兮縹鴈之聘，兮素鶴之迎，豈不長消枝係，永辭忠驚，爾乃效

藩羊之曠，決煩纓囂之自縈，送華韶于遠道，爍靈根于短名。已焉哉，言之者無猜，聽之者有懷，經物情兮轉流泊，生人世兮苦難諧，索米長安之舍，走馬章臺之街。豈若仙衢玄伏，帝囿清齋，金蘭之語無別，琴尊之趣當乖，鵠態雲霞之氣，能章土木之骸，結遥情于荊越，托遊真於海淮，君門萬里，人天一涯，懷端易繞，意鵲難排，西湖晝艤，南都紫臺，窓高月度，幔卷風來，緗書衿而送抱，撫零露以傾罍。

之妙語亘斬負負於仙才

悲惋之中，英雄氣骨自存，聊託想于忘名，深膽懷于知己，直是組愁織恨。

吏部棲鳳亭小賦 有序

余生有涯物遇無極隨眕而流觸象而遷遲固有年日矣若乃南都選署僚婉沈君俞君磁州李君潮陽周君吳顧君王君余鄉朱君俱懷當世之才逸俗之度余並遊之其署南側有棲鳳小亭諸君綴頻之場也余醉其中忽憶紅泉別墅草樹如斯因爲此賦

遊龍巨川棲鳳名岡蓺池蔽景竹町籠曦吹臺之構對櫨騎河之柱雙楓果多樹蕙直則蔚森翕雲

披而花笑珠露零而葉翻地則銓流之署人非華競之軒況復選部羣公簡要清通並挺瑤山之幹俱韻竹林之風賞心惟命銳影彌空緩帶而臨清讌攝管而和雕觴可以永慶朝倫之穆均歡臣譽之融汰靈襟于草附送柔抱于花叢芳尊之友無想折揚之調誰丑有如僕者周行有命孔德無容雖煥發于霞蔚終聯聘于雲松也

聲雝雝其和雅秉的的而輝煌

岳王祠志序

越有忠佑祠者在臬司焉祀宋武穆王岳飛也司故王宅王亡以爲太學元以爲司而祠王其東祠宋孝宗之爲也祠志爲冊六凡王所自爲文與其時至于今所以榮哀王者盡是梓而存之司庾拜王祠下者貌而既其實云王之勇于忠孝其天性然斯志也其以資世之感慨流涕指髮豈有間然者哉予獨怪王以大將之才爲戰將之用而用益以不終當時無將將者然則若肅代之將李郭可

與曰韓蘄王可以並郭而王賢於李高宗之資不能爲肅若代亦其勢然蘄王逸而鄂王抑非鄂王勇而蘄王智也鄂抑蘄乃逸蘄逸而鄂之抑不免矣肅代雖疑其臣不得而誅之帥多大藩鄰或以爲名如李司徒不之來矣終不能有加鄂王之不肯爲李亦勢然也或曰王何不竟滅虜而朝附於人臣出境遂事之義此不然也觀金起時其君臣父子叔姪將相之間皆意念沈毅經畧雄遠非可猝猝乘弊而竟者且其時諸將並以詔還王以

手能向論者

偏師濟乎。夫玉以歸而死得爲世所哀憐。佛而逃玉也。爲玉未可知也。玉所謂進退維谷者與。嗟夫有高宗以其宅爲官。故有孝宗附其官爲廟。玉爲人不可知。神而後知之也。雖然孝宗時而玉在。猶之不能用玉。蓋孝之不能爲代。亦猶高之不能爲肅何也。徽高在。高與孝雖有志。勢皆有所不得行者使微得。孝嘗高孝爲親父子。高總國而孝撫師。猶然無地。舊河南北之地以與諸將所克。王收其全以候。此亦高孝之所欲爲也。勢不能也。嗟乎古

今相形。豈惟高之於玉而已哉。予志而悲之。聊以告後之將將者。

如此論事方是置身于古人之中置心于古人之胸。豈是拾人齒牙。沾巳偏見。

拘之一字。正屈原之過忠。

○○○李超無問劍集序

見其奇矣

數語亦是救阻超無

歲往涂佛有驅烏湯剌坐我堂來揖之知其奇骨之齋云不能斷酒也。信宿而都無所斷。偶爾破口公案二三則耳。居常率爾成詩心有目而目有睛省毫身吻間。盡奇俠之氣。一日問余何師何友。更閱天下幾何人。余曰無也。吾師明德夫子而友達觀。其人皆已朽矣。達觀以俠故不可以竟行于世天下悠悠令人轉思明德耳。遂去之邢拜明德夫子像。而後過我則髮已覆頂顙間矣。曰先生言俠

不可竟行于世而予之俠猝未可除。因而說劍爲天大將軍得度耳。余笑曰有是哉。明年秋九月則已雄然肩武冠帶長劍而就余。有吳下諸生書乃始知其江陰文士李至清也。曰業已去書生爲頭陀。去頭陀爲將軍矣。劍之餘時發憤爲韻語數十首來豫章題曰問劍。先生宜有以訣之。余笑而問曰既冠而娶乎。曰未也。然則劍不可得而問矣。吳人而知干將乎。其師鑄劍三年而金鐵之精不流夫妻俱入冶爐中而劍就干將。夫妻不能自投斷

髮翦指而已今予獨雄而無雌而又爲鑄爲生曰
先生其無戲曰非戲曰予謂必夫妻而劍邪莊生
說天子之劍裝以四時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
陰陽陰陽猶夫妻也若然於上決浮雲下絕地紀
列子所稱藏之不可見若有物存或見影而不見
光乃是物也然鑄此劍者皆不能殺人生常聞髮
而德而亦有不殺人之劍乎殺人非劍也若
若後論之劍能干斗柄成蛟龍終不能已世之亂
不足爲生道因爲問劍答而并其詩

舉寫奇處氣勃勃而逼手。

○○○合奇序

世間惟拘儒老生不可與言文耳多未聞目多未
見而出其鄙委牽拘之識相天下文章寧復有文
章乎予謂文章之妙不在步趨形似之間自然靈
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狀非物
尋常得以合之蘇子瞻畫枯株竹石絕異古今畫
格乃愈奇妙若以畫格程之幾不入格米家山水
人物不多用意略施數筆形像宛然正使有意爲
之亦復不佳故夫筆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證聖自

非通人誰與解此吾鄉丘毛伯選海內合奇文止
百餘篇奇無所不合或片紙短幅寸人豆馬或長
河巨浸洶洶崩屋或流水孤村寒鴉古木或嵐煙
草樹蒼狗白衣或彝鼎商周丘索墳典凡天地間
奇偉靈異高朗古宕之氣猶及見于斯編神矣化
矣夫使筆墨不靈聖賢減色皆浮沉習氣爲之魔
士有志於千秋寧爲狂狷毋爲鄉愿試取毛伯是
編讀之

書無不合

序中是爲奇勁奇橫奇清奇幻奇古其狂言蒐

諧不入燕可知奇矣乃今所不可與言文者吾恐更不在句讀在張士親鬼魅以驚人相與標奇甲勝拘儒耶會當有辨

王季重小題文字序

時文字能于筆墨之外言所欲言者三人而已歸太僕之長句諸君燮之緒音胡天一之奇想各有其病天下莫敢望焉以今觀王季重文字殆其四之而季重以能爲古文詞詩歌故多風人之致光色猶若可異焉大致天之生才雖不能衆亦不獨祕至爲文詞有成有不成者二見時多慧黠讖書文師迷之以傳註抵帖不得見古人縱橫浩渺一食其塵不復可鮮一也乃幸爲諸生而未

欲達蹭蹬出沒于較試之場久之氣色漸落何暇議尺幅之外哉二也人雖有才亦視其所生生于邊屑山川人物居室遊御鴻顯高壯幽奇怪俠之事未有覩焉神明無所練濯胸腹無所厭餘耳目旣杳手足必蹇三也凡此三者皆能使人才力不巳焉才力頓盡而可爲悲傷者往往如是也若季重者五歲遍受五經十歲恣爲文章二十而成進士蓋一代之才也而天亦若有以異之者大越之區古今冠帶之國也固巳受靈氣于斯而世籍都

三者具足鄙人

下往來燕越問起禹穴吳山江海淮沂東上岱宗西涉太行歸乎神都所遊目天下之股脊喉頰處也英雄之所蹕美好之所鋪咸在矣於以豁心神紓眺聽者必將鬱結乎文章而又少無專門承學之問靈心洞脫孤遊觴咏為貴公鉅人所賞閱所未聞出見少年裘馬弓劍旗亭陌道之間顧而樂之此亦文心之所旁行也身復蚤達曾無諸生一日之憂含宇所不勝嘆盈矚故其為文字也高其心神亮劉其音節精華甚充顏色甚悅纖瑕

者如嶺雲之媚天霄絢為者如江霞之蕩林匙乍翕乍薜如崩如爽不可迫視莫或僤形大有傳疏之所曾遺者錄之所未經者矣嗟夫以一代之才而絕二者之累若此不亦宜乎其為古文詞詩歌又何如也雖然才士而宦業流通亦無以周世物之容而既以當塗令高第為郎矣復抑而命青浦青浦故居長卿所治縣也長卿既以此出大越名天下而季重晉來乃更以歸休讀書為懷夫季重固已讀書矣凡為若談者當亦有未盡其才之嘆即然則天之予季重誠若有以異之無已也夫

讀季重先生集飄飄然左把太白之臂右擘長公之肩孤霞遠雲不帶人間氣色序不惟得其文情直已探其文源矣

〇〇序丘毛伯稿

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氣者全在奇士士奇則心靈心靈則能飛動能飛動則下上天地來去古今可以屈伸長短生滅如意如意則可以無所不如彼言天地古今之義而不能皆如者不能自如其意者也不能如意者意有所滯常人也蛾伏也伏而飛焉可以無所不至當其蠕蠕時不知其能至此極也是故善畫者觀猛士劍舞善書者觀擔夫爭道善琴者聽淋雨崩山彼其意誠欲憤積決裂挐

戾關接盡其意勢之所必極以開發于一時耳月不可及而怪也吾鄉丘毛伯文頗類乎是其人心靈能出入于微眇故其變動有象常鼓舞而盡其詞詞以立意為宗其所立者常若非經生之常意彧然而可喜徐理之固應如是也迫促刦悟案衍困獲咸其自取力足以遂之機足以轉之如毛伯者世之奇異人也傳曰同明相照同氣相求聖人作而萬物覩益聞世有霍林先生者其人正而通于大道善為典則之文天下人士苟有意乎言者以其文為聖而師之然莫敢自名為高弟子者而吾鄉毛伯在焉遺其滅沒之形收其靈異之氣世多疑霍林先生好奇士乃不類其所自為嗟夫雖先生亦安得以其所自為率天下士哉願士有所謂奇者必如吾鄉毛伯焉其可也

唯乎能奇唯不露奇者能識奇此霍林之能投毛伯也徐理之固應如是奇云乎哉

（眉批：讀文快振文章了義）（眉批：只此得人意先）（眉批：寫其真文物）

○○○袾宏先生戒殺文序

春秋介葛閒牛鳴知悲其子三犧矣。賓孟嘆雄雞自斷其羽。悲而疑之。后予從太常視一犧。齒長矣。常先祭數日。滌下不食。引之不行。數以免。後乃數人負之至庖門。覓自啗鳴。躑躅死不成爲犧。何其信也。夫以禮死而痛若是。况乎以食折財競者乎。夫太古食鮮。如豺獺相祭。已亂矣。中古粒食而不絕鮮。至聲彈礮子。亦爲聖人所食。豈不痛哉。此亦人生長東土。習味內恕。不能爲之斷矣。末流至

使肉食君子。肥不可動。昏不可靈。又使貧士流涎餂啖其側。此非膏脂之累。乃聖人不制之過也。幸有西方神人。因機止殺。有如萬一。禽魚復安。橫目之心淨矣。至云無始以來。遞代相食取報。人無信焉。徵于余郡南青雲鄉。有獵翠少年。乃爲一美人死。後美人死時。有大翠鳥。如鷺。出戶飛。余先祖伯淸聞之。嘆曰。心精則化。寧循其端。翠精于怨。猶能報人。况靈乎翠者乎。遂素食草履。常步耦耕。斷內人珠翠飾。恐犯爲人所化牛馬蛤翠也。今何可得

乎。善哉袾宏先生。爲諸蟲流涕。鴻臚孫君又爲精信廣流傳焉。粒爲擁疽勤方度。殺業也。

止殺原清心養慈一助。何必商及報復。至曰肥不可動。昏不可靈。是現在報。更可動人。其誰敢

貧士曰流涎餂啖。想亦當自分其貪心

調象菴集序

萬物當氣厚材猛之時奇迫怪窘不獲急與時會則必潰而有所出遯而有所之常務以快其擶緒過當而後止久而徐以平其勢然也是故衝亂動犍而有厲風破隘蹈決而有潼河已而其音泠泠其流紆紆氣往而旋才距而安亦人情之大致也情致所極可以事道可以忘言而終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詩歌序記詞辨之間固聖賢之所不能遺而英雄之所不能揜也東吳鄒公彥吉著調象菴

集數十卷以余所好急取其詩而諷之已異焉當其興爾而起澒洞合沓物聿崒嵂可使雲發電駛魚跳鳥瀾倅不可得而當也逮其法至而行則復倚儷澹淡切迭稽諧若晴雲褟雨堅車良駟逝不可得而厭也文則皆名岳廣川之環其前而通人選賓之騁其後彪炳渙汗要于足傳而大致有動于余衷者蓋公才具高偉于世故亹亹之業闢濟有餘而心目太明神骨太峻于貴倨無所可下於衷伍無所可偕用此率意而酬殆非頻頻所了蓋

自是公之進退無恒而天山有筮矣嗟夫有高才而鮮賢仕其與能靖者與折節抵巇非公所習則其鬱觸噴迸而雜出于詩歌文記之間雖談世十一譚趣十九而終焉英英沃沃有所不能忘者益其情也至于今四海人士鮮不引重公者然猶大其才而高其氣則當時之嶽嶽一世何如矣雖然世人爲其不可傳者而公爲其可傳者噫而風飛怒而河奔世能阨之於彼而不能不縱之於此然公彼自號愚公而謂余曰平生此道恒以酒廢病

廢游廢頃更以事佛廢此殆不然公文字言酒言病言游言佛者纍纍而是公之廢無乃其所爲與者與聲音出乎虛意象生於神固有迫之而不能親遠之而不能去者開元成本寧二公當過公所其亦以是諗之爾

英風濿氣爲來逼人殆亦爲集中寫其憤懣之氣

○○○耳伯麻姑遊詩序

世總為情情生詩歌而行于神天下之聲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以憺蕩人意歡樂舞蹈悲壯哀感鬼神風雨鳥獸搖動草木洞裂金石其詩之傳者神情合至或一至焉一無所至而必曰傳者亦世所不許也予常以此定文章之變無解者聞洞罷客忽憐綏安謝耳伯遊麻姑詩數葉諷之自漢魏又無榜者耳伯始為之溶溶英英旁魄陰有騁漭遊大之思可謂足音空谷術後有詩舉

一章聲律自言其致亦神情之論也嘗耳伯其知之矣中復有記時江夫子升遐數語若以死生為大事嘻吁此亦神情所得用耶水月疾枯宗復何在唐人所云萬層山上一秋毫也偶為耳伯敘此

正爾叔家數語頗自快人

○○○儀部郎蜀楊德夫詩序

楊公本井絡之秀體江漢之靈育德鬱叢之區雅韻栽科之秀固已苞結藝文優游玄釋矣遂攄藻天漢騰輝日匣彈楚服之歌琴坐吳邦之禮署亦復端居多暇翰墨時作或是涼年獻歲首夏兼秋撫鶯花而流悵睇鴻雲而寄想別有羣公餞帳遊子河梁夫離別之奇聲兜登臨之遠致他若標真東遊雲氣西征懷仙緬竺類有玄言沉靈激韻靡非清嘯吾友帥機最愛上林甘泉洞簫諸賦嘗曰

蜀有楊君世不減風流矣夫楊君貌充而氣穆聲和而辭正砥志雲屯乘潛雨畜若夫登高者大夫之餘作賦者童子之技楊君之業蓋不在茲楊君有言相如惑于玄龍吾家于雲濡于紫擬子淵隨于碧影他雖有拔所謂博奕者乎足以暢揚君之趣矣然其搦管才情並詣亦安可不傳也余輒竊之資與屬流獵閱有年日蜀如楊君者情途希覯之品焉得昧淵作敘敘而歸之梓矣

龍勁有氣骨

九疇五行無知此說

○○○孫鵬初題　初堂集序

漢儒疏五事以水爲貌而屬火于言誠不能無概乎是今夫木之生其所以長潤森好恢瑰曲折者大氐水之爲也極焉而措之爲薪火以傳火者木之神明也而言者人之神明言而有以傳傳以久則神明之所際也雖然顧可以忽貌乎哉人之貌也明暗剛柔成然而其文亦宜然位局有所不可以反置脉理有隧不可以臆斷藉其神明有至不言其於貌也無不可望而知焉　國初大儒彝鼎

當今人欲加何李亦自難

之文無所敢論迨夫李獻吉何仲默二公軒然世所謂傳者也大致李氣剛而色不能無晦何色明而氣不能無柔神明之際未有能兼者要其于文也瑰如曲如亦可謂有其貌矣世宜有傳者焉間者文士好以神明自擅忽其貌而不修馳趣險仄驅使稗襍以是爲可傳視其中所謂反置而臆斷者尚多有之亂而靡幅盡而寡蘊則之以李何其於所謂傳者何如也然而世有悦之者焉華容孫公鵬初憂之嘆曰李何於斯文爲有起衰振溺功

要欲

王元美七子已開弱宋之路日已流遁長此安極且吾先公四世文林剰量二公爲法已久不可以失而公又蚤負才志入讀秘籍出視省奏滙于今昔之故隱而益文嘗欲總史傳衆行畧起唐虞以來至勝國效遷史體爲紀傳之言而因以檃括十三經疏義訂駁收采號曰儒藏嗟夫公蓋通博偉麗之儒矣至其爲文自奏志序記頌歌咏引繩步尺取衷厥體勃盛者勢而延豫者情叩切者聲而流溢者紋暇則[illegible]者放幅裕而蘊深公之所以爲

文也蓋江漢洞庭爲水淵渟足以滋演文貌而鴻首祝融爲火雄精足以顯發神明然則公之文爲必傳傳而必久李何七子之間有以處公矣

七子亦不必拘拘步之要自不失其神貌亦可以王矣

卷之二

錢塘陸敏樹生生父訂

○○○牡丹亭記題詞

天下女子有情，寧有如杜麗娘者乎。夢其人卽病，病卽彌連，至手畫形容傳於世而後死。死三年矣，復能溟莫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眞。天下豈少夢中

之人耶。必因薦枕而成親，待掛冠而爲密者，皆形骸之論也。傳杜太守事者，彷彿晉武都守李仲文、廣州守馮孝將兒女事。予稍爲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考柳生，亦如漢睢陽王收考談生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情之所鍾在我輩，善用情耳。不極之死生夢覺，與不及情者何殊。然麗娘之用情，得先生之摹情而顯。

○○○溪上落花詩題詞

長孺、僧孺兄弟，似無着、天親，不綺語人也。一夕作花溪諸詩百餘首，刻燭而就。予經時閉門致思，不能如其綺也。長孺故美容儀，少年幾爲道傍人看煞。妙于才情，萬卷目數行下，加以精心海藏，世所云千偈瀾番者，其無足異。獨僧孺如愚，未嘗讀書，忽忽狂走，已而若有所會，洛誦成河，子墨成霧，橫口橫筆，無所留難。此獨未宜異也。僧孺故拙于姿，然非根力不具者，以學佛故，早斷婚觸，殆欲不知

天壤間乃有婦人矣。而諸詩長短中所爲形寫幽微，更極其致，如溪上落花詩，芳心都欲盡，微波更不通。有艷都成錯，無情乍可依。不妨作道人語。至如春日獨當壚，卓女盈盈亦酒家。數錢未慣半羞花，僧孺不近壚頭，何知羞態。七寶避風臺，翠釵裙帶愁牽斷，鎖得斜風燕子來。僧孺未親裙帶，何知可以鎖燕。燕姬墮馬，一道香塵出馬頭，金蓮銀凳緣相夠。僧孺未曾秣馬，何識香尖。春閨怨，乳燕嬌歸玳瑁梁，無心顛倒繡鴛鴦。僧孺未經催繡，安識

倒鐵當是從聲聞中聞緣覺中覺耶無亦定中慧耳然予覽二音有私喜焉世云學佛人作綺語業當入無間獄如此喜二虞入地當在我先又云慧業文人應生天上則我生天亦在二虞之後矣

敘處擷百花之奇英結處洒天女之奇淚

天子亦可黔矣

○○○邯鄲夢記題詞

士方窮苦無聊倏然而與語出將入相之事未嘗不憮然太息庶幾一遇之也及夫身都將相飽厭濃醒之奉迫束形勢之務倏然而語以神仙之道清微閒曠又未嘗不欣然而歎惝然若有遺暫若清泉之活其目而涼風之拂其軀也又況乎有不意之憂難言之事者乎回首神仙蓋亦英雄之大致矣邯鄲夢記盧生遇仙旅舍授枕而得婦遇主因人以開元時人物事勢通漕於陝拓地於番識

搆而流竄亡而相於中寵辱得喪生死之情甚具大率推廣焦湖祝枕事爲之耳世傳李鄴侯泌作不可知然史傳泌少好神仙之學不屑昏宦爲世主所强頗有幹濟之業觀祭邠號鑿山開道至三門集以便餉漕又數經理吐番西事元載疾其寵天子至不能庇之爲匿泌於魏少遊所載誅召泌懶殘所謂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是也枕中所記殆泌自謂乎唐人寓泌於魯連范蠡非止其功亦有其意焉獨歎枕中生于世法影中沈酣啽囈以

至于死一哭而醒夢死可醒真死何及或曰按記則邊功河功蓋古今取奇之二癡矣談者殆不必丁人至乃山河影路萬古歷然未應悉成夢具曰既云影跡何容歷然岸谷滄桑亦豈常醒之物耶第槩云如夢則醒後何存所知者知夢遊醒必非枕孔中所能辯耳

大夢非在困阨與暢快中不易醒然造化非是富貴貧賤亦不能令人夢夢覺之先後則在人耳

只此數語已足一本傳奇

南柯夢記題詞

天下忽然而有唐有淮南郡槐之中忽然而有國有南柯此何與天下之中有魏魏之中有王也李肇贊云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嗟夫人之視蟻細碎營營去不知所爲行不知所往意之皆爲居食事耳見其怒而酣鬬豈不吷然而笑曰何爲者耶天上有人焉其視下而笑也亦若是而已矣白含人之詩曰蟻王乞食爲臣妾螺母偷蟲作子孫彼此假名非本物其間何怨復何

恩世人妄以眷屬富貴影像執爲吾想不知虛空中一大穴也倏來而去有何家之可到哉吾所微恨者田子華處士能文周弁能武一旦無病而死其骨肉必下爲螻蟻食無疑矣又從而役屬其鬼氣以爲臣螻蟻之威乃甚於虎狼此猶死者耳淳于固儼然人也靡然而就其微假以肺腑之親藉其枝餘之任昔人云夢未有乘車入鼠穴者此豈不然耶一往之情則爲所攝人處六道中嚬笑不可失也客曰人則情耳玄象何得爲彼示儆此殆

二句亦淸

不然凡所書禓象不應人國者世儒卽疑之不知其亦爲諸蟲等國也益知因天立地非偶然者客曰所云情攝微見本傳語中不得有生天成佛之事予曰詶蟻不當上天耶經云天中有兩足多足等蟲世傳活蔦蟻可得及第何得度多蟻生天而不作佛夢了爲覺情了爲佛境有廣狹力有强劣而已

滿茜一書包括三教四夢亦該括三教鴻苞似爲湔南四夢大啓頓門言幻言眞俱指南之車

尚何二

時施亦不奇怪矣

蕭伯玉制義題詞

唐人有言不顚不狂其名不彰世恭其言以視士人文字苟有委棄繩墨縱心橫意力成一致之言者舉詫曰此其沸名已耳下者非其固有高者非其誠然予少病此語必若所云張旭之顚李白之狂亦謂不如此名不可猝成耶第曰怪怪奇奇不可時施是則然耳予所友吉州人士最篤長者義理淳深少者亦復風氣雄遠緩急可爲世有故予毋見吉州人士輒喜寔不同餘州人也九月聽榜

南州嚶嚶然誦其名至泰和蕭君士瑋則啞然歎嘆曰此名士也予益爲之喜已乃知爲予邑南海葉侯所錄伯玉來謁謝而同陳大士夕予燕語沖然流澁今昔月中久不見如許客也明日得其文字十數首大致奇發頴竪離衆獨絕繩墨之外參然能有所言非苟爲名而已大士曰方岳李公觀察爲公且爲伯玉刻此行之夫二公者士所証獨闚人也而已爾則向所云不可時施者又不然矣大不苟爲名而又可以時施此亦天下之至文也

奇怪不可常而尋常寫奇怪此乃眞奇奇怪怪

文開合處殊有古意

筆不有形

宜城令姜公去思記

余識宜城令荆人姜君奇方孝廉時長者後余遊宜行水陽林樹修遠厨傳甚飭巳又見其人士沈君典梅禹金之流文雅風快爲之欣然令數來攸攸如也令朝京師會余上計令故江陵相弟子師也不數日江陵弟子介令候余余謝不敢當意令且訃晁寵遴之矣然令終用平徙得治渠郎巳復貶山東小州屬監太山妃祠余異之蓋去宜十年丞武林而病痕宜人聞之愁然慼比巳宜人聞之

脫然喜余又異焉夫姜君者亦蹇諤重進止質行人耳治縣當亦無有奇何以思乎一日宜父老諸生來言狀如之且曰令無以予民然善爲條如前役者長常署人田多者得收其旁戶租常自入豪猾比前徵後相補射爲譔卒發覺一人至負租百萬犯至死當戍邊者至一家九人連年不決遣令至乃與囚約能輒抵所負爲除不能遣未盡十日囚空更爲法行條編均里甲里自徵輸因以乾耗如程至無可笞攷事吏贖常利金得自與間行其

十之三游聲不在民矣緩急無所歸今日若此所謂金生而粟死者也歲當侵奈何乃大治諸廩累穀至七萬餘石以訾良人然令在縣六年無凶災後乃連歲水敗穀種流死然後以此不饑嗟夫作令如此亦可思矣余嘆曰然則何以遷無殊則諸生瞠然造前曰沈君典在時言之矣雖江陵相亦極知姜令賢然嘗謂其子令不與我親常衆見後江陵相橫不肯持父喪間荆人士在朝者當何間獨姜有後言因以枝去且夫仕官遇合

其時也惠者其基也其時在上其基在下然則何以去十年而後思中一父老般仙飲涕而前曰始令之勤吾宣也食稗衣蔫亡晝夜忽忽勉循其民間勞疾苦輿立纖致口咄咄不能言常心計而手條之乃至顏色黎露耳目將廢一時流吏姍笑爲愚然至今號令有所利便民者常君之法也乃今而後知之余不覺流聲歎曰若宣之民可謂能言其君矣百姓何負于長吏哉書之告後來者

有粟滿庾不以實發有徑可塛不以措足祖官也至人也然陳自強以仉胄流竄姜令猶以邪丞終且以去後具思安知拙之不爲巧乎

議論相接處風急浪飛山低林績

智士憐事亢愚民感亦後

卯渦無赫赫名者常致思

妙有餘韻凝哨

臨川縣古永安寺復寺田記

天下有閒人則有閒地有忙地則有忙人緣境起情因情作境神聖以此在囿引化不可得而遺也何謂忙人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此皆天下之忙人也即有忙地焉以苦之何謂閒人知者樂山仁者樂水此皆天下之閒人也即有閒地焉而甘之甘苦二者誠不知於道何如然而趣則遠矣朝市之積則有田廬山水之餘則為寺觀故寺觀者忙人之所不留而田廬者閒人之所不奪也臨川

古為名郡五峯三市在焉三市者市也五峯之間間有觀九寺十三蓋入明以來大為忙人割奪盡乃至郡粥無所而古永安寺境界巋然獨完其田則太半無有矣邑侯袁公起於蘄黃來宰於茲廣臨川之精深性樹之學披畝而嘆曰臨川人之僧閒人也一詑乜乎有能從吾言而反其田者吾徒也于是郡弟子劉某晳籍歹丁日若干畝上之侯以歸於寺侯為欣然告世尊而撫之曰此所謂孝子劉某也而適是時有僧大千購得南都藏經以至而尊置之寺侯曰有其書矣而無其人何於是有浮梁僧水月為達觀先生弟子精心苦行通于評唱之義適來寓斯人士與遊始知有所謂宗門者久之長千寺僧大初來講蓮華經聽者千餘人得田而食無不惜莫贊嘆曰此固我侯之福田也嗟夫當忙人之急得此田也豈不曰彼無父母妻子之屬先王所禁遊民者吾非與有所惜利其田始以蓄其種類云耳嗟夫此所謂奪閒人之物以將養忙人也固一其說然試以語彼天下皆忙使

人而無一閒人皆忙地而無一閒地則亦豈成其為世相也哉且今所從遊於二氏者彼亦有所業非所禁遊民也如其為遊民法固禁之久矣所惜者遊人之非遊而閒人之未嘗閒也非閒非遊不可以涉道是故聚百閒人而食之必將有意乎道者焉聚千閒人而食之必將有進乎道者焉不已而食閒人至於萬猶將有得道者焉道之喪世也久矣幸而有一人焉其何禁于千萬人之閒而奪其養哉即未有之庶幾有之如以食百千萬人之

聞者等以養百千萬億人其必無冀于有道者矣則亦蓄其種類而已然則侯所爲存寺者苡不在田而在道飯器無殊香色有異後之遊閒逆來食于兹田者其亦有感于侯之弘願云

文字辨折處須令人無可伸喙以田而緣頑禿何必奪此與彼想出一道字足以壓倒貪情其中必將猶將庶幾有之等語皆文字之靈妙處

續棲賢蓮社求友文

歲之與我甲寅者再矣吾猶在此爲情作使劬於伎劇爲情轉易信於疢疾時自悲惘而力不能去嗟夫想明斯聰情幽斯鈍情多想少流入非類吾行于世其于情也不爲不多矣其于想也則不可謂少矣隨順而入將何及乎應須絕想人間澄情覺路非西方蓮社莫吾與歸矣昔遠公之契劉遺民等十八賢爲上首而康樂高才求與不許淵明嗜酒而更邀上名跡既遷勝事遂遠至趙宋省常

昭慶之社處有向王二相國名隱跡不著亦足致慨於出世之難矣吾弱冠徘徊墜齋池上因而自念異日投簪庶其在此四紀而餘因循未果邇欲翕飛開蓮續社而故林馳傳頗礙棲遲諸所高深去人大遠津梁一處允惟厥中則有唐少室山人李公所隱棲賢故基谷林石淙雷動車震橋名三峽循涯眺聽空寒應心五老雙流傾其左側龍淵鹿洞吸其近間眞不盡之靈墟而無爲之蓋庇也中有平疇嫂　茶筍斯儲谷口江來延接非遠輿

言笑築無負初懷冬春間復聞九江分司錢塘葛公加意道業亟造依之與成斯事比度章門葛公幅巾歸越而棲賢老釋樂愚寔來樂愚故有浮行可語者旋告之故樂愚曰亦其時也高天鄉於熾炭大地沉於積流況此聚沐之軀懸輿之略乎雖然非有同心安能久處曷若遂蹤林遠大啟宗雷庶使鸞鶴相依蘭蒴無絕耳吾悦其言自惟素尚沒於淵明襟心廣于康樂而敢擅嗣盟以滓前哲已而靜思有足述者晉宋之間世道奇側遺公貞

述游交實深玄慮我明一家恢然道廣才度之士朝緊交容慕類以悲感愾而集要之語嘿之通懷造來之大致矣且吾有二友湯嘉賓久愾嘆於棲賢居潛初近勤施於昭慶茲之續斯盟也成斯役也二公首其許我乎嗟夫匡纔之名迹鉅矣宇宙之名流盛矣遺民通隱必有周劉散騎舍人未乏詮炳費神明于匪妙委日用于無常情有所必窮想有所必至苟懷千秋之寄者皆將有人于斯言

無懟激之詞無沉錮之悲嚶嚶之鳴實獲我心

嗟乎不求夔龍而求林遠終非英雄快事

秀才說

秀才之才何以秀也秀者靈之所爲故天生人至靈也孟子曰以爲未嘗有才者豈人之性也哉不能盡其才者也故性之才爲才也盡其才則日新心含靈粹而英華外發行則有度言則有音易所謂黄中以通其理是也才而爲秀世實需才正需於此或曰諸生不甚言性乃以言性之人亦未能盡其才夫大聖非五十學易知天命鮮能無太過其言之信者識之其行之信者從之其言行之

旋者置之而已或曰日者士以道性爲虛以食色之性爲實以豪傑爲有以聖人爲無嗟夫吾生四十餘矣十三歲時從明德羅先生遊血氣未定讀非聖之書所遊四方輒交其氣義之士蹈厲靡衍幾失其性中途復見明德先生嘆而問曰子與天下士日泮渙悲詞意何爲者究竟於性命何如何時可了夜思此言不能安枕久之有省知生之爲性是也非食色性也之生豪傑之士是也非迂覗聖賢之豪如世所豪其豪不才如世所才其才不

秀傳不云乎三折肱可以醫國吾爲諸君愼之頑鈍非秀斯跟非才也須得一辨明庶不愧此二字若不以才而以財則亦秀而非秀矣

滎河公頌

華顛君子玄識先生。沉輝葉樸深迹遺榮當與鑿髓選僻攢楹嘉陵是亘岷江此横銅梁寫照玉壁流瑛纖羅畫漾倚縠㓐縈醲旋嬌潤虹拖飲晴榮流絳屬澄漪練平廻廻漢粲裔裔雲英。陽崖曲抱翠潋逶迤千腸紉邈鵲尾經營龍匝西蜀。委曳南荆泉綃遠空寧鎔環城玲瓏潮沚綽約連瀛。含潜麗宛燊泓倫貞。湧淪無訖沖溢亭評文藻可結缽爪不傾仸嗣忠孝漁歌濁清。隱同遺軸。貴異塵綴

璇源自折珠崎恒盈滎河載頌絡井流繹。

巧思曲筆水繞山廻且英英有色

答王宇泰

來教。令僕稍委蛇郡縣。或可助三逕之資。且不致得嗔宇泰意良厚。第僕年來衰憒。歲時上謁每不能如人。且近蒞吾土者多新貴人氣方盛。意未必有所挹。而欲以三十餘年進士六十餘歲老人時與末流後進魚貫鴈序于郡縣之前鄙步而行。伺色而聲誠自覺其不類因以自遠至若應付文字。原非僕所長必欲肉調俗作籠衕中扁食。令市人蒸故賦夫又竊自醜因益以自遠其以遠得嗔僕

固甘之矣所幸鄴肋尊拳長人者或為我一映耳。然因是益貧田可耕子可教利用安身僕亦有以覜顒也趙真寧書亦語及此。種種情事悅之兄能為兄詳言之。總非諸筆能盡。

鐘鳴漏盡。自應知止。覺宇泰非愛我也。

可砭老貪。

○○○復門人藍翰卿

不佞愚鄙歷落之士蔽石林而無覯思相藻以何言乃有空谷足音疑是眞人天際今文古文皆有大言小言俱來物鉛素於九流理筌玄於二氏居然不朽而在諸生然且採拾虛浮過自撝挹高山有客能通咫尺之書委土可師謬爲函丈之敬劬當之而汗浹旣衒之以心疑豈向若者眞有讓予登清將廷方者偶爾聲于牧馬眞龍何待假龍以生雲[illegible]小蛇以示神奇豈大雅之故然

乃高明之作用如不佞者懶散筆硏之外洄寫絲竹之間獨有停雲之思不絕臨風之興以君大有[illegible]我同人即欲恃知己獻千一之愚爲文人起百六之運其如空虛無以相益尊光祇以流謙一字爲榮九頓而謝

花對語而如笑

○○○答岳石帆

兄昔謂弟不知何以輙爲世疑正以疑處有佳皆都爲人所了趣義何云似弟習氣矯厲與世皆放嘗忘言創世奮名好事之英弟亦敬之未能深附也往往得其疑世疑何傷當自有不疑于行者在故當問所疑之人耳疑何足惜

○○○別沈太僕

明公渡江急不得見不知明公更得渡江否虎以操觚能以靜全花以上技根以下存名不可以多取行不可以譽危虛以居之可以待時

語得老之髓

○○○復劉郡伯

辰以郡乘下詢意三十年中人物皆在耳目之前鄉賢宦以媚人何得依鄉作傳名宦人以媚官未審以何而名大可忘言細復何述若兵食雜志祇取各縣規條淡夕而成又無需立局也

直是開不敢開之口志書可以不作

○○○與岳石梁

石梁過我。風雨黯然。酒頻溫而易寒。燭累明而燃。臨二十餘年兄弟道義骨肉之愛。半宵傾盡。明日送之郡西章渡。險而沆瀣。兩岸相看。三顧而別。知九月當更盡龍沙之慨。見石梁如見石帆。終不能了。我見石帆之願也

離合景蕭。數言欲了。

〇〇〇答馬心陽

南皋書來慰弟云。茫茫海宇。遂不能容一若士。倘若士此中又不能容一海宇。即便爲所美矣。此語

雖非其至。差足豁人。亦足轉奉兄破壁爲笑

應是慰寂落不刊語。

〇〇〇答陳如吉給諫

朝論固如沸。聖明在上。終是君子多小人少。但我輩不宜急以小人與人耳

忠厚之心。遠禍之術。彌亂之道

〇〇〇寄李孺德

聞孺德成進士。殊快。以孺德恂恂孝友。他日當不負此科名也。吾輩初入仕路。眼宜大。骨宜勁。心宜

平。勿乘一時意興。便輕落足。後費洗涤也。顧僕一生拙宦。而教人宦乎。然亦以拙教也

平心一節。非直新進所宜。眼大骨勁。恐亦是卿用。卿法可耳。

○○○答吳徵如大參

門下沖年對日。壯節傾時。綰南國而麟趾自振。遂稱君子之子。起東林而皐比獨擁。將曰聖人其人。公既玉色以揚休。亦黃中而通理。至如不佞。歷三年而兎逝。未能消積罪于公卿。偶一旦而嚶鳴。猶幸竊奉教于君子。爲俗乃時爲道。所忝同病相憐。詎謂同明相照。我思我子。延陵湘澧之間。兮眷幽人雲谷柴桑之際。

矯矯見此老之崛强

徐文長小品[illegible]

文章可以窮達論可以大小分乎哉茅士當其達擁高座列食客响落蟻承聲蜚蠅和順風之呼自氣遠而聲宏不韋之書遂懸國門一字不敢易若寒士一腔牢騷不平之氣恒欲洩之筆端爲激爲懣爲詆侮爲嘲謔類與世枘鑿且買

名無資吹轝寡黨無心之水乳可聳　主知可券奕世偏不能快同時之嗜卽文長之文未知則擬爲荊川旣識其人則病其後之

徐敘二

弱向使當日幅短而讀易竟讀者當北面矣文無窮達相世有窮達見爲且奈何吾因取其短章之佳者評隲之寄吾悲悼之意若

夫不以窮達易目使柯亭之殘篠流聲子雲遂有没世知巳尊之詡之有中郎諸先生在寻亦何必益羽毛于凌霄之翮哉

徐敘三

錢塘雨侯陸雲龍謹

題

翠娛閣評選徐文長先生目次

卷一

賦

表

序

記

論

啓

○○○謝某啓

書

○○○與馬策之

○○○與柳生

○○○與畫史

○○○與梅君

○○○奉徐公

○○○答李參戎

翠娛閣評選徐文長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碑

○○○劉公去思碑

○○○會稽吳侯生祠碑

傳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白母傳

贊

○○○書濾水羅漢贊

○○○純陽子圖贊

○○○鳴教所出藏郭畫贊

○○○自書小像贊

○○○郁君小像贊

○○○馬策之小像贊

○○○外兄若野翁眞贊

銘

○○○破臍硲銘

又
端石榜硯銘
鼉磯硯銘
破牖砮銘
篆櫝銘
書櫝銘
又

墓誌銘

高君墓誌銘

賞無極墓誌銘

祭文

代祭陣亡吏士文
感蔓祭嫡母文
祭少保公文
祭張太僕文
祭少顛文
祭羅君文
季先生入鄉賢祠祭文

題跋

書草玄堂後
新建公少年書董子命題其後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
書米南宮墨蹟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書夏珪山水卷
書朱太僕十七帖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書馬湘蘭畫扇

翠娛閣評選諸名家小品

山陰徐　渭文長著

錢塘陸雲龍雨侯選

仁和陶良穉質甫評

○○畫鶴賦

（畧傚仙）朱冠縞衣四池玄綠鐵歷昂尻金睜夾顛長喙易渚圓吭闘天秉寥廓之高抱小蒼莽之微騖忽一舉而逍九萬之翼亦孤栖而養千歲之玄爾其焦山瘞銘（焦山有阿景以瘞鶴銘）桂陽避羅道林縱歸（林支道）揚州負纏來軒衛閥徒傳卭者之言聞唳華亭誰共

徐文長集　卷一　一

吳儀（陸樵）之歎由此觀之則形骸易泯不勝留影之（以下設左）難椅畢如工返壽終身之玩爾其舐筆和鉛微精召巧或磅礴而解衣亦凝澄而命草想仙羽而彷彿于青田揮求韻而希冀其玄妙則有翩然以臨劃焉凝佇矯矯波間亭亭松際黃棲酒價全憑橘瀋而高赤壁夢回徒憶車輪之翅乃若素壁財粉朱門始光徐展玉輪高縣珷梁數丈輕綃方挂瀑一雙語燕忽驚行濺孤雪兮毰毸頂殷荔而氐昂方拂瀾而振翔亦將嘯而引吭屢以為眞假致花之粉蝶久而始覺誤集障之蒼蠅然則物固往往有神于繪而便于玩者矣又何必翎兩翼于蒼蒼

徵事富措詞駢

徐文長集　卷一　二

○○○牡丹賦

爾其月陂隄上長壽街東張家園林汾陽宅中嘗春光之既和蔼亭榭之載營天宇曠霽兮絲游景物招人而事起彼貴子兮王孫感游龍於流水遶兹葩而密坐藉芳草而芊芊感盛年之若斯傷代謝之能幾爾則粉承日傘朱含霞雨羣蒂如翔交柯如拒凌晨併妝對客不語衛尉出婢子於雜幃鄂君擁翠被於江渚當其百蘂千芽照耀先霞綠裳紛紜望之轉眩若儒生之校學列女樂於絳紗

孫大背戶迎窗上下鬈鬖二三作隊嬌嬌愈鮮飛燕進女弟於遠條夫人挾三國而朝天錦瓣重捲檀心飛屑柔須夜殷怒葩曉決宛婦姑之反脣似相稽而無說則有若盛時合沓諸娣從韓姑以同歸颯焉凋衰漢主放宮人而憎別風薦小爽雨委微溫楚姝舞歇於章臺陳后泣罷於長門亦有細加巨上愼妃横逼座之勢紫侍黃側班姬抗同輦之尊或勁而昂婕妤當逸熊於上殿或翹而望處子窺宋玉於東垣既離以披亦競而駢近不極態遠不盡妍大彷彿乎佳麗意所想而隨存奚援引之數姝可髻比而殫論然渭嘗聞如來演法在彼鹿園菩薩莊嚴衆二十五寶髻鬟珠瓔珞組佛之勝相紫金光聚大衆威儀具八萬數又聞崑崙閬風土城瑶宮神人飛行綽約玲瓏雲態雪光不可殫窮夫人之心想由習生景與想成一牡丹耳世人多謂花如美婦則前所援引諸姬羣小之所象是也使玄釋之子觀之遠嫌避譏則後所援引大衆羣仙之所象是也今此花長於學士之庭在

仲敬之宅仲敬將謂此花申申夭夭行行誾誾侃玉瑱琚鼓瑟鳴琴其仲尼與七十子諸人乎縱謂其婦人也稱煩則太姒始至宮人欣欣琴瑟鐘鼓樂而不淫乎稱簡則二女湘君壽帝舜於蒼梧之野宓妃盤姍解佩環於洛水之濱乎此皆不以物而以已吐其醜而茹其美畔援歆羨與世人之想成者等耳若渭則想亦不加賞亦不鄙我之視花如花視我知曰牡丹而已忽移矚於他圖都不記其婀娜籍紛紛以紜紜其何施而不可

忽而羣媚盈前，忽而寶絡滿座，忽而章縫䘿祴，爲笑爲傲，繁稱醜類，妖豔奇雅俱集。

前破械賦

嗟乎哉，西河殘守，東海孝婦，差之豪釐，千里岐路。寸胝尺支，二木一余，昨日何重，今日何輕，其在今日也栩栩然莊生之爲蝴蝶，其在昨日也蘧蘧然蝴蝶之爲莊生。

非親歷不能寫其快心。

後破械賦

嗟有一物，背亦白斑，鵲喙不啄，琴體乏絃，乃借亡友大寶金紐，與之爲三，胝及足手，一人邇之，不棺

而朽，多其高義，隨我四年，我分殉之，何心棄捐，二三神明，駕鵝其首，司其去留，爲我搥剖，嗟乎哉，爾完我死，爾破我生，破完倏忽，生死徑庭，可不愼乎，敢告司刑。

讀之可涕可笑。

鶺鴒賦

黄冠白章其鳴嘒嘒庥彼凡羽綠襟朱喙奈此鶺鴒將飛復墜我則爾衡賦能慣渰

鼠賦

聞爾貪殘曷能水潔乃縞膚而素毛矯變緇而為白獨不附胡粉之晶晶兮始黥于鉛黑

黄頭賦 賭負謝者頗溢

鳥曰黄頭猛以善鬬白秉金精儆爾介胄虞人網以奏功如拔猛士于千夫幕府喜而錫金似鄉抔土于一覆

代祕進白牝鹿表

臣謹按圖牒再紀道詮乃知麋鹿之壽別有神仙之品歷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年乃變為白自玆以往其壽無疆至于鍊神伏氣之徵應德協期之兆莫能罄述誠亦希逢必有　明聖之君躬修玄默之道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後斯祥可得而致恭惟　皇上凝神沕穆抱性清眞不言而時以行無為而民自化德邁羲皇之上齡齊天地之長乃致仙麋遠呈海嶠奇毛濯雪島中銀浪增輝妙

體搏冰天上瑤星應瑞是茲神靈之所召夫豈虞羅之可羈目地當寧波定海之間況時值陽長陰消之候允著晏清之救兼昭晉盛之占顧臣叨握兵符式遵成筴叢茲夷狄尚爾跳梁曰與禡禋相為犄角偶幸捷音之會嗣登和氣之祥為宜付之史官以光簡冊內諸文囿俾樂沼臺覓草通靈益感百神之集御芝候輦長迎萬歲之遊

中二聯匪夷所思餘亦不難及也

是再進

代再進白鹿表

竊惟白鹿之出端爲　聖壽之徵巳于前次進奏之詞槩述上代禎祥之驗然黃帝起而御世王母乘以獻環不過一至于廷遂光千古之冊豈有間歲未周後先迭至應時而出牝牡俱純或從海島之崇林或自神栖之福地若斯之異不約而同如今日者哉茲蓋恭遇　皇上德函三極道攝萬靈齋戒以事神明於穆而孚穹昊眷言洞府遠在齊雲聿新玄帝之琳宮甫增壯觀遂現素麇于寶地

默示長生雖知守而雄自來海既輸而山亦應使因緣少有出于人力則偶合安能如此天然且兩獲嘉符並臣分境嘻然攸伏銀聯白馬之輝及此有採玉映珊瑚之茁天所申眷斯意甚明臣亦再逢其榮匪細豈敢顧惜徵論隱匿不聞是用薦登禁林弁昭上瑞爕行拔萃峙仙人冰雪之姿交息凝神護　聖主靈長之體

更工麗聳秀　袁中郎

典核

代進白龜靈芝表

竊惟玉龜應圖寶冊著瑞必也時逢聖世然後特產嘉休用召至和平應時昭顯導引呼吸與天久長至于穴處山中乃復潛蟄芝下則史冊所未載古今所未聞而又奇瑞而又瑞者也恭惟　皇上道光帝堯　功邁神禹　皇天示象永符萬世之斯文洛水同符載錫九疇之秘典是以介蟲將兒芝草開光蟠以托身待惟延頸灑然素雪應兆蓮葉之巢覆以青雲正合蓍莖之守臣灼知此

物必非虛生屬　天意之攸存斯地寶之不愛是用恭函藻室副以仙葩登薦素質仰贊　玄德四靈再致敢嫌進獻之再三　萬壽無疆預卜遐齡于億兆臣無任云云

雅麗不讓白鹿表

○○○詩說序 代

予嘗閱孟德所解孫子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之所談說者。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隨其平日之所說解而以施之於戰爭營守之間。其功反出孫子上。以知凡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正爲之解。其要在於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已。用吾心之所通以求書之所未通。雖未盡釋也。辟諸癢者指摩以爲搔。未爲不濟也。用吾心之所未通以必求書之通。雖盡釋也。辟猶

癢者指搔以爲搔。未爲濟也。夫詩多至三百篇。孔子約其旨乃曰與而已矣。曰思無邪而已矣。此則未嘗解之也。而其所以寓物戒使人感善端而懲逸志者。自藹然溢於言外。至於所解見於魯論鄒書者。有若淇澳蒸民裁數語耳。他若棠棣志懷也。而以譬遺。巧笑美質也。而以訂禮。雄雉思君子也。而以激門人之進善。是皆非正解者矣。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頤凡四十卷。吾取而讀之。其大槩實有得於是。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於經。而不泥於舊聞。是以其爲說也。卓而專。其成書也。勇而敢。雖古詩人與吾相去數千載之上。諸家所註無慮數十百計。未可以必知其彼之盡非而吾之盡是。至論取吾心之通以適於用。深有得於孔氏之遺者。先生一人而已。夫以孟德與衛公摘其所述兵家者流耳。有濟于用而吾猶然取之。矧是書也。詎邪說。正人心。上發先儒所未明。下有禪于後學者哉。吾讀之。解頤焉。因爲之刻。刻成而請序。遂序之。若其剔隱伏刺缺漏。按駁禁持。胥搯而胥擢之。

雖善避者無所逃。如子唐子所謂古經師不及者。多散見于諸所著述。不獨是書已也。

溫故知新。知出故紙外也。依經作解。又何取我哉。引証明盡。

張有徐庾之致

○○沈氏號篇序

吾越有耶溪者迭帶名山號稱佳麗迴洲度渚泛鏡體以長縈散蘋澄苔轉風光而輕泛其在前代尤爲巨觀紅渠映隔水之雅紫騮嘶落花之所鏡湖伊邇蘭渚非遙嘉會不常良辰難待舟移景轉三春才子之遊日出烟消幾處漁郎之曲古今所記圖牒攸存迥來居士沈君俊負妙致挽恭前脩始羇迹于市塵終寄情于魚鳥吞言耶水尤嗜曲涯轉入一天還廻幾折數聲長笛洲渚浪而自知

一棹扁舟入荷花而不見意將流傳斯景爰授圖工歌詠其由遍徵文士乃千末簡要予微言令晨把玩儼遊風景之真他日追陪或預几筵之末一調亦微娟 袁中郎

濃而不穢豔而不俳

笑[illegible]絕

○○○葉子肅詩序

人有學爲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爲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今之爲詩者何以異于是不出于已之所自得而徒竊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於鳥之爲人言矣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其情坦以直故語無晦其情散以博故語無拘其情多喜而少憂故語雖苦而能遣其情好

高而恥下故語雖儉而實豐蓋所謂出於已之所自得而不竊於人之所嘗言者也就其所自得以論其所自鳴規其微疵而約於至純此則渭之所獻於子肅者也若曰某篇不似某體某句不以某人是鳴知子肅者哉[illegible]

○○鄭績溪和詩序

今之和人之詩者非欲以凌而壓之則且求跂而及之未必凌且壓跂且及也而勝心一起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矣古之和詩其多莫如蘇文忠公在惠州時和淵明之作今詠其詞皆泛泛兮若鷗悠悠兮若萍之適相遭焉不求以勝人而求以自適其趣而不知者謾較其工拙是猶兩人本對[illegible]未有爭也而眩者曰彼奪勝此則負不亦可笑矣乎鄭君之[illegible]也取蘇文定公之詩而和之多至百四十餘首其數幾及文忠公之于淵明其[illegible]倣賦而不屑屑于工拙亦猶文忠公之于淵明也蓋君之所負者大不得其大而試于小此所以不免于嗚嗚而負屑屑于工拙則適以成其小矣而豈君之意哉校君詩者不識解此意否有不解者當自解之也

美中有諷然可誚鬬巧誇靡之俗子

○○○抄小集自序

山雞自愛其羽毎臨水照影甚至眩溺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毎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匿叢篁伺其過急斷之少遲忽一回視則金翠光色盡殞此豈其嘶惜之意專致逼于神故人不能奪其所愛而必還之于既去耶此其于辭挾臍蛇剖珠又稍殊異矣余從學爲古文詞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辭而百縻往來幕中者五年卒以此無聊變起閫閾遂下獄諸所戀悉捐矣而猶賸錄其餘稿于散亡并所嘗代公若代人者詩若文爲篇者若干首所謂死且勿顧奪其所愛而還之于既去于孔雀山雞何異耶昌黎爲時宰作賀白龜表詞近諂附及諫佛骨則直處地然耳人其可以槩視哉故余不掩其所代于公于人者雖然自爱羽之而復自爱尾之安能保人之必羽之而必尾之耶誠如是則吾之賸之錄之也其不見笑于山雞孔雀也幾希矣

婉宕　袁中郎

先生得中郎而彰羽之尾之者有人矣而金彩照耀光且亘千古則亦未還之未脱去也文琢廻有法

呂山人詩序

呂山人刻續稿成使其弟尚寶持送予使論序山人詩固多而不多刻予即此得比附分類之若艾如張君馬黃蟾歌何嘗行雖用古題而意藏不廢者不論標格往時數論矣且觀者各有品亦不論大隄曲子夜歌白紵詞陽春曲採蓮及歌寄衣美人行春女詞皆寫婦人女兒惜別懷春雖古忠臣愛君賢哲遺棄置間於此發婉孌不含然曲終奏雅風賦且不免所可取者道人意中語非予其誰

善哉行隴頭水弔梅花行路難嘆哉日行惜年華多感慨於及時追樂吾讀之淚下也至任野性傲睨一世則有長歌行感寓夏夜溪堂和謫仙等篇在然門有萬里客白馬篇將軍行關山月諸章又氣跌宕思功名何哉其擬古樂府十六章又慨古事或政不平失機會或人臧否而已短長之若根不身爲者又何哉詠美人走馬予亦有數作寄山人其詞曰西北誰家婦雄才似木蘭一朝馳大道幾日監長安紅失裙藏鐙塵生襪打鞍當爐無不

可。轉戰諒非難。又曰金鞍七寶𩊚。玉手掐青絲。人馬才相得。風雲氣本奇。勢飈香易墮。樣巧影難爲。馳罷雄心在。何曾斂翠眉。又曰尺錦匹成毬。當胸縮結方。須臾撒身手。馳驟蹴風霜。齧影千門亂。銜心一帶長。忽逢游冶子。繫馬問家鄉。今讀山人說人馬更劃健。予不及也。山人詩古者倣漢魏。最近亦唐人知之。其沈者若隱逸。浮者氣槩人亦知之。山人抱奇才有深計。雄視思任。不得效尺寸而肯在山間。此虎豹而麋鹿之人。或未知也。故其詩

聲有前數者觀。嗟哉日行。其大要也。往閱其弊君中山翁續稿中題虎圖。有曰咆哮山谷金波羅。壯士腰間金僕姑。擘臂紬顏一笑發。驚看猛手如京雒。狂滿正闖中原籬。天子取用當天關。胡兒不知射虎手。一箭人馬俱傾翻。丈夫有才不得試。騎市空老青林間。亦此意

忽斂忽斷。忽人忽巳。文情綺合。逸致雲行。

○○陸氏譜序

當漢之興也。尉佗以鮫鱷之資。涎沫島外。當其時不有陸賈之賢。用數語以下之。則南海之波幾于沸。及宋之亡也。朝廷在樓櫓間矣。老婺抱孤子而泣。此與續息者何異哉。而秀夫周旋其㣔一日。一日尚喘。則一日尚藥。夫國之存亡不可定。而定于兩公者。則如此。余少嘗渡庾嶺。半遊南中。即未至厓山。然舟轡之迹多兩公殷爲之所經也。每一思之。或問遺蹤于故老。至說佗及抱帝事。未嘗不慨焉以

與泫然以淚。思起其人而與之語。一以解頤。一以痛哭。令來訪天目。過富春。爲陸邵武君所延。醉而宿其廡。出其譜。乃知君兩公裔也。環鹿山而居生者數十家。其歿而墓者封亦以十數。問其來不過二三世。中人耳。其繁如此。不講何以令不湮。且疏耶。予與君言。則知君文而有禮如此矣。不覽是叉安知其能篤于人倫又如此耶。因起告之曰。夫余非遊南中。追念二公之遺而感之。如彼又況親見其子孫。若君輩耶。且余于兩公路人也。猶感之如

彼。又。況。其。為。子。孫。若。君。輩。者。耶。吾卜之。行且見陸
氏有人矣誠如是即君不屬余以譜序猶當序之。
況君果屬余也。

以解頤痛哭起情一轉意足。 袁中郎

其氣條達。

○○○八駿圖敘

八駿圖圖 文皇戰時所乘馬也戰而馬中矢各
有地。曰鄭村壩曰白溝河曰東昌曰夾河曰藁城。
曰宿州曰小河曰靈璧馬各有名。曰龍駒曰赤兎。
曰烏兎。曰飛兎。曰飛黃曰銀褐曰棗騮曰黃馬抽
矢于馬者各有其人曰都指揮丑丑曰都指揮亞
失帖木兒曰都督童信。曰都指揮猫兒。曰都督麻
子帖木兒曰都督亦賴今蠻曰安順侯脫穴赤。曰
指揮雞兒人之次各因馬馬之次各因地不紊也。

式于古。 袁中郎

縱橫有法

○○○祭少保公文

於乎痛哉公之律巳也則嘗思巳之過而人之免亂也則嘗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于凶於乎痛哉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巳者而奉公于始今其歿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于終蓋其微且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于一盻潛掩涕于蒿蓬

憤痛特甚似不欲長言傷于賦假袁中郎語可以伏幽鬼可以折讒口

○○○贈葛太君序

期人之年者必曰百歲甚則百二十止矣至於九十則近百與百二十矣夫未至九十則所謂百也者期之者也期之則百為遠遠則其享也長長故可慶也既至九十則所謂百也者特距之云爾踵之則百為近近則其享也短短則懼懼則不足以慶而今葛母太君者亦既已九十矣而慶者彌集其常役於所乞言劉君某趙君某曰世有無述而從恃於年者當九十則近百近百則可懼可懼則

不足以慶而太君之於九十也則不然也則不然則慶也辟之陟高者千仞而將巔走則少矣回視其所歷景則多矣夫步之少不足以奪景之多則與其得于步也寧得于景也夫太君之夫子山西布政使也使賢也其子若孫竝郎與士也郎與士又賢也而太君一相之以為妻一撫之以為母故異日者使之賢與郎與士之賢太君之賢之也賢之而九十矣非登高者之於步與景也其步則少其景則多者乎噫此其所以宜慶也非慶其步也

溺溺行筆姐合快志

慶其昇也耕也幸盡得附交於太君之子孫間而判於鄂曰焜爲山人于家曰曉者尤善疑約過兩君幸一拜太君於堂竟悠悠未可得今直太君生九十矣意謂且決往而又流轉客金陵然不敢負劉趙諸君委也一日從牛首率長江呼管而書我所復於劉趙兩君者以寄壽太君者如此蓋意亦有感於川之方至耳然而川之言也猶涉以步慶也

得步得步少言自遠

文無線索攏肉而不靈文無頓折在瀾而不湍冗雜與脾祇增厭也以觀此等文何如

以姑市乃爲史

壽二王翁序

余兄枳之丈人王道翁及翁之弟曰某者于萬曆十有七年之十一月其齒一爲六十一爲五十枳不能將羔雁以賀也而王翁並謂枳曰得而翁言幸矣奚必羔雁以邇者數與王諸翁飲陰察其貌道翁色微緇是得水氣特多也兩輔並堅廣而頷骨如斗杓外向叶音如竹而其與人也孫是眞得水者也而溪翁色微悴亦微赤兩顴舉而唇密叶音如鐘磬如哦而其與人也諒是金兼火也俗謂

金畏火乃不知金不得火則器不成以是知二翁之得氣伯爲純水仲爲金得火而相成以故一孫而一諒金水不易壞不易壞者非壽耶母太君賢而慈而二翁奉之如春秋晝夜之循環分至啟閉罔一刻廢誤其季德翁至糜脑以療母于屬纊都衛聞之扁旌其門兄弟相憐同釜而飯白首矣利則爭讓偶不利則爭安嘗一蒙急難則爭相先此不亦致長久之道耶德翁年未躋丈固不預頌丈而頌未晚也

是能炊無米、杼無絲者。奇甚幻甚。

○○○送沈君叔成敘

叔成父仗劍出塞，埴拾其先公骸以歸，乃復抱書號闕下，取所銜兩虎數狐以甘心，始拂衣歸鄉閭。駐馬。野。棠。灑。涕。報事于先。公墓道。于是鄉閭稱叔成奇男子。無忝先公。既能復短劍，游一嗑，將渡江淮而北，復有事京師也。來別余于理，見余抱梏就縶，與鼠爭殘炙，蟣虱悲悲忿然宦吾與余在破絮，成父忽雙涕大叫曰：叔胡至此乎。袖吾捋虎手何為。余壯之，僧貌雖昏囚矣，而氣少振也。于是作歌以為別。

文數行耳，悲楚激烈，幾于易水歌矣。袁中郎

壯氣悲風，交集筆底。

半禪庵記

人身具諸佛性，辟如海水；結諸業習，辟如海冰。當其水時，一水而已，安得有冰；及其冰時，雖則成冰，水性不滅。又如煉汞求朱，燔白為赤，齊鉛作粉，熨白為玄，變染而成，各有界畔。如由吳達越，必經錢塘江心之際，吳越分矣，然東則投吳，還西則越，分無定形，際難剖趾，由斯以宣，半義舉矣。徽之休寧居士程希正甫家黃石潭上大谷中，萬松最深處，垣圍百畝，名松逸閣，裁勝搆建，既成八區，景聚心娛，莫不畢備。乃就半山東，茅以庵，用旃檀肖大士及諸菩薩棲其中，而題曰半禪。書其鄉王山人仲房閩記以來，而摘庵記于予。予惟正甫為人風雅勻停，根塵融會，所云半禪，將謂居士未離家緣，是則半俗；稍脫塵網，是則半禪，斯義諒爾。辟如塑像工人，以一石香屑和一石土沙而為一佛，香穢雜處，終不成半。又如鶩雞孳生，一頭東行，一頭西赴，不着一邊。大脩之人，不若頓超諸緣，盡澄性海，則茲半俗，莫非半禪，舉茲將化未化之冰，悉還一水。無禪可半，何況半俗，鉛白汞赤，越東吳西，義復如是。天池居士方墮無限俗中，有全禪契眞諦，不妨為作是記，儻書入石，記持向仲房古矜二長者參之。

合從一語收盡有法有力

喻處解處，窮微徹渺，度世津梁。

○○○酬字堂記

鎮海樓成。少保公進渭曰。是當記。子爲我草。草成以進。公賞之曰。闘子久僑矣。趣召掌計。廩銀之兩百有二十。爲秀才廬。渭謝。後不敢。公曰。我慨菩公子。于是文乃遂能慨湜儻用稲先○事數字以賞我。酬我其薄矣。何後爲。渭感公語。乃拜賜持歸。葢齋中寶文物。如公數。買城南東地十畝。有屋二十有二間。小池二。以魚以荷。木之類果花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亘畝。護以枸杞。外有竹數十箇。笋迸

雲客至。網魚燒笋。佐以落果。醉而詠歌。始屋陳而無次。稍序新之。遂額其堂曰酬字。

黄花瘦不。不妨幽致。袁中郎

古帖斷嚴高出。

○○○烈婦姚氏記

隆慶六年七月九日。郡城三校諸生上書於浙代延謝公。言山陰縣十六都民姚忠女姚氏。當嘉靖三十六年。甫十有六。嫁本縣迎恩坊民朱緖。緖父故権吏。死而家益貧。緖嗜酒失業。○四年。并其妻自鬻於某宦家。將挈以之京。妻覺之。恚曰。是將及我。且吾夫總辱。吾夫族若吾族。儒家也。奈何令儒家女蒙嫌至此哉。欲拒。知不可。乃夜紉其跲袂。以自閉。懐石沈河死。實下和畫坊界上。去其居不百

武。其後緖竟以貧死。無家且無後。事遂不章。唯明公仗節蒞浙。急大體。先教化。所至郡邑。錄忠孝貞廉之華。以風曉末俗。無問幽顯。如姚氏者。不宜久使沈淪。公覽書。下其事於縣長吏。長吏詣姚氏故所居處。召三老子弟及故嘗曉此者。問所以。咸如諸生言。謂宜表姚氏宅。而緖先以無家死。表無所歸。始議碑於其故沈所。以覆公。報曰可。且曰。碑以表姓氏。以即湮耳。其記之。以儆作志者之采。令君謹承公命。來徵記。某既記其事如右。因感之而嘆

曰余老矣垂八十矣涉事頗不淺至每見旌婦人問之非其貴人之妻則曰其貴人母也雖未必盡然要之槩如是耳於是受旌者方矜之以爲甚難而評乎旌者且耻之以爲甚易夫旌之者風之也苟易矣曷風哉至如今姚氏者則迺反是蓋受旌者得之爲甚易而評乎旌者重之爲甚難難之者風之也噫悕哉不意余老亟八十而得一見院臺邑長之善於風民若此也故於記事之餘并及之以告

此猶是三代之遺得此老一嘆猶能使人心存三代之遺

彼致提綴豈下盲丘明腐子長與文雄也

治是根本工夫豈詞將所可擬

須氣而後自多敗而小勝小挫而以終此事說出爲將者不之知哉

○○○治氣治心

論將者多以勇目將故論將之氣也主于鼓而論將之心也主于敢與決未嘗以治言也愚以爲此特將之粗者耳非精也將亦人耳豈其氣與心獨與于人哉氣時時而鼓之使其踴躍震蕩而絫寧心時時而敢且決之使習于猛戾奮迅而無所止息彼方以爲以攻則取以戰則勝以先登則有所恃而不恐也而不知以踴躍震蕩之逆而乘之以猛戾奮迅之粗心與氣不相得而機與事相迷吾

且憂其明者昏澄者搖見利而不知害甚至於當避而反趨之即使僥倖於一時一事取捷一兩陣之間于至昏極懦之手而不思驚一而蹶九廢千萬而存十一皆此踴躍震蕩之氣與猛戾奮迅之心以階之也然則將之氣其可以鼓而狃將之心其可以敢且決而終逞之以得志也哉嗟夫心水也氣波也鼓且決者其風也鼓且決而至震蕩且奮迅者風之極也而敗焉者其溺也故欲止其波澄其水莫若去其風欲斥其氣之鼓與其心之敢

決莫若易之以治

用兵之妙機而已矣其機之未可也不先設以待其機之既可也不後時而失夫兵貴廟算豈有不可先設者哉抑不知兵有可以先設者亦有不可以先設者審時勢之順逆察地形之險易量進取之先後擇將帥之賢否料儲蓄之多寡知士卒之強弱閱器械之利鈍以爲攻守之具此可以先設者也何者天下之大勢自有一定而不可違而吾之謀議劑量既明亦自一定而不可易雖利害互

彰成敗迭見而必不可以更途而易轍者也故曰可以先設也至於與敵相守相攻之間虛實饑飽勞逸強弱之異其情而天時地利人情之異其變或以虛而爲實或以實而爲虛或以饑而爲飽或以飽而爲饑或以逸而爲勞或以勞而爲逸或以強而爲弱或以弱而爲強而乘之以天時乘之以地利而以出其人情之不可測則是敵之變化而不常者也而胡取于先設爲哉是故惟因之敵而已矣敵之爲變化也無窮而吾之所以因而應之

因依能圓達故變

也亦無窮噫豈特吾之應之而已哉將敵之所以應吾之變化者又益無窮也而吾之所以因之者又何如而可使之窮耶呼吸往來如風雨雷電交發而不可測而生生不已如環之無端將既見其形而爲之勢也猶恐其或失也而況豫信其成心而執爲之勢以待其不可度之形哉故曰不可以先設也惟不可以先設也故因于敵因敵勝矣夫物有化也兵亦有化也取勝不難知化難也故曰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也

一轉可見設之神而難知

確有請纓之志敢爲聚米之形非襲老生長談妄闖韜鈐之座知公當日不以陳琳班固書く處

〇〇上嚴公生日啓 代

門弧懸月儼依賜緣之圖卮酒流霞漸逗傳柑之液年年此節在在回陽伏念某官河嶽儲精鳳麟協瑞生緣吉夢盛傳孔釋之徵出遇明時緯有阜夔之望歷幾遷而入相同一敬以格天四海具瞻萬邦爲憲恭惟華誕爰屬竹春入袞初躋同尚父遇君之日一年以長多游公結社之時莫莢微舒巳合元氣支干更始截歷二甸兼齒德爵而全之天爲獨厚積歲月時而會此人所希逢某夙侍講

筵幸承徐敘自叨節鉞幾動浮言曲荷保全尚克任使卵我比于生我益微右語之非虛感恩圖以報恩其奈昊天之罔極逝思旭旦賡從如流自阻脩途心揺若旆伏願保固台嚴膺綏福履年高德邵永調伊傅之鹽梅　主聖臣賢遠邁喬松之呼吸就卓輿以應召賜几杖而乞言壽考百年詎止武公之睿聖彌亮四世永作康王之父師

雖不脫去諛詞然亦云核矣

〇〇〇又啓嚴公

委身當任始知時事之難袖手旁觀何惟人言之易孰原銷骨自分捐骸仰賴相公上下調停始終愛惜廷平參互既從披霧之風宸斷精明果伏回天之力枯林再菀涸轍重流且凡人有疾痛痒痾必求免於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起於顛擠父母欲保全之而未必如斯委曲伏惟乘德無可並名名且不能報何爲計惟知咎雖既往尚在嚴瑕幸可圖勉循末路誓將收桑榆之效

以毋貽桃李之羞一雪此言庶酬雅志寸腸結戀蓋一日而九廻中夜再興望三台而百拜

伏極悲鳴騰躍之氣固在

〇〇〇 啓諸南明侍郎

可同枚乘夢親千山詩

以雉之情形之曲至

某牛來蠢躁。動輒顛迷。當其在外而縱也。辟如蝦蟆跳擲於葦蕭。瞋腹然不知遠害而全身。及今戴盆而錮也。辟如雉兎觸冒于籠牢。盼盼焉不知伏處而待命。是以過求非分。屢干台嚴。而寬宥有加。憫憐無已。晉頭傾耳。繼之以泣。蓋雉兎之待鼎鐺但知號已之急。而雲雨之救枯槁。自有乘時之施。某敢不馴伏躁迷。勉體德意。忍死以待。儻承照於收榆。卽復就烹。亦安心於結草。

二首嗚咽淒淒。自感憤之餘而然。袁中郎

鄒陽書應讓其禁頓。

〇〇〇 謝某

[illegible]

百頃澄瀾平鋪縠皺。萬章古木。上拂雲光。莽沙葦之龍。忽紛水府之交。蔓蔓闘虹臥下捧蛟龍五彩鼍飛上織烏兎。如斯絕景。豈曰人間。回訊良朋。始知天上宛乘槎以犯斗。儼騎鯉以拂波。網得巨鱗。吸甘露之仙醞。俎烹伏卵。雜溫湯之異瓜。曜靈西馳。朗鬼東陟。爽涼戚角。贈芍藥以言歸。拂袖漁舟。悵桃花之舊路。高枕忽動。爽夢莫追。述之以呈。不敢自快也。

絲肉競奏。宮徵暗移。足稱才子。

○○○與馬策之

可悲可悲

髮白齒搖矣，猶把一寸毛錐，走數千里道，嘗嘗一泠坑上，此與老牯踉蹌以耕，拽犁不動，而淚濆肩瘡者何異。噫，可悲也。每至菱笋候，必兀坐神馳，而尤搖搖者，策之之所也。廚書幸爲好收藏，歸而尚健，當與吾子讀之也。

颯颯悲風耳畔生。

○○○與柳生

在家時以爲到京必漁獵滿船馬，及到，似虎涸澤，

終日不見隻蹄寸鱗，言之羞人。凡有傳筌蹄緝緝者，非說謊則好我者也，大不足信。然謂非雞肋則不可，故且悠悠耳。

客遊真境。

○○○與梅君

肉質蠢重，衰老承之，不數步而揮汗成漿，須臾拌却塵沙，便作未開光明泥菩薩矣。再失迎候道駕，並只在鄉里故人咫尺之間，搖扇閑話而已，非能遠出也。稍涼，敬當趨教，兼罄欲言。

○詼諧成趣。袁中郎

○○○與兩畫史

一幅米山

奇峰絕壁，大水懸流，怪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汗淋漓，煙嵐滿紙，曠如無天，密如無地爲上。百叢媚萼，一幹枯枝，墨則雨潤，彩則露鮮，飛鳴棲息，動靜如生，悅性弄情，工而入逸，斯爲妙品。

前是大局譜，後是小景譜，畫家應以爲訣。

○○○奉徐公

彘兒枚歸自塞垣。伏承推恩。兼賜教示。捧誦之後。懷在袖中。出入既頻。紙毛字褪而後歸于篋笥。從于北上。謂得更沾薰沐。庶幾桑榆而臺下遂遠謫明。失所依庇。某衰老荒塞。無王粲杜甫之才。時概太平又非避亂投安之児。徒靦顔毛頡博十年[illegible]為羽衣入山。一往不返之計。故低頭沙漠。顧復跳趨而歸。行道不省饑鷹。便謂得兎。恐虚聲耳。獵者自知也

○○○劉公去思碑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聽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與口目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蓋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目與口。夫以千萬其心與耳目與口如此其衆也。且鬼歷而狐魅者百出而乘其所不及。至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臨之。一不當則强弱倒置。淳然無所別。胥史起而陰操其衡平者十一。而不平者十九。謗讟與而怨咨作矣。噫。然則孰謂聽斷非難哉。劉侯名某者之長我山陰也。其才能真足以起敝而完補破裂。特以承某侯後。侯恬然安之。不獨取赫赫事更張。獨其聽斷則真若止水。鏡者靡所不燭。若禹之鑄鼎。即有魑魅魍魎亦夔夔雎雎畢露而不可逃。其折而低卬之。又若權石然。無不愜其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年。民履而入者無不踊而出。於是一邑百里之間。帖帖若無事。而吏胥與臺之輩亦縮手重足而退聽。無有擾民一錢一粟

更能如是足矣

上俱虛設此實之心

說得感慨要許淋漓

者在漢史劉陶以孝廉宰順陽無他事特以縣多姦猾陶能摘而發之既去吏民思之復作歌曰悒然不平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今侯之以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共祠而碑之而屬書於予噫固其宜也異時邑校圯侯新之不令勞且費於民江決天樂侯隄之可十萬丈廣狹長短視田業而責之主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皆教與養之大者也然學不圯隄不壞則侯亦不作吾所謂不徼取赫赫而必欲功自己出者大抵

然也噫有才而不恐於名此更難

虛虛實實足生人思

平時難其不擾況兵者乎

世豈得此人

○會稽典史吳侯生祠碑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徽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當海上寇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于是承大吏命提兵守水陸阨塞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賊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關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擾居人又能捨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戰處爲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來告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歎曰曹

娥一弱女子耳當其呼嘤婉戀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渺大江踏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典史下僚也動爲人所猜僇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艱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仗劍捨身以當事乃不復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直性歷千萬古而同一道今其祠若廟岐然兩相望豈偶然哉詩曰

伊昔孝娥垂笄珫珥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慣江潮父不得屍所被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沈伏

下僚僚然長嘆則怨其遭有冤在庭孰敢擿背世
將棄戈何況邑尉徂桓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
與賊一道啓宇崇功娥江之沚祠木相望照映江
水

得背賊陪說風神自長 袁中郎

莊重典雅足爲吳侯生色

○○○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青霞君者姓沈名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君生而以
奇驁一世始補府學生以文奇汪公文盛以提學
副使校浙士得君文驚絕詡爲異人拔居第一嘉
靖辛卯遂舉于鄉戊戌成進士始知溧陽以政奇
御史忤之卒得詆徙茌平再徙清豐已乃擢經歷
錦衣衛以誅奇庚戌冬虜入古北口抄騎至都城
大殺掠時

丙大官之

先帝命卒集羣臣議于廷大官以百十計率媕婀

官態

不敢出一語君獨與司業趙公貞吉歷階抵掌相
倡和慷慨論時事嚴氏黨執格之君遂抗聲詆嚴
氏父子又上疏請兵萬人欲出良涿以西護

壯哉

陵寢遮虜騎使不得前因得開都門通有無便不
報無何又上疏直詆嚴氏十罪有 詔廷杖君五
十削官徙保安爲布衣以愬奇當是時君懷憤之
日久而忠不信于主上乃削木爲宋丞相檜像旦

令之虐反

莫射捶之隨事觸景爲詩賦文章無一不慨時事
罵訶姦諛懷忠主上也當是時邊人苦虜殘掠而

亦邊臣常占

楊順者方握符鎮宣大虜殺人如麻順不敢發一矢虜退則削漢級以虜首功上君飛書入轅門數順罪痛忌之承嚴氏旨日夜伺構君及明寅虜復寇大同右衛順討不出前檄君飛書益急而君在邊久嘗思結客以破虜或散金募士人豪宕者爲城守保安饑又散金市遠粟粥僧舍活萬餘人順謂諸事非放逐臣所宜爲可以叛構君遂與御史巡宣大者路楷會疏入告君叛狀嚴氏父子從中下其事棄君宣府市逮坐死者五人既又馳捕其

長子襄械抵宣府杖繫糜且死會給事中吳公時來疏上有　詔逮順楷襄得免戍時丁巳秋月也

游死生何妙

先帝始再聽諫臣鄒公應龍林公閏等說悟向者嚴氏姦罔斬世蕃西市奪嵩官籍其家再踰年而

先帝崩遺　詔錄嘉靖以來以言事得罪者君得贈光祿寺少卿蔭子一人　今上立一年襄復疏父冤順楷坐死　上感君懇爲制文命省臣祭其墓

外史徐渭曰余讀離騷及閱青霞君塞下所著鳴劍小言集籌邊賦扼腕流涕而嘆曰甚矣君之似屈原也然屈原以怨而君以憤等死耳而酷不酷異焉雖然死不酷無以表烈忠今夫干將缺且折其所擊必巨堅也君結髮廬越山入仕至放居塞垣其特奇行多甚言之人無不駭心墮膽者然其

可以死矣

娶卒歸于孝忠君少將君父翁睽其室走京師贅終焉其後君舉于鄉入京悉要其鄉人爲供具長跽請歸其父翁哀痛慟號路人無不灑泣者父翁遂感動所命爲歸翁姬相歡如初跡君所爲孝如

此其忠固有自哉然余嘗至京師過君故舍舍旁人爲余道沈大夫盛時車騎集門如流水及禍起門可張雀羅所不去者永嘉張尚寶遜業鄉人胡通政朝臣耳然兩公者卒以此得禍悲夫宋玉爲屈原弟子原死玉作些招原魂余于君非弟子然晚交耳君徒居塞垣時余直寄所懷詩一篇愧衆玉矣

[illegible]氣雅與傳稱

○○○白母傳

白母者山陰某里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璭公素弱母爲善調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宜知縣母與俱往其明年公病踰時而庫所貯折銀尚數千兩鄰境有因饑而作亂者聚徒百餘人將劫取之縣固無城郭寇倉卒將及門諸隸丞與其妻孥既棄署走匿他所母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始遷公別室埋其銀汚池中着公之服升堂以候賊賊至則陽爲好語相勞苦益盡出

徐文長集　卷二　八

其所私藏釵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知陰已表識其間用是後稍捕得之未幾公竟以病死于縣先是縣阻江水一方舟渡人多爭溺死者母勸公爲浮梁以濟而公之政治有恩惠又大畧時出母之意母之賢既已聞縣中至是喪公而歸也民哭聲溢郊野其婦人載棄哭以送者途相次如魚鱗母都一毫無所取以歸時年若干矣歸若干年而後卒其始歸時獨閉門謝外事脩飾謹慎以率先其帷中教子孫使治行誼里中人賢母

能藏其用

亦如其在分宜也至其末年皓首時乃始聽鄰人諸族戚之請爲之決疑難斷不平有不訟于官而謀于母者即桀猾毋一言氷解而歡伏于是府若兩縣學諸生數百人以母走告知府湯公公令榜其門時母已老就枕席至榜日獨呼其孫憲令起沐浴更衣坐堂中益遍召其諸子孫使來前榜聲絕而母逝矣

顧偶之妻有城可乘毋能靜鎮于寇至卒而能言可以傳矣

徐文長集　卷二　九

○○○菩濾水羅漢畫贊

諸江河水。若彼微蟲。爲有性命。爲無性命。爲俱有性命。爲俱無性命。若俱有者。蟲既應生。水何獨受烹煎燒煮諸苦毒楚。若俱無者。水既應烹。亦應煮蟲。云何濾蟲煮水。作是分別。若謂蟲則含靈。水無知覺。諦觀二物。蟲體泳游。水令流性。得躍爲蟲。付流即水。覺與不覺。有何差別。辟如有人發心愛惜象馬牛羊。不忍宰殺。而於蟹魚蝦蚌。妄加解剝。或亦於諸蝦魚蟹蚌。心生愛惜。於彼草木。斬刈無遺。

彼諸有物。大小動植。體則不同。所含生性。等無有二。云何殺彼舍此。起分別心。濾蟲煮水。亦復如是。弟子迷惑。不能通曉是義。惟大羅漢。正坐諦觀。作何解說。宜豁迷悶。弟子徐渭合掌禮拜。而作是語。

奇情躍躍。

予亦爲其贊。贊曰。是爲牟尼珠。異光遍天起。是爲如意珠。圓轉無停已。

○○○純陽子圖贊并序

世所傳純陽翁象。皆本其傳中所載記者。人望而識之也。是圖與世所傳者特異。相沿謂翁於近世示現人間。其狀貌若此。故人得按而圖之。說紛紛不一。中軍陳侯雅尚道術。既喜得斯圖於其友人。遂令予贊之。

昔圖若彼。今圖若此。昔耶今耶。一純陽子。凡涉有形。如露泡電。以顏色求。終不可見。知彼亦凡。即知我仙。勿謂學人。此語墮禪。以禪諸仙。剎三教而一。

○○鳴教出所藏郭齒一叟持玄物類石方長數寸。開口語又所携竹筐中植一小幡。置道旁。一叟聽其語執冊肘若邦避然。令贊之。

初觀二叟爲默爲語似有所授及諦觀之。黙然以覽有物在手體玄守黒曰此眞詮爲天地毋是宜[illegible]若委其陳編蠲邦其肘椐表於筐如買用售則[illegible]究。

白背小像贊

[illegible]而肥弱冠而羸不勝衣。既立而復漸以肥。乃

至於若斯圖之。痴痴也。蓋年以歷於知非然則今日之凝凝安知其不復羸羸以庶幾於山澤之臞耶而八又安得執斯圖以刻舟而守株。噫。龍耶猪耶鶴耶鳧耶蝶栩栩耶周蘧蘧耶疇知其初耶。[illegible]

○○郁君小像贊

瓜匏白肥但可淹沮。松柏多鱗乃中梁柱。相君之[illegible]貌安得不去彼而取此。

○○○書馬策之像贊

清嘯玄談惟頼是助。辟彼林竹風生而簸怒風敬竹叔。脩然其止。肅然其理。艮亦有斐然則靜且默也未嘗不宜於頎也

外兄若野翁眞贊

其人則今也而學則古其壓則市也而質則魯。其貌則頎然而迂也。而其御之于體也。則翩其楚楚。似余也男抑似余也毋

翩其楚楚

〇〇〇破膽瓶銘并序

家藏古白磁膽瓶。嘗貯梅枝浸之。歷春夏花而實。後破於冰。考其聲頗泗濱嘉石。取其半懸齋中。銘曰破膽磬。

膽之成。水入空出。以發其華。曰觀其色之榮。膽之冰。水出空入。以懸其傾。耳聞其聲之鏗。一出一入爲聲爲色。見聞別矣。妙性不忘。

如兒戲耳。指出妙理。

〇〇〇蒙齋銘

噫。吾何嘗不吏於茲世哉。塵以外吾悉得而主之故置符無拘。隙點也。不時故目亦不一。其階其所奏記者始初之堂。關白者蓑笠之鄉。而一爲檄召則維徒鶴之章。苟一用於塵內。朱數日而不揚。敢告爾櫝。庶謎其藏。

奇而有韵。

〇〇〇書櫝銘

噫。此古之所謂博學君子者與。歛而閉之。惟木知而取之。惟欲入耳出口小人之波

〇〇〇又

古人已死。君何讀。非得其情兮何異爾櫝

〇〇〇歙石硯銘

市於歙。歸於越。復返於歙。終來歸於越。石耶。能忘情耶。銘於若廬。鄙於吳。安保其終於吾人耶。能有情耶。

〇〇〇歙石硯銘

不食肉色。故喻君子。效之絶華以養德。不聚金布□□子效之散財以發身

想出天際。不即不離。

〇〇〇端石蝌硯銘

領則燕而虎爲頭。脛則蝌而鸂鶒爲之畔。彼飛而食肉。此飛而飲於流。墨卿耳何足以侯

韵絶。

〇〇〇疊礎研銘

稠喻槖一何捷。敗穎兎。猛於獵馬。善走必啼齧牙難哉。

非良硯也。得銘而彰。

○○○碗銘

飯于人何德飯于己何力

常切素餐之惧

○○○衣袖銘

有口而不語爾取有口而不吸爾節

奇肖。

其深沉高古處與方正學箴銘頡頏而此更有

韵。

○○○高君墓誌銘

君諱墬字進之其先江都人靖難師起五世祖覲音保以從征轉徙遂來居紹之紫金里始官百戶後落秩總旗三傳至賢有子五人其季名寀者娶謝氏生君與按察經歷陽君爲人如出鞘劍抑飾露鋒鍔師參議胡公某某數覲以語人君時尚寠其仲父泰無子嘗挈千金産欲後君君謝去人皆之無何果以買數致千金歸則聰進其尊人盜所以既又澤其宗逆若宴舊故必遍且歲饑了不覓

下字不奇

厥倦時於是人家至燕齊數千里內皆知高顏公孝友喈義有古俠士風復善料有急輒援君益爲嘗且費往往傾橐然至貴游或黠少年有所挾者欲出其一銖於彘不得也晩尤好結賢豪友士與磨切事一裁於義時召客把顏以談切齒不平風雨颯颯集座中忠孝人遇災禍目擊仇恩有以快以故客燕一旦跨驢度居庸馳保安把沈錦衣袂痛哭旅寓錦衣出國中猫睛睒睒若果核意以酬舊逝君笑曰沈太夫仕在平清豐時當吾買道寸

纔似

何人奇人

步耳吾不入取金今投窮邊萬里雪沒頸求取金
耶嘶不顧去大抵君所爲皆此類也君敏絕素解
文理其交我也實以文乃終不請乞一字人怪之
君曰脉諸山川把其秀止耳何用採校爲及繫君
每入餉我必日仄而啼以出噫嘻亦有痛哭保安
意耶君歿之前三日其長子文明持君書來訣放
令婺也請予來告曰曰今隆慶之壬申閏二月之
廿有八日告所曰狄埠告銘曰先生幸銘之予以
罪不可某君溺曰君志也余亦遂溺以銘銘曰[illegible]

驪雲塞哭霜匹嘶猩睛耿蚨緡過我之日兮風[illegible]
木樸兮檄兩兮乾
貌神貌骨極古極健

○○○賞無極墓誌銘

無極君諱某字某其先金陵人始祖卿相元元亂
客會稽死遂葬烏石山子某生福建副使某某生
某某生某某生某某娶陳生君君始儒及長棄去
爲吏於縣清謹廉勤務去其吏中故套以故縣長
吏多稱之每語及必曰清吏其後敘官典無極吏
不改乃謝室家跨一驢隨一奴以往至則教民益
種榆栗梨棗右禮讓左武力有古循吏風俗奉佛
喉生白蓮教收數十百人主者以屬君君悉明其

非是並得滅會國喪長吏掩捕色服者數人將贖
其錢以充公償以屬君君曰貧傖耳貧何以備縞
然長吏命不可怫也徐起取俸錢代色衣贖里有
盜卒謝盜不爲里中民一夕復被盜輒循故跡並
指捕謝盜不爲盜者充君詗知其然釋之里中民
與被盜者相與出望語已而真盜者敗里中民被
盜者始相與共神君君在縣五年以老乞歸於
野築室課諸子讀書無他營然起貲累至萬乃得
於儉勤非官中物也自無極歸七年而卒爲萬曆

其年月日。距生正德某年月日。娶戴。子男四人。曰心。曰志。曰殷。曰懃。心與殷業公業。其二人𡿨一爲府諸生。一國子生也。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時從予游者吳生某善擇地。從某卜某年月日葬公會稽日鑄嶺二十里爲兆。嶺之神道路山。遂因某來乞銘。銘曰。

人亦有言。篚筆必含。蠶秋鮮廉。質諸賞君。其殆不然。人亦有言。官廉賞拙。歸裝賞詘。孰知賞君。貲甲於邑。由斯以觀。廉何負於吏哉。

文有頓挫。有力鷙武。與賞君之魄俱王

諛墓文乃能如此。尚質誌中所難。

文有秦漢 有韻西

代祭陣亡吏士文

嘉靖丙辰之冬。海寇挾東夷據岑港不去。其明年春。朝廷命總督臣某。率師往征之。三月四日兵始入。薄其巢。士漢吏士有先登而死者。越十日。總督乃命某官某以某物陳於諸死所而告之曰。吾奉命討不義。偏將軍提督無狀。稍亡其伍。書至之日。吾與介吏。侍。鈴閣悲悼。爲不食。方今休養吏士以圖後功。竊念戰鬬有日。而終無益於死者。故遣吏賷品物如前。召諸靈使飲食之。其他恤典一一遵故事。勿省。鬼如有知。其少自寬。毋多懟。

秦鍋漢篆。脫于莽苔。

○○○感夢祭嫡母文

惟母在昔以病而死胡昨夕夢不死而病裸坐室隅展戶自掩兒疹其候呼涕激而脈數以煩知不可理詭曰其愈須旦夕耳掩而痛哭扶母于牀哭罷而覺泣涕猶滂夢母于病哀且不禁覺哀其死見何爲心

言言至情淸淚與俱

○○○季先生入鄉賢祠府縣祭文

惟公一代經師千古道宗聞之者幾于虞韶見之者稱爲猶龍十年未祀而今始祀于此也尤足以見有司之愼鄉社旣祀而今復祀于此也尤足以昭人心之公

簡老

指字訛

[illegible]

○○○雪候代王子與海上張生書并詩小序

日者勝封敗眭聚族角雄盡出戈矛白滿天地離稜所到陣則六花鵞鸛之池軍聲渾矣素纛緇裳雌雄未決山林短褐何用纓冠而先世泛剡溪橈槳不存避風固在甬東濱海正劇相思梁園之[illegible]賦非子誰屬仲秋雙鯉出諸袖中以讀以觴雪豈爲缺知黃竹之必歌希瓊樹之遐寄永以爲好投之木桃

既映日而餘光亦廻風而美態

○○○祭張太僕文

太僕公將以萬曆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內于幽。其末交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割羽牲一。從以果羞黃流而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合羣喙而爲之鳴。若齊桓將存江黃溫弦之小國而屢盟魯宋陳蔡于春秋也。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尭夫旣遣人以姿矣。而文正樂之不問其傾舟也。其拳拳于斯事之未了。而竟先以往。意其心若放翁志未上之復已不得見。而莫嗣于家。祭之告一

念與一息而俱留也。夫以公德于某者若此。即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處。而公今歿矣。將何以爲酬也。嗟乎。此菜蹄不言而寸心之恒終千古以悠悠也。

且是可痛

骨痛語烈。袁中郎

語格格不放。似長號痛咽。而不能出聲。

○○○祭少頴文

少頴其異友

許子與予遊適三十年。澹如也。而獨篤于今下獄之七年。予其幾于反炎凉者耶。殘于痗而跡且杖十年矣。顧飲不廢。而竟僨往于酒。予其幾于忘生死者耶。即吾求交于世。得此亦難。而顧得之方之外。耶。向來十餘日而不死。我一送藥于子。子一問法于我。而竟斷往來信耶。凡此者皆可痛也。而吾且哀矣。其尚能痛以淚耶。當澆之以酒耶。而吾窘困耶。且將共香而別辦耶。吾待死人耶。即死

當假予于地下。倘不死而能澆予于塔尖上。借如意而擊以歌耶。又何如以爲情耶。予方外士耶。又反炎凉者耶。忘死生者耶。使有知而聞予之言耶。其亦悲也耶。其不悲也耶。

一反一覆文情轉佳

婉折傷痛。袁中郎

此又似微鞏掩袂以舒其哀。

祭羅封君 代

惟翁太古樸致盛世逸賢蘊德高蹈好爵靡干長公嗣之瓜瓞以綿教以義方授以家傳大庭首舉允矣衷然翰苑蜚聲成均陶甄南北重寄宗伯銜銓辟彼霖雨翁先爲雲辟彼滇海翁河以源辟彼嘉玉翁璞以函辟彼良金翁鑛以緘公既大用翁共榮家庭遂厭溪山臥龍翁胡厭世披髮大荒而仰長公弗究其功四海觖望朝失股肱閔予小子叨公門屏竊宰畿疆割鷄製錦感公之知不遐

食寢佩公之教惕焉惟謹公丁外艱以職曠臨豈月屢遷何以爲心敬遣一价陳詞薦藻臨發内懃不勝悲悼

借子及父亦一格也

書草玄堂稿後

始女子之來嫁于壻家也朱之粉之倩之翠之澤之不敢越裾語不敢見齒不如是則以爲非女子之態也迨數十年長子孫而近嫗姥于是黜朱粉罷倩翠橫步之所加莫非問耕織于奴婢橫口之所語莫非呼雞豕于圂槽甚至齲齒而笑蓬首而搔蓋回視向之所謂態者真赧然以爲裝纈取憐矯真飾僞之物而娣姒者猶望其宛宛嬰嬰也不亦可嘆也哉渭之學爲詩也矜于昔而頹且放于今

也頗有類于是其爲娣姒哂也多矣今校鄘君之詩而恍然契肅然斂容焉蓋真得先我而老之娣姒矣

疎快

○○○新建公少年書董子命題其後

重其人宜無所不重也況書乎重其書宜無所不重也況早年力完之書乎重其力完宜無所不重也況題乎董君其得新建公早年書傾以題命我

一筆宕而情幽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余觀梅花道人畫竹如羣鳳爲鶻所掠翎羽騰閃稍披變滅之說雖鳳亦不得而知而評者或謂其慎豈理也哉

道人善繪竹茲更能繪其繪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蹟

予夙慕大蘇公書然閲覽止從金石本耳鮮得其蹟馬子某博古而獲此予始幸一見之必欲定其真贋者則取公之贊維摩中語以之曰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

就其人說法

○○○書米南宮墨蹟

閲南宮書多矣瀟散爽逸無過此帖辟之朔漠萬馬驊騮獨先

揚詡巧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世好趙書女取其媚也責以古服勁裝可乎蓋帝胄王孫裘馬輕纖足稱其人矣他書率然而道德經爲尤媚然可以爲稿滋頑纊如世所稱枯柴蒸餅者之藥

就人生論論亦工

○○○書夏珪山水卷

觀夏珪此畫蒼潔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illegible]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

一語令缺者完

○○○書朱太僕十七帖

昨過人家圃榭中見珍花異果繡地參天而野藤刺蔓交戛其間顧問主人曰何得濫放此輩主人曰然然去此亦不成圃也予拙於書朱使君令予首尾是帖意或近是說耶

為語則自謙為理則良是

○○○書季子徵所藏葉本蘭亭

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爲事凡臨摹直寄與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已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閱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爲何人然窺其露已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併其鬚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大可爲今作文者告

○○○書馬湘蘭畫扇 前有九疑題詠

南國才人不下千百能詩文者九人而已才難不其然乎

脫腐爲韵能手

李本寧太史小品敘

學不累人也人自累學耳善將兵者五花八陣唯我軸轉能令人如將意則宮妾皆兵况隸戲下者備奚越之佽飛燕韓之技擊乎故空拳冒刃非必勝之咼驅寡擊衆亦非萬全之策幸百萬衆鼓行而前乘以奇兵突騎或爲天或爲地

或爲風雲龍虎蛇鳥一合
擊則天覆地載風揚雲垂
鳥翔蛇蟠龍飛虎翼倏奇
倏正可合可分無堅敵矣
京山本寧太史富于學而

善用其所著述爲卷百許
皆出經入史鎔古鑄今迫
記敘論說及銘誌贊跋種
不一篇篇不一格即寸瀾
尺瀠其論議點染莫不羅

今古極奇奧在才可奪五
花篹者亦輸其博至集莊
集老集經集騷更有指揮
如意無鶩不用命者則散
錢得索子自繩貫絲聯今

而知學不懼博矣試就所
選讀之當亦有會

錢塘陸雲龍題

翠娛閣評選李本寧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引

題詞

翠娛閣評選李本寧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記

傳

箴

銘

贊

疏

題跋

墓誌銘

祭文

翠娛閣評選李本寧先生小品卷一

京山李維禎本寧著

錢塘陸雲龍雨侯選

仁和陶㫤棟贊皇評

○○○籌邊移稿序

歲辛丑。余以越憲使上計京師。坐不稱任。鐫官一階。而是時門人上郡趙觥美亦爲晉憲使。治兵岢嵐。有流言頗二三。知已分明之。又三年。君累功擢右方伯。治事如故。而余始得君所爲籌邊移稿讀之。則知君名高而謗隨。固有自也。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四夷惟北虜最爲中國患。故封疆之臣。非才望什伯人者不輕授。其勤苦功高。往往超拜爲撫爲督。中丞御史大夫司馬。進東宮保傅。可計日待。視夫循級而升者。尤有逕庭。賢忌之嫉也。虜欵踰三十年。介胄之士忘戰。而惟以互市修守爲務。互市物日濫惡。修守工日虛冒。兵什伍耗缺。而餉不益。爲兵有侵牟詐僞。視爲固然。稍綜覈釐正。不以爲苛刻寡恩。則以爲喜事好異同。則謗之固也。君治兵凡八年。前後所籌畫數萬言。要在將不得以

今無才吏未今之材也

作事當如是

虜何民變非北虜可市

虛名克位，士不得以虛名隸籍餉，不得以虛名乾沒，工不得以虛名糜費，貨不得以虛名售直，而所部諸州縣內治參稽爲尤詳，雖絲縷圭撮，無使民受損而吏受益。所可自專者，吏張不嫌縣撓，守不嫌因斷，擊不嫌猛，而所不可自專者，屢訶不嫌潰力爭，不嫌激過防，不嫌迂諸所共事等夷，往往開府秉鉞，而君循級而升，與常調同忌者之口，謗者之口，亦何所不可加于君，而行之自如，終不以毀譽震撼循失常度，獨身一而嘗處，令帖然奉要束。

所省十萬金，雲中、上谷，虜徼求無厭，且渝盟，五路盜賊張爲寇，惟君所蒞，邊鄙不聳，民狎其野，此寧可以聲音笑貌襲取哉？是編也，君亦誠之明驗也。知我罪我，亦聽諸人而已。余初以參議提調秦試事，君猶童子，沉靜有大人度。既余爲秦督學使，君甫垂髫，貌不踰中人，悛悛似不能言，而氣雄萬夫。心儀君必爲大器，今雖不盡君之用，覘兆見矣。余登仕版垂四十年，歷官藩臬，靡事不爲，老而才盡，名位日損，媿君殊甚。師不必賢于弟子，信夫。

今之監司，仰對目前，撫巡俯臨與日，臺省且綜核起浮躁之名，積資來罷軟之譏，果若序中所言，八年在位，猶天幸也，縣官豈不足盡力上下幷之。

陝西乙卯同年錄序

天地之氣倏聚而爲人倏散而歸之天地吾不能保其身之不盡而何有于父子兄弟故廟有祧而服有窮厚積以遺所不知何人則達士笑之吾不能常有吾之父子兄弟而何有于人稱人之父子兄弟而與之盟曰世世子孫必無忘也是惑也又凡有血氣之屬莫不知愛其類鳥獸失所羣匹越月踰時必返其故鄉鳥號躑躅而後能去而况于人乎空谷聞足音跫然則喜故國舊都望之暢然

樂也而况其人同其鄉同其舉之時又同儻所云天作之合者耶若是而視其父子兄弟之休戚若燕與越燕雀之啁噍弗如矣由前之說者巢許之厭事老氏之芻狗萬物孟子反子琴張之狂中不害韓非之慘礉少恩而不可爲也由後之說者許行之並耕墨翟之不黔突尾生孝巳之信王伯與之情朱亥聶政之俠而不可爲也聖人使天下篤于情不使天下爲情所苦設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以相生相長相維相比而其所親親者不施于民所仁民者不行于物夫人之類不以五倫盡也身親民物之一體也聖人知之審矣而至其爲訓弟若曰如是止耳情有所專至必有所不至而出之易窮吾盡吾所可至而無强其所不至所至者人不爲恩而所不至者吾不爲忍是以身親民物各適其適而五倫之道萬世由之無斃也陝西士同己卯舉者持所爲錄請敘于不佞不佞爲之說曰今所謂同年者乃所謂朋友之倫之道也而不共緩急抑貌合而中離爲德不竟者不佞不敢知所必趨趨逐者爲根柢之容姁姁兒女子者不佞亦不敢知蓋聖人之訓昭如也

突起兩端叉之中道後以嚴從收之使人不敢不及情亦不敢溺情

孫公鄉賢錄序

扶風孫公沒三十餘年而其邑士民思慕之不置。于是鄉三老田部市令五伯鈴下門闌街里之屬。宋一楠趙希顏輩千餘人。邑博士弟子員帥開先輩三百人。具公生平行事以白諸臺下。邑挍官邑令丞郡守理。張萬善馬政和韓洪祚張楙輩十許人。詢謀僉同。而觀察郭公。督學使洪公。侍御史龍公。中丞李公。采輿誦祀公於學之鄉賢祠。公沒時嘗語其子民部兄弟曰。吾為督學使。見諸請祀鄉賢者。率以其身或其子富貴與上官私交。故遂使彝典化為機跡。賢者沒而有靈。豈屑與伍。兒曹無以汙我。即有齒及。當聞辭之。民部即貴。益遠嫌。務成先志。以是三十年不舉。而人或持大義責之曰。先人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顯親揚名。為孝之終。子不為親顯名。而拒人之為親名。可乎。民部無以難。而公論始伸。入祀之日。通邑歙然稱快。爭持酒脯拜祠下。或至掩泣。其感人深如此。民部方官金陵。集事始末

部此可入鄉賢

詞嚴義正

為錄示余。以明非敢違父命之意。憶昔孫公以侍御史謫諭理吾郡。余適其邑。得接顏論。風格秀整。真關西男子。理郡未幾。極得民譽。尋擢江西督學。所甄拔名士。至今接迹中外。而稍遷忝知。遂稱病免。無何卒矣。經世功業。未竟其施。而俎豆賢人之間。沒且不朽。是舉也有三善焉。公不邀身後名。而名自歸之。沒世不忘。一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歷年一世。久而無斁。三代直道。于今可見。一也。為人子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孝莫大于嚴父。得人之歡。必以事親。敬其父則子悅。一也。因題其端。以授孫氏子孫。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其尚是訓是彝於是錄也哉。

無官不賢。鄉賢一舉。直不足為重。而為輕。宜其望而若浼也。民部之祠親也。恐亦非所以尊之。

沒之十餘年下筆大有分曉

效愚草後序

余自乙亥出國門垂四十年舟車所至幾遍諸省
凡七其民貧而日惰日悍其士偷而日驕日詭其
吏貪而日僞日競益四方大都相似可求而知其
故補偏救弊爲法差易獨埶敝之下交戟之內封
事叢雜甚者徃還私札詈詬穢語上徹宸聽下傳
置郵而是非曲直紛然殽亂如蜩如螗莫可辨識
如鬼如蜮莫可方物如焚如闘莫可鄉邇如狂如
囈莫可質難

上以默止謗而謗愈繁
上以容釋憾而憾愈力臣紀裂示權輕官守曠國
計弛宗祊失察其何賴焉比讀史義伯待御效愚
草而後知言路固自有人也義伯登臺甫餘月有
彈事自後大條大政關切世道士風國體民隱無
所不言益有獨創之而不嫌于喜事共濟之而不
嫌于尚同屢拄之而不嫌于好勝者彼其之子遠
體固寵攝徒成黨强足以拒敵辨足以飾非發若
機括留若詛盟殺若秋冬義伯信方寸心奮三寸
舌犯衆煦漂山之勢破積蚊成雷之聽不知有身
何論名位信乎其爲愚矣孔子曰古之愚也直今
之愚也詐而已矣巧詐不如拙誠大夫也以其詐
愚一時之耳目而君子業已見肺肝竊笑其拙至
遺垢簡篇受薦世口誅筆伐愚孰大焉故夫愚者
有不愚者也江夏郭宗伯序義伯草以爲此甯武
子之愚宗伯知於謀國而愚於謀身幾罹大禍其
于義伯嘗之草木否臭味也嗟乎孔子之愚甯武
子以邦無道時當吾世而大臣有宗伯臺臣有義

伯相率爲甯武子余雖至愚極陋能無流涕長太
息

　愚者不顧身家利害之謂求之世寧有幾唯無
事安其愚無爲吾職有事任其愚猛爲力肩
　是眞效愚者矣
　談及聚訟處與大愚處俱令人失笑

虎鼠集序

里人胡博士精舉子家言。所授徒半國中。困諸生久始得佾計。是年佾計者三人。爲李尚貞𠛬思皇。三人皆積學士。明年李周成進士。而博士復不第。然數以毫釐閒失之。如求仙舟幾至三山。復爲風引去。乃就今除。得攸縣。而其門弟子尊事信從。佾于里人則爲之行其所著。而自命之曰虎鼠。東方朔客難。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言士所遇時不同。未可以成敗論英雄也。吾家供奉作遠別離。亦有權歸臣鼠變虎語。義畧相似。而所述洞庭之南。瀟湘之浦。見嘯猩啼。九嶷聯綿。孤墳安是。帝子泣綠雲。風波去無還者。蓋有感于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哥舒翰之事。其所憂重在鼠之爲虎。當時誠得眞虎臣而用之。鼠子敢爾。惟夫下則鼠竊虎之名。于用士則假虎之權。用鼠究乃禍人國家。攸縣隸長沙。九嶷瀟湘。在目睫閒。自項王權國是寢尋。墮天寶末流。博士倘亦有供奉言外之指耶。國家以舉子業用士。冀其經文緯武。安危緩急有賴。足

東來之丘對山如臨

惧有李林二虎其不然非不可如

所謂風從虎。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如弟博科名于世。無短長之效。而更爲社鼠。不可薰除。則舉子業。卽用之何殊于鼠。不若不用。猶令鼠竊無所得肆。之爲愈乎。博士虎文。坎壈一第。是不用者之過。虎奮衝破。以爪圻地。視奇耦而行。余不虞虎之不用。而望用之不失爲虎也。周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古大學謂之虎闈。諸爲士者。率坐皐比。博士以此集教擾多士。聲應氣求。觀人文而化成。無論後之用不用。虎視眈眈。自足雄矣。相鼠有體。何屑道也。

嫌尺幅耳安所得虎鼠辨之

其前博士

簇聚虎如虎文之炳明。

○○○空囊草序

尹長吉名家子也以蚤失父故與其母食貧長吉好讀古書不憚剖產以購又好客委身赴人緩急則益貧既舉孝廉有司遴故事旌其門無門可旌者諸宗人稱為索綯乘屋然後有司得將事而是時藩大夫有所充借討費可百金長吉復斥散與其知故操一空囊往既不得志南宮會其叔父中丞公新開府山東迎之入山東不三月輒飭往來所涉歷陝秦宋衛燕趙齊魯之境三千餘里提一

囊還白兒裝在是矣則其吟草也母笑曰吾聞文章家一出一入字直千金兒多如許不虞塞破屋子邪長吉謝不敏差不羞澁勝阮孚一錢耳吾家長吉日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母使婢探囊見所書多輒怒兒當嘔心出乃已古今有兩長吉其囊復大相類余考劉煦為唐書傳文苑爵位崇高者別為之傳惟欲令懷才憔悴之徒千古見知而李長吉置不錄新唐書亦宣長吉以父諱不舉進士韓昌黎辨其非位止協律

郎年二十有七而今長吉業過之李母怒其子適尹母安之李於晚唐詞尚奇詭以鬼才稱而長吉當文明盛時操椽管待詔公車庶幾吾家仙才天所賦畀人所受享今長吉愈昔長吉為甚士未有才如長吉而長貧者貧固士之常長吉非貧亦安能如虞卿以窮愁著書表見於世能曰尹氏之空囊負而為諫院封事青而為中丞武冠絳幘所執紫而為八座尚書所佩孰與梁昭明所言詞人才子名溢縹囊者為不朽長吉母余自有傳

文以趣勝點綴特精

○○○麴部尚書詩序

載陽王孫釜江陵詩酒之豪也俊邁多能曾不得領一旅一成小見其才而僅用之尺幅寸管與簡子闘雕蟲之技壹鬱無所發紓則逃之酒以自適而耗其雄心阮步兵籍阮之埋照劉參軍伶劉之韜精迹殆似之即於此得妙理氣益奮勃而精神益王長酒後耳熱洸筆淋漓時時叫驚人語又若張長史之書旭于廷尉之請歟倘醉而益入佳境故君之豪於酒與其豪於詩也始相爲感中相爲資而

卒相爲成君乃謝其官位不名名曰麴部尚書而所爲詩繫焉唐汝陽王璡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載陽不敢當王居其小者然汝陽雖爲飲中仙而詩非所長載陽王于詩雖南面而王之樂莫能尚矣余竊觀今之號詩人者大都半酒人也濡首酣身號呶罵坐迫脅士大夫以爲名高詩道之陵遲極矣請以酒喻大酋之爲酒也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此六物毋有差貸然後可以合歡成禮羞王公而饗神祇彼其之子哆口而陳詩內不原情外不涉景凡賦寡陋而結撰疎脫或者拾糟粕而遺其精取醨烈而傷其旨於酒正之法一切反之惡乎詩哉載陽少從成茂才宋山人爲詩自三百篇以追本朝悉所綜核秫稻齊矣麴糵時矣邪近之格鄙俚之語屏絕不用湛熾潔矣水泉香矣陶器良矣揚不浮抑不沈奇不詭雅不野火齊得矣是以若芊而神理自然稱酒德焉君之所豪于詩者即所豪于酒者也宜君之名詩而不忘酒也客從傍嘲曰

子不善酒而談酒吾安敢信子之談詩爲善詩也則不聞有長孫澄不飲而好觀人醉乎唐不飲而終日獻酬同人醉醒者乎客胡盧掩口而笑因用其語爲麴部尚書詩序

酒而不詩是未得酒中趣也安知詩與酒理道不可相通

○○○李成白詩序

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逐臣怨女。牢慅不平之氣。迫。而成聲。可以被絃管。垂竹素。後代詩能窮人。必窮後工之說。所自來矣。粤人李成白。蓋余同榜若臨觀察之子。早歲登賢能書。可芥拾青紫。而以詿誤見格。六年無爲分明者。不得已而寓之遊。栖栖靡所遇合。不得已而寓之詩。俛仰溪山。流連景物。含毫匠意。搦管命辭。調不卑。下而能無亢。語不寒儉而能無頽意。不衰沮。而。能。無。懟。至。傍。人。口。吻。齒。效。顰。薄。不。屑。爲。也。豈非窮而後工之驗與。夫士不遇時。楓無疾而呻吟。側身宇宙。若無可措躬。不卽搖尾乞憐。同流自污。幸而資適逢時。且不任其資。雖。而成白獨馳騖風雅。含咀英華。以詩名家如是。今覆没之宛。雪且有期。須之蠖屈復信。上可爲張曲江開統千古。下不失爲孫仲衍先鳴一代。豈目前所造。盡其涯涘尺幅哉。成白有幹。亦能詩。類匪思恭。其伏習可知已。詠所及之。爲藝林美談。

大意因窮遁于詩而詩不帶酸氣此序所爲取也。

○○○贈大學士張公序
張明成學士德望爲海內宗。
上拔之籍復還講幄以母夫人春秋高請急歸
無何母夫人不祿服甫竟而衮職有闕
上即家拜參大政中外皆彈冠相賀也故事相臣
下僮僕隸皂輿屬於道而公咸屏之古人交際爲
恭今乃貨取此豈盡其豪中奉入大抵賂金美賦
山之民力而其或盜公家之儲下交者媚上交者
亢大吏往往見告官邪繁興政體陵遲職此之故

將一切謝絕庶可以風示百官共承之虔州適與
行令既重違公雅操又不可但已則竊附古人贈
言之義今時所患貴在公者陳其累焉益治道去
其太甚所損益百世可知而矯枉者每失之懲羹
吹虀因刖廢屨非也放豚人笠而又招之亦非也
古人一嚬一笑不輕示人而況授以矯枉之名乎
自頃救時之相或獎恬退或尚綜覈始未嘗不新
人耳目而巧僞叢生弋釣祿位究其末流得不償
失此患在不平也且夫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以一
時一事之利而興未幾復革矣以一時一事之害
而革未幾復興矣議論滋多功效蔑如此患在不
審也人臣以身徇國事豈以國事徇人今天下爭
言開言路去苛政以此兩者繩人而行其私久任
不行冗官復設十年不戮人於市二十年以市媚
戚而墮軍實皆徇之過也此患在不任也患止此
乎抑有大者焉朝講不御而宮府之情日隔國本
未定而貂璫之勢日恣上供不省而公私之積日
貧患莫大於是然是三者非相國一手一足之力

也不平不審不任則相國責也公盡其在己者以
待天定而已昔伊尹相業論者謂自一介不苟取
與始公取與義嚴先聲所振宏矣某從公遊垂三
十年號爲知己徇馬病力乞長休告幸不塡溝壑
日久與鄉三老望見德化之成故不欲以非義贈
公爲公相業嚆矢云

平與審則摸稜易生任則執拗欲速易起甚哉
人品之難全也然能以廉鎮俗亦是特世之
相

任必有所立

○○○贈福建叅議周公序

歲甲子周用馨舉楚不佞與焉明年用馨成進士拜樅陽令越三年戊辰不佞通籍守著作之庭又二年庚午用馨徵入爲給事中方是時郎有六七大夫者同朝以次過從月凡三之一相得驩甚亡厭也無何用馨出爲福建叅議守延平邵武二郡諸大夫聚族而語曰以用馨之賢出入禁闥拾遺補闕其所也使隨牒平進遠在閩海無乃不可乎不佞竊謂諸大夫若以閩爲不直用馨意者哉

士離疏釋蹻而升本朝髮膚以上皆縣官所有恣所使之耳忠世仕人不欲去輦轂依日月之末光是以陳子康積恨于京城張膠東自歎其無奇兩公擇官展節君子無稱焉且也邦畿之外莫非王土寧能寘不理乎彼夫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要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用馨不鄙吏爲令治行聞天下既爲天子諫諍之臣不色喜今豈以是爲不足乎人言蕭泉大吏見御史中丞直指使者輒詘體抑行以爲恶孰與爲令時蕭伏候貴人車塵不敢起視也諸大夫比肩而事主主上垂拱仰成朝無缺事即用馨諤諤安所用之假令溺其職曌尿唆佞善事當塗少濡忍且莫問可坐而致列卿則用馨不爲矣子言之可言也不可行君子不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不行也北年言者持文墨論議相高以施于政譬石用然用馨在諫垣操大體明習當世之故今往矣見諸行事令世以此益重言者顧不偉與不佞邪聞閩人言島寇起海上犯閩彊埸日駭獨用馨所部未被兵然寧與一切

率倚辦二郡民流亡稍稍衆矣夫驅民以禦寇易使民爲寇而禦之難不佞度用馨方難閩何易哉諸大夫皆曰然於是設供張祖道都門歌驪駒之詩既闋某前致辭曰不佞宦六載無論其它即吾郢人繇朝衆歷四方者凡幾重者領方岳次不失二千石不佞猶然咄咄伈倷儒囊粟得無有揶揄我者耶諸大夫粲然而笑用馨亦大噱遂登車去

非苟而已便是所以爲內外官者策之良至

高光祿壽序

余所善歙人吴生惟用別去二十餘年索我甬新市中問其二十年安在曰金陵廣陵間問所與遊曰南陵高君最善今年七十矣請以子一言爲壽問高君何狀曰高君家累巨萬嘗入貲爲光祿官局竟不就而廣陵江淮間一都會其居處則百廛九市重闤邃閣崇臺縈榭緗楠鏤檻雲梁藻梲爽嗢燥濕無適不宜非深山大澤穴居野處之寂也其服食則役閩浙白方空黃潤列鼎八珍九醖五

齊貨貴賤背物虛光時非草衣木食金丹辟穀之素也其賓遊則文軒青翰隱囊步障諸所需用不移其足客成勝引陟巘泳川百戲並陳絲竹代奏嫮童艷女回眸百萬一笑千金歌往舞來俾夜作晝非熊經鳥伸噓呴呼吸之勤也行年七十丹顏素髮聰明有加于昔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謔浪笑傲揖讓周旋無不洽也是則高君已矣余聞而異之夫高君之趣行與養生家言甚背馳而何樂且壽若是昔者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已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抱鐘而朝可也游鳧問于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先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臟故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黔首不知而煎以爲魅祟也仲尼問于

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靈公卜沙丘而吉得石洗而視之有銘曰靈公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夫高君者豈不以人物利害相攖委蛇而同其波交食乎天交樂乎地得衛生之經若鄭簡之

爲樂者乎抑受命于地松爲獨也天固前定之若衛靈公之爲名者乎生之迹高君無乃覲逐疫出魅者耶幸爲我如廣陵觴高君而叩之其何途之從尚有以語哉

分明畫一骨梁子却又爲他宛轉生出育論以解其糾中間所以壽之不在焉可云善作，亦可入滑稽傳

詳略忠狂蘧老公之心

○○○汪太學壽序

汪太學二如蓋永叔從叔父也而有總角之好八月六日春秋五十永叔過余徵言爲壽問太學何如人曰叔父居恒慕古賢豪長者屬小子書之四壁朝夕諷誦鄉往之今日之事於古人有合者否余曰有試舉所聞而子自擇焉三代時衛大夫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晉郤縠行年五十敦詩書說禮樂守學殖爲趙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坏序列著數

萬言三爲齊祭酒焉其下漢朱買臣家貧好讀書五十始爲會稽守楊震明經博覽五十始仕孔融年五十而愛禰衡才爲忘年交晉孔愉五十封侯侯印龜左顧蓋放白龜之報而後有龜鈕以牛與李玄度葬母夜行遇老母遺金一餠曰五十後富貴無忘也唐高適五十始留意詩什以才氣自雄辛讜慷慨重然諾專務賑人之急年五十不求仕進而以平賊功拜御史適至封渤海侯此於君家叔父奚若永叔曰叔父好義而博施也如愉如虓

遲之

機估

如讞其省身寬過也。如佩玉其以儒術緣飾也。如穀其五子一孫。悉聯師儒以教之。學詩學禮。如嫺如震其不賢知先人而折行韋與小子甚歡無間。室家若琴瑟靜好。則較買臣融適過之遠矣。小子往爲叔父書於壁者。澄不省記其姓氏。以先生今所臨列。叔父何讓焉。叔父不言而躬行。正惟小子不能學也。夫諸君子大吉公侯次者卿大夫守相御史。皆表見于世。而叔父獨以逡巡之士。嚴居川觀。不敢名不希人。齊諸君子由五十以前。積功累

善出五十以後。受享亦多。恒久不已。且施及其子孫。叔父行無轍跡。言無瑕疵。任天之便。不習而無不利。其於古人。蓋亦偶合。默成耳。是爲玄德。以祈天永命。當軼諸君子而上之。不佞曰。予言誠辨。然有盡也。諸君子年千世百。而姓氏奕奕竹素間。壽莫久于是。予之叔父。比德諸君子。他日有高其義而書之壁。誦說鄉往之。則爾叔父之壽。雖與金石不朽。江河同流可也。永叔曰。命之矣。叔父拜先王之寵光無斁。

博于徵事。可奪五花之韋

○○○董節婦壽敘

不佞之叔弟益受室吳氏云。吳家邑西北，斗絕[illegible]山中，其人椎少文，而裒然者為茂才[illegible]。[illegible]宗學，弱冠從外傅受書，能強記。生茂才八月，卒。[illegible]時母董孺人年二十有一耳，慟欲絕，已而念曰：吾以死從死者，則誰與生生者？以吾死而死生者，則也死死者。吾其以心許死者，而以身撫生者，吾身終死者之身也。日夜泣，而抱哺茂才，淚集於乳。而但伏之婦姒姑姊，見老人大為流涕，而茂才稍長。

出篋中書授之，是而父手澤也。孺子必成誦，吾試聽之。茂才長，聰謝，謹受教。孺人乃始聞家人產，首不宜再，不改他游色，而起諸減度以次受署至莫告成，家其緣此。日羨茂才得專精於學，而居恆自傷生不識父何狀也，而更父我，所以將母蒞方必得其歡。今年臘之九日，孺人年六十矣。內外宗介紹叔弟而徵不佞辭為壽，其所以徵詞，第以孺人之苦[illegible]十年，如此其卒也。不知孺人之[illegible]發四十年苦[illegible]也。往不佞視學秦中，日徹所司諫祭婦女貞烈者，以名聞，顧事不盡實，而得聞於上，必其有強近之親，或名都大邑，衆所耳而目之者也，未有得之深山窮谷者也。孺人居深山窮谷，非聞家華胄，素講於女史姆訓，忍萬死以殉一坏之土，而存六尺之孤，豈以聲音笑貌，為馮婁譽於鄉黨鄰里哉。國家明章婦順，如孺人者，例得旌門，加綽楔焉。而孺人名不出閫閾，何徵。茂才為子，叔弟為館甥，仰行年六十，稱之匹夫之為諒也，雖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士處君川觀，與木石麋鹿

伍，君子猶采其行事，月之逸民傳之高士，女有士行，其難倍蓰男子，獨奈何以微逖見遺。不佞為書其槩，令秉彤椒筆者有取徵焉。孺人之壽在名，不在年，自今伊始，不佞莫能窮其算矣。

烈與節有辨，烈易守難，而與涉境艱危者更有辨，若此之類，可云節矣。

○○漁父辭引

郝公琰工詩而貧，操舴艋游江湖間十年，與漁父狎，爲漁父詞示余。其于家則張融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其于魚則王弘之釣亦不得，得亦不賣；其于與奇則張志和煙波釣徒、陸龜蒙江湖散人。詞之聲音調格，相出入矣。余家三瀼水畔，漁釣故其本業，爲世網所中，三仕三已，今老病免，青篛綠蓑，返其初服，將從江上丈人遊，顧不如公琰習于水也，請爲先導，而余擊榜鼓枻和之。

陳野有效

○○張髯詩草題辭

澄江繆太質若余識之，郝仲輿所。其人有虎頭之痴，米南宮之顛，不可一世，而獨與里中張髯韞之善。攜以造余曰：使君座中那得無此客？既見，接談，與太質草木臭味也。已出一編詩，則沈千秋、尹孔昭兩君皆爲之序，亟稱張髯。張髯云。余因語韞之子：詩亦如子髯。離離若綠竹，若其疎節挺勁也；鬱鬱若春山，若其密緻繁也。本自骨中者，其獨造不襲人口吻也；如戟、如虬、如蝟毛磔者，其發揚軒舉也；用弱而調，因風披靡者，其沖澹超逸也；布置勝人者，其格律齊一也；黝若玄圭者，其色澤朗潤也。惜哉生不逢時，爲宋于思（宋華元多髯，人議之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爲楚長鬣，爲謝瞻殊毛，爲劉瑜方正，爲參軍喜怒府公（郗超爲桓溫參軍，時稱髯參軍，短主簿，令公喜，令公怒。），以吟安一字之故，時撚斷數莖哉。雖然三國時魏有鄴下黃鬚（曹彰于鄴稱黃鬚兒），吳有會稽紫髯，蜀有漢壽絕倫出群，其減敗與鱲而英雄自有所屬，髯復何可累人哉。美子詩亦如美子髯足矣，不然髯如臨淄

皆商市之男女。未有敢之者也。且夫太賓若傳說李鹿。假貌可相易乎。豈惜此而其文藻者見名跡子上何也。攀龍拊虎爲宮貴容。僕可駁俗日耳而人俯而掩口。因遡其語于詩草之端。

前則辯圖。後爲鬼薄。與博洽君子。

○○○綠天小品題詞

王氏故多酒人。酒正使人自遠。光祿之言也。酒正自引人着勝地。衛軍之言也。三日不飲。使人形神不親。佛大之言。名士不須奇才。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孝伯之言也。唐無功所著醉鄉記。五斗先生傳。及他詩歌。率可傳。婁東王時馭自號酒顛。好酒不減五君。其詩文所謂綠天館小品者。清言秀句。多人外之賞。起五君九原。揮麈酹酢。定入世說。言語文學任誕三則中。其妹倩沖澹生爲梓行之。以示余。余惟五君皆有官職。而時馭相國從弟。布衣畢死。即無功傳。唐書隱逸。當遜一籌。是又烏衣馬糞佳子弟之所罕有也。

王氏佳子弟不止此。而王氏酒徒則已盡于此。

王氏酒徒

林和靖詩題辭

弇州先生評詠梅詩林和靖暗香疎影非所貴。余友汪仲淹謂其隱節不如謝皐羽。而郭索鈎輈語更俗此兩詩獨見稱于宋人宋詩可知已凌初成得和靖全詩示余爲之續句若夕寒山翠重秋淨鴈行高青山連石埭春水入柴扉寒烟宿壚落清月上林塘樹最歸夕鳥湖景淺寒城靜鏡浮野水深寺隔春城水風清晚釣花川重春眠破林霜後月孤寺水邊山野烟含樹色春浪疊河稜林深

喜見寺岸靜惜移舟山空門自掩書永枕頻移鶴閒臨水久蜂嬾采花疎春滿吳山樹人登汴水船春江片帆遠松月一房空雲噴石花生劍壁雨歆松子落琴牀鴉鵬嬾擘三千水龍虎閑封六一泥新題對雨分籬寺舊夢經秋說杜陵拂水遠天孤橡晚夾村微雨一犂春水連芳草江南地驛隔寒梅隴上春新溜逬涼侵靜語晚雲浮酒上殘書春色半歸湖岸楓人家多上郭門船波涵洲渚初收潦露浥蒹葭未作霜橋邊野水通漁路籬外青山見寺隣橋橫水木已秋色寺傍雲峯更晚晴烟合綠樹人家遠雨濕春風燕子低此皆五七言律聯句佳者雖其景易窮其才未超而就一時意象得之故已不減唐調其他體若起結佳句未盡收也宋人于律詩何以舍此取彼後人又有不讀唐後書之禁未覩其全遂致紛紜試掩姓名虛心玩之即不足擬孟襄陽其于郊寒島瘦似不多讓眞宗時嘗召魏野賜和靖粟帛野有辭召表和靖未見謝賜有表否而絕筆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

無封禪書之句或謂眞宗溺信天書恐避譏林下識者故爲賜予艮鼎有一言之贊兩人終不言及則和靖品誠未可輕議別著省心錄朱紫陽疑是後人僞爲以其生平吟咏著述多不存草非曰錄之無當也援與老萊鹿門之徒尚與妻子偕隱而和靖不娶無子取法唐陽城獨此一端非中庸耳初成大爲孤山吐氣鄉里後生表章先進厚道當如此矣

所見不及所聞不妨爲魏公藏拙所收不及所

原缺第三十七葉

遺亦須爲林公揚美一經拈出覺瓴山處士何難並駕襄陽

提掇入微

如此憨亦何妨

憨亦足感

○○○憨話題辭

章晦叔書其所自得與古人遺言會心者爲一編名曰憨話余讀之爽然此吾家柱下史指也其言若朴若濁若昏若遺若昧若辱若偷若渝若鈌若屈若拙若訥大似不肖悶悶頑且鄙不一而足皆憨法也豈惟老氏虞舜野人尼父無知顏愚曾魯非憨而何惟其能憨是以不憨晦叔落落穆穆不可得親疏不可得貴賤不可得利害其人憨故其話憨耳高以下爲基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晦叔布

衣非憨而何稱夫憨者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以巳爲牛一以巳爲馬呼牛呼馬何所不應晦叔而眞憨也余且呼爲章憨必承響而應矣奚論話哉

爲憨轉語而憨且足重矣

〇〇〇 戴瞻侯題辭

孟少孤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今之所謂高士者皆名山人而山人多以詩自高要以龔存紳唇齒爲糊口計詩亦不名合作此其風莫盛于江右而吾楚項多有之惟監利戴瞻侯不然瞻侯家自温給雅好遊其遊不向人借資稱詩其詩不襲人餘唾一洗山人習氣庶幾高士之風稽叔夜有言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

不足瞻侯遊廣陵詩二姬麗于范少伯扁舟所載士大夫以爲奇歌詠其事或謂此伐性之斧將不免長卿消渴而瞻侯神明意用曾不怠沮賈其餘勇稱詩日有逸趣彼其之子如泂酌泣車轍餓烏噪野田以視瞻侯則帝之懸解與扃疎之拚也豈非足不足之明驗歟瞻侯爲山人詩人吐氣爲楚人生色矣

只一無求便出在山人中勝山人多多許不然

即一廣夘有不能舒其性靈無嫌酷掃

翠娛閣評選李本寧先生小品卷二

錢塘陸雲龍雨侯選

京山李維禎本寧著

仁和陶良棟贊皇評

〇〇〇 鴈塔題名記

以峰插天際

季秋之九日余所舉士六十五人詣陳金爲會于鴈塔已乃礱石書其名以志不朽而請余記其事維時藩臬諸大夫咸在謂余與諸士有一日之雅也復相與從臾其請余不獲辭用申告于諸士曰士非無榮名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君子令光譽後

爲世作程凡乘錯事必有殊尤絕迹紀于太常考于鍾鼎載于國史里歌戶誦榮問休暢而莫之遏佚此之謂令名始爲胥隸無可指數游于庠稱博士弟子矣舉于鄉登賢能之書矣仕于朝通金閨之籍矣其最尊顯者途人田父毅願歎羨而謹事之此之謂榮名兩者其名同其所以爲名異也古有躬布衣之行聲施到今而身都將相者無述焉彼其初登階顯號亦足以歆豔一時人之耳目今至不得與匹夫之姓字同日而談必有故矣余不

暇泛引即唐之盛時士題名此地者不勝枚舉仆
碑斷碣百不存其一二安所得名乎即由江故稱
巨浸業已塞爲平壤耕者牧者嬉遊其間蓋陵谷
滄桑之變大地且無定名而何怪乎人之名湮晦
不盡傳也仲尼疾没世而名不稱說者遂謂三代
以降惟恐無好名之士乃其所以爲名在彼不在
此矣故榮名者外至之物而細人之所貴也令名
者實德之符而君子之所務也語曰名與身孰[illegible]
達人傑士至以其令名譬諸蟻之附羶欲去而遂

之則榮名又何足道乎夫士行修而名不彰有司
之過也名譽著聞而實不副士之恥也余不佞既
以舒諸士策名有日矣諸士欲自爲名尚擇于斯
二者諸大夫皆曰然因以其言授匠氏俾勒石之
上方

就名字立言委婉以引之趨避詳到中亦復嚴

淨毅。

善息處記

邦揚君爲陪京北城門候以廉平稱而其長黔李
公清節瀰厲君郡湫溢既損月俸繕新之右有池
鑒鍾山倒影如芙蓉在鏡中擬搆一椽收其應力
不給也大司空丁公聞而善之助之繇費爲方丈
室公餘于此栖遲偃仰客過從者可容二席所爲
供山色水光外無長物夕或具蔬茗澗醪相勞而
已而榜其楣曰善息昔者養由基射楊葉百發百
中人皆曰善有一人曰可教矣由基怒曰子必能

教我曰非能教子支左屈右也夫百步中穿楊亡
不善息少焉氣怠力竭弓撥矢鉤一發不中百發
盡息此楚事君爲楚人而其官爲兵馬射固兵馬
所重命名誠善然其事止游藝藝成而下與德成
而上有問余以爲論息之善莫善于易易之隨曰
澤中有雷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物之震動者無如
雷而深沉者無如澤卦下震上兌而兌正秋雷始
收聲象在澤中此亦雷之隨時息也天地之氣不
翕聚則不發散而況于人乎息之義有二一曰止

原缺第四葉

觀變玩占也君曰善哉言乎勒之壁以詔来者息更有心息形息形息而心不息爲害滋大倆中巳該息之義

西市愚人小傳

西市愚人者余宗人長春所自署也家于竹之西人因號之西愚愚人里有田連阡陌而爲租挈所苦胥吏責進雞犬騷繹遂不敢名一畝田而課其婦與女奴織所以養父母供祭祀賓客周鄉黨鄰里靡不取給焉大宗祠有賸金宗子歲脩宗人息之愚人嘗受事則舉而實之帑藏之地下至斯出其家所奇羨爲子錢入之宗子不失秋毫不爽須而宗人竊笑之愚人行之自如也嘗貿楚同舟者

病卒愚人爲衣被斂之爲拊藏之歸其橐中一楄一簪必籍記之華冠敝屐無所遺失舟人竊笑之愚人行之自如也其賈不二價不逐時貴賤賴天幸不乏賈人竊笑之愚人行之自如也事親下氣柔聲飾謙詞亦承以歡色兄弟白首無間言女弟適羅球無何球行賈久而不歸愚人衣食之終其身卒爲節婦載羅文恭公傳中愚人老授政二子伯爲儒仲爲賈儒以德表正其鄉賈以財振人之不贍事多咨愚人愚人無可無否仰視而巳里人

到今以爲口寔焉。舊史氏曰古有兩愚公其一見列子其一見劉中壘說苑以爲寓言耳今以吾宗人徵之宇宙大矣何所不有邴原不云乎人各有志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則君以僕爲西家之愚耶夫愚人者東家丘所謂其愚不可及者也

好個太古之民人盡如是世大治矣

描寫處筆舌皆工

孝是女俠

丘節孝家傳

丘節孝者臨川石池李氏女也十六而適丘贈公御秀一歲舉子毛伯贈公故以儒生行賈什九在外其趨利如布帛之有幅焉無多飾之羸邑邑不自得歸而病六日卒語節孝兒幸長令業儒母若我空自苦節孝泣受命哭踊幾絕嘔血斗許不內勺飲者五日舅姑慰勞之責以大義若必死從夫所以自爲善矣謂吾八十兩老人與六歲孤何地獨不念其夫訣時屬意者耶節孝寤而起日食粥一甌首如飛蓬卧靈牀頭三年不脫衰五年不知肉味曰吾不能效男子廬墓姑以此告哀耳營葬贈公冢垂若洗諸索責者沓至家人憤言發救死不贍操我無已蹙乎節孝不可良人生平不侵然諾吾寧負責使良人負不韙名所不忍也盡以其遺產償之會歲戊巳大饑日勤機杼綦組市粱粟舂揉精鑿以食姑舅而身不厭糠覈姑死送終之事典衣以克舅而當禮舅病經年百方醫療數焚香祝天曰羸者獒也兒齒長矣請早就死以代舅

忽罔仆小選市蘇若有拯之者舅病尋差舅不満自者纔五年絣語人獨子早死天幸以吾兒婦爲吾子必有以爲吾兩人報吾婦者意在吾孫乎而節孝鞠毛伯拊畜長育顧復出入腹之備極辛楚毛伯少即穎秀善爲文爲擇賢師友雖百里而遠執贄贈問必腆間有嘉客滌器刑牲享以好饌竟日夕而瓶不磬罍不耻君子比德于陶士行之母云毛伯偕計吏重遺節孝節孝不善也老婦有婦可無尸饔有孫可供笑色無所事兒兒寧須乳耶

吾自少至老足不出閫今送兒外以明有事四方之義從是微一命委身公家無以老婦爲念毛伯長跽而請大人復何言曰吾無遺行以辱子子亦無遺行以自辱而已矣其年病聞毛伯舉進士呼其婦與孫前老婦下報舅姑若良人瞑幾無憾遂卒毛伯以母節孝聞于朝其鄉數百千人上書當路白狀方伯議旌門報可毛伯名兆麟今爲行人服膺母訓有終身之慕焉舊史氏曰詩錄共姜春秋紀叔姬然皆無子劉向列女傳有殉夫者有訓子者又不必于尊章備養生送死之禮以余觀丘節孝蓋古人所無何論叔季哉

敘致節孝言簡而思深節孝宛猶在也

○○○緯文經武箴有序

杜門章元戎搆緯文館。經武堂。蓋余所命名也。旣成。屬余題詠。時正讀易。取其詞義似者。綴以貽之。文武道大。易學精微。談何容易。然百慮一致。雖不中不遠矣。

乾。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坤。黃裳元吉。文在中也。君子以經綸。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同人。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大有。剛健而文明。賁。文明以止。大畜。君子

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革。上六。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繫辭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夫如是。然後名爲緯文。

右緯文

蒙。上九。利用禦寇。上下順也。師。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初六。師出以律。九二。在師中吉。六五。長子帥師。同人。九五。大師克相遇。太有。君子以遏惡揚善。謙。六五。利用侵伐。無不利。上六。利用行師。征邑國。損。君子以懲忿窒欲。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旣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繫辭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如是。然後名爲經武。

右經武

原來數年硬用經語。却是先生作倆。雖然。五經豈是場詞。窺其源而善用之。則經即我也。寧是今之詩郵。不辯而妄投之。

〇〇〇妙啓齋銘

治天事人。道莫如嗇。少私寡欲。是以聖人被褐懷玉。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是以早服致虛。極守靜篤。質眞若渝。太白若辱。猶兮若畏四鄰。曠兮其若谷。渙兮其若海。敦兮其若朴。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故知足之足常足。集老

〇〇〇又

無勞汝形。無搖汝精。無使汝思慮營營。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緣督以爲經。得其環中以隨成。修胸中之誠。以慮天地之情。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彷徨乎憑閎天地。爲合一喙鳴。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官知止而神欲行。風與日相與守。何而何以爲。未始其攖。可以保身。可以盡年。乃可以長生。右集莊

一經拈弄化莊爲老

王良之御驅駕唯命。歐治之冶金鐵悉鎔。

〇〇〇硯銘

滀之。其象乾也。靜之。其體坤也。注之。其藏坎也。用之。其文離也。此之謂易之道也。

要言不煩。義無不括。

○○○陳司空象賛

其神儁朗而澄凝其骨勁挺而秀淸其氣典壯而和平其度廓弘而深沉其貌整栗而雅飭廉不傷物謙不近名丈夫而處女操大人而赤子心詠王國修已安民文爲威鳳仁爲祥麟直爲神羊化爲搏鵬鴻羽可儀龍德可行立乎朝社稷臣祭乎社鄉先生五福所不足者富所有余者多賢子孫國無老成象則典刑尚史作賛以副汗青

微言泠語揚詡至矣

○○○胡汝濟象賛

其標格挺勁峩眉之卑九州也其縕蓄深長二江之帶雙流也其意氣軒舉三峽灔澦之奇也其韻宇溫文濯錦浣花之秀也其精神沉定青羊玉局之仙也遠而望之不知誰氏之子迫而覩之安居胡汝濟甫也

體格亦韻

○○○張孟孺象賛

貌不勝衣志則雄飛口恒啼饑醉鄉是依無萩莖無金緋無揚徵無策肥竹下有扉蘆中有舫入山有薇牧犢有妃情內者孔微音大者聲稀去不欲獻來不伺睎崇不幾祈不祈可隨可違任譽任非貴知我希將百氏兮芳菲操一家兮杼機雲漢兮乎揮朝陽兮髮睎文采兮翡翠瑚瑚兮珠璣飄揚兮龍旂激昂兮虎威長而顧咸其腓舍張孟孺誰與歸

可諷可歌

○○○丁南羽象賛

疑然如山曠然如谷淵然如孩溫然如玉萬象生身千秋貯腹詩賦圖書金石絲竹咄爾乾坤大布衣人所應有事皆足

應是一博學人

三字批

○○○劉明府象贊

其鬚眉疎秀，如其襟度爽豁也；其眸子瞭然，如其明哲旁燭也；其權準隆起，如其風格高岸也；其質幹清臞，如其操修介約也；其容色愉悅，如其忠惻慈惠也；其肩理密緻，如其意思詳序也。泂酌之雅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蓼蕭之雅曰：樂只君子，保艾而後。宜其仕與誦沒，有象賢也。

與胡汝濟脩同詞胥擬以山川，此則就象而擬之，務外以造其中。

○○○吳長公象贊

吾與君無素，不識何如人，而君之友為言君敦詩悅禮，容貌恂恂，聚百順以奉二親，施及九族四鄰，儉而中節，富而能仁，病且革，授二侄各千金受業成均，其子似穀，號爲雅馴。信如是，吾且擬君子先民，君子之倫。

惜墨如金，不輕貸。

○○○修天竺寺疏

杭州天竺寺，地接鼯龍，嶺標靈鷲，晉慧理肇開勝蹟，隋眞觀崇搆精藍，三天竺山勢飛來，攬攝江湖秀色；九里松風聲吹向，宜揚滄海濤音。殿高百尺琉璃，詹楹樹日，臺甃幾重碧玉，香火蒸雲，歲歲年年，風風雨雨，泉將宜兆爲巴巢嬉，緇柱雕梁蒙綠蘚，滿塵之蔬，鉢衣寶座，颺金粉珠瓔之光，王孫士女失其瞻，長者宰官難坐視，何必捨王侯之宅，但須斷自傳之慳，願他心即是我心，破慳人道看佛

語莊

面亦看僧面，隨意結緣，散有限財爲無量福，修今世果作後生因。繚繞甜園東寺竹，迪西寺竹，蹉我琳宇，上方鍾和下方鍾，皈依丈六身，倘守財虜入阿鼻獄，超脫大千界，同散花女升兜率天

唯富人善慳，女人樂施，一網收入。

○○○題杭景圖

杭郡湖山自勝。南宋遷都。所建置等于中原。甲于江左。大明為天下首藩。聲明文物日益繁茂。若武林舊事西湖遊覽志。見者色飛。竊幸寓目。乩民部摧岡之暇。吟眺殆遍。念其尊人八十有四。不能舉以來。而繪圖歸奏之。比于宗炳畫壁。以奉尊人臥遊。亦養志之一端也。夫杭人仰機利而食。力田者鮮。雖廛市自貨之湊。然人以負載出以身搰。無積藏奇羨。嘉靖來中倭患。頃者三年以織造採礦榷

稅至。而姦人為之爪牙。搤克萬端。率以高貲市田宅。至于日用飲食。無不翔貴。物力愈詘。巧偽愈滋。軍民兩變之後。蚩蚩易與為亂。航海市夷。漏言國情。島寇烽警時至。民部披圖。慈有無已大恤。戢思其變之指焉。非直為觀美也

昔胡贊皇有聯句于湖心亭云。四壁笙歌。尚有窮民悲夜月。六橋花柳。全無隙地種桑麻。人謂向熱鬧場中作冷語。噫。能作是冷語。杭可以不疲。于此文亦云

○○○題劉翁壽詩

劉翁鐘鼎家聲。箕裘世學。心燈夜炳。爛花萼于韓棨。意蕊晨飄。錯綉紋于江筆。江淹夢筆生花 數奇猿臂。憤變雄噫。厥有牽衡于馬道。軸謝幼輿之丘壑。寫照傳神。仲長統之園林。賦詩樂志。討論芝柱。華訪薜蘿。溪宛轉以通橋。鷺鷥波帶泛綠。樓茂築而開鎖。鴟鵂袖可寬班。尊菜秋風。膾蓴鱸美。桃花春水。網來鱖肥。推泥互物咸登。茂草家蔬自挺。逍遙汗漫。機欲忘鷗。上下沿洄。船如騎馬。或鳴榔而磨飲乃。

抑擊壤而效康衢。付萬象于沉冥。命人侖以遊戲。況復門標鳳穴。巷號烏衣。合經味道者比肩。鼓篋采芹者踵武。婆娑庭境。容與蘭階。枉露壽名枝 以等身。醉屠蘇之婪尾。婪尾春酒名 歲穫畏壘。夢入華胥。日須在房。斗杓建戌。是月也。翁花甲周而載始。若光煥其如新。璧邪囊桓景之萸。餐英把陶潛之菊。九畹蕙劚競秀。四方弧矢重懸。為序來賓。蟹螯供客。坐盈北海。領擬南山。泛大白以介齡。藉流黃而侑食。時則有朱君兄弟。交深管鮑。婚睦潘楊。旅進承

筐。惟循故事。升歌加爵。無取陳言。芻野史以修辭
類巵人之代祀。麻幾燕喜。通大道于三杯。自分蛙
鳴謝長城之五字
一艶而有骨。絶勝庾鮑

○○○朱修能詩跋

龔壯作詩。託言應璩以諷李壽。壽曰。省詩知來意。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話言。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辭耳。余謂此雖拒諫語。實可以論詩。今爲詩者。傚古人調格。摘古人字句。殘膏賸沫。誠可厭。然而詩之所以爲詩。情景事理。自古迄今。故無二道。惟才識之士。擬議以成變化。見腐可爲神奇。安能離去古人別造一壇宇耶。離去古人而自爲之。譬之易四肢五官以爲人。則妖孽而已矣。蓋近日有自號作祖。以倡天下者。私心非之。不敢訟言。比得鄒彥吉先生序朱修能詩。雅與愚意合。修能選體法漢魏。律體法唐大曆以前。古人成法。得修能而益見其精。修能能致得古人。而善用其言。死鬼之常辭爲賢哲之話言。彼恣心信腕。偷取一時之名。庸夫俗子。豈不甚快。而卒爲大雅罪人。下喬木入幽谷。亦不善變者矣。因識數語篇末。鄒先生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竊附同聲相應之誼焉。

覩風會爲挽回。不必反古。亦何必襲古。若打不

出死鬼窠臼。只是鬼才。善川共言四字。妙妙。

故是今古詩訣。

○○○書蕭元戎女樂圖

晉史蘇曰。夫有男戎。亦有女戎。克男戎易。克女戎難。古英雄豪傑。殺人如麻。千里不留行。而爲帷㡚之愛所牽。沉溺困頓。不自振拔。雖以師尚父鷹揚。必蒙袂而後戮妲己。誠難之也。蕭元戎季馨。討逆賊。禦驕虜。（蕭如薰鎭陝西平虜城敗虜于石兎城哱承恩）威靈震叠乎王庭。意其爲人。猛鷙不可近。今此圖。蓋少年時。嘗爲江南遊。吳姬越女。蘭心蕙質。翠翰眉。蟬鬢。束素腰。横波目。嫣然一笑。使陽城下蔡。爲之迷惑。而季

馨能勝之。所謂伐性之斧。曾不傷其毫末。豈有得于素女儀態。軒皇所奉天老之教。彭祖養性冲和于玉房秘訣耶。抑鳩摩羅什呑針。大安和尚變聖菩薩。作狐俗鬼心。若死灰革囊。試之不動耶。孫武習戰。斬吳王寵姬爲隊長者二人。士卒可赴水火。西破楚。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平原君斬笑躄者美人頭。遂得敢死士三千人。赴秦軍。秦軍卻三千里。唯克女戎。則男戎可迎刃而解。季馨殆類是夫。夫以季馨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固非即日飮醇酒近

婦人耗壯心保餘年未爲不知季馨亦未爲知季馨也

集事之冒如粉白黛綠嫣然盈前。

半石齋詩敍

方子謙携其友生邵少文所爲詩視不佞旣卒業還問子謙是詩也而隸之半石齋者何子謙曰少文才而數奇乂浮沉諸生中得半石而奇之立之齋前行飯命酒披帙鼓琴朝夕所起曾不相離意與所會就石上研墨點筆沛然若或助之已擊石拊石而歌若爲荅响者嘗與余言夫不有煉而補天采而鑄器緼玉而輝支机而織詩當如其藻色有聲變于鍾鼓鳴于桐魚磬浮于泗濱詩當如其音調有煑如糖液如華髓如飴赤如脂炊如鼎煎如鹽令之千日不食詩當如其趣味有五車載而不上數十人合舉而不動詩當如其沉重有治鋤而切玉樹陣壘而江漲不移詩當如其勁利有坐而雀罷立而達窮詩當如其倚實有履而登車礁而成砥詩當如其平正有鞭而流血欸而受書破而得印刻而鯨吼化而飛燕詩當如其變化奇異吾財得石之半吾寄適于石而爲詩亦財得詩之半少文言云爾使君以爲奚若不佞憮然曰邵生

何薄言半也。謝靈運謂殷仲文讀書半袁豹，才不減班固。桓溫謂顧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少文之疏半石也。取桓之半贈之，其以半石而得詩也。取謝之半贈之，亦足雄視一方矣。

書僭于劍器，道僭于黃花，石何不可為詩？况其徵石也，推其言半也趣。

○○○儒士黃次公墓誌銘

有介叔弟為黃處士乞志墓者，問其名，治；其字，君平也。其以例為儒士，則大宗伯屬也。其卒萬曆甲寅六月某日，于淮揚客舍。其生嘉靖丁巳十有二月某日，其年五十有八也。其上世晉元集以新安守家石嶺，再遷五城，三遷商山者，桂也。其五世祖士齊，其高王父德企，其曾王父永傑，其王父崖奎，其父城，世有隱德也。其配語溪程，其女繼瑶溪戴，其女也。其子三人，國禎、國賓，程出也；國禮，戴出也。

其婦，禎同里吳某女，賓汪干汪某女，繼臨溪吳某女，禮馮塘吳可畏女也。其女二人，瑤溪戴子珙、瑕富程某婿也。其孫三人，廷元、廷贊，禎出也；廷璋，賓出也。其孫女四人，已字者二，為儀川程子賢子某，為蟾溪程廷溪子某，皆禎出也。其事母旦莫省視，先事而逢之，有所欲得，有所欲予，承奢而趣之，如不及也。其葬王父，獨以己貲，不煩諸昆季也。有頹其始祖祠曰順德者，久而圮剝，為新之，不斬費也。其姊適許氏而寡矣，不更醮，不幸無後，以貧鮮為

之棺歛而祔其夫之墓以成節也其于弟有無通共終身無纎微之間弟洛從遊至濟而病禱于神誅于醫晝忘食夕忘眠弟卒無恙若神爲之佑以旌友也其性泚愛人人有善喜而誦述之若已有之有不善疾首蹙額以告是長之所不敢出也其好施無論富有即窶時赴義如渴蔡何垂也其幼爲儒不竟而課其弟與子與弟之子子貧爲郡諸生矣他紘誦纓綾州繼而興者未艾也其治兄疾百方願以身代没而狀之哽咽不勝情者洛也其

持弟狀而滂沱以請曰我別氏撫吾曹猶子者没世不敢忘外生曹元泰也是可銘矣銘曰生者而思死者無已知爾非虛生矣死者而以生者不朽知爾非徒死矣魂莫不之魄返其鄉考石書銘竁中央佑爾子孫世永昌

脫胎醉翁亭而輸其自然然亦可見文無定式唯文人之善用

信陵故其食公子

以此傑天而有不汙知者乎

○○○祭信陵君

萬曆十有九年春二月郢人李某物土方慮材用爲信陵君祠其年九月十有五日告成則又以意爲信陵君像祀以侯嬴朱亥配以剛鬣柔毛而代爲祝史之祝命曰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君爲魏將內輯和其民人而外聯爲五大國必有決矣爲魏菑患者莫如秦力抗之使無東死而後已可謂勤勞矣雖

然此已事也非大夫所以爲魏人祀君意也大夫聞之生而精爽不二者其死必爲明神君之神不與其人俱銷亡所禱於君有三事今大梁之都爲王爲郡王爲將軍中尉以及諸無祿者數萬其於國稱肺腑親猶君之于魏也食租衣稅歲費二十萬不能爲國建標末之功民力大詘而甚者漁食閭里藏亡納姦舞三尺法其在大譴大訶之域頸盤捽抑而就刑者無歲無之國家稍開四民之業寬越疆之禁廓仕進之路矣君何以牖其衷有如

君緩急可使者出其間爲國効一臂之力乎君嘗爲魏王言秦有鄭地得垣雍决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君没而秦果引河溝灌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設君在秦即灌梁必有以禦之自頃河溢皐陸魏人苦悶締不息跨跂畢行殆無虚日彼河伯陽侯憑夷之屬信有之乎有之神固相從遊也能殺其勢無魚吾民抑能使金隄千里永無崩潰民有息肩期乎夫魏東則豊沛東南則蘄黄豪猾渠魁所自起也南則荆襄古戰爭地也西則嵩

爲河堤計

盧之間儲盜聚焉北則河朔山東燕趙多大俠易與爲亂而魏居其中于今爲腹心重地夫陸坦坦無險阻之固脱有一夫揭竿而呼百城自廢憂國之臣議宿重兵大梁以示幹彊弱枝備不虞徵調而兵殊縮朒不可用坐耗餼耳君往所指麾而敵强秦者其兵非魏人也耶何古今不相及也諸侯之客進兵法君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其書安在將待其人爲兆上之傳與神有是類是馮者君其憑依之以作我士氣與大夫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前徵顯闡幽以君爲忠臣也才也而特祠君此可爲知者道難以家戸曉也大夫日夕爲魏策三事莫知所措徵禍假靈於君陰相之而明有徵則是祠也勿替引之矣醇酒與君約豈大夫魏人是爲惟君血食是計君其與饗亥實重圖之

君以魏同氣爲魏重策魏患練魏士以衛魏而今明獨非天潢河獨不可治乎士獨不可練于祀昔之功魏者激今之治魏者也

嘆惋

○○○祭尹孝廉

士以長受經。思以身爲國家效奔走。無緣乞骸于鄉。用有地矣。不幸而不能奉臨軒清問。不容而溘然若朝露以死。沒沒無所聞于世。豈不悲哉。君往與余等九十人者。歘然鳴而來也。其意氣皆翩翩自謂青雲可立致。曾未幾何。而或仕或不仕或死。雖愉悲戚之態紛然不可勝數。號謂君夜窮志以沒也。夫仕者獲用于今。未仕者待用于後。剖圭襲紫。連車結駟。乾耐稷之役。刊金石之勳。而君

九原可以目瞑

獨以羈愁爲病。無常爲隣。以何有爲鄉。荊棘爲家。憂延號嘯于墓宮牲石之前。凡我同儕見者因者。有不喟然長吁。泫然流涕矣乎。雖然天地者。猶生之總旨而終始者。萬物之大歸也。即九十人之衆。未十年而化爲異物者。已十之一。過此以往。余又安能知也。彼所爲剖圭襲紫連車結駟。固亦蜉蝣之羽。木槿之華而已。是故陽文之于敦洽。倚頓之于黔婁。百歲之後同滅共盡。區區升沉顯晦之迹。寧足較哉。莊生不云乎。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爲天。君如聞斯言也。九原之下。其可怡然自適矣。

繁華轉眼。何限悲凉

祭費太公

今所謂封君者，其人非閭巷田野，亦必由他途起家，不敢其子之貴者也。今所謂鄉舉者，即不能盡成進士，朝請選人而夕拜官，即不能大貴，內則卿寺郎曹侍御史，外則府牧以下，饒為之，固未有棄之終身不仕者也。其父鄉衆，其子成進士，父必仕，仕不如子官，始就封，意若不欲困子以貴父子之間有競心矣。子既仕，待以貴貴其父，父必欲貴自已出，不即就子封，若薄封若不為，是臣慰主也。兩有何當焉，而衆世觀之，不知其非，少今獨見公。公之舉于鄉也，先後凡七上春官，子國聘以進士讀中秘書，為給事中，會覃慶，公遂就封，而國聘又以忤當路，出僉觀察事，無何復抵淵籍矣。國聘後日顯蔚誠未艾，今秋不過下大夫，公力能自致，而急于受子封，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子之能忠，何必父仕。此所奚所以舉午也。禮于君賜有受無辭，辭卑取尊，蔚有譽乎。國聘以給事之年受命于家，無敢或後，得寵若驚，則正考父傴僂之指也。君臣父子人莫大焉，徹公誰與明此者。公為德于鄉，月旦評推善。因聘儒雅風流，後進所宗，里中人又多君子，必有能為公不朽地者，不使獨崇君臣父子之義，可以備傳誅銘表之采矣。

得此教論為宜

擬翻人情，創以偉論，遂令太公獨高千古。

祭郭憲副母

嗚呼恭人年十九而有家二十一而稱未亡人又三年而以憲使君爲子七十有五歲而後沒不死于五十年之前恭人非愛死念死者無以死也死于五十年之後恭人非倖生如生者有以生也惟恭人得爲憲使君母乃能爲郭氏婦惟恭人不媿爲郭氏婦乃能爲憲使君母嗚呼是五十年間險阻艱難何所不嘗困心衡慮何所不至彼一旦喪失所天計豈無俚不勝痛悔怨恨則以身而委之

溝壑是寧可同日語哉立孤與死丈夫且有難易之辨況于婦人嗚呼若恭人者可謂難矣不難死其夫難使其夫有子不難有子難使其子賢沒者不朽斷者復續此其難在人者也嗚呼子賢矣未必顯子顯矣未必賢賢且顯矣未必得身食其報此其難在天者也憲使君賢且顯嘗以恭人之節聞于朝爲樹綽楔而表宅里更以憲使君屢課某又屢奉

天子之璽書褒封恭人嗚呼恭人所不亡于地下者嗚呼恭人以人之所難備其身天亦以其所難而自效夫人之所難必自恭人始矣某等與憲使君同官于秦悲君之失恭人而幸恭人實藉手憲使君以嬉遊于九泉也

必有所主方不落悲挽之套如是是作文者不爾一懸手耳

祭陳參政母 集楚詞

有美一人兮蘭薄幽而獨芳芳與澤其雜糅兮又重之以修能內惟省以端操兮懷琬琰之英華粥忠誠以事君子兮情與貌其不變曰兩美其必合兮夫人兮自有美子文質疏內兮貌揭揭以巍巍舉賢才而授能兮既遵道而得路陟陞皇之赫戲兮君之門以九重所作忠而言之兮求正氣之所山欲少留此靈瑣兮陟杳冥兮以東行回朕車仰而引兮帶長劍兮挾秦弓忽返顧以流涕兮哀汝

加人如我

郗之日遠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顧睨不肖之軀而別離兮退將復修吾初服因歸鳥而致辭兮蓀佯聾而不聞願承閒而自察兮忽謂之過言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徐弭節而高厲專惟君而無它兮出不久兮往不返鳥獸猶知懷德兮嘗彼君之渥洽豈余身之憚殃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吾令帝閽開關兮伏匿穴處爰何云及年歲之未晏兮尚欲布名乎天下行不群以顛越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余既不難夫離別兮爾何懷乎故

宇國中既邃遠兮豈惟是其有女聊遠志之所及孰云而知之明以告君子兮好夫人之旗旍鳳皇既受詒兮羣錫余以嘉名佩繽紛其繁飾兮五色雜而炫耀老冉冉其將至兮余不忍為此態也制芰荷以為衣兮余忍而不能舍也食不媮而為飽兮衣不裕而為溫漠虛靜以恬愉兮年既老而不衰言與行其可迹兮芳菲菲兮襲予皇天之不純命兮限之以大故懷蛾眉而登霞兮奚久留此故居開至貴而遂附兮名聲著而日延孽子之

號咷兮哀枯楊之寬縱望長傚而太息兮形銷鑠而癆傷白日晼晚其將入兮薄寒之中人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又何以為此伴也同音者相和兮因縞素而哭之重曰登白蘋兮騁望辛夷指兮葯房奠桂酒兮椒漿乘龍兮轔轔孔蓋兮翠旌靈之來兮如雲辰詩兮會舞聊逍遙兮容與長無絕兮終古

廣南翠裘[illegible]紅袁

救古之難難在以我決古也集古更難以我用

古也。自非能手，安免尺錦寸縑。先生圖長于此技矣。

陳明卿先生小品序

先生之序奇賞也期于源以玉檄以雷緜以貞嚴以介濯以色剗以恥味以別淨以耘感以理醉以懼化以爛成持世之文嗟乎先生囊括今古源不淼乎予則曰心曰一德業一不岐德功言而三之源眞玉也葢心源也雷以檄之郎

去弱之解貞以繇之卽去
雜之解介以嚴則不苟下
一字之解乃濯以色而時
又曰去色其義何居則浮
艷汰而各現本然之色耳

爲諂爲乞文滿天下宜劖
之以耻然借模擬恢諧爲
工則味又當別也味別庶
不耘亦淨守約而病去至
曰理感亦唯先生所爲文

以性情爲貴哉敬軒得其
正陽明得其達白沙得其
妙其以理動人也正以性
情動也耻緣外激懼則中
烱密靜多内力則不以文

章易性命而醇聰明盡而
人力顯悟境空而天工現
夫亦化之謂巳如是宜桀
世哉寻讀先生文知先生
爲文讀先生文益得先生

所以論文不僅伏其博也予行有宦笈必攜中有王言經濟文事武功諸類擬選置先生大文章茲則摘其敘述編摹之文之小者夫亦何大何小哉總一持世之文已耳

錢塘雨侯陸雲龍題

翠娛閣評選陳明卿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翠娛閣評選陳明卿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書

墓銘

祭文

跋

翠娛閣評選陳明卿先生小品卷一

錢塘陸雲龍雨侯選

古吳陳仁錫明卿著

仁和陳嘉兆和仲評

○○包少卿蒙泉公稿序

肅皇帝容直之聖主也，中于樵相，忠愍死，中于姦璫，蒙泉戍，當公按楚，疏劾廖斌，為斌所先，有 旨逮問，已得戍湟，浚谷不六千，止因若惡二字，推此法網，先生笑領之，快讀劉華容綠野樹離三畝地白頭重過六盤山何多餞荳花，甚適也，居湟十二年，出太夫人訃，慟卒，又十一年。

穆廟褒之，在

憲皇帝時，王端毅彈中人李敬，有 旨梟示東南，幸則為端毅，不幸則為蒙泉，丈夫從其是，豈顧問哉，公以 遺詔褒諸死諫之臣，緊惟

穆廟知之耶，

世廟亦知之矣，公行灑淚，見甘涼諸山，奔泉惜土，人不善溉田，嘗一敘甘肅志，懸嘉峪、酒泉、張掖間，壯心未可量也。僅以志節顯，嗟乎，男子一副勁骨，為沙場用，一片烈膽，為社稷用，一段苦心，為三湘七澤用，至矣，即使頭顱如許，為斧鑕用，至佩矣，獨恨璫禍之熾，上累 聖明，辨之于早，可不慎諸。嗚呼，宦貴可暫不可久，逆大期沛，夷伏忠難，可暇不可忤，吾儕去一忤字，占一暇字，般虎不咥，入穴必出矣，憶昔偕計，常流連 詔獄諸君子間，語之曰，人生事業，閉戶第一，閉戶事業，獄中第一，公等莫如著易，讀易，勿揆過後，當思吾言，公亦撫嚴勠，代人措荅，何足也，范同知、劉勳歷，共與公久而俱化者耶，讀素難錄，銓次人材政事，雖耽干戈，如在禁闥也，文章古勁，雍容慷慨，作詩歌呼自得，剛大養吾氣，綿綿思古人，可誦也，五臺先生敘曰，予兩人皆藉閣相徐文貞公營救，微文貞，俱虀粉矣，故人主以知人為急，宰相以救人為急，在 詔獄戍邊海，以讀聖賢之書，究當世之務為急，

讀聖賢書，所以暇也，究當世之務，可以消此暇，審于久暫忤暇之間，此先生所以處璫禍者，言其所豫，故氣快如是。

朱秋厓先生稿序

中丞之被謗也威禍移于私評是非亂于野史今去公數十年閩紳疏于　朝曰使嘉靖之季早歲海禁則王直徐海輩豈敢復跳蹦中土累數十年以此思朱中丞曲突徙薪之策當追錄祀之而名將戚繼光俞大猷一體賜謚中丞疾命辭吉凶禍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其疾此疏也哉公又曰仰承廟算之成不死于盜賊之手惟廊奸[?]邪之徒忒死于筆舌之鋒死于盜賊之手尚存忠

義之氣死于筆舌之鋒長作寃號之鬼録今觀之公罔不死于盜賊之手矣亦罔常死于筆舌之鋒耶公又言一日未死必以紀綱爲重國是爲憂公千百年之身也千百年之紀綱國是何日不憂耶又言閩外大臣兼官守言責之重巧爲身謀附勢之徒方且談王伯談術吏酷吏惑世誣民公之憂安底止耶請江左養亂獨有投江加鞭之事患難中以髡餘題稿收曰奉命討賊不奉命開市救焚拯溺非雍容揖遜之時除螘解敝非參著粱肉之

療于是革商船嚴保甲令甚嚴矣公稔有司惠奸黠猾中制直以各寨責海道以海道責中丞而御史勿與禍卒胎于此從來公與私仇盡忠報國與全軀保妻子仇何繇公行兵以米用爲主深入爲戒海上互相傳檄輒先事調賞最精所至獻斬繇善知人盧鏜俞大猷皆樂爲之用又漳州甫三日賊起討平之在寧波火館投書鎮坐定海提韓[illegible]公在軍中有乞相公頭獻西人者延頸示之路[?][illegible]事決大疑須得此氣象豎是[?]公即撫[?]頭陷胸甘

之若伯兄　明主待以不死加秩請謚論大定于今日哉先輩稱公不偷官而外交不棄事而簡業集以永感終感于太宜人久擁絮襁公呂仲木比之趙姬云

嚴海禁則民不與賊通而間牒不行商賈不與賊通剽刦不行坐困之自可致其鳥獸散則設關出戰窩主徙薪之謀也即如今民日輸米以資賊而米價騰湧把總率兵禦賊宿于民舍賊取其首不知非通賊窩賊之驗歟所恨者小民

襲利。又有强宗鉅宦爲之主率，致法不得行。懲法者反有禁犬之吠。曾貽國之憂乎。公名紈，以僉都巡視海上。捕斬通倭及爲冦者，卒以濫殺召謗。死于憤。後得胡公榆林收其局，然而亦大狠。覩功成後，胡亦以罪死。然平心而論，兩公若俱不可。不畧其疵而有其功，不然稱仁慈矣，康莊矣，不能消亂未形，救亂已壞，亦安用若輩爲。妙哉文長之言，處已者不可不思已之過，論人者不可不思人之功，得之矣。

○○○錢兼山先生廣川集敘

余猶及事錢兼翁，壯懷篤志，白首一日，而口未嘗言遷謫。自翁曾孫與立，啓篋中藏問世，而廣川集先之，表翁大節也。予乃得竟讀，嘆前輩襟期宏遠如此，胸中浩浩。豈可測哉。公位不酬望，而享大年，意老乞言，與利除害三吳水利役賦，有許必以告。益博趾疆識，陰行善唯恐弗及，云夫青詞嘗古非公意也。諷也，分宜憚甚，兆之不得，乃用察貶。嗚呼殆哉。嘗謫東歲海上，謝表而有訶也。纫子作快心之文，門生躬治椽之役，生平得意莫過于此。聰慧奚延子孫，奚勵又見乇文字中，咨嗟泣少游。而恨播遷諸公之弗永也。意者亦若翁借青詞諷耳。予嘗謂遷謫居官所時有也。積日月取高爵持券而祿，祿靡竪則生人。不幸耳。唐人不謫官。一部唐詩皆可廢。試閱送黃閣上將，喉舌斗柄之司絕部，但可刪，而餞別逐客，遂能令詩格長進。以我利鈍使他人之文爲之巧拙，仕宦何必將與相。雖然左遷又非難也。左遷而無聞與樞要而速謗，等耳。

乘翁所以居此者善矣與立進士少年高秘而概然遐慕在翁不苟錙趾與立素工詩如集中潛邁眞寂每落句伸太華之掌非繇削成令子令孫搏雅以世所繇來遠矣嗟嗟快心之文彼得于其子而快心之詩翁得之于其孫皆天之所以光逐匪與立事親孝家貧傲居而居日不併食能擊鮮爲已爲世所中人哉行矣非念爾祖

識論極爲作述本無至于文之說撥環照妙有

評思

○○○東粵李老師集序

某邦吳腐儒受知東粵李師五六年來事師最久師之知弟子與弟子之知師甚矣丁卯秋中師宦南少宗伯函寄文若詩盈數百有奇命集而序之曰勿勦勿謏以爾言垂信也蓋三代以上心出一德業一未有三不朽之名不假修辭而實以修辭爲居業出一言不愧之衾影告不怍之明廷告朝自日行江河之大下爲世未聞有剪刻造化添綵花鳥可以亂天文襯星日者也自三立開而立

德衰于偏至立功衆于小成妄意千秋托宿聊告梢墨于修辭若假而修辭之誠幻不可憑矣避入焚草抑有激乎則未聞側墳典之旗抑拜颶之歌可以貢人文題化成者也夫風與水相遭而成文不相遭而亦成文無他誠有之也彼絲竹之聲山藏經于石壁登天空之籟遐妙響于行雲吾師山嶽品也翁河度也龍光氣也自體開分較成均德造庶常訓廸皆力挽浮靡思得寧靜澹明之士與共持風教示人易示人簡示人超然無欲之文心

故其文沉雄奇粤矢爲詩歌莊論之和平之心生
靜對之名利之腸去夫脩詞一也誠不誠異惟因
時而惕乎三代而下知因時而不知惕故其業游
其詞浮至宋似知惕而不知因時故其心非不誠
而其辭贅立誠于先剖幾于早存義于徐起時于
斂以左右飛龍而後先天地唯此耳師署農部僅
逾旬直陳留都大計若曰豐鎬如此郡國可知緻
將之急大聲疾呼平生所學於誠而已海內咸稱
試日相告曰可計若爾論道可知也庖代發爾

久于揆席可知也隱宣公封事強半理財卒不與
劉晏等則宣公立其誠也豈謂晏等盡不誠哉蓋
心何如耳

作文字無一誠立于其間便是僞理學僞經濟
弁偏至小成亦不可言況欲以月露之詞爭不
朽乎心口一德業一此宣公不與劉晏同年語
一也拈出更令任才者警省

○○○合刻兩先生稿引

兩先生之品不以畫重兩先生詩格多以畫掩之
或曰解畫易解詩難予謂正坐解畫者少耳其實
詩中原無畫畫中原無詩何也詩與畫皆寄也若
寄之中又有寄焉則空庭之影爲之不落水上之
波爲之不縐不知畫烏知詩哉故兩先生之畫不
與其詩謀詩不與其畫謀詩與畫兩相高而兩不
相知又烏意乎人知乎謂一念不及物便是腐腸
一日不做事便是頑漢二者朝士犯之十五隱士

犯之十九蓋必中情淡漠而負義慷慨激烈如兩
先生者其人可以隱故务舞于筆墨間微示其磊
砢偃仰之色豈易言哉豈易言哉吾觀一代始興
聖君賢相之景色未開已有人矍畝畝之光及其
衰也人材政事煨燼無餘而又有人從畎畝收之
此隱士與氣數相爲終始吾所稱淡漠而激烈者
紫陽猶知此意故書晉處士陶潛卒則不拘其官
書管寧卒于魏則不拘其地史臣無識往往以山
野陋夫充隱逸傳隱士之統遂亡夫不爲貞松必

爲檉花。朝榮夕殞。剝其莢藜。蓋二先生之所必剪矣。石翁與先中丞同在成弘之際。官大理。將爲贈姚江十二詠。瑞蓮有圖。分竹有吟。予讀書東禪。覩翁遺像。有留與淸溪伴月痕句。遂以伴月題其齋既編先白翁集。購翁稿合授之梓。而謀府于錢先生。成若干卷。嗟乎。吾邛天下名人熟矣。未有垂老讀書。絕俗遊行。介然不欲。如先生者也。

檉花之論可觀莢藜之說可異人故不能今之知貞松

是可傳也

少微之殞。偏在謝敷。隱士自有眞也。遁隱充隱如陶管者幾人哉。與氣數相終始。待隱者不以

矣如隱者自小何

○○孟肖形年兄夢覺言序

陰陽立而人物生。一陽初復。二陽感臨。草木生焉。故草木、本居下。陽在下也。三陽旣交。四陽漸壯。鱗介羽蟲生焉。故魚蟲橫身。飛鳥兩足。而昂首。陽未全也。五陽健而決。脊脂生焉。故獸形近人。至六陽全而人道立矣。陽生氣也。無陰氣以雜吾之陽。而可以化天地之陰。故人能自生。能生人。又能生天地所生之萬物。肫肫其仁。淵淵其天。而魚鳥不亂于上下。肖形孟君集戒殺書。題以夢覺言。夢覺

肖矣此氣之不可方

陰相索而覺。以陽爲徒。陰返于陽。攝天下人。以息于烱烱不昧之中。小往大來。大者壯。大者正。人脩君子之行。此銓衡大指也。予與肖形同請。曾從冉于其邑稔聞。贈君崇野公孳孳好生。自字以放愁。至誠感人。世有令德。是集也。紹庭聞。益光大之予爲評閱。稍益數條。益閱餘慶錄。多出乎湖陸冢宰云。敍之者。大司農汪公稱平生不以飲食殺一物。至親賢。篤善。恒如不及。嵩門將隸不啻在己。其心誠仁故也。肖形廉而敬。慈而毅。取士必端。其識

不黍一物之陽氣充自可通

曰四凶之罪兩觀之誅自是中和一大榜樣至矣與戒殺並參旨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肯始之勇終之而仁藏其中願力行何如耳

總之一念陽小可造一室之和大而一郡邑更大而天下只從此造之未見有居乎不肯戕一物肯釀一世之殺機者也至以殺爲生是仁之全用然四凶兩觀之外不見更有大誅戮畢竟生候勝于殺機肯始勇終仁藏其中明以濟斷而逌以爲恩括盡治心治世理道

○○○題斗酒堂集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予謂無文章則政事不足不學詩則文章不足先輩有云丙夜繙閱經書理道精熟詰朝坐堂皐理簿書判决公移便有生氣飛動對百姓殊不俗其言甚可味也是以長吏愛文章必愛百姓自昔名賢詩簡往來綵東越逮蘇杭驛騎不絕未嘗有刑名錢穀簿書期會之事但鳥啼花落欣然命句而已丁時百姓其樂故百姓愛官長必愛其詩句並諸公鐵畫之書專以愁花鳥

不以窮小民間有犨脩如大堤雲橫老封席捲競湖飛梁白堤掛月民惟恐其不將作也故使民在歌謳之中猶不如在詩句之中予友頁二山博雅公勤于禮闈見文章于轉漕見政事于斗酒見詩篇公之言曰間有所作必心之所許時之所追典之所至其詩多得之酒邊佳山水勝友名流即是詩詩不更作亦不多作噫斯言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公又爲文云自瓬章煎熬之而尸不得安川取親民長吏督責之而吏不得安公車多惜民

之言科條有剏民之事。噫。斯言也神之聽之平者不平。和者不和矣。公豈無法而處于此。如所云芳關役槪省刑薄歛之舊。驛車皇華古勞臣任士人謀鬼謀。與海若河伯謀。乘與山水謀者也。予今乃槪公之政事矣。

倪寬課僱最循良之勝鶴儀也。予瞻所至有聲文吏之勝俗吏也先憂後樂如文正岳陽樓記

邊詞更足以傳矣此世貴有文人耶。

心詩將迫與至正是詩境若待强索便無佳詩。

冒宗起詩草序

巳未識冒宗起于燈市。氣不可一世。而恂恂下人。文特秀挺。茲集又一變矣。蓋游蜀作也。險阻增壯。予嘗論文字如美人。浮香掠影。皆其側相亦須正側俱佳。今文字日妍日薄。可科覩不可正觀。如美人不臨水不可臨鏡。宗起鏡中人也。所着山水影鏡中影也。宗起自此遠矣。

妍則自淌矣。論詩主靈厚。伯敬自是確見。

所謂學與
真心仕皆
處也

樊大夫稿序

公卿大夫成懷一切莫肯遠慮此無他故焉嘗其執柔管弄時文望登將去之既得傳敝帚耳束書不觀耳其有湛思淵微川儒雅文字章句之業一衆人心力耳目如風雨豈待吏事錯投操刀風雷乃遊个刃哉楚樊大夫潛吏閉戶造軌襟期開遠朗朗如千山峯萬談人物千秋議已而生平片言隻字珍惜秘藏若有神為行事適機宜風采可畏愛其未于蘇也固宜故日文章如珠玉能珠玉

諸有生平

其文必風雷其政夫大先資可以告君父裏言可以對赤子凡案牘間低頭問疾苦皆一片空靈境界與捉筆時靜氣深心揣摩聖賢之指歸一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如不盡可以語學可以語政可以語文矣所謂最遠而獨為宗其衡也耶大夫以潰饒行先國家之急無與俗同文章也乎哉

纔學吚唔便志青紫方過仕籍便冀清華文章政事皆作富貴之郵能皆以一片靜氣深心行之處為真士出便為真臣矣

可得聖賢
之心得赤
子心與數
矣

宛陵游草序

文士之不得已而用筆猶畫家之不得已而用墨長年之不得已而用篙嘗如東萊海市峨眉聖燈非樓非閣非煙非霧正須向中皆想又有象而失之者猶母之不得已而塗臉支離之不得已而傴僂傴木之不得已而屈曲皆矜嚴而可憎者也予觀先輩大都法凝則神拙神騰則法軼斯道中極不折貞文貞先生法之所不得已而神生神之所不得已而法生每拔一義非焚香靜坐不敢褻視

宛陵劉君為高弟子偕先生之武林道吳門出宛陵而待余湖上其指蓄其詞潔其脈遠筆墨之徑別無可尋隨似秋月肘寒潭恭由先生之法以入先生之神精微又豁然先生既有許矣

神不得法法易拘其神神不得已而法生便是文家三昧

○○張濬斯文序

文章大槩如女色好惡止繫于人山谷語不甚然也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巳橫枝山谷笑歐陽公賞鑒未到但記疏影暗香爲絶倒耳宋大內徵梅千種一本得自張公洞極奇讚此梅之遭耶洞口何嘗不佳絶吾輩作文正要看得濬濬于遇則可濬于文章之得失則不可楚張濬斯濬人也思奇而能法神樹而能凝骨藏而能振脉動而能鮮昔賢謂攻脣于閨蕩之外推陷廓清不惟不隨

衆而已且必以其文易天下而後止元結穆脩是也然亦苦矣作古文即爲元德穆脩可若時藝則徵肖聖賢之精心嚴事帝王之功令昔賢所云得失寸心知其猶有千秋心也夫有千秋心則有得還有失此事可有工拙豈可有得失雪後水邊殿廊洞口得意于荒寒平遠得趣于木石瘦硬烟雲遠近蓋天祇豔李大都刺譏而梅花無彈文此花中之無賤失者濬斯高才卓識精色內白善自護持讀其草用墨不豐而韻自傳清壯頓挫旦夕必售何暇遠付百年家世清白于文中乃見之矣

濬色清香悠然自遠

〇〇〇王宇昔集序

表兄王宇昔淸眞君子也。下帷攻苦。多沉鬱之思。可與細論文。余里居有年。嘗啓扉見之。終日危坐寂無人聲。嘗試語之曰。所欲乎富貴者安。巳耶。住也。坐也。臥也。騎巳耶。書也。山也。水也。快巳耶。若也香也。之三者今有餘矣。何欲所惡乎貧賤者。車馬偷也。語言無味也。漠漠然不足緩急恃也。之三者今更有餘矣。何惡。宇昔聽然莫逆。則又語之曰。淸風明月。不用一錢買。古人寓言爾。物不可多取。況

天乎。余索居無事。常坐千梅花萬荷花。慨然爲造物惜費。爲吾生惜福。陳白沙一生不受人供養。每有意乎其人。夫不受人之供養。難不受天之供養更難。宇昔一行作吏。尚命爲儒。此亦辨志之會鋒骨之場矣。苜蓿一盤。庶免北門之詠。雪花盈片。聊充季女之饑。君自此遠矣。

持一不可多取念頭。自入富貴貧賤場中。無不得天不可多取矣。況于人乎。

〇〇萊陽左進士稿序

文章之道。孔子楷之學詩。興觀象也。樂羣儀也。懸慕乘也。忠孝性也。辨物名也。文之可喜者多。而可怨者少。可以悅耳目者多。而可以事君父者少。始余讀左子文。如見其人焉。出觀之子。如見其心焉。既讀陟岵篇。如見其事父事君焉。以春秋高叔庚辛而起家毛詩。世其父傳經也。精于易禮。攻春秋。泫然曰。孤子不更名巳竟卒業家左氏書手澤存焉爾。則陟岵斯名左子之于詩經也無弗治儒者。

原本經術。左子原本事父事君。君親一也。邇之遠之者。何意義深遠。臣子有極思焉。文之有遠近也亦然。夫文人標題。如孝子事其親。忠臣事其君。偯辨論選學識。于君父之前。敢乎哉。蓋自用倒用逆用反名不正。而渾雅之意浸失。邇者無所不嫌。未可以事父。遠者鶩河漢之無極。未可以事君。左子以經治其身也。而身善。嘗試觀左子之文。于題神有迎而無距。如孝子瞻岵瞻杞。下上于雲山縹緲也。而題肖。彼津涉九流。句炊雲烟。所性不存焉。嗟

予本也

今之行文自不可廢

予文之衰也。一誤于用史，再誤于用子，最先誤于用經。用經，用子史，誤。執經以彈之，用經，誤。操忠孝以彈之，何也。有事丈事君之心，然後有經術，有經術，然後有經濟。心術偏，經術必偏。經學誤，經濟必誤。予不云乎。隱居以求其志，志可求也。經濟不可誤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有一物爲兵農禮樂，挾之以廸，稽議之風微，而治效罔說。况其下焉者乎。今時文不倣不議，不變不化，未有不引經語，號爲典雅者，郎無不侈談經濟，尊爲沓

陳明卿集　卷一　三五

生識時務者。此二痼疾在勦子史之上。特舉左子蔡之。夫經句不妄用，剿子史乎。經濟不妄談，况冥冥决事乎。溫厚而斷，詩教也。春秋教也。左子勉乎哉。

飽經史而不以經史供楮墨，深經濟而不以經濟入篇章，便足大破今時格套處，以此作型猶有以飽飣託典雅勦襲附識時者。

仍水許

○○○康嫋若草序

衡拔立楚岑，而瀟霍爲副。軒轅以並嶽，太嶽奚可並也。凡山川峻者不必幽，楚祝融高。方廣邃，而石蘭芙蓉清節。九向九背，故其文奇且幽。雄者不必媚，若武夷金簡。君山美酒，與狐娘共隱約于江流。飛花滿洞庭，故其文清峻而淨。妍麗者不必替。太和南巖，側身黑虎，有人爲鳥幡紫禁。正襟雪堂，故其文秀而幽深者，不必逶迤。巫峽極瀟湘，峭嶒絡繹相蚪。故其文起伏後先，如蒸湘兄弟，困嶸洛

陳明卿集　卷一　三六

不必龍。郎官可湖。魚龍悲嘯，而鈷鉧石渠之泉，作大乍細，故其文奢靡幽沉，無堤除。天川性透迤，而蒸雲夢，憊吕彭，不極洄瀾不止。故其文如蛟龍不可羈遥。官怪倫文者曰才情不可極。夫才情不極，皆膚才也，偏才也。要之才情者，武侯云吾心如稱，不能爲人輕重是已。非衡也，而何五岳之有衡也。猶吾心之稱也。知人難，知山川亦難。柳子厚不記淡山，而山谷更以大溪勝之。要之其人之精神出，則山川之精神出矣。戊午幾入殼，而造物故遲之。

文可不才，猶山可不嶽，而水可不洞矣

一片君山。筆端畫出。世有軒轅。勿副瀟霍以球岳哉。

思峻增而山湧。筆泅汨而波翻。

○○○昭華琯序

文字山水也。評文遊人也。夫文字之作者。猶山水之得風而鳴。得雨而潤。得雲而鮮。得遊人閒懶之意而活者也。遊人有一種閒懶之意。則評文之一訣也。天公業案。惟胡亂評文字爲最。何也。山水遇得意之人固妙。遇失意之人亦妙。緣其人閒懶之意而山水活者。亦不必因其人憔悴之意而山水即死。總于山水無損也。借他人唾餘。業自已咳笑。而反以咳笑于山水。山水不大厭苦之乎。嘉禾仲

展項君讓亦奇骨。拈花微笑。而評文之劫一開。一月攜已未選而問序。適攜至洞庭。從千萬頃巨浪中。讀一篇浮一大白。讀一快評浮十大白。酒盡浩歌。歌曰。有山方得地。見月始知天。須臾仲展之評化爲湖。湖化爲酒。獨不使籍中諸君子和吾歌也。其中有山水之句也。又獨不使仲展氏痛飲吾酒也。其人乃山水之人也。夫昔所可而項否。昔所否而項可。項所昔否可而今否。項君非敢得罪于名。不敢得罪于天也。凡以文章浪得名者。罪在盜圖

之上。項君不惟識聞文之悔。而亦爲游内識作文之悔也。

可否不因人。更不因己之素聞文何悔。艮可識作文之悔矣。

括其關目而明刑刑之所依原矣

○○○張司李篤棐考滿序

廟堂得一明允之佐。而旒扆不足槩也。郡國得一廉平之李。而鍛鍊周内之風寢以遠。何也。漢郡守自課第刺史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雜攷郡國計書。天子受丞相之要。今之司李操吏殿最上之臺。臺上之銓衡。得其人卽臺政肅而銓政清。篤棐張公簡稽師聽。棘木之下無冤伏陵窘者。刑罰既中。則能征不義冠帶之倫。孰不惕息兼冢宰司馬司寇之事。任報其要于天子。以此官人斷無軼材

蓋無軼恬淡東脩之品易。無軼博大沉深之品難。董仲舒不云乎。天之四時。天之四選。然則刑亦一選也。乃云天之大陰不用于物。而用于空。夫舍大極小則刑空。政平訟理則刑不空。刑不空而選人之位不空。王嘉爲相。首疏郡國。或謂是時憂在朝堂。不知郡國治則朝堂何患不治。神祖季年。言路苦塞。而郡國信其法則治。數年以來。央郡瘡痍日積。訛言屢興。不啻創無法也。盡一切繩則無民[illegible]博廣易寂然若無擊。而所剖中理。解消所蔽

先門以內無得求索自恢與翁接若春之中人親其色至忘肌膚之痛此愚所謂博大沉深士習一變而忠公體國濟焉循溪谷奏萬里而必至則旒裘果不足繫也

行司寇之事有冢宰之權同今之司理也橫徵虐殺在守令郡邑有旒裘焉何以繫之能繫此則邊裔之旒裘誠可提耳

送萬父母入覲序

人品之真

[illegible]

任天下大事必解之不動凡風起而雲飛濤鳴而浪吼皆大塊之體也非川也豪傑陵焉聖賢默焉始余讀侯制義喟然曰朝端浮而不實以此鎮之郡國華而不樸以此靜之繼今我吳從都人士後見公沉重剛決少言多斷若不得已而見者事定寂然識量有過人者侯生道義之鄉毓忠節之族[illegible]頗理劇劇一意不擾蒸吳苦賦重苦役繁賦重不[illegible]之于朝而減省繇役自侯爲政民力大省于

嘗誦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兩言私竊疑之撫字之心宜樂不宜苦催科之政宜便不宜拙侯不用鞭扑歲輸獨先民間止有此數不費之于鞭扑則歸之度支也有拙于催科者必有不拙于催科者日營以千數日費民間以百數合天下計即日費公家以萬數而其拙愈甚余見侯之樂也不見其勞也歲維甲子吳大水侯請于當事疏議蠲議折天子是之司計難之昔賢講筵評折花枝動關生氣以爲迂其實事君應爾侯今以入告

[illegible]以能祿[illegible]卒而望之器也

天子下明詔何異生龔黄于堦而雨甘露于庭哉
能寛一分催科亦是一分撫字今者　功令嚴
而惜官者不得惜百姓矣方春而稅及夏而糧
而百千虎狠之隸縛百姓如反虜需晰賂及雞
豚百計所足國者先所飽吏胥而不足也痛哉
吾謂上不惜百姓固也使百姓不惜其身命奈
何願守令人書此一通爲座右箴

○○藏書序

卓吾先生隱矣而其人物之異著述之富如珠玉
然山暉川媚有不得而自掩抑者益聲名赫赫盈
海内矣或謂先生之爲人與其所爲書疑信者往
往相半何居余謂此兩者皆遥聞聲而相思未見
形而吠影者耳先生高邁肅潔如泰華崇嚴不可
昵近聽其言泠泠然臯士俱盡而實本人情切物
理一一當實不虚蓋一被其容接未有不爽然自
失者也吾悦學者沉錮于俗流而迷溺于聞見于

人之言非其所耳熟不以倦先生程量今古獨出
胸臆無所規放聞者或河漢其言無足多怪夫孔
翠矜其華采顧影自耀人咸惜之固矣若蛟龍之
興雲雨雷電皆至霹靂百里即震驚者不無而卒
賴其用豈區區露細巧娟世好而足哉先生之言
何以異是總之衆人之疑不勝賢豪者之信疑者
之恍惚不勝信者之堅决余知先生之書當必傳
久之學者復耳熟于先生之書且以爲衡鑑且以
爲蓍龜余又知後之學者當無疑雖然海内又以

快意而歌呼讀之。天下皆卓吾者，禍卓吾者也。故愛卓吾之文章，遂信卓吾之是非，過。又或疑卓吾之是非，遂掩卓吾之文，亦過矣。是以兩懲之。不然，弱儀讀書人也，與卓吾知己也，何必欲取知己之所是非而更非是之也哉。

但憑幾何史書，箇中埋沒英雄多少，掩去奸雄多少。自須另出手眼，方為讀史，又何惜世人之怪乎。信非真能信，疑亦豈真為疑。卓老亦自之已耳。

續藏書序

學者必讀書，必知人，必幹事。然非讀盡天下之書，勿輕著書；非識盡天下之人，勿輕議人；非歷盡天下之事，勿輕作事。夫雷霆風雨待我而動者也。豈自驚迷乎。今日豪傑必言膽氣，乃先輩務持重，深能容人，能成事。為主意者小心大度，固膽氣根柢，雷霆風雨所自出也。　本朝德行政事皆越百代之上，而至于今言語文學似少遜之。又意者言語患其多，文學患其雜，則政事且不可知，況德行乎。故有讀書知人之人出，則幹事之人出，不可以文學言語忽之也。續藏書太簡，獻徵錄太濫。余莊閱　國史天下郡邑志，旁搜埜乘，百種遺文，逸事小有論著，姑就卓吾所纂，略為詮次，以附李氏藏書之後。

文學言語不可以幹事，迂儒耳，庖厨耳，安足以語文學與言語。政事德行之無人，正病在言語多而文學雜耳。先生之評，固將以品騭為提撕哉。

○○○史記序

見善不喜見惡不怒此人主也文章亦然易喜易怒文之下也不喜不怒難言矣見善不喜見惡不怒其孰能與于此哉六經是已若夫可喜而非無故以喜可怒而非無故以怒徉喜而亦似眞喜徉怒而亦見眞怒史記一書耳嗟乎易文章之法祖也詩文章之鈴鐸也至哉易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立象焉足矣又多言乎哉史記刱乃少盡歟神而明之黙而成之易也神而黙史也神而喧矣其

有故而喜怒非是非工徉喜怒而徉與眞白者自然見在

近于詩乎詩之言與也與辟雍之鼓鐘亦與巷阿之車馬與鞅掌之勞吏亦與白駒之逸民與似續之古人亦與雞鳴之夫婦與前驅之將帥亦與同仇之婦人既環天下人可于可喝可風可雅不加品題貞淫自見故世之治也用與與之失繁繁則可刪俗之澆也用氣氣之失鶩鶩乃日蔓是以孔子不惡繁而惡蔓其于詩不尚氣而尚與此意唯太史公知之他人不知也何也西漢有文章東漢有月旦有文章人人喜于自見有月旦人人禀于

一本是史

內傳史意

自避文如景星慶雲可見而不可避之物也太史公于書無所不取可以不取而故存之于人無所不收可以不收而故錄之何居以自成一家言乎則夷然不欲以勸夫人立言立德立功即三者無一焉而猶有翹翹自見之與太史公樂矣嗟乎此一種樂意遂能釀百代能文之若曰而使之甘柔百代評文之刻意而使之平俾覺者眞喜似喜徉喜徉不喜常若觸之可喜而不喜者自在眞怒似怒徉怒徉不怒常若擊之可怒而不怒者自在太

史公又樂矣嗟乎彈人人所不欲也謗己己所不欲也與人以彈人譽己以謗己己與人所不欲也如萬石君傳刺客游俠諸傳何嘗一字譽之哉閱者擊節歎賞以為眞譽之也噫此與象也天下明眼少而肉眼多堂下人多而堂上人少使肉眼爭相矅以和其心而堂下人交相舞以作其勢則事功與議論止天下和平矣又如神仙諸傳何嘗謗人主哉自謗也自謗而不諱即彈人而不怒矣何以故月旦之失非失于背物而失于恕己也是書

而不露然其雨中之致

始閲于丙寅歲除日可以解解之不可解置之太史公不求甚解而强解之太史不甚求解人而獨索之皆過也離文明之象萬物皆相見史記古今文人皆相見之書也噫鼓之舞之以盡神風水遭而造物不然能讀史記者可與言詩也已矣亦可與言易也已矣

思無邪可以盡詩即可以盡史春秋以續詩之亡史記以續詩之與太史公之文眞可不朽矣

予砂意止錄小品然如史漢三國奇賞諸序皆

不朽之章忍割置耶故盡錄之

○○○漢書序

余嘗勸讀史記與父兄言之甚力但子弟十齡授誦十六備工二十可巨擘詞林次亦稱伯山谷及閲漢書更有進焉史記韻超布格剩含敘事而漢書典重森嚴眞廟廊之文也及余屢閲漢書又有進焉砂割密裁弘構天上架樓臺耳繼再三味之芬芳有香氣更張紅燈拭青眼看長劍急與漢書對其色蒸鬱絢爛是眞色非設色益嘗謂史記爲古今大織手盤齋萬千言濟雅若無言漢書爲古

今大染局錦江濯口艶麗光瑩皆莫及焉得兩家之門而入者寡矣學史記而誤是賈人抱布也學漢書而誤是嫫母塗脂也雖然有文心焉文章之色出于中心倡于君父漢天子之文何如哉中正和平漢家詔書近是自唐以後代言高制作之材每每皆名書官而漢詔不聞何官專撰何人雄擅則漢天子之文固非其臣所能代也試舉一二民産子復勿事二歲非高祖七年詔乎方春和時病吾民不得與草木羣生有以自樂而惻悵爲民父

假心之色爲真色

毋將何如非文帝詔乎。諸有親喪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子道。非地節四年詔乎。已死也。憫其喪。未生也。保其胎。鰥寡孤獨困窮也。悲哉。樂草木之無知。彼金馬門天祿石渠諸彥。能執簡道一字哉。此亦謂文章之心。卽文章之色也。漢天子有色。故漢廷臣有色。而漢家文字亦有色。博士議郞與公卿商國家大事。此議論之色也。學有專經。以世其家。此傳經之色也。大曹掌故。無不專習。此典故之色也。斬將搴旗。出使絕域。此封疆之色也。如荀悅

袁宏力能模史。班顧寧安其拙。且誠不屑踏二公餘吻。此文字之色也。噫。得荀袁而與之說漢書。是以無色爲有色也。愈于剽其色。竊其韻。家據一史漢者已。

文勝質則史。色是史書大端。而無色爲色。不藉于剽。則真而可傳。此漢與史並峙哉。

三國志序

予閱三國志竣。泊舟濟陽之南池。荷花盛開。飲至夜半。若有人焉歌鶴鳴焉。古太白酒樓也。慨然遐想。獨立久之。放舟援筆。竊慨孫氏諸公年太少。才太奇。志太銳。惜乎公瑾大江長征。名操漢賊。予敬拒曹迎備。勸借荊州。多操敵。自樹黨。孫吳忠計二人而已。伯符義絕袁術。襲許迎帝。猷甚壯。卒中劍擊。呼權門囑。求賢任能。以保江東。安在哉。曹操篡則篡耳。有我漢之實。借擁漢之名。若歆若慮殺

牽后臂。二賊與曹而三之。若夫用兵用人。奸雄能事。古今奸雄亦未有過操焉者也。當時欲殺操不者。董承劉陽魏諷金禕耿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耳。嗟乎。昭烈之知孔明也。非龐德公司馬德操徐元直不知也。及其若魚之得水也。雖關張同狀而猜不能奪也。然博望燒屯。自餧將畧。登壘出忠武哉。漢魏以來。求不亂其方寸者難矣。元直摯忠武界昭烈。是予漢以方寸。予魏以髮膚耳。何亂之有。龐德公曰。趨舍行止。人之巢穴。各得其棲宿

而巳漢家方寸地此亦人之巢穴也季漢之君在
險愈貞後主立悉委丞相丞相亡三十年不變法
賢而守矣季漢之臣公琰文偉儒雅遵令伯約不
廢征討經軍國最久勤而疥矣忠烈有北地王孔
明有贈尚形僉黃崇以死節著方寸炳然有足多
者予謂三國人才如春秋而陳壽紀事不及左傳
故辭命遜焉孔明類子產子產以治鄭則有餘矣
其善者政無越畔而亦若謹嚴無餘地故布局少
狹雖然謝言哉漢事大可爲德操諸公或先之矣

不必之論

爲諸公易爲忠武難故忠武不可及矣

三國延漢之緒者忠武而巳予敬爲吳亦以爲
漢非苟氏祇名漢賊耳故所謂名臣者不多此
篇巳得其概袁宏三國名臣贊亦何刺刺乎

必激成不能此言

奇賞自敘

郭參軍曰疏其壅閼闢其非蕪領其玄致標其洞
涉庶逸文不墜于世奇言不絕于今愚非其人也
間嘗折衷往古有一代大作手有一代持世之文
有一代榮世之文各標而出之嗟嗟大作手不數
苟不能以文持世也且勿辱乎哉不辱之文非玉
不源非雷不懺非貞不辭非介不嚴非濯不色非
恥不剝非別不咏非恭不淨非理不惑非懼不醇
非爛不化崙山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豈誶采綷

驗犖激素飛清分風劈流乎哉故曰玉以源之變
之皮爲鼓擑以雷獸之骨揚聲五百里故曰雷以
擑之錦濯蜀江而鮮滌以宅水錦色弱矣故曰濯
以色之渭石柱有村留神與魯般語班令其形見
曰貌狞醜卿善圖物容畏卿不出故曰恥以剝之
鱷翁鰭遡流望濤直上爆鰓失濟故曰貞以解之
女媧山不連岡以成高不託勢以自遠故曰介以
嚴之有人離焉其石人面獺髮皆具非人也狙貜
音聲麗妙如好婦女非婦女也漣石魚形娩之作

魚膏腥雷風相薄山巔如鷲頭顱非鷲也非魚也
故曰別以味之鳥耘會稽春拔草根秋啄其穢又
若廩君之殺鹽神也故曰耘以淨之楊威與母過
虎負母以號虎見其情俛耳而去故曰理以感之
鳥音如庳多放士如吟大水如啄木大綠如豚大
旱如晨鵲大兵立言亦然故曰懼以醇之劉蛻志
文冢云愼無朽爲芝菌以怪人自娟愼無堅爲金
鐵以行貨起爭愼無滴乎醴泉以味乎謟口故曰
腐以化之噫嘷凶狠猇猶猶知闇中歛金況文字乎

所謂持世榮世二種之文可以知矣是集也首屈
大夫所謂大作手亦可以知矣。
大其蓄以爲之根。強其骨以立其體。鏜嗒以宏
其聲璀璨以耀其色無濫出無闌入理以君之。
文可以樹奇而動人賞矣能如篇中所云眞足
以持世哉。

文至此辭深奇矣

○○○續古文奇賞序

文章有殺生而無奇正。殺生奇也。奇外無正文兵
也兵禮也始武經總戴禮終文苑英華以此蓋武
事之不張蘇文心之不足故兵以武爲植以文爲
權兵法有之。人人正正辭辭火火又曰世能祖祖
衍能下下夫火火文士之武心也下下武士之文
心也今文賤武吾茲不信今貿無文士安得而尊
武夫安得而賤之古今無不翻案之文人
無不讀兵書之武士季衛公斷劉項皆非將將

之君而陣圖陣法皆可廢。不出多方以誤之致人
而不致于人而已此善翻案者也。生殺在乎呼吸
則文章自于喉舌間倏奇倏正。倪虛倪實敵雖對
面莫測吾奇正所在矣故有殺生而無奇正至文
也大槩密靜多內力焉。徒誦空文爲敵所誘。是以
章句易性命耳或謂茲選止于唐之英華千卷何
也。夫唐詩不盡佳而唐以後無詩唐文多直少曲
而唐以後亦無文昔有夢見龍者劉子作文嘲之
豈非嘗見畫工者屈其脊擎其爪植甲鱗雲氣于

身者耶。是夢畫也。先輩有好鑄佛者。鑄罷輒毀。三年不就。工將去。童子詒之曰。得無似人面乎。其人大悟。一夕而佛容成。故唐之文。猶似夢畫也。猶似人面也。然英華一書大奇。有學士家成之至萬卷更奇。予將續出宋文。生氣太多。能活而不能殺。其根易慨。勢不得不爲元之詞曲。而文統絕。王歐老[illegible]文非不作。亦如王唐瞿薛以時文雄特而[illegible]方宋解劉諸公。及王文成楊文襄輩。直[illegible]不求其工。大抵過直過壯。猶有唐人之遺

是以文心鬱蒸。戰勳亦不乏。其後才子成羣。著書爲累。有一篇不模擬。不有一段不帶恢諧嘲笑。而其文。得工否。故文日萎薾。武日弛廢。試觀今日武功何如哉。不咎文士之雄之弱。而皆介胄是舍。種求植也。請與海内誦喬潭賦劍舞。劍舞者唐羽林裴公獻戎捷于京師。上御花萼樓。大置酒。酒酣詔將軍舞劍爲天下壯觀。其辭曰。脩紫髯之白刃。發帝庭之光色。天子穆然。詔伶人黜鄭衛。選色斋[illegible]晛乎軍容。舞者俾觀乎兵勢。夫女子可陣。而况文章之士哉

一劍戟之鋒敵一人。筆壘之鋒凌萬夫。心能通彼。即九天九地之精與戰也。才僅以爾侑馬猶局矣。

三續古文奇賞序

館中前讀舊有古文類一書盈數百卷大率依漢華而廣之偶得之故家各從其類刪成一書或曰迂哉愚哉予弃喪而歸等于罪人之子也較論文字不滋罪乎予終日杜戶不以不祥之衣冠對時人也又忍以不祥之面目對古人乎予曰否否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文有類也類之而已古人可常對也對之而已西漢以後竟無一篇令讀者推錄其謀畫燦然耳新耳予類左右稽武闢書面史經

濟類經世實用入編率用此法自古治亂關鍵與文章關係于呼吸一也大都未事爭一先着臨事爭一急着于許胡註通鑑率用此法史臣慎于持論則有闕文彌簡彌真鋪張議彈祇自甕陋予閱廿一史率用此法三書手簽兩年冬春盡出播告海內亮予苦心庶幾出門之交云爾此書大都慎辨物居方取諸水火以致用也類族辨物取諸天與火以辨明也讀書不守約必無出處讀書不去病必無事功讀書不救世必無氣節竊笑世途無所不解于讀書不求甚解不求甚解而又文其詞曰吾善讀書以讀書誤天下必此一言此之謂不知類噫雲龍風虎亦從其類文何獨不然哉文章有神不苟下一字交有道不苟合一人則各從其類也夫

理道有醇駁之殊經濟有今古之殊不去其病祇以博逞幾何不誤己而誤天下懸炬于天哉我同人文字皆有實用哉

○○○四續古文奇賞敘

文有二病在好貨在好色。劉文之多汰文之色則文傳或曰多可去色不可去然松栢仆為薪世之用而舍身可以棟明堂實其榦非賞其色自古奇人易敗奇文易磨未有不銷于斯二者病不學誦論語有感一誦切磋琢磨齊其多再誦君親賢友易其色夫聰明識而人力顯惜境窮而苦工現孔子與爲富人難富文儉琢磨愈少燕繹愈多文不多奇矣必汰其色何也色身之力薄不可以事

親色身之膽寒不可以許國色身之情游不可以訂友賢賢易色始恭之矣未也以立身事其親而溫清晨昏脉逾微以事親事其君而雷霆霜雪義更凛以天日盟其友而父母在不許以死爲臣子拜自獻其言入可以告君斯出可以告友或出或處或語或默難言之矣學乎學乎俗稱一篇好文字送歸泉下文章好色之過也不寧惟是自唐以來輓戰卒有文愚黔首有疏又不知送庫下幾篇送饑氏幾篇文章好色之過也國風好色而範于雅頌文章好色之防也文無浮艷之色擇必精語必詳則奇矣應吾欲見賤多殺色興實讀書者而與之品文也且與之品人也

止所當止何以多爲風行水上色斯偶矣若使飽飣粉飾弁不可爲榮世之文况持世乎識此知所以爲文矣

諸子序

學莫要乎六經。人才莫急乎經濟。文章莫貴乎雄渾博大。何以有諸子之刻。蓋欲返之于六經也。以六經收諸子。不若以諸子返六經。强其所厭。不若用其所喜。夫諸子多救時之人。然六經治未病。諸子治已病。六經治百家之病。諸子治一時之病。六經藥物悉備。而不預裁一方。病夫自取焉。諸子有方。太具藥太猛。乃治巳也。奇治人也。拙治一國也。奇治一世也。拙奇以方。拙亦以方。後之習諸子者。幾無疾而呻吟。類無方而採藥。又近于入虎狼之窟。採烏喙之毒。奚取焉。人皆曰子才也。子識也。子腸也。其實不知子爲何氏。能去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心乎。能曳尾塗中乎。刻之野。能使孔子束帛以贈乎。能却聘幣終身不仕乎。能旣放流聰乎。能居游必擇乎。能招隱鬼谷乎。不能何以知人。能治肆恢奇乎。能不流邪說乎。能峻潔老成懸之咸陽乎。不能何以知言。諸子中大醫王四。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老子醫怯。夫一大手也。故尚補。汰之淸冷之淵。莊子醫熱。夫一大手也。故尚瀉。無攻事則俗。管子醫俗。夫一大手也。故尚法。離騷有力于詩云之後。屈子醫懟。夫一大手也。故尚厚。雖然。有其心無其術。墨子也。中醫也。有其心有其術。不探其本及身而止。管子也。時醫也。齊生死。一壽殀。迂而自得。不關痛癢。不詳標本。莊子也。儒醫也。以言竊國必有天刑。呂不韋。劫醫也。天之刑申不在耕戰而在告訐。其刑韓不在名法而在以說難于富貴也。介醫也。然言與法不可泯矣。噫天生我材。其𥦗擇術。管子多欲。亦多君之欲。而布局寬可大不可久。晏子少欲。亦少君之欲。而結體隘善閉不善開。甚哉乎經濟之難。子華子不云乎。爲人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處。吾猶病言之不廣。夫所以處人與所以自處。道在六經。脩辭立誠。斯雄渾博大也已。因次前集。故濮以下不具論。

向以諸子爲甘草。今其烏附矣。若避此而得其要領焉。可以遐七十二毒而無患。

讀書必讀其書。因知其人。與其規模張主如此

論諸子直己燭照其五臟矣諸子各擅一長以
醫世我因相世而出以醫之則諸子且藉我有
其效矣

錢塘陸敏樹生甫校

〇〇〇七箋引

淵明不善琴。東坡不善飲。悠然南山。意已遠矣。而高其韻於無絃。坡尤甚焉。門見人飲酒。余輒浩浩汨汨。天下之飲酒無在予上者。夫飲不踰一升而使天下善飲酒之人皆出其下。豈不謬哉。登吳山。江海日月並出。杭西湖其一肢。記所云引湖水灌[illegible]在湖西盡其山川不深不亦迂乎。宋汴都失守。偏安西湖老於之蔭。乃比于尤物。豈不悲哉。夫陶與蘇能言則升量也而否。無絃也而琴。聚天下之好美而自歸之。西湖不能言。則尤之胥之。而不恕。可悯也。此中許才甫。貧善病。病輒游。游輒問花譜曲。以酒消之。其品茶云簡器弗精。招朋非類。妄投酒入茶之劫也。類道者言。故冠諸箋焉。誦之幽著俱冷。無一字辱西湖者。西湖能言。如二公矣。噫嘻誰謂莂房七箋。作西湖一佳史可也

[illegible]許秀色。讀之如置身六橋三竺間。

宋自三國。却咎西湖向為不平。今日一快

○○○銅井山重建石橋記

山以鑿坎得銅。有泉出焉，窪為井。懸巨石如墜入井。呼則不得聲。圓與匾。嘉靖間郡有倭警。多居此亦安褏也。范石湖先生記。凡遊吳中。不至石湖。不登行春。與未始遊吳無異。余曰。凡遊光福。不迄下崦不登銅井。與未始遊光福無異。銅井之勝。以太湖帶下崦。以下崦帶上崦。志鄧尉而西之。則沈潤卿記玄墓而亘青芝以右之。則袁胥臺瀕湖諸山高出鄧尉。而以安山亞之。則都玄敬。天為漁家問

下崦晚宜。書舫駐中流。則吳文定。雖然其勝也以橋虎山橋在亂山中。文筆銳而去湖遠。銅井橋踦亂水中。而挽數萬頃具匯。以運朧。又過龍山。其亘雄也宜。攷郡志。結關三百九十橋。樂天詩也。及宋始甃以石。此橋昔木而敗。瀕危數人。今石而永賴安百世。將後人之功倍於前人。故此日之費亦倍於往日。有畜迅蹋躍而出。即数可捐。奏可破也。况復由也。天雨玉耶。梅花三十里。天雨金耶。桂兆千[illegible]有志一橋。橋成之日。予將登焉。遙望山

之半。石皆拔起如張巨翅鳳凰也高五百餘丈。岡隴抱巖岫谽幽而曠鄧蔚也山半面湖遠見法華如屏浮于水面奇石高松谷嶠數里玄墓也絲溪一橋如伸左臂昔日養虎今我秣馬虎山也自西崦湖瀾十餘里亂流而渡檻與湖淨青芝堤也樹牙彡波香雪撲人霏桃擱之。翻騎朝士。西磧也。一太湖極壯湖霞亂林近者九龍遠者香雪也。

勞不必觀百而與此大概遲融龍遊矣是可紀也

○○○重建悟石軒記

生公講經處有點頭石者。或曰異僧竺道生。聚石為徒，石皆首肯，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有匪石之心介於石矣。有介於石之人。鄰其藏不終日矣。夫聚石為徒。而無聚徒之名。石皆首肯。而無贊頌之迹。神道設教，則亦有之。余則異於是。勸富翁無藏金。文士無藏彩。武士無藏劍。俠士無藏膽。詞人無藏趣。酒人無藏量。此造物之無盡藏也。朝野王不云乎。茲山高不槩雲。深無藏影。果若而言，首肯者不獨石也。

一卷孤峭，綴以蘚痕。文果無藏彩。

重建焦山塔記

大江中一筆判吳楚。吸江海如高才生滔滔無擇言。其筆雄渾而奔放。一筆闖飛仙之窟挾萬丈雲便呼三語精爽。其筆幽奇而峭兀。故金山有筆寫波濤亦寫牙籌。其僧如妓。其廬如市。筆自不俗。用筆者俗之爾。焦山緣筆。如讀萬卷書。不作一篇文字。如待詔金馬門。十圍不一吞。非儉也。焦山宜蒲鄉。宜參苓病僧。宜黃葉入山。惟見挑水道人洗菜。老僧惟聞經聲鳥聲水聲。十六年前與何鏞龍共

坐水晶庵。絕去藥餌。沈痾頓愈。再讀書松寥閣。閣主人見源。煑苣腐。夜半披衣。與谷峯孺龍。跳登海門。月吐日更。則萬如燒紅偷一蘿。而待我於雲聲塵竹籬之下。以此風風雨雨。思之不置。丙寅服闋重來。初棹金山右寺。瞪浮玉十廊。山起五州寺與谷峯開山構廬。遙挹山容。接萬頃天杯。因嘆世人知三山。不知五州。是日放舟焦山。五色雲起。俄見墻下風帆錯疑塔影欲移。急詢山頭着筆處。嶷然作勢。成日圖山重鎮。稱江上羽林。上宵旰求

鞭提四夷。此地不可無一筆。而寺有感於用筆之難。在古人有李衛公筆。今北固之上。鐵筆一枝。有餘勁哉

定路。兩筆雙峙。雄渾奇峭似金焦並砥于江中。

〇〇〇天台第一遊自仙筏橋至斷橋下慈聖寺道

烏溪嶺入萬年寺記

遊石梁驚欲狂則悶然止不問斷橋消息問郎與大月攜寺僧卜柴不如石梁山外半頂一枝。泐源乍引至斷橋又十里二水合流慈聖寺左。立下新采雲花芷上造物設奇方壯。烏溪萬年寺。猶未巳巳故不遊斷橋未奇也遊矣不慈聖又不由慈聖入萬年未奇也今斤峯咏厲山云。匆匆僅得皮膚耳出外逢人莫浪誇則吾豈敢且膚遊而膚述之

世之得皮膚者多

山無名字。聊一點綴題目俾好奇者咏焉。四月二日曉晴。昇仙橋坐杉樹下觀瀑半里左筆架山右山水嶺瀑濺竹梢上剩月明一片蓮花架三里爲梅溪泉自香柏峯。小直溪界流而老梅之兩幹柏直橫斜有水一泓由腹出臥獅羣浴犀兒雄踞。溪流迅深足踏瑪瑙石如舞空下者點頭上者招手一山。朶朶分蓮祇樹層層綴異草木皆成宮闕水晶盡是毬花。只在此山。各爲城郭白雲雞犬風鈴水拆半空笑語爲鳶爲猿潤則紫金而黝綠矗立皆霞剪處

樹裡雨湖一片明與時相似

處飛花洞口嶺下花峯頭四山有闕並峙。挺秀寘異四山雙闕俄呈六峯。六峯華蕚大壁排空。梁長亘地天際。驚斷。長梁忽斷倚石一坐。雙池瞧疊。坐仙池滴乃拊松干斷橋之左。憑險側觀。龍潭下而復上。旋轉颼忽。數長年逆水。碎痕破石。旋渦排绛潭之巖畔。乍吐寶光。須臾五色。飛下烟際。可卑可龍。轉從橋右。晶光在掌。龍潭放光瀑之疑烟而花者若干不須見之。非烟非花以雪城爲錦江石梁詎有此乎。奔瀉方池巨鰲承之方池李鵑乃有鵑花十八根拔路石擁殘濤聽草深間道

疊石而坐。鏗鋐震天。雨霰撲面。疑雨而日也。樹動經翻。疑風而寂也。長風恆雨大峯危坐。笑而不答。不答巖爲採山菓。似漿蛟宮雪源紅瀑于是聯袂四顧。天半舞花。左則雄騰作勢。右則神龍出穴。方池二水小流復合羣結爲珠。珠垂左顆。顆粒粒而石沸奔激。中亦復數簾垂垂下。顆粒簾珠乃與省僧整擁衣露。倚杖數磴珠簾幻作峯巖狀。花雨千峯一石盡能奇草危幽獻奇。如卿丹青。卿州緩絡趺坐片石。五味樹犄好有拍掌巖。飛泉百道。且撫且掌。圖泉拍掌過嶺積石臨流欲笑

未幾諸澗夼谷大開笑口居人鴉蔽樹蓬底流鴉蔽石斛行路皆龍孫一筏遲過筆斷霞筏澗如霞紫金色有石壁引蜂藤絲長條石斛蜂山如雪而殘凍未消雪山積凍一片階廓都是瓊瑤雪階雜坐斜渡而石梁之水合斷橋以入嗟乎孫興未之見也故置不道耳兩瀑合流千是山脊飲浪勢平細流深滙聖水止止又復散爲平山遠出落屏大池陁繞可種蓮十畝足渉敷溪老枝藤從剝樹引泉修竹四闔爲慈聖寺立寺左崗泉側出而石梁斷橋合流淅峽樜以石闘新凍海門飯罷案

嶺水分繪爲丹青則蒙密菁翳有時淡寫山脊仰指能呼摩詰緒溪墨嶺恭自斷橋數里藤蘿半水半山蜓呀疑峯疑樹咳哇似語似泉天工巧削有時磅石而空腾有時傍竹而鳴籟有時看花而迎笑有時借山鬼而黯呼皆渺不可測焉最奇爲烏溪峯居人長子孫水柳幾尺五而幹如老鱗一奇也烏如管絃聲咽而後出一奇也松可合抱根老干石石階寸土一奇也三石倚長松如老僧一奇也登烏溪嶺絜峯頂直當西一而重關屠障猿猱不得渡一奇也峯頂西闕乃抵萬年寺

網羅諸勝如彭蠡吞江漢之流而其行文奇峭處可並三峽激流處可匹三湘讀之亦如觀石梁之瀑

剡溪記

溪江平渡二十里望上虞龍珠山翠色樸人三四曲爲金星吐月山陶家卜窕炎而前一山吐蕁樹皆垂雲左一小山鬱起竹木森茂而一小崗尾之沿溪山二十餘乍起乍伏舉頭闞處則有遠岫補之水六七折溪田遠其中溪聲如近見樹根浮面宛若艤舟其下入畫則厚詩入詩則青蓮山不甚育而峭水不甚瀾而秀人家不多而山呼谷應日夕矣牛羊下來境亦不寥寂稍前則馮家浦若

雉堞環拱而晚照沙平水波容與遠山皆碧霸王山突起江面山後修竹崇崗滙爲一湖如半月日照風帆如雲而東西兩霸王山可招臂呼蓋溪江水口二鎮山皆錯綉臨江一壁獨出江流八百束如鴛鴦而鬬一松兩巢如承露盤小浦藏舟綠樹爲家遙聞聲而思想天工造此溪山神慵意懶塗抹成峯巒嗟餘是波浪傍溪諸山高者與屋平低者人行反出其上變青之樹可伯叔行初出之笋可兄弟行如老人不耐行走持杖緩行常俯伏常

映坐宜閒雲數片往來其間亦宜遠眺山與雲齊江挾風潮令人目不敢視余方細聽溪聲落平田而舟人已指點東山在數行松樹間散髮披襟尋謝公見晉朝兩石將軍高約一丈五一神氣安閒一威武作色攢眉如戟各執長劍各披虎甲腰玉環一劍作龍形一劍作鍾形臂結束帽下皆懸一帶束緊玉環之上更有一束寺僧云常走入村間今半身在草泥中余盡搜而得之初入嶺奇松十樹有二大不正欹危坐松枝倒舞懸百尺而下垂

田畝聞環珮音一松折身而上益奇峭先是風倒一枝枝猶在下去年雪壓一枝枝在上作蹯舞勢更可憐痛此爲小石門云纍纍而坐者西眺峯巒入松蹯臥則大石門國慶戒碑立其上稍上爲洗展池池灣月形四環一澗池中勺水經旱不竭余自天台來無日不著屐茲遊獨蹻又曉霽自此爲薔薇洞更衣亭荷花池亭池塘尚有芰草而路旁無洞聞當年四面惟薔薇花結爲洞挾妓遊此故云洞前後五松一松倒垂勢直從西眺望狀若交

頸洞口。摸索五幹。其上獨瘦舞腰肢。綟美入影落
再上爲龍牙石者二。左牙尤逼肖。上頂一小塔。亦
晉朝物。小橋聽潤聲暗度。一松和之。殿前老梅一
枝。山徑漸深。湖如片鏡。抵僧房行二里。無一人。遙
望僧房樓上間看山頭。以手招之而出。爲太虛上
人。登其樓。見樓在殿之巔。有屋三楹。太傅祠也。文
靖中。康樂公左。襲封康樂公右。皆長髯。風吹鬚動。
聞寺有白鳥剛以谷撕之。僅存其紕。又有嗣封公
塔劉宋守謝立。修斬過腹。情乎不見。舊有古鍾。鍾

燬。鍰爲邑塔頂。惟殿後高崗。晉永平元年僧法蘭
書梵壁二字可珍。若東眺西眺二碑。隸字不知何
人所書。筆亦奇古。余拜太傅公墓上。西眺崇崗。見
戚家山王家渭山。坐于江面。山一從嶸。一從上虞。
一從黃浦湯浦。一從嵩壩。一爲琵琶州。水港環流。
結成琵琶之形。而水方設洄。隱于泥。其聲靜悄可
聽。太傅自山頁騎馬巡山路。皆平曠。曰謂馬路。余
自尋大石門而下。浮上東眺。見鴉尖山下有靈芝
湖。遊人皆自西眺止。余在山巔正觀落照。舟移數

十步。觀泗州州亭坐。指石崇巖中而二石雄踞臨
江。即眺石也。行廿里。瞻顧不絕。抵上浦。人家。雜紅
霧中。落照餘霞數道。十里遊仙。又十里即嵩壩。云
橋壁五里。壁有夜光。見壁下持燈者。月照帆影。波
容零碎。至東關過舟。晋一際觀樹。
初似在冰紮翰。既若襄陽揮毫。筆有雲烟生机
滿紙。

實霽之想不必在舟也

○○○紀遊

嘗讀太史公書始知蓬萊方丈瀛洲爲三山始皇好奇喪徐福許遂舉求仙問藥事心快之吾吳金焦北岡名襲而實左欲爲山靈抉之及登金之妙高臺焦之吸江亭非固之三山椶青冥落地龍江無色不知一片熱世界失在何處玉兎爲雨金烏作雙低回於明鏡中若遠若近而琳宮紫剎飛廊錯落爲之色矜嗚呼所謂蓬萊方丈瀛洲名掛圖籍而試以此律其實無繇也即反居水下之說特

金焦之勝歷歷如見情照

福之愚始皇耳然古今遊三山者咸便帆過舫稍稍載筆延詩輒以傲人是以皮相山靈貽辱非淺愚謂遊三山必求遊數年前聞風結想幾深夢寐及遊則褁歲糧攜同心一二奇書數種嗒然居之雞五鳴後急奮筇孤往攀絕頂最高處細觀雲之往來夯合度水入林含崖吐谷或白衣或蒼狗或橋梁或車蓋姿狀萬出應接不暇日始升則廻視日所瞩處隱躍斯顯遠近濃淡之奇畢在林巒相錯時及返照靜看落鴉帆影出沒長江之致不全

原缺第十七葉

○○○聽僧說福勝石梁幽谿大龍湫五洩瀑記

宇內之瀑四而天台福勝觀居其首廬山香鑪峰居其次雁宕大龍湫居其三雪竇千丈巖居其四余未登廬山耳至奉化過雪竇山下隱隱見孔峰千丈福勝觀自華頂分支源不門綵三非其來也長滔淵飄曳初下也如決浙昌之巨洪怒激也如奔太僕之萬馬遠觀也如懸疋練於萬綠叢中近觀也如倒垂山於無熱池內隔林響一天驟雨遠栝檜萬樹秋聲若大減萬斛之珠璣葬百花於一

瀑布生色

瀑不能狀其瀑之想甚安能道其形似

石既因勢而作勢因反以旋雖於人則奇男子烈丈夫磊砢不平怒氣橫胸防風氏可戮而東山可征桀紂可代而少正卯可誅泰項可滅而胡元可驅髮可衝其冠戈可揮其日氣可沖牛斗怒可裂目背若夫雁宕大龍湫之瀑自雁湖分支源白雲菴頂經龍湫尾閭其來也短懸空飄舞因風爲力初下也傾銀河於巵口將半也洒灌沫於噴壺前之左之右之睨而視之若理千絲於機軸下之後之逆之仰而觀之如撒斛珠於虛空有時映日化

作虹霓有時乘風變爲雲霧此有起伏無頓挫之暴勢也於人則美丈夫艶女子可以乘羊車可以執麈尾可以逃白璧可以映明珠班伯衛其麗何晏媲其美似陳平而冠玉若董偃而貢珠亦可方之西子比之南威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日飄飄兮望流風之廻雪又似乎河洛之宓妃若石梁之瀑有福勝之頓挫無福勝之起伏福勝無石梁之點綴石梁無福勝之高標蓋此瀑雙澗合流一梁橫截斬然

瀑與梁而俱下陡然匡與瀑而同崩若經旬不雨纔出於危橋之下其流也絲絲其聲也琴瑟若霖雨連辰則爭過於高梁之上其湍也彭彭其響也轟轟若曰兩龍爭鳌不知夜一石橫空豈度人此爲瀑寫來源樹鏗鏘也若曰銀漢倒垂雙澗合驚濤怒起萬山空此爲瀑寫崢嶸形氣槩也若曰銀河放溜黃牛峽雪浪翻車白馬津此爲瀑比頓挫喻翻發也若曰蜓從瀑布聲中斷摘自青山盡處連此爲瀑道洶湧言衝突也若曰滌流半作天邊

雨片石金鼇海上虹此爲瀑揚河潤讚霖霖也若曰石橋未到先聞瀑蓋竹初開別有天此爲瀑開堂皇形廣大也若曰翻湫何限不平氣津濟蒼生意藹然此爲瀑舉抱負攄憤鬱也既若幽豁與五洩之瀑又不然他處之瀑不可以入畫入畫則板法幽溪與五洩之瀑卒難以入詩入詩則失真惟妙得古人之畫意深入山水之幽情差可匡略幽豁之瀑亂石岭岈於澗底樹水聚襟於溪旁其高也不百千仞其出也何止百湍始出潭以爲瀑役

積瀑以爲潭瀑瀑相承潭潭相繼潭上危石蒙千年之怪木石上怪木萦自折之枯藤或向綠樹崇茸中而窺其崩雪或於巨石巖蘖處而覩其流雲或始則泉落於樹頭或次則樹生於泉上忽流之左而又流於右倏覩之東而又發之於西下一潭有一潭之勝登一匡有一匡之奇真目送之不暇實洗耳之可怡若夫五洩發源於仙人鞋須結束於螺螄大溪自下望上來之天末本是一瀑而乍起乍伏者五每一洩相去者數里其立地也高其

遺世也迸綠緞雲端與白雲而作伍俟橋月下與明月以爲儔居百層而甦百層覺軒豁神而秀疑姑射仙五落泉而五落石宜潑綠而亦宜淡硃下一波容許由而洗耳上一波許巢父而飲牛留最上之三波茅宵與山僧洗鉢漱齒澄神豁胸芳夫斷橋與石筍。妙在石而不在瀑。筍以詩而求之則氷絲晴綃支機石玉屑州銷承露盤此斷橋之形容也蠓寶經年洗霧而瀑流六月飛璣霜此石筍之形容也至於石羊頭黃塅南泉等諸瀑豈無一

段在勝莫之及矣。雖然九里坑不可少也品山第一品瀑次之。

季重先生有天台評。　先生有瀑布記山水應爲增價矣天下豈乏山水哉。不得人不彰。描聲寫色諸其形容即寓其優劣筆筆盡洩其神髓。真詩畫所不能及。

○○○紀任名將定國是

自古聖君賢相之定天下也。必先定國是國是者如漢武欲鞭撻匈奴。則專任衛霍漢宣欲綜名實則信用魏相武侯欲興蜀漢則以嚴治蜀唐宣欲平河北則責成李贊皇。晉武欲平吳則決計于張華杜預三秦之定淮陰定于登壇數語六國之封于房破之前箸一籌當是時衆議紛紛而斷以獨見衆言溷擾而持之愈確謗書盈篋也姑俟其成流言載道也姑觀其後。此乃所謂國是之定也。而

今果如是乎。武曲將星。慘黯不明久矣

無憂時之肝胆有信口之訕評。非得　君相。國是信未易定也雖然任高崇文而成任趙括而敗則將之不名又無爲輕任耳。

○○○紀將

將不必別選也本其分閫者。實任之足矣。反其任將之積弊則爲實任以實任者即收實効。唯刻于將議而反寬于核實故不得不出于欺罔之一途今之將將者殊可異焉巫嬌視誇冒虛于首虜鮒居覘入攘實于他人僞而增之以爲功者收否則紬居腸蹀血泣而向腸食脆衣輕坐而取印罔而傍之以爲功者收否則紬赤羽若日而曰弭盜山東白骨如山而肝腦塗地絕塞蓋而覆之以爲功者收否則紬士生斯世即有忘家裹革之忠非銷骨于入宮之妒亦掣肘于築舍之謀耳據投鄉降夷之口詞奴酋某日上馬某日勉搶徒事套文空騰塘報並未見設伏出奇身先士卒而與奴對壘者也謂之大將可謂之抄傳塘報之大將亦可

將將者如是將那得不出于是有不愛錢之文官遂有不惜死之武將不然巵頭耿耿何日埋

陳明卿集　卷二　三三

○○○將權

今居平政令盡出自督撫當陣旗鼓乃付之總兵是臨敵易將也上下不相習而功罪互相爭礙塲之壞坐此矣若以行間政柄還總兵而以總兵功罪聽督撫則督撫之體仍自尊而總兵之材庶可展

有撫有督又有監視一羊不幾九牧哉索空于餽遺無以飽家丁計撓于牽掣無以伸獨是忌榮于迎合無以及運籌安所以責成功也旁謂

陳明卿集　卷二　三四

兵不可無制將不可多制

鄧孝子汝南傳

孝子鄧汝南城東張香橋人性不好色予常有言色身之力壽事稚必不忠色身之膽衆交游必不信諄諄戒色恭勸孝也鄧子不好色有共賢矣十九娶孫氏少一齡親命立遺之其行事似迂然先與之約既遺終身不娶亦可不械里人傳吮癰割股風風雨雨常在周孝子祠既臥病於家或猶見之祠中耀以明燈親嘗焉神者告之鄧子之神乎神之神乎抑見者自有神或曰神光爍合嗔疑失

火與香滿室交病旋瘳所謂見者自有神也長齋耶嗟乎鄧子之外惟四壁耳像於家哭於蔡漸酒一介不取預知去之日去之日以親像囑同里孝子若曰吝爾鄰比念他人之親豈不知事其親人人知事其親而孝子賦矣史氏曰有小孝有中孝有大孝孝豈有大小哉量力故可久久故可大庶人之孝如鄧子可以風矣宜與人祠之不絕也

出妻謝親不娶謝妻全是一團至性在酸腐者必曰如無後何一有挈孳孝便不能

台州府天寧寺自來羅漢贊

〇〇〇大聖迦葉波尊者

是彌勒非彌勒斜笑壁上花星斗貿𩍐織不惱人不識

怕是一肚皮不合時宜是一肚皮謝了家事瘦

剜笑刀

〇〇〇啓教阿難陀尊者

手中經和𤔡亦吮眉結嚴萬重不作人間稀黑而[illegible]盡文字魔不落山容爽

知他枝葉皆刪

〇〇〇應供賓頭盧尊者

經在掌中月在天突經殘月不了意中自了了吾亦讀書人眼際時縹緲

有胸如月不待借光

〇〇〇請住山中難底迦多羅尊者　飛來應

飛來何不飛去一動不如一靜動靜豈有兩般此座應須精進

識得動中靜不受風播轉

○○○西瞿耶尼州賓頭盧尊者

眉如拳口如鈴灌頂藏明珠不炊之庭鍊丹藥。

是之謂藥王。

○○○迦葉彌羅國迦諾迦尊者

在險亦不驚。入定機常栝坐尊湖濤逆浪中雲漫

漫兮水活活

身有慈航。

○○○東勝神州跋陀闍尊者

彌勒笑尊者尊者笑彌勒。不笑嗔痴人不笑極樂

國得意欲無言大道非空色。

離欲眾心而入道

○○○鉢羅州跋羅陀尊者。

昔從天戒至又向毬山行爲賊無衣者。夢回仔細

尋緊將珠在手一任龍自吟足踏龍宮裡小心波

瀾平

不忘自己衣珠安　禪毒龍已制。

○○○迦葉彌羅國諾迦尊者

昨在六龍湫如尊觀瀑意不雷亦不霆如如慈水

憩坐君羅漢洞𡺸根與雲砌何地無雁山。此中自

遊戲。

可云不動尊

○○○再出山與相知書

弟向竊閉戶讀書之名而丙寅遂歸終日惕惕閉卷一字未能會心旋讀旋罷遂受閉戶不讀書之實豈非天哉名實之際良可畏夫。

江潭行吟乃有離騷於逐固學問之候也非此不足消遣憂畏哉亦心非容憂畏之心耶亦不能學問能以勵節獨公固能自勵哉

○○○其二

朝遊江湖夕調鴨鶴庖廚之刑罰也省之而已珍羞在列海陸並陳口腹之稅斂也薄之而已繇詞累句時文之加派也免之而已

奚其爲爲政

○○○其三

我無所取于世是我不需官也世無所取于我是人不需我官也將是安歸哉歸家耳

詩書山水樂有上人分竹分蓮可以無憂。

○○○題接引寺準提閣疏

稽古刹于婁江。建新桀于接待。座繞菰蘆。漁唱半天齊梵語；路迷蔡蕪。鐘聲千里響祇園；幹老盤龍知樹同金粟。屋摧飛鼠。花落曇雲。名迹昔封。古道松栢三徑；寂遺文蘚剝斷碑。風雨五更愁。爰者正朴。昔開弘願。啓白社以延佛母。借半領之袈裟造精舍而建小龕。剏一椽于兜率。東鄰鄰而來止。驛停紫馬。大夫花對對以成。羣門送青旗。帝子年年歲歲。爭看城市之觀。往往來來。幾作驛騷之費。空中之樓閣未成。道傍之屋舍難就。惟資檀越。願長者蓋破慳囊。殊種因緣。隨居士普齊道念。金刀錢布。十方來貝葉之施。銖黍絲麻。一木支蘭若之室。茲既赤手無措。惟藉綠文敷賁。謹題數語。聊附後言。疏

金粟散清香。曇雲出新彩。

○○○乞爲海忠介公題請建祠呈文采畧

故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前巡撫應天等處地方右副都御史海忠介公。抗節忘身。藉甚

肅皇之世。起家總憲僑介

神廟之心。顧惟保障東南之功。士人可無崇祀。益茲重地。實係天下安危。自公下車。鄉里正賦長之橫斂。不經無藝之消征。亦人于敵體衙門。朝夕登記。設或有不公事件。鉅細必知。白。亦躬巡草舍之間。烏府日勞神未之衆。給工倘辦。則務問州庫散寄贓以沙糖爲名者萬金用力不勞。鮮虞祀海神感回風而潮汐不沸者五月。適當隆慶巳巳水滔天之後。不減宣德辛亥米鋪地之時。然終不問催科。唯勤撫字。夏忠靖之日夜經畫。而似況守之簡約易行。周文襄之撫安軍民。而兼胡卿之袪除民害。日常蔬菜。必出俸錢。駐劄衙門。不煩供帳。羣小側目。姦佞甘心。一葉還鄉。萬民揮淚。且碑去思者或因以干澤。立生祠者或藉以納交。今則楚相極貧。莫弔婁京之餓鬼。羊公無後。空招寂寞之忠魂。

今則不問撫字唯勤留科

公論又西沒定

伏望題請賜額勅構專祠。豈徒一時僉議之公實裨萬古風教之大。右故隱士徐洞峯應雷擬撰。而予爲損益字句。嘗語人曰祀周夏二公而不祀海忠介。吳人薄矣。乃周綿貞中丞以逆璫被逮。又多惠政。人心不死恐忽然乎。

吁。精誠可以格神。惠澤有以被民。而不能息讒口。何哉。若夫周綿貞中丞則閹閹奴也。不辨黑白。亦何足責歟。並俎豆之。固亦人心之不死。

虎丘合葬三姬墓銘

○○○高仲子姬敖十三娘墓銘

姬臨清女也。非事仲子。今侍天妃。卒天妃宮。葬于虎丘七十日。兩姬美而敦禮。三五在東。遊雲敖之悲夫。余仲子友也。既卜葬。歲一享拔。公曰。豈繇無生。仁人君子斯其主矣。否否。流水蒼山。無非主也。系以銘。銘曰。

含兩貴竹。酌茲三泉。山藏古寺。劍瀞深淵。白集飲歸。青松半蘿。永寧貞魄。鐵花秀巖。何以比德。潭影

羅烟

却恨貞孃。不得如此。金石以榮幽壤。

○○○前郡司李某公二姬墓銘

姬不以葬歸。久露命也。俾與敖姬姊妹。見永結泉好。二姬主。敖姬賓。風雨欲來。梵唄亂鳴。借問千秋孰主孰賓。余既職祀事。無所辭銘。銘曰

行卽此路。邉分後先。今夕奚夕。明月在天。一行秋雁。環珮游仙。芳夏落日。幽宵霞箋。長留一道。堤上春還。

是鬼話亦是逆言

高仲子諱滎楹字明性黔之行義孝廉敖娘年十八葬于貝雲下

司李某公二姬姓氏無考柩寓禪室有年茲合葬敖姬墓傍距數武相地覛葬司松楸者山長張君天和也

偉才如此夫豈能忘

○○○祭大宗伯李湘翁文

嗟乎悠悠世法知己宜少不宜多寂寂獨行文章受憎不受愛心乎愛矣其惟格人格人亡矣傷如之何斗酒隻雞亦猶行古之道始讀先生之文本朝西京未之有二其識與議猶可及也其光與色不可摹也壬辰諸老翁然邈古先生眞古不屑古深念天下之患在虜虜在强兵兵在選將且收將傳論次行事落落數十年乖老辟召齋戒而入告竊憶某與先生一往三湘七澤一往七十二峯相迍也而相邂相見也而相失戊戌之役晴中物色于長闈三十三載見先生于庚午之秋如此其難也閱十有一月遂別先生于辛未之夏如此其易也得失寸心知死生亦大矣嗟乎先生何能忘壬戌之春湘潭客過而慰余吾鄉李湘翁每春榜一放既弗獲子三日不食愚何人者哉而使李先生二十七日不舉火亡何九月先生函幣致書其言曰僕老矣善事聖明庚午晤對執其手不意今生復相見辛未正

月忽諦曰吾將買舟至金閶攜所撰著與生平較閱諸書與子商定余曰先生大臣也奈何言去請受稿而卒讀公之海內先生唯唯死生契濶冥冥之中無忘斯語

得一忌者已不恨得一知已當何如宜深報絃之思不直人亡之痛

不求人知其心與赤

祭諸敬陽先生文

嗚呼論人者曰天下有心人能辦天下事及追求心事又曰不唯無他腸是無腸者乃足貴耳痛哉先生殆有仁心而去機心無他腸而完熱腸者也先生與余談仁而狀之以赤故曰血心先生初立朝敢言天下大事常以赤心對君父也在儀部力持清議以赤心對職業也矯矯排流俗而仰郡守石公之是以赤心對賢大夫也教人以學教人以官以赤心對友朋也在林泉上

書執政孳孳國本以赤心對天地也昔人謂蘇公救得緩急人白公救不得緩急人雖然今之能爲樂天者亦罕矣況如先生乎先生緩急人而人不知有甚于蘇公者夫先生自若而未嘗一若人與先生交必能自若而陰體其意然後不負故一日發憤先生在焉一念行仁先生快焉噫先生往矣一日行仁一日發憤而可使先生在在且快焉則風雨晦明間髣髴見之乎

故是一朴實地頭人

只是詩不
王唐文不
祿厭歟託
入置耳

○○○止牘題言

止牘。牘自此止也。何爲有此。感甲子之災也。繼自今不復吐一辭矣。

性不工詩。代又不屑尤厭作序。未有王唐時文秦漢古文而須題端者也。如其不耐。譽言何益。噫士固有恥賀秩獻壽碑德。其文諂濫緣疏。侈薦牘。其文乞乞與諂文之下也。那爲之矣

人蓋有此恥不炳泰火矣。抑知諂名乞利八股先爲厲階

○○○題春湖詞

肯笑紅粉心長節短。氣短西湖不然。節俠心即紅粉心。拜岳先生親成繞過第一橋揮眼嬌粉。以此三十章牽惹湖光消去一半。夫縞衣綦巾齒于蝤蠐。裘儀叱咤。傳云義憤緣紅粉心不與耳。初抵杭忽見掠草人如覩西湖面。古今懷古詩。鵲鴣宮草。一經摹擬便成醜惡。詞云見說當年歌舞地錢塘三日斷江湖。使老勁他詩稱是。月之十。泊岳墳坐樓舟。美人躍馬如飛電。琵琶消盡第三橋。歸作

春湖詞序。

四時有湖。而獨詞春。猶是紅粉心長。

言之忠憤 [illegible] 且竹死

○○○祁司馬藏書約跋

山谷云元濟在東坡雲霧之中風氣殊勝由此觀之人豈可不擇交遊親戚耶先生令長洲溥被災百萬枯魚手掌中用古人一字一句不著先生咄嗟立甦以此知先生真能讀書今官司馬盱衡軍國疆圉大計繼自今晉陟卿貳諸韜畧必不索取竊簡中卽先生上下經史數年來與蒙商量宏饒胸中具有完書而不以示人頃先生使事還里及浦口下纜數易朔鱗鴻往返必辱千言如決西江

之水然惟黽勉勸讀書而亦不輕以示蒙頃方下竟峯奶音自金陵來紫氣浮動私計函關五千開械莊誦僅約藏書以知此先生之神遠矣蒙自屈首受書當其得意如逢故人疑難交送方據梧冗思書輒掉臂不顧而先生與爲賓朋與爲婣婭苑囿以居之徙倚以樂之明月以談之淸風以來之而書亦欣且笑于先生之側書于先生如嶺出雲如竹解籜兮于書如藏收羊如山登鷁聽書亦可不擇交遊親戚耶

如此不負所取

書便是交遊親戚何必更擇得意如逢故人今先生已言之矣

黄貞父先生雅詞

武林山水最天下然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傕寫其點綴香艷而非眞色若夫陽春老而桃李飛英清秋淩

而芰荷卸錦烟消雨盡青露山暖霧歛風停藍開水面山則鬱葱抒秀水則澹蕩浮清洞壑幽深神斤鬼斧泉源縈繞竹奏絲彈絕不似塞北山河童然莽然而巳故秋繪西泠卷如一角直令狂士據舷絕倒而毓為入士發為文章可知也況據蓬萊而擅勝泛梅

檻而採芳更吸清秀之氣出之筆端小小結搆自若桄冷泉而聆其清吟顧玉岑而來其潤色岩巉窟杳策杖飛來之巔樹密林幽

呼艇孤山之麓千山浮紫翠大痴染圖一水漾金波夷光粧晚淸新之致澹逸之思不爲大雅宗乎披卷快讀當見西山爽氣撲人眉宇沁人心骨人文山水眞爲天下冠也

武林陸雲龍題

翠娛閣評選黃貞父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記

翠娛閣評選黃貞父先生小品目次

贊

偈

疏

翠娛閣評選黄貞父先生小品卷之六

武林黄汝亨貞父著

仁和丁允和叔介選

錢塘陸雲龍雨侯評

鴻苞序

忽然而來，川湧岳峙。

今夫虛空之中，忽然而有天地。天地中有四海五嶽。海嶽中有丘陵原隰溝澮川瀆，以及于一微一塵。一漚一沫。自漚沫微塵使象而至天池，不可以數計形候也，而總爲虛空之所苞。舉則是虛空者之爲物，就與妙合偶對哉。嘗試觀之。惟人之靈通神明，類萬物，而處然實參兩天地而稱三才。世人往往汩桔束之，波流汩之，故子輿氏有不能盡其才之嘆。世有才子，而後能殺列虛空，籠絡宇宙，竪之爲功，而橫溢之則爲言。屠長卿先生所著鴻苞一編是也。長卿少負不羈，以文章自豪，釋褐成進士。爲青浦令，時與馮開之、沈君典、丁右武諸公相頡頏風雲，睥睨當世，入爲儀曹郎，志業不遂，仍以豪罷歸。而益注其才情于著作之林，幾與弇州新都鼎爭流競爽。晚乃棲心于禪玄二氏。又欲綜

大矣哉，可無所不包。

三教之旨于一毫端。時出而爲笠乾，爲柱下，爲漆泗。霏霏乎落筆爲花，流沫爲珠，玄黄翻瓶其辭，以自愉快。于是析天人，研性命，剖兩儀，綜萬類。漁獵諸子，網羅百家，以及齊諧虞初叢聚譚渢之談。凡書之所有，目之所遊，喉舌之所吞吐，盡舉而載之于筆。蕊其心靈，無所不映澈，而其長才無所不遊。從其塊磊歷落之氣，不覓于名位，而眺覽山川，攄源詞賦，猶不足以適其澎湃浩蕩之胸。讀是篇也，不可謂長卿用才于，亦不可謂長卿不能盡其才。

然在枝葉，不可不惜其才，悉其博。

若已雖然，明則往，往則靈焉託，馳驟歇而才安。歸六秖猶爲陳笨，釋不過傳響。此編即稱博雅功臣，而謂爲長卿易簡理得之書不可也。茅生元儀爲吾友水部□□之子，闡文嗜奇，爰付剞劂，屬予序之。以資同好者流覽，乘愛全書未加詮擇。然予聞之長卿辭世倘云生平一過多言多語，鴻苞等書，付之一炬。嗚呼，霜降木落，則長卿之爲長卿，覩矣。

搜玄覓秘，原古該今，鴻苞已縣宙內之奇。斯序復盡括鴻苞之旨。

〇〇〇寶藏論序

慨夫塵世緣深、真如義晦。故仲尼太息于逝水、莊周妙契于藏山。不有有力之負、孰窺無價之珍。知者不言、而玄海茫如、言者不知、而浮波紛若。遂使沈珠罔象、持璧虛歸、是佛所悲。非僧不渡、粤惟長安釋肇。宏宣不二法門、曰空、曰有、兩際非真、實有真空。愚智同觀、故廣照品第一。外依假合、內緣妄顯、離脫諸縛、證了一真。故離微品第二。涅槃無礙。一性虛通、一念起迷、本際永隔。故本際品第三。列三品以諦觀、攝一宗而互現。微文參伍、散花雨于諸天。妙旨昭融、席陰沉于大地。恍入維摩室。藏無可藏、如過波斯玉、寶得其寶。允列森羅之府。洵通祕密之關者矣。保叔塔僧通本。每勤苦行。獨抱靈心。祭創勝因、作浮生之津筏、微窺大乘、持寶藏之簽蹄。捨等布金、刻非災木、斯亦負之夜半、比于日新者也。嗚呼。書非言表、言豈意宗。參之則披沙得金、執之則剋石非玉。有如詭辨。詎曰神明。欲證如來之因、勿墮綺語之障可耳。

倔體而能流動不覺其倔妙。

成唯識論俗詮序

[illegible]夫識者心之光也日月之光自明以流神慧之識繇心而現識分爲九心則唯一天親授之無著[illegible]爲付心無著賜于彌勒用心闡識頌演論衍成[illegible]無爲相現性舉虛空非假故不知萬法惟識法執著不知三界惟心識同迷影識彼則匪論不[illegible]爾而匪詮不釋末俗與法以俱沈上智併識[illegible]覽此法師昱公俗詮之所以作也乃知心光于衆識如寶燭之出明諸識闢于舉論如逼衛之然燭而眞論剖于俗詮又如秉燭之徹衛護法之說天親慈恩之朗玄鑑昱師之續慈恩可謂並融一宗頓超三界鈞天合響海水一味又何差殊覩乎故知永明宗鏡攝性相以雙圓彌勒闡宗依一眞而舉相善乎無著之詬其弟天親曰汝昔用舌善巧毁謗大乘還用此舌善巧讚歎大乘故知讚歎等于毁謗善巧亦爲空華假令心空識空則三十爲綴識滅論滅即九大爲依說性如滓太淸指相愈添蛇足心行圓成言詮何有昱師密意神而明之信哉存乎其人矣

俗詮俗字妙若非語言令愚夫何處着脚是爲俗子說法

重刻體仁彙編序 代

兵書殺人之書也善用之而有以生醫書生人者也誤用之而往往至于殺以生之者而之殺仁者不爲此非書之爲誤所以用書未全也天地間吉凶悔吝生乎動動必有所自起故夫人之精脉與天地通而物性之爲温凉生剋殺于二變化于五其精即與人通故通乎太素不能無叔和之用而精叔和者方可與言太素人之有脉與藥之有性也俱所謂生乎動者動之得失而吉凶以諭于

是乎爲方爲圖說寫其意以模範後人而所謂生之之具卒不外是將不知兵與知兵而不知天命之有歸其喪亡同世人言醫而不通太素與賀留乎藥性者何以異李廣號稱名將不擊刀斗不擇水草不必救古法律往往迷失道以敗而高談者乃歎息于數奇廓詎知夫營平之上方畧伏波之聚米山谷有不動動必吉則治病者果不可以無方書也通脉訣識藥性證之于方徵而與書命蘇于以神醫之用而生生之道全矣嗟乎世無秦越人安能遺方循性飲上池而見五臟癥結哉是道也其備于體仁彙編一書昔者御史中丞印臺傳公刻之江藩爲德滋廣而歲久編殘多至剝落恭政還素李公淹雅之餘旁暢方術爲補亡訂訛授之剞劂李公殆後中丞而有功于叔和東垣以生活八術大醫王稱能仁者矣雖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如慾李廣之敗謂必方書活人則霍嫖姚有言不至學古兵法顧方畧何如者非名將也耶書神于用用神于心若無仁心吾見劉子之濟天下也用書未全大有責成

○○○歇菴集序

夫人具天地之心虛而已虛躍而爲靈靈通而爲道道演而爲經經散而爲文而詩賦傳記序述之篇溢矣故文者道之器而虛靈者才之舍也文不明道不發乎虛靈之源即鑄金石爛雲霞垂不朽之業聲施後世亦才子之文耳已然而風氣所嬗迭相斯霸波流所扇徧理而王故才矜其道者秦漢之文也理掩其才者宋文也我明之有北地信陽下邪瑯琊輩也負秦漢之鼎而覇焉者也其有

金華天台毘陵晉江輩也握宋之符而王焉者也大雅哉約奇淫而振靡蕪其孰能軼之雖然虛靈之妙至道之旨其合離離合吾不得而定也三代而後其人實難吾于漢得董子焉唐得韓子焉宋得歐陽子蘇子焉吾明得陽明王子焉之數子者吾不謂其吐即經詠即雅然而董之醇韓之剛歐陽之逸蘇子之通而陽明之悟于道皆殆庶而出入于虛與靈無滑也自陽明子殁文士輩出近亦有增埴秦漢人而俎豆宋人者然才爲才矜理爲

以理馭才而才必根理夫亦何疑

理掩二者皆譏乃今得之周望陶子矣陶子于文有史漢有騷雅而長于序記其譚道證性畧物綜事刱如也于詩爲陶爲柳間爲長吉而品置泉石嘯吟烟雲超如也其才不敢謂出秦漢諸文人上而取理出新不爲宋人之掩學陽明子而不爲辨說得禪之深而一秉鐸于孔氏無跡踐形摹而虛靈之所契追琢成文游戲成解結撰成法篤古而稱時卓乎爲陶子之文行于世無疑也陶子淨寂如處女清瘦如山澤臞而緣法之機流露眉宇捷

歲十七啓勿十三模楷人倫而不爲標經緯當世而密其緒臨殁無散亂亦無奇特啓手足而脩然已矣嗟乎此所以爲陶子也所以爲陶子之文也

王爲理解覇則才之謂也石簣主理而不騁才則籔活即才自應理承仲舒陽明才與韓歐蘇氏比肩矣

今名士之所以表名

誰云深文亦見其眼

氣或無文乃文則不可無氣

○○○金玄朗於詣序

世所稱快士。脂韋磬折。能爲佞士大夫。閒闒翻頰舌。不且箕踞嫚罵。先強貴而藉口灌將軍。令賢者辟色。不肖者倖席。嗟乎。灌夫寧易爲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始吾不知玄朗。以爲流俗人耳。既目擊玄朗。亦以爲夫夫使氣。即才高不可近。迨余困公車歸。從雪上茅薦卿讀書。而習玄朗者日久。觴詠之暇。間握手評生平快心事。與千古豪舉廢興得失之際。或呼可兒。命童子進巨觥。或髮上指語咄咄不休。四座爲之爽然。及余再過吳門。覽玄朗所爲結游一編。生平交契具在。皆當世風流廓落雄駿之士。乃知玄朗鍾情之嗜。不啻菖芰。而世往往以目失之。悲夫。昔者王太史季儒之序玄朗曰。王先生之結襪。乃絕意于衆通。灌將軍之罵坐。終見志于去就。嗟乎。季孺死而知玄朗者希矣。玄朗詩似漫不經意。而雄快剴麗。故志成象。慷慨筆墨之外。酷似其爲人。不知其人。視其詩。不知其詩。視其人。以此兩言作金生鍾期可也。夫灌夫有氣而無

文玄朗直韝筆使之矣。

是一豪爽俊快人士。不直序其文。即以傳其人。

灌夫寧易爲也。正不令狂夫混迹門下賓客。灌夫獨存。夫直一狂酗使氣者哉。以訢嫺取名。直是色厲。灌將軍若在。必且奴視之。

○○○十賚堂文集序

余每讀古文詞六經為奥窔史漢為堂皇而唐宋數大家則門戸托焉不由門戸而遽可躋堂以入于室者惟鬼魅盜賊耳士大夫窮年兀兀志古人之學為古人之文而不惜與鬼魅盜賊等爲可長歎而痛哭也夫空虛悠謬高論玄微以逃于形埒迹象之表非鬼魅歟[illegible]字築竊佔飾今以自緣[illegible]收非盜賊歟此無異故不得其門而務虛聲[illegible]出此下策耳若吾門人茅孝若氏可謂得其

門者矣孝若天挺異才而世鹿門先生業于宋唐大家書既以明英吐華又侵淫于三史沿泝六經故其為文俊韻朗氣湛識古姿追攀往哲凌跨一時昔人有言老夫須讓此人一頭地余于孝若亦云雖然不獨文也孝若經營幹濟之畧塡胷滿腹好奇策知大計如三上許司馬書及去春與余論聚米活流民事慷慨奮發語[illegible]要害非書生也嗟乎使我孝若簪筆立朝以文章經世務其建立可量也哉

明示去從將引鬼魅賊盜為門下士雖然猶恐其自堅門戸而不受冶也

○○南宋史俠譚集杜小序

宋進父用杜歌淺把涓涓酒二句作飲酒詩十六首而南太史承與竟集杜句爲之得三十首兩公俱稱絕調而爲太史更難何者我與我周旋易而我與人相代而竟作我非諧情合體傚性經才不能也昔莊惠游濠梁之上惠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請以此下一轉語曰子與非少陵者安能集衆少陵之爲一少陵而又有我在也然則古今才子非詩非酒而有

所以爲詩酒人之雄者覽斯集可三歎焉

非古而有我在則用古不爲古用硬用古者可以醒矣

○○東皐子集序

東皐子放逸物表游息道內師老莊友劉阮甘酒德詩妙晉魏以來罕有儔匹行藏生死之際遙遠眞素絕類陶徵君爲文中子弟無擺置名敎之跡而意誼不拂亦無於陵仲子辟離之識昔巢由拱執于堯代曾點希瑟于孔席東皐似之矣焦弱侯先生每向余言東皐子集宜與淵明集並傳顧兩集已有善本而此集獨缺先生乃出以授余與余友高孩之相賞莫逆余乃轉授鮑生元則繕刻之

吾輩淨眼讀一過其爲爽然勝讀鵩鳥賦遠矣

隱不違人貞不絕俗便是無功定評序誠發其要

鹿門先生九十壽序

嵇叔夜論神僊家似特受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背疑其言若附則世倘薰染練脩之術何異塵飯不可服食又少時習腐生言稱宣尼動樂靜壽之論往往卜年于靜不悟夫形靜而氣動動有而靜行故金石有時而敝陵谷有時而遷而寒暑之息綿連如環無有窮期則是氣爲動齋動爲靜樞其理居搯其勝而論者偶未發也王喬羨門其人世不曰見無可爲信壽命之士夫神仙家不逮

說非枯株

有足以治斯說可以無爽則鹿門茅先生其人乎方先生年幾七十時汝亨與宮寵得昆弟爲卿父事先生而升堂下逮于今又廿餘年矣先生六十年以前其鴻騫虎視馳驟當世之氣雖不盡視然讀其文吞吐千古汪洋而浩蕩譬則河漢也自起家名進士令吳陽以至搗夷西粵解兵北趙其豈異之勳慷慨雄宕之略又譬則川瀆漲而山嶽撼也今其賦閒居老耄雷上且吾聃尚父柏肩窮熊戊之日將無勸動而抑情念强涉希靜之塗先生

如此銷日壽殊不訝

任性無机何動非靜

不然也不史漢莊老則陵博棋奕不賦詩校秇則持籌課業不賓客談讌則林園徜徉不多飲飲輒醉不然臥臥輒安其嬉笑怒罵或煖然如風無停陰而轟然如霆無壁陽其精氣無片晷駐不告匱乏其耳目肢骸筋肉無一日於廢而不勞任性所赴與萬物作外不來事形內不留機械腰霜之念醇白之腸日謝日習日用日不竭其猶戶樞流水邪一闔一闢動而不括一往一來和而不滑先生于天地間豈非所謂得動者爲而壽者機乎不幾

于叔夜所稱受異氣稟自然者乎此豈在黃金白石間哉期頤以上吾不知其所止也若先生諸丈夫子俱名才而繩繩足託不朽會玄蘭芬玉潤酬詠千秋之樂客有道之者矣

書史非傷生之具使不攖心于此便有蕩之者矣便爲失之因矣可使西粵北趙而得竟其用不有津梁之疲乎是忌我身者正壽我身也

孫鵬初先生六十壽序

昔歐陽公起諫職爲翰林學士遂登二府然思頫之志未嘗一日少忘每有蹉跎之歎自謂日漸短心漸迫有志于强健之時而未遂于衰老之後蓋是時年已六十矣使公得乞身二十年之前優游琴酒上下林壑以遂其初志公之自得有十倍于歸政之日者矣此予曏所謂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也華容孫先生鵬初氏以館職知諫院爲時名臣忤政府意一時被放

者三十餘人而先生獨蕭然自得以著書爲樂將二紀于茲矣秉銓者思得社稷臣往往搜遺逸求故舊先生之名既以聞于天子熟于士大夫之口而不即用過論者以爲道之將廢孰知消息之數治亂之候固自有所待而達人之高致又有不以彼易此者乎先生之爲諫官也海內多故元昊未貞黃河以南大旱而島夷鴟張求貢有窺中國意先生諍甚力先生之功名已著顯于社稷而始忤宰相以去雖經綸多所未竟而貞白一念自許以

老被且遂一至于此

許國固已無憾矣方今朝堂絲爭玄黃血戰凡屬銓衡臺省之地者朝不保暮此爵祿榮名所以爲禍患而漸失養壽命之原也夫紛華馳騖爲慘之孽恬愉安靜得壽之理先生優游林壑高吟著書有閒居之樂而忘其放逐之苦嗜欲淺而天機深古之眞人所以恬神養年也今先生甲子一週期願無算始基之矣公子武選君轂沉毅有大略留心世務與予敘兄弟之好故知先生立朝大節爲詳山中謀書屬僕得先生遂初堂集而讀之益知先生之志有超然于爵祿榮名之外者故敢以予曏之所以賀歐陽少師者賀焉

急則趣之補已敗之局緩則逐之誰與收未竟之功未見楚有材而世用之也阨先生者亟所以老其天年然爲先生慶自叹當爲國家惜也恬神養年亦不獲已之詞

○○○壽鶴亭羅翁七十序

鶴亭先生今年秋九月七十春秋矣居嘗善病坐不離几行不離杖食飲不離湯藥諸丈夫子焦然有不寧之色什一滋喜十九滋懼季子大儒從余游爲大儒友者謀所以壽先生而無能解于其懼惟季子是亦欲得諸君壽庶幾一日之養而不能自解于懼諸君前而啓余余何哉則汝亨爲解曰季子之不能自解于懼也以情掩者也二三子之爲季子分懼也以形掩者也抑知夫先生病病者之未病乎先生有壽術三吐內陰陽之沴不與焉機事不搆機心不作廉取啬予游賈人而仁義存宜壽一惟孝友于致柔和心太丘長者之風作式閭里宜壽一田荆在前謝樹在後森森郁郁無憂于身無憂于子孫其寢不悶其覺不驚宜壽一且廣成子不言乎毋搖爾精毋勞爾形此兩言者生人不能惟老與病天實佚之能者養之以福備純白抱精衛而佐之以藥餌于是乎耄耋期頤自枕上得之此所謂病病者未病者也二三子乃蹶然

保形亦幽雲

不撓不作不闘不驚所以壽原在形外

雀躍而起曰有是哉先生之言也向者觀季子之色上縣層崖下臨虞淵今而后知羅翁之壽也坐不離几安于泰山行不離杖適于康莊食飲不離湯藥呼喬松而友軒黃然則先生之有大年也其猶扶桑之日也諸丈夫子後先生言溢喜捐懼當不啻獲隋氏之珠和氏之璧于是乎割鮮治酒漿吹笙鼓簧進而稱千秋焉

五福曰壽曰康寧病不可云康寧然能戰兢于病中不外攖以延其生非壽歟故亦至理所寓而非無聊之詞也

爲者以文字博功業非者以功名成惡業日誠業也

舉子業乃業之始終

壇石山素業三編序

蘇子瞻自言我今惟有無始以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如人善博自云是巧不知是業則今世所爲舉子業文亦口業之一端余不能爲巧而莊語法言庶幾斯道抑又未能則亦不可不謂之業自與諸生鉛槧山中若而年今設不能謝絕官下無始以來我不能知其亦所謂結習未斷邪伏波老矣而據鞍上馬以示可用何爲也水以造波波還爲水性率爲習習亦成性俗詞

立誠爲業妄言綺語亦爲業等業耳造者其誰旁觀之人不得而與也生心害政生政害事自舉子而服官設于衆流于物其爲妄且綺不可勝窮如纍塵岳如蠍毒皷百千年而不化則豈惟口有業而身爲蠱可畏哉余亦嘗自觀省思維自余爲令一日之間呵罵嘻笑習氣紛作造殃積悔隨消隨長者亦不勝計則庶幾口業中之舉子一業猶爲流塵輕霞薄乎云爾隙明偶開片語乍會或未甚墮妄綺之辟宜乎諸生之謬而習余于壇石山與習余于靈鷲山無異也壇石之山月有會向從余游者有累年不相通四方之人或各以其幽箴所便而至習心相習余亦得縱觀之而錄其佳者若干篇題曰壇石素業三編業仍其素其亦藉是以逃于口業而又安知素者之不爲妄且綺也

世爲炫爛之世界而文字造業之始甚示之以素辨之以業可折妄語可斷綺石

○○○玉版居記

鍾陵民儉境以內山川城郭半蕭瑟絕少勝地可眺覽獨城南山寺名稱勝者去城里許徑窅而僻都無市喧惟是苔衣樹色相映寺殿亦淨廠可坐前令於此集父老或諸生五六輩說約講秇而寺以後方丈地有脩竹幾百竿古樹十數株爲松爲櫪爲樟爲樸爲蠟爲柞爲楓及芭蕉細草間之四面牆不盈尺野林山翠葱蒨莽蔚可鬱而望六月坐之可忘暑滿風白月秋聲夜色搖搖墮竹樹下

便是勝處

間以吏事稀少獨與往還覺山陰道不遠亦自忘其吏之爲俗借境汰情似於其中不無小勝因出餘鍰命工築小屋一座闌櫺牕四周牕以外長廊尺許帶以朱闌下薙草砌石可步可倚最後隙地亦佳覆樹似屋據而坐亦近乎巢樹鑿坏之民而總之以竹居勝即榜竹爲徑題之以小淇園顏其居曰玉版里父老諸生未始不可與集高客韻士與之俱更益清遠閒覓閒孤往亦復自勝不佞令此地無善狀庶幾此袈裟地片居爲政林下者云

爾已矣昔蘇子瞻邀劉器之參玉版和尚至則燒筍而食器之覺筍味勝欣然有悟蓋取諸此也寺僧一二毋見多酒態不知此味子瞻亦不可多得嗟乎情境曠朊雅俗都捐亦烏知世無子瞻玉版其人也刻一石刻玉版居約戒殺戒演戲戒多滋味戒毀牆壁籬落砍伐摧敗諸竹木願後來者共呵護之有越三章者不難現宰官身而說法工竣爲壬寅秋九月

令人心想欲清涼

皆蘊兴摯

初篁帶粉搖新色老葉迎風送韻聲

○○○ 岑山游記

岑山在興安境境之左曳與轉級而上可三五里周遭皆小山林木薜蘿與衣裳相鉤帶登山時日落山隈烟浮樹杪如置身青霄中乘餘光急探山中之勝中一洞如佛獅子座洞口昂首有鼻卷文如螺似天爲之左爲龍乳泉瑩色如玉微微滴溜下如乳味不濟而濃重又似美人微汗淩淩不收其右爲魚鱗斑文片片如黃竹葉所居窅窕即白日必秉燭入之乃見俗亦名仙巖旁有翔脩碑以

木爲之係天順七年其楣楼楼如古琴其文斑駁斷連亦如老桐琴文予目中所未見又轉最上峯爲禪堂堂踞岑之頂信州山水可攬取盡借山僧不能指其處惟蕭峯近一矚目即至前堂僧焚香宣梵儀律清肅是西江叢林所少次早下山入信州矣夫岑雖小山然境近而踞幽勝其巔可攬衆山則亦足方仙巖可作姑山兩廡哲配也

摩詰之繪幽澹畢呈

○○○ 浮梅檻記

客夏遊黃山白岳見竹筏行谿林間好事者載酒從之甚適因想吾家西湖上湖水清且廣雅宜此具歸而與吳德聚謀製之朱欄青幕四披之竟與烟水雲霞通爲一席泠泠如也按地里志云有梅湖者昔人以梅爲筏泛于此湖有時浮出至春則開花流滿湖面友人周本音至遂欣然題之曰浮梅檻古今人意同不同未可知也書聯者二一曰湍迴急沫上鏡錦雜華浮一曰指烟霞以問鄉窺

林嶼而放泊每花月夜及澄霽山陰予時與韻人禪衲尚羊六橋觀者如堵俱歎西湖千載以來未有當時蘇白風流意想不及此人情喜新之譚失我輩參廓湛妙之觀豈必此具乃與梅湖仙人爭奇哉聊述所自以貽觀者

自是韻事何減蘇公一葦

題戴生病紀

往予與葦航禪師山居時。偶言昨夢不祥。柰何渠曰夢已勿憶。憶又一夢也。又言病後亦勿憶病。予以爲不然。夢而憶夢。則憂虞怦營。無所不至。佛氏所謂顛倒夢想恐怖。將不解病後勿憶病。則追欲償好。見猴而猴。臂後將不可爲。蓋憶夢痴癡。勿憶病病忘忘之爲身害滋甚矣。雄霸無過齊小白。而[illegible]與之王無過劉秀。要其創基保業無他術。管子曰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馮將軍亦言願國家無

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善哉戴生之爲病紀也。其亦檻車巾車之意乎。涉冰知寒。爇火知熱。前車覆。後車誡。可以保身。可以廣業。戴生而自讀其所紀。勝于讀岐軒素問。嵇康養生論多矣。或曰雨過爽來。太虛豈無忘雨乎。予笑不答。弟喜戴生之能無忘病而書之。

有可忘者。有不可忘者。知病卽藥。不忘正縱恣者一服十全九。不獨光明眼藥方可療世之瞶

漢

題懶園記

天地間人懶者多矣。而獨一嵇叔夜當之。懶亦未易言。眞懶者世外。而得身外。身而得性。性便神逸。形骸不能束。塵鞅不能紲。故足尚也。叔夜之懶見于絕山巨源一書。鄙薄榮進。遺棄世俗。卽肢體骨節。非其所檢。而于琴于鍛。于往古高士。于當世之古流佬品欣然有合。率爾天放。此眞懶者也。吾里有茶心卿。亦以懶自命。卽以懶名園。與予玄對山水。而尤寄興于書。所逢曠達之士。醉眠任意。而

亦不宗見俗人。酬俗務。卽楚楚風儀。而頹然土木識者謂心卿之類叔夜猶長卿之慕相如。有之似之耳。余笑謂心卿。請以子之園。以寄天無懷爲懶祖。巢許卞務而下。若子陵淵明嗣宗叔夜一輩人高列兩廡。若五斗先生之祠杜康配以焦革。心卿卽于此中添一座。且若我作懶侯附庸如何。心卿亦笑不答。遂書其語去。

詩云莫學嵇康懶。嘗未得懶趣耳。

○○○題岣嶁僧卷

世多病李岣嶁山人隱不離俗乃其廊房化朮斷據泉石之勝不可謂非靈鷲山功臣也山人死業亦漸圮壁之色泉受虺逝者亦多黍離之歎矣嗟乎茫然塵世誰爲巢許倘令復岣嶁故吾亦足爲吾黨揮塵之助因與馮太史開之倡此議經營玄事即任僧啚江領之啚江禪林之俊非能募緣者故不令之向齊大行乞也一笑

巢許何必買山而興衰起廢亦是美事

○○○題念松和尚行卷

汝云念松松作何念萬籟流雲十尋掣電孤起無緣草行不亂霜落水寒念枯根現

大有理解

○○○書印空上人卷

子瞻治郡時每言過緇門人宜愛護之加于齊民近世戒僧少而生産肥身家之僧多官府亦遂從而賦役之使子瞻之言不驗玄風墮矣余嘗言高僧難作貧僧易作而近世能貧者亦不易過吳興乃見其人曰印空者其人通明事藁脩遠近文雅之道前之士喜與之游而貧甚士大夫賢者如沈中丞觀頤朱侍御君采輩相與捐貲買曹氏數畝以饘粥之從可送日而止乃知緇門有人不患世

無子瞻也因問印空無糧乃足古德所謂臨行將得去者何在印空笑不答

打得貧字破心便無累事矣經營既無送迎亦絕便與高僧近矣是爲諸禿說法

○○○跋陳白陽阿房宮墨跡

米南宮行草頗得晋人之神而京兆從橫下筆不減南宮道復此卷如六王畢四海一起筆數行神酣色飛即京兆可為讓席至妃嬪媵嬙以下腕力多散世或疑非道復真物非也唐名將薛萬徹有大勝亦有大敗此為道復勝中之敗未可知不宜遂掩名將風氣

不當以成敗論英雄

○○跋陳仲醇讀書十六觀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孔門直下了手語也讀仲醇十六觀亦何必空語言文字乃為妙乎如云所讀者古人之糟粕此老胷中猶覺有精玄一義在讀十六觀者共作此觀

總在故紙中作活却不要在故紙中作活

○○○偶語小引

孔眉心澄一泓筆落衆妙著作非一種忽有搖落不偶之感乃作偶語為是不偶而寓諸偶風緒觸物竅籟相宜予戲謂孔眉此箋潔畔之吟出于憔悴當是苧蘿美人病而生嚬嚬乃益美耳

新詩多向愁中得綺語偏從靜處生

○○○姚元素黄山記引

我輩看名山如看美人顰笑不同情怡約態同體坐臥徙倚不同境其狀千變山色之落眼光亦爾

其至者不容言也庚戌春晚予游黄山有紀有[illegible]三十六峯之美畧盡而元素後予往以秋時所爲紀簡而整有與不同者取境使然海子光明頂上元素獨饒取而予所快覽丹臺之雲氣與若筋上下之峯幻元素不盡也雖然亦各言其美耳也夫美人入宮見妬而吾輩入山豈相妬耶書之發覽者一笑

千巒萬壑日異月殊人各自領何須相襲

旨可浮雲 於風諷之

卷之二

○○○毁論

古之揘道術者未有不得名者也得名者未有不得毁者也名與毁世之所立也揘道術者不與也佛氏而聖者名之曰寂滅而天下以爲無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道也老氏而聖者名之曰清淨而天下以爲翕張取予之間有陰謀在也吾儒出而名之曰中正而道德仁義禮樂立焉然而曰黨曰諂曰佞當孔子之身已不能免矣葢莊氏之

言曰名者實之賓也余則曰毁者名之仇也實者外之道無心而至者也仇則有心敵之者也無實故無名無名無毁名之曰庸人孰莫甚焉立乎無名無毁之間聖人目之曰鄉愿鄉愿德之賊也庸則委之賊則亂之使天下莫得而聽聯以趨于亡則聖人復生焉而名立世復有甘心者矣

寧爲蘭折莫作艾榮正此旨也索一娼嫉人而不得毁又何傷且毁者完之因也

○○○毁論

聖人非無毁也非必有毁見聖人也亦非必因毁而勤脩之之謂聖人也東山之謗崇侯之譖于西之沮非聖人被之與毁以名生者也名以衰世立者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其奚毁之有名歸之而不能辭好名而名不歸兩相憂而毁生焉然聖人不求名也因名而得毁聖人之遭有不幸也非必毁而後見聖人也德脩而謗興道高而毁來衰世之言也責己也重以周待人也輕以約而以爲是

足以無毁乎此非韓子之言也君子有三自反也曰我必不仁必無禮必不忠是因毁而勤脩之者也是猶以毁動者也曰此亦妄人也已與禽獸奚擇哉其猶以意勝者邪非聖人之言也聖人不憐而教之則明誅之烏忍妄人禽獸而避之也蓋夫子之言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夫不見知則不能名之又烏能毁之不毁故湼而不淄

[illegible]却是至理

陳平

曲逆侯出奇計者六而天下莫不多其智也寓庸子曰此智盜也能陰而不陽竊人之有以爲已有也何以明之彼棄魏而楚而漢以護軍爲市而竊其金也滎陽之危以反間得脫然而黃金四萬斤漢王與之而不問出入也則又以滎陽爲市也漢王怒淮陰侯之請王也躡漢王而卒許之又竊于良以爲功者也淮陰侯無反而不足煩雲夢也誠反而以兵襲雲夢即召之不來召之來無反明矣

而因禽之則又竊淮陰侯以爲功者也開平城之圍有大功焉昔者張儀不詐鄭袖乎則張儀之智也斬樊噲而以身幸呂后而留宿衛也聽王諸呂而漢幾亂此又竊漢以結于呂氏也微王陵微朱虛侯平安劉乎呂后不死太尉不得入北軍平安劉乎呂王而竊漢漢留而竊平呂以爲功錢穀訟獄之弗知又竊丞相而嬾之免絳侯蓋平之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平亦自醜其智也夫竊物夜行而晝伏欺人所不見而負之以走平之智類是乎然能愚天下之人奇其計與子房並稱而竊智名也故曰智盜也

盜智二字即百吻不解豈曰深文時無英雄猪子成名畢竟逃不過文人眼底

王孝廉傳

王思默孝廉以貧勉就長興廣文未之官而困窮病以死故仍孝廉稱也孝廉王姓諱道得字思默先世檇李人大父守泉公徙而武林父小橋公某舉三子思默其長也生而敦龎樸質無辨言自幼學礪舉子業即疏理循洛不為華誕譎弱冠補郡諸生試輒道等絕類辛卯李榭兩先生典吾浙試所收必精切雅馴之士浮薄者落而思默遂薦于鄉余亦附鵲起人謂思默逢年不難掇一第數奇

七上公車俱報罷思默自為孝廉恥有求于人即有欲詣亦吶吶不出無以當縱橫閉戶自守泊如也以是人多稱思默長者然無能為助貧困當耳又不以貧故薄倫人倫事小橋公最歡居母張孺人喪不減澹沖事繼母范如事所生束脩之入罄以供啜菽不以累諸弟而先世遺產又俱撝讓無所取二十年寒儉一日其為孝廉無異其為諸生也自小橋公母范相繼逝殫力大事貧乃日甚思默益無意世事晚而皈依雲棲師脩梵業亍嘗遂

孝廉而長者固自為助也

顯揚以異見者自興耳

思默山寺從緇衲頂禮焚誦及飯蔬啖津津若素每向人歎服而所知謂思默未展世用強之北征思默謝出無車復醵金勸駕思默不得已驅車北謁選人得署吳長興諭與以肖嶺代耕而疾作矣同年吳仁仲韋為之資行李輿而歸顧已不可起得年若干嗟乎天固不可知令思默猶是諸生牖下無出入風露之勞尚可以老日月又使其壹意學道堅吾棲之棲蟬蛻一切而游於寂寞其于生死之際當何如哉如此而死是稱孝廉者也

功名累人

果足絕世

寓生曰貧者士之常而貧固能重士者仲山戚身于新野史雲仰脩于萊蕪即思默居官下不屑不潔其何救于貧哉歸而一丘稱貧孝廉以終賢于五鼎食遠矣

孝廉而能貧貧而能親親是真孝廉也宜傳之以風

○○○苦貞婦邵氏墓表

邵氏者何，高隱邵虎闇先生女也。稱婦者何？邵氏年十七歸于顧，為顧生獻婦也。曷稱苦也？邵氏不得于姑，不可言也；不得于大夫，實有參閒焉，而棄之。計半之逆，質于理。司理胡公曰：婦姑無訟，類反唇邪？且及邵。已而明姑所以，慨然曰：非其罪也。令顧迎以歸，載鼓琴焉，而姑惡其反也，弗婦也。顧亦終借姑而簧之，弗妻也。閉一室如閒室，餓而飼如同犬豕，褻若犬蔾焉。凡三年以死。誰謂荼苦，氏茹之矣，是稱苦也。稱貞者何也？顧弗以為婦，而邵氏終為顧婦也。其父若兄迎之歸，其母哭而牽之，弗歸也。歷九死而不悔，若曰與還邵而生，寧為顧也因而死也。死而其兄中于理，司理孫公亦曰：姑不可問也，倚姑而明之，非婦志也；夫實有他而死，其妻不可耐也。聞于學使者陳公，陳公禭其衣，揵之而悲邵氏之忍死為顧氏婦也，令顧以禮葬而為之墓焉。士大夫聞而悲之，聚而議曰：古今稱貞婦者多矣，其夫生而諧焉，死而靡他，死于貧，死于寇者廿也。夫在而絕之，而困辱之，卒死之，可謂極否矣。苦不可貞，而氏貞焉，其義在箕子之明夷，被髮以奴，苦也；為殷三仁，貞也。婦道也，臣道也，予故書而表之曰：明苦貞婦邵氏之墓，令後世為人婦者知所處焉。

筆宛委以肖其苦，亦古勁而如其貞。

項貞女哀辭有序

項貞女者秀水人父共許字吳江周孺文死之者也凡百君子莫不珍其芳潔美其從容褒著文采彪炳人倫而曲士謬束中庸嗤其苦節嗚呼不食祿者非王臣邪謂未爲孺文婦也者彿死孺文也能爲孺文婦也者可後孺文死也是西山無餓夫之徵延陵無季子之劒也嗟乎死生大矣名義邈然夫杞哭崩城思婦之極哀荊屍暴韓俠魁之餘烈猶愴然悲壯想見其爲人況貞女哉余故憐而

歌之非能擬騷人之賦聊以抒槩士之悰焉耳

媛媛兮淑女言歸兮于周矜禰兮未結伉合兮將謀吉月兮辰良于飛兮綢繆旻天兮不弔君子兮離憂驚聞兮潛怛慽慽兮含愁藥石兮亡從素沁兮有求顉哀哀兮沓沓穆默默兮玄脩倘百年兮有期願一七兮爽猶嗟夫夫之不辰兮年之弗猶賈誼才而遜天兮子淵喆而云亡顏玉樹之先摧兮稿蘭茝之芬芳寂悸悸以來訃兮孰知余之彷皇將呼天以長號兮猝裂其腸羌丈人之我珍兮厚余之昉黯黯飲泣兮心獨語魂兮其徠兮吾將與侶耿耿愁雲兮傺其寡白日不再兮余又曷顧盈盈綠鬢兮誰則予憐余則愛吾指兮誰爲纖纖爲玉而碎兮將瓦而全雙翼既折兮將焉翩翩宵宵隻目兮于何流連傷哉柏舟兮亦孔之賢余亦婦人兮何獨不然荷厥身之靡二兮胡問爾之色顏魂兮其亡驅兮余斯及爾于黃泉衶留留其不寐兮悽長夜之杳杳彼蚩蚩之莫予防兮惡知予之皎皎倚欄干以徘徊兮慨余心之渺渺魂兮余

其伴在兮亦何以異乎偕老秋悲風兮蕭蕭魂悅悅兮搖搖睇孤燈兮無色撫哀琴兮不調奏一曲兮音絕腸九迴兮欲裂紉素絲兮爲佩紾余懷兮如結騁松陵兮漠漠悄荒忽兮槩咽望夫君兮太息乘冥冥兮余接儵西徂兮之束生不同衾兮死兮同穴亂曰飛鳥于歸兮反乎故鄉孤死首丘兮貞余之所藏翺翔大化兮爲鸞爲鳳精氣無不爲兮爲冰爲霜旦暮千秋兮振振三綱秀川泠[illegible]

[illegible]漂孔揚

子規咽芳樹、玄猿號空山。

序中不食祿者非王臣。一語破黃拘儒之見、

○○○祭王元美大司寇文

嗚呼。歲在龍蛇、天傾東南、國老竟殲。斯文云殘、人倫失宗、薄海涕淚、誰不公哀、强爲公慰。維天生材、子齒去角、嗚呼我公、協氣光嶽、維天錫福、忌盈虧全、嗚呼我公、令德終年、馬遷無詩、公詩罕儔。上迴風雅、下攝曹劉、初中盛唐、沂爲支流、李白無文、公文解倫、凌鑠百代、先秦西京、濱沫瀉潤、南陽盧陵、濟南偏裨、北地方駕、抑王齊盟、漸被華夏。大兒文舉、小兒德祖、攀附名字、不可勝數、冰鑑群哲、提衡

（文選無詩李杜無文以後其才千古一人）

萬古、嗚呼、楊雄汎玄、共行則詖、公行圓方、與道委蛇、東山載駕、馳驅三朝、蟄屈龍見、孰測其高、覆盆既雪、彈冠非榮、下慰厥考、上報聖明、移孝以忠、有乎在道、處爲遠志、出亦小草、嗚呼、萬物之數、無往不旋、盍歸乎來、弇山之間、含笑從之、司馬九原、公生有爲、公死不朽、微言日星、高名山斗、遺澤及世、謝玉荀龍、蔚爲國華、式穀無窮、况夫冥心道妙、棲性玄寂、蟬蛻天壤、千古一夕、白雲帝鄉、逍遙何極、某等託交令子、雁行龍門、末技受憐、奇文共論、文

（[illegible]實與倡）

則在茲。人將安倣。此氣沉淚。大江滂決。絮酒東薦。聊寫悲仰。尚饗。

全才具德。不辱斯文。

青蓮不可云無文。然亦須遜其品。

祭丁右武文

前浙東兵憲叅岳右武丁大兄。以萬曆己酉三月八日坐逝于里第之正寢。六月友人湯若士以訃音至。年家弟黄汝亨裂肝椎心。為位而哭。將齎鏡其涉大江。東生芻絮素巾。馳赴千里。憑棺一慟。而觸紲客塵。棲遲病骨。淚之無從。悲無所託。乃以十月己酉朔越十有七日乙丑。遙遣一介。寄之絮炙。為文以哭之曰。嗚呼痛哉。公遂至是耶。維公奧宇宙間出之才。負天地不平之氣。其慷慨磊落之概。可以移山嶽。貫金石。而可以入世途。其高亮坦直之節。可以動四海。信千古。而不可以及時。貴乃至老。死于睚眦。而終于讒言之可畏。嗚呼痛哉。古今賢豪進退。非[illegible]之故。大略如此。寧獨于公為復不爾耶。方公為[illegible]漳浦。蜚聲卓異。入拜御史。抗章觸忌。寧黜而蹇[illegible]媚逮乎東事孔亟。赤白交馳。帝曰咨爾守在[illegible]。持節東海。詰戎陳師。討我軍實。談笑以嬉。斯其籌策之所簡練。固以[illegible]可見而其意氣之所[illegible]。屬寶惟千秋。此時矣

世事相反何如此

可以發矣

惟鼎有實。我仇是卽。貝錦爰興。芳蘭徙植。帝閽九重。而莫扣溯海一身。兮難測。置之東粤。存亡反側。天下士無知不知。皆爲公扼腕而沾臆。乃公豪氣未除。壯心不已。脫略公卿。文酒自喜。托高懷于雲天。寄心知于流水。亨也辱公腹心是披。于浙之役。巳結襟期。余令鍾陵。時就公居。公授我餐。我先以詩。高談移晷。迫及其私。予既被　命。惶別妻其年兒事。敦好靡移。離愁不勝。涙如綆縻。巳在長來歲。甫乃公顧有陰爲余防者。不遠千里之外。而終不令予知。嗚呼痛哉。如公于我。云何不思謂仁者其識。穀乃德徽之。永辭聞公永辭。無怖無與。開門危坐。云大奇事。徴公不磨英心。銳氣嗚呼痛哉。公身巳矣。公後其昌。公有少子。鳳姿鴻翔。種玉遺珠。貞毓流芳。公且食其報。而重新司馬之構。堂惟某不夭。別促情長。如龍無首。似雁失行。遽聞公訃。涕洟彷皇。秋風江漢。落月屋梁。病骨無能。奠一觴。生憖鮑管。死愧范張。公如嗚呼哀哉。尚饗

右武品格。先生氣誼。俱可想見。
直抒胸臆之文。可以作人悲憤

敘語悽咽萬想

學步有類我我

○○○祭湯若士先生文

嗚呼湯公，才高跡削，詩能窮人，文脩命達，昔在文人，才不盡同，漢魏代興，異曲同工。我明作者，北地為雄，七子狎盟，時流趨風，譎沫拾濡，其波如飈曠。無眉目，乃不自施，嗚呼湯公，大方長笑，睥睨千秋。自闢堂奧，英靈鬱秀，尊古得道，大雅擅場，好辭絕妙，聖言霏霏，大言浩浩，名流寓宇，垂光分照，嗚呼哀哉，余自孝廉，託尊辭氣，已令鍾陵，得交君揖，片語當心，繙知味，論古之人，議天下事，高談微言

[illegible]

每出人意，嗚呼哀哉，余今之來，君乃騎箕，亦有山水，誰則不朽，萬事一棺，空名爾為，嗚呼世人，死亦其常，造物忌名，公名乃當，惟三不朽，孰與文章，是物最神，存而不亡，日月經天，壹視彭殤，君去而仙，予何以傷，薦蘋敝些，我猶我將。

曲寫牢騷，深陳悲憤，賈生之泣三湘，歐公之表瀧阡。

此為仿境

[illegible]

○○○復與用脩

懷足下意，非楮墨可了，彼此窮愁，亦復默會，姑與足下陳說兩境。泉聲咽石，月色當戶，脩竹千竿，芭蕉一片，或探名理，時對佳客，滿曠則弟，蓄積阮飛揚，則奴隸原將，蕭然四壁，傲睨千古，此一境也。釆薇顏艱，辟纑不易，內窘中饋之奉，外虛北海之尊，吏復好義，先人守雎，去道食指如林，多口若棘，風雅之趣既減，絲粟之務苟此，又一境也。兩境迭進，終歸撥撥，半是阿堵小賊，坐困英雄耳。吾與足下俱不免，故敢及之，此未可示俗客也。

狀頭金，囊底錢，寧肯為英雄有，則止有困境已耳，豈直吳用脩有之。

相嫌慢去稍作世語

但客疑虛究竟何爲

○○○答介山和尚

僕輩不能作佛門金湯，斷不敢作道場荆棘。前者之通，實欲以平等心行和合事。來札所云相嫌慢去，非但僕素欽公，即二三君子絕無此念。當由仁者自爲動心，或從旁人誤作飛語耳。要之世本無事，以疑心迎之，則杯蛇兵草，何事不疑；以虛心忘之，則聚沫浮漚，何機不化。故廉藺可爲雷陳，仇讐無殊骨肉。火不燒空，波從水滅，吾儒所云萬物得所之道，亦公家究覩平等法門耳。儻賜詑存，存消

挨之補，暇日與公一笑論之，併領永開之教。

火不燒空，波從水滅，只是上人不空不滅，若能空滅，何畏荆棘，何必金湯。

方從此始耳

亦彭京官之苦

○○○與吳子野

乍驚鵲起，復蔫牛後，恐足下喜心未倒也。明年夏可得一令，今秋計乞一差南還。居京師無佳事可爲，惟有折腰、卷舌、冥心、柔骨八字可行，皆非不彊所堪。至于耳目化爲長班，資糧捐之簿公，金谷亦竭。何爲如足下所爲，荷擲東阜，散髮北窗，皆有道無愧之民，豈長安貴人所得與聞。素履此境者，當知僕言不謬耳。允文酒興，何似孟孺筆墨，定佳，爲寄聲千萬。

乍一指示，新貴人意氣欲盡。

不涉境移何知若正惟知之亦不肯作內令耳

○○○答李上饒漸卿

不掛進賢冠，空談彭澤徑，郎本身自笑之，何得開之俗人，只可與足下言耳。句漏仙令尚爲人間愁功名邪？然憐才是吾輩事，弟未知太阿入手否耳。兩生皆識之，而不敢必然，不敢委也。

數行中具數轉折，可云令巧。

答馮開之

邑非難治。治邑者自難耳。世法中所謂賢不肖者與吾輩意大別。世法在華其貴而我輩在有其璞。世法在堂簾之上而我輩在堦墀之下。是以雖耳此言亦觸忤世人但可爲先生道發一歎息而已。山海銷矣將無憂閑戍乎。此又非一縣事。不敢言。不敢言。河陽無花亦無看花人。思湖頭桃葉如先生輩展卧所向眞逍遙遊也。十餘年寤寐李本寧先生遠在天上。乃幸爲其部民。而不得一登龍門。

且往者先處十之徵惠甚大。先生晤時。乞爲道意。此方疥甚。不肖于此亦从不開他齎彥平來。又値旱禁屠。不但不能如長卿臨邛且在齊聞韶矣一笑。

我法之賢世法之不肖也。爲且柰何祗宜一嘆。

破補足徵紛事上有令亦何勝知剩題則卪之幸耳

答吳伯霖

大都官貧民耳而尤媿于鍾陵。不佞向苦行煩。近稍似居簡過此則場事 覲事將紛紛矣。弟此念不敢自負足下能諒之。作令未嘗不任而時會其艱古人以不變塞爲強。此眞捉刀英雄耳。機來則動。動則必變。卽此是風雲之氣。戰時宜堅固之勿令敗。筆大都名將偶敗非怯膽不足。只愁心散散不及收則轉而爲怯耳。故也伏如抱卵。舉則行谷此戰勝法也。古松上人出關與未入關時意味

何若此吾兩人不能有助護持有足下開之諸公不佞亦稍效其月中一飯。其山房卽係幻居。亦應護之在世日此比鍾陵官舍則庶幾常任物也。

官貧民句絕有天理。非有天理人不能道。

與丁甥叔潛

有昌黎子厚諸公郎崎嶇經丘亦成佳賞子瞻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乞兒則吏胥衣冠亦豢龍醢桀割雞政須牛刀便以此言作尊君陳皮甘草湯也如何

隨分而安何煩戚戚。

八股中何能鑑才

復董定所

語溪一晤如逢天上僊人此後便擾擾矣江右故多材而近之文體稍詭士習亦漸澆蓋諸公獎長者之弊而不務長者造就人之實相靡而成見敝去莠全苗一語是造士匡時之要藥鄙念亦不意同之吉安撫饒間弟得其魁桀士稍稍知自愛文章之精沈爾雅者亦皆出拙目即未能盡得而亦不至有遺珠之歎惟是奇材異等可備緩急者幾能于兩屆八股中得之捱過秋事弟倘四大亡恙可徐索之以報耳承示藥語是大醫王慈悲渡人之方不但弟一人當服之吾兄所得至是乎敬服敬服。

去莠全苗大是培壝處但所憑者有司博士之揭則鑽營之大猾得庇所鋤亦微疵小過者何足以勸哉至于八股不能得士固也然拔一二厚貌深情以官府為窟穴者為德行又豈得人是不可不留意也。

秀雅不群

○○○答穆生

不佞廿年鼠技，半生蟄伏，作天下後殿，為諸君前驅，頗以子孟之無學術，城公之拂時宜，為五斗米來，七不堪，方當攢眉，何足鼓掌，而諸君才與時詘，既自困于無聊，道與我同，遂亦喜其有用淪滯之惠，非貧士所將溢美之言，豈主臣能赴，而以千里遠頌，勉為登拜，王途如坻，敢自試于牛刀，未路未平，願共濟其能，劍不佞以正月發長安之軾，與諸君來年成燕市之期，南北岐路，不無嘆息于山川，一味同懷，幸無遐遺，于金玉煩冗萬緒，草答八行，空言無將，神與書往。

一語簡重，而氣軒翥。

○○○醉翁圖贊

酒好友，閉而眼，捫而口，潦倒衣冠，模糊好醜，多不辭一石，少不辭五斗，提擕城外乾坤，斷送人間卯酉，破除萬事總皆非，沈寘一念夫何有，蓋東坡以為無漏之仙，而吾呼之為獨醒之叟。

是一七體，已得醉翁之深。

○○○曹生贊像

其止五尺，其行五湖，謝曹丘則非，非長者，師曹交以此妙丈夫。

以姓立言而語趣。

○○○題達觀和尚小像

一見此老，長安西紫容滿面，揚鬚眉；再見此老，天日西，眼光落地，身著泥，揚眉自何來，著泥自何往，來往不可摸，那箇是和尚，生前棒，死受杖，痛者受者俱罔象，長安天目與此圖，都把虛空做模樣。

得無象之旨。

○○○沈五陵像贊

磊四壁而問其宮，則商鼎周彝落落，一劍而扣

其知。則荊卿漸離。座上客流似北海爲友開口而笑者。若莊周爲師。斯人也。非結鶉咽李之豁刻。斯像也。蓋彈琴須酒之風流者邪。

貌出一箇清雅流。

項于蕃像贊

其外示朴。其中超倫。其握管而摛詞也。曰今之文士。其儐襟而放言也。則古之逸民。其傲然而不屑也。同長卿之慢。其率然而無營也。似藍田之真。其出處未竟。吾不能定子之蹤。其丘壑宜置。吾可以窺子之神。

筆飄飄有遠韻。

三摩庵佛偈

童子沙聚成佛。長者地布爲金。一莖草丈六身。三摩偈遺後人。誰破暗。我開明。青山現古月輪。

復中城寺佛光明偈

寺可滅。佛不滅。依舊谿山古日月。佛非重明。吾爲汝重說。

非重明爲重說。大有解會。

宗韓稚原 自愧詞訂 殷字

○○○為靈鷲山乞佛驅虎疏

竊惟天地定位，人物辨方。爲有羣生，兩亡相害。斯大慈之並育，偉造之同功。若夫人號物靈，虎乃毛族，情均切于好生惡死，禍莫慘于率獸食人。不虞此方，竟罹其毒。咆哮幽谷，呼嘯長風，發聲奔雷，流目鑠電。犬羊之濺血已甚，男女之剝膚可虞。豈天地不仁，以投畀豺虎；將冤愆相報，而毒我生靈。仁術不施，殺機何已。僧某等幸冒人形，叨稱佛子，道不足以降暴，願成怯于捨身，但有驚息，祇生悲憤。

恭惟我弘慈諸佛，正教伽藍，攝受無知，哀憐有覺，化熱血于清涼之境，解釋貪饕，措利爪于莽蕩之墟，消融毒殺，錫我多生之慶，開彼歷劫之冤。辟除山林，清寧廬舍。造物無畏，廣帝好生，如其方命不仁，逞兕爲虐，亦宜招搖大白，麾斥右方，使負嵎之勢不張，咥人之凶遠徙。莫蠢靈而咸若，措人虎于兩安。爲此哀疏，仰于慈鑒。

柔聲紆氣，可令菩薩低眉。

一扣一扣 衆皆已見

○○○幻蟄上人護關短疏

雲居喬上人，舊號若松，茲更幻蟄，受律蓮池大士，閉關峋嶁山房。夫遺動求靜，即非真寂之宗；而息影就陰，斯亦戒定之法。逸防猿馬，妙用龍蛇。但三年聚糧，一力難辦；我輩數與往還，忍不共相持護，隨心作供，結信成緣。若許而不與，願勿虛開。

近來僧以縉紳爲與援，縉紳亦以僧爲外府，末二句直欲搥破其隣。

○○○黄山蓮華庵募疏

黄山峯壁如削玉巖岫錯繡系高無際出奇無窮海內名區所絕少余友吳學憲每向余讚嘆云登有此理此言是欵足爲此山知己然而斷崖懸磴風霧作苦人烟佛宇蹤絕無所學士歎于三過祠子不堪一宿亦豈理之所有也予登臨快暢爲此不無缺陷之歎旁邊華庵在蓮峯之前天都峯之下因得過而小憩望水簾聽飛雨斯亦林中之殊勝巢居之極樂矣而庵右有地一方峯環壑抱聲

勝所集庵僧某公持律食淡誓發宏願欲即此地搆華嚴閣一座焚脩朝暮上爲寶函下列繩牀山扆可棲行鉢斯託可謂造無而有肩理弘法者矣然世人種慳既深布金匪易誰爲長者猛發捨心開般若之妙門作丹巖之壯首見作隨喜聚十爲千猶勝撒手無漿寶山空反[illegible]也託行鉢亦以接山扆不徒[illegible]僧地矣亟施之

曹能始先生

士胸中不能往來千古人眼底不能曠矚九點烟則其見必不大思必不遠論不必暢故予長讀父書已

心有義軒又必方舟匹馬歷九區核其事實攟其胸次史記一書遂爲史宗乃今則有曹能始先生也者先生弱冠遍籍棲遲冷署

得恣覽古今又以大行攤相如之傳跡幾半天下足之所詣目詣焉足之所不至而書所誌者目注而神會焉既集有一統勝志復

有十二代選詩業得一世之人物土風川嶽形勝更又質千古興衰治忽臧否是非以大吾見遠吾思暢吾議論方寸之中千古四海具足其爲文章寧在子長下哉集不勝錄僅拔其小品之佳者要亦融千古治四海而出之者也

旹

崇禎壬申冬日錢塘雨侯

陸雲龍漫題

翠娛閣評選曹能始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引

記

翠娛閣評選曹能始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錢塘陸雲龍雨侯選

閩中曹學佺能始甫著　仁和陸府治玄功評

○○○鄒汝愚先生遺稿序

長松之下還有清風

若使有道可避其鋒亦何非忠烈矣

願爲良臣則忠亦非可強推

予觀古之忠臣烈士片言隻字取珍當時垂範後世固重其人也歟而其言亦有足重者夫忠烈之性得自天者獨完必有一段激昂直遂之氣蟠結于胸中而不可以抑遏恒先時而鳴觸事而發以期得當而報主知匡世道有所建立于將來爲世所不容而卒遇鈇折其光芒陸離終不可以泯沒要之君德爲之一光而世道亦終賴焉或者譏其不善用乃欲進之以道此非眞知人者也亦非知言者也何則夫造物亦至大矣中和之氣稱咸備矣然使其光風霽日不寒不暑可以運四時而成歲功亦何必爲驕陽沍陰雷電霜雪之迭見哉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極盛之中有至衰者伏焉人情安于所習以爲固然而倖不可動變自非察幾于微茫之表轉圜乎瞬息之中者焉能有濟此必

不失其川淚見可惜

非手足之力也猶夫造物之欲變化亦非累積之功也必其宜之于發而發之于言者疾也故善知言者知其根心以及政事知其順理而成文章又知其無小大無古今而皆足以發之不與世俗同

予觀蜀中鄒汝愚之遺稿故自案牘而封事制義爲詩爲文咸在焉夫先生之官非言官也其時則盛時也既而至死之年尚不滿乎三十也眞若賈長沙之痛哭流涕于漢庭而不能以一朝居子平之行吟于江潭而不能以一息忘者豈非忠烈之性自天植之也歟其所撰著磊砢骨立有奇氣而無利守不與世俗同又非由中之言足以發之也歟先生客死稿佚甚多其友人順德守吳獻臣收之傳見于此今其同鄉張侍御岡思重刻以傳于世不可不爲知所重者矣

天下之危倫在厝薪積火上下恬熙不知蟲壞已極明者見未然甚于進少年意氣一擎沾名者哉僅以直言報朱生哉只是皮相。

〇〇〇 古文自序

曾子曰古文時文無二理也秦漢之文無以異于今日之文也古之文也簡而質今之文也繁而無當古之文也序記傳贊之類各有攸致今之文也不暇辨析祗成一論體古之文也是是非非褒例甚嚴今之刻薄者隱譏訐闕非者溢誇與而已矣然則謂予之文其能無剩語與無變體與又能其非之當于人心與而俱未之能也是猶未免有時相也雖然此意不可不知而亦不可不存也噫凡

事皆然舉獨文矣予既以舉業翻刻晉中與蜀生相切劘復取其古文之近于時義者以廣之夫惟欲其與時文相近也則亦不厭其為時矣

高者苟且以獨求。異者阿趨以獻媚狂涵者叫囂以博名今安所得文字哉若成論體猶是有體文字亦當亟取之

〇〇〇 陳道掌日箋序

今之制義大都似戰國策韓非子孫子雍容關雅之度聊見拘迂腥腐之氣然驟而觀之則夫志見脩生鋒稜巉山若見以為可喜倘合數人人數篇而觀之乃不覺其坑塹之壁伎倆之窮須令急吐之而後已何者負趣少也講章家通制義之根柢經生而治講章者十無二三矣經生而不治講章猶農夫之不治殺稱醫者之不究病源也欲其有收而奔效不亦難乎然講章必求為可解而今之

制義必求為不可解講章必求肖聖賢之吻而今之制義必求肖申韓辨士之吻出門而分途久矣治之不必効而不治反可以闘捷此其所以韓不相關也但講章家亦易落套其于理趣本自茫然而好為新奇之說以惑人要之皆昔人之唾餘亦非獨得之見也乃自為惑而以惑人者也予觀陳道掌之日箋不拘拘于字櫛而句剖者或用古語或用微言以剖譯之而自有躍然之妙益理以日新機以時現自然不落坑塹中謂經生之于是取

詩多也可謂道学之自成一家言也亦可
只在尺幅中看風氣何曾在講章上論是非不
源之流雖使蕩成波瀚漾成紋縠險息可作將
息之業而不必求聖賢之心奈何相予盛已
耳。

轉感慨寄之

才之見疾于棄其日遠利也

必投相知非非之所以敗也

林初文詩選序

夫士之有才猶女之有色必其修之于身載之于
家者非一日矣而後為玉帛之所致媒氏之所贄
也苟其上乏明王之夢而下鮮君子之求則老于
枯槁無用不敢自表見不然士有才而必用女有
色而必售則知己不足重而入宮不見妒矣得乎
哉閩中有林初文孝廉者才士也其在公車出於
欲以庸孝廉自處好為人排難解紛乃以無心獲
罪于獄中作文若干首司寇謝公大奇之而察其

非罪也出之于縲絏之中君又耻于失其故物不
欲乞恩求復遐有遠游之役累上書進奇策不報
又以時事謫于兵食願以其身列戎行練甲兵固
根本之地為一旦緩急竟為疾者所紲擠忿而
死噫亦足悲矣今天下本無事也即有事矣未嘗
乏人也一事之起千百人之功名也乎之者衆而
持之者有矜色背援一不相知之人乎我以訏舊
干之彼亦謬為傾倒而目曰才士才士者不用之
局錯也間得一二策善且襲為已有唯恐我之在

傷見之尚欲求用乎予大悲夫君之不早見也予
不獲與君游而後乃與君之子游因是以悲君君
獄中之文予少時見之其爲文也多所自況蓋亦
灼灼于事理矣其不免命也君之詩輒眉篇最著
司寇以之自比海月賦者予與君之子相見適得
讀之病歎司寇爲知言他所作多散佚君之子裒
爲一帙梁溪尤君時純付諸梓以序問予予括其
數語如客倩似春草無處不堪生春風與柳樹年
年是故人無家從寺好多病見僧親曉煙常帶雨

夜月忽啼俞春好年年晚月寒夜夜秋行人遥指
點道是在幽州野水上道路凉風吹衣裳獨憐山
寺月相送海門秋千山風雨裏一任子規啼皆絕
酸楚寥落可詠可傳益想像其有才不偶之狀而
汲汲知已于世也或曰初文之詩所見稱者謝得
其大而子得其細尤得其全而予得其偏是予前
媿司寇而後媿時純矣時純者亦與君之子游者
也

莫疑頻按劍蓋世是荆王知忌我者猶是知[illegible]

者也讀其集而不知其云何且才士之跡不
免有失之誚與亢處安望世容之也 先生
謂得一二善而褒之是猶以臧孫之賢待世

○○王生秋吟八哀序

宋玉有悲秋之賦。獨取別懷。隱侯有八詠之章。非關一序。惟情以相生。故文之不嫌[illegible]也。[illegible]州王生常以無衣之客。爲無家之游。於時[illegible]謝素節。彼輿霖雨。泥而成露。落葉藉乎[illegible]草。[illegible]凉月對之。能無斷腸。旅鴈候虫聞之。能無墮淚。戀哉秋乎。雖更四序以代移。若爲一人而增憯也。於是援筆抽緒。而吟八章。命意則新。體裁倣古。夫秋則哀矣。而哀以禁之。心則鬱矣。而舒以暢之。雖此

成陽布衣。情與千乘。而要各合焉。驩悲同一[illegible]云爾。

倘爽之氣。更肅于秋。

○○○尹恒屈詩序

語云千里一士。比肩而立。志難得也。余數奔走道路。游于山川間。未嘗不亟求友之思。而危得立之嘆也。去年從豫章來。登匡廬。泛彭蠡。渡天門。覽采石。秋盡始抵秣陵。遇蜀尹武部恒屈。恒屈已有先容予者。見遲良久。余驟而得恒屈。而後喜可知也。于是予與恒屈稱莫逆。于木投間。恒屈獅嬾。予性彷彿恒屈。清齋其爲興況一也。予之所友。恒屈之友。恒屈之友。即余之友。其爲交游一也。臨池談藝。

必盡短長。對奕銜杯。迭爲勝負。其爲椅角一[illegible]。囊流水引眺何極。春花秋月。命賞都遍。其[illegible]一也。夫人也。因其所同而同之。則莫不同矣。因其所異而異之。則莫不異矣。予與恒屈之爲人。有不期同而同者焉。而其爲詩。惟日求異以或其同者焉。今恒屈之詩何如哉。其在楚者。非乎在蜀者也。在金陵者。非乎在楚者也。蓋駸駸日異而歲不同矣。古之人如是也。其可量乎哉。予乃走數年。往來幾千里。如見此人耳。恒屈今別去。將歸蜀。泝流而

上直指江源其自三山九華以至潯陽鍾鑄之所則余去年未見恆見時路也其自武昌荊門以至巫峽錦官之鄉則有猶昔年未見余時路也風景不同山川如昔懷人天末扣舷而歌予知又有不容已于言者矣

妙在求異以致其同方得成一家言不則失却自己面目矣

閩中二子詩序

閩中二子皆布衣之徒也言詩者喜以多研布衣云蓋其窮而易苦心使一無軒冕束縛使二無俗客繁禮使三無典要期會使四撓此四者之便又得其畢而易沒身而不貴也則不得不托之遊于以撥山川之形察物宜之變攬跡於古人尋盟于時彥使其道有所寄焉不至於滞滅而不稱夫有所托矣則遊遊則我與物交交則其情動其情動又烏已於言此二子之詩所為作也夫二子者亦背之燕矣之秦矣之齊之楚矣之吳之越矣其所如多不合而窮在一介行李羈旅之往來也而無束縛在不奴于謁其天性然而無俗客繁禮在乘輿而來興盡而返而無典要期會在故其賦勝也有以扼其奇其體物也有以奪其象其懷古也愴乎其悲其命侶也焉乎其詣蓋不能漫然而無托則不能獨立而無偶不能獨立而無偶則不能塊然而無情如是而言謂之有孚孚則貞吉而悔亡矣而遊之時義大矣哉是故易損之三爻曰一人

行則得其友二子似之同人之第五爻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集有焉二子者林叔度吳元谿皆莆人

布衣之詩不懼其卑懼其卑瑣狹隘遊以暢之更能視大人以自得之豈難巨擘一時

送呂參知分守河內詩序

夫世家之子青妙之年武貴而不文文而不美武自好有餘而鮮適用之才武容人不足而致虛憍之誚蓋缺焉者多而兼焉者少矣餘姚呂公者南國良金會稽美箭業傳韋氏經習戴生夙負賈誼之名遂登郡誥之第漸次入洛果躋盈車衛玠度江人觀如堵豈城理郡何如荊胈屈流吏部參司便擬山濤詠度燕臺驗骨朝費黃金趙郡蛾眉夜分白璧河陽司馬漫聞江上花邑滁邑醉翁豈在杯中麴蘖共推何遜之句梅莫香生匪同漁父之歌蘆中俄沿長安直北無蔽日之浮雲大江以南破長風於巨浪者矣茲者河東郡耶即古秦魏之咽喉也林慮上黨即古趙晉之枕骨也自昔關之其地為重以今蒞之其人實難僉議曰吁公足使也

天下日可衛其行矣夫地名單懷斯底豈懷之化水稱沁濟遂成允濟之功少室之花一歲而三開天壇之樹千年而不壞韓陵片石猶堪共語衛水

自泉政可清歌以知音識曲之人憐覓履分香之伎豈能無遺憾於銅雀瓦樓而徘徊於繐帷井幹也與於是不佞爲序而歌之詩曰之子領眾姚群有罔不和辟如珪璋美詎分在邦家鼓瑟調既均俗耳猶不譏況稱同心者篤契當如何矜言將行邁蘼予不躁跎嚴霜澤揚旐朔風翼鳴笳繁華落陽道發業太行車覽魏入鄴都涉衛自朝歌雖則盈古思亦云離念多所願崇懋音仰用答恩波

博而不膠艷而不俳有裘馬五陵之態

○○○丘生稿序

余去年潞河與丘生別生以其所作文欲余題數言余第應之而已未有以復也茲聞關自長安來訪余於雞鳴山下索之不置余念別生一年所矣日之不能不逝也地之不能不遷也友朋之不能無聚散時事之不能無低昂也獨吾兩人相對慰藉如平生詎能忘情哉情之所關則亦聊爲記之而已後之爲叟寐爲感慨未必不因之矣若生之文是非可否則生以爲如是而余未必以爲如是也余以爲如是而人又未必以爲如是也余烏能定之

言外殊有春秋如無枉筆無阿心亦一作文絜閃法也

人能不與
匹然否

可云按本
然師友非
人亦同了
無

○○○錢伯庸文序

今之作文者如人相見作揖曲躬之際潤別致謝寒温都盡及其執茶對坐別無可說不過再理前詞往往重復又如俗人唱曲以一句為數句以一字為數字不死不活希圖延墮及其當唱之處則又草草滑過而已噫此所謂時套也今之作揖不如是則人必怪之唱曲不如是則無人肯節賞音作文之趨于時尚亦如是矣其病在于無師友傳授而少涵潤之于義理徒逞其私臆求作新奇不

知反落套矣錢生伯庸其家師于岳水部之初其至金陵以之初書謁見于予予觀其人不為時俗所染豈非欲隨地求師而汲汲于義理者予媿淺率不足以答伯庸伯庸歸試以其文質之爾師之初之初之作人無時套者也其論文亦如之

向文習于俺自是不相知強作相知語更如逢人枉唱大江東去近則轉紆徐將無近是乎

此序似為今時之藥

石佛神不
済心俗神
尔迁

○○○洪崖游稿序

游山澤觀魚鳥至樂事也比之遊仙焉夫能遣除萬慮任情獨往雖峭壁絕巖迅灘飛瀨與夫猿狖之區百鳥之所解羽栖巢危栗無非寓目佳境者則其心虛而神適也心虛則神舍之神之所含精華出焉故宜靈秀爭說要眇弘肆如太虛之浮雲任其卷舒如洪海之應龍恣其變化則神之所為也藉令有一芥蒂于其胸中雖良辰美景賞心樂事近在目前不啻隔數塵矣況能形之詩歌傳之

好事者乎予性喜遊遇名山川莫不褰糧駐屐者久之今年過南州尋仙洪崖會霖雨彌旬不得窮其幽勝獨取所謂蕭峰洪井諸處一寓目焉返棹入城問南州作者亦有游洪崖詩否則於友人鬱儀氏所得文明宗侯詩一卷而讀之未始不反復三歎于斯人之先獲我心也文明以王孫貴游不耽歌臺舞榭而山澤是樂固已奇矣游而形之歌詩詩輒秀色與西山競爽非胸中空洞神相為用者能之乎頗文明今則已矣其所不朽者在是而

諸公子雅好文，因懇儀氏索余以言，故書是而歸之。正謂余向之侶，不必在今日耳。

不直令川岩生色，又且令梧竹生光。

娵若雖之

予之遊記殊肖祭酒中郎

洪汝含鼓山遊紀序

作文惟遊山紀最難。未落筆時，搜索傳誌，鋪敘程期，洋洋纚纚，堆故實于滿紙，但敷別人財實而已。于一種遊情了不相關，即移之他處遊亦可，移之他人遊亦可。拘而寡韻與汎而不切，病則均焉。紀游如作畫，畫家必須摹古，間復出己意，着色生采，自然飛動，及乎對境，盤礴往往難之，乃以為畫不必似，益遠近位置，木石向背，遐異則礙，理兩不入耳。法既不傷于境，復肖又何以似為病也。友人洪汝含氏作鼓山游紀，余讀之，初若不汲汲于游者，或為嵐翠招之，或為友朋動之，或自崕而迳，或登頂者再，惟隨其興之所適，及乎境之所奏，故其為紀亦不為傳志故實之所窘縛，與夫年月里數之所役，使神情滿足，氣色生動，嘻笑啟譃，皆成文章，以如意之筆，術奇難肖之畫工，此所為合作也。傳詩之爲覃曰，爲者婦人之所有事也，為是詩者詠歌其所有事，而又及其所聞見，言其樂從事于此也。噫，汝含氏之游，可謂樂矣，是宜紀。

遊紀紀我之游也援大人以示棨掠故吻以成何自巳何在要使自我出奇逐令山靈易面則不憂不切不憂尨韻矣

題黔陽令配吳氏畫卷小引

祝辭多濫而祝内行之辭尤易濫蓋詩稱無儀易至中饋聖人之所期望誦說于閨閫者如是而巳恩不暇遠引但嘗獲聞嘉隆間誥命如某官封贈其母則曰某氏以子某官封如妻則曰以某官封

如是大制[illegible]之嗣

其妻某氏而巳不至如今日之駢儷雕繢洋洋纚纚以王言爲槩悅也予聞中風俗父母年五六十以上其親戚通家子姪率科歛爲軸上下四旁刺繡絲金璀璨奪目中下海内幾損中人産之半而

[illegible]

貲文字于館何家胃大老銜而用之計乞文之費不能敵製軸百之一而其所爲文者與其人了不相蒙彼皆效尤以自揚詡稱盛事予乍見之輒爲赤頳而汗背久則付之一哄而巳予故友黔陽令吳髻石元配某孺人者旣從夫以貴又類其子于克成春秋選中禮獲稱觴而次郎汝鳴不欲效世俗之所爲乃訪淸漳楊君善繪事圖列[illegible]而女齡桃蒼芝蘭之類不踰尺幅生機勃勃[illegible]與新[illegible]而常新眎諸雕繢槃悅無情而速朽者[illegible]大相逕

庭耶夫松栢女蘿堅貞而纏綿者也萱喻北堂之義悦徵久熟之期芝蘭以志子孫之遠勝而致嘗之屬詞比類若固有之譬諸草木猶臭味也於嗚之友延家子姪各賦一題予輒喜爲之弁

原無可書安得使言與人稱雖然還恐文不能如軸之璀璨也

○○○春風樓記

夫山詘水厭則能蕩之而來塋深舟固則或負之而去故樓居爲仙人之所好而水上爲智者之至樂也余今年客豫章住在東湖友人李雲將氏門楣相對一呼即集時坐春風樓中春風樓者其尊人孟乾公之所創也孟乾一代風流千秋命賞錮雀春深瑶臺月滿當有春風徵歎披之絃管抽其景光矣至今烟霞彷彿猶疑綺靡之施凫鶴浮波尚作瀟音之和者也雲將屬余所以記之余見東

湖之水信乎吐吞城郭而噓吸風雲者誰家別業若箇良工孤似秦蛾背鏡孰映黛光吳駟過門徒看練影者哉春風樓若爲東湖而設而湖遂得爲此樓有也層構既崇入窓自豁堂麗而華房窈而幽集珠履之上賓擁翠鈿之佳婦玉杯艷雪銀燭擎烟中無不有外別一區天井載浮空廊受浸紺勢半畝苔痕盡染既風生其霜爽雖月瞬而駐明東西兩峽俱有長垣爲公府之所築乃爲我而隔此塵矣西山遥遥而來猶窺一抹似露半眉落日

倒景則出金碧之盛也南面相對其爲長隄高
柳者杏花樓耶雲日在杏花樓時作燕支色其在
柳樹之上依稀柳色也東南水特寬地勢若少缺
湖中島嶼有蘇公亭峙之登此輒有無窮之想余
一夕與雲將泛小艇問其處西山霞氣蒸人中流
聞蕭鼓聲渺渺自空墮回視春風樓如在蓬島而
我亦已中仙中人矣

紅嬌自媚同笑春風翠尾朱楹高倚碧落

遊武夷記

以七夕前一日發建溪百里抵萬年宮謁玉皇太
姥十三仙之列位漢祀壇即武帝時所謂以乾魚
爲武夷者也泛舟溪上可以望群峰巍然首出爲
大王次而稍廣爲幔亭按志魏子騫爲十三仙地
主築升真觀于峰頂有天鑑池葬鶴巖諸勝以始
皇二年架虹橋而宴曾孫秦人間可哀之曲今大
玲瓏如鏤
王梯絕不可登幔亭亦惟秋蟬咽哀岸矣玉女峯
峯之下數里爲一線天道經灰定故墟虎爲政遊

人不敢深入兩崖相間者里許中露天光僅一線
雅有點染
有風洞白玉蟾斫毬於此今祠之而肅殺之氣猶
存云移舟過大藏峰躡御茶園萬磴而上其山如
鳥巢益魏王易祼服以登天柱者爲更衣臺渡隔
岸謁朱子所讀書拜其遺像徘徊久之以一逕入
雲窩陳丹樞修煉之所存其石竈出大隱屏以西
登接筍木梯鐵繩之路視上則恐錯趾視下則恐
眩目千盤而度穿脊逕有仙奕亭可憩修竹鳴蟬
之外黃冠啓閉于丹房而已天游雖稱崔嵬過之

然迢遰可肩輿入登一覽臺於是三十六峯之勝可屈指數矣復命舟里許過隘嶺為陷石堂小橋流水之中度石門而桑麻布野雞犬聲聞依稀武陵之境乎於是望鼓子峯相近穿修篁五里木石棧道相爲鉤連巫巖石陡然作鼓聲巖下為吳公洞洞旁爲道院是游凡以次達九曲矣乃歸禹年宮從山麓走二十里遊水縈亂崖飛瀑而下衣裾入翠微盡濕以别澗出崇安溪之西登道上

曹學佺曰余攷武夷祀典志詳哉其言之則知人主之媚於神仙所從來矣始皇遣方士徐市求僊海上而武夷不少概見何以故又按魏子騫迎張湛十三仙及宴曾孫俱始皇二年事何其盛也而後無聞焉夫山靈之不以此易彼明矣語云遺榮可以修眞於之謂夫

穿林度壑目往心游非能出之毫楮

翠娛閣評選曹能始先生小品卷二

錢塘陸雲龍雨侯選
閩中曹學佺能始甫著
仁和陶艮棟贊皇評

萬縣西山太白祠堂碑

縣西有太白巖在西山上卽絕塵龕也王象之輿地碑目云絕塵龕三字在西山石壁字畫瘦勁類晉宋間物唐人題詠甚多相傳李白讀書于此有大醉西巖一局棋之語太白蜀人也其詩之見于蜀者若成都散花樓漢嘉峩眉山白帝城蜀道難等篇在集中可攷而紀事稱其爲彰明小吏時令屬詞不偶輒爲接之令逐其佳以此見知則東蜀楊天惠所載矣予得諸碑刻有題江油主簿廳詩爲米芾書及象耳山留題云夜來醉宿月下花影零亂滿人衣袖恍如濯魄于冰壺也此眞天仙語本集皆不載而涪陵有渡曰李渡以太白曾渡此卽婦人稱子能知之獨萬縣西山者不甚著聞縣人至爲天仙橋以别之而過者未嘗問也余詩落句云一自金陵問消息無人指向萬州看益甚致

夸耀句此人心有大自述

慨焉黃魯直勒封記謂西山之勝東望巫峽南望鄢郢不敢與之爭抗魯直在蜀久斯言不誣愚謂太白宜讀書此巖巖中宜有太白祠而萬令方君好古樂然予門人與客陸君升彤箎唯唯叶力遂書源委於道士常明且系以詞曰太白先生金行之精隴西帝裔產于昌明起家少艾不習逢迎牽牛堂下沿諑階聱逢彼之怒離鄉遂輕扁舟下峽出白帝城顧瞻西山嵂崒崢嶸挺然拔出巧類削成素開練石琴黙秋脈絕塵龕上大非世情棲泊

厥迹讀書著名何時非醉而忍獨醒何事非局邊問變更事在有無語類不經人心愛之夸耀爲真樹若曾倚其色敷榮泉若曾飲其聲清泠何以祠之丁履上平栽虹爲棟架壑作楹峽江蒼蒼白雲自橫飛鳥時過嚶彼其鳴溥言訪之而懷友生悵然不見涕泗沾巾聿觀茲役堂搆以新懷賢述古二美則并江山勝辭文明道亨千秋之後令名不湮

若使西山不必有太白則是千秋亦不必有太白愛無時已則祠亦無時已愛無處無之則祠亦無處可無記中殊有依稀恍惚之態筆想極其玲瓏

曹能始集　卷

○○○壽丁亨文奉常五十序文

去歲亨文歸自長安慰予石倉之圃予笑謂亨文曰夫子別我二年餘予與劇予復閉圃有分矣然予之用舍陟降人人亦得以是非白黑予予之所爲苦必淵停以求無失乎內外者亦得以哆口雌黃而務快其私臆孰若吾之引一泉則源源而來種一樹則物物而長移一石則與位置相安搆一亭則與情境相符予固不擇人爲取予人亦罔讒予之短長囂囂然陶陶然吾之與予其混得孰大

也歟哉亨文曰予忘世之談也予誠無待以難子然子之亭臺山水之樂豈無待而然者耶而其營度布置之巧又能不用其心而然者耶予復笑而應曰予之用其心也是博奕猶賢者也而其有所待也是泠泠御風者也然予與夫子六十年之交其初也予爲武林李官以一介之使而導予遊天目矣既乃徘徊于藤山之楊塢其予選民部時耶又既乃夜半過予之浮山其予起家選君時耶所以剖心析肝出口而入耳者豈故能別搦一機局

小史舒卷中散名行共見不孔和也

一段明快

與世若豢越人之視肥瘠也人情物態閱歷轉深門戶蹊徑推求愈外君不棄世世棄君乎耶今無子雲後日無子雲耶予何見之晚也亨文曰予之言然是日乃亨文誕與其仲偕予命兒子侍舉一觴爲壽越次年爲亨文五十溫陵與三山有數日之隔予述此以詩之亦使人知予與亨文之交情以千古爲旦暮也者

筋出不世己本意

超脫

泉石無情故無是非黑白然使人盡以是爲慮將國無任事者矣總是英雄失意故以謂人

喜怒有至理

〇〇鄭母九十壽文

夫壽者人之所最難得者也而婦人爲尤難何者順逆之境喜怒生焉亦人之常情也而婦人者其樞聰之于外既不獲以自由其意者之于內又不能有所節宣觸境之間恒逆罔順用情之際少喜多怒皆足以傷生伐性而損壽命之源是故范文正公以爲嫁女必勝吾家者則由豐而之嗇難也魯公叔大夫之母而紡績不替者則由嗇而之豐又難也予觀于新安鄭君母可與焉母出自其溪

不爲境役而心靜爲善徵

南吳氏望族矣治千金裝以嫁亦至勞鬱矣于是歸鄭之日而鄭家中落也則所謂不如其家者也母毀簪珥以資其外至賢矣供滫瀡以事其姑至孝矣于是佐鄭有年而鄭家復振也則所謂不期奢而奢自至者也母于處嗇不見其嗇其于處豐不見其豐豈非境變而心則一者乎及其夫之逝也捐祠展祀使其宗族合焉子之長也一出一歸使其勞逸均焉而其爲德于鄉也趨者夷囑者藍今歲大祲議賑則蠲數中人產以應郡大夫之勸

處所以書

焉秋之日鄭君告歸爲予述曰此予母之事也明年耄期至矣敢請予聞鄭之宗族鄉黨蓋以鄭先之百歲汪大碩人祝母矣又聞鄭君之道一介于吳楚間乞言李朱顧三太史氏矣資言之莫其宗族鄉黨若也文言之莫太史若也予焉復贅但觀夫母之壽徵蓋有得諸性情之正而不爲外境所役役者則賢乎人遠矣書之以備女誡

世多尤婦人之悍者此云多怒少喜恒逆罔順却又是其宜然矣使非云伐性傷生易至損

壽几幟悍風

孝子黄道祿傳

一剖再剖誰知有親不知有身豈云循故事而已

予里有林天祿者年十三以剖其肝愈母疾先大夫爲一表章之然稍受抑諸當事者予歸而處之含傍日給私廪一升而已其于宣揚風化之道固鬱而未暢也無何天祿亦隨其母逝矣頃復有黄道祿者母有疾剖肝救其母疾旋愈與天祿事同其年齒差相若然尤有甚焉道祿之父後其母二年忽遘疾以啖其童子肝疾亦愈適遇臨海大中丞王公行鄉約保甲法整飭甚具民間有數恩罔不報聞于是三老率更以狀請中丞公謂其孝可風也亟大獎賞之用騶樂導行閭井間製扁額之美金以饋之于是見聞者人人慨息謂孝哉黄氏子且感歎中丞公之有造我閩厚也僉以予處隣黨宜有言且以言贈之者不尤侈于以居居之以食食之者乎予常誦法孔子之言行在孝經經以立身揚名事父事君爲孝之至其于毁體髮膚與傷生而滅性兩者皆識焉故人子而剖肝亦毁傷之類也君爲吾夫子所不取然事有常變行有經權恒根于心之不容已者則謂之孝彼黄口者流既未知學問所謂立身揚名者謂何祇見其父母之疾阽危吾惟有肝可剖則剖之耳又見其母之食肝而愈則思所以愈其父者亦若其母耳皆用一思維者一擬議則必能刺刃于胃之下腹之上而求所謂肝也者倘不然仗力于鬼神冥幽遐而難測又不然徼倖于性命雖可一而不可再也是故謂黄氏子之孝純乎天也可竟變而若常也可謂其要鬼神于前而倒榮名于後也則不可

剖股不與旌表懼人傷生也上不可無此禁然毁親之身活親人子何妨有此心根于心之不容已一句蔽盡千百之疑

復同寮啓

同官爲莊誼比友于獨切未見君子心將道路俱馳何意先施不遺後進敬聞命矣恍如大樂廣張復受務馬笑爸貧兒驟富所望左提右挈來兩旋以無虧庶幾排遊贊勞補造化之缺陷

開大雲盡碧天無際

冬至復同寮啓

惟辰長至台福懋膺筆書雲物之間三川正滿身附日光之下一線初長惠指朱提帶開白璧立

西山之雪倩彼飄飄行看益部之星同茲耿耿

詞鮮恩侈

生日復同寮啓

某馬齒徒增魚鱗已滿故剛此日惟坐對乎梅花西蜀經秋乃不勝乎蓬梗辱注存于長者爇造化之小兒夫日苦多視無間不遠矣苟天不棄蹶有有道而正焉

能化腐而爲新

謝南大理啓

一紀郎曹半栖遲于棘下空名吏籍廉愧禄乎庭中玄武湖光時時在目鍾山翠色耿耿于懷惟祭誼高故彌流連光景而別離遠特然問候地居

挹湖光于玄武愛翠色于鍾山故饒秀爽

金陵諸友啓

南曹太閒西蜀太忙光景難乎恰好嘗時不覺過後相念人情之所同然淮水鍾山坐享十年之福峩眉汶嶺行探一段之奇教士文翁祇慚前哲尚玄楊子空待後人若問西南夷何妨雅化如過八

十日即是歸遲

勁利劍初脫硎

生日復武職啓

不佞書生生世碌碌無奇豈如大將將兵多多益善惟三巴拔敝仗鎮靜之遠猷斯一日偷安切感恩于同事兼蒙記憶備極情文顧馬齒以增慚望龍斷而爲烈

新誓

年節復同寮啓

同事一年。感莫深乎提挈。先庚三日。義有取乎丁寧。望若春光潤之雨露。由終及始。循環之理無端。轉歎爲豐造化之能以見。

○○年節後武職啓

歲云暮矣。武功當與之成。庚者新乎天寵。自茲而始。不因保障。誰樂年華。仗義威先入將軍之樹。枝頭戔个。傳隴客之傷感。此有心報仍猜乎。

○○○答畢見素書

弟林居十年。即受庇十年。茲者臺擢九列。雲泥分隔。然亦有陰受賜者。老杜云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此之謂也。遼事未已。從及閩中戰艦八十隻。以費計之。萬金有奇。當事者固不妨投括設處以佐公家之急。但南北異宜。膠萊雖度。而海外群寇自福州下至塘以至蘇浙之東。而吳之蟲蜂屯蟻聚。山沒如麻。所少者戰艦與根食耳。茲恐駕舟之人未必能多。即多亦不能齊發風濤之中。主客強弱之不敵。所謂資寇兵而齎盜根者。非即此哉。是無益于遼而有損于閩也。伏惟老公祖垂念舊德。不斷仁言。乞爲停止。以紓閩亂。地方甚幸。福澤無疆。長曳尸祝。又其小者耳。

懲清　牛皆之尾非　肉食短謀

利害明晰。與國策顏率語同。

原缺第十五葉

○○○洪山寺起十方堂疏

洪山寺施茶圓滿住特偓安與余議及上居左脅結數椽安单以處雲遊者二發一宿甘苦共之予讚歎曰此僧家本等事也即大乘宿植福德之根也或議洪山水聲滙耳門路走瀉以形家法繩之不能招賢聚衆恐是衆徒勞而罔功予笑謂之曰水聲滙耳正喜其清門路走瀉正喜其野人惟此心爲五欲所局則三界五行皆得而局之順者吉逆者凶其大較然也苟發一大乘心即超于三界

五行之外山川鬼神安能禍福之政如無避身菩薩望佛頂了不可得耳予願住持者以此爲本等事業勿佛傾勿偏見他人粥飯即自家粥飯又願檀越以此爲無上因緣勿分別勿倦勤令生福德即多生福德如此不能聚衆不能持久則予先受三世諸佛之訴而還以誑世間當得犂舌之報纔爲風水先生一吐氣耳書此以券來日

僧家幻住說甚風水得清野一能將上人入天上矣却恐塵俗之想難空

○○○石頭菴募米疏

石頭菴有竹盈畝有水半溪有高人韻士來往愚公日坐竹林澗水急則聲緩則文與高人韻士雖聽無窮聲響酬酢不飽而後樂可知也假令犂竹徂爲田以水灌之易高人韻士而爲庸俗有金錢之人來往則師所不樂也夫使師日樂其中揮塵談道學人數百而不苦于乏絕則其徒之事也其徒果有威儀法可以勸緣者

又日可與高人韻士領受若米須得有金錢人

往來有是師不可無是徒

寄印上人焦山叅禪疏

夫山在水中浮而不浮也舟行水上過而不過也雪落洞口鐘鳴巖際若無聲之聲無色之色也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夫不住於有不住於無無處非心心未嘗住以無住故常生不滅于山水寂莫之間而過風帆瞬息之頃心在何處境在何處叅學者是第一着也夫心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則有以備資上人使之明心見性者其福田何如

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以無住故常生不滅先生有以示之更欲何處叅討

鷲峰寺前脩路疏

龍江弘濟寺有守心禪師行菩薩行受人供養即供養人受人布施即布施人四方檀越集于呼傍喜施之米日不匱絕師必簡其精上者以供四方之僧衆故人呼爲白米和尚云上人主於齋其徒也余今年室人不祿延之誦經脩諸法事上人耆宿敬愼有加其箱中衣履遇僧不給任彼開取大有家風一旦請曰弟子住鷲峰寺門前之地雨則溢晴則陂窩欲剗而平之左至于城右至於寺乞其草一疏以將勸焉余歎善哉是言鷲峰余所常遊之地門前柳色殊勝白日生幽雨過堦潤每一覽觀輒爲忘返不復知其徑路之傾危也金陵寺刹僧衆不知其凡幾但往往好通文雅而鄙戒律爲尋常此事外而忘内者也又精居處而覩殿廡爲泰越此事内而忘外者也譬之于人但其身軀而粉諸頭面潔其衣服而立諸泥塗爲奚擬乎爲受用乎佳上人之戒臘老而彌愼一切所有公之于人絕無二者之病矣余閱其師守心六十禮儀

壁上紅光爲人受記皆者復明此皆天王龍神護
衛應令不偶而然今上人之有是舉將見歎喜者
道路之興讃歎者闡揚之神既以紹其師之教又
以破僻倖之流不爲衆善俗也哉余故樂爲之言
乙巳歲端陽日

以六公行爲布施布施可必其不染此正動人
處

小謝可與大半者有可今澹目

支提山說法臺超宗上人募建六度堂引

予友商孟和宿根有慧性者而檀施一門未之啓
例茲獨喜超宗上人建六度堂于支提之說法臺
其地故與辟支巖相近絕壁龍湫噴流于例爲支
提山最勝處而昔天冠菩薩說法于斯雨花繽紛
者也孟和願捨百金而請予贊乃作叢百幅以代
之勝緣資雨者兼焉頗謂予何可無一言相印
證予竊聞佛以六度萬行度大菩薩而六度之中
又以檀施爲首大凡以財施以法施皆施也而自

實說法者無不負此法

捨其慳貪邊見人我貢高之念尤施之大者也是
故檀度能攝乎衆度而爲作佛之根本以此孟和
極言超宗上人坦直無詔曲眞心爲衆汲汲于津
濟學徒恐人嫉笑其迂而害成者衆夫直心是道
場普心爲慈父此正可以肩任大菩薩行而不笑
不足以爲道者然予聞之古德云平常心是道竊
願上人以無茁無邊功德但作尋常去毋分別于
大衆毋二三其始終則上人已自得檀波羅密矣
以商君爲剏始先生之文爲勸緣更有坦直者

爲之銘可云三絕

寧化溫泉丘君墓誌銘

歲丙辰寧化丘德長來予石倉眺覽園池之勝因言其家所謂溫泉者岩壑玲瓏互爲明瞬嵥崱可觴流則可舟故予送其還里詩有谿谷朝光濕水花夕露滋之句隨訂以某時往遊未果然吾此而心已馳于彼矣乃未幾則德長以其尊人訃來又未幾以其尊人葬事之期來且屬予誌而銘之予忝通家生[illegible]之誼闕如乃復銘類見[illegible]按狀君諱某字本元尚[illegible]丘氏之[illegible]數世

而至本元君族始張乃本元君之張其族者不以駟馬而以文學不以素封而以德義然其家之逝者蕆孤者立所賴治而倉庫充矣而其爲弟若子者補于庠序秀于成均又未始不務駟馬資也君以其餘力而好游北走五臺西上峨眉東南歷南海九華及雁宕五嶺武夷鄱湖諸勝咸寓目焉君又以其餘力而攻養生家言遠之純陽子逍之鶴江先生覩諸夢受諸口詎不以君日載道[illegible]夫諸腐肉朽骨者乎社且祠守之準梁之公言泉

人而匪一已私也君之贍族周急焚券造梁不私其財亦復如是君逝距生年七十有五卒之日不一言及家事氣定神完其効驗章明較著矣銘曰

泉之水其沸如湯岩隱而韜光君生于其傍高下在心不言躬行內勤外施一弛一張門庭既立游于四方老而好道詎歎望洋桃枝之穴厥兆彌昌措以治身斯爲善藏

不虛不實不卽不離欽措以洩墓而不得

○○內江倫在莪墓誌銘

雄鬥相接之地本稱險惡夷酋雖處禽詰獸怒情形靡定當事者稍稍不克奉揚

天子威德諱兵示弱佳兵不祥蓋甚難言之矣然撫戢多在邊帥貽禍則在小民人但知行間天石之悄傷而不知輓輸餉道之吏苦但知步中之馳驅難措而不知事後之功罪易淆也噫難言之矣予同年倫君纘祉初試爲沅陵令云其時有播之師又有皮林之師以五溪之水當一路之兵以四方烏合之衆轉三十鍾一石之粟緩之則怨期急之則難必其命縱之則逃匿操之將變自內出噫難言哉君以縣令而督餉以文弱之軀而走箐壑之險以調停之術而兩不得當將吏之心以升一條之功而博量移之罪噫難言哉夫身有封疆之責者不能銷患于未形而保民如赤之心與夫闢疆拓土之紛[illegible]必不勝矣身在鋒鏑之中者猶能决勝于[illegible]致遠任重之勢與夫掩敗爲之術[illegible]有不勝則其爲功也

罪也吾不得而知之也吾知夫于不得已之役脩委宛紓徐以存活千百人之命則不以爲功而以爲罪可也雖終其身爲德不勝位賫志以逝亦可也君自沅陵調榮邑陞大理評事丁憂起復候補部下而卒以覜予擽與皮林之師有先君死者有後君死者使苟有殺一不辜之心而自恤乎旦遣憾千秋則不啻若霄壤矣君之卒年四十有九葬于其鄉而先世後人詳于狀中予以同年老誼且守土乃爲銘曰予治蜀也知蜀事覩君之所爲也

悲君志不知乎世之功也何敢乎君罪龍洞之陽君其藏有功無功庸何傷以理推之世逾昏

內地之民不驚苗部之民易擾緩急則逾盍樹之敵人孰外之而請術令人悲當日之難

○○○先妣曾安人墓誌銘

今年余母安人得歸也歸何以曰以士婦人以嫁爲歸人以死爲歸死以七爲歸安人生十有九年而歸于余父事舅姑舅姑甚事夫順于余父生不孝子二女一凡十有三年而溘焉逝雖歸猶未歸也譬如行千里者半途而廢歸其室爲中猶念所行之路未了也歿之後[illegible]遺人是年余領鄉薦又三年大父母[illegible]得附葬余亦成進士與弟修俱納婦[illegible]六年余以

南京大理寺正被

覃恩父受如官母贈安人今年冬十二月初三日葬于雲山爲大父母冢旁嗚余小子罪莫贖竊謂今而後母始歸也譬如久在外者聞其家之長老得所少者成立則與其身親而料理之無異也或曰安人無德曰婦人無儀則無德也係之敏也爲婦人者雖未必效勃谿反目然不能事事順也愛子以疾撻下人如鬼薪已大半如是安人歸余家者十餘年余雖孩未嘗聞安人有此也則當其溘

焉逝之日。于理無憾矣。亦可以歸矣。謹銘。銘曰

不終以養事兮。以壤侍兮。余毋志兮。

拈一歸字。宛轉成誌。不土木而成梁。

無恨作誌者。語刺刺不休。今多以議論成文。且簡潔可喜。

深情中大有酸楚

痕皆中數出其人之可思

○○○祭徐惟和文

嗟予昔送子于潞河兮。河水其漣。子泛泛而歸兮。未及一年。余金陵既謫居兮。子貽我書兮某子以再兮。忽往其虛。余聞訃乃反走兮。為位而哭泣哉。不得歸兮今歸。何蓋既登子之堂兮。役省子之殯宮。欲招子其來下兮。子其不與我同。余感痛于[illegible]節兮。奄忽長至。乃告予以文兮。一字一淚曰。人誰無死兮。獨傷哉乎子也。求四十而不得兮。何其光之甚迫也。爾才太高兮。神明嫉妒。爾器太利兮。造物所忌。爾平日其好道兮。死而不以為夭。爾生前其急人兮。宜其死後而貧子曠然。其無累兮。去世若敝屣。子雖在地下兮。寧不忘乎風雅。彼昔人之立名兮。幽何殊于明。子其優以游兮。予後死之有春秋。

哀甚楚些。而明爽過之。

上云造物無心報施

○○○祭梅子馬文

甚矣人之不可與造物爭也造物玩弄人如小兒而人不能出其彀中苟欲與之爭則必號呼跳躍蹴張其氣力以求勝而造物者復以柔道處我于是乎有拔山蓋世之雄明察秋毫之智而不忍于一婦人女子處在衽席之上而不見也豈非莫之爲而爲者耶憶君之與造物也其猶有爭氣耶君家季豹數年爭之不得而死非以前車鍼也君才足以用世而不盡其才少年文美鮮皙風流豪爽

樗蒲百萬買笑千金行且醉矣後來交游者未之聞見也誰能在今日作數十年想耶君是以愈用憤激臨死誡勿使人知也君死矣必歸咎造物曰何故生我才又何故先有餘而卒困厄我武眹幾其悔禍于君之後死者不然造物不仁未嘗有所厭足是使鏌邪干將多缺折之患而受繞指之化也豈不傷哉君其有靈其聞斯言

滿楮悲憤語激而奇

○○○葉君飾秋懷詩跋

予覩詩說曰春至艷也女感之而悲秋至爽也士感之而悲然非艷爽不能以相悅豈二序涼燠時傾頷自爲政耶秋之色素喪相盼者誰也秋之韻長與相錯者誰也則非丈夫士不能而非婦人女子之所能辨也予復有說焉詠美人者必以花草詠花草者又必以美人山水之佳者則入畫圖畫之佳者又肖乎山水是故國風好色而不淫相如言工于形似此皆詩家之正脈韻士之極致也

予甥葉君飾少年爽朗剛腸素膽之士乃其爲秋懷詩則若縟窕美人而馳情于佳冶者雖曰稟哉秋之爲氣殊輕柔宛轉不勝可憐春也此固文人所藉以遣其鋒端而漱芳含潤哉若必舉其人以實之指其事以証之則亦不但痴人前說夢矣

女懷春動于艷士悲秋動于爽實是以類應

敘張侗初先生小品

化工之肖物也不物與之貌則化工之用不神必物爲之貌則化工之職亦滯不物與而物各得其貌于

是見化工之大而奇文章有貌焉神而氣勢體格迹而句字菁華而氣勢之有渾噩淸雄體格之有莊嚴散逸句字菁華之有奇古典麗新異艷冶各隨物肖焉故郊寒島瘦非館閣之章宋艷班香亦不入山林之調優孟之貌叔敖可欺庸主可欺識者哉然如題

措筆葢亦難之矣近得侗初先生集都城一記典誥不啻徐文貞蘇雲坡魏大常諸敘憂時審勢揚可陳否不露經濟一班乎至于

論治勢對分別卓矣世路人材之石畫也其間閒闊子解澹治寧志說精研心性舉周程亦何讓焉至其餘尚論則巇巇裁斷之處妙得人情談文說隱寫素抒懷又何各各如其面也者心有規矩物得而方圓成筆有斧斤物迎而形象攸儘英英麗色入眼呈妍

馥馥奇芬逆鼻馨起哉是雖小品已得大凡文人胸有化工于斯益信

崇禎五年冬仲錢塘陸雲龍雨侯題

翠娛閣評選張侗初先生小品目次

翠娛閣評選張侗初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仁和丁允和叔介選
雲間張　鼐世調著
錢塘陸雲龍雨侯評

○○○題徐文貞公教言語錄抄後序

夫學求其用。譬飽五穀。只在食時。非既學而後用。就其用處。乃是學耳。吾嘗論學者有用于世。其誠身學問。只在獲上信友。天人主聰明天授。豈願上下參商。總爲恭巳焦勞。視臣下無堪倚杖耳。若能分發其念。委曲主持。先事密救。而無隨眾口以顯攻。獨力承當。而無借調停以塞責。任謗怨以盡力扶持。而不束縛于議論。破局面以積誠感動。而不牽制于人。爲臣下既受其勞。則人主樂享其逸。傾心委任。言聽計從。其大有爲于熙宣。然若夫信友一道。全在用人。人人之巧拙異宜。大小殊途。靜躁異習。剛柔異性。但令適用。各不相妨。況爵祿名譽之人。儘可策勵鼓舞。勿開門戶。與之大同。但假職事之舉廢。以課其官方。無議論之異同。以轢爲殿最。使人人無求于官之外。乃事事盡安其職之常。至

長篇當所論者却是

所不能爲

非爵祿名然亦無以使人

于事舉而機倏則與計功而論報氷消成水天地
陽春萬物一體莫踰于此吾讀徐文貞公語錄考
其行事得此二種機括乃知文貞學問都從用處
得力也昔陽明先生平反征蠻文檄刀記即項
纖事生意藹然今人但解讀陽明語錄不解此種
真實發揮處是以習于商評戲論而學術壞文貞
公學本陽明而隨處力行遂能相業滿天下自薦
宦延平至柄用政府和而不流權而有濟此種學
脉豈在詞章功利中得也余因悟人生自少至老

學問未有窮時時時用則時時學矣世人不解用
處而空言學者皆未得學問之源本也冬日坐丙
舍手抄文貞教言語錄而藏之因題其後以志私
淑之意焉

先生已訂點竿相手段惜乎其不遂也若使人
果能法此以獲上以用人寧直軼文貞而上之

題蘇雲坡先生西征集序

世之礙人者皆理也而事不礙理無事而執一理
以求事事故理礙事有理理生于事而融于事故
事不礙也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夫權有
常物而鏡有專形乎哉物不礙權鏡不礙形不先
設故也吾笑理之為物也其本不足困庸人而其
末乃及以病世之賢人非理故礙賢人賢人先設
一理以求勝事耳是以多窮而殆夫惟融于理融
于事事尚變理之生亦尚變而吾以權鏡處乎其

中煩不礙簡垢不礙淨粗不礙神奇簿書刀記
不礙性命活活潑潑灑灑渝渝常覺事之過我者
無留跡而我之應事有餘閒斯非其事事無礙者
哉夫驟譽而避毀忻福而畏禍者庸人也擇善事
而行之事不稱心而困蹶擇善人而接之人不如
意而憤懣只此已在事物纖鏽中其能纖鏽事物
乎此吾所謂理之礙賢人其窮而殆者耳雲坡先
生西征集亦山水亦參嶺種種酬對皆蜀遊戲種
于明心定性憂國濟時雕時不有樂處不然讀此

知先生不礙理而融于事矣夫居何必窮谷深山
簡何必杜門絕軌藏何必羊裘魚釣遊何必兩屐
名山先生已從此覷破便久不作事物纖纖中人
吾願先生出可也處可也無以飄然二字爲金玉
屑可也先生書來與余商出處余因敘其集而歸
儒門而闕一忠孝愛國念頭念頭不忘亦
有苦看破處亦與礙也理不礙事即則行則藏
甘肢恐人亦未易能之

○○○魏太常疏草序

魏太常賓吾兄爲給事中其所言皆國家大事不佞于兄弟間素以肝膽推之夫人臣立朝患無肝膽耳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惟忠赤心爲獻替不惑于是非成敗得失之數者乃真豪傑也太常兄腸熱而氣勁其所諫白定是非明賞罰籌兵食折穢路直心而言不顧世服而食中人下之大機大用其與人交慷慨洞見肺腑不復嘗謂天下豪傑士國家之福意見參錯議論異同何妨共濟要于人

攄所見期有骨力肝膽而止如藥有溫寒味有酸辛療病果腹入口即化此正不必同然亦不能同夫惟從不同中見氣類爲真氣類若執他人之見以同太常兄非也執太常兄之見以同他人于太常亦何有爲要于事濟功成報 主上酬社稷而可矣 聖天子聰明睿知太常兄召而還也寧不足激勵邊臣吾嘗誦述坡公語云昔之君子惟荆是依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太常兄高處但不隨耳丈夫自有沖天志不向人

徒上信友原只在其見

動濟要訣

似此他無影吠亦無敗事

隨字妙西余

前行處行吾儕生平當以此自砥士大夫亦宜以此意如古韓范兩公互相愛惜不佞預脩先皇史見太常兒乞改 神祖廟號疏快以為言人所欲言又言人所不敢言太常疏類此者多矣遂書其大指而敘其端

肝膽二字無人可無仕路尤甚仕路中言路尤甚隨隨固是肝膽不力執拗亦是肝膽不真真則有和無同不以水火滋人之乘弊矣序中極欲為言路箴九

○○○程原邇稿序

南高峯下松梢亂雲竹影蔽日刹竹引泉其聲潺潺出于澗底啼鳥上下與行人唱和境過清非韻士不能耕而居非胸中夙有倜儻者不能咀其文章之靈氣吾友程原邇從新安來同王象斗讀書于此余偶過其室淪茗焚香出文章數篇讀之曠遠卓絕澗水松風宛在筆底吾嘗歎人生于世凡濃豔之物可爭掬取者皆淡然當之其味立盡惟天下名山水高人韻士與奇文章相偏而來領此趣者覺神覓飛動手足鼓舞葢游不奇不骸交不奇不王也文章之借靈于湖山如草色借潤于酥雨其于朋友之助如鳥迎風而魚泳水也挾冊子吚唔俯仰而看屋梁索解句者惡足以語此原邇之文僥于韻而遠于趣入于正而出于奇倘非湖山之助安能筆筆生動今而往原邇益勉之矣吾歸山中晨起見遠烟一抹起玳瑁湖上九峯隱隱在西樓可數者不覺曠然遠覽有南峯之懷焉原邇其時寄我新篇令我數浮太白為原邇展山水

之清音也

文與境宜。正如柳上雛鸝。饒新媚之色韻。

○○○陳雅德進士稿序

雅德謁余稿門。余物色雅德與等。雅德文宛黃鐘在衆音繁奏間。不與錚錚者混鳴。又如蕙花中行忽見蒼松挺立。令人躍然傾盼不置也。是乎與等高第自雅德始。雅德出所攜平日上公車牘示我。則作蘭伏苓。不似剪綵。而把玩自覺態饒。其以意不以象。以神不以色。蓋得乎其玄解也。吾甚快之。雅德爲人。蓋有遠意者。沖淡不盈。大抵如其文。夫文不可言而意可論也。酒有酒意。筆有筆意。人之

于文亦然。昔有客問余。陶彭澤葛巾漉酒事。曰對客脱巾。漉固不爲高人設也。還復着之。餘瀝漬巾沾衣奈何。余笑曰我亦若張顛醉筆作書以頭濡墨。恐臨池那得如許水洗髮耶。其人亦笑。嗟乎此所謂論當日意不宜論當日事者。夫人各有意。意之至而文章生。吾以定其爲人。讀雅德文當先得雅德沖淡不盈之意。而後玄解可領。吾非能相抑見我所以相雅德也

不論意而論事。便是痴人前說夢。

過冠裳則冠裳。當風雅則風雅。值諧謔亦諧謔

眞是才大

施生雍門草序

野人有雍門彈禹聲有雍門草歌苦而傷知稍然禹聲知不應稱也。吾葉眼在禹聲手在兩其勝場而不寂寞雖然以禹聲游雍名鵠起長安市而未在南宮之幄何容不歌寂寞也枯木寒鴉水落石出人境至此過清冷矣而桃花流水滿山青黃碧綠在轉眼故曰冬令藏而孕生夫藏則必生間濁無消息轉爲蕭索所以人宜法冬令不宜襲夏令冬而存養而善居其夏者詩禹聲所成就當不止此今日歌苦雍門時也題其卷端願他日無忘吾言

寂寞中正濃郁所從起附于雍門見亦不達矣

文特清新多致

贈海鹽胡爾音卽山居敘

余與爾音實並海而居。余郡南金山、鶚鵲、淡游洲、卽古海鹽舊縣址。循而西。諸山多浮海中。乘蜃氣出沒。其泰山一帶。而海面嵬然者。間有之耳。而山亦不甚宥窈。無巖棲嶺玩之趣。獨海若浩淼。奔蕩是。高千尺。遠望蓬島十洲。恍惚有無。一望無際。怒濤雷驚。旋于枕上崩。日沐浴光怪萬狀。漁子牧兒不能領其奇勝。而通人慧士居其間者。可以闊眼目。蕩心胸。拓其詠歌筆墨之氣。若夫掩關却軌。一

室無塵。庭絕餘喧。入牖通明。藏書在架。案無冗牘。筆牀楚楚。楮墨惟良。流覽會心。信手拈句。山花自笑。禽語相悅。倦起行樂。臨水望雲。或開尊引觴。或對客清談。不聞兒女之聲。不近嫌粃之氣。處則了心見性。出則應世濟民。斯亦人生一大快。而千古豪傑。其能領此者。幾人也。丈夫靈氣。多從清虛來。取勢于海。取情于山。然終日望溟渤而未睹大觀。一生居幽谷而不具遠體。要在我心能自得之爾。音之師符九。曰靜坐。卽是深山。爾音卽以扁其居名其所行之卷爾音曰居海上。如太史公下龍門。浮沅湘。登崆峒。南浮江淮。以壯其文章之氣者。不必靜坐不必縱觀。都是文章。如是則爾音出處皆可不朽。無論山居海觀。總是爾音得力處矣。吾作此說爲卽山居轉一註腳也。何如。

筆勢如連山怒濤。疊疊不可過。

寄致大有　參功

敘同榜兄弟圖

圖里中同癸卯榜兄弟一卷。是年舉于鄉凡二十人，圖其共里居游好者九人也。九人者何，張仲繩以誠，莊若谷世狀，董原高尊岡，袁川嚇思明，姚台宗元微，張錫之爾嘉，蔡元弘階正，張伯環元復，李元敷時榮。余游京師，不得列于圖，歸而敘其美，亦附歸意也。開卷，紅杏籠籠如蒸，紫衣烏帽，面頰帶花氣，如意逍遙其下，奚奴挾琴而從者，元敷也。琴竹欲滴，九鼎陳于石，叶書卷筆墨相錯，席斷而坐

藻爲生動

者万人，一人衣鬃衣，面微赤而有韵，據竹而坐者，仲繩原高也。一人臞而白，頰骨稜稜，沖衣凝若者，伯也。一人面微豐，頎數髯矣，翠衣綸巾，手執卷者，伯環也。右伯環而坐，一人面臞稍短，微有髭，衣古色，執拂若山中道士者，用嚇也。一人綠衣雲巾，豐頎有髯，端重如冠裳大人焉，元弘也。圖書在棚，瀹茗視者，供騷人之韵，絳衣執筆，得句動顏而矣，面怳澤而無鬚，錫之也。花明石峭，美髯玉立，紫裾而閑吟，撚髯自喜其不凡者，若谷也。戒視恭杯若墨而

待者，穆穆堅壁，神遠欲往矣，衣冠淡勝而靜容無喧，台宗也。夫貌而弗意，貌者弗貴也。圖九人者，亦各有意焉。所稱欲得其人之天，法當于衆中潛察之。夫圖者，亦于衆中得衆意也。神藏于所遊而不傾，故積者大力，務于花石筆墨而無所苦，故用者厚。二三兄弟之意見乎此矣。夫余之樂而敘矣，余之意也，則余之貌也。二三兄弟其以余為何如也。

不僅敘其衆動，而直敘其神情意致，西園圖贊乎後矣。

許爲開卷一警

庭中快境

數受字妙

不樹以爲他不爲物役

題爾遐園居序

緇衣化于京塵。非塵能化人也。地不擇其偏。交不絕其靡。精神五臟。皆爲勞薪。能于此中得自在者。其惟爾遐乎。爾遐以治行入官。柱下十居西城之隅。數椽不飾。虛庭寥曠。綠樹成林。綺疏盈圃。紅蓼植于前除。黃花栽于籬下。亭延西爽。山氣日佳。戶對層城。雲物不變。鈎簾紋步。開卷放歌。花影近人。琴聲相悅。湍叶汲月。鋤地栽蘭。場圃之間。別有餘適。或野寺梵鐘。清聲入座。或西隣砧杵。京响徹

雲。圖書潤澤。琴尊瀟灑。陶然丘壑。亦復冠簪觴詠之娛。素交是叶。爾遐嘗言。高林受日。寬庭受月。短墻受山花。夜受酒。閒日受書。雲烟草樹受詩句。余謂非爾遐清適。不能受此六種。然余嘗笑人眼目不開。輒浪談泉石。桎梏簪紱。彼實無所自樹爲爾。夫能自樹者。寄濟于濃處。繁以靜。如汗泥紅蓮。不相染而相爲用。但得一種清虛闊遠。則濃繁之地。皆我用。得馬頭塵碌。復能洞我。爾遐讀書高朗。寡交遊。能自貴重。而以其僻地靜日。靚事理。滌志氣。以大其蓄。而施之于用。詎謂園居非事業耶。然爾遐籬民。卓然清淨。中州人比之爲劉裴城卓太傅。則今日之園居。其又以六月息者。息而九萬里風斯在下。吾益信京塵之未必不能息人也。

冠冕何盡桎梏。泉石亦有膏肓。惟奇淡下濃。則冠冕無累。處繁以靜。則泉石不疎。然余于淡泊場中下一轉語。六受外還須得虛衷受善。匪勉受職。斷不致以覆餗而受祿。

贈別祁爾光之宛陵令序

夫金之精者必言百鍊也非襲而笱之謂也襲而笱之則不試于火矣其爲金也不精古人之鍊性必有所試而後見之庖丁之怵然戒視試于庖者也飛衛兒懸虱如車輪試于射者也張旭悟劍舞而試于草文與可胸中有千尺之勢而試于竹彼精于技者若是而況精于道凡性足于中者爽然忘乎地愉快付乎物通寒聽乎事了無與焉而更目與之涉則盡取爲吾性之大冶不入此冶其爲

性也不精故樂而安之彼眞于試而惴惴焉就之者其體不眞其于試也往往成輿齡半由此言之吾敢以試之一說徧告人與自吾同進士榜得發源余舜仲山陰祁爾光舜仲嘗言爾光爲人堅凝而澹漠聰明不露而穆然觀萬物之變爾光亦言舜仲性地分明其于世用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兩兄皆足于中者夫本原之學靜而貞虛而明貞而清貞者一之表也明者平之準也清者恬之基也此皆鍊而彌精之道也今兩兄不試于世務其何從見之吾固知兩兄必樂而安之也舜仲得山陰令而爾光復得宛陵吾聞稽山文成先生一派流傳宛陵二邑故多學道長者兩兄主盟其間俗淳而平物和而清絃歌而民自以不爭兩兄之爲鍊不已精乎吾內不足而惴惴于世者兩兄又以爲性近之也而我許焉于爾光之行也取以試之說告而爲別且爲以告舜仲也

不根于性便是嘗試使至血指汗顏者必其爲金斯可耳性足于中何往不可乃難一令哉

壽徐母吳太孺人七十序

吾嘗謂天下有治徵有亂徵有治而欲亂亂而待治之徵士大夫終身事親而不近于名此治徵也士大夫好名高以危其身而憂其親此亂徵也有一人焉處世名之內脫世名之外尊天性以自樂天下人聞而悅之此亂而將治之徵也世道衰而名士出名士出而親心憂于是壯年多網惟而高堂無壽域嗟乎以吾觀于世何其爲名高累孝衆也東漢范滂之母慰其子曰爾今求三十遂爲李

杜齊名既有令名豈得復求壽考夫以李郭之名且不免其身而況一時標榜虛聲至損其壽考以殉之而不悔何汝南風俗之沉于名久也豈其士大夫皆婞嫚之見歟然則東漢之衰也固宜古之君子脩其身而養其氣晦其德而藏其用治則爲麟爲鳳以光顯太平亂則潛無躍惕無亢以全天倫而樂菽水故不急朝露之榮者不傷喬松之永不逐丘山之譽者不履風波之危由此言之壽身之道事親之誼豪傑可不審哉吾又以悲東漢而

可以深省

下何衰世之士多也吾友徐君思曠弱冠負文章名驚海內與余同遊濟上葺齋許先生之門其爲人學道而養氣博文而湛思居城北陋巷數椽裁蔽風雨而奉母孺人假息其間是時母吳孺人強食多病引養引恬壽屆七秩思曠捧觴跽而進曰曠也書生甚無以觴孺人也即觴焉孺人弗樂也抱幸孫焉孺人樂矣請以此觴孺人莞然曰噫兒以我爲汝南氏母所所者耶兒以文章受知于濟上許先生偕諸生問矣吾兒兒落落焉穆穆焉

不交公卿顯人不譚當世之事不感窮不慕通布蔬有餘供無戾謫爲榮貴燕母氏而結大年與日昔遭盛世事明主祇其寧靜作清明之羽儀守其澹泊宜雍熙之鼓吹視東京人物誰爲伯仲吾老矣願兒爲良臣毋爲忠臣使老人享太平毋使老人悲歲寒也兒觴其矣因舉思曠之觴思曠出而以告觴客觴客曰賢哉母也世道其有興矣余述其言爲記而屬思曠以質濟上許先生乞其言壽詩

名何至殺身而竟有殺身而及其親者此先生以一肸感憤洩之此也吁使士有危身危親之慮也是何世界

奉祝外大父八十序

蓀孫幼育于外氏今年三十餘矜追逐戲下外王父側者同嬰兒之見梨棣月去年北上公車成進士。　天子命讀中秘之藏客京華者數更腊矣雋弟寓書言王父明春以八旬稱觴于堂笑容子不獲介春酒為弟曹先則又詑云今日娛樂與覓梨棣時多也雖然弟曹觴而吾以文佐之吾觴又孰與弟多蓋百歲人之大齊也然而道常得于其嗇嗇之道忍勞節慾制忿少慮忍以餘形也節以

固藏也忿制則平平斯祥慮少則清清斯寧四者百年之算也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而逸我以老夫待老而逸斯不亦晚計哉嗇則逸逸則老固有得之于先者矣蓀幼侍于王父也見其不屑意生產壯年萬金立盡脫食安步樂而甘之治養生家言獨居三十年泊乎已爾又休休焉未嘗不平于人即人或意忤之恬若不察者諧謔恣戲兒童為侶涉勝窮遊日夜忘疲于世人所為算計較量非直置弗道蓋亦性所未有蓀嘗私以為生而嗇者

又與不居正齊不齊之根　施而　冠珥

無如我王父也夫後大爭逐計能慧巧遊佗以此役人而王父避焉不居齊之一途古長生家所據以籠絡造物者而王父泊焉居之祝龥考祇莊生所謂適而老者繩繩窮有艾哉孫猶憶我母氏之言也曰自吾爲女子閱汝大父瘁而莫貽之久見其怡怡下人類忍辱焉而莫得一吐氣也飲食居處洎矣吾欲作之豐亦吾又詘焉家中落以少恩慮故而不能代一篇也兒曹記吾言汝大父固善爲壽者而吝而忘而者觴累累矣其介一命以觴

乎吾志侍焉藉故爲壽若其不然吾負疚焉矜納非吞孫佩母言凡十八年七旬宜觴而不舉者媿母志也而今庶足以觴矣今弟曹挽酹跽進而言曰長孫孫客遊門千里外不獲親酹一巵而弟侄以文王父必且欣欣受觴而浮白焉是日也三花在庭流鶯在戶蘭芝纈紛拜舞王塊王父亦受厥豐矣是正造化適以老將也吾母之志可以慰矣

孫鼐拜手敘之

齒亦可壽可富然壽可齒而富齒又不可也

雖出母氏一段見述之非諛

○○○補孤山種梅序

夫人標物與物借人靈古往而今自來風光無盡景遷而人不改與會長新是知有補斯完無虧不滿誰非造化轉水光山色于眼前繫比人功留雪月風花千本地維昔孤山逸老曾于瀛嶼栽梅偃伏千枝澹蕩寒嵐之月峨嶒數樹留連野水之烟自鶴去而人不還乃山空而種亦少庾嶺之春久寂羅浮之夢不來雖走馬征鞭閑前堤之景色奈暗香疎影辜此夜之清光是以同社諸君子點綴

冰花補其玉樹種不移于海外勝已集乎山中灌巖隙而長玉龍紛披偃仰暑淵滔而棲白鳳布置橫斜幽心狀瘦骨同妍冷趣植寒枝共遠西冷橋畔重開玄圃印清波六一泉邊載起瓊樓邀皓月非爲借風霜之伴與岸花江柳闘風光亦將留山澤之臞令溪飲巖居生氣色倘高人扶筇掃石政堪讀易說詩若韻士載酒飛觥亦足吟風弄月使千古勝場不淪寂寞將六堤佳境盡入包羅豈獨處士之功臣亦是坡仙之勝友余遨遊湖上緬想孤蹤策月下之驢爲問山中誰是主指雲間之鶴來看亭畔幾株花爰快述其良圖用同貽于好事云爾

事之風流文之娜猗勝君家所緒。

原缺第二十九葉

西湖談藪序

余嘗游西湖見養生家錢先生先生謂余曰人生功業益世文章名滿天下其于一鍼元氣如漏卮汁水余感其言作詩謝之有省言常護氣息念自通神之句遂假宿湖上僧舍浹旬日求盡其服氣之術而錢塘諸君子聞余至操文叩吾閣者履錯戶外既相對輒似酒人逢麴車津津不能罷口矣有言獲氣之戒都不復記憶坡老所謂知過不改日旁坐上偶拈一題率爾談論粗有本末諸君子遂以爲文客退不能多記其錄成編者纔十餘首耳友請刻而傳之世余笑曰錢先生一服良藥吾不能服奈何以膏肓中語誤天下無病人聞錢孟玉鄭德遜從余遊請曰願師無執養生家十成語坡老云與其茹也寧吐之適吾意而已余快其言曰是吾藥也吾病且霍然遂聽諸君子刻之茹而不吐亦病痞膈則又不若吐之爲愈

重脩都城記

皇帝三十有二年夏雨震霆浹旬時京師大水靈垣民舍城九門圮者三百餘丈已乃浸圮及七百丈有奇城使者上其事時　上方戢民居止蘇閒架丁窗之稅維城之役司空具以請閱三疏乃報可則命部臣某董正厥事招流集庸甃石畢輸臺臣省臣獎能禁媮各有經紀粤明年某月日城功告成臣拜手而爲之記記曰惟　文祖待邊守在四夷恍削而城屹如干雉冉堞崇崇宅大馭輕　睠于孫子戎馬之侗伏隍時有乃罔不增厚備圮以鈃萌慎固　肅皇之世葺彼罽戶飾廊門庭侮予是懲肆我　皇敬勝張皇垣墉塗塈天警于康恒雨弗霽屙廬以漂土脉以解峨峨萬雉或陷或摧惟　帝念役大勞人爰亟于救寧民有幹止國有經始如父母之勞其子先飲食之徐服賈焉乃召司空乃召司徒給其餱糧量其徒庸取丁于鏜夫使佚于瘁民災不罷衆役能蘇荒將事之臣稟仰　懿恭勿亟子來稱事程能功令具脩和令燕

弭含脯載鍾式歌且春萬杵登登舉不涉年厥功篤如坰理圯更將作報成人飽而康歡時而壯淮皇帝勳民康功先郎佚使以心勞使以力惟皇帝因圉衆心成城務壯其內乃壯其形緩度伊始疾收厥末　聖神作用威除德悅南越北胡西羌東夷視厥所止千里邦畿皇哉皇哉于斯萬斯蹟不可磨刻石記之

高簡典雅不殊典誥其中回護更有巧心

筆花軒記

筆花五色入夢而文彩殊進豈猶是文人腹笥繡口借夢境作鼓吹耶凡物有借而得之終非吾有不若蟲魚食神仙字尚令滿腹帶神仙氣彼譬無借而腹果然也韻萬卷書胸中便吞吐八九雲夢走筆川決而風雨驰青烟冉冉從十指出食龍肉得真飽衣寶珠而光照襟帶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處氣日新無盡文章生生變化亦無盡寸管而縮千秋比于夢境誰真誰假尹士沉而誌試坐筆花軒祭取覺雲烟草樹刻刻供我筆端何須效江仲通乞靈栩栩蝴蝶時尋生活也

落筆風雨欲驚蛟螭欲翔

○○○蓋茅處記

城之南墅吾廬居焉徑寂而宜禪也百堞紫左葺木爲戶映以環溪錯以脩竹廣噂迷埊雲物曠然纍纍古丘半出若髻有僧慧雲者紫柏老人傳弟子也率其二徒來就于傍定而無寂朴乃知足于是編竹爲條誅茅當瓦一龕依于松脩燈火挂于逢蓽蹤震風凌雨未受夏屋之帡幪而夕秀朝雲已占蕭齋之景色一枝粗穩半偈如甘服而一飾千家度形而十年斗衲物無取也我何有哉古

之至人以三光爲戶牖故不礙以四時爲庭除故不卑茨峇但取造化之有生成自然若贅人工之能補葺特甚所以虛能生白無有室用況乎佛地雅似蓬居昔維摩十笏開基支公三賢衡勝止以眼前作系不須物外多求豈必問金田于給孤飛玉縈于祇恒作塵外塵生法中法也余性嗜丘園夙敦禪悅數椽古屋栖巳倫于鷦鷯四壁秋風趣更饒于薜荔暇當選佛閑亦觀空意不屈于鷦爭忻亦同于鳥託蓋茅之旨余有味焉故記

疎濟有竹籬茅舍韻致

波燧流花山留聚雲層層錦綺大可悅耽

治勢論

天下之大勢。靜則治。動則亂。天下之人心。與之以靜。則各安其性命。而不肖之心銷。擾而動之。則人將自危。而幾成其死。解之勢。夫民輕愚而易犯。法者。性也。麗于法而治之。治之。如其人。如其法而止。則犯者伏而平。民安。然而不驚。一或濫觴于法之外。株連其人之餘。而愚民始惶駭眩亂。喪其神魄。求解免于須臾之死。而無端之牽引捏造之風波起矣。爝火燎原。蟻穴潰隄。所當深懼。故安天下者

愼無動之。嚮者東奴之訌也。其初縱之。緣而衛之。蔑視。以析箠可使。而不料其伏屍流血也。此擾之過也。蜀以徵兵擾。而永寧叛。黔以襲替擾。而水西叛。齊魯以牛車擾。而鄒滕妖黨叛。今日國家兵甲四起。兵民交困。事事以擾致之。夫天下豈堪再擾耶。乃者遼民之徧布登萊也。而幾又以奸細之言擾矣。幸而　明旨煌煌。消其隱禍。則亦社稷之靈也。東南浙直之間。群猾輩以恫喝脅人財。而富家見卒多清狂不惡。大言易信。而務外不根之人易投。然而實非有斬竿揭木之勢也。比于盜賊。則盜賊死耳。比于妄男子。則妄男子死耳。死如其法。死固無怨。罪如其人。人亦不驚。如草薙禽獮之不足。而必欲一網以包羅之。恐江淮之間。愚者駭。智者疑。弱者惴。勇者譁。無樂生之心。而蠢蠢有累卵之勢。此亦今日之大患也。夫刻木之流。以株連爲利穴。羅織之吏。以鈎距爲功名。嗟乎。天下豈堪此輩大擾耶。夫民無亂。而喜事者惟恐其不亂。及至亂形見而束手無可奈何。則又何若靜治不擾而共享太平之福爲得策也。

嗟乎。今天下北擾于奴歃。南擾于海盜。東則亂卒。西有流民。所云乾淨者有幾。更堪敲剝擾之與。皮之不存。毛之安附。長民者幸一日免耳。倘脊能血。將亦安之。

先生之論最切時弊。其所以消亂只須治如其人如其法兩句足矣。且莫說到亂形見而束手無可奈何。就使一念避咎貪功之念橫于中。來一盜賊妄男女而叛之逆之。胥百十人騈首而草

雜之咎遠矣功邀矣如天理何公論何寸心何

已援者幸三復此論

名論

文山黄冠論

或問文信公空坑一敗此心已死宋室久矣黄冠故鄉方外顧問無論必不可得即如其願將遂不死耶曰殺身成仁身何必殺也仁成即殺身亦可若仁不成即不殺身與殺身均不可也要在信得何如耳身物之寄于世者凡物有主焉尋得其主而歸之此物一聽其有無不必向主人索物蹤跡矣故一文山耳爲逢爲于烈烈而死成仁也爲伯夷爲箕子或委蛇而去或餓而保其首領亦成仁

大可折服　識見　痛快

也仁自我成之不在生死上成仁也從生死求成仁便是殺身舍生只了得氣節事于本體原無與文山之深于信道以此嗟乎道理束縛人至沒身而不見本體者多矣然須由束縛而後能解脫之則宋人學脉所自來也陸秀夫灘危正色而猶講大學正心章說者笑其迂不知即不講倉皇奔救失其常度于宋何益絲毫與其盡失常度而不免于亡不如從容自如負帝而溺之爲得于死也辮香腐颸風冠帶見先人其主見多如此南宋諸

名人視晉時陸沉輩高下何如。後世有以晉後揣摹文山。而當日麥炎輩亦以此甘心焉。此與癡人說夢何異。可笑也。

立一君復立一君。人子下藥。至此盡矣。盡則何妨作周之伯夷。覺時論為再舉。猶是蛇足。王炎午生祭。亦非知己。亦是多事。

○○◎分羹論

張子曰。漢高非負太公。負項羽也。項羽性直而心慈。性直故不能忍人之過。而不顧其後。心慈故留連不斷。而亦不失為直人之肝膽。此所以號英雄而不能成帝業也。自湯武而下。其成大功而為帝者。大都以權變勝耳。況兵凶戰危。豈容如宋襄之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耶。而項羽之脫沛公于鴻門。放太公于俎上。實近于此。然其本質不失為直氣人耳。我翁若翁。動其慈心。甚于哀懇之也。令項

烹太公。天下方謂沛公忍殺其父。而尚討人殺其君之罪乎。名不正而大事去矣。惟料羽不至此。而為大言以詭之。又嘿為詭言以動之。然亦幾于以親嘗試矣。獨鴻溝信約。而烏江之殲羽也。勢不得不然。然推其本心。不無以君子仁人待羽。而甘自處于詭詐之不讎者耶。嗟乎。自逆取順守之一言誤高帝。而誤千萬世者多矣。或曰。此張良之智也。假令范增未去。羽亦不至此。嗟乎。張良能殺高帝也。范增其能殺羽耶。羽不負高帝。帝負羽也。

原缺第四十一葉

○○○澹泊寧靜說

諸葛有言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只澹泊處便是寧靜非別有明志致遠二項方法也人生只有一點濃艷根蒂最難斷絕勿論田廬妻子服食器用取多受忌只美名高位攘攘馳騖紮兩一身占盡千古願奢而力儉志廣而運隘原是定分何增毫釐人之情然原似流水凡以聲利名寵招招射人之事其詛不波嘗如喫食飽腹一餐無餘水陸鼎俎夢陳方丈佳以供舌于腹何與又如衣者華綺絢

爛此是炫目不關自體若論自體受用只須布粟尋常殉舌忘腹殉腹遺身世之大患總在濃艷窠日中過日長此不忌習為故常以濃艷為故常則澹泊二字反號為嗷俗而誚其澁味滿矣似此搖搖馬塵驢影一旦千錯萬變云何寧靜云何致遠故曰跳外者能跳跳此者皆跳中人也遊道之人能于一切舉無有處觀其所始試看初墮地以其赤身故曰赤子此時誰是衣食誰是利名誰指汝愚誰指汝聖衣食利名賢聖狂愚諸相俱是出

世添入赤子何有須知此身赤身寵附之物聽其有無不足于成認執從此豁然便有水到渠成寬閒自在意思要知功蓋天下名喧宇宙總是赤子身上浮雲過影何況世味上蝸戰所關諸物似此拋下便百念俱灰豈不完全淡體又省多少營得患失勞擾豈不是寧靜中庸末章說箇淡而不厭直至不賞不怒無聲無臭總是箇太羹玄酒之初所謂淡自性命之精正謂此然潛伏屋漏無言不顧總只是淡處乃其靜處不得別有致遠話說也

若曉諭末世卻說箇無欲百事可做有不為而後能有為只是箇渾淪話頭不知致遠正是淡裏滋味做百事正是無欲有為正是不為聖賢自嬰兒墮地時以至篤恭平天下総其身一淡而已

總一淡泊便是脫去勞擾肩任世道根源似此揩點真殢場中一貼清涼散

不肯報恩失身者更甚

報恩說

此世但除君父外平生不受一人恩每中夜坐誦此語未嘗不瞿然披衣起也人生于世君恩父恩無日不受受之而報其報罔極若他人恩報之易失身不報則負德故斷不宜受也余入中秘時嘗記閣師賓所先生之訓曰諸生慎無輕受恩于人與其恩妨自立至今三復終身焉雖然君父恩政自難報耳每讀楞嚴偈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人生幸耳目聰明讀古人書識義

澤國君送詩偕俱見報君

理又解爲文章列名郡國之書濫食大官名爵僥倖四方凡可前驅何愛頂踵若其息羽靜林戢鱗幽渚丘園爲美漁釣同羣無僻東上以賦齊民無傷敵宮而妨豐謐無吼酒徒食客以叢竊無縱鮮衣怒馬以狐憑尊敬父母而奉其典刑憐念百姓而伸其疾苦每于誦書之暇進里社子弟而教之開其所見而使不溺于詞章大其所守而使不亂于功利從文字填實之地指點性命源頭就學問廣大之中透露立身消息至于顯微示之矩蹊峻路約以軌塗獎嚀昔以勸方來揚小瑜而攻玷璧使人人具靈通之眼目則處處是活潑之提撕凡吾輩爲社稷儲材在秀士以天下爲任斯之追琢豈在文章庶以答于吾父吾君聊共陳于同心同志

要知就仕途論高爵重祿俱是君恩非恩私室猶未識恩之源頭也

卷之二

論過篇

過人之生機也聖人所不能無也人無過則物而不靈何也天以極寒極暑而過也土瘠好川安決而地過也然寒寒暑暑而不害天天于寒暑過之矣搭好變而滄桑無常地之過過矣人得天地之氣而安能無過過者過而不留也實過太虛容過逆旅雲不點太虛客不礙逆旅若住而留焉則不化不化則黜且礙者多矣故曰所過者化過化之過過也人生本體清淨一物不加只緣習氣所結凝於本體磨盪處不能不來渣滓此等總是習氣與關本體猶空之有雲逆旅之有客然亦是靈性翕張鼓盪而有之故空不能無雲逆旅不能無客而生人不能無過世惟木偶土梗無知覺運動纔不入于過然天地間亦何用此木偶土梗人之靈於木偶土梗也以其知覺運動也既有知覺處亦過矣既有運動動處亦過矣覺而過過而覺也動而過過而動也不得謂偏覺礙覺妄動礙動覺

則無偏動亦無妄矣其有偏妄者留之故也前境不往則舊境不新舊往新生如環不窮過即無過此生機之妙也今夫鏡日照而翳生焉水日流而滓生焉然翳與滓無與鏡水也不去則翳矣不滌則滓矣拂翳得鏡清滓得水易簡直截過還無過之真光景也是以至人虛中而待之獨力而主之不於神明中闢是非非亦為是不於潔白地別垢淨垢亦為淨浮云翳空仰面青天掌上核客主人內守雖有千過無一留者若久而留住是陰靈累日蔽晴空盜入室而恭其家也雖然靈安能有其空盜安能有其家哉

不是為有過者開一面直是教人速于收耳

清途篇

今制公卿大夫之嫡子造之大學則爲任子。其舉于鄉入于成均者。爲孝廉其貢于庠對于廷而肄業國學者爲明經此三途者皆取士之正也其以郡邑諸生入貲者廪增附遞減其額而得入國學焉已非途之正而猶云升其俊秀也至于今事例開而汙濁濫褻之極矣賈人之子賤隸之兒舞文謫戍之丁吏胥中貴貂璫之盜賊擁其高貲騁于都中朝輸納而夕衿綬矣襁褓乳哺之未離也而束帶同傀儡拜跪起伏之未閑也而冠裳似沐猴形聲點畫之未習也而遨遊類兒戲揖于前則瀆師尊序于列則羞同儕而且監規懈于讀誦寫倣倦于抄謄班行曠于步趨肄業苦于時日多方營擾總情錢神之有靈百計偷安但指竿牘爲奇貨令坐皐比者朝夕對此亦安能展布毫釐之益哉夫古之聯簡大學之不率教者而移之郊遂今之時簡郊遂之頑鈍無恥者而移之太學未見 朝廷之能重太學也且 國家即以太學爲市所得于此輩寧有幾何適足以濁賢路而輕 國典耳若曰今日利其貲而他日即使爲郡邑一命之吏是若貸其本而使百倍取償于民是又不惟以太學爲市而以民命爲市也 朝廷或未之思乎故今日欲造人材莫如清太學之途而革事例之濫說者曰此理財權宜法也予應之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多方以取細民之利而行市道于教化之重地其辭已先不正而財又何理焉故革事例者不惟清太學之途而亦以正理財之本也

入粟上馬權不自今日然爲工爲途何盡天下而權之甚且錢神之靈復抗顏人之上曰父母公祖曾權之及人何時已哉

痛快之極不數長沙

此用非見謂停其是細游作使

○○○韓魏公不欲分別白黑意指如何對

天下之患莫大乎太分別太分別則不肖者無所容而賢者亦局于所見而不化此亂之道也夫令不肖者有所容則君子之路寬而小人得以供國家之用令賢者不局于所見則門戶不立我心不生洞洞瀾瀾順物之來而變化肯有餘地君子所為用天下以治天下其道如此夫天下原無分別君子亦何必分別之君子不分別而分別天下之主在君子故君子能用天下賢不肖而適于治若

引証極明　切　見大

其一分別則天下賢不肖將有不勝分之患不勝分且有不勝混之患是以大亂今夫人身盡血肉元氣也結而為瘠為癰亦身也內消之而不使潰則癰瘠化而皆血肉元氣矣夫一身則何分別之與有治天下者無視其為癰瘠而必欲潰之則天下之血肉充而元氣固也今夫操舟者一柁在手不必安流是而風波非也秦越人相陰陽虛實而治人之病不必參朮良而烏喙毒也夫主在我必有所以用之者矣凡太分別者皆其不能用者也不能用則謂之無主甕內之身不能挈甕堂下之人不能斷也身在黑白之外者乃能別黑白爾能別黑白故能不分別黑白是以君子之用大昔者韓魏公嘗言才氣須周足四面八粗入細乃是經綸好手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至其他則曰才偏規模小是以三十年相業擁護幼君提挈母后弄任守忠輩如掌上鄉而歐范諸公皆得盡其用經綸規模大畧具矣原其得力處正以不分別黑白一念為之故夫用天下治天下者若韓魏公可

也

不分別何以用人太分別又何以用人識高而宇弘當是賢不肖之治

癰瘠皆血肉烏堇皆良藥不可不知

○○○閒閒子解

閒閒子性鈍喜讀書材拙喜著述善病而猥喜接引賓客談文章性命之事弟子愛閒閒子者造而規曰盍枯坐而冥心絕軌跡而塞兌以葆其氣乎閒閒子佩其言扁其室曰閒而報以閒之說也人之生也輪輪轂轉殆未有停機焉天道之生而藏也地道之潮而汐也人道之動而靜也往而新迎而不積新故生不積故閒矣流水之涓涓汩汩而常清也滯而蓄之有不終日腐者幾希人自生而

即涉于動矣動而靜故靜不可見而動也善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今人但知枯坐之為靜冥心之為安絕軌跡而塞其兌之為暇也夫安知不枯坐之靜不冥心之安不絕軌跡塞兌之暇乎且人之靈心必有所寄不寄之于詩書文章談論則必轉而他寄焉夫他寄者獵逐之場而溺淖之府也酒食醉飽之餘而博奕籌算之事也愛其生而生殘厚其身而身殃吾安知挾冊者之不猶賢于博塞以遊者乎今夫心王種也王種無為亦必寄其

寄則不可不審所宜矣

權于公孤宰執而無為之體安若其無所寄而宦官宮妾必有乘其閒而竊之者矣故王種之寄于臣種也臣種亦王種也心官之寄于詩書文章談論也詩書文章談論皆閒心也無勞爾形而不能不用形無搖爾精而不能不用精不用其形不用其精則其為人也同于枯魚夫形色者有盡之物也而天性者不蝕之根也天性閒則形色泰矣天性不勞且疲即形色不妨日運動矣故曰制而不著放而不動處喧無惡涉事無惱夫無事者讀書

之訣也明諸心者著述之妙道也眼前無一不善人者賓客友朋皆足生我也此其為閒也不既多乎鏡隨物現形而鏡不勞鏡閒而形自忙也晴空無塵而遊雲之往來無礙晴空閒故能為遊雲受也吾是以稱閒閒子嗟乎大鵬飛以六月息而閒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而閒夫知不息了義者可以言六月之息矣然則閒閒子即讀書著述談道論文其亦真閒人也已可以養生可以盡年作閒閒子解

閒不在枯寂枯寂爲閒一值事便手忙脚亂涯
得閒于讀書著述談道論文可以閒其心于居
平更可閒其心于應卒

與葉相公閣下啓

竊念某讀書有限諧世無緣遭時休明賦命蹇薄
積灰已浮於搔髮負疵何待乎吹毛亟宜抽身以
謝公論是以瞷伺拜疏涕泗求歸而遽荷 溫留
尚靡就列在鄉國皆曰不可豈 君相猶識其才
幸恩難報下冉生度義不容以終日恭惟 老師
相公閣下安 社稷以爲悅臥 聖人同其憂昔
輔神皇排大難決大事措泰山而聲色不動今保
明辟收羣策合羣力遏狂瀾而風浪自平留一日

而 朝廷樂一日之渧寧壽百年而四海享百年
之美利至于因材而造與物爲春進君子不求備
於小知退不賢亦曲全其大體如某躍冶尚賜溫
吹自省孤危夢斷長安之日門獨憐衰病情迯
國之烟雲再疏微 天慫祈票放所望收身末路
得爲聖世之全人沒齒窮山安享太平之餘日雖
靡報德長孤桃李之光誓不辱知末矢松筠之節

高音朗節無慙氣亦無瑣詞

○○○復錢孟玉書

昔年養痾招提今日避喧沙上田園既蕪妻兒凋疏筆墨久荒賓從稀絕嘆吾生之不辰嗟世路之荆棘似此景況年復一年稅駕未期時光易老古人乘血氣而思自見今日奈之何哉足下三旬九發尚能馳騖春華賈于介已不似僕五石瓠濩落終身也古人云素貧賤行乎貧賤僕山林人耳原無者好山齋數椽曠地半畝前種修竹後鑿深池果樹萬株列于墻下草花千本植開庭際每臨月

仍是既介溫才情

當空春風拂戶則披襟散步命酒放歌架上古書信手拈得開徑迎客欣賞相對樂我終日可以忘饑此時又何須峨危冠于鵷鷺爛金紫于五雲哉然而此福亦難消受則似先天有吝嗇者然何可強也便欲褰衣長逝負擔東書爪五岳之煙雲訪空同之靈秘冀得名僧指點參究五宗仙侶提撕開授玄路而凡胎未脫俗累相纏家未何回首迷變想亦性分上帶來有此一番窒滯難泥也即欲破戒食之葛衣溢神仙之隻字上取國朝之典

天下惟有翩機難學

要遠稽往古之精微求為可用通其條貫勒成一書以待來者而精氣衰止心目勞疲辭索于覃思筆窮于揮灑每搆一篇展轉竟夜不成一字尊壯年不學老時悔今尚何言哉嗟乎僕今真無用人矣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屈曲無傷吾足當今之世僅免刑焉敢役夜行不知止哉茲且就醫海曲依棲舍而居世態鄉情久置不問若得微草澤之功藉秦越之力起其蹣跚錫之杖屐復將問六橋之花探靈山之巔際與兒把酒銜杯一傾倒

使人至此真可悲痛

欒藉或有期乎各尋樂處無拂身世之患而已

先生既精理解復饒經濟乃竟不得效一割之用非直先生不幸也

○○○夜坐自述貽自南上人

性不解治生客居更鵬旅館四壁立金馬門吏故甚貧月俸所入裁給薪水間損其一二供佛如來燈爲兒子祈福馬上時攜百錢遇貧兒號者輒量施之長安肉價頗高獨韭腐與南方相當能甘澹衣食小菜奴經月不嘗肉味閒日晝閉門或無過客則科頭坐斗室不衫不襪啜茶以供冷腹至終日突不黔性所適也或作錢所入略而輒分之書賈貸其直之半而蕭之賈人欲利局蹙不堪則傾

囊而應大率囊篋空者多坐此夜惟一榻一衾獨故鄉同志者至則抵足而寢論古今之概夜分不倦客來無論新故度是日有酒數升則欣欣張之坐且語且嚼倒瓶而止遇交際勞擾筆墨繁困則于夜焚香誦楞嚴一兩段性魯故不甚解聊以淘汰渣滓而已長安有僧號自南僻居城之西隅以情靜自勝散堂後時往過偕論奢糜觀渠又能從世法內下無礙轉語每一往復豁然參解若洗人之飲醍醐似此客居幾忘年月每念爲諸生時

夜寒有時亦是快活事

杜門不通世事于世頗不宜而獨好讀書至錢不得裹紙中山妻操作枵腹相視廼始爲譚經傭以餬其口又不肯誤人子弟好行其直非分所得或得之有故者不屑向俗人作較量往往唾千金于塗傲然不顧其食貧固宜第拙此一事而幸不沒我恬澹所好今來長安中遵而行之粗能自樂向令當日略有微逐妄想轉念墮落消消江河決坊誰砥是今日客子冷落大爲一身苦海矣憶吾執友郁孝廉先生之言曰書生解爲文寧解爲人亦

猶是也先定其草藁而後貞焉茂不工矣先生沒十二年此語至今耿耿也余不忘先生之言其敢忘我諸生時耶

敘致直是清福譜可忘羇紲之縶何計旅懷之惡

○○○邢臺令王君祠堂碑

邢臺令王君大受字可仲號凡生蜀之合州人也少讀書有文章名喜負奇節庚子舉鄉試癸丑會試爲余本房第二人既登第擬上書　天子慷慨論當世之事余微諷之曰車中新婦而惜借驂毋乃太早計君遂焚其草乃歸逾年授鉅鹿令當事器其能調治劇改邢臺令居官淡刻清冷而愛民月俸盡捐爲民興便利修橋治道浚陞築隄廢寢食不倦邑村故有百泉東滙爲大澤亘鄰十里鄰

邑南和任縣民皆設閘或爲筒以導之溉其畝泉故邢水而利乃鄰受君因其下流創爲閘内別穿小渠引泉水灌十六村田幾萬頃十六村民皆得新泉溉田歲大熟鄰邑士大夫爭之力然弗能奪也余以使事過邢策馬往郊外二十里訪其置閘處村父老爲余指點建置啓閉蓄洩幽邃浩然悲之而村父老羅拜痛哭齊聲頌我王令君且曰令君爲民開永利然役不勞民財不費務秋毫皆以俸入給之故令公垂橐而歸歸死於道而不能葬言之更嗚咽也當令君經始時晝夜督治不日而閘成又不日而渠成我愚民且有病其亟者嗟乎令弗亟而鄰邑之旁撓且至閘又安能成而渠又安能濟哉言已復痛哭余揮淚慰之曰而父老既已思令君令君茲不朽矣爾邢不幾爲王令君桐鄉哉父老乞余碑文記之余曰去思碑生祠滿天下然大都爲媚人潤色功德耳如令君者勞于民事而凡死死而葬焉一子僅十齡豈世所盻睞而祠且記之抑令君我門下士而十六村父老子

孫食君之德皆當肖其容以貽爾父老他日誅茆庇一椽于百泉河上爾父老率子弟毎社時臘日伐鼓吹籥爲社以享之我作享祠之章令爾子弟按節而歌以來令君髣髴之蒐也遂記而作享祠之章曰

泉源涓涓兮泉水迢迢開我新田兮翼我新苗我田既熟兮我苗且穀長我子孫兮畀我多福　吹我笙兮迎侯車侯車來兮旆旆其旗考我鼓兮迎侯馬侯馬驂兮雲之下侯登臺兮芬芬採芹兮薦

尊桂酒兮盈尊，侯入坐兮式燕且喜，醉我與兮飲
我黍，樂我兒童兮歡我婦女，舉侯駕兮淹留，樂鐘
鼓兮未收，祠泉上兮侯時來游，護我社宮兮萬歲
千秋。凡我村民兮庇公之庥。
為生者顯榮碑，為子嗣有顯榮者碑，乃碑死令。
子固築築者乎。然故可碑也。

○○○甘露亭徙庵王先生祠堂碑

益海而沙環而堞者，廣不踰郭也。舟車食貨之所
輻輳，卑兵魚麗之所屯集，比于通都，屹然鎮焉。堞
北為僧寮，作湯飲以給行人之往來，曰甘露亭。亭
供大士像，其左楹乃徙庵王先生祠，亭刱自先生
也。先生為沙上甲族，好修善果，而專施隱德于民。
其祭節如明洪永間天台善持戒行，率其弟子護
功課而修其役教焉，先生捐金割地佐之，又捐其
腴田以飯其香火，使海濡為鷲頭雞林之寶地

沙際有赤花青蓋之精廬，士女皈依，風俗普化，豈
特莊嚴法寶，點綴海若已哉。自昔應真賢聖遊行
世間，作人福田，功德施設，現獅子身，立袈裟院，願
力隨其智慧，功行種乎前因，遇物顯慈，當身普利，
法施圓滿，如日照空，毫無所隔，如潭印月，毫無所
漏，于以舟楫眾生，津梁行腳，破慳化各，調伏顚迷，
由其因地所成，非復眾可思議。吾觀世人辛苦鳩
聚，不捨圭撮，貽之子孫，認為已有，不思子孫究竟
是天地間一眾生。云何此厚彼薄，分別太過，譬如

人看西牕。不見南牕。若言一室通觀。八窓俱洞。玉摩詰捨宅爲院。趙清獻晚年皈僧。光華到今。與佛同輪。同久。先生形歸蓮地。德在浮提。孫爲通儒。子則清吏。豈曰人天小果哉。

看破世界空花。自覺金錢穢物。

困箴

心如虛舟。憑水去住。住固無心。來亦不繫。孰爲維繫。困則使然。如鑰斯扃。如城斯堅。何以釋困。曰安厥止。不遷者性。不膠者理。性所有常。物原無住。如柁轉波。波與柁逝。妄認妄執。芥蔕扃已。拔困虛衷。解于無始。

直探理窟。

○○○衡銘

靜則一動則徙握其紃覩厥理任權而不爲權使

乃以齊物之紀

明真衡之列星

○○○鐙銘

惟燭之蒙不及咫孟水之撼不辨纇執貞而明其

中乃柴餘而燉之光有餘

巧于竹象

○○○言誡并序

易稱辭寡論語稱訒言學果能靜深有得

雖言語至縱橫時一截便住若其本體不

靜一開口便是耳目知見用事耳目知見

愈多浮氣愈有涩循如既決之泉汎濫無

巳予性疎簡而勝于談論間有括囊之悔

遂作蠱言箴言二篇以銘于座間

蠱言

飯卄而蠱茹乎哉茹而傷生知其蠱者吐則乃巳

當其欲吐强之不嚥猶其欲嚥强亦不吐也人抑

有蠱唯言之毒與言吐于口毒可言也言茹于腹

潰乎殆哉獨影而趨厥式營焉厥以告人其口喃

喃壁塗之人軏构風而波焉芸芸之夢其聰窅如

廼仍于中寬喞兒吁彼夢之昏也誰叩而言諸萬

物之來五臟若使隨其是非幻喤幻喜博塞換策

送馬迎驢彼今之人幾夢而塗哉人不動于口之

波而動于心之波口波囂囂心波滔滔滿腹是口

晝以繼夜輪轉泡沸循之不可惟其不循横乃滋

大故曰止跡以靜禁妄損思不思之極惟寂惟默
拔其蠱本曰毒乃釋作蠱言
與其言而獲咎無寧默也然知咎而默業已動
于心矣拔其蠱本是爲要訣

寶言誡

凡身以內肺人貴之人言無用則曰唾餘彼離于口哉人之委唾不處穢而處潔也離于口哉賤也出于口哉貴也言出于口而離于口肺人弗惜聖人寶之吾惟彼多言者其以委賢人耶其以委衆人耶與賢者語賢者具足耳入寶谷而數衆寶窮以不識胡虛退焉其與衆人乎狐貉曉凍夫九鼎誇枵腹也彼非貨亭其美其安挈而詰之人道聽塗說累乃甚矣嗟乎微之若矢爾夫莫住口之悠

悠祇柱不收慎之哉寧我如瓶毋我如傾如意之寶緘而齋之如其不齋探囊胠之無令珠玉同賤藏吉人之詞以齋而貴作寶言

猶令人饑與其評意而出之

○○蔡默齋先生贊

玉爾躬粹乎以充其至德之豐冰爾心凛乎以凝其廉吏之貞屹而岳其中立之卓蘇而春其澤物之溥噫嘻乎不伸于朝而伸于野不豐于位而豐于施固以原本乎經術而發爲乎良知吾安測其所宗盍襲黃之倡而濂洛之歸也耶

幾幾一道學

○○募造五百尊者疏

上本自喜神通流傳

心生句甚透實際

辨才無礙

有衲縷垂綫芒鞵而過吾門者寠矣而貌堅質類能成其所祈願也吾喜而問之對曰吾將以十方佛因緣造五百羅漢公其爲我疏之予曰凡神通變化者凡眼所不可見也即其所爲神通流傳者猶是口實權說耳而顯之爲相莊嚴之爲金碧琉璃法身特以示夫凡眼而作菩提鄉導即第二機且不可言況第一機也爾以莊嚴像作神通變化不幾逐影而欲令十方衆生施者盡皈五百羅漢

神通變化中不幾影之影乎對曰目今吾口能說布施眼能看布施耳能聽布施一切能圓滿受用布施者詎非影也離影吾能有布施着落矣乎凡五百羅漢雖此法像則安所顯神通變化令十方衆生莊嚴也心生故種種法生是五百羅漢徧滿一切衆生矣法生故種種心生是一切衆生不具足五百羅漢耶予能不住羅漢相便能不住布施相今日且須假借羅漢相則又何妨假借布施招也且吾一寠僧耳巷呼而巷之八縣不忻且應應

且拾者是五百羅漢神通又在卷之人也今指而稽首稱之曰尊者其人退不敢居引而過莊嚴羅漢之前則頂禮不已佛禮佛尊者禮尊者人誰知之今吾勸大衆以像布施實非以像布施要與衆生共于光景現滅中識神通本性金屑泥屑盡是慈威二相盡是智悲藏看不破一堂古佛一坂泥胎粉碎今日老僧行腳只替大衆自顯大衆若眞實信得各各莊嚴自己法相這是一機就凡眼上轉出法眼來也余作禮讃

之曰親于竪盾聽予言神通矣持此以告大衆當令五百羅漢道場一時圓成也吾以其意爲之疏只把娘機筰非是蝦蟆禪止堪一跳者

○○○乞茅文

夫眞爲功住敝不新成悟法則能儉雙跡寄相而成廚互換聰兹茅蓋消矣禪棲山雨欲來不護朽楷竹檻秋風吹動誰禁飄蕩之蓬蘆遂使佛火濕絕蕭索一燈孤日月僧廚爽剌剌支持半壁老僧道歲月消磨那問香巖精舍只風光荏苒誰擇選佛道場凡屬皈心寧無作念況易充鼯鼠之腹不必恐錫盖難穩鷦鷯之枝只在拔毛僧造則聚而成伯茅亦介少而就多半椽俱

法寶圓成一莖即佛身變現匪直杖錫有託應占造福無邊謹疏

瀟湘竹篠舍風致

謁胥口伍相国墓文

瀉忠魂兮怒濤埋靈骨兮神皋草芊芊兮古廟麥青青兮遠郊執鴟夷兮漂泊尚吳土兮逍遥居石千年兮春光如在雙槐萬古兮歲寒不彫丈夫不輕一死兮死固順其所洩熊何讐慰父兄於九死闔閭何德定君臣于一朝當其挾弓而走志不于溝瀆抱其屬劍而没忠不化下江流亂白公而覆楚社傚王僚而定吳祧彼英雄壯兮抱沉而彌苦迨功成事就兮矢忠赤而不搖狃其避

則身尊于九鼎而酬恩則命輕于一毛嗟乎人生行其所快耳固將揭日月而爲昭彼借漢以報韓兮戀赤松之喬喬至今悲相國之孤忠兮羡子房之遐標然脩興各當其時兮安能作視人之亡國而遠去以爲高宜朝秦而莫楚兮笑[illegible]國士之纍纍嗟哉乎萬事畢矣千古常存爲河爲岳爲日月星敢荐斗酒以荐千古墳靈旂髣髴兮淵潤

嗟嗟韓讐報而不忘爲四皓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能不爲楚籌安危者謂相國得以楚報而毀吳之典亡不問乎若謂鴟夷去越則又卻不去于倉猝之時去于入吳之後也相國豈悻悻一死若哉文中丞剔其肝膽

明中憲大夫大僕寺少卿屠峯李公墓誌銘
嗚呼此吾年友太僕寺少卿屠峯李公之墓也公
諱時榮字元敷。登萬曆丁未榜進士。歷寧德莆田
二邑令以治行高等　徵入爲江西道監察御史。
是時當　神宗皇帝晚年邊境寖多事東夷訌開
鐵遼瀋間名城屢陷。衆上兵疏。不能乘障而主客
餉歲糜百萬餘主計仰屋無策公條便宜畧言兵
須餉其宜餉當核其實今日措餉之塗不厭廣清
餉之法不厭精誠令治兵者兼得問餉主餉者兼

張侗初集　卷二　垩

得治兵自可首尾相應征勦有備朝論韙其言尋
而按長蘆鹽政畿南地故廣斥而民多豪倚中貴
爲奸利公搜剔城狐根株姦蠹縱務凜凜又章數
十上請省言官請許進寬禁白遼除蠹吏止隹彼衡
皆得報可乃　命公主餉事備遼時遼餉缺出加
漏卮而郡縣征輓期不前疏罷橙而忠反驛盜自
昔抗疏時已腹畫具矣乃約措餉調餉散柰
檄刻期會上萬府如流水持籌握算煞恐下矣
旋以勞晉太僕少卿。覃恩再贈公父母四品秩

而以　予告歸是時天啓初政寬大朝士大夫以
氣類相高排擊異己錚錚不可近中璫乘之而鉤黨
禍起羅織珥璫下郡國者旁午。而公時家居忽忽
不樂顧時閉閤獨坐罕見賓客間對客杯酒笑談。
穆然感慨類深念者人莫測其意也無何晨起寢
門未闢而公逝矣。同榜兄弟弁皂往視撫其屍哭
之卒莫得其病狀余顧哭之慟曰古稱賢者厚于
德薄于命。公之逝其命也夫幼失慈母長背嚴公。
零仃孤兒飄泊師塾筆耕餬口垂二十年乃得一

張侗初集　卷二　垩

第何艱難也董恭人糟糠相依勸讀佐政。朝榮俄
謝宦邸分飛至于仳道無兒。中郎有女孰莫含淚
孑影自憐抱此苦衷其能久視至於無聊一決豈
其情耶則又嘆曰未也襄公門人曾唐事楚卿。故
莆諸生也爲我道公治莆如其治粵狀甚詳嘆曰。
公今之卓太傅。元魯山也。八閩邑大夫莫或先焉。
嗟乎彼田野感憤無聊而一決者計畫無復之耳
賢者誠自重其死以公治行與立　朝風節猷猷
自表著豈不思用其未足而願自同於溝瀆之行

吾斷其不然抑世道交喪賢人長往鷹鸇擊而鸞鳳翔豺虎横而麒麟隱當其穆然深念時有隱憂焉夫公豈可以語人哉抑此亦可謂一死生輕去就遯世而無悶者也而吾又何慟于公按公先來自南渡徙居上海自其大父愼泉公父庠生贈太僕復菴公而上系皆無考三世皆單傳撫恭功之親可以續其烝嘗之託而竟以兩外孫在抱者一名京孫一名蘭孫爲之嗣京孫長婿章君摩開子蘭孫次婿杜君元培子二女之歸兩婿者皆董恭

人出也公生萬曆癸酉距卒天啓乙丑享年五十有三董恭人生隆慶己巳距卒萬曆癸丑年四十有五今年丁卯臘月廿七日兩婿奉公暨恭人喪合葬於神山之新阡且以侍郎杜公狀乞余銘余同公舉于鄉遂爲銘曰

孰躍而升之一羽九霄孰隕而推之泰山鴻毛其華曄如其果不食蘭生于門其種不植豈于千秋啻于一子唉我元敗其未歸于此

拈出措餉清餉一籌便足不朽矣

○○○爲考選諸君祭熊侍御文

嗚呼陽明餓而君子厄元氣薄而正人摧嗟皇路之驅馳假吾公其焉如惟公砥行氷壺宅心霽月德則春融材則霆決其持論也引大義而執砭之平其與人也豁重襟而含鍼之別中立之概薄增壁而不依獨創之局棄漫幅其如梳當治行之内徵偕吾儕而待詔彈冠侍從之班振衣日月之表方將定國是而鎮人心滌小羣而培公道固非常人之優爲亦吾儕同事之有造也何一疾而奄忽

而擬于而遽相弔也耶吾儕交公服公慷慨琅琅其音聽之淚灑世人何知見利而爭舍瘝集蟻没齒而饜百足爲扶盲相雙杖失之則顛迺蹈羅網亦有夸人氣俠自矜決於而墻波濤晝驚或諱機械託宿名理理亦有機謝爲禍始嗟嗟世波如此而已非公深憂誰念及此嗟嗟天地經歲不生一人幸而挺生摧則何頻進賢之難如丹挽陸曾幾及用而奪斯速嗚呼哀哉惟我同盟集此經年幾分合契道義爲歡領袖如公先降割焉嗚呼哀哉

草木搖落，鴻鴈在天，寒途戒霜，旅櫬荒烟，寡妻弱子，一索蕭然，獨留榮名天壤之間，奠公一觴，有淚如漣，靈其慷慨，尚歆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亦自寫其世道人心之感，戚戚時憂國之心。

○○○堂祭文

維萬曆四十五年，歲次丁巳，十二月朔越廿六日丁巳，嗚呼痛哉，我父生而養不隆于兼味。我母死而材不稱于五金，榮弗施于泉下，祿弗逮其雙親，煢煢獨子，隻影單形，有女雖嫁，有孫未成，抱此長痛，日夜淚零，男所以旨惟一餐，夜止一衾，蕭條終歲，辛苦平生，沒齒無怨，甘心甘貧，念我父母，且不享人世之樂，男何人，而忍竊溫飽以自寧，欲報罔極，誓以身殉，今者奉親之命，卜吉高原，前臨浦水，後依祖墳，縣𡻕男所親視，穴壙男所親營，既安既固，以妥先靈，男畢此大事，苟竊餘生，有福則徼父母之庇，而盡心報國，無福則歸父母之側，而泉石終身，惟吾父立身清介，惟我母稟性慈溫，積德非亭，宜利後人，男非薄，弗克負荷，惟願我父母安此吉壤，而昌大其子孫，一世百世，乃育乃繁，繼其清白，守其典墳，用衍我祖父之澤，而不孝男之罪丁以少逭，於九京，𩊠輀將啓，寫此痛恍，嗚呼哀哉，尚饗。

質直正似告親之文。

○○○慰弟文

噫吁嗟乎纫調五尺非小成人非夭汝何所貪汝何所少吾思人生久視何爲以人閱世多閱多迷迷而不解百業從之譬人瞪目瞞空狂華若合服者瞞空亦無汝之一生諸業不起兀然而生沓然而逝謂汝舌業菽粟鹽虀謂汝耳業蟲鳴鳥啼謂汝眼業文史圖書謂汝鼻業幽齋蔭除謂汝身業夏絺冬裘謂汝意業無懷古初見諸業者脫然無有造物者汝其亦令汝人忌十成誰過于汝且汝

形尸如蟬斯蛻清風浮雲更何牽累若戀紈綺汝生布葛若戀珍膌汝生藜藿若戀妻恩汝未有家若戀名韁汝未出世若戀利濡汝不治生是諸無戀得大清淨汝生于世如雁過江雁無留踪江無留影似此灑然亦可長矣或云人情如水刀不可揮計汝所念嚴親是依但汝既至此而寧用戀爲汝生行三年有二兄汝心欲盡二兄知之母逝廿年處歿其汝今來歸慈竟相比汝所自盡吾亦不知各盡所能以報父母存者沒者兩無憾矣吁

嗟乎江水滔滔燕山蒸蒸彼蒐氣旣無不之其亦將集于我之旁也耶

總即是業脫離諸戀何不可撒手而長行

讀文去得失想正如是

故自可笑

擬試目戲題

士子來京師向我問試目者踵相錯也朝士大夫亦爲其子弟馳尺幅來徵北南還而里社廼索見苦余笑而應之曰弄筆寫生原是適興事一月先據于中大類畫方界學書寧能脅筆滿志否蘇季子得太公陰符書錐刺其股期年而揣摩成今讀其說六國語曾有一字引陰符耶揣目之不能工爲文猶陰符不得作合從說也大界對景所至活其靈心隨手拈起妙議纍纍從十指生如是文寧有定目耶諸生未解也固請曰以供寸晷射覆耳覆而中力省而功倍余又笑曰我非東方生安能先知守宮窶數而代爲子射諸生曰先生且以目衡人律令自先生出也余笑益不止曰今我今日作律明曰作令三尺又安在哉雖然伏習眾神能作百首自饒爲之此古人作賦訣拈出數題以佐子操觚生意正不必預定其爲守宮窶數爾

風檃水而成紋風水非相期也且安必筆筆之同好耶自堪一笑

玄珠之得。偶以象罔。罷云擬議者工。

學人討論時自己理會受用

○題王甥尹玉麥花樓

闢一室。八窻通明。月夕花辰。如水晶宮萬花谷也。室之左。構層樓。仙人好樓居。取遠眺而宜下覽。平地。拓其胸次也。樓供西樘達摩。西來。悟門。得白十年。靜專也。設蒲團以便晏坐。香罏一。宜焚栢子。長明燈一盞。在達摩前。火傳不絕。助我慧照。楞嚴一卷。日誦一兩段。滌除知見。見月忘標。南華六卷。讀之得齊物養生之理。此二書。登樓只宜在辰巳時。天氣未雜。諷誦有得。室中前楹設一几。置先儒語錄。古本四書白文。凡聖賢妙義。不在註疏。只本文已足。語錄印證。不拘窠臼。尤得力也。北牕置古秦漢韓蘇文數卷。須平昔所習誦者。時一披覽。得其間架脉絡。名家著作。適當世之務者。亦列數篇。卷尾以資經濟。西牖廣長几。陳筆墨古帖。或弄筆臨摹。或興到意會。疾書所得。時拈一題。不復限以程課。南隅古杯一。茶一壺。酒一瓶。烹泉引滿。浩浩乎。備讀書之樂也。

樂矣。正恐窮措大。難以消受。

平泉清源提退步訣此爲進步訣就所隙刻書
史中得吾輩讀書法

題高孝子傳後

吾嘗論孝庸常人事耳如吏不墨而女不淫固其
本色宜無足詫而叔世乃指爲獨雖然夫亦有獨
者古人論忠孝而要之于死蓋習所豫喪所始中
人之情如是能于此際分明者便是非庸常人便
謂之獨高孝子居常色養常人孝耳至其蹈白刃
涉風波瀕死不遺其親雖求之古人當無以過蓋
人之心神悉其所見見風波白刃便不見有親若
其所見止有吾親自無風波白刃當今之世怵于
外而喪于內者皆是也若孝子者亦可謂獨矣吾
嘗謂愚公移山之事及讀孝子傳乃信夫孝子不
顧一死以身父命豈料身與親並完兩脫虎
口倘所稱匹夫之志不可奪者抑天相之矣然
孝子第曰此庸常人事吾行其當耳豈顧當世競
指爲異而當世學士大夫共詫而異之夫其理又
有可得而推者若孝子真可謂獨矣

世盡外怵而內喪自今皆行成奇行

此後是孝子心事

○○題鍾面溪封翁壽册

面溪先生嗜隱行無官以子給事中貴官也然竟以無官隱耳讀天下書窮覽天下名山水而發之于詩歌其祭酒于鄉年八十矣壽之者曰翁見貴而先生癖也猶玉珍而先生芥也樂矣久矣壽道也余曰塵等貴見貴矣芥視珍知珍矣若塵自塵貴自貴也芥自芥珍自珍也此兩忘而化于寛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寛吾所壽先生者以其寛也扶節自暇則車馬自忙紐荷自適則組佩自勞岩

石自安則官司自纏眞樸自榮則名譽自辱由由乎朝市之賓而亨山林之重老而彌堅寂寞而不知惝彼將何得乎此而何失乎彼是以太音振于洞壑而大業悖于嘯歌此先生所以壽于千秋而不與蓂莢爭大年也

想如珠圓雛如兎脫。

袁小脩先生[illegible]并[illegible]

壎篪奇韻宋有眉山明興爲弇州昆季文章稱二難近則有公安袁氏篔簹谷裡和鶺鴒之好音金粟堂

頭輝棠棣之花蕚風流蘊藉豈令白眉獨艮故不獨中郎振玉磻之墜緒小脩亦嗣中郎之微音居乎角勝于火攻矜才于絮起揮

塵遝毫輒欲後來居上然其間爽暟之氣飄逸之韻新頴之思尖利之舌固猶然兄弟也既選中郎小品復取小脩珂雪齋集選之璐聯璧綴貫有奇光瓊貫瑤繩瑩生異色惠連春草之夢直與靈運寤寐通矣想亦天地間氣既鍾于蜀復生于吳又必鍾于楚居

中以呼吸兩地乎八士無文兩曹豆燃知不足奇也

壬申冬至日武林陸雲龍題

原缺第一葉

翠娛閣評選袁小脩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翠娛閣評選袁小修先生小品卷一

公安袁中道小修著　仁和全汝棟漢卿選　錢塘陸雲龍雨侯評

○○○阮集之詩序

國朝有功于風雅者莫如歷下其意以氣格高華為主力塞大曆後之竇於時宋元近代之習為之一洗及其後也學之者浸成格套以浮響虛聲相高凡胸中所欲言者皆鬱而不能言而詩道病矣先兄中郎矯之其意以發抒性靈為主始大暢其

意所欲言極其韻致窮其變化謝華啓秀耳目為之一新及其後也學之者稍入俚易境無不收情無不寫未免衝口而發不復檢括而詩道又將病矣由此觀之凡學之者害之者也變之者功之者也中郎已不忍世之害歷下也而力變之為歷下功臣後之君子其可不以中郎之功歷下者功中郎也哉毋以此語示人鄭至河漢惟吾友阮集之深相契合集之才甚高學甚博下筆為詩本之以慧心出之以深心而尤不肯以躁心慢心掉之予

（眉批：道之起八代之衰恐亦類此）
（眉批：便是歷下功臣）
（眉批：[illegible]）

甚心折焉大端慧人才子其始也惟恐其出之不盡也其後也惟恐其出之盡也集之束髮爲詩亦屢變矣至是雖不爲法縛而亦不爲才使奇而不異新而不纖是力變近日濫觴之波而大有功于學中郎之詩者也夫昔之功歷下者學其氣格高華而力塞後來浮泛之病今之功中郎者學其發抒性靈而力塞後來俚易之習有作始自宜有末流有末流自宜有鼎革此千古詩人之脉所以相禪于無窮者也予自庚不能竟此道也微集之其誰與歸

袁小脩集　卷一　二

轉風氣之人便是壞風氣之人沿之者壞之也而助中郎詆歷下之人便是壞中郎之人以其皆無目無骨而爲詭隨也此序小脩然有公道然是善衛中郎

○○○助道品序

山水之樂能濯俗腸飛仙之語能損塵機厭苦之情能動離想盛衰之感能陳幻理鬼神之狀能興冥懼有一於此皆可存之編目沃心漸除熱惱不論唐文兆策正史稗册有見即入都無紀律惟紫華之旨進取之篇朝家事故不入雲霞俗情是非有類松石自有流布始從升落自爲曆丁求爲始日有增加動道靜止無息不陳道人之樂孰有加焉

袁小脩集　卷一　三

損塵濯俗歸之理貸之懼入道何難不必腐頭□庱何朱程也

○○○苦海序

人心如火，世緣如薪，可愛可樂之境，當前如火遇燥薪，更益之油矣。若去其脂油，灑以清涼之水，火亦漸息。吾嘗見八關陰苦，則進取之念愈熾；貽廣柳，則謀生之意少灰。乃知心隨境變，可用吾斡旋之法。是以修行之人，常處近多林中，借其無常之水以消馳逐奔騰之火，此亦調心第一訣也。袁崧好唱挽歌，蓋亦有意，彼慧人也，姑借之以耗壯心，而世日之爲辯則過矣。予往馳求多端，妄念不息，取古今詩篇閔生傷逝之語，都爲一集，命曰苦海。當如炎如爍之時，而一歌之，念歲日之無幾，感繁華之不永，霹靂火化爲清冷雲矣。每有斯病，用斯方輒愈。更須廣其傳，以救衆生之熱惱，寶栰度中事也，故存之。己酉秋日，鬼史袁中道書于舟中。

先輯以苦海，後棭以助道品，可令人名利之心欲輕。

○○○程申之文序

申之既得徙中山水幽倚，謂予曰：予將買之而隱。予笑曰：子非隱者也。子之文濃而貴，綺麗而無枯槁之氣，實金華殿中語也，豈山中之人哉？子有可以棲隱之地，而時不當隱，心不肯隱，其才又不容隱。然則此一片地，終當付之山樵野老，鶴怨而猿啼，有日也。予故曰：子非隱者也。夫豈惟徙中不能留申之以隱，而其山水之清美，且足以發靈慧之性，而助其深湛之思。今申之此篇，皆徙中之所得也。真不可隱耶？數年之後，予以瓢笠入黃山，取道徙中，然於是處覓申之也，豈可得哉？讀書之以務靈氣，磅礴繚繞，山嶽爾而生氣拂滯，烟而拖練。

○○○殷生當歌集小序

才人必有冶情有所爲而束之則近正否則近衰丈夫心力強盛時旣無所短長于世不得已逃之游冶以消磊塊不平之氣古之文人皆然近日楊用修云一措大何所畏特是壯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亦情語也近有一文人酷愛聲妓賞適予規之其人大笑曰吾輩不得志于時旣不同縉紳先生享安富尊榮之樂止此一縷閒適之趣復塞其路而欲與之同守官箴豈不苦哉其語卑卑葢

可憐矣飲酒者有出于醉之外者也徵妓者有出于慾之外者也謝安石李太白輩豈即同酒食店中沉湎惡客與鬻田宅迷花樓之浪子等哉雲月是同溪山各異不可不辨也雖然此亦是少年時言之耳四十以後便當尋淸寂之樂鳴泉灌木可以當絃何必粉黛予夢已醒恐殷生之夢尚栩栩也殷生負美才其落魄甚予宜其情無所束而太暢于簪裾之間所著詩文甚多此特其旁寄者耳昔周昉畫山水人物皆佳而世獨　美人此集之行亦周昉美人類也殷生行年如予必當去三閒而杖孤藤模寫山容水態從予于碧水青山之間日可俟矣予淬眼望之矣酸腐居士袁中道書

英雄有託而逃非英雄不識然左琴右書名教不有樂地乎雖然恐又爲酸腐之續也

原缺第九葉

○○○翁承巘文序

予巳酉遊秣陵結冶城六祇皆海內名士承巘與焉是時予氣尚銳筆尚銛視一第直唾取耳乃明年復落春官自此後頹遡息難遂棄而入山有看雲聽水爲工課間一爲時義忽忽如夢中語逐隊入棘直遊戲耳反見收於當事此殊不可解承巘氣之銳筆之銛百倍于予頻年得賢書則先覓承巘名竟不可得心尤惑之邇者予南歸偶晤于朝歌以酒酒予出近日行卷見示丹愈徙才愈藻穿

心出脅視昔有加焉承巘酒間慷慨悲歌欲舍此毛錐持弓矢立功塞上予悲之壯之而因決承巘之必遇合也何者予昔惟河清之不可俟故有披髮入山之志承巘今亦惟雄心之不可降故作投筆從戎之談此皆隸于局中已極而欲逃于局外者也欲逃于局外無成就必得之心故其神反閒而其機反活所謂橐駝種樹得于無意者非此類耶予是以決承巘之必遇合也獨不聞賈堅之射中乎曰臣往者力能使之不中今正可中之夫能

○○○龍湖遺墨小序

昔蘇子瞻爲人性無忮害樂道人善宜無軋於世矣而當時惡之者直若甘心焉而無罪其後萍飄嶺海僅得生還詠所以致禍之故而多不可解豈亦命數適與之會歟龍湖先生今之子瞻也才與趣不及子瞻而識力膽力不啻過之其性無忮害處大約與子瞻等而得禍亦依稀相似或云二公舌端筆端眞有以犯世之大忌者然歟否歟然子瞻生平所著作自宿州待下之後半入蛟宮其臨

池揮灑之餘爲人藏于複壁者猶不能保直至宣和之世上章道士指爲奎宿然後始弛蘇文之禁當龍湖被逮後稍稍禁錮其書不數年盛傳于世若揭日月而行則本朝之寬大與士大夫之淳厚其過宋朝遠矣譏刺之餘其隨意遊戲楷墨間往往秘藏於小友之篋若夏道甫所貯種種尚未經人耳目者眞可寶也道甫客西陵與龍湖來往最久此老以嗔爲佛事少不受其訶斥者而待道甫温然惟恐傷之則道甫爲人可知蓋龍性雖不可

驅而見人一長卽拙揚不容自已如予之飛疏尚儕而以國士遇之況道甫乎昔子瞻集行之巢元修王子立子敏潘邠老黃皆得托以有聞于後世如道甫能自致不朽者無論若予之名姓且將附此老詩刻以傳則予不可謂不幸也因書而爲之引。

文字亙古不磨使消得以一生偃蹇貧之然廢其身不能廢其文奈何請以質娟嫉者。

○○○陳無異寄生篇序

六一居士云風霜冰雪刻露清秀以山色言之四時之變化亦多矣而惟經風霜冰雪之餘則别有一種勝韻澹澹漠漠超于豔冶濃麗之外春之盎盎百花獻巧爭妍者不可勝數而梅花獨于風霜氷雪之中以標格韻致爲衆卉冠人徒知萬物華于溫燠之餘而不知長養于寒冱之時者爲尤奇也由此觀之士生而履豐厚安居飽食毫不沾風霜冰雪之氣卽有所成去凡品不遠惟大計窮

慮迫困衡之極有志者往往淬勵磨鍊琢爲美器何者心機震撼之後靈機逼極而通而知慧生焉卽經世出世之學問皆由此出而況舉業文字乎吾友無異以總困爲客寄四方益自振下帷發憤窮極苦心發爲文章清勝之氣迸出埃壒若葉落見山古梅着蘂一遇慧眼而兼收之固其宜也然予每會無異于長孺座上嘿嘿而覩之私自念此非經風霜冰雪之餘有以消磨其習氣而然歟古人有言能推食與人者嘗餓者也賜之車馬而辭

焉者不畏徙步者也若畏饑而憚步則天下事其孰爲之任爲之不亦多乎無異常天下之難者也必無難天下事矣予以此參無異焉

人得天分者少資學力者多困阨學問之資也

此序不直可鼓無異之氣

○○○南北遊詩序

有一時即有一時名士以爲眼目若鳳麟芝茵爲世祥瑞無其人則國家之氣運亦覺闇然而無色夫名士者固皆有過人之才能以文章不朽者也然使其骨不勁而趣不深則雖才不足取昔子瞻兄弟出爲名士領袖其中若秦黃陳晁輩皆有才有骨有趣者而秦之趣尤深吾觀子瞻所與書牘娓娓千百言直披肝膽俳語謔言無所不備其敬而愛之若是想其人必風流蘊藉如春溫如玉潤

不獨高才奇氣爲子瞻所推服已也予友陶孝若淡泊自守甘貧不厭眞有過人之骨文章清綺無塵氛氣眞有過人之才而尤有一種清勝之趣若水光山色可見而不可即者以故中郎于諸君子中尤敬而愛之其詩風味亦近似中郎益染香潤露有不言而喻者予嘗比之于秦太虛中郎亦以爲然孝若年尚壯精于舉子業獨不肯數入場屋曰蓬首垢面頂攜竹簍子如弄蛇兒容頭過身非丈夫所爲以故至門牆復彳亍不入者屢屢迫最

後爲廣文自謂嘗鼎一臠非欲充腸能具八口饘粥即飄然矣甚矣孝若之能自貴也予今年若不得意已買得一舟自拼入舟中泛泛瀟湘能茹間孝若少涉宦途其急求登予舟以逃名焉

託跡廣文其先便已不能不作美蚫見矣即此數語已露孝若之骨見孝若之趣

○○○送邑大夫方公歸田序

雖有異才清標命不值則不亨此非人力也南唐馮贄云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豈惟事科舉即宦途可知也公以文章宿儒棄去令予邑百廢皆興然前此江不溢至是水大漲破城郭前時歲不甚歉二三年輒大饑公行村落中自賑之小民輒公發富民廩爲盜不可治倖門吏胥公力捜剔然奸猾山積公爲民日以羸瘦貧次骨天變人情若此且公釋科舉而宦遊以爲可以稍行其志

矣而卒不伸非命也歟民貧度支無從出過客不滿意則譙訶隨至以爲公似強項者孰知公之淳謹甚也夫送迎之不周水患之至城郭圮倉廩虛猾民反噬盜賊多有此其治狀之可見者也若夫撫凋瘵如赤子進之衽席惟恐傷之此心之不可見者也寘其不可見者而摘其可見者宜矣何懷公獨不悒初下車時語予事也公舉于乙卯衆人曰首春官則仕以此屢詘至丙戌三十餘年矣不得已乃官得公安時爲予兄首制科年也公甫得

公安大驚曰吾夢所謂首制科乃宦者其驗歟考其時予兄皆未生也定命如此夫復何逃豈進有命退無命乎公歸矣予事科舉無效惟有志讀十年書魏武有言老而能學惟予與袁伯業耳公才高學博歸而澆花種竹與古人爲伍亦安往而不樂哉夫州縣之徒勞則自古嘆之矣

寒泉碍石凄咽難流病葉吟風咿唔欲下

○○○壽孟溪叔五十序

有居數區倚山傍湖竹木環焉喬松千株有田數千畝不減下時歲收不知水旱魚蝦如土薪不待伐養馬四十餘蹄丁鑠部墩倍之有別館妓侲兒不離絲竹居然仲長統所云而豪華不啻焉村里蕭寂多溪刻兇庾之子誰與享此者眼前獨見孟溪叔也叔蕭自適善治生歲以其餘贊家道不盈亦不落然豪爽好客食啖兼數人精力强健予嘗笑曰如叔者素問難經俱閒物真可付祖龍鵲倉諸公當于何處生活今年五十矣非惟意興如三十許人即面貌居然是也昔伏波薄少遊之言至見飛鳶跕跕水中始憶之幸而功成即以爲過少遊矣然年老貪功不寘觀其橋一足而視戰鬬亦殊可憐吾又未知所謂勝少遊者果安在也予家世農夫產業膏腴先王父享田間之樂春初即了公事終歲縣役不至門惟相與飲酒嬉笑而已後稍知讀書予伯兄仲兄相次列賢書然兩兄有書來皆云仕宦若甚機關械其內禮法束其外不似

昔日坐大槐下樂也若予爲博士弟子每入試頭
鬚爲白人生幾何而能堪之視叔眞天上人叔且
百歲此别有異福原不可以養生之常理論第不
知如任龍者何時得擺脫經生事杖屐於湖山
間也叔聞言大笑乃謂予曰阿叔日來愈知調馬
遂呼兒取馬來至則超騰而上一鞭竟指湖上若
飛煙頃之不見又頃之後還下馬振衣顧予及諸
客曰何如遂相率入中堂痛飲達旦

世間有此快樂豈似伐波老而方悔遇之便當

把臂入林矣雖然終恐不似其豪不能不借經
生爲資生必至如其五十或付之無可奈何耳

篔簹谷記

篔簹谷迴遭可三十畝皆美竹門以内芟去竹一
方縱可十丈横半之前以木香編籬植錦川石數
丈者一芭蕉覆之有木樨二株皆合抱開時香聞
十餘里贍蔔黄白梅各二株有亭額曰穠華林旁
有室曰梅花廊總以竹籬絡之而籬外之前後左
右皆竹也于籬之西穠華林之後有竹徑百武又
芟去竹一方縱可三十丈横二之有一亭三楹顏
曰淨綠後有堂三楹名曰篺龍其後爲燕居小室

總以墻絡之而墻外之左右前後皆竹也于墻之
西淨綠亭之後又芟去竹一方縱可十丈衡半之
種黄柑四株皆合抱歲得柑實數石甘美異他柑
有亭曰橘樂亦以籬絡之而籬之前後左右皆竹
也竹爲清士所愛然未有植之幾數萬個如予竹
之多者予耳常聆其聲目常覽其色鼻常嗅其香
口常食其笋身常親其冷翠意常令其蕭遠則天
下之愛享此竹亦未有如予若飲食衣服纖毫不
相離者予既以映田數百畝易之王氏稍與中郎

相視點綴。數年間遂成佳圃。而中郎總名之曰蔦筒谷云。

綠川千畝。可容饒太守。个中郎隱兩才人。一片綠陰更奕奕有清氣。

描寫位置令人神往

○○○清蔭臺記

長安里居左有圃。多老松。門內亘以清溪。修竹叢生水涯。過橋槐一株。上參天。孫枝皆可爲他山喬木。其餘桃李棗栗之屬。鬱然茂盛。內有讀書室三楹。昔兩兄與予同修業此處。兩兄相繼成進士。舉家皆入城市。而予獨居此。夏日無事。乃于溪之上槐之下築一臺。臺爲青槐所覆。日影不能至。因名之曰清陰。而招客以樂之。雖無奇峯大壑而遠岡近阜。鬱鬱然攢濃松而布綠竹。凡風之自遠來

者。皆宛轉穿於萬松之中。其烈燄盡而後至此。而又和合於池上芰荷之氣。故雖細而清冷芬馥。至日暮者兩重衣乃可坐。俯觀魚戲。仰聽鳥音。予意益欣欣焉。大呼客曰。是亦不可以隱乎。

亭亭清韵。芰荷獨擢于風中。

泉石亦非賒心可領

愛泉[illegible]功

○○爽籟亭記

玉泉初如濺珠注為脩泉至此忽有大石橫峙去地丈餘鄭泉而下忽落地作大聲鬨數里予來山中常愛聽之泉畔有石可敷蒲至則趺坐終日其初至也氣浮意囂耳與泉不深入風柯谷鳥猶得而亂之及瞑而息焉收吾視返吾聽萬緣俱却嗒焉喪偶而後泉之變態百出初如哀松碎玉已如鵾絃鐵撥已如疾雷震霆搖蕩川嶽故予神愈靜則泉愈喧也泉之喧者入吾耳而注吾心蕭然冷

然浣濯肺腑疏瀹塵垢灑灑乎忘身世而一死生故泉愈喧則吾神愈靜也夫泉之得予也予為導其渠之壅滯除其旁之草萊汰其底之泥沙濯足者有禁牛馬之蹂踐者有禁予之功德于泉者止此耳自予之得泉也舊有熱惱之疾根于生前蔓于生後師友不能箴砭文不能洗而與冷冷之泉遇則無涯柴棘若春日之泮薄冰而秋風之隕敗籜泉之功德于我者豈其微哉泉與予又安可須臾離也故予居此數日無日不聽泉初曦落照往焉惟長夏亭午不勝爍也則暫去之矣斜風細雨往焉惟滂沱淋漓傾盆之松不能蔽也則暫去之矣暫去之而予心皇皇然若有失也乃謀之山僧結茆為亭于泉上四寘[illegible]窗下坐可卧亭成而嘆

亭又有功與于人與泉

曰是驕陽之所不能驅而猛雨之所不能逐也與明月而偕來逐夢寐而不捨吾今乃得有此泉乎且古今之樂自八音止耳今而後始知八音外別有泉音一部世之王公大人不能聽亦不暇聽而專以供高人逸士間寫性靈之用雖帝王之咸英

韶武猶不能與此泠泠世外之聲攸也而況其他予于何幸而得有之豈非天所以賚予者歟于是置几移襆窮日夜不捨而字之曰爽籟云

松風澗水原不可一日去耳何妨作三日臥哉

得于泉者深故津津乎有會

○○○楮亭記

金粟園後有蓮池二十餘畝臨水有園楮樹叢生焉予欲寘一亭納涼或勸予此不材木也宜伐之而種松栢予曰松栢成陰最遲予安能待或曰種桃李予曰桃李成陰亦須四五年道人之迹如旋雲安可枳之一處予期目前可作庇陰者耳楮雖不材不同商丘之木嗅之狂酲三日不已者蓋亦界于材與不材之間者也以爲材則不中梁棟枅櫨之用以爲不材則皮可爲紙子可爲藥可以染

繪可以頮面其用亦甚夥昔子瞻作宥老楮詩蓋亦有取于此今年夏酷暑前堂如炙至此地則水風泠泠襲人而楮葉皆如掌大其陰甚濃遮樾一臺植竹爲亭蓋以箬卽曦色不至并可避雨日西驕陽隱蔽層林啼鳥沸葉中沉鬱有若深山數月以來此樹遂如飲食衣服不可暫廢深有當于予心自念設有他樹猶當改而植此而況已森森如是豈惟宥之哉且將九錫之矣遂取之以名吾亭松蔽秦皇而斥楮蔭小脩而顯因人重哉且能節取天下何嘗有棄物

遊石首繡林山記

大江自三峽來。所遇無非石者。勢常約結不舒。至西陵以下。北岸多沙泥。當之輒靡。水始得逐其剽悍之性。如此者凡數百里。不敢與之爭而至此。忽與石遇。水洶湧直下。注於石。石喝喝力抵其鋒。而水與石。始若相持而戰。以水戰石。則汗汗田田。滮滮湃湃。滂之爲林。激之爲漩。繞之爲劍戟。轉之爲虎兕。石若不能無少讓者。而以石戰水。壁立雄峙。怒狩健鬬。隨其洗磨。歛蕩之來。而浪返濤迴。觸而徐邁。如負如北。千萬年來。極其力之所至。止能損其一毛一甲。而終不能嚙骨理而動齦齶。于是石常勝而水常不勝。此所以能爲一邑砥柱。而萬世賴焉者也。予與長石諸公跡其顛。望江光皓淼。黄山如展旆。意甚樂之。已而見山下石磊磊立。遂走磯上。各據一石而坐。靜聽木石相搏。大如旱雷。小如哀玉。而細聯之。或形如鐘鼎。色如雲霞。文如篆籀。石得水以助發其妍。而益之媚。不惟不相害。而且相與爲用。予嘆曰。士之值坎壈不平而激爲文章。以垂後世者。何以異此哉。山以玄德娶孫夫人于此。石被綉錦。故名。其下即劉郎浦。是日同遊者王中秘季清。曾太史長石。文學王伯雨。崗安中張翁伯。王天根也。

始如脫峽泉。既如千頃濶。隨觸生情。予聽萬斛泉源。豈得獨擅。

○○○遊西山記

出西直門過高梁橋楊柳夾道帶以清溪流水澄澈洞見沙石蘊藻縈蔓鬣走帶牽小魚尾游翕忽跳達亘流背林禪剎相接綠葉濃蔭下覆朱戶寂靜無人鳥鳴花落過響水閘聽水聲汩汩至龍潭堤樹益茂水益潤是爲西湖也每至盛夏之月芙蓉十里如錦香風芬馥士女駢闐臨流泛觴最爲勝處矣憩青龍橋橋側數武有寺依山傍巖古柏陰森石路千級山腰有閣翼以千峰縈抱屏立積

嵐沉霧前開一鏡堤柳溪流雜以畦田叢翠之中隱見村落降臨水行至功德寺寬博有野致前繞清流有危橋可坐寺僧多習農事日已西見道人執畚者荷鍤者帶笠者野歌而歸有老僧持杖散步塍間水田浩白群蛙偕鳴噫此田家之樂也予不見此者三年矣夜遂宿焉

絕是一幅江南好畫圖恐所見未必如所記也

可見琉璃世界

樹裡前湖一片明可掬也

○○○記二

功德寺循河而行至玉泉山麓臨水有亭山根中時出清泉激噴巉石中悄然如語至裂帛泉水仰射沸水結雪涯於池中見石子鱗鱗朱碧磊珂如金沙布地七寶粧施蕩漾不停閃爍晃耀注于河河水深碧泓渟澄澈迅疾潛鱗了然荇髮可數兩岸垂柳帶拂清波石梁如雪雁齒相次間以獨木爲橋跨之濯足沁涼人骨折而南爲華嚴寺有洞可容千人有石床可坐又有大士洞石理詰曲突

兀奮怒皴雲駁霧較華嚴洞更覺華嚴險怪後有竇深不可測其上爲望湖亭見西湖明如半月又如積雪未消柳堤一帶不知里數嫋嫋濯濯封天蔽日而溪壑間民方田作大田浩浩小田晶晶鳥聲百囀稞華在樹宛若江南三月時矣循溪行至山將窮處有恭高柳覆門流水清澈跨水有亭修飭而無俗氣山餘出巉石肌理深碧不數步見水源即御河發源處也水從此隱矣

雲林後身何摸寫淡且遠也

小脩記多以致勝。每一批輙意遠而神似。

○○○記三

自玉泉山初日霧露之餘。穿鄉市、花弄田、疇畛畦、閒、見峯巒迴曲縈抱。萬樹濃黛點綴山腰、飛閣危樓、騰紅酣綠者、香山也。此山門徑幽邃、青松夾道、里許、流泉淙淙下、注朱欄千級、依巖爲剎、尚儼整麗。憇左側來青軒、盡得峯勢、右如舒臂、左乃曲抱林、木綉錯。伽藍棊布、下見麥疇稻畦、漆塋柳路、村庄。疏數點黛設色、夫雄踞上勢。撮其勝會、華椽金鋪。切雲繙日、背竹林於王若失、織都之丹碟、茲剎庶幾有博大恢弘之風。至於良辰佳節。都人士女。連佩接軫。遺鈿墮舄、綺羅從風、香汗飄雨、繁華鉅麗、亦一名勝。獨作者騁象馬之雄圖、無丘壑之妙思、角其人工、不合自然、未免令山澤之癯、息心望岫然耍以數十年之後、碧餌於蛛絲、揩砌於苔蘚。游人漸少、樹木漸老、則恐茲山之勝、倍當刮目於今日也。

有勝境亦人之勝亦有人去天下出之典

山中不可無點綴不可過點綴不點綴則荒凉。過點綴則俗。此應是過于點綴者

○○○記四

從香山俯石磴行。柳路不里許。碧雲在焉。刹後有泉。從山根石罅中出。噴吐冰雪。幽韻涵澹。有老樹中空。火出。導泉于寺。周于廊下。激聒石渠。下見文礫金沙。引入殿前爲池。界以石渠。下深丈許。了若徑寸朱魚萬尾。匝池紅。酣燦人目。晴日射清流。寫影潭底。清慧可憐。或投餅于左。群赴于左。右亦如之。唼呷有聲。然其跳達刺潑。游戲水上者。皆數寸魚。其長尺者。皆潜泳渟下。見食不赴。安閒寧寂。毋

乃靜躁關其老少耶。水脉隱見。至門左。窞然作鋏馬水車之聲。迸入于溪。其刹宇宏麗不書。書泉志勝也。或曰。此泉若聽其噴溢石根中。不從龍口出。其巖際砌石不令光滑。令披露山骨。石渠不令若檣。曰則刹之勝。恐東南未必過焉。然哉

稚有清韻

○○○記五

香山跨山踞巖。以山勝者也。碧雲以泉勝者也。折而北爲臥佛。峯轉凹。不聞泉聲。然門有老栢百許森立。寒威逼人。至殿前有老樹二株。大可百圍。鋏幹鏐枝。碧葉虬結。紆蟠迴月。屯風宿霧。霜皮突兀。千瘦萬螺。怒根出土。磊塊詰曲。叩之丁丁作石聲。殿壁周遭數百丈。數百年以來。不見日月。石壁整潔不容唾。寺較古。游者不至。長日靜寂。若盛夏安坐其下。凜然想衣裘矣。詢其名。或云娑羅樹。其

葉若荻子。乃折一枝袖之。俟入城以問黃平倩。必可識也。臥佛蓋以樹勝者也。夫山當以老樹古怪爲勝。得其一者。皆可居。不在整麗。三刹之中。野人寧可居臥佛焉。

描寫大樹。馮將軍不勝借蔭之想。

○○○記六

背香山之嶺是謂萬安山剎菴綺錯其中有寺不甚弘敞而具山林之致者翠巖也門有青天雨則飛流自山顛來巖吼石擊濤奔雷震而走原澗駭心目剎後石路百級有禪院四周皆茂樹左右松栢千株虬曲幽欝無風而濤好鳥和鳴於疎林中隱隱見都城九衢宮觀櫛比萬歲山及白塔寺了了可指其郊垧之林烟水色山徑村堤及近之峰巒卷伏樓閣流丹則周皆几席間物出門卽爲

登眺入門卽爲枕簟雖夜色逮來猶可不廢覽矚有泉甚清可煑茗遂宿焉風起松栢怒號震撼衝擊枕上聞其聲如在客子舟中遇風帆破白頭浪也予遂與王子定計九夏居此以避長安塵矣亦當以樹勝此則以聲

○○○記十

居士曰予遊山自西山始也或曰居士於二十時卽泛長江歷吳會窮覽燕齊之勝北走塞上登恒山石脂峯望單于而還而乃云遊山自西山始何也居士曰予向者雅好山澤遊矣而性愛豪奮世機未息冶習未除是故雖經覽山色然又未能忘粉黛也耳解聽者流鶯入未能忘絲竹也必如安石之載携聲妓盤餐百金康樂之伐木開山予瞻之鳴金會食乃慊于心而勢復不能則雖有山石

洞壑之奇往往以寂寞難堪委之去矣此與不遊正等今予幸而厭棄世膻少年豪習掃除將盡矣伊蒲可以送日晏坐可以忘年以法喜爲資糧以禪悅爲姬侍然後澹然自適之趣與無情有致之山水兩相得而不厭故望烟巒之窅窕突兀聽水聲之幽閒涵澹欣欣然沁心入脾覺世間無物可以勝之舉都人士所爲閙而不及游游而不及享者皆漸得于吾杖屨之下于予焉徐徐焉朝探暮歸者將終身焉然後乃知予向者果未嘗遊山遊

山白西山始矣。

豪遊清賞兩不相妨。不爾山靈恐笑其俗耳。

卷之二

○○○一瓢道士傳

一瓢道人不知其名姓。嘗持一瓢。浪遊鄂岳間。人遂呼爲一瓢道人。道人化於澧州。澧之人漸有得其踪跡者。語予云道人少讀書。不得志。棄去。走海上從軍。時倭寇方盛。道人豪勇非常。從小校得功至裨將。後失律畏誅。間行竄逸。出没吳楚間。久乃厭之。以貲市歌舞妓十餘人。賣酒淮揚間。所得市門資悉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無日不擁豔冶食酒肉。聽絲竹。飲食供侍。擬於王者。又十餘年。心復厭之。亡去。乞食湖湘間。後澧。澧人初不識。既久出語顛狂。多奇中。發藥有効。又爲人畫牛。信口作詩。有異語。人漸敬之。饋好衣服飲食。皆受而棄之。人以此多延款道人。道人棲古廟中。一日于爐灰裏取金挺。付祝。云爲我召僧來禮懺。餘買一棺。自坐其中。不覆令十餘人移至城市上。手作拱揖狀。大呼曰。年來甚擾諸公。貧道别矣。雖小巷間。無不周遍。一市大驚。復還至廟中。乃仰卧。命衆人曰可

覆我衆人不敢覆視之已去矣遂覆而埋之棘之甚輕不類有人者予聞而大異焉人又問曰審有道者不宜淫且盜淫且盜者又不宜脫然生死予大有疑以問于予曰予與汝皆人也烏能知之夫濟顛之酒也三車之肉也鎖骨之淫也寒山拾得之詬也皆非天眼莫能知也古之諸佛固有隱于豬狗中者況人類乎予與予何足以知之哉

此與陳[illegible][illegible]皆可並傳皆所謂從[illegible][illegible]入道者

○○○蔦笙傳

昔馬遷傳伯夷深悲夫爲惡者得福爲善者得禍以爲天道不可知而不得已乃歸之後世名夫貧賤困苦在于生前而何遥遥焉身後餘響以自快不亦迂而不切歟嗟乎覺王之旨未盡傳于中國雖生死之理見于易傳諸書而俗儒無遠識不能通曉眞謂人之沒也終同于草木死滅善惡報應僅在一世之中而當時之慧人見一世之中或有酬有不酬感憤怨懟于天無可奈何欲取效于名果若所言則古今受禍之慘如顏杲卿一門被殺岳武穆父子遭刑天將遂已耶其爲惡之極生享富貴而老牖下如李林甫與秦檜者天又將遂已耶若一世遂已則善人受酷報惡人享重福誠有如馬遷所疑若其不止于一世而前因後果在于後惡者雖享石火之浮榮而遭萬刼之荼毒善者雖蒙轉盼之僇辱而貽河沙之吉祥是一世之中禍非禍福非福使馬遷聞此不將消其磊塊不平之氣灑然樂躍然喜耶于里中

如此才藝若不偶能不扼腕

似又非不知世間何者可好矣

文爲吟[illegible]

有蔦先生者名瑩字時徵。少工文詞。一試有司不酬。即歸隱里中教授。于書無不讀。歷代史自首至尾皆能成誦。授書時五經中有闕三四葉者。一寫無遺。中所音釋不誤一字。旁及陰陽堪輿農圃醫術命祿無不曉了。卜筮尤精。通數學。作詩有佳語。爲人淳厚。生平無一妄語。亦不知世間何者可好。予族叔董會飲。有譚及孌童事者。大駭曰。世間乃有此怪事耶。頳面而走。家無治生。家赤貧。朝不保夕。一婦蓬髮垢面見欲嘔。頗多子。皆蠢惡赤腳歷

齒。雖奇寒。身穿大布如縢。一生惟向人乞殘屐著屋。欹斜其半。見天雨至竟夜遷徙無坦壁。方晝臥室中。有人自嶺上來者。了了見之。老年愈貧。百方乃得一棺。未逾厂。一子乞食嗟乎。以彼其文行如是。而遭此荼苦。其能逃于馬遷之所疑乎。逾年予族叔夢一人騶從如今縣丞簿狀。叔屏立道側。窺之則時徵也。叔問之。時徵曰。上帝憐我貧苦。今爲社神矣。遂覺。予叔爲人極正直不妄語。其言可信。後鄉人多有夢之者。於是共爲立廟祀以爲社。凡

一哄其生前好笑

水旱病疾。禱之有應。予以爲社職雖卑。然亦維聰明正直者爲之。食數十家所享亦不薄。且夫同時之豪福者。及爲公卿將相者。受福過罪。業山積。相率入波吒呼號之獄。而時徵已爲一官。廟祀人間。吾以是知爲惡之果獲禍。而爲善之果獲福也。

終是不得已之談。如道子之繪西方而寫地獄。聊以楊抑人耳。千秋名不如一盃酒。自是快論。

創立黃栢菴田碑

禪人無念麻城人名深有十餘歲遍參諸方口無味身無衣足無履者幾三十餘年凡宗門大老若過融雲外大安大方笻廓不咨扣後卓錫於麻城之龍潭久之復厭喧寄棲商城之黃栢山山勢博大崇巒迴無人跡念公見而愛之涉其巔復睹平衍乃曰是可田訊之山下民則曰此商城張大學地也歲不治已同石田念公曰田雖荒可墾僧衆居此叅禪念佛之暇令其開荒種田可足一年檀

且可藉此爲終老計于時龍湖僧來本色衲子安分度日不爲虛浮無忌憚之行者居此山剪荆棘治蓁莽虎豹與居猿穴與伍數年佛殿僧舍龕可居住衲子躬耕身鋤自種自食無求于世居然有古叢林之風予聞而喜之嗟乎十方檀施極非細事耕種而食雖較勞苦而食之無媿且古大善知識皆親自鋤田栽菜腰鐮荷插不以爲苦後來學者纔有一知半解便思坐曲彔床受人天供養次者肝肝飽食踏帽長衣燒香煮茶作山人治客之態耕種之事愈所棄而不爲末法衰替景象于此可見今黃栢如是是何異古百丈黃檗乎又聞其上麋鹿多踐田苗僧架屋夜守佛聲浩浩山谷谷應四季有野菜黃精可食予又聞而喜之昔五祖演云今年一寺庄田顆粒不收不爲慮惟一千五百衲子一夏舉一古德機緣竟無一人發明深爲可憂今黃栢山中諸衲子其有能發明此事者有耶無耶或有所事耶皆未可知然近日狂禪熾盛口説現成一切無礙者頂背相接與其豁達空以

撥無因果眞不如老實修行念佛持戒之爲妥當也願念公嚴立藩籬與此清淨道侶老于此山其有施施然爲無忌憚之狀言無忌憚之言行無忌憚之行口角圓滑我慢貢高者不許停此山一時一刻庶幾兒孫相傳法堂之草永不復生矣夫有力可食于世無求靜定而慧固亦禪家一要也

清涵天空 雨粉

○○○重脩寂光寺碑

寂光寺者。舊爲蜀中精藍。周遭可一舍許。山巒濃刻。獻妍挺秀。亾泉帶引。溜澹澄澈。映照雲林。傾瀉畦畛。壓耕露耨。常聞湃沛之聲。礫石流金。不借飛雨之潤。若夫古木亭亭。翠竹娟娟。朝曦夜月。飄粉香檀。欒之音。常與梵唱相和。𥼶川花源。未之能比。自寶地彫零。金湯失護。象馬罷施。豺虎橫據。四柱九城。銀題玉𣙗。青豆赤華。綺林紺閣。一切鞠爲塵莽。蕩然不存。又況牛筋狗骨之木。雞頭鴨脚之菜。

皆已飄爲冷風。而化爲飛燼矣。見之傷心。聞者驚骨。爰有衲子真權。住精進林。被忍辱鎧。不惜身命。復此道場。托妙嚴于世主。庇佛法以王法。于時乃有宰官大士。不忘遺囑。或秉節鉞以護持。或居禁林而悟道。若子瞻無盡之屬。齊皋嚴武之流。皆力爲主持。頓還舊觀。構木爲剎。引水成池。珠林寶坊森然完具。如月重圓。如鏡重輝。三川緇素。嘆未曾有。九域魔子聞之廻心。嗟夫如來製戒。脩律最嚴。至于沙門所有。雖一縷一鉢。犯之則墮泥犁。何者

梵宇之成 尚自僧始

謂其人屬淨侶。事關辦道故也。今之竊占伽藍者。使淨衆無依。行人失所。相教迷跡。佛道平沉。故丘山罪積。永絕升拯。然所繇其所以。不盡由白衣造也。今淨宇復矣。怨結解矣。金容聖像。儼然具矣。佛殿僧舍。漸有章矣。四事儲矣。翠竹清泉。洗我心目。皆爲助道品矣。住此大衆。好脩行辦道。莊嚴佛土。其有立志務求發明心地。使五祖演不死昭覺勤復生。最其上也。或脩香光之業。或積貝葉之文。又其次也。縱令智慧無聞。定力不具。而朝梵暮唄。不

絕課誦。三衣伊蒲。不失僧相。而天龍自護。四衆自欽。雖有强魔。豈敢輕覷。如或前人立法不嚴。後來寫烏成馬。居此寶地。肝肝醉飽。長養兒孫。院名則爲袈裟覓飯。則傳瑜伽。資財則曰衣鉢。見客則曰施主。逢人則曰彌門。收豕于鍾鼓樓邊。繫馬于金剛神上。鎖鑰不嚴。付與措大讀書。鐘鼓嬾擊。寄之遊食沙門。諸如此類。俱于清淨地上。爲獅子蟲。其罪與向之竊占伽藍者不差毫髮。內魔既多。外魔得便。其復爲荒田野草。未可知也。可不怖哉。可不

僧有自而為無者

護哉。夫當其廢也所憂者僧無寺。僧無寺。罪不在僧及其興也所憂者寺無僧。寺無僧害復歸寺吾觀真權氣骨不凡死有大人之相既已與役此地當廣延名宿共作佛事縱不能使此中後來緇侶俾佛心燈續佛慧命亦當遠則伏牛之規近摹雲棲之法著之畫一永為遵守則庶幾不失再造法壇意也若避跡他往付之庸流則前此舟捨三尺功德盡付唐捐努力努力無負宿志予最無似竊附諸公護持之後謹以此言施之山門比于七珍

若夫廢興之由諸公悉之予不復言矣

自是僧誠可為寂光金湯

○○○袁母鍾太孺人墓誌銘

先生父左溪公弟為松峯公兩王父慷慨磊落人之急其德相若其少兆艱子而晚得令子亦相若也嫡或後字或不字而側室生丈夫子各一人又相若生予父者為余氏姑生予叔者為姑與賢又相若也先王父嬉于丘而余姑事之得其歡心先叔王父嬉于田而姑事之亦得其歡心其婉順相若先王父之嫡久厭其家政而以余姑代先叔王父之嫡久亦厭其家政而以姑代其才相若嫡

晚生子而乳嫡之子如其子嫡無子而乳他姬之子如其子其不嫕相若先王父即世而予父不知有家得下帷讀書補博士弟子員先叔王父即世而予叔不知有家得下帷讀書補博士弟子員其母儀相若及其老而強徤屢見諸孫成立余始及見予准成立于予輩子姑及見宗伯弟輩成立并宗伯弟輩子其爾祉又相若年皆至八十餘安詳而逝神明不亂若有道者其考終又相若也嗟乎袁氏之興皆有賢母焉世道日降而强悍嫉妒則

相若耳鳳靡鸞吪䖟丕叢集可嘆也按狀笄而事
松峯公後生子叔一人名錦諸生孫二人名宗伯
諸生宗夔儒士孫女一人適曹近臣曾孫五人詹
生漣生樂生永生衛生价孫女二人皆幼姑生于
嘉靖某年月日卒于萬曆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
九今附葬于松峯公之側而姪孫中道為之銘銘
曰蘭生香石生堅姑之賢本于天德無虧壽亦全
懿行在彤管編鬱葱葱嘆此阡名與銘億萬年
儀部與黄青蓮庵冊同與本亭黄大公誌銘同

皆變體也不變不新

人心只大士人不可

夫此心之良士

○○○顧生覓贊為題

夫夫也身雖火宅志在冷雲蕊將息機于青泉白石之間而未能即遂故其意如有所往而其目專有所凝殆不止為擁瀛洲之文士而將來且作服霧餐霞之道民此子寄察之阿堵之間自謂覺脩而得其神者也

飄飄神遠

○○○大士贊

大士如月人心如水潭水澄清月現潭裏不可思

議非文象藥感應道交生智慧子

指出靈明令人抱取

○○○潘生覓贊為題

擢其貌服其神昔也走馬擊劍今也五車紛綸漱曹劉之潤問班馬之津遊俠處士慧業文人噫吾猶貌其似也吾今乃識其真

士之豪而文者

○○○吳正子像贊

左有喬松右有修竹後倚懸巖前臨飛瀑寘子于

中冷然不俗文人之藻道人之骨徘徊[illegible]貝葉人生已足又何必飛而食肉子計甚微亦爲子祝。

應是鄰隱。

〇〇〇書青蓮庵冊

嗟乎予又何忍見此冊也追思飄杓之語予每言及吾兄未嘗不粲然一笑而今已矣柳浪湖中六載匡牀東南西北形影相逐皆如夢中事矣予又何忍見此冊也冊中所言叮嚀若此而顯公猶有飄然遠去之意夫顯公果有飄然遠去之意是以逝者待逝者也不可也即顯公留矣止于碧酣而不以遺命所捐之地寘一精藍是亦以逝者待逝者也不可也即顯公眞精藍矣而吾輩不爲作緣不爲護持是亦以逝者待逝者也不可也夫顯公以逝者待逝者不過于故交之誼相損耳若吾輩以逝者待逝者是爲不弟不孝不仁如是雖欲不留顯公不共成其精藍與護持之也又烏忍耶且此地之來也予與祈年姪受直者也不得而有也即彭年姪亦爲先人已捐之土而已奉其遺命者也不得而有也則已非袁氏物也乃顯公及十方物也雖然袁氏雖不得而有之而其祠於如來之旁者乃袁氏之爲父兄也伯叔也袁氏雖不得而

有之又安得而不護持之也耶必也顯公主此庵袁氏世世護持此庵始爲不以逝者係逝者耳若夫深信因果之士以此爲白社因而助成之護持之也又何幸如之

層疊中亦復周匝

○○○書月公册

昔晤龍湖老人于通州予問當如何作工夫龍湖曰參話頭予曰某子甲半生參話頭而了無消息者何也龍湖曰不解起疑也夫疑爲學道者之寶疑大則悟亦大予近來尚有餘疑可惜不遇大作家痛與針劄一番耳予心佩其言見世之學者終日恬然其稍敏捷者隨口領畧自謂巳得始知老人所謂不解起疑者真有見也古人云薄福之人不生于疑又云不疑言句是謂大病今看古人因

緣其穿鑿者無論矣稍有所見淺者作逗塞情識會深者作探竿影草會作仙人手中扇會遠之遠矣疑者叅之寶也理者叅之讐也所悟在理必不得力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耳月湖心地甚淨戒行甚穩講經論極精細而其中尤有不能自安者蓋亦有大疑也若盡擲去算沙諸事而不受盲師輕爲點破則將來人天一隻眼矣何幸親見之

疑不可過亦不可無疑盡悟生吾儒亦爾

○○○書雪箏冊後

陳姬字雪箏少墮紅綠色藝皆絕都中時態新粧多出其手合度中節士女皆效之所撫育多爲名姝清令淹雅別有一種風氣姬善語言隨機酬對極有韻然外柔而內莊不可狎也後字夫夫亡遂誓守志不改予聞而嘆曰甚矣姬之賢也綠窓青閨之彥守一不貳者外迫於世之毀譽而不敢易其操今居濃賦之中人而以桃李蹊中人目之耳其守志而人不予譽也其失志而人不予毀也毀譽之所不及而獨能伸其志于所他其誰知之而誰信之予故以爲眞人然則姬者豈獨爲粉黛中男子哉其可與言道矣樊通德有言慧則通通則流此正下沉之情識耳彼擁髻而嘆盛衰之不常淒然念疲精鶩神者之變爲荒田野草此何消息耶通德于此亦有豁焉而惜其不及此也夫世之貞女子被毀譽而不敢退墮者不過強有力以抒之故枝葉雖除而根株自在若姬于此中厭離巳極一點情緣巳化爲點雪消冰矣大慧所云從內

打出者依稀若有會焉予故曰姬可與言道昔摩登伽貪愛阿難如來指示以不淨而使之厭離故與耶輸佗羅同證玅果吾觀姬之守志不從名根生而從一念之厭離生眞慧人也道種也故喜而爲之述

昔人云學道者須于富貴場中鬧一鬧亦正欲就中尋厭離也陳姬與情種亦是眞道種

○○○禪門本草補

慧日禪師作禪門本草云禪味甘性涼安心臟祛
邪氣闢壅滯通血脈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惱如
縛發解其功若神令人長壽故佛祖以此藥療一
切衆生病號大藥王若世明燈破諸執暗所慮迷
亂幽蔽不信病在膏肓妄染神鬼流浪生死者不
可救焉傷哉余因效顰作詩味云
詩味甘微辛性溫陰中陽也開心胃明目除積久
聲障益智不假修煉炮製但有精粗大小真贋之

故紙毒人甚乎刀

異須細揀擇頻破故紙者有毒不堪入藥此味遠
出流沙外漢時始入中國中國種之枝葉亦繁不
然出西域者良宜量元氣盛衰服之元氣盛者服
之即消衰者多滯鬲上舌乾口燥咽喉少津液常
時痞悶令人動氣發顛甚者發狂尤令人脚軟不
能動腹中此毒者用金剛子棘栗毬或吐或下盡
吐下出宿物胸脾清虛得汗而愈一方用大棒槌
患人頭取汗亦愈無汗者不治
戒味辛微苦回甘陳久者辛味亦盡性涼陽中陰

也須煅煉炮製極淨宜汗獨處便常用凝滞其樹
或五葉或八葉或十葉或一百二十葉大小粗細
久近不同四月八日及臘月八日採之良不可自
取須曾採者指示乃得此味號爲藥中之王能治
百病不論元氣盛衰皆宜服之元氣盛者恃強不
服能至狂疾衰者初服覺苦辣頻頻服之久自得
味其藥易破宜謹收藏護惜小破壞猶可用若大
壞者不堪用也亦有小毒偏服者損目
定味甘微辛性清涼陰中陰也安神定魄除煩熱

生津液產于深山者良亦有微毒量元氣盛衰服
之元氣盛也不拘時服俱有効衰者多服亦能損
目令人心戰怔忡或四肢軟怯喜睡服惡見人惡
聞人聲或白日見鬼魅亦有勉強服之不爲害者
然此味内有暗毒須鍛鍊毒盡乃可入藥有大小
久近之異有九種似天棘者不佳草澤醫人採之
不入官藥其有一種土人呼爲羅漢果入藥取効
差小若不揀擇慢服如天棘類者乍得清涼直至
八萬四千劫毒亦發作發則令人下墜不可服也

用般若湯爲君。服之最驗。
淨土味甘平。性清涼。中和。去穢惡。令人美顏色。長生。似蓮花。有五色者。青者爲最。不用煅煉炮製。四方俱有。生西方者良。無毒。不論元氣盛衰人俱宜服之。元氣盛者久服之。白日飛身。衰者服之。亦能輕身不死。係古來人醫王令成金丹。留此靈藥。爲普度世間。但其味沖澹。服者多無恒。又此藥屬信信則少服亦効。不信者不効。若大限垂至。白衆不救。名醫袖手。但將此味至心服之。從一服至七服無不効者。最忌世間腥穢等物。若夾雜服之。取効亦微。

直可補禪本草泡炙論所不及。彰好著惡。弱門義息。

○○○寄六任

存亡俱遷。倏忽易歲。惟夜夜入夢。有若平生耳。海內第一知己。既去復何心。世緣丘泉。清溪山水。兩絕。將有終焉之志。歸則都未可定。想已入社矣。酌寬嚴之中。以處家。酌豐儉之中。以理財。寡慾養身修名避議。是所望也。

自是老于世途人。末四句皆老于世途語。

[illegible]

〇〇〇寄四五弟

山中已有一亭。次第作屋。辰起閲藏經數卷。倦即坐亭上看西山一帶堆藍設色。天然一幅米家畫。飯午後間走乳窟聽泉。精神日以爽健。百病不生。仔弟若有來遊意。極好三月初間花鳥更新奇。來住數日。些須供養受用不盡也。

自喜不足特贈春事更覺宜人

自[illegible]

〇〇〇寄八舅

自別老舅入山。無日不快。仰看堆藍之山色。俯聽跳珠之水聲。神骨俱清。百病消除。寺內有舊菴基。正據山水之勝。已傾囊翳得。且晚市木修造。有次第矣。此去十五六里。即為青溪峯巒洞壑。殆非人境。到此飯伊蒲。絕嗜慾。覺得容易造日。自信于山水有緣。聯榻不寐。遂有此一番佳境界。非恐惕不能造此。思路非老舅不能賞鑒也。已矣已矣。俯次舒泰耳。目清淨。當非偶耶。二三月內此中山色泉聲更當十倍。老舅如有山行之興。當掃乳窟以待。

清心冷致灌濯言表。

自少年氣組　建旗鼓何見客氣未　平　亦非痛哭語　至此極矣人忍誠愧

○○○與丘長孺

前梅長公來得手教知今春必入都但恐酉卿固又當有一段聚首之趣未能頓行耳弟春試事不知若何若非貴客即遊客矣趂此色力强徙偏探名山勝水亦是快事前書說謙光最妙然弟自覺往日涉世全是些客氣近日氣稍平故人謂之謙耳益資質冲和我遠不如長孺及酉卿即巳亦甚受累今將許多出頭勝人意思漸漸銷融便覺偃旗息鼓有許多太平氣象此長孺十年前學問我

今方到之我之不及長孺遠矣天下多事有鋒穎者先受其禍吾輩惟嘿惟謙可以有容繁華氣微山林趣重終當伴中郎于村落間耳前往拜李長者墳泣然欲潸龍不潛鱗鳳不戢羽何言哉兄家事不知近日若何畜聲妓一事甚能縛人本爲行樂設然却有許多苦即防閑一念費心已甚眞不如開後閣縱之耳何如

殊多悟後語實歷語唯實歷自悟亦悟方有實歷

○○○寄梅長公

天下事不可知先兄捐棄之後家嚴繼之四五年後弟便是一白髮老翁與栖隱有分與進取似無緣矣然以絕意世路之故微得些淡泊閒靜消息彼造物者能窮我矣然不能使我不蕭將使我不看山水使我不學道也得其一已是消遣況兼有之乎居山了不知都門消息不知近況若何右梅來附一字草草不旣

既至窮中偏可作兩令人解頤

世人俗態 只管諛才

○○○ 與梅衡湘

久不獲通候明公。然近嘗于西卿處知動定。數年來俗態紛紛。乃明公靜而觀之。眞所謂長安雖鬧我國晏然者也。此乃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手段。非眞實學問。何以有此。自禿翁去後。絕無可與言者。近日京師有志者都向事相上理會。所謂入微取證一脈。殆將絕矣。念公周旋。否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中郎虎賁。

靜領殊難。○語中嘗謝謝卓老。固知是一字中

可人嫉之者何意。

不得已求其次

○○○ 寄陶不退

弟自家嚴捐棄之後。已修一菴玉泉山中。將終老焉。以故不得常居家中。故往來詢問闕如。人情世態。堪爲痛哭。仁兄會計偕舍親輩。自當知其詳也。學道二十餘年。種種不見得力。熟處愈熟。生處愈生。明年當往東南求友。不獨明眼悟道人可。爲我輩宗師。即有志學道十分以生死爲念者。便是弟輩之舟航也。

可堅人倍省進脩之念。

選陳眉公先生小品敘
鶴怨猿驚寂矣北山泉石
咼沉鳳杳畢哉南國文章
趨捷徑則簿書俗我胃腸
守寒氊則呫嗶消其意氣

打不出利名窠臼竟浮沉
日月居諸阿誰組織烟霞
唯是山林名世雲間眉公
先生經綸宗匠藻繪名流
補天有手不强售于荆山
掞月多才乃發奇于淞水
笑隱居之多事每魏闕而
馳心悲康齋之何因幾權
門而失足肩風月不肩米
紫染雲烟不染風塵業謝

皐夔之援弃去朱程之縛
離緣神淨外局心虛市朝
莊語賈生之痛哭非媒于
進之身丘壑放言謝傅之
宴遊豈作枕流之癖松叙

揮而玄屑飛言言墜玉花管拈而清聲發句句擲金嘻笑皆文亂頭亦韻搜隹人于燕趙入目無可割之妍拾良璧于藍田觸手盡難捐之寶得固良玩失豈常珍泗濱之磬以質清而獨浮囊裡之錐以穎銛而首露耳

壬申冬日武林陸雲龍

雨侯題于翠娛閣

翠娛閣評選陳眉公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賦

翠娛閣評選陳眉公先生小品目次

原缺

翠娛閣評選諸名家小品

雲間陳繼儒眉公著

錢塘陸雲龍雨侯評

宣城梅　羹子和選

○○○南華發覆敘

南華發覆清凉山孔雀菴緇師老人所撰也老人繩戒精緊狀貌清孤望之類須菩提衣表瘦骨可捫而數也長于詩無浮屠語與之談方内方外之書旁及南華經往往能結吾輩舌益少而習之長而遊于空山大澤間所見莫非莊者積三十年而後發覆之註出焉正如槁木蒸爲芝菌精神亹爲舍利非歲久月深者可襲取得也世謂老莊一家余獨確然判而爲二老子生于周平王末實有作易者憂患之意其言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我有身及我無身吾有何患夫七尺之軀厭而離之不得計莫若以曲自全以昏自晦以柔弱自抱以易于不敢自活若谿谷若嬰孩若冬涉川若畏四隣自古之善恐怖者莫老子若也南華生憒憒然笑之爲用是頑且鄙哉于是以逍遙齊物之說出而

人之避矛　是可以與　得老莊之髓　文勢流動

相反相成

救之。蓋破我。然後能破執。破執。然後能破生死。破壽夭。破禍福。破譽誹。破理事。破聖凡。而老氏崎嶇世途之恐怖。悉紛為虛空矣。老子為憂畏粘縛者也。莊子為老氏解粘釋縛者也。昔者元美王先生之言曰。莊子僻處楚濱。孟子不過大梁。未嘗一見相詰。假令彼此送難。其鬭必若涿鹿彭城之戰。天地為之蕩而不寧。日月為之晦而不明。莊子敗則逃之無何有之鄉而已。然而不怒也。孟子不敗也。故則怒。余笑曰。孟子之怒。必加于老。而不加于莊。學老子之恐怖。未免流而為鄉愿。學莊子之豪宕奔放。不失為狂。此老莊二氏門庭之辨也。蘊然曰。老莊是同是別。眉道人姑置。且從發覆註。聊細尋語脈。亦有為南華轉身吐氣處乎。余曰。他人以已解莊。而蘊公以莊解莊。蘊公潔淨有道人也。此註亦從三十年破我得來耳。如郭象為東海王越主簿。素論去之。呂惠卿王雱當權熏灼。錮在黑暗鐵圍中不能出。彼方求蘊公懺罪不暇。何暇對塵而論南華哉。即有諸註。覆酒家瓿可矣。

品隲老莊。亦能發從來之覆。中行而外。不過狂狷。吾以柔存。老氏早已得狷之偏。而樹愿之幟矣。若莊之爽世玩物。亦是下惠之和。而非真狂。驚世傲世。而非以忤世。實吾學極妙者。

古語亦不外是

○○○ 國策臍叙

古今治亂。惟在是非利害兩端。經以純言是非者也。策以純言利害者也。任經則世治。任策則世亂。而古今之局定矣。昔者結繩之俗。書契未萌。天下熙熙。民如野鹿。即殷誓周誥。聖人不得已而寖出焉。何以策爲。策之興也。無論諸侯王從之而愚于聰。國人從之而愚于兵。即其所自號縱卿者流。三寸之舌。沸于波濤。七尺之軀。困于蟣蝨。乃以貲亦爲汁。至今自斧其身。如薰骨而殘翠者。然則策

[illegible]即使策中所載。固自有一二可喜要之機[illegible]俄事淡。陰老人所掩耳而不忍聞也。是策者其將已乎。曰非也。夫策之爲縱橫。一童子能言之。乃劉中壘孔衍高誘曾鞏鮑彪吳師道諸君子。參考讎校。亦使此書附庸經術之後。蓋我道大矣。乎朧甫田。不廢泰岱。清流大澤。不廢龍蛟。兎石可以兆卜。談笑可以解紛。顧用之何如耳。用而不善。則神奇化爲臭腐。醍醐化爲毒藥。用之而善。則銷鐵而爲金。採腋而爲裘。集諸[illegible]碎而爲竹頭木屑之用。

語出風流

而況是策乎哉。邑侯項公政既成。于鼓琴鳴宦之暇。芟削此書。傳之文章學士。亦此意也。大抵世之有經而詘者。有故客卿攘袂。顛倒國防。始于七雄。迄于四豪。皆以狙詐相參。而天下靡有寧日。此無它。高才奇士。抑鬱而不能吐。則不得不以口舌而操國君之權。乃今家絃戶誦。士有奇上。且張彌天之網羅之。則亦何以長吝而詘羣策爲也。侯今推天下治平第一。必且召而爲股肱諫臣。爲天子垂是非。蘇眉山所謂我取其術。不取其心者。侯將又以是爲諫法矣。

文情文勢。曲曲生奇。戰國當亦讓其奇宕。

倪雲林集序

昔太伯仲雍文身斷髮，奔荊蠻，荊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其後吳主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巳封于延陵。倪雲林先生，右自稱倪迂，又自稱懶瓚。又自稱荊蠻民。荊蠻者，延陵之故鄉，而先生之所居也。先生，辟人也，而潔爲甚，自太伯季札仲雍而後，梅福潔于市，梁鴻潔于傭，而指屈倪先生矣。先生高臥清秘，洗拭梧竹，壁箏則癭。此見潔者虛也，試問學道人，能于元兵未動，先散家人產乎？

能見張上誠兄弟，噤不發一語乎？能避俗士如恐浼乎？能詩如蕭巨詩，比陶韋王孟而不帶一點縱橫習氣乎？余讀先生之集，所謂其文約，其辭微，其知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獨先生足以當之。蓋先生見幾類梅福，孤奇類梁鴻，悉散家產贈之親故，有荊蠻延陵之風。月清則華，水清則澄，雲鮮露生，瑪下此，雖金碧丹青，滓焉而已，何樓與先生施。先生殘棋斷繭，江東之家，以有無爲清俗。淮張我吳勁，即買先生于孔熙間，度無愧色哉？曰：倪先生辟人也，似未聞道。余笑曰：否否。聖人之行不同也，歸潔其身而已矣。

雲林有元章之潔，而無其顛；不學則先生之表章。

提一緊字作主，而筆能曲達。

漱六齋文集敘

吾師自舞象時。即巳名噪海內。海內束脩結璅而趨于先生之門者。履佩佩滿堂下。不則遥聞聲而相慕。以為儼然者舊尊宿也。比典謁出就客。神觀偉如。握麈尾而眉雲霧五色矣。結駟所至。自王公大人而下。無不願私其片言以為引重。而吾師第受此以謝不敏。屏與噉名者共爛熳而爭蠻觸之。且高臥名園。洗竹灌花。上以澳瀡侍兩尊人。而下傷其餘以與一二同調為清夜游。墨花酒錄。淋

漓于石痕蕉葉間。或出而時鼓名山之屐。長歌清咏。援筆千言。虛往實歸。明月在袖。則茲集可考也。蓋吾師之羽翼。可以擊九萬而息以六月。高可以懸國門。遠可以長洛陽之價。而乃欲寶之帳中。副之石室。以自扃其藏。其束髮受經。為隙探而秘讀之。倏然其天樂之婉而導也。穆然其寒陰松影之布席也。泱然而奔者其龍門之激也。俄然而變者其蜃城之化也。翩然其青鸞朱鷺之映帶于朝霞之末也。燁然其赤霞之界也。縱橫出沒。如顛史之醉草。永明之說辭。而公子之聽樂也。蓋吾師有兼材。故能買其餘勇以漁獵于千秋。有慧心。故能使五官六職悉受成于三寸之筆端。而惟吾役。有山川都會恣其游覽。鴻寶秘册佐其丹鉛。名公鉅卿雋流開士歸其齒牙。故能翕張弘獎。進而推鹿角之雄談。退而收雞林之駿譽。觀止矣。至于吾師之勁節干霄。熱腸如沸。其氣百折而不為弱湍。百鍊而不為遶指柔。往往于毫楮見之。此非獨足以經世傳世。抑亦所謂鄒魯之于文學。蓋其性然也。

某之操觚于吾師之門牆。廿年餘矣。蠹遊蠡測。未及悉窺積寶之淵。今幸屬校次。乃得少嘗一臠。昔有學書者。書成而歸。師告之曰。過某山之麓則啓函以視。既發。則硯之穴者以百數。於是始大悔。返而受業。今某于此道類是矣。然則沒身不息。以瞠乎其步趨者。吾師乎。吾師乎。謹執簡而為之序。

要終原始。筆華璀璨。芰荷出露。

五言詩敍

張平仲使君居滸墅。日在水聲雲氣中。閉關以後疏巾單複。但攡一編。蟾一㽞。吸數升惠泉耳。曰。我飲冰焚玉。不愁權政。愁客至煩妨。清臥昔關尹喜僅一青牛翁。今四方貴遊輻輳。度關。又無五千言授我。僕僕腰領。奈何哉。余曰。孔明不居城都。而好居南陽。彼豈真戀戀隆中。直以南陽當天下之衝。因以延攬四方豪傑。而且得周咨時事。故語孟公威曰。中原饒士大丈夫。何必故鄉耶。此可以識武侯矣。今榷事誠不足煩使君。然賢士大夫道經于此者。皆欲識張使君賢。使君因得以議論物色三五豪傑。以備國家異日緩急之用。則滸墅官舍。故平仲之南陽草廬也。使君曰。余則安敢。且性懶不解訓對。惟除土種蔬。結棚覆松。一望西山朝爽而已。與至間一賦詩。詩亦不甚夥。五言詩僅得三十餘章。僕讀之。骨蒼而韵俊。神清而調真。其虛和安雅之意。具見乎辭。非特劉長卿五言城不能抗衡。[illegible]老子出關五千言。無煩强授書矣。

愁不止此

封推勸

陳眉公集　卷一　十

就旌關生論。確于立言。

陳眉公集　卷一　十一　五言二

山岳道之許山壽嗣之妻

○○王節婦完節編敘

蓋聞易著從一之爻。詩咏靡他之什。或刲面引鏡。或務耳用刀。或斷髮告誠。或截鼻見旨。誘之吉士而蘭蕙不改其芳。說以大人而萱桂彌植其性。伊嚶漪泣。豈惟行路傷神。慷慨從容。直使閨房砥節。厥有袁氏寶嗣徽音。蜀袁氏者。司徒俞庭之女。茂才王賓之妻也。婀娜柔嘉。窈窕婉孌。博綜師氏之訓。動符女史之箴。叶吉鳳占。通名雁幣。采蘋采藻。奉君子之清塵。鼓瑟鼓琴。得大家之雅度。乎秋信

晉松栢結爲同心。二豎見殃。芙蓉損其並蒂。含啼掩抑。觸影低迷。音似蓬飛。心逾荼苦。玉觽虺而不御。錦帶委以下垂。蟲挂明璫。壁棲綦履。厄坐漆燈之側。狀餐繐帳之旁。無意人間。願從地下。宗親曲爲勸解。死生幸緩須臾。或越氏之孤可存。則若敖之鬼未餒。何期兩嗣。連作下殤。龍劍入津。雌雄拆偶。蝌環斷玦。子母分飛。恨鴟鴞之太殘。嗟螟蛉之空祝。心灰意沱。淚碧腸枯。鬼伯侵尋。司命無主。嗚呼痛哉。昔阮瑀歿而魏文悼其孀婦。任咸逝而潘岳哭其寡妻。然而稱女始孩。羣兒滿眼。非若隻鸞單鵠。驟分破鏡之中。兼之一卵二雛。復攖覆巢之下。伊誰舉案。若箇牽衣。憐既非常。命亦隨盡。倘使邦君舉旌閭之典。天子頒表墓之書。幼婦搆辭。貞姑賜號。流傳青史。應知骨有餘香。相見黃泉。畢竟面無愧色。敢飭琰琬。以俟丹青。

工麗何減徐庾。蓋四六工詞非難。造意爲難。此則青泉白石。委宛曲通。

眞顛爲人所避而以顛名正其奇處

如此之顛甚易發嘆

○○米襄陽志林敘

予讀陸友仁米顛遺事。恨其攷實未備。嘗發意排纂江東好古收藏之家所逥襄陽書畫小有題識者。輙手錄之。而范長康多讀異書。蒐討米事尤夥類而詳。因題曰志林。請予敘。予惟古今傳人多矣。惟米氏以顛著。要之顛不虛得。大要浩然之氣全耳。後人喜通脫而僻儉括沓拖拉攞浩浩措米顛氏爲口實。大宋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書初摹二王。晚入顏平原。繇斤斲削而後變化出焉。其雲山一

以董巨爲師。詩文不多見。顧崖絕魁壘。有深往者。而公之顛始不俗。兩蘇黃豫章秦淮海薛河東德麟龍眠劉涇王晉卿之徒。皆愛而樂與之遊。相與跌宕文史品題翰墨。而公之顛始不孤。所居有寶晉淨名海岳。自王謝顧陸眞蹟以至摩詰玉蹀金題。幾埒秘府。而公之顛始不與。嘗祀太廟洗去祭服藻火至褫職。然潔疾淫性不能忍。而公之顛始不穢。冠帶衣襦起居語默。畧以意行。絕不用世法。而公之顛始不落。近代奉勅寫黃庭。寫御屏畫笔振袖。酣叫淋漓。天子爲卷簾動色。傲賜酒菓文具。甚則跪請御研以歸。而公之顛始不屈。權貴人尺牘寫至芾拜則必整襟拜而書之。而公之顛始不墮狡獪。嗚呼。米顛曠代一人而已。求諸古今。張長史得其怪。倪元鎭得其潔。數文學士與高尚書得其筆。滑稽談笑遊戲殿廷。東方朔李白得其豪。故曰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沒于淮陽軍。先一月焚其平生書畫。前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舉拂合掌而逝。吾視其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

其聖門所謂古之狂歟。洙泗之時。楚狂在佞輿。濂洛之時。楚狂在芾。其顛可及也。其浩然之氣不可及也。

不顛不狂。其名不彰。顛正其品之奇處。非眉公襄陽幾于湮沒矣。

欲亦新巧

芙蓉庄詩敘

吾隱市人跡之市。隱山人跡之山。乃轉爲四方名岳之游。如徬徜跳不顧後羣。如御獨行不求伴侶。樂矣。然丹危翠險。梯腐藤焦。每欲飛渡而空躡之。無乃非老人事乎。計莫若退隱田園。因作田園詩。張嘯翁許爲同志。和以見眎。并出芙蓉庄詩若干卷屬余讀之。余笑曰。今詩人集滿天下。其投贈寄悰率華上君子。凡通顯有位望者。輒字之幾于無等。至問其交情始末。或彼此不相識。即識彼亦不復能省記。而必欲臚次其姓名。以爲行卷羔雁之贄。大都一仕籍而已。嘯翁憐而唾之。凡與交游唱和者汰不書。所作皆分梅種竹。移菊蒔蘭。蒔茶采藥。及料理農桑漁樵之事。事真故爛漫而流便。興率故淵至而酣暢。心細故精綜而條理。品潔故幽微而疎快。調高故孤直而淸迥。讀其詩想見其胸次。且笑且啼。且傲且俠。且醉且醒。且仙且隱。日混村童庄客之中。而神游于時局菀枯向背之外。古者罷侯種瓜。逃相灌蔬。雁公條桑。雲卿織屨。其意

敘切有致

念亦若此耳。四君子密藏遊晦。并文彩不少見。旁古者深以爲恨。而嘯翁尤幸有此集流落人間。使人名利之心頓忘。烟火之餤盡息。雖逃世而救世之功寓矣。嘯翁數招余願切。義不忍作鐵心。終當一叩芙蓉庄。飲李公窪樽。臥皎然桃花石枕。醉呼張志和。汝曾見而家嘯翁田園詩否。

大都一仕籍評今詩稿確矣。文亦爽猶自快

○○玉鴛閣詩集敘

檇李故范少伯西子之昔游也。南湖水落。粧臺之明月猶懸。西郭烟銷。綉榻之彩雲不散。遂使當年之紅粉。幻出絕代之青娥。秘枕異書。結稱名士。陽春賡和。鶯夙鏘鏘。于夜于飛。蝴蝶栩栩。肝腸如雪。能吟柳絮之詞。志節凌霜。直擬木蘭之操。筆床茶竈。不巾櫛閉戶潛夫。寶軸牙籤。少翳眉下惟董子。烏衔幽琴遠只在數尺。總紗蛩逝。秋聲悄無言。半龕燈火。手翻貝葉。十指生香。詩嗽蓮花。一塵不染

瑕煉成慧心道骨。惟知織素流黃。洗刷盡綺語艷歌。真欲惡朱奪紫。若向公車待詔。必然金馬秘書郎。可憐洞府修文。竟作玉皇香案吏。秦簫頓咽。范叔何堪。痛丹鉛已蝕于烏絲。幸綠字尚縈于蛛網。是用收遺文于琬琰之上。掃人間粉禁三千。庶幾續清韵于騷雅之餘。振古調國風十五。縱饒賈韜妻織錦。焉用文之。郎遣衛夫人吮筆。殿其泣矣。

[illegible]帶風流。疑多蕭孃眉嫵

○○○唐道徵文敘

唐道徵性地孤直。面目嚴冷。自讀書掩戶而外。斤斤如也。故其文恬靜貞潔。有吉人之風。稱如其人矣。既舉延試第一人。海內有欲行道徵文者。于是唐子問序于陳子。陳子曰。唐子志士也。而猶欲以文行者何也。唐子曰。爾不見尨石之在地乎。小兒羣戲。或削以爲棊。或累以爲塔。老人長者過而見之。則笑其稱且鄙。然方其爲棊與塔也。小兒其忍遽釋之乎。以小兒之耳目手足。悉縮而聚于尨石

之上。則尨石尊矣。吾非欲尊吾文也。吾將以吾文爲棊爲塔。相與兒戲焉。何不可也。至于日暮羣散。一笑而已。又至于升冠藏弁。不習兒矣。儼然如老人長者。思之亦不過一笑而已。吾又將以吾文與天下爲棊爲塔。相與兒戲焉。已公此一笑何不可也。陳子聞之曰。有是哉。唐子之言也。其言幻矣。其言幻。故其文亦幻。吾乃知唐子之覘富貴。必以浮雲相命者也。雖然天下國家非尨石也。異日由徽元作宰相。執虛捧盈。若爲棊爲塔。惴惴然惟傾跌

之是懼也則幾矣不然吾懼小兒之俛袂而笑丞之後也唐子曰善請以敘我文以代紳語。

忽奇忽正忽大忽小筆想如神龍之無端

○○鄒公履稿叙

吾松峯九僕得其三縛茅種樹絃歌其中與一二野衲逸民共結人外之游高座授經非余好也然又不欲爲矯分抗情門外屐至輒便引內間日流連如所謂斗酒相娛樂奇文共欣賞此語僕誠有之往歲鄒公履來訪以文奏余余灰心此道久矣讀之不覺横挑伎倆蒲團之上眉舞肉飛噫君之文乃能令我乎夫越石邦胡劉根召鬼此以聲奪也趙娜人宮那夫人望而泣下此以色奪也漢從

新豐而不失尺寸即雞犬皆認識其家此以格奪也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楊行密以三十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此以氣奪也高孝珩蝿避畫鷹黄荃鷹掣畫雉李伯時寫殺一川花馬此以精奪也又其至者如魯陽揮日錢鏐射潮神仙奪陰陽之數忠臣孝子奪君父之心變化窮極不離方寸而況區區文章之小技乎公履筆有江文有膽江東之才無出其右而又沐浴于家學珠玉之淵其文聲香味色與夫格調神情種種奇幻

殆不可以知知識識者。卽不佞灰心道人讀之。且無所不奪則其能奪主司之鑒。與造物之權可知僕旁觀人當自不妄無已請質之君家學憲先生。

一奪字。掉天如宜僚丸

妙悟可味

○○楊去奢制義敘

吾友楊去奢恬淡寡慾落落穆穆人也古今文鈔絕一世。北面執經者傾遠邇時流役之友則友不喜走少年場相國聘之師則師不喜逐大人游遇飲則飲不沉湎遇奕則奕不惡戰遇詩則詩不苦吟同舍生及及門弟子強半爲顯人華衮騶馬呵喝巷陌訪求楊先生不能去奢亦不報謝釜甑塵恥不聞嘆息聲及怨尤可憐之色語云火知三日玉。貧試一生心去奢之謂矣去奢試每高等食餼心

厭之又無資以入國學意將罷去行游名山陳子戲之曰此欲祭酒不得匠學官不得友也自古業左而數奇若多矣公孫弘常退歸海上四十學春秋鄉人再推爲射策遂第一劉向數十上書每輒報罷後以穀梁春秋議三十餘事終爲漢名臣夫功名寧有定局哉功名早父母受其福功名晚百姓受其福而已何與焉去奢之制義今之公孫劉向也其晚合無疑僕請爲去奢梓之以傳昔如明珠之光光還自照今此珠一出照乘照千里矣僕

去奢與日名遂。身退然後與陳子逍遥人間。脊泥中路斷虎跡。孤峯頂聽凍猿啼。余未老。猶能摩洗雙眼待去奢也。

辭慰中。却多不朽名言。

○○臥游清福編敘

命使君李華亭之三年。政潔而民穌。絃歌之暇。手纂臥遊清福編。命陳子序之。余聞之名山洞府。造物不付之冠劍車騎貴人。而私之隱君子。此語似有致而實否否。夫王公大人之游。或侍宸輿。或領使節。屯軍駐驛。問俗採風。小有未濟。則兵丁皆伍。腰鎌負鍤而前導之。能使目與足兩無憾而後止。若蓬蘿逸民。不過三尺筇與一輛屐耳。歷覽幾何。而原之曰游。則不得不退尋紙上之陳跡而指數

見得此恐日不暇給

之。曰是某水。是某丘。若置其身於空青鈍碧之間。以稍自寬云耳。則臥游編者。冠劍車騎貴人可無而隱君子不可不有也。且山游之難。我知之矣。巨靈五丁洗鑿之地。半出於神鬼護呵。俗子命車。則風雷雨雹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游。徒巖虎窟。蛟穴龍宮。與夫族冢叢祠之林。狐狸嘯而鵂鶹啼。非有膽智者不能游。棧腐梯殘。葛枯蘿脆。非提如猿鳥。而頑如樵牧者。不能游。寒暑載途。變色而進。喘不續吁。胸與膝拄。非精爽壯旺而好奇者不

陶然以臥[illegible]之

文非一論言總之當行

能游諸游具矣而斜於俗務頓於老病左於非時甚則與盡者才盡才盡者山川之秀亦盡而游不必記記不必文者多矣甚矣游之難也非游之難也難於上帝之清福也嗟乎自古山川幻住陵谷變遷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即天地且無所恃以久存而何况山川又何况游者嘗試訪古今游客姓氏於仆碑斷礎中野草夕陽寞寞漠漠而幸有一二記游尚在則昔人雨雲嘯月討松論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駿之所未巡秦隋六龍之所不

及臨幸者皆得與巢公一巢堂公一壺其縮而游之几上比之王玄仲輿烟爲信韓昌黎慟哭絕古証爲勞逸哉是緬也無問隱君子與冠劍車騎貴人但有清福者然後出此以授之

泉筆如源人委宛而必達其性

偪

○○閩游草敘

吾友周公美神骨道雅望之如巖窟圖畫中人未四十勅斷家務有子孝且賢不遊世事經懷公美日與羣從讀書貪酒爲名山游客歲游閩歸訪余泖上僧舍出記與詩奏予鬚髮之間尚聚雲氣弟篇中未啖荔枝登武夷耳余浮白罰之公美倔強不肯服曰我見入閩者動以爲題然非游以買則游以舌獨余則否不借郵符不乞騶騎不仗地主酒錢此游之清者也予無錙銖無坎腹膝無絓留

貫勇先驅置兩足于容外置七尺于死法外此游之任者也猿不易枝鳥不變聲樵牧無故識伴侶無異同此游之和者也游具此三德而時以詩爲政游無定時故詩無定體余讀之其色香味雋於荔枝而聲調警快惟幔亭天上無憂人間可憐之曲庶几次響焉公美得於閩者儉而閩中江山得公美者奢矣公美大笑劇余至夜分霜絨燭跋猶娓娓談閩游不寘余目公美曰寧惟游有三德即酒德亦稱是不亂清也不辭任也不爭和也公美

有是德而必遲以荔枝武夷又奇矣

此三德欲者撮不可少

曰人知我鬪游而不知我更有醉鄉游汝何從得之。盡爲我識數語以告後之問津者。

辨難交發而文成新絕韻絕

○○新安遊草敘

書畫有收藏賞鑒兩家。山水亦然。黃山開徑于普門老衲。張勝于景升老舜。卽新安人鮮有過而問者。此收藏家也。吾鄉多向白岳禮瓣香。而身輕千里之遙。至車殆馬煩。目眩足繭。而一惟以得登黃山爲快者。此賞鑒家也。遊則自吾師始。出不憚傾裝。歸不至飽橐。其眞遊山水者。亦惟自吾師始。當吾師首路時。某方臥病。匆嘆曰。吾安得從而後爲師捧杖負劍。孤筆和墨。凡叫嘯諸謔。高談雋語。皆

一而筆之。以暢山水奇麗之觀。已而躍然曰。有長君元翰在。元翰綺歲博學。工詩文。鶴鳴子和。當必奏數百部宮商矣。比歸。讀新安遊草。覺溫泉飛瀑。紅葉白猿。紛來襲人。雖球（唐球詩人）之瓢。賀（李長吉）之囊。有如此五采雲氣乎。王逸少云。秋冬之際。尤難爲懷。吾師中秋結伴。仲冬言旋。三月之氣候以日變。千里之耳目以步變。七寸筆端之描寫摹繪。又萬變而不可勝窮。至是新安之山水。收藏家所過而不問者。吾師以眞賞得之。猿鳥則應接不暇。烟

霞則到處逢迎。發簫筦之聲。貫松蘿之色。益而山以遊重。而遊以吾師之品題當更重。雖然且毋謝。何足以稱重客于臨卭哉。師笑曰。是遊也。兒侍之而予敘之。却類陶淵明籃輿二子在前。門生在後。然為負五斧懸五岳圖矣。

青山嶙嶙。帶以白雲。極秀而韻。

○○○贈御醫何承雲敘

士嘗言不為相則為將。乃醫則二者多兼之。相壽國。醫壽人。心相等也。三軍五旅。舉而委之將。四肢百骸。舉而委之醫。任相等也。相調陰陽。將制中外。醫參虛實。功相等也。相者制治于未亂。將者圖變于預。設醫者知微于輳理。智相等也。夫醫一技耳。今且與將相絜短長而共低昂。得無重哉。余嘗心[illegible]乎承雲何公之醫也。公克以醫世其家。家有禁[illegible]成禁方。有經多秘[illegible]傳。公受而讀之。哉以[illegible]

[illegible]以古法。術益精良。而公之名日益顯。于是起為[illegible]御醫。暫馳吳楚間。未幾南歸。而鄉之扶疾而頼公以起者。戶滿屨矣。四方請學者。車塞道矣。公不問貧富遠邇。求郎輒應。投郎輒中。故上自薦紳先生。以及細民之家。每見公必拱手加敬。稱仁人云。庚辰秋余抱病三月。幾與鬼隣。而復值母艱。內有哀痛廹腸。外有虛熱攻體。時命大謬。謂當已耳。適余恍惚中若有以公告者。當是時余未識公也。及公至。按而視之。洞燭如白日。投藥試餌。應手而

愈故自今循頂至踵得與有生之樂者夫孰非公所賜耶然則公非直與將相等也有將相不及公者三將與相位尊驕倨挾倚富貴而羞貧賤至嫉苦不相聞而公以藥石惠及于匹夫匹婦其不及公者一也虛縻爵祿執空文以綢圭上無所稱塞而公視人若視其身治病若治其家德不望報不厚責其不及公者二也將相不賢或巧擬善類陰鷙豢餘以快私意而公于賢士大夫保恤調護與其技能有扶植上人之心焉其不及公者三也

是三者公得以施于一鄉而不能施于天下賢且不肖者倘有進則請法其意而廣之公借其術以醫不肖之身不肖借其術以醫天下人之心庶幾有以謝公也夫

昔范公曰將相不得寧爲醫誠見醫之濟世大也經此闡發可令醫者不自褻其道幾幾乎欲與將相爭權

〇〇〇憎蚊賦

山有靜者高臥匡牀解衣褫帶一枕羲皇何物么麽號曰蚤虻體肥而脆嘴銳而剛粗成羽翼別有肺腸居心不淨巧言如簧乍離乍合忽低忽昂無貴無賤時陰時陽競刀錐之纖悉藏牙爪于毫芒覘左右之狎昵恣膏血之啖嘗樂袒裼厭冠裳性縱橫身毀傷曷不蟻夢而王曷不蝶夢而莊曷不蜂釀衆香曷不螢投夜光曷不當車犯轍賈勇螳螂曷不餐風吸露羽化蜩螗爾中則熱爾德則涼

閃倏似詐飄蕩似狂潛伏似怯煽動似強細同蠓蠛毒其利狠諒負山之匪任倘入幕爲智囊逐臭仮慚於清白刺譏又遍於雌黃若夫幃帳稀疎簾櫳穴竇隱隱啾啾轟轟驟驟去若風飄來如雷吼明噪大庭暗欺屋漏侍諜夫之孔多喋邦家之利口苟有變於髮膚遑恤變生乎腹肘使人扼腕欲噬攢肩抖擻如困重圍之兵如失孤城之守壯士怒而裂眦美人怨而搔首隱几失聲于子綦曲肱變色于曾叟驅之復來覺之善走柔若無骨不足

以安尊拳實繫有徒恨不飽孤毒手于是正身
危坐捍禦唯謹畧經揣摩忽爲虀粉好聚亡身多
欲殞命醢雞大笑於鈍蠁蟻蝨遠弔於項領倘脫
蛾火之燈或逃蛛網之阱自謂遠舉而高飛實則
行險以徼倖猶且廣布虛聲乘間思進掃蕩不能
渙其羣吹噓不能變其性我唯束手而待望赤日
之當空冷眼而觀付白帝之司令蚊乃善幻禍終
不悛喈喈詵詵提提翩翩號召羣小援借聖賢曰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後忽然在前此天之

未喪斯文也其然豈其然

文勝老拳應可折其雄喙

斷制處可云法家訴讀處可入講史

卷之二

貞靜庵記

古者聖賢惟有經世法女事內男事外虔修剛柔
以佐兩儀之軌自竺乾流沙二氏之教興于是擲
儒冠而冠黃冠裂儒衣而衷緇衣沿流導源甚則
閨媛閨秀相與結伴而談無生不死之理施鈫金
以布地剪纏錦以制幡貝葉蓮花蓋半屬優夷女
道矣是庵所棲爲諸女貞焚禮禪誦之所二六貝
茫韻于樹端燈光熒熒丙夜不息可謂旃檀之香

林玻瓈之實地也陸宮保先生以三教龍象爲大
摠持爲大護法遂以貞靜命庵夫堅固清淨天地
之體也惟貞故獨立萬物之先而不彫惟靜故獨
當諸塵之后而不擾既貞且靜可以定覺海之瀾
登道岸之筏撤無明之網探罔象之珠何者生死
二緣本無定體而妄者以識風鼓之慾燄吹之勝
劣頻燃忻厭交起故空中粘縛夢裡山河遞滅遞
生終無了際此不貞不靜之所致也諸女貞苟能
思惟此義則一彈指間金粟玉宸宛然接影蓋珠

之宮兜率之院安知非是庵也耶昔散花天女欲轉女身尋覓其身了不可得而三山五岳之巔如金母魏夫人踏白雲而策青鸞者孰非昔日閨閣之淑女哉余故記之于此以俟他日庵中人道成茂发金書與諸上真共載其姓氏云

貞靜女德也況女中求解脫者乎不彫不樸是正法眼藏

○○○用拙堂記

吾友杜玄度所居有用拙堂屬陳子記之陳子咨其義曰吾少而讀天下書善忘登朝不十年解綬歸善倦樂衰不去善病治家人產善拙與人游未知其斜睫喉嗉胸臆間事善憤憤蓋世莫余拙也雖然吾道是也昔者杜子美之何若爲余設者陳子曰吾游于世而覺論語之爲興書也參之魯回之愚蓋三致意焉何者以其拙故也拙者以艮止以巽入以隨動以遯藏以謙始以泰終知此謂之

至人而儇㨗狡獪之徒顧反竊竊然笑之庸詎知愚公之徙山不如臥游之適也陶長沙運甓不如抱甕之安也何晏之談塵不如括囊之無咎也石季倫之金谷不如一瓢之屢空也謝康樂之莘裾扺廊不如籃輿之真率也夫巧者以爲得而拙者亦未必失也拙者以爲失而巧者亦未必得也昔天也鵲之巢而鳩奪之蜂之儲而人甘之然則巧勝乎拙勝乎善乎玄度之用拙也嗟夫蝸升而枯鶺噪而敗雀掉而驚鼠譎而獄猿㨗而射人巧而

玄度生割許與中郎近

禍才買忌富買怨辯買辱官買譏使人人而玄度若也天下可以無事矣故曰太冲若盈大明若昧大巧若拙吾願與玄度共勉之玄度交知傾海內名士不索之託而索之陳子其與有用拙之意也夫

持身涉世類以巧敗而拙全至者用拙則又非與拙矣應是甯武一流足以當之

淡然杜詩

張與古宜

〇〇〇觀濠堂記

昔摩詰圖畫輞川香山命篇池上皆以討天機于逝者非止托心賞于泠然有美吾師賓弘斯理偶剪蓬蒿之徑漸成桃李之蹊止水一泓為山半簣鷗磯清淺花枝笑于鏡中雉堞參差人影行于樹杪瑩月映柳鳧鷺在汀停雲淡而無言芳草萋兮不斷四圍秀色翠能薜荔之墻一道晴霞霜染芙蓉之沜枯蘭吐蕙槁木蒸芝神仙于此樓居大夫從之賦作醉來刻竹清歌散消融之陰倦以據梧

幽夢伏辟林之石夕陽殷角蕉葉扇而鹿眠點雪鑪頭茶烟橫而雀避紅亭客散碧芝風生門設不關簾鈎半上凭軒踞傲倪之几隱几披龍馬之文身侍羲皇地隣濠濮登斯堂也盍往觀乎魚鳥親人鬚眉可鑑謙而善下含哲士之虛心淨以納瑕得碩人之雅量淡成君子信為王公進退近乎中庸安流類乎無競登懷觀道何如世上之風波抱膝鼓琴聊爾胸中之丘壑

驕麗中論議風生不特饒綠亦且饒理

亦一桃源也

○○游桃花記

南城獨當陽城下多栽桃花花得陽氣及水色太是穠華居民以細榆軟柳編籬緝墻花間菜畦綰結相錯如繡余以花朝後一日呼陳山人父子㩦酒提小榼同胡安甫宋賓之孟直夫渡河梁踏至城以東有桃花蔚然排戶闖入見一老翁具雞黍餉客余輩銜進前索酒請移酒花下老翁愕視恭如命余亦不道姓字便從花板酒杯老瓷一番折桃枝坐花聚中以藏鈎輸贏爲上下五六人

從紅雨中作活轆轤又如孤猿狂鳥探葉窺果惟愁枝脆耳日暮乃散是日也老翁以花朝爲生辰余於酒後作歌贈之謂老翁明日請坐㕓脯爲壽十四日余與希周直夫狀意挈酒榼甫出關路逢得伯靈子猶拉同往又遇袁長史披鶴氅入城相長史得我輩看花消息遂相與反至桃花溪至則田先生方握鋤理草根見余輩便更冠出肅客移方散踞石上而安父賓之箕仲父子俱挈酒榼徙之董徐何三君從城上窺見色爲動後踉蹌下城

勝劉阮天台遇仙子矣

又以酒及鮮筍蛤蜊佐之是時不速而會凡十八人田先生之子歸聯爲十九榼十一酒七八壺觴酒屆與信花醉客醒方苦𣱼䶕相恥忽城頭以長綆縋酒一尊送城下客則文卿直卿兄弟是也余輩大喜賞爲韵士時人各爲隊隊各爲戲長史伯敏角智局上紛紛諸子飽躉空拳主人髮短耳長龍鍾言笑時酒瀝尚餘乃從花籬外要路客不問生熟妍醜以一杯酒澆入口中以一枝桃花簪入髮角人人得歡喜吉祥而去日暮鳥倦余亦言旋

皆以月影中抱持而顧視紗巾褾袖大都酒花花猶而已昔陶徵君以避秦數語輸寫心事借桃源爲寓言非有眞桃源也今桃花近在城齒無一人爲花作津梁傳之好事者自余問津后花下數月間便爾成蹊第賞花護花者舍吾黨后能復幾人幾人摧折如怒風甚雨至使一片赤霞闌珊狼籍則小人于桃花一公案可謂功罪半之矣

[illegible]賞人去應鬧桃花嘆息聲

張聖清傳

張聖清諱積源上海龍華人按察使七澤公之仲子也君生秀慧弱不勝衣十齡誦詩騷十二嫺經術神阿熊令君洪園楊侍御試而器之補諸生高等舉體無凡寄情不近強見者如鷗拳秋水鶴唳寥天莫得喻其意也七澤公以秋官出守姑蔑尋憲粵西壬子入賀挈君北行俾游國學以便往來省覲毋徐淑人悲中滿君稱藥量水揣色聽聲惟恐跬步離左右禱醫得虎頭人語躬延顧叟三劑

而瘳禮諸伯叔如父撫季弟孤侄暱如良友巧如導師見緇素負隱匿不急爲嗤讓游泳引諫密祈改終七澤公廉于官君鮮餘鏹客有以緩急告者以法書名畫售者強半質貸應之否則惘常累日性度淹雅能與物無忤而德矩湛然絕不見縱情誕節亦不問以雌黃堅白鳴至于謁長吏游大人華裾細馬追無逐走于少年之場君非特堅塞耳輪且不欲安之眉睫上矣嘗借余手批南北史爲丹鉛塗乙不輕放一字其他摘錄異書不勝紀構

竹安齋又搆兩隱軒因詠雨中三友詠閒中好其詩清真娟秀倣陶白詞亦不減柳七郎規造一舟名自在天凡釣竿詩卷薰籠隱囊以至罌洗管絃之屬畢具客至命酌清酒一觴枯棊一局醉則命侍兒迦陵弄新聲君按牙以紫簫和之渺渺度烟際而去七澤公有小舟曰載石父子常相尾出游而君獨時時入東余訪余揚搉典墳討論桂木申旦徹夜彼我忘疲辛酉適越次皂林遇丹子爭道篙穿君頰旁竪二齒君歎曰此宿業勿剏之投謁

雲棲將受殺戒過十八澗買瘦藤磊砢多奇數之正得十八節遂名杖爲十八澗挾此徧游草蕩中夾夾山漾而歸時七澤公移家龍華故里君築室三楹嚴事旃檀古先生像一似浮圖法俄匝歲因肺疾嗽嗑嗑喘不續吁迦陵苑轉抱被者百端請代請殉君不起殁于樂無知齋中有遺令曰肯休錄錄云擇偶勿太急立後勿太早經營兩親壽藏勿太遲家產半贍宗人半作善事生平玩好分贈親知而笠杖杯筯則以遺斘道人爲訣斘道人捧

次哭失聲見曹驚怪數年來不彈此泪久矣嗚呼
痛哉君率七澤公有至行又有苦心索恥而不使
見窘容神慾而不使見病態情深而不使見悼亡
詩一痛也蹶跛名場三戰三北騎夜汗功名而微
抱牛承貂裘之感二痛也詩文吾見其進未見其
止不敢名不市交推重于吾曹而遺賞于通都大
邑三痛也中郎有女伯道無兒四痛也閒廣寧破
岸幘絞衣彎弧學射于山下氣吞并州健俠兒而
不意命脆蛛絲貌同蝴甲五痛也君嘗戲謂我洞

曉聲律類戴顒若遇宋文當給聲伎一部好鼓枻
垂綸類張志和若遇唐玄宗當賜樵青釣童今釣
童無恙而樵青化爲彩雲隨風颺去吾豈復有意
人世哉君蓋指白下姬幽妍也幽妍予別有傳傳
成書十通并焚君柩前諾乃載拜三酹酒酒泣而
後行。

筆筆寫出一崔公子合李子之才忠定之欽
真之逸而有之

○○○馮甄甫傳

馮甄甫明州人初名若皐已更皐爲陶甄甫其字
號遂昌方伯修吾公季子也家世多名臣纓緌相
望而君獨通脫自喜好輕俠追之就帖括家言笑
曰諸葛武侯畧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此古人讀
書法也烏用是小兒號嗄爲吾聞古人多好醉鄉
游近無復問津者譙樵僻雀躍往矣性食酒洪飲
無章程方伯肅括之嚴君醉歸調方伯起居急盥
櫛問寢上食周恭人臥病卻藥餌不嘗君手調以

進輒領而受之方伯試之家政君任心獨詣而能
行方伯意中事往往爲君解頤君後篤疾猶强起
故作健步武以寬兩尊人憂其密行多過人者與
人交有面規而無腹背有坦中直腸而無軟言暱
語有立談即合暴發即解而無終身不釋之憾有
叩必應有應必如其所欲未嘗叉手硬坐轉睛不
相屬置人急緩于度外也性好古喜集法書名畫
延勝士焚香品題之遇佳山水爲横琴作雅操
弄味其雋韵似將浙飾改絃不終以酒人自雄矣

然飫嘗志敵意得鼓三撾鷄三號猶嚴扃門戶倉卒不聽客歸客亦不忍遽言去觥籌交飛排調錯出強沃之家釀不沉醉不休竟以酒得病下痢十日死享年僅二十有一耳君狀貌魁岸廣顙高準豎下目光燁燁注射人羈丱時能控惡劣生駒馬上下山坂見者無不辟易而君執轡如組馳驟若飛假令君今日尚在月擊奴酋不遑君必且散金結海內劍客椎牛擊酒突行而前博遼東一殊死以報

可以辭酒

梁朝厚恩漆奴頭飲奴血豈作偃蹇寒書生枕酒花藤下老耶焉元仲才子也痛父酒亡而母孺人陳氏又以節嬪極引古人酒戒便欲毀尊罍仆瓻斗殛儀狄于羽山放杜康于三危焚醉日于秦坑因酒星于天獄盡大地秫田悉化為斥鹵荒蕪而後始無憾余曰不然自來酗豪如李太白死如狂旭顛素死嬰兒不解酒解乳死張蒼百餘歲嗽兒乳亦死盧仝陸羽飲茶死屈太失不餔糟不啜醨亦死則酒豈必能盡死人也唐鄱陽王素飾得罪被逮路聞哭裘聲嘆曰人求病死何可得而尚須哭耶今君不死于病而即死于酒勝唐王孫遠矣奚其悲奚其悲陳子淵浮大白酹君牛山之墓呼而問之曰甄甫復能飲乎試讀我身後數行傳何如君生前一杯酒

讀傳應是李元忠一流伯倫無功難與同日道也

○○○祭汪侍御文

語曰。言無不酬。德無不報。此言人不相負也。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言天不相負也。公客居吾松三十餘年。人有以緩急告者。告無不諾。諾無不應。應無不滿願而去。如叩鐘必鳴。呼谷必應。不責券。不紀姓名歲月。久則并其子母錢俱化為子虛矣。公不得索之。故所貸者。貸者唯唯。詣門則闕人辭。遇諸塗則障扇避。甚有常而若不相識。明知公之蕭條。旅食出不能具舟車。歸不能見妻子。而無

意還楚弓完趙璧如故也。吾嘗聞一二縉紳負公至千金。以宦貧不能償。身死不得償。其不貧不死者似宜無辭以謝公。而無意還楚弓完趙璧如故也。公以此身家懸磬。進退觸藩。隱憂煎其中。窘迫攻其外。交游笑其旁。而病且殁矣。殁之日。一棺載身。六親無倚。徒寄空櫬于郊墟曠野榛莽破寺之傍。嗚呼。人負公耶。公負人耶。公負天耶。天負公耶。公雖不言。諸君寧能無愧于胸中。公雖不起。諸君何以他日相見于地下。此余所以感慨唏噓。具壺漿。率子弟而哭之。匪獨為公哀。且哀吾松之交情太薄。而取與之太不分明也。嗚呼痛哉。尚饗。

讀之當有面頳而汗下者。先生借以挽澆風而培厚道者深矣。

起法突 轉得佳處 又出奇峰

再祭張烈婦文

嗚呼。伯夷薇，仲子李，蘇武雪，皆不觿嬌絕粒哉。然而夷也猶寄命于薇也，仲也猶寄命于李也，武也猶寄命于雪也。且武則胡婦爲之左右，仲有辟纑，夷有叔齊，夫婦兄弟一鼓一舞。烈婦煢然獨身，而已有物生，無物死。則烈婦之不食，殉夫，又非伯夷以下諸君子可以同日論也。嗚呼奇哉，嗚呼痛哉。尚饗。

文凡四轉，說得烈婦大有生氣，與尺木爭[illegible]。

祭三高士文

辛丑歲三月十六日，雋李人宋旭文狀來自天馬山之東麓，同里人宋茂觀、陳繼儒、衲子蓮如、慧解、禹溪毛沽村、滕并陳所藏康夫鐵冠，拜奠于三高先生之墓門。嗚呼，衆芬榮榮埋山寒谷。先生之宮墻衍樵牧，來莫一觴，介乎公孫，與代知已。慰而幽魂，[illegible]

落落數語，傀欣羨多許。

○○○小崑山重建浮屠疏

九峯自天目發源。而小崑山爲第一峯。虞蓋天目之脉始露由此一起一伏自下將逝及于北固而首尾盡矣。堪輿家謂九峯因龍也。其龍南窟海而北宅泖。而龍首故不可無角。蓋一郡之文明係焉。小崑山自唐宋皆有浮屠。至隆慶作始廢。今寺僧寂光欲重建以復舊勝。山在郡治乾隅。乾峯立而天門開。豈獨建赤霞之標。橫白霓之氣哉。余以僧足跡甚鉅。頗艱之。而僧謂童子聚沙成塔。談笑

兒戲皆有勝因。阿育浮屠未立。其下遂聞鐘磬音。今崑山因其時也。于是因其請倡之以作天人觀

援地脉比方隅。善爲導師。

○○○婁江報本寺塑西方景疏

余聞雲棲老人淨土之說曰人生有識神因有識業有識業因有行業有行業因有因果欲臻三淨先除六塵欲種八德先消五惡欲洮五惡先懺地獄欲懺地獄先修西方此理確然無可疑者。報本寺僧永齡夙有戒行。緇俗皈依。今于本寺西南舊址重建大殿塑西方景使善者頓生信心塑十王像使惡者頓改舊習。即此一念非目連地獄不空不願成佛者耶。　高皇帝云佛說因果所以助帝

王刑賞之不及此殿是已遠近檀那幸相與助成之。

提醒俗情無非畏慕指入　聖諭理道更眞

四先生贊

知希則貴身隱焉文雖差樹遁世之藩籬亦牛立藏拙之門戶旣爲男子恐與草木俱灰露盡英雄通以神仙退步我思古人得四先生焉各系以贊

○○○越大夫范少伯蠡贊

勁吳死殘越生裝西子浮海行耕于齊爲上卿賈于陶散千金出見奇徙成名鴟夷子何童心

直是英雄伎倆難忘

○○○周處士魯仲連贊

喜高節皆奇策排秦帝解齊厄掉富貴若雲烟鴻冥冥何慕焉我執鞭魯仲連

首二句已得其概

○○○韓義士張子房良贊

秦之鹿椎其足楚之猴烹其頭漢之馬得天下帝借公公借帝爲韓來報韓去前黃石後赤松張子房眞英雄

大爲子房吐氣亦爲子房傳心

○○○唐鄴侯李長源泌贊

辟五穀相三帝寢對榻出聯轡九仙骨一品衣功太高跡太奇如龍見如龍潛吾師乎李長源

長源是難及人

○○○ 布袋贊

佛不必禮金粟而齋戒有餘仙不必禮玉晨而清虛有餘遊不必裹五岳之糧而坐臥者有城府之脩竹古爐文不必探二酉之秘而手批者有先世之斷簡殘書口不必掛是非文不必擇賢愚而一杯之酒足以入混沌之門戶寬醉鄉之藩籬嗚呼噫嘻吾不知其爲誰疑所謂今之貧孟常古之富伯夷

外有餘情外無物累與人哉

○○○ 花史題詞

吾家田舍在十字水中數種花外設土判竹床及三教書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獨生負花癖每當二前後日遣平頭長鬚移花種之犯風露廢櫛沐客笑曰眉道人命帶桃花余笑曰乃花帶驛馬星耳幽居無事欲輯花史傳示子孫而不意吾友王仲遵先之其所撰花史二十四卷皆古人韻事當與農書種樹書並傳讀此史者老于花中可以長世披荊斧礫灌溉培植皆有法度可以經世謝卿相灌園又可以避世可以玩世也但飛而食肉者不略諳此味耳

爲借境不至著境何事不宜況于花乎濂溪淵明豈應獨傲千古

大觀樹藝小試世界

○○○花史跋

有野趣而不知水者樵牧是也有果窳而不及嘗者菜傭牙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達人貴人是也古之名賢獨淵明寄興往往在桑麻松菊田野籬落之間東坡好種植能手接花果此得之性生不可得而強也強之雖授以花史將艴然擲而去之若果性近而復好焉請相與偃臥林間諦看花開花落便與千萬年興亡盛衰之轍何異雖謂二十一史盡在左編一史中可也

高超奇妝芥子中能作須彌想

○○○汪次公傳跋

今海內好言任俠而新安爲甚捐金赴然諾自其風氣然也余謂俠客如雷霆惟善人君子如和風甘雨其次公之謂哉次公冥行紀于上帝後福種于後人夫豈沾沾市德市名者有俠客可以警鄉愚之媚態有善人君子又可以醫俠客之雄心此玄宰遠爲次公作傳非獨爲汪氏其救世之意深矣

自是正論

○○○答某經畧書

某屛跡空山，每讀經畧疏牘，字字批點，行行尋繹，如秀才讀舉業相似。因嘆曰：天地千鑄百鍊，生得如此忠孝奇男子，有識者當仰承 祖宗 皇上德意，愛惜調護，以竟社稷之功，而摧殘不遺餘力，非特邊人哭，京師人哭，即不肖老愚無知，爲飲泣不寐不食者數矣。古今負屈，無如岳少保、于少保，同時同志之友，誰肯慷慨論列，剖心瀝血以明之，直待鋒燄平，議論定，恩典加，在國家曾無分毫之

益，而兩公已先受萬分之苦矣。天乎，豈獨一台臺困網羅哉！不死即是君恩，人心即是天意，伏願平氣愼言，靜需緩急，宣召更有進者，以素患難之學問，參了生死之工夫，四大非眞，寸陰可惜，福堂之內，恐不當作尋常擲過也。迂叟報知，不喜以兒女語進，別有手書淸明曲一卷附呈，博笑臨楮，曷勝神馳之至。

張文忠公曰：賢才當預爲愛護，乃平日肘掣之，事敗下之石乎？万俟卨蕭維禎罪何？下秦檜曾

石○可與徐文長祭少保公文同讀。

○○○答許惺老書

舊淮撫蘇公奏請回空倉免守凍淮兌雖出一時權宜將恐為永例兩臺喻意索公呈不索公書以公書不便入疏也收兌之設向來移軍以就倉豈能裝米以就軍但能晉倉以內豈能晉倉以外今收于倉而運之於淮是兌役而兼北運之半矣民弱軍強有何法度可以彈壓米多船少有何錢粮可以僱募客船相戒不入有何巧妙可以招徠風波何以拯救損壞何以抵償守候何以脫卸盤纏

何以借貸偷竊何以稽查爭鬭何以排解册簿何以重載重載何以過閘非惟糧長無此千手千眼即縣大夫亦不能人人遙制有此千百億化身也欲通反成梗軋欲快反致羈遲其大不便于漕者如此惟有查回空趲回空不得隨處躭延故作守凍此淮撫遣官遣牌之事也公中之公也趲回空不撥守凍儘數先下松江船到即兌此朱雲老鼓期剋限之事也雖私亦公也目今糧長之公呈上兩臺士夫之公書致雲老則事體直捷而妥當矣惟老先生裁之

直欲為東南造命條晰辨而確不得以白衣卿相相訾

大都軍與民不可偏有肥瘠今則有司多左袒民聽其抑和聽其私折頭軍亦利一時至京以一逃累將領今一衛之官揭貸監緊者半皆以督運為畏途使軍盡畏避運歸之誰良有司不可不預為從薪計也

○○○答錢抑之太史書

自吾兄大藍楓有索書求見者弟堅謝之內灣老人不當面辭下之信非分當爾即懶性亦爾爾也賴兄眼中有照膽鏡手中有降魔杵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一客不如少一客耳承諭讀書無服此時豈能終日終夜鑽破故紙堆中嘗記得少湖徐文貞云學而時習之何義對以不敢文貞云如國家有荒事即就荒時查考荒事如有兵事即就兵時查考兵事如有大禮大獄亦然此真所謂時

習也至今佩服此言受用不盡又有因文見學者如送贈河南撫按何事是急如送陝西撫按何事是急即此類推自然研究得切考據得真正如夏買葛冬買裘畢竟比平時買裘買葛不同若國軸之變幻家鄉之紛拏且端坐冷眼觀之俠客之不如英雄者俠客動而英雄靜也英雄之不如聖賢者英雄險而聖賢穩也若置身靜穩中即鬼神造化奈何不得況目前餘子哉

讀書出以經世處以宜世時刻離書不得書中一一爲之拈出

金馬豈悠悠所署非伴食頑鼠作令長鷯鴨尉言責吁嗟青紫間何以爲顏色世之不學且誤學者多矣一痛

○○○ 東馮大參

得報後，日與友人遲候歸信，因伏几嘆曰：清風百世，直道三點，固也。憐才如春風拂面，便消；忌才如嚴霜一凜，透骨。信哉！玄宰度馮先生脂車哨帆，行必接淅。其僩曰：先生欲尚孫洛人也，且以一官爲參下宿以一[illegible]用水爲漸十物累糾[illegible]牲，未知所至，度必不遂返里門，今果然矣。

可令人破涕作笑，解憤爲悟。

○○○ 答某公

吳興新政，殊快人耳，真所謂清不律人，慎不傷體，勤不露才，此得之士大夫往來之口，甚真，非何也。忽承遠札，重以厚貺，詎意王公布衣交，尚在大壞。可勝感切，貴治孤處一隅，目前當路之線索，新參之舉動，未必朝夕相聞，若以省城郡縣爲腹心，汝授足偵探爲耳目，其間不至遲速異同，較是兩便。若要人有交際，不親不疎，巨室有疑獄，不動不[illegible]，賴神明照臨鏡中耳。

猛爲津筏，知此老婆心未忘。

○○○與鄒季雅

往別時以爲復有竟歲之盟，忽得信爲陳大夫掖之而去。丈夫鬚眉落地時，便以此身岡長矢往矣，豈若鹿豕終日相聚。足下萬里之翮，而爲六月之息。長卿四壁，足下四壁都盡，便須尋一變。更雀之化蛤也，劒之化飛龍也，英雄雌伏而化爲九天九地也。大都醯雞、秋蟲，則終止甕灶間耳。足下之腹笥五經，乃竟老于蔛緥，不問陳大夫一吐氣，寧何之乎。

繞朝之鞭，馬當之風，令人不能頃刻留。

○○○柬項東鰲

臺下暫返東山，朝常如沸，乃知諍臣論金人，箴當參而用之。中涓方取精于蝸蚌，而言路猶角勝于蠻觸，非得臺下與君子者，以正直輔忠厚，以中立當雷同，滔滔東逝之波，孰挽之哉。

以局外觀局中，洞若觀火，無奈悻悻者自作焦頭容。

○○○俞羨次牧書

儒擁青衫以來，每欲絕塵自上，從方外異人先生浪遊名山，神魚乘浪，靈鰲載岳，安往而不得所之也。老親在侍，束脛羈鞅，強爲門生受經博精，以供朝夕。於是復買書，精不足取酒，於是復賣文。親沒營葬，偶得數弓地於佘峰，轉大[illegible]雨，栽插松杉，穿坎其側，以附容棺之墟。於是復入山，結數椽浮虛，歌斯哭斯，爾爾始盡。非有皇甫著述之癖，又非有盧鴻乙草堂、司空表聖之王官谷也。田牧往來，浪

相指目，足下排擯先賢，且欲引而置之千古奇人之上，茲言大非所敢任。獨所謂不任俠、不標榜，竊嘗勸之同志而鮮有應者。夫有教無類，非不擇其類，爲無類聚也。危行言遜，非危哉之危，蓋臨深履薄之危也。儒嘗閱徐孺子傳，本豫章南昌人也，徒步走江夏弔太尉黃瓊，又走太原會葬郭林宗母。僕僕千里，意欲何爲。當時標榜之風，撓入士大夫膏肓骨髓中，東京之禍，那得不烈。惟袁閎、申屠蟠差覺清穩，從此長養得晉遂東籬、襄陽二老出來

而二老又絶無毫髮語言文字。逗漏人間。使後世無聲可尋。無階可梯。潛龍勿用。吾師乎。吾師乎。食芹而甘。願以分獻。第足下代興文苑。獨步江東。罷典新聲。繹絡奔會。濯五湖之濤。采奔萬象之寒芒。大業方新。修塗伊始。俟他年揖讓夔龍。退尋綺皓。僕於此同。炊黍未熟。蒸梨正香。不妨楛冷涕檪寒。灰共話出世法於䓁帚菴中也。箋引記敘。弟心口俱折。所謂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卿。懷中一瓣香。遙向天益堂禮却。其亦收我於嬾榜末後否。謝忱

更具別柬。

先生以文章宿老。抒寫生平。冷冷微微。影章縟彩。政使長篇如帶。而幽冷之致。鼓吹筆端。真是別有鑪錘。別有天地。

次牧上眉公書。置之古人集中。亦是秘思奇紀。

余將收之行笈。茲不復錄。

黃石齋曰。次牧與眉公書。矜蹕絶倫。繩斧所及。適使徵仲文長收聲於下里。三閭楚傳掩袖於幽雲。誰復敢張爵目以向虫基之瞉者。然觀其呼雲出聲。選峰置足。意致堅屹。不似倣人予處而下。陳約而上。彼所不甘。要當勝之。聞其賢孫冰藍復出。五岳相距。不四千里。乃為君家恭玉歷其陂陁。不知香山慈水。神明的是何似。又曰。馮仲倜儻善讀書。控送墳典。有布衣雄世之思。及其所為文章。摛摛利病。瞻懸應陳。凌及孔楊。又焉在不逮古人乎。

敘袁中郎先生小品

夫人無事不欲行其胸臆至文字動思摹古曰如是方合某格如是方同某人句程字倣日變月移以就

之且蹈艱深之習輙作獝獠學莊嚴之泒便爲翁仲生旦丑淨日受世轉不解有我良可痛矣不知文章亦自抒其性靈而已揉直

作曲斲圓成方一種靈氣乃受屈折剝削止水斷山有何生韻中郎敘會心集大有取于趣小脩稱中郎詩文云率眞率眞則性靈

現性靈現則趣生即其不受一官束縛正不蔽其趣不抑其性靈處夫士梏棬其已以比時衹博一官至不受官制必解脫後快更

何事得轉移哉衝口信手具寫其中郎中郎遂自成一中郎矣然趣近于諧諧則韻欲其遠致欲其逸意欲其妍語不欲其沓拖故

予更有取于小品

壬申日南至錢塘陸雲龍雨侯甫題

翠娛閣評選袁中郎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引

廣莊

翠娛閣評選袁中郎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誌銘

題跋

書

尺牘

類閒評選袁中郎先生小品卷一

錢塘陸雲龍雨侯選

公安袁宏道中郎著

宣城梅[illegible]閲

○○○陶孝若枕中囈序

人迫而呼者不擇聲非不擇也鬱與口相觸卒然而聲有加于擇者也古之為風者多出于勞人思婦夫非勞人思婦為藝學士大夫鬱不至而文勝焉故吐之者不誠聽之者不躍也余同門友陶孝若工為詩病中信口腕率成律度夫鬱莫甚于

病者其忽然而鳴如無中之焦聲水與火暴相激也忽而展轉詰曲如灌木之縈風悲來吟往不知其所受也要以情真而語直故勞人思婦有時愈于學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于平時夫非病之能為文而病之情足以文亦非病之情皆文而病之文不假飾也是故通人貴之

凡鬱中所出每得趣石公形容描寫益亦盡矣

○○謝于楚歷由草引

古云詩能窮人又云詩非能窮窮者而後工也夫使窮而後工曹氏父子當為傖夫而謝客無芙蓉之什昭明兄弟要以紈綺終也唯云詩能窮人大似有之管城親而牙籌疎一不合也氣高語率令人自遠二不合也富者惡其厲猾仇之若敵貴者忌其厲官避之若祟三不合也有一于此皆足以窮而況併之故云一日執管二朝廢寐妻子之所[illegible]而宗黨之所怒也是物者何益人秋毫事而余

輩酷嗜之余與于楚交有年初于歙再于白下于廣陵于燕市每見必以詩相質力追作者今春忽見于柳浪衣上塵寸許是則夢想不及者也問別來何所遇嘿無語試解其裝但見其詩益富語益奇而他無有余嘆曰謝郎窮若此而詩不止是中殆有鬼非命也善乎坡公之謂王子立也有敬窮之具而與子瞻為親又欲往求啓直其窮殆未易瘳也余才不逮古人而窮不啻過之世人之見余者皆唾畏其氣相沾染也于楚訪予深山是予大

幸然兩人者其氣味適足以相增益甚非趣邈之道也于楚不能忍窮幸且焚筆研余亦從此改業焉

文以趣勝大堪捧腹

叙陳正甫會心集

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辨說書畫涉獵古董以爲清寄意玄虛脫跡塵紛以爲遠又其下則有如蘇州之燒香煑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關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當其爲童子也不知有趣然無往而非趣也面無端容目無定睛口喃喃而欲語足跳躍而不

定人生之至樂眞無踰于此時者孟子所謂不失赤子老子所謂能嬰兒蓋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覺最上乘也山林之人無拘無縛得自在度日故雖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無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爲酒肉或爲聲伎率心而行無所忌憚自以爲絕望于世故舉世非笑之不顧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漸長官漸高品漸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節俱爲聞見知識所縛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余友陳正甫深于趣者

論君何處生活

趣不在皮毛

所云天趣

兒爲吾趣

也故所述會心集若干人趣居其多不然雖介若伯夷高若嚴光不錄也噫孰謂有品如君官如君年之壯如君而能知趣如此者哉

自然二字趣之根荄不爾癖耳累耳

取赤子次及愚不肖石公眞是具眼

敘四子稿

今世禁文體者日益厲而時文之軌轍日益趨上之人刻意求平下之人刻意求奇所標若此所趨若彼豈文體果不足正哉夫禁士者一人取士者又一人士窮利則德故從取不從禁即不然令禁士者取士將一出於平而平不勝取不得不求其異者求其異者而平者自斥避欲自守其禁不可得也勢爲之也余謂文之不正在于士不知學聖賢之學惟心與性今試問諸業舉者何謂心何謂

性如中國人語海外事茫然莫知所置對矣焉知學既不知學於是聖賢立言本旨晦而不章影猜響覓有如射覆深者勝之以險麗者誇之以表詭者張之以貸義本淺也而鑿深其詞如貪夫小人之匿其心以欺人者也故曰險也詞本蕪也而雕繪其字如紈袴子弟目不識丁徒以衣飾相矜故曰表也理本荒也而剽竊二氏之皮膚如貧無擔石之人揹富家之囷以誇示鄉里也故曰貸也三者皆由于不知學智窮能索自不得不出于此爲

主司者既不能詳別其眞僞故此輩亦往往有倖
中者後生學子相與尤而效之而文體不可復整
矣故士當教之知聖學耳知學則知文矣禁何益
哉門人某等留心學問其爲文根理而發無浮詞
險語是可喜也故識其前以告郡人士之爲文者
奇亦何害但猶是取其險取其表取其貨耳安
能得云

送江陵薛侯入覲序

當薛侯之初令也璫而虎者張甚郡邑之良泣而
就逮侯少年甫任事人皆爲侯危侯笑曰不然此
蒙莊氏所謂養虎者也猝饑則噬人而猝飽必且
負嵎吾饑之使不至怒而飽之使不至驕政在我
矣已而果就約至他郡邑暴横甚荆則招之亦不
至而是時適有播酋之變部使者檄下如雨計畝
而誅計丁而夫耕者哭于田驛者哭于郵而荆之
大川也遡沮水之餘被江而下惴惴若不能一日

處侯諭父老曰是釜中魚何能爲戒一切勿嚣且
曰奈何以一小逆疲吾赤子諸徵調皆緩其議未
幾果平余時方使還聞之嘆曰今天下爲大小吏
者皆若此無憂太平矣小民無識見一二官吏與
璫相持而擊則羣然譽故激之名張而調之功隱
吾務其張而不顧其害此猶借鋒以割耳自古國
家之禍造于小人而成于貪功倖名之君子者十
常八九故自楚蜀造禍以來識者之憂有深于璫
與夷者辟如病人冀病之速去也而純用攻伐之

功名根以貪事可不去其貪與倖乎

劑其人不死于病而死于攻今觀侯之治荆激之耶抑調之耶使侯一日而秉政其不以貪功倖名之藥毒天下也審矣侯爲人豐頤廣額一見知其巨材今年秋以試事分校省闈首取余友元善次余弟宗郢元善才識卓絕其爲文骨勝其肌根極幽徹非具眼如侯未有能賞識其儁者余弟質直溫文其文如其人能不爲師門之辱者以此二士度一房奚啻得五侯可謂神于相士者也侯之[illegible]政不可枚舉略述其大者如此漢庭第治行能首

能出侯上者侯行矣

嗚呼使逆璫時不爲激而爲調寧至[此]

謂文人無奇識不能燭幾于先也

[illegible]此事先一拉

同先生心矣

○○○壽鄒南皋先生六十序

今海內名公卿有舉其地而知者有舉其氏而知者唯吉水鄒公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南皋先生非但不名也且不氏宮掖之深也厮養之微也荒胡之遐且桀也莫不敬憚先生如所嚴事之神明公車之牘塵繫山積類無不引先生爲重慶曆以來所稱名公卿未有此者問其所以重不過曰天下第一激烈男子而已嘗論先生書有云今之學者動落奇氣勁節其流弊與沉溺欲海者則一噫此

東漢諸君子所未夢見者也夫學不至于道而趨天下之所重其所重處即炎也吾趣之之心則猶貢諛也春之長養也而雷作焉長江之浩瀚也而驚濤忽焉氣之所激偶爾見奇而造物者豈以是奇哉先生之道超一切見聞不以解悟爲知不以擔當爲行不以證入爲功截然如出土之笋千霄而上更無迂曲世之所以奇先生者皆其學之餘元氣變化何所不有而惜其紓而不用用而不盡也夫天之生人也實難有一世而一人者矣有數

世而一人者矣麟鳳芝草與世何與而天借若慳之則其于人也尤其所靳惜而愼重者也有家國者不深惟生才之難以爲朝退一人夕進一人天下何患于無才而不知以鷄鶩代鳳則亦何時無瑞也夫天下固有一人不用而抑塞數世者子思子輿是已有一人用則存去則危者蜀之武鄉唐之梁公鄴侯是已今先生固所謂間世一人者而其年已六十矣如此人者一日在朝則獲一日之用而使六十年之景光半沉于巖巒水石之間深

可惜也夫先生雖不用所謂用者自有在明道覺世此亦聖賢無窮事業也然竊聞之世治則道行世季則道明古之聖賢不用而始聚徒著書以待後世洙泗河汾豈得已者今海内宴然不可謂季而先生之年未老衡用宜有日雖然此其時矣

國家之壽無疆也先生之年當耄期未艾也[illegible]

兩比部以劾奪情受杖先生于杖畢復出疏劾奪情其屹然何如要非倚于氣也乃能爲朝野重不得于朝野展其用謂之何哉

壽洪太母七十序

乙巳秋九月廿六日孝廉弟宗中母洪太夫人七袠族少長咸集以次進觴最後及小子宏族先生命曰子禮官也詞命子所顓焉爲一言以觴宏再拜謝不敏乃曰凡木之婆然者必也其根之堅定者也是故百尉之幹至于千雲薄霧而其榮瘁消長唯根焉是托故根者母道也今孝廉弟旂然就榮如花果之方萼楩楠杞梓之用將在異日請以是觴族先生曰是佳喻也然天下之爲薦紳母者

皆可以若言誦宏曰余家高祖而下世不乏賢而冒其年者多在母氏屈指王父行爲兄若弟者凡十有幾問其人慶曆相禪之初僅有存而王母在堂上者至今猶可數也屈指大人行爲兄若弟者凡四十有幾問其人至今三之一存而諸爲母氏者若干人也故述袁氏者張母德焉請以是觴族先生曰小子善述他日載譜牒爲婚媛盛事可也雖然是一門佳話也爲袁氏母者皆可以誦宏因念家族爲分三大支而長最繁凡三傳而子若孫

幾三千餘指。長居十之七八。令伯母之膝下跪而稱觴者子十有一人。孫三十有許人。鸞停鵠峙。瑗芬蕙列。又長枝中最繁盛者。華封人之所稱。母蓋具有之。請以是觴族先生。曰盛哉。抑報緣也。母之所以令。不與若更言之。宏曰。母內政修飭。相夫子以道。往時宗人推伯爲長。一切國課戶訟受成議于伯所。母傾筐倒橐。咄嗟治辦。宗人以是益親。聯絡支屬。如臂指之相使。是母之功在祖宗者也。伯既卽世。家日益落。母攻苦茹酸。和丸課子。賢書既

登。驪取上第。撫與母子如已出。皆有成立。是母之功在孫子者也。家雖酷貧。好施不厭。一粒一縷。與諸啼號者共。是母之功在鄉邑者也。三者家牒所舉也。國史所收也。請以是觴族先生。啓齒曰小子之言善。而有微斯實錄也。夫闡幽之耀。非文不傳。小子識之。以俟異日編彤管者。於是太母色喜。命諸孫子給賓從飲。飲極讙。酒行無筭而退。

是從七發奪胎。近見友人丁叔介作一祭文。不相謀而相符。固知智者之見略同。

○張茂才蔣秝小引

僧冷雲過柳浪。出茂才張君時秝若干求評。余笑曰。少而習之。今忘去久矣。余每見坊間時刻。輒昏昏然如酲者之在枕也。聞兒輩讀。如聞三韓語。了不辨。夫唯余家稍不入時。乃不知彼之作。若使余以爲佳。則彼亦故機老錦。非復入樣花綢也。余友潘去華爲場屋老手。往年官豐卿。弟小脩以文求質去華。閉門揣手日時過矣。恐悞君。君以今日之袁生質余。而余以昔日之潘生正君。君所尚者成

周之文。而余所守者結繩之治。其能悞君審矣。余服膺此言。故凡以舉業質者。皆謝却之。而冷雲求不已。遂取茂才文讀數過。余雖不知文。而其詞之清警。理之深長。余猶能知之。夫余之所不知。旣不敢的然以爲非。則余之所知。又奚能必世之我是也。然自余論則與其不知也。寧可爲知。遂喜而識其端。

是誠詞。亦是實語

○○金剛證果引

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又云有能受持誦讀若供養者其福德不可思議夫供養是以色見也誦讀是以聲求也色見聲求大慈所訶而得無量不可譬喻功德何耶今觀載籍所傳誰非以誦經獲果者其求佛于聲色之外世蓋無幾也後之人執功德之說者恒欲取實聲色以獲果而議取相之非者又欲求之聲色之外將若爲和會也余觀經中佛言云何爲人演說不取于相如如不動當知佛所謂聲色者不取相之聲色也又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于諸法不說斷滅相當知佛所謂無相者不捨聲色之無相也佛語本自和會讀者自作分別解耳會法師某刻金剛證果囑余爲引余恐今時狂禪有爲取相之譏者爲之畧述其槩焉

含聲色下根人何處作活石公着一指點具大慈航

○○拙效傳小引

天下之狡于趨避者兎也而獵者得之烏賊魚吐墨以自蔽乃爲殺身之梯巧何用哉夫藏身之計雀不如燕謀生之術鶴不如鳩古記之矣作拙效傳

止數語耳冷多少狡猾心腸固知繁提不如棒喝

一花竹耳入名人手自出許大翁議如沉香亭花得太白而增色

瓶花引

夫幽人韻士屏絕聲色其嗜好不得不鍾于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競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棲止于囂崖利藪目眯塵沙心疲計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暇故幽人韻士得以乘間而踞爲一日之有夫幽人韻士者處于不爭之地而以一切讓天下之人者也惟夫山水花竹欲以讓人而人未必樂受故居之也安而踞之也無禍嗟夫此隱者之樂決裂丈夫之所爲余生平企羨而不可必得者也幸而身居隱見之間世間可趨可爭者既不到余遂欲欹笠高巖濯纓流水又爲卑官所絆僅有栽花蒔竹一事可以自樂而邸居湫隘遷徙無常不得已乃以膽瓶貯花隨時插換京師人家所有名卉一旦遂爲余案頭物無扦剔澆頓之苦而有賞詠之樂取者不貪遇者不爭是可述也噫此暫時快心事也無狃以爲常而忘山水之大樂石公記之凡瓶中所有品目條列于後與諸好事而貪者共焉

幽于所不苹

何樂如之

又自爲提壓

真有出妙

逍遥遊

豎儒所謂大小皆就情量所及言之耳大於我者即謂之大是故言大山則信大海則信言鳥大於山魚大於海即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小於我者即謂之小是故言螻蟻則信蟭螟則信言蟻有國國有君臣少長是非爭讓之事蟭螟聽上有無量蟲蟲有無量郡邑都鄙即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嗟乎一人身量自頂至踵五尺耳三百六十骨節之中三萬六千種尸蟲族焉

凡有目者即有明是彼未嘗無晝夜日月也凡有足者即有地是彼未嘗無山岳河瀆也有嗜欲者即有生聚是彼未嘗無父子夫婦養生送死之具也蓄而爲疾代謝趨利膚中之蟣出之甲上奔走如鶩彼知長死君安知天地非一巨丈夫耶娑婆世界非其一骨節之虛空處耶人物鳥獸賢聖仙佛非其三萬六千中之一種族耶總曰髮毛爪齒皮肉筋骨皆歸於地吾是以知地特髮毛之大者涕唾膿血津液涎沫皆歸於水吾是以知水特唾涕之大者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吾是以知風火特喘息之大者天地得其大不爲有餘人得其小不爲不足蟲處其內不爲逼狹人據其外不爲廣廓天地以成住壞空爲刧蟲以生老病死爲刧肘間之蟲笑指節爲夷狄膚間之蟲語以乎甲此爲恠誕尚不信身外有人又況人外之天地耶由此推之極情量之廣狹不足以盡世間之大小明矣拘儒小士乃欲以所常見常聞斷天地之未曾見未曾聞者以定法縛已又以定法縛天下後世之人

勒而爲書文而成理天下後世沉魅於五尺之中炎炎寒寒暑無半錐可出頭處一丘之貉又惡足道聖人知一已之情量決不足以窮天地也是故於一切物無巨細見於古今世無延促見於衆生相無彼我見殤可壽巨可細短可長我可彼智可蒙蟀蟟以暮死爲長年故殤未始不壽也牛大於豕小於象故巨未始不細也蛙千年者不出一甃故短未始不長也魘者以手壓胸手即物故我未始不彼也聖不能見垣外故智未始不蒙也正倒

由我順逆自彼游戲根塵無罣礙蓋聖人者豈有三頭九臂迥然出於人與蟲之外哉唯能安人蟲之分而不以一己之情量與大小爭斯無往而不逍遙矣

奇奇怪怪令人不可辨詰故應存此以志奇

縱横跌宕出入玄遠可與郭象抗衡

〇〇〇齊物論

天地之間無一物無是非者天地是非之城也身心是非之舍也知愚賢不肖是非之果也古往今來是非之戰場墟壘也天下之人頭出頭沒於是是非非之中倚枯附朽如大末蟲之見物則緣而狂犬之聞聲則吠是故寄心於胃寄口於聾人嗔則嗔人譽則譽者凡夫之是非也援古證今斷聖役愚叱凡罵雅者文士之是非也投身幽谷趨清濁潔士之是非也課名實黜浮譽上督責罪虛

誕法家之是非也祖述仁義分別堯桀規思矩孟謇王醜霸儒生之是非也惡盈善退絕智棄聖道家之是非也趨寂滅樂悲捨贊歎戒律呵斥貪嗔釋氏之是非也異途分門爭道並出游墨爲書不可盡載嗚呼是非之銜銜於六根六根所常執爲道理諸儒墨賢聖詰其立論皆准諸此今夫不食烟火者目見千里短視隔尺訓狐之鳥夜察蚊蝱晝不辨丘岳目果可常乎哉跋難陀龍無耳而聞虯聽以掌牛以角耳果可常乎哉口司言也而海

外有形語之國馬相謂以鼻口鼎可常乎哉足附
地則行欹側則蹶此其職也而蟻能倒行蠅能仰
棲足果可常乎哉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
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鍵借肺中風借舌腭
聲無常想借塵緣借去來今借人借書冊想無常
夫不可常即是未始有衡未始有衡即不可懲之
爲是非明矣是故以長非短者是以髮之若若譏
毹之虬結也以大議小者是以瓶中之空笑盂中
之空也以辨屈辨者是以百舌之語攻燕子之語

也以聖斥狂者是以橫吹之聲刺空谷之響也以
古折今者是以北岡之舊壘歎南山之新壘也以
智證愚者是以機關之木人悲土偶之無識也以
中國非夷狄者是以楚蜀之土音正閩甌之鄉語
也孰眞孰幻空中之花可以道無亦可以道有故
聖人不見天高地下亦不言天卑地高波中之像
可以言我亦可以言彼故聖人不見萬物非我亦
不言萬物是我物本自齊非吾能齊若有可齊終
非齊物聖如可悟不離是非愚如可迷是非是實

雖萬釋迦何處着脚哉
舌有轆轤氣如長虹莊生亦輸其放佚
語有禪鋒中郎直爲三教之冶

〇〇〇養生主

天下無一物不養生者，亦無一刻不養生者。貧賤之人，波波吒吒，瘁形極慮，以養其生。富貴之人，營生路，曠與室以養體，淫色以養目，絲肉以養耳，羞醞以養口，窮嗜欲以養性。養之不久，病病立至，伐生斧命，莫厲於此。賢知之人，憫其沉溺，是故執耽以範躬，收視卻聽以御耳目，恬淡寡慾以葆神氣。夫執耽以範躬，躬之桎梏者生，而躬之安逸者死矣。收視以衛耳目之幽隱者生，而耳目之奔色者死矣。卻聽以防耳，耳之壅蔽者生，而耳之納囂者死矣。恬淡以約口，口之淡薄者生，而口之愛濃厚者死矣。寡慾以葆性，性之寂滅者生，而性之動蕩周流川從往來者死矣。皆吾生即皆吾養，不宜厚此薄彼，辟如半身不隨之人，雖復留形天地，半已枯朽，不得復名全人。故養生者，傷生者也。夫生非吾之所得養者也。天之生是人，既有此生，即有此養。草木無知，亦能養生。若必自養而後生，盡天地之夭喬枯死久矣。子待父而養者也，而少孤之子不見天絕於世，父母豈真能養子哉？嬰兒之生也，即知求乳，是嬰兒知養生也。三月之後，以手摩之，即知開目，見風則啼，是嬰兒亦知衛生也。嬰兒非真有知也，養生之道與生俱來，不待知而知者也。聖人之於生也，無安排，無取必，無徼倖，任天而行，修身以俟，順生之自然，而不與造化者忤。是故其下無傷生損性之事，而其上不肯為益生葆命之行。古之善養生者有三家：釋曰無生，儒曰立命，道曰外其身而身存。既曰無生，即非養之所能生也；既非養之所能生，則不以不養而不生明矣。立命者，順受其正，順受，故不欣長生，不悲夭折。何也？命不待壽而立，壽何益？命不因夭而不立，夭何惡？夭不足惡，壽不足欣，故養生以益壽，皆妄之妄者也。養生之說，起於貪生，知生之不必貪，則養生之說荒已。今夫蜉蝣，一死於午，一死於暮，諸水族蟲皆弔午而慶暮，而不知時之頃刻也。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倏忽矣。試令一老人與少年並立，問彼少年：爾所少之壽何在？覓之不得。問彼老人：爾所多

知非養則知所以養

三者俱非所以養

發出本意

此名真養

同處假借一詞

可謂切喩

之壽何在覓之亦不得少者本無多者亦歸於無
其無正等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焉有矣天地如
獄入其中者勞苦無量年長獄長有若老囚縱不
求脫何至求繫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勞碌矣生
有生可戀死亦有生可戀戀生之生者既迷而畏
死戀死之生者亦必迷而畏生若爾則所貪之生
亦大兒戲矣嗚呼不知生之如戲故養生之說行
不知生之本不待養故傷生之類衆非深達生死
之理者惡能養生哉惡能養生哉

任其自然便是養生至訣此首可與[illegible]
生達生說並讀
宏才灝氣利吻靈心

○○○人間世

衆人處人間世如鰍如蟹如蛇如蛙鰍溺蟹横蛇
蔞蛙跳同穴則爭遇弱即噉此市井小民象也賢
人如鯉如鯨如蛟鯉能神化飛越江湖而不能升
天鯨鼓於成雷濆沫成雨而不能處方池曲沼之
中蛟地行水溢山行石破而入海則爲大鳥所啖
[illegible]能大而不能小能實而不能虛能出纏而不
[illegible]是此象也惟聖也如龍屈伸不測能能爲
[illegible]蟹爲蛇爲蛙爲諸蟲蚓故雖方丈涔蹄之中

龍未常不沂鱗濯羽也龍能爲鯉爲鯨爲蛟故江
滋河漢諸大水族龍未常不相嘘相沫也龍之爲
龍一神至此哉是故先聖之演易首以龍德配大
人周易處人間世之第一書也仲尼見老賛以猶
龍老子處人間世之第一人也易之爲道在於善
藏其用崇謙抑亢老氏之學源出於易故貴柔貴
下貴雌貴黑是故大道不道大德不德大仁不仁
大才不才大節不節道也者導也有導則有滯滯
則礙故古之人以道得禍者十常一也德也者德

也。如人得物則矜。矜則人見而畏。故古之人以德。得禍者十常三也。仁也者恩也。恩能使人愛。亦能使人忌。忌愛相半。故古之人以仁得禍者十常五也。才也者財也。如人有財。溢必劫之。故古之人以才得禍者十常七也。節也者高也。高也氣太高則折。身太高則危。行太高則蹶。故古之人以節得禍者十常九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見長於人。而據我於倘我之爲我。其伏甚細。其害甚大。聰明我之伏於諸根者也。道理我之伏於見聞者也。知解見覺我之伏於識種者也。古之聖人能出世者方能住世。我見不盡而欲住世。辟如有人自縛其手。欲解彼縛。終不能得。我見不盡。勠身之患且不保。何況治世。古之至人號肥遯者非遯山林也。遯我也。我根在。即見山林亦顯。何也。有可得而見者也。我根盡。即遯朝廷亦隱。何也。無可得而見者也。無可得而見。是故親之不得。疏之不得。名之不得。毁之不得。尚無有福。何有於禍。處人間世之訣微矣。

一無我便是入世能出世之訣。横竪辨駁。直可

解世之縛。無奈人之自入于縛也。

不覩鴻苞不知赤水之博。不讀廚莊不盡中郎之奇。故寬收之以盡才人之致。

○○○雲影字解

雲未嘗有心也而變幻起滅若有司之者是亦心也莊生曰吾之所待又有所待而然者耶飄颻而來分片而滅以爲有物倏同太空以爲無物也嘗走月余嘗登高巖見其絮絮然沾吾衣屨也少焉爲美人爲蒼狗爲魚鱗鬣似有寬魄精神者已而晴空揔紗青紅爛然又不知其何之也其有歸耶其無歸耶古先生曰如夢幻泡影雲卽影耶抑非影耶夫空潭黛碧入而成色雲之心能不有而巧

于幻其有者也居士但于影上見心則兎角爲其于影中息影則水月可掬矣因易字曰雲影偈

如是觀法王法如是

拈雲夫影發我眞諦可結優曇之舌

○○○程母義行述

有大儒謂余曰子知忠臣烈女之亡乎曰不知也子知忠臣烈女之存于五季而亡於有宋乎曰不知也夫至治不待澤而至性不待習也五季以還大節未顯人臣去其君如郵舍主縣君而下視易其夫如易屦也是時爲忠臣烈女者前無所蠱而後無所迫非眞有所不忍不至此故曰存宋以來諸儒始揭竿而名之於是討畫無所復者皆得托而附焉而眞忠烈乃不顯夫以文信國之忠也而

王炎午輩猶悻悻然生祭文以激之果使信國黃冠也歸見斯文而死此與匹婦被垢而雉經者何異又奚取死爲人之好名而不識眞如此可惟也嗟夫余因大儒之言而有悼於今之爲節婦者百金之子而尚有一孤焉婦雖少不去惟也此豈必有其心與其義直以爲例也而襲之舉世以爲例故雖有眞節烈者亦掩于例而不獲顯不謂之必不可也雖然世亦有不有其例與其名而毅然爲之者其事不必烈而義則甚眞蓋于歙人程以賢

母見之。母之父王與嵇翁約婚時，母猶在腹，迨于程貧，父思渝盟。母猶在閣，使其時以閨中之秀，不預外事，惟父命之從，或別有所字，終其身守婦道焉，於母固無損。母曰，吾能死，不能他適。遂絕食百端，嬲之不得已而歸程。甘心與夫同寒餓終。不借資于父。若母嗟夫彼唯以腹中之言，等于掛樹之劍。故貞有所不忍，唯知牛衣之可安，而不知蹲鴟之可慕。故貞有所不為，且母幸而與其夫老牖下耳。不然，磵宗有宋之事，豈足以難母。又使其父當時不即改悔，則殺身成仁，母豈再計焉。而世或以其事不必烈，故不甚著。噫，世豈有輕無名之生，而不能取有名之死哉。吾以為此真節烈也。他日尚欲過大儒而問之。

闡論奇險，生平地之波。

不借資方是甘心

利絕

一語說透

○○○文漪堂記

余既僦居東直之房，潔其廳右小室讀書，而以徐文長所書文漪堂三字扁其上。或曰，會稽水鄉也，今京師囂塵，張天白日，茫昧，而此堂中無尺波一沼之積，何取于漣漪而目之。居士笑曰，是未既水之實者也。夫天下之物，莫文于水。突然而趨，忽然而折，天回雲昏，頃刻不知其幾千里。細則為羅縠，旋則為虎眼，注則為天紳，立則為嶽玉，矯而為龍，噴而為霧，吸而為風，怒而為霆，疾徐舒蹙，奔躍萬狀。故天下之至奇至變者，水也。夫余水國人也，少焉習于水，猶水之也。已而涉洞庭，渡淮海，絕震澤，放舟嚴灘，探奇五泄，極江海之奇觀，盡大小之變態，而後見天下之水，無非文者。既官京師，閉門構思，胸中浩浩，若有所觸，前日所見澎湃之勢，淵洞淪漣之象，忽然現前。然後取遷固甫白愈修洵軾諸公之編而讀之，而水之變怪無不畢陳于前者。或束而為峽，或迴而為瀾，或鳴而為泉，或放而為海，或狂而為瀑，或匯而為澤，蜿蜒曲折，無之非水。

故余所見之文皆水也今夫山高低秀冶非不文也而高者不能為卑頑者不能為媚是為死物水則不然故文心與水機一種而異形者也失余之堂中所見無非水者江海日交于睫前而子不知子則陋矣余堂何病焉

崩湃如洪濤怒飛不得禦

十方院碑記

阜成門迤北三里許為正義坊坊北數武有十方禪院相傳為北西菴萬曆初有大力者奪而園之于時五臺陸公捐資首倡歸其值堂其址畚築之餘得殘碑尺許有貞觀年月及北西寺記等字然後知其為唐寺也乙巳之秋余與鄰庵居士夜話其寺主者為歷山舜老古朴沉默與余兩人語若有合也于時殿宇頹然塵土滿欄像設不甚具戊申秋余復來遊門廊殿廡煥焉一新僧寮井井日

其千僧供無不辦者余因是而歎師之苦心殆有過于賢士大夫者也自予計偕來幾二十年見京師之巷陌井里日頹一日而諸開士之舍及城內外園亭工麗殆非昔有未央之殿窮歲月不能辦一石一木而諸禪剎之締造如雨一二大臣叫闕伏闕不能為民請旦夕之命而掖庭功德之錢絡繹于道捐山海而陸注之是何士大夫之所難者方外遊衲顧獨易之耶噫國不可為不虛民不[illegible]為不窮百姓之膏填谿壑而唯恐其不足亦[illegible][illegible]

士枕戈枵腹而分衛不憂空鉢僧之所以致此者必有道而享是供者亦當思片瓔之不易致粒米之不易消毋以宴安而忘行業庶不爲士大夫所呵也

一片憂國恤民之心隨處發現其所以志者深矣廣矣

藥師殿記

淨慈僧房唯蓮公房最幽僻路迂而奧山寺門巠房中可望許火路多古木襍卉亚面與藕花莊相直背法華臺余弟小修曾與蔣蘭居諸禪寓此余今歲同陶石簣方子公看花西湖凡三往返皆居焉來未始不樂居未始不安及去又未始不徘徊增戀也何也他僧房多香客及遊人婦女往久喧襍若公庭蓮公閉門謝事一可喜也僧之好淨者多强人喫齋余不能齋而蓮公復不强我凡鍋甑

瓶罌之類爲僕子所羶亦無嗔慳二可喜也禮進池友虞長孺僧孺三可喜也解法無法師氣能詩無詩人氣四可喜也余弟最麄豪蓮公不厭余性狂僻多誑詩貢高使氣目無諸佛蓮公不以爲妄五可喜也夫好與好未必相值蓮公之可非袁生之喜幾乎不彰喜則居居則樂樂則安安則徘徊增戀復何疑哉所可愧者余作官不能要一錢作客不能覓一錢名雖檀越實無半文可布擬欲向交游中在官者爲之分疏一二而罷官之人顏面

甚渺卒不能爲力藥師琉璃光如來將謂中郎爲
何等人哉雖然余他生儻得成多寶佛將散恒河
沙金作布施用酬今願他佛不願成也蓮公記之
此地舊名淨居菴今屬寺堂一置藥師像丁酉五
月始落成堂之後爲樓諸僧念佛場也廂房二僧
散處其中樓之下向南右小淨室余借居最久偶
因蓮公索記信筆叨叨如此語語似戲字字逼眞
後之君子覩斯記者噴與笑與
僧所謂戒律亦所謂魔氣也似蓮公具此數可

喜在淵明當不揩伯矣相宜者當直中郎

卷之二

○○○遊華山記

凡山之名者必以骨率不能倍肅得三之一奇乃
普表裏純骨者唯華爲然骨有態有色黯而濁病
在色也塊而獰病在態也華之骨如割雲如堵碎
玉天水烟雪雜然綴壁矣方而削不受級不得不
穴其壁以入壁有罅才容人陰者如井陽者如霤
如井者曰幢曰峽如霤者曰溝皆斧爲衖以受手
足衍窮代以枝受手者不沒指受足者不盡踵鐵

索累尋尋直垂下引而上如粘壁之飛壁不盡鐏
時爲懸道亘巒折折相逼若故爲亘以嘗者横亘
者綴腹倚絕厓行足垂磴外如面壁如臨淵如屬
垣撇心於粒焉知鬼之不及夕也長亘者搦其脊
匍匐進危磴削立千餘仞廣不盈背左右顧皆絕
壑唯見深黑吾形壘壘然如負甕自視甚贅然微
風至搖搖欲落弟恐身之不爲石矣夫人所憑伏
者手足而梢在目方其在鐏目着暗壁升則覻覷
于指也降則寄視于踵也目受成焉耳鐏盡而徑

原缺第二葉

○○○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

廬山之面在南康數十里皆壁水從壁罅出萬仞直落勢不得不森豎躍舞故飛瀑多而開先為絕勝登望瀑樓見飛瀑之半不甚暢沿崖而折得青玉峽峽蒼碧立雁為瀨巨石當其下橫偃側臥瀑[illegible]行與石遇噴而齧不勝久乃斂狂斜趨侵[illegible]去遊人坐石上潭色浸膚揆面皆冷翠良[illegible]淵靜而閒一客以文相質余曰試扣諸泉又問余曰試扣諸淵客以為戲余告之曰夫文

以蓄入以氣出者也今夫泉淵然黛泓然靜者其蓄也及其觸石而行則虹飛龍矯曳而為練匯而為輪絡而為紳激而為霆故夫水之變至於幻怪翕忽無所不有者氣為之也今吾與子歷含鄱涉三峽濯淵聽泉得其浩瀚古雅者則為六經鬱激曼衍者則騷賦幽奇恠偉變幻詰曲者則為子史百家凡水之一貌一情吾直以文遇之故悲笑歌呼卒然與水俱發而不能自止客起而謝次日晨起復至峽觀香爐紫烟心動僧曰至黃巖之文殊塔瀑勢乃極杖而往磴狹且多折芒艸割人面尖進石愈欹白日蒸匪如行熱谷中微聞諸客皆有嗟嘆聲既至半力皆憊遊者昏昏愁墮一客眩思返余曰戀軀惜命何用遊山且而與其死於床第孰若死於一片冷石也客大笑勇百倍頃之躋其巔入黃巖寺少定折而至前嶺席文殊塔觀瀑瀑[illegible]壁下瀉海立孤峰萬仞峽風逆之簾捲而忽掀橫曳束被浮帶諸客請貌其似或曰此鮫人[illegible]也余曰得其色然死水也客曰青蓮詩

比蘇公白水佛跡孰勝余曰太白得其勢其貌肖子瞻得其怒其貌骨然皆未及其趣也今與客從開先來歙削十餘里上鑠下蒸病勢已作一旦見瀑形開神徹目增而明天增而朗濁慮之縱橫凡吾與子數年陶汰而不盡淨者一旦皆逃匿去是豈文字所得詮也山僧曰崖徑多虎宜早發乃下夜宿歸宗寺次日過白鹿洞觀五老峯踰吳障山而返

如此山川不負我我亦不負山川

凡記須能摹擬者如身在山谷間乃佳中郎諸

記眞能繪蒼波于楮上。出窮巖于筆端。人作宗

少文想

逆上[illegible]勢[illegible]

數[illegible]遊中[illegible]盡矣

遊紅螺嶮記

從荊蘆棚而上。磴始危。天始夾。從雲會門而進。山始巧。始纖。水始怒。卷石皆躍。至鐵鎖灣。險始酷。從灣至觀音洞。又而旋。奇始盡。山皆純鍔。劃其中爲二壁。行百餘步。則日東西變。數十步則嶺背面變。數步則石態貌變。突壁郭立而陰。故不樹。瘦而態。故不膚。亦不頑。蛟龍之所洗滌。霜雪之所磨鏤。不工而刻。其趣乃極。寶中多老衲。或居至八十餘不下。問客至則旋出。觀導者曰。老未見冠履也。則爲

青背。則曰。是余宗主。笑而合其目。亦如余之見此山。非石也。山中非採藥樵薪人不至。故不著奇僻之士。遊小西天上方者。日取道焉。而遺之睫前。是可嘆也已。

峭拔峻㟋。筆墨之外。殊有令人意會。難以名言。光景妙極矣。

○○遊滿井記

燕地寒花朝節後餘寒猶厲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廿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至滿井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濶若脫籠之鵠于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徹見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巒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稍披風麥田淺鬣寸許

遊人雖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紅裝而蹇者亦時時有風力雖尚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凡曝沙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夫能不以遊墮事而瀟然于山石草木之間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適與余近余之遊將自此始惡能無紀

寫景亦如平蕪淡色輕陰令人意遠

○○○雲峯寺至天池寺記

雲峯寺而上道愈峻青崖邃谷匝疊而行絮而黏履者曰雲幽咽而風絃者曰澗獨石而梁一絲而尺下臨千仞者曰錦澗橋纈紅紫碧蜿蜒而導者曰九疊屏（一名九旗峯）怒而兀忽如得夫之介而相俯者曰鐵船峯數里一息望崖而亭之者五路欲匍伏而蹟過泉則卷葉以酌過試心石望竹林寺後戶皆肅木響皆若梵唄乃拜亭盡梵刹出上霄諸峯隱而古者在天半佛廬甚華整覆以鐵一溪漱

綠冷然堦下稍定乃上文殊臺俯盤龍見背汗項一杯少焉雲縷縷出石下繚松而過若茶烟之在枝已乃為人物鳥獸狀忽然匝地大地皆澎湃無松坐石上翠落而下白雲是亦幽奇變幻之極也走告山僧僧曰此恒也無足道

松姿嶂色新青可餐

○○遊天目記

天目幽邃奇古，不可言。由庄至顛可二十餘里。凡山深僻者多荒凉，峭削者鮮迂曲，貌古則鮮妍不足，骨大則玲瓏絕少，以至山高水乏，石峻毛枯，凡此皆山之病。天目盈山皆壑，飛流淙淙，若萬疋縞，一絕也。石色蒼潤，石骨奥巧，石徑曲折，石壁竦峭，二絕也。雖幽谷縣巖，菴宇皆精，三絕也。余耳不喜雷，而天目雷聲甚小，聽之若嬰兒聲，四絕也。曉起看雲在絕壑下，白淨如綿，奔騰如浪，盡大地作琉

璃海，諸山尖出雲上若萍，五絕也。然雲變態最不常，其觀奇甚，非山居久者不能悉其形狀。山樹大者幾四十圍，松形如蓋，高不踰數尺，一株直萬餘錢，六絕也。頭茶之香者，遠勝龍井，笋味類紹興破塘，而清遠過之，七絕也。余謂大江之南，脩真棲隱之地，無踰此者，便有出纓絡室之想矣。宿幻住之次日，晨起看雲，已後登絕頂，晚宿高峯死關。次日由活埋菴尋舊路而下，數日晴霽甚，山僧以為異。下山率相賀，山中僧四百餘人，執禮甚恭，爭以飯相勸。臨行，諸僧進曰：荒山僻小，不足當巨目，奈何？余曰：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不勞山僧過謙，某亦不敢面譽。因大笑而別。

標出諸絕，天目便可與鴈蕩諸山爭勝矣。

天目七絕

○靈巖

靈巖，一名硯石。越絕書云，吳人於硯石山作館娃宮，即其處也。山腰有吳王井二。一圓井，日池也。一八角井，月池也。周遭日光，如鏡如脈，無驗蝕，有泉常清，瑩晶可愛。所謂銀床素綆，已不知化爲何物，其間挈軍持瓶鉢而至者，僅僅一二山僧，出沒于衰草寒烟之中而已矣。悲哉。有池曰硯池，旱歲不竭，或曰即玩華池也。登琴臺，見太湖諸山，如百千螺髻，出沒銀濤中，亦區內絕景。山上舊有響屧廊

盆谷皆松，而廊下松最盛。每衝飈至，聲若飛濤。余笑謂僧曰，此美人環珮釵釧聲，若受具戒乎，宜避去。僧瞪目不知所謂。石上有西施履跡，余命小奚以袖拂之，奚皆徘徊色動。碧繚細鉤，宛然石髮中，雖復鐵石作肝，能不動銷心死，色之于人甚矣哉。山仄有西施洞，洞中石貌甚粗醜，不敢唐突。或云石室，吳王所以囚范蠡也。僧爲余言，其下窪處爲東西畫船湖，吳王與西施泛舟之所。採香逕在山前十里，望之若在山足，其直如箭，吳宮美人種香處也。山下有石，可爲硯，其色深紫，佳者殆不減端溪。米氏硯史云，磧村石理粗，發墨不糝，即此石也。山之得名蓋以此。然在今蒐伐殆盡，石亦無復佳者矣。嗟乎，山河綿邈，粉黛若新，椒華沉彩，竟虛待月之簾；夸骨埋香，誰作雙鸞之霧。既已化爲灰塵白楊青草矣，百世之後，幽人逸士猶傷心寂寞之香，斷腸虛無之謫，嬾夫看紅長洲之苑，擁翠[illegible]上之歌者具情景，當何如哉。夫齊國有不嫁之姊[illegible]無實繡，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

爲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向使庫有湛盧之藏，潮無鴟夷之恨，越雖進百西施何益哉。

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昔人已原之矣。然使當日無西施，恐不足動騷吊靈巖，諸山亦不爲之顯。西施當不直爲越功臣乎。

華山之記奇險，靈巖之記幽麗，文各如其境。

遊齊雲記

齊雲天門奇勝。巖下碑碣塡塞可厭耳。徽人好題。亦是一僻。仕其土者。黃習成風。朱書白榜。卷石皆徧。令人氣短。余謂律中盜山伐礦。皆有常刑。俗士毀汚山靈。而律不禁何也。佛說種種惡業。俱得惡報。此業當與殺盜同科。而佛不及。亦是缺典。靑山白石。有何罪過。無故黥其面。裂其膚。吁亦不仁矣。哉方乇采萬人緣石皆好而微之秀潤。山骨亦不嘵以茲不耐久覩。然使道院少作數間。官府不常至。俾文瀾落石皆漸長。白獄之神不靈。不百餘年。齊雲庶幾可復舊觀矣。

斯山靈之福。與季重先生有同心。

虎丘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爲尤勝。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粧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望之。如鴈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鬬。雅俗旣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纔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淸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屛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爲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

閶閭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爲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余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于其中。而病尋作。余既乞歸。恐進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余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皂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識余言否耶。

虎丘之勝。已盡于筆墨端矣。觀繪事不如讀此之靈活。

徐文長傳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譚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眞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

一世士。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麴蘗。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于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不以

不羈之致　少陵然見殺于嚴武似亦是方之　萬花谷　賈子長　才杜甫

並得其髓

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為花鳥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携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

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于時抱憤而卒

獨然而止

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為狂疾狂疾不已遂為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　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　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為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余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獨

中郎之傳文長伯敬之傳白雲豈能不敝人于沒者也使其生得之當何如哉傳中亦多悲憤語不欲覽之象

摹其品衡其詩俱千秋定案

○○○甃路疏

從斗堤而來，傭而館者，行脚而庵者，傭而淮者，甕而汲者，皆道此巷。巷凹，雨則滯，久則泓，人趾之所踐，牛羊之所蹂，踏漬若膠，没脛，少者至臀。計統其衣者，一春當費緶二緉，市人雖赤足，其褲褶衫裙污浣之費，一日工色，且脫傭不灌，則減其直；汲者迂道，則饔飧不時；婦女跣至，見其脛則不雅，或傾仆則貲且傾。故議者欲甃此巷，以便往來，蓋非獨巾衫者當惜其革，至于閭里屠估，下逮賣菜傭兒女子，護其履而醜見其脛者，亦當以數錢見與，是亦減費之道，是可施也已。

就中商畧，可以開悟○故作艱澁，又一格也。

○○○祭楊少宰先生文

惟公道同稍學，宗尹覺三十年間，專守一壑，如大呂之含音，如太阿之歛鍔，道愈升而愈光，身屢進而屢卻，五載銓衡，水平山嶽，澄汰九流，廉頑厲濁。人曰朱門，公也岫壑，床無帷帳，門無簾箔，月夜橋湯，曉窓片臛，一緼袍冷，六時影卓，雖聯班于鵷尾，儼雞群之獨鶴。幸　明主之眷知，胡彼蒼之忽奪，方今浩衢雖通，陽明漸鑠，雖人賢之間升，如先忌而後藥，幸兆公之精正，司羣彥之關鑰，瀝肝膽而向人，澆新焰以巨杓，遽石火之無光，悲九原之不作。倘時艱之可濟，念忠魂之猶躍，其或澆頹相因，泄泄猶昨，雖白日其何爲，豈若長夜之安樂。身雖棲于黃腸，道豈隔于冥寞，捐無情之涕淚，布丹心于脂膜，聊酹酒而陳詞，知魂兮之無作。

有知巳不逢之感，有人之云亡之痛。

○○舒大家誌石銘

家崇陽舒氏女生嘉靖之壬午家貧父憐其慧教之新聲走荊郢間。未幾至余里。見王父左溪公慈而俠委身。年三十餘而王父郎世。家了然一身。無他男女。族長者以其穠李。恐不當霜雪。家以死自矢。朝紡暮織。為余叔督家政甚勤苦。叔諸子宗正等。皆毋之。推乾就濕倍于所生。閨操之嚴凜若寒玉。柳木亡者五十年壽八十有四歲。噫是可銘也夫

銘曰食泉之水。不變廉士之腸。蘭生叢棘中。不敗其芳。唯橘與枳。何其易徙。聞家之風。可以愧死

意盡語歇亦是誌法。

○○題祁簿罷官冊

官與人非二也。有不得不二者時也。夫居今之時處簿書會稽之間。而欲以重厚長者之道行之必敗。故夫儒而吏者有三不可。以君子待其身而不信世間之有小人一不可也。任書生骯髒脫畧之習而少脂韋婉媚之致二不可也。我信其心人疑其迹。我復不能暴其心而文其迹三不可也。然則人生涉世亦難矣哉。夫祁君固楚之篤行儒者也。幼以文章起家聲名籍甚。嘗第矣不第。教授里中。

其高足之徒。相繼公車取青紫矣。而竟不第。久之以明經貢太學。又久之謁選得吳門簿。夫祁君宜第而不第。貢何也。貢于祁君不宜。貢士之謁選者或佐郡。或受縣。庶幾可以少行其志矣。而最下乃受簿。簿又于貢不宜。他邑之簿事簡民易馭。優遊治辦。或得遷去。若夫吳門者百冗紛龐。民情險惡。變幻機詐之極者也。為令者尚不能無盡方晝圖之苦。而況下于令者乎。則吳門又于簿不宜。捧此數不宜。而君又以實心行實政。欲獲乎上隴遊越

射吾知其不能也。夫士元不任百里，尹緯不任令史，非不任也，不屑也。初君者，果若龐與尹耶？即不然，而以彼古心質行，循循振振，望而知其為儒者也。使之邪步膠庠，則范六館，豈不亦師儒之選哉？而乃束之以下吏之革，以至于召謗積疑，侘傺而去，則深可惜也。予又聞初君家居時，慷慨然諾，周人之急，至其服官所陰庇于民者良多。特君不自言耳，而竟不食其報。謂天何？雖然，初君幸而人與官二耳。二之則官去而人猶在，然則上之人亦罷

吳縣主簿耳，非罷君也。君今失吳縣主簿耳，君尚在也。守己之行，聽天之命，適來適去，何作何辱？君亦可以自慰矣夫。

覩儒之拙，寫世之艱，惜之慰之，悲恨與俱矣。

雅謔

○○題釣臺

釣臺兩石相對，高不餘丈，不知當時用幾許竿釣，得幾觔魚也。嚴翁無用，與此臺何與？然其壁立千仞，傲睨人主，不顧峻絕，亦與石頭等矣。

○○○題淮叔菴藏經碑後

精舍中不可無藏猶梵庠中不可無經也顧請藏非難守之永永爲難所以難者有故一曰蟲鼠蝎魚蠹之類是也扃鑰不嚴則有粉齧滲漬之患二曰風雨溜則爲痕潤則爲腐日久則粘謎不可開三曰黑暗黑暗者守碑而臨地汚而近烟厨也四曰劣僧力劣者弥心劣者添才劣者串皆劣也五曰頭巾始則借觀終則掩取割軸破標無所不有官勢以令取郡邑以符取取者不敢送者不時垢

辱加焉此事數之必然者也念公愀然曰蟲吾能禦之以扃風雨吾能庇之以廬暗吾能燭之以曦劣僧吾能汰之以尸羅夫頭巾飼僧之命者也僧拱揖聽令之不暇又何術以禦之余歎曰念公汝見尊經閣上書册及士夫家藏圖史有過三世者乎頭巾之自爲計若此其爲因果可知念公亦聽之而已矣

拈出最爲經蠹者。爲之捧喝其護法極周。

○○識張幼于箴銘後

余觀古今士君子如相如竊卓方朔俳優中郎醉龍阮籍母喪酒肉不絕口若此類者皆世之所謂放達人也又如御前數馬省中閟樹不冠入廁自以爲罪若此類者皆世之所謂愼密人也兩種若氷炭不相入吾輩宜何居袁子曰兩者不相肯也亦不相笑也各任其性耳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謂眞人今若强放達者而爲愼密强愼密者而爲放達續鳧項斷鶴頸不亦大可嘆哉夫

幼于氏淳謙周密恂恂規矩亦其天性然耳若以此矜持守墨事事物物日爲極則而嘆今古高視濶步不矜細行之流以爲不必有則是拘儒小夫效顰學步之陋習耳而以之美幼于豈眞知幼于者歟

矯性從人。高則成鄉愿氣。下則開挽詭詞法。正須如此點破醒學步之人。

○○○書檀度和尚草庵引

檀度和尚告我曰去邑百里爲站過五里爲黃龍堡有居士願捨地一區以待去衲不敢言僧郵僅一歇足比于官舍則無供具比于店肆則不取錢當其至則逆旅即主人也來者歸舍當其代則主人亦逆旅也去若脫屣不前茅租備風雨而已不墁飾泥土而已敢煩長者引其端袁子聞而笑曰有是哉明春入徧嶽當借數衲過汝且觀汝新政又觀彼居士信根生熟如何若果善人多也雖

亦願與衲敝從婆娑乎其間也

筆筆新脫人自入其循循之誘

○○○與張幼于

走麥離無用人也無用故不宜用無用亦自不求用此自常理無足怪者夫吏道有三上之有吏才次之有吏趣下則有之以爲利焉吏才者吏而才也吏而才是國家大可倚靠人也如之何而可不用哉吏趣者其人未必有才亦未必不才但覺官有無窮滋味愈勞愈佚愈苦愈甜愈啖愈不盡悉窮其味不止若奪其官便如奪嬰兒手中雞子啼哭隨之矣雖欲不用胡可得耶若夫有之以爲利

者是貪欲無厭人也但有一分利可趁便作牛亦得作馬亦得作雞犬亦得最爲汙下最爲可厭然牛馬雞犬世既不可少則此等之人亦可隨大小方圓而器之矣獨生則有大乖戾不然者不才無論矣又且與烏紗無緣既不能負重致遠又不安司晨守夜此等之人雖分文用亦無矣尚可不知進退處居人間繁若地耶勉强年餘頓成衰朽心神俱困瘵遂作歸意求歸亦其宜爾豈真效令伯之類學元亮之步哉

寫為利肺肝幾千創子。而以為可器使也。則又皆蓬矣。想此時已打點出銓衡手段。

以定吳楚山川推佐

[illegible]叙五泄[illegible]之文法

敘名中又出奇趣

○○○與吳敦之書

東南山川秀媚不可言。如少女時花。婉弱可愛。楚中非無名山大川。然終是大漢將軍。鹽商婦耳。自春徂夏。游殆三月。由越返吳。山行殆二千餘里。山則飛來南屏五雲南北高峰會稽禹穴青口天目黃山白嶽。水則西湖湘湖鑑湖錢塘江新安江。而五泄為最勝。在諸暨縣百里外。百幅鮫綃。自天而挂。湖則玉京煙樹。水樂呼猿之屬。玉京奇甚。泉則龍井虎跑真珠之屬。其他不記名者尚多。友則陶

周望。公望。虞長孺。僧孺。王靜虛。皆禪友也。然皆禪而詩。汪仲嘉。梅季豹。潘景升。方子公。皆詩友也。然皆詩而僧。就中唯周望與弟相終始。相依三月。僧則雲棲。戒山。湛然。立玉。雲棲古佛。戒山法王。湛然立玉。禪伯也。其他瑣瑣者。固不暇屑。紙筆所可喜者。過越。于亂文集中。識出徐渭。殆是我朝第一詩人。王李為之短氣。所可恨者。杭州假髻太濶。紹興搽粉太多。岳墳無十里朱樓。蘭亭一破敗亭子。袁中郎趣高而不飲酒。潘景升愛客而囊無一錢。其

他浪遊之趣非筆所能描寫兄見帖自當會之弟游覽詩章近亦成帙其中非驚人語則嗔人語嗔人者爲人所嗔也昨長洲公已覓去發刊弟嘗謂天下有大敗興事三而破國亡家不與焉山水朋友不相湊一敗興也朋友忙相聚不久二敗興也遊非其時或花落山枯三敗興也弟玆游可謂兼之豈非前生報緣哉

吳越山水人文只以數言譜之又復貫以品隲錯綜變幻極文情之變

〇〇與龔惟長先生

數年閒散甚惹一場忙在後如此人置如此地作如此事奈之何嗟夫電光泡影後歲知幾何時而奔走塵土無復生人半刻之樂名雖作官實當官耳尊家道隆崇百無一闕歲月如花樂何可言然真樂有五不可不知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譚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後度曲賓客滿席男女交舄燭氣薰天珠翠委地金錢不足繼以田土二快活也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餘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爲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遊閑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資田地蕩盡矣然後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鉢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無愧死可不朽矣

若只幽閑無事挨排度日此最世間不緊要人不可爲訓古來聖賢公孫朝穆謝安孫瑒輩皆信得此一着及所以他一生受用不然與東鄰某子甲蒿目而死者何異哉

窮歡極樂可比七發令人神快

說人大程

與龔惟學先生

蕪此回得請甚快今年粗了匡山此外别無分毫想兒孫塊肉耳田舍郷也身體手足偶而巳皆不足安頓計較客居柳浪館曉起看水光綠疇頓忘櫛沐晨供後率稚川諸開人杖而入村落日晡棹小舟以一榄劃水多載不過三人晚則讀書盡一二刻燈下聚諸衲擲十法界譜飲負金放生暇即指韻賦題率爾倡和不拘聲律閑中行徑如此聊述之去廣以當一夕佳話也

枝之樂志不似此之簡快

○○○與丘長孺

聞長孺病甚念念。若長孺死。東南風雅盡矣。能無念耶。弟作令備極醜態。不可名狀。大約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穀則倉老人。諭百姓則保山婆。一日之間。百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苦哉毒哉。家弟秋間欲過吳。雖過吳亦只好冷坐衙齋。看詩讀書。不得如往時攜侯子登虎丘山故事也。近日遊興發不茂苑主人雖無錢可贈客子。然尚有酒可醉。茶可飲。太湖一勺水可遊。洞庭一塊石可登。不大落莫也。如何

讀至末。真所謂金閶自繁華。令自苦。

○○○答黃綺石

一病幾作吳鬼。幸而得請。此天憐我也。病時每每怨天及官。去病痊。始知天意。此欲奪弟官。未嘗欲奪弟性命也。則又感念此翁。以為真真天眼。真不愧作天何也。弟寔不堪作官。奪官何害。官寔能害我性命。則奪之正所以保全之也。乍脫塵網。如巨魚縱大壑。揚鬐鼓鬣。不唯悔當初無端出宰。且悔當日好好坐在家中。波波吒吒。覓甚麼舉人進士也。弟生平好作迂談。此談尤迂之甚。然在弟受用如此。亦惟井底蝦蟆不得也。一笑。

一悔怨尤自消

與蘭澤雲澤叔

何處不然

金閶自繁華，令自苦耳。何也？畫船簫鼓，歌童舞女，此自豪客之事，非令事也；奇花異艸，危石孤岑，此自幽人之觀，非令觀也；酒壇詩社，朱門紫陌，振衣莫竄之峯，濯足虎丘之石，此自遊客之樂，非令樂也。令所對者，鶉衣百結之糧長，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蟣蝨滿身之囚徒耳。然則蘇何有于令，令何關于蘇哉？衆苗村中一樽一杓，便足自快，身非木石，安能長日折腰俯首，去所好而從所惡？語語實際。

曾對此亦是良吏

一笑，非迂。若復不信，請看來春吳縣堂上有袁知縣腳跡否？

金閶繁華，令若何礙？亦患金閶自苦，而令自繁華耳。譜若譜樂，如印印沙。

答沈廣乘

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為尤苦，若作吳令，則其苦萬萬倍，直牛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雲，過客如雨，簿書如山，錢穀如海，朝夕趨承，檢點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賤皮骨，過客直消一副笑嘴臉，簿書直消一副強精神，錢谷直消一副狠心腸，苦則苦矣，而不難。惟有一段沒証見的是非，無形影的風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塵，往往令人避不及，逃遁無地，難矣難矣。尊兄消磬華問，濯嵩耳根，來札何為過自抑損？若弟則終為不到岸之苦行頭陀而已矣。

為世吏者

具此嘴臉皮骨精神心腸，猶不耐是非風波，然苦且難，非身歷者不能快言之。

答沈何山儀部

蘇家使來讀仁兄手書知念弟之深弟支離可笑人也如深山古樹根虬曲臃腫無益榱棟以爲器則不受繩削以爲玩則不益觀欲取而置之別所則又痴重頹壘非萬牛不能致而世之高人韻士愛其古朴以爲山房一種清供輦而致之費之唯恐不肯累累有之仁兄或者以弟爲山房玩乎則又何不尋一片清冷寬閑地苔堦莓砌鎮日相對而必欲置之通邑大都使一人玩而千人唾則仁

兄亦何以自解乎雖然以一癡重無用之物而致高人韻士之嗜爲幸多矣敢復偃蹇不聽驅置邪弟行矣

不傚不語勝與山巨源絕交書

與馮秀才其盛

割塵網升仙穀出宦牢生佛家此是塵沙第一佳趣夫鷄鶩不愛金籠而愛隴山者桎其體也鵷鶵之鳥不死于荒榛野草而死于稻粱者違其性也異類猶知自適可以人而桎梏于衣冠豢養于祿食邪則亦可嗤之甚矣一病幾死幸爾苑全未死之身皆閻獄之餘此而不知求退何以曰人病中屢辱垂念勿承大士之賜甚愜素懷走欲言之幺突謝不盡

實有見得令之若在故語俱爽而盡

與沈學博

家大人相訪將無減廣文首肯乎得手教知相勉勵然僕亦聊復爾爾耳非眞難之甚之惕然有言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僕則謂撫字當逸催科當巧簡而不煩下安上恬撫字不甚逸乎獘孔盡杜百姓樂輸催科不甚巧乎竊有志焉而尚未之逮也不知左右頗有所聞否有幸教之

翻去夙論自具至理

十六名家小品三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陸雲龍編雲龍字雨侯錢塘人是編評選屠隆徐渭李維楨董其昌湯顯祖虞淳熙黃汝亨王思任袁宏道文翔鳳曹學佺陳繼儒袁中道陳仁錫鍾惺張鼐十六家之文每篇皆有評語大抵輕佻猥薄不出當時之習前有何偉然序偉然即嘗刻廣快書者宜其氣類相近矣